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LITTLE WOMEN
小妇人
（美国）露易莎●梅●爱尔科特

小妇人

〔美国〕露易莎·梅·爱尔科特　著

徐　爽
孔春艳　译

前　　言

露易莎·梅·爱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国十九世纪著名女作家。自幼开朗乐观，酷爱阅读与写作。其父曾开办学校，后因接纳黑人儿童而被强行关闭。此后，家境日渐贫寒，为生计所迫，爱尔科特从事过各种工作，其中包括陪护一位贵妇人游历了欧洲，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她的阅历。《小妇人》（《Little Women》）一书的创作仅仅占据了她两个月的时间，却给她带来了一生的荣誉。该书于一八六八年出版，立即以其独特魅力吸引了广大读者，反响极为强烈，于是，爱尔科特在次年（即一八六九年）完成了它的续集《好妻子》（《Good Wives》），后与《小妇人》合成一册出版，总名为《小妇人》。

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以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以生活在美国小城镇上的作者一家人为原型，通过对四姐妹的日常生活及感情生活的细腻生动的描绘，塑造了梅格、乔、艾米和贝思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一幅幅充满温馨，令人回味的家庭生活画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极具教育意义。透过作者优美流畅的笔触，书中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错落有致，细节描写真切感人，读后更有令人“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小妇人》先后被译成十几种文字，至今畅销不衰，曾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评选为全球最风行的小说。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也拥有极高的票房和收视率。

一九九八年九月

序

那么，我的小书，去吧，

将那些深藏在你心底的东西

向所有乐意接受和欢迎你的人展示出来吧；

而且满怀着希望：把一切告诉他们，

使他们永远幸福，使他们立志成为一个好的朝圣者，——

比你比我好得多的朝圣者。

对他们谈一谈早已踏上天国之旅的

慈悲女神。

是啊，让年轻的姑娘学习她，

珍视未来并日渐聪慧；

因为只要能沿着圣徒走过的路，

步态轻盈的少女就能够追随上帝。

根据约翰·班扬[1] 作品改写。

[1] 约翰·班扬（1628—1688）：《天路历程》的作者，十七世纪英国的清教徒，因不信奉国教而被关押十二年。

第 一 部

第一章　朝　圣

“一点儿礼物也没有，哪像个圣诞节呀。”乔[1] 嘟嘟囔囔地说，懒洋洋地躺在地毯上。

“唉，”梅格[2] 看着她的破旧衣服，说，“贫穷真是可怕！”

“这世界真是不公平，”小艾米情绪低落地附和道，“有些女孩子拥有很多好东西，而另外一些女孩子却什么也没有。”

“我们有父亲和母亲，还有我们几个好姊妹。”贝思[3] 在角落里带着满足的神情说。

听到这句话，大家深受鼓舞，四张小脸在炉光的映照下舒展起来；但是，过了一会儿，脸色都又变得阴沉了，因为乔伤心地讲道：

“可是父亲没有跟我们在一块，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也不会和我们在一块。”她没有把“可能永远不会”这几个字说出来，但是大家对此心照不宣，一想到父亲远在战地，每个人都不禁犯愁。

大家沉默不语，屋里一片寂静。一分钟后，梅格说：

“要知道，母亲主张这个圣诞节不准备任何礼物，因为这个冬天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将是严酷的；她认为，我们的士兵在战地上过着如此艰苦的生活时，我们不能为了玩乐而随意花钱。我们根本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们可以作出一点小小的牺牲，我们应该感到光荣才对。不过，话虽这么说，可我又怕自己做不到。唉！

---

① 乔：约瑟芬的爱称。
② 梅格：玛格丽特的爱称。
③ 贝思：伊丽莎白的爱称。

……”梅格说这些话时，声音都变了。她无奈地摇摇头，一想到她想要的那些好东西，她就嗟叹不已。

“但是我觉得我们花的那点儿钱对军队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即使我们每个人拿出现有的一块钱来，也帮不上大忙嘛。我也不奢望从母亲或者你们那里得到些什么，我只想自己买一部《思廷和辛特拉姆》，我想得到它已经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书呆子乔说。

“我打算用我的一块钱买新乐谱。”贝思说，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但除了炉刷和水壶架之外，谁也没有听到这声叹息。

“我计划用我的一块钱买一盒费勃牌图画铅笔，”艾米坚定地说，“我确实需要这些笔。”

“母亲可没说过要管我们怎么用自己的钱，就用来买各自需要的东西吧，这可以给我们的圣诞节稍稍添点儿乐趣；况且，我敢保证，这一块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乔大声地说，一边仔细地看着自己的鞋跟，像个有身份的男人似的。

“是啊，我何尝不知道呢，”梅格又开始抱怨了，“几乎整天都在教那些讨厌的孩子，可那时我多么想在家里好好地休息一下啊。”

“你吃的那点苦算什么，”乔说，“还不及我的一半呢。要是一连好几个钟头把你同一个神经质的老太婆关在一起，你会觉得怎么样？她有事没事地把你呼来唤去，还嫌不痛快呢，这样子真让人烦透了，恨不得从窗户飞出去或大哭一场。”

“心里乱成一团糟可不好；不过我一直认为世界上最讨厌的工作还是洗碟子和收拾东西，这使我极不舒服；而且我的手指都变僵了，根本没法练琴。”贝思边说边看了看自己那双粗糙的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回大家都听到了。

“你们三个人谁吃的苦都不如我多，”艾米大声说，“因为你们无须跟那些自空一切的女孩子一起上学。如果你做不出功课，她们就会为难你，还讥笑你穿的衣服，拿你寻开心；如果你的父

亲不是一个大富豪，她们会给他贴标签[1]；如果你的鼻子长得不漂亮，她们会取笑你，侮辱你。”

“如果你的意思是说‘诽谤’，那么我也会这么说，而不说‘贴标签’，这么说好像爸爸是个泡菜瓶。”乔笑着提醒艾米。

“这我知道，”艾米认真地说，“你也不用吵（嘲）笑我。是应该斟酌一下字眼，用对词回（汇）”

“哎呀，大家不要贫嘴啦！”梅格大声说，“喂，乔，你想不想让我们获得爸爸在我们儿时失掉的钱？噢，我的天哪！假如没有烦恼和忧愁，我们该有多么快乐啊！”对过去的美好日子梅格仍然记忆犹新。

“我记得你说：‘虽然金家的那些孩子很有钱，可我们比他们快乐，因为他们老是吵闹不休，打架不止，还常常发愁。’”

“啊，贝思，这话我的确说过。我认为，我们虽然干活，但也会找乐子，大家在一起不是很热闹很开心吗？乔也常常这么说。”

“乔总爱用这些俗语！”艾米颇为不满地说，同时向躺在地毯上那个伸手伸脚的修长身影望了一眼。乔立刻蹦了起来，手往口袋里一抄，吹起口哨来。

“不要那样，太像男孩子了。”

“正因为如此，我才要这么做。”

“我不喜欢没有淑女气的姑娘，太没礼貌了！”

“我也不喜欢过分拘谨的所谓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

“‘鸟儿在小巢中总是和睦的’。”贝思笑着唱道。她脸上的表情极为滑稽古怪，使俩人的斗嘴化成了笑声。

“真的，孩子们，你们俩人都不好，”梅格以大姐的身份训道，“你也不小了，赶快把男孩子的习气改掉，变得文静点，约瑟芬。如果你是个黄毛丫头，倒也无可厚非；但你现在都长得那么高了，头发都卷上去了，你得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我是一位小

---

① 艾米错把 label（标签）当成了 libel（诽谤）。

姐。’”

“我不是！如果因为头发卷了上去而使我变成了小姐，那么我宁愿梳成两条辫子，直到二十岁！”乔一边把发卡扯掉，让一头栗色的长发披散下来，一边叫道，“一想到我要长大，成为马奇小姐，我就讨厌！为什么要穿着长袍，拘谨得像一朵不胜凉风的娇羞水莲呢？身为女孩，我觉得就够不幸的了。我不仅喜欢男孩子的游戏和工作，更喜欢男孩子潇洒的气派！我一直因为自己不是男儿身而遗憾，可现在我更失望了，我不能像爸爸那样驰骋战场[1]。只能呆在家里，规规矩矩地像个老太婆似的，快要闷死了！”乔用力一抖蓝色的军袜，编针嗒嗒作响，像响板一样，线团也直直地滚过房间。

“唉，可怜的乔！这真是太不幸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能做到的只是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男孩的，并且在我们面前假装是个哥哥，仅此而已。”贝思边说边轻柔地抚摸着她膝盖旁那个乱蓬蓬的头。她的这双手尽管因为洗碟子和擦灰而变得十分粗糙，但抚摸起来还是很温柔的。

“你嘛，艾米，”梅格接着说，“你总是爱挑剔，而且也太愚顽了。你那副模样现在看来很有趣，但是如果你不注意，日后会成为一只拘谨的小呆鹅。只要你不想装腔作势，我还是非常欣赏你那使人愉快的举止和令人开心的谈吐；但你幼稚的言辞和乔的俗语一样让人感到可笑。”

“如果说乔是个假小子，艾米是个呆头鹅，那么我又是什么呢？”贝思问道，她也想领受一下梅格的教诲。

“你是个心肝宝贝，就这样。”梅格热情地答道。没有人持异议，因为贝思是全家宠爱的“胆小鼠”。

年轻的读者一定急于知道她们的相貌吧？那好，我们此刻就给这四位坐在薄暮中编织、谈心的姐妹画个小速写。现在是十二

---

① 本书故事的背景是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南北战争。

月，窗外飘着雪；室内，炉火烧得正旺。这是一间很舒服的旧房间，尽管地毯已经褪了色，家具也很普通，但还是掩不住静谧宜人的家的气息；墙上挂着一两幅好画，壁橱里摆满了书，菊花和圣诞花在窗边开得正艳。

四姐妹中，玛格丽特最大，她芳龄十六，面容清丽，体态婀娜，白白的皮肤，大大的眼睛，一头柔软的棕色秀发，嘴巴甜甜，皓腕如凝霜雪，玉指如削葱根。接着就是乔，十五岁，个儿很高，又黑又瘦，让人很容易联想起一匹小马，因为她的四肢长得不太协调，让她自己都不知道知何是好。她长着一张坚定的嘴，滑稽的鼻子，一双很敏锐的灰眼睛，好似能洞察一切，时而严厉，时而风趣，时儿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她的长发又浓又密，非常漂亮，但她常常用发卡把它束起来，免得碍事。她的双肩圆圆的，手大脚也大，穿的衣服总是很宽松，而且老是一种不安宁的样子，这是一个快长成为妇人却又不喜欢这样的小姑娘的不安神情。大家亲昵地称伊丽莎白为“贝思”。她十三岁，玫瑰色的脸庞，一头柔软的秀发，眼睛透亮，声音总是带有怯意，害羞腼腆，神情安详得让人不忍侵扰。父亲爱称她为“小安宁”，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她好像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圈子里，快活而恬静，只有在与她信任而且喜欢的为数不多的人相聚时，她才敢从这个快乐的小天地里跑出来。艾米虽然年纪最小，却很了不起——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的脸端庄而白皙，眼睛湛蓝，黄而鬈的长发披在肩上，面色苍白，身材苗条，举手投足总是很在意，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至于她们各自的性格如何，就等读者自己去慢慢发现吧。

钟声响了六下，贝思已把炉子周围扫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拖鞋放在旁边烘。不知为什么，看见那双旧鞋子，姑娘们的心被大大地触动了：母亲马上就要回来了，大家将高高兴兴地迎接她。梅格不再教训妹妹，点起了灯；艾米主动把安乐椅腾了出来；乔也像是一下子就忘记了自己的疲劳一样，坐起来把拖鞋向炉火

挪了挪。

“这双鞋太旧了，妈妈应该有双新鞋。”

“我想用我那一块钱给她买双新的。”贝思说。

“不，让我来买！”艾米叫道。

“我比你们都大……”梅格说。

“现在爸爸不在家，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男子汉，”乔打断了她的话，坚定地说，“所以这双鞋应该由我来买。爸爸离家时曾再三嘱咐我说，他不在家的时候，要我好好地关心照料母亲。”

“啊，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大家知道应该怎么做。”贝思说。

“什么办法？”乔问道。

“就是我们每人给她买一点圣诞礼物，而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要。”

“啊，太棒了！”乔大声喊道，“这才像你呢，宝贝！ 不过，我们应该买些什么好呢？”

于是，大家都静了下来，认真地想了一会儿；随后，梅格好像因为看见了自己的一双玉手而受到了启发，宣布说：

“我要给她买一副好手套。”

“我要送给她一双最好的军用皮鞋。”乔喊道。

“几块月牙边的手帕。”贝思说。

“我给她送一小瓶香水，”艾米接着说，“妈妈喜欢香水，而且这也不贵，可以剩点钱，我还能用它来买铅笔。”

“那么，”梅格说，“我们怎么送这些礼物呢？”

“全都放在桌儿上呗！”乔说，“然后再请她进来，看着她把礼物打开。你们还记得我们过生日时经常干的那一套吗？”

“当轮到我坐在大椅子里的时候，我总是很害怕。”贝思说，“头上戴着花冠，看着你们逐个儿走过来送礼物，然后再吻我一下。”她正在烤面包，脸也被烘热了。

“我们给她来个惊喜。”乔说。

“什么样的惊喜？”贝思问道。

“就是让妈妈以为我们买东西都是为了自己，可其实都是给她买的。我们明天下午就动身去买，梅格；还要忙圣诞夜的那出戏呢。”乔把双手背在身后，不时地仰望着天花板，一边在地上踱来踱去一边说。

“这可是最后一次，”梅格说，“以后我就不打算再演出了；我的年龄也大了，不该再玩这些游戏了。”对于“化装”这游戏，她永远是个孩子。

“我很清楚你是不会放弃的，只要让你穿上白长裙，把头发散开，戴上金色纸做的饰物，在台上走上几圈。你是我们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演员，如果你不参加演出，那么一切都会完蛋。”乔说。“我们今天晚上排练一下。艾米，你来把昏过去的那一幕表演一下，你看你演成什么样了，僵硬得像一根拨火棒。”

“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人昏倒在地的情景我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也不愿意像你那样直直地摔倒，把自己跌得浑身是伤。假如我能轻轻地倒下，我就跌；否则，我就倒在椅子里保持优美的姿态；哼，雨果会不会拿着手枪来袭击我，我才不在乎呢。”艾米说。她不善于演戏，只是因为身材娇小而被选中，在戏中扮演被歹徒扛走的尖声呼叫者。

“瞧，要这么演：十指这样交叉，磕磕绊绊地走过房间，发疯似地尖叫：‘罗德列戈，救救我！救救我呀，罗德列戈！’”乔一边走出房间，一边发出一声尖叫。

艾米接着表演，她机械地伸出双手，身体来回地扭动，好似被机器控制着一样，她发出的尖叫声，与其说像是出于恐惧和痛苦，不如说像是被针刺了一下。乔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梅格索性放声笑了起来；而贝思由于专注地看艾米演戏，竟然把面包给烤焦了。

“哎呀，不成，不成！正式演出时，你就勉力而为吧，如果观众发笑，可别怪我啊。来吧，梅格。”

随后的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唐彼德罗不停地用一篇长达两

页的演说向全世界挑战；女巫哈伽对着一只锅——里面正慢慢地煮着蛤蟆——嘴里念念有词，尽是些具有神秘魔力的可怕咒语；罗德列戈英勇地把他的枷锁挣得粉碎，而雨果却因羞愧而服用砒霜痛苦地死去，临死时大叫："哈！哈！"

"这出戏是至今为止我们最好的一出戏。"梅格说，死歹徒坐了起来，轻轻地搓揉着双肘。

"乔，你真棒！"贝思感叹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仅写得这么好，而且也表演得这么出色。你是个纯粹的莎士比亚！"她坚信她的姐妹们在任何方面都有着惊人的天才。

"不见得吧，"乔谦虚地答道，"我相信《女巫的诅咒》这部歌剧式的悲剧的确很好；但我想试着演《麦克佩斯》，只要我们有一扇给班可设置的活板门。说实话，我一直想演杀人的那场戏。'我看到了我面前的东西，它是一把匕首吗？'"乔嘟哝着，眼睛忽闪着，手抓向空中，因为她曾看到过一位著名的悲剧演员这样演。

"不，这是烤面包用的叉子，可现在放在上面的不是面包，而是母亲的拖鞋。贝思想演戏都想得入迷了！"梅格大叫道。于是排练便在一片欢快的笑声中结束了。

"看到你们这么欢乐我感到很高兴，孩子们。"一个愉快的声音从门口传了过来。于是演员和观众都扭过头来欢迎一位慈祥的高个儿夫人。她那种乐于助人的神情使人看了真的很惬意。她的穿着朴实无华，但气度不凡。女儿们一致认为，这个穿着灰色大氅，戴着并不入时帽子的人，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母亲。

"喂，女儿们，你们今天过得开心吗？要做的事太多了，正忙着准备盒子，为的是明天送出去。啊，真的太忙了，我根本没空儿回来吃午饭。有人来过吗，贝思？你的伤风好了吗，梅格？乔，看你累成这样了，过来亲亲我，宝贝。"

马奇太太一面温和地问女儿们，一面把湿衣服脱掉，穿上暖烘烘的拖鞋，在安乐椅上坐下来，把艾米拥到怀中，享受着忙碌

的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姑娘们则忙不迭地收拾东西。梅格摆好茶几；乔拎来了木柴，在收拾椅子时把东西碰得七倒八歪，叮叮作响；贝思穿行于客厅和厨房之间，文静而又忙碌；艾米则把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对三个姐姐不时地指指点点。

整理好一切之后，四位姐妹便围着桌子坐下，马奇太太带着十分愉悦的神情说：

"晚饭后，我把一件好东西送给你们。"

大家一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脸上绽出了阳光般灿烂的微笑。贝思拿着饼干手舞足蹈，乔则抛起餐巾，大喊大叫：

"信！信！啊，祝我们亲爱的父亲身体健康！"

"是呵，一封长信。他身体很好，而且不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他说他会好好地度过这个严冬。他给了我们许多热情洋溢的圣诞祝福，他特别向你们这些宝贝问好，祝你们圣诞快乐。"马奇太太边说边拍了拍口袋，好似里面装着宝贝一样。

"赶快把饭吃完！"乔大声叫道，"艾米，别扭你的小手指，别对着盘子傻笑！"她急于要看这件好东西，喝茶时猛一吸气，呛得直咳嗽，面包和黄油也落到了地毯上。

贝思没有心情吃饭，悄悄地走到昏暗的角落里坐了下来，静静地期待即将到来的欢乐，等着大家都准备好。

"我觉得爸爸真了不起，"梅格热情地说，"我认为他已经超过了应征年龄，身体又不够当兵的条件，但他还是去当了随军牧师。真了不起！"

"我真想去当个鼓手，当个随军商[1]——咦，这个词怎么说呢？——或者当一名护士，这样就能跟他在一块儿并时时照料他。"乔不无遗憾地大声说。

"睡在军帐里，吃的又不好，还得从马口铁大杯子里喝水，想一想真让人难受。"艾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

---

① 指随军女商贩。原文为法语，乔只记住了这个词的一半。

“妈妈，”贝思用颤巍巍的声音试着问道，“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可能一连几个月都回不来，宝贝，”马奇太太说，“除非他生病。他要尽可能长地呆在军队里，认认真真地做好工作。在军队准许他回来之前，我们不能要求让他回来，哪怕一分钟也不能。好，女儿们，现在来听我读这封信吧。”

她们都向火炉靠近了一些，马奇太太坐在安乐椅上；贝思坐在她的脚旁边；梅格和艾米坐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上；乔则靠在椅子的后背上，所以，如果这封信触动了她的感情，谁也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在那硝烟弥漫的年代写的信，很少会不触动人心的，更何况这封家信是父亲从战地上寄来的。艰苦的环境、深沉的乡愁以及所忍受的苦难和所面临的危险，在这封信里统统没有提到。这封信里有的只是鼓舞和希望；是对军旅生活和军事动态的生动描叙；信的末尾，才表现出父亲对家里女儿们的深深热爱和挂念。

“‘把我所有的问候和亲吻带给我亲爱的女儿们，告诉她们我白天牵挂她们，晚上为她们祈祷，对于她们的爱心我深感欣慰。一年之后我才能见到她们，时间虽然有点儿长，但忠告她们，我们要耐心等待，同时努力工作，这样才不至于把光阴浪费在无聊的等待上。我知道，她们会记得我曾经对她们讲过的话，老老实实地做你的乖女儿，忠诚地尽她们的责任，勇敢地跟她们的缺点作斗争，并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样，我回到家以后，就会更加喜欢我的小妇人们了，而且以她们为荣。’”

信读到这儿，每个人都啜泣起来。乔对自己的眼泪从鼻子两侧流下来并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艾米把头埋在母亲的怀里呜呜地哭，鬈发都弄乱了也不管，她哽咽着说：“我是个自私的小女孩！但我决心改正，我不能让爸爸回到家后对我感到失望。”

“我们都要克服缺点！”梅格叫道，“我老是关心自己的仪表，而且厌恶工作，但我真的要决心改正。”

“我要努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妇人’，不再使性子了；我要在这里忠诚地尽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要到别的地方去。”乔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却也在犯嘀咕：不再粗野？嗨，太难了！最起码要比面对一两个南方叛军难得多。

贝思沉默不语，只是在用蓝色的军袜把眼泪揩干后，抓紧时间织袜子，同时暗下决心，等到明年父亲回家时那幸福的一刻，让他惊喜地发现，她已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妇人”。

乔讲过话后，屋里静寂了片刻；过了一会儿，马奇太太用令人高兴的语调打破了这种局面：“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常常演出《天路历程》[①]吗？那时候，你们最喜欢我把由零碎布片拼成的袋子放在你们的背上当包袱，然后交给你们帽子、手杖和一卷卷的纸，让你们在屋里旅行。从被叫做是‘毁灭城’的地下室一直走到屋顶上，在那里你们收集许多好玩的东西去建造一座天国。”

“呵，那真是太有趣了！”乔说，“特别是走过狮子身边，跟魔王阿波莱翁作战，然后经过妖怪居住的幽谷那一段，最有趣了。”

“我更喜欢包裹掉下来滚到楼下的那一段。”梅格说。

“我喜欢的那个地方是：当我们出现在平坦的屋顶时，大家站在阳光下欢快地歌唱。”贝思微笑着说，“平坦的屋顶上有花，有棚架，还有其他好玩的东西。”这样说着，她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愉快的时刻。

“其他的片段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我害怕地下室和黑乎乎的入口，还有，我特别喜欢在屋顶上吃糕饼和喝牛奶。”艾米说，“只是很遗憾，我的年龄已经大了，不适合演这些戏了，否则，我倒想重演一遍。”呵，才十二岁，她就开始说这些了！

“演这些戏，我们永远不会嫌老，因为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它一直演下去。重担挑在各人肩头，要走的路在各人面

---

① 《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约翰·班扬的作品，讲述了朝圣者与恶势力斗争，排除艰险到达天堂的故事。

前延伸，对于善良和幸福的渴望是我们的引路人，只有战胜一切艰险，才能真正到达圣洁宁静的‘天国’，啊，我的小朝圣者们，让我们重新再演一遍，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真心去做，看看在你们的父亲到家之前，你们朝圣的脚步能走到哪里。”

“真的吗，妈妈？”艾米一本正经地问道，“那我们的担子呢？”

“现在就着重谈一谈你们的担子吧，”母亲说，“贝思除外，我想她应该不会有什么担子。”

“不，妈妈，”贝思说，“我有，我的担子是碟子和抹布，而且我很羡慕有钢琴的女孩子们，此外我还怕见人。”

贝思的担子真够滑稽，大家都有点儿忍俊不禁了；但谁也没有笑出来，因为这样会大大刺伤她的自尊心。

“我们就这么办吧，”梅格若有所思地说，“这都是因为大家一心想着往更好里做罢了，不过这故事也许对我们有好处；因为我们虽然想着努力做得更好，但它毕竟是件艰苦的工作，我们难免会忘记它，甚至不尽心尽力去做。”

“我们今晚是在‘灰心沼’①，是母亲把我们从这个深渊拉了出来，正如书中‘援助’②所做的那样。我们应该像基督徒一样拥有一卷指示书，但是应该怎样去得到它呢？”乔高兴地问道。因为尽责虽然是一件非常乏味的工作，可这种想像给它添加了浪漫的色彩。

“在圣诞节的早上，”马奇太太说，“你们就会在各自的枕头底下得到指示书了。”

她们商量这个新计划时，老汉娜收拾着桌子。过了一会儿，四只小工作篮出现了，姑娘们忙不迭地为马奇叔婆做被单。尽管这件工作枯燥乏味，但是今天晚上谁也没有抱怨一句。她们采纳了乔的建议，把长长的线缝分成四部分，分别冠名为欧洲、亚洲、

---

① 《天路历程》中的名称。
② 援助：《天路历程》中的一个人名。本书中的很多名称出自《天路历程》。

非洲和美洲；用这一方法干，她们干得很出色，特别是缝过这四个洲时，她们便会说起那里的各个国家。

约摸九点钟的时候，她们停止了工作，像往常一样，在上床之前唱起歌来。四姐妹中，惟有贝思才能从那架旧钢琴上奏出相当美妙的音乐来；她有办法轻轻地按那些已经发黄的琴键，为其他姐妹所唱的简单歌曲伴奏。梅格的嗓音很像笛声，她和母亲俩人领导这个小小的唱诗班。艾米的嗓音就像是蟋蟀在啁啾，乔则唱得很随意，老是跑调，而且常常发出颤巍巍的低音，破坏了曲调深沉的美。自从她们能含含糊糊地唱：

小听听，亮莹莹，[1]

家里就养成了唱歌的习惯，因为母亲有着唱歌的天赋。每天早晨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她发出的，她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像黄莺一样轻快地歌唱；晚上最后的一个声音同样欢快，因为她们在唱这首妇孺皆知的催眠曲时，谁都不会觉得自己的年龄太大。

第二章　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的黎明时分，天空灰蒙蒙的，乔第一个从沉睡中醒来。壁炉上没有挂着袜子，她觉得非常失望，这种感觉就跟很久以前她的小袜子因为塞满了好吃的东西而掉在地上一样。接着，她记起了母亲给她们姐妹几个许下的愿，于是把手轻轻地伸到枕头底下，摸出一本绯红色封面的书。这本书她十分熟悉，里面讲的就是那种完美的生活，都是老故事。乔认为对于任何长途跋涉的朝圣者来说，它都是一本最好的指南。她用一声“圣诞节愉

① 应为“小星星，亮晶晶”。

快”叫醒了梅格，并要她看一看枕下是什么礼物。一本青色封面的书出现了，里面有一幅同样的画，还有母亲在上面写的几个字，这便使她们觉得这件礼物十分珍贵。过了一会儿，贝思和艾米也醒了，她们伸手一摸，也各自找到了一本小书——鸽灰色的和蓝色的小书。大家都围坐在一块，边看边谈论这几本书。这时，东方的天际渐渐泛出了红色，新的一天来到了。

玛格丽特虽然有时爱慕虚荣，但性格随和，态度虔诚，无意中这种秉性也影响了妹妹们，尤其是乔。乔不仅真诚地爱着她，而且很听她的话，因为她的忠告总是发自肺腑，坦诚真挚。

“姑娘们，”梅格看看头发蓬松的乔，又瞅瞅戴着睡帽的贝思和艾米，认真地说，“母亲要我们念这几本书，爱护它们，珍惜它们，我们应该马上开始。以前，我们总是做得很好，但是自从父亲离开我们，这场战争又不能使我们安定下来，我们就把许多事都放松了。你们想要怎样，我犯不着管，可我要把我的书放在这儿的桌子上，每天早上醒来就读一会儿，因为我觉得它将会对我大有裨益，而且这种益处会伴随我一整天。”

接着她打开青色封面的书，仔细认真地阅读起来。乔搂着她，把脸凑过去，也跟着读了起来，那份平静，那份虔诚，在她急躁的脸上是很难看得到的。

“梅格多么棒啊！来吧，艾米，我们也向她学习，开始阅读。如果你碰到不懂的词，我就给你解释；如果我也不懂，我们就向她们请教。”贝思低声地说，她不仅被这些有趣的书所吸引，而且被姐姐们的榜样所感动。

“我很高兴我的书是蓝色的。”艾米说完这句话以后，屋里静了下来，只听到沙沙的翻书声。冬天的阳光伴随着圣诞节温馨的祝贺，悄悄地溜进了房间，温柔地照在这些闪闪发光的头上和一本正经的脸上。

“母亲在哪儿呢？”半小时以后，梅格忽然问道。随后，她和乔奔下楼去，感谢妈妈送给她们的礼物。

“只有天才知道她去哪儿了。”汉娜说，“早上有个可怜的人来这儿乞讨，你妈妈立刻出去问他要些什么东西。她给人家施舍吃的、喝的、穿的和柴火。唉，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的女人。”自从梅格出生，汉娜就跟这家人住在一块，所以大家从来没把她当仆人看，而是把她当作朋友。

“我估计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你先去把饼炸好，准备好一切。”梅格说，一边查看藏在大沙发底下篮子里的礼物，准备找个适当的时机拿出来。“咦！”她突然叫道，“艾米那瓶香水怎么不见了？”她怎么也找不到那个香水瓶。

“噢，”乔答道，“她刚才把它拿出来了，好像是去给它系一条红带子什么的。”她在屋子里又蹦又跳的，想使那双新军用鞋变得柔软一些。

“瞧，我的新手帕多好看呀！汉娜帮我洗了又熨平了，上面的标记完全是我自己做出来的呢。”贝思一边自豪地说，一边看着费了好多功夫才做出来的那些不太整齐的字。

“来，让我们为她喝彩！”乔拿起一条手帕叫道，“她在上面写的是‘妈妈’而不写‘马奇太太’，多有趣，多逗人呀！”

“这难道错了吗？”贝思不安地问道，“我觉得这样做更好一些，因为梅格的姓名缩写是‘M·M·’，而除了妈妈外我谁也不给用。”

“这没错，宝贝儿，你的想法的确很好，你很聪明，因为这样一来，大家都不会弄混了。我想母亲见了一定会很高兴的。”梅格说着，向乔瞪了一眼，又向贝思甜甜地笑了笑。

“嘘，母亲来了！”乔突然叫道，“赶快把篮子藏起来，快！”她听到大门“砰”地一声关上，接着轻微的脚步声就从门廊里传了过来，于是这么大声叫喊。

艾米听到声音，迅速跑了进来，见姐姐们都在等她，怪难为情的。

“喂，宝贝儿，你去哪儿了？咦，你背后藏的是什么？”看到艾

米戴着头巾，披着斗篷，梅格感到非常惊奇，心里直犯嘀咕："这个懒惰的小姑娘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出去得这么早？"

"不要笑我，乔！"艾米说，"我并不是想要大家到了时候才知道，我只不过想把小瓶换成大瓶罢了；为了得到它，我不惜花光了我所有的钱，我想努力克服自私自利的缺点。"

艾米一面说，一面把那只用来代替便宜货的漂亮的瓶子给大家看；而且，在这个微小的努力中，她显得那么地真诚，那么的谦逊。梅格看着她这副可爱的模样，一把将她拉过来拥入怀里；乔夸奖她是一个"出色的人物"；贝思跑到窗口，摘了一朵最美丽的玫瑰花来点缀这只气派的大瓶子。

"要知道，在今天早上跟你们谈论并读了美德之后，我为自己的礼物深感羞愧；于是我一起床就马上跑出去，拐了个弯儿把它换了。现在数我的礼物最漂亮，我真的好高兴啊。"

临街的门又响了一声，姑娘们赶快把篮子塞到沙发底下，急急地来到桌子旁边吃早饭。

"圣诞节快乐，妈妈！我们非常高兴！谢谢您送给我们的书；我们已经读了好几页，以后还要坚持读下去。"她们欢快地叫着。

"圣诞节快乐，孩子们！你们能马上读书，非常可贵，我感到很高兴，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持之以恒。不过，在我们入坐之前，我告诉你们一件事：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贫穷的女人带着她刚出生的婴儿躺在床上；屋内没有生火，为了取暖，六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他们没有吃的东西，那个最大的男孩来告诉我，他们正在忍冻挨饿。我亲爱的孩子们，你们愿意把自己的早饭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们吗？"

大家沉默不语；她们已经等了快一个钟头，现在肚子都饿得咕咕作响。一分钟后，乔焦躁地喊道：

"您能赶在我们开始吃早饭之前回来，我很高兴！"

"那么，"贝思急切地说，"我可以帮你们把礼物送给那些可怜的小孩子吗？"

“奶油和小松饼由我来送。”艾米热情地说，想到那些小孩子们正在挨饿受冻，她只好忍痛割爱了。

梅格把荞麦粥盖好，将面包垒在一只大盘子上。

“我早料到你们会这么做的，”马奇太太温和地笑着说，“那好，你们都去给我帮忙，从那儿回来后，我们再吃早饭，就吃面包和牛奶，吃午饭时我们再把失去的美餐补回来。”

大家很快就准备好了，于是一起动身。好在时间还早，她们走的又是小巷，所以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别的人，也没有谁来笑话她们这些奇特的人。

这是间很破败的屋子，屋内没有炉火，窗上的玻璃却早已破碎，被子也是烂的，母亲病在床上，婴儿哭哭啼啼的。其他的孩子为了不致冻死都挤在一条旧被下面，因为食不果腹，他们的眼睛都呆滞暗淡，脸上也全无血色。

当女孩子们进去时，一双双眼睛睁得圆圆的，一张张嘴露出了可爱的微笑。

“啊，天哪！[1] 大慈大悲的天使到我们这里来了！”那个穷苦的女人说，一面因高兴而哭了起来。

“瞧，天使还戴着头巾和手套呢！真是不伦不类，太滑稽了。”乔的话使他们都笑了起来。

几分钟后，那里真像有善良的女神在活动似的。汉娜弄来了木柴，生起了火，并用旧帽子和她自己的斗篷把破玻璃窗堵住。马奇太太把茶和麦粥端给那个可怜的妇人，并安慰她说，她们抽空儿还会过来帮助她的。随后，她像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小心地把衣服给那个新生婴儿穿上。与此同时，姑娘们摆好餐桌，叫孩子们围火而坐，像喂饥饿的小鸟儿那样喂他们吃东西。她们乐呵呵地，不停地说啊，笑啊，而且想尽力听懂他们蹩脚的英语。

---

① 原文为德语。

“啊，真好！”“这些美丽的天使们！”[1] 那些可怜的孩子一边吃，一边叫，并把冻得通红的小手放在热烘烘的炉火上烤。

这四个姑娘可从来没有听过人家叫她们“美丽的天使”，当听到这几个小可怜儿这么称呼时十分高兴，尤其是乔，打她出生的那天起就被认为是个桑丘[2]。尽管那顿早饭她们一点儿也没有吃到，但是她们真的觉得很快乐。当她们做完这件善事而愉悦地离开时，我认为整个城里没有比这四个姑娘更快活的人了；圣诞节的早饭，她们只吃了些面包和牛奶，放弃了美味可口的食物。

“这就是所谓的‘爱邻居胜于爱自己。’”梅格说，“不过，我很喜欢这么做。”

这时，她们趁母亲忙着为可怜的赫梅尔一家找衣服时，就把礼物摆了出来。

样子虽然并不是特别气派，但每一个小包里都藏着一颗爱心；桌子中央有一个高花瓶，里面插了红玫瑰、白菊花和一串藤蔓，显得富丽堂皇，给屋子里增加了一份圣诞的温馨。

“呀，妈妈来了！贝思，弹琴！艾米，开门！来，为我们的母亲欢呼三声！”乔手舞足蹈地叫着，而梅格起身去把母亲迎到“荣誉”席上。

贝思弹起了轻快的进行曲，艾米拉开房门，梅格认真地充当护送使者。马奇太太既惊且喜，看着女儿们给她送的礼物，读着上面的附条，不禁热泪盈眶。拖鞋立即送了过来，一块喷足了香水的新手帕塞进她的口袋里，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别在她胸前，而那副漂亮的手套则因为尺寸恰到好处而大受赞誉。

大家乐呵呵地笑呀，欢快地说呀，亲切地吻呀。这种家庭的欢乐不仅朴实无华，而且充满真爱，在当时是这样令人愉快，很

---

① 原文为德语。

② 《唐·吉诃德》中的仆人，经验丰富，懂得很多常识，与唐·吉诃德的富于幻想形成鲜明对比。

久以后细细品尝更觉甜蜜无穷。然后,大家都动手干起活来。

早上由于乐善好施和圣诞仪式而费时不少,所以白天大家就专门为晚上的庆祝而积极筹备。因为年纪尚小,不能常去看戏,加之家境不很富裕,不能为家庭演出花费很多的钱,所以几个女孩子就开动脑筋,想方设法制造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发明来源于不断的需求。有些东西她们制做得十分精巧,譬如吉他,她们就用纸板作主料;把一盏锡纸做成的古式灯盖在老式的船形黄油碟上;用腌制品作坊弃之不用的发着亮光的马口铁碎片和破旧布块做成华丽的长袍;此外,开过的食品罐头也大有用处,可以剪成菱形薄片来做点缀。屋里的家具总是被搬来挪去的,大房间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处处洋溢着天真和欢乐。

男士不得参加;所以乔正好乐得演男角戏,并高兴地穿上朋友送给她的一双黄褐色皮靴,(它是她的朋友从一位认识的演员那儿弄来的)。这双皮靴、一把旧的无锋剑和一件古代男式紧身上衣(画家曾用它来绘画),就成为乔的珍物,而且在任何场合中都会出现。由于人少,两名主要演员必须在每出戏中同时演几个角色;所以,她们还得抓紧时间换戏装,还得管理舞台,一切都很辛苦,的确值得人称道。这不仅对她们的记忆力大有益处,还会使她们很好地利用时间,排遣无聊,而且让她们没空儿去搞无益的交际。

圣诞节夜里,十几个姑娘聚集在一张可以算作是戏楼厅的帆布床沿;她们坐在蓝色和黄色的印花布幕前,兴奋地期待着。幕后传来了低低的嘈杂声、换衣服的窸窣声、低语声和艾米不时发出的吃吃笑声——她在兴奋的时候往往会变成这个样子。甚至幕后油灯冒出来的缕缕细烟也能隐隐约约地看见。

过了一会儿,一声铃响,帷幕缓缓地拉开,一场悲歌剧正式上演了。

几盆灌木、地板上的一块绿色粗呢和远处的一个山洞用来表示剧目单上所说的“阴暗的森林”。这个山洞用晒衣架做洞顶,

用长柜做洞壁;里面有一个炉子,碳火烧得正旺,上面放着一只黑乎乎的锅,一个老女巫躬腰看着它。舞台背景是暗的,而炉子里的火光却很明亮,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特别是当老女巫打开锅盖时,一团真的蒸汽从锅中喷薄而出。这渐渐地拉开了高潮的帷幕,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趋于平静;接着,那个长黑须的歹徒——雨果,悄悄地来了,佩在腰畔的剑叮叮直响,一顶帽子歪戴着,穿的靴子和斗篷都十分怪异。他的神情焦躁不安,不时地踱来踱去;之后,他拍了拍脑门,粗着嗓子唱起了他对罗德列戈的仇恨和对查拉的热爱以及杀死前者而得到后者的快感。雨果沉重而沙哑的嗓音,夹杂着不时发出的感情强烈而激动地呼叫,十分逼真,赢得了观众的热烈鼓掌和连声喝彩。他以一种坦然接受观众赞赏的神情欠了欠身,悄悄地来到山洞,断喝一声,要哈伽出来:"呔,奴才,滚出来!"

梅格听到他的吆喝声后走了出来,身穿一件带有神秘符号的红黑相间的大氅,脸上披着灰色的马鬃,手中拿着一根木杖。雨果向哈伽要两瓶药水:一瓶能使查拉死心塌地地爱他,一瓶能使罗德列戈死掉。哈伽像百灵鸟一样欢快地唱着歌,答应给他准备这两服药;随后,她就向那个能带来爱情迷药的鬼怪发出了命令:

飘忽的鬼怪,这里来,这里来,
从你的家中,快快到这儿,听我召唤!
你是玫瑰之身,你吃的是露水,
能不能为我酿出神奇的药,去发挥魔力,使人迷魂?
以精灵的速度快快把魔药带给我,带给我,
魔药要甜,药性要快,要强;你现在立刻回答我的歌!

一阵轻柔美妙的音乐响过之后,一个小人儿从山洞背后转了出来;她穿着一袭白衣,戴着一个玫瑰花环,金发闪闪发光,羽

翼熠熠生辉；她轻轻地摇了摇魔杖，唱道：

我的飘渺的家，——
远方的银月；
我从那儿，
来到这儿。
拿着药水，
你要好好珍惜它；
它有神奇的魔力，它可以使人迷魂，
要好好珍惜它，否则，它的魔力很快就会消失啊！

接着，小妖怪把一只金黄色的小瓶子丢在女巫的脚边就不见了。

哈伽继续舒展美妙的歌喉，随着“砰”地一声响，一个丑恶的小黑鬼出现了，模样龌龊得令人生厌。他以粗哑的嗓音，沉重地回答了一声，把一只黑色的小瓶子丢给雨果后，“嘿嘿嘿”地冷笑了几声就消失了。雨果热情地唱起了歌，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把小瓶儿放进靴子，走开了。这时，哈伽对观众说，她不仅诅咒他，而且仇恨他，要让他的阴谋破产，因为他曾杀害了她的几个朋友。随后，帷幕徐徐落下，这出戏暂且告一段落。观众在休息的时候，一边吃着糖果，一边谈论着其中的精彩之处。

不久，演出又开始了，帷幕升起之前，一阵“叮叮当当”的锒头声从台上传了过来，但是大家谁也没有因为耽搁了时间而发出怨言，他们明白，这个舞台的道具布置的确是太好了。一座半腰装有窗子的塔在舞台上耸立起来，高及屋顶，里面点着一盏灯，查拉穿着一身美丽的浅蓝色衣服站在白色的窗帘后面，耐心地等待着罗德列戈。他穿着华美的衣服出场了，身披大氅，头戴羽帽，露出来的栗色头发可爱极了，怀抱一把吉他，蹬着皮靴。他跪在塔前，在皎洁的月光下面，温柔地唱着情歌。查拉先是歌唱

着回答他，继而轻声曼语地告诉他，她要跟他一块逃走。接着，这出戏的经典场面出现了。罗德列戈拿出一个共有五级的绳梯，把它的一头扔给查拉，请求她下来。她从格子窗边谨小慎微地缓缓移步，把手轻轻地搭在罗德列戈的肩上，正要姿态优雅地往下跳时，忽然听到“哎呀，查拉！哎呀——”的急促叫声。她忘记了她的裙摆，它被窗格勾住了。塔摇摇晃晃的，猛听“啪”的一声，向前倾倒在地上，将这一对可怜的情人埋在了废墟之中！

只见那双黄褐色的皮靴在倒塌的塔下使劲乱蹬；接着，一个长着金发的脑袋从里面露了出来，大声呼叫：“我早就这样对你说过！我早就这样对你说过！”这时，全场尖叫声声。唐彼德罗一脸冷酷地赶了过来，镇定地将女儿一把拉了出来，并急急地加上一句旁白：

“别笑！就这样演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叫罗德列戈爬起来，粗暴地辱骂他，毅然将他赶出了王国。尽管罗德列戈因为塔的倒塌而受惊不小，但是并没有把这个老父亲说的话放在心上，竟然拒绝离开这儿。看着自己的情人如此勇敢，对她如此忠诚，查拉感动得泪流满面，也不理会父亲，于是他就下令把这一对不幸的情人打进地牢。接着，一个胖乎乎的士兵手持锁链走了进来，把俩人带走，他显然把一大段台词给忘了，因为他脸上露出了惶惶不安的神色。

第三幕是城堡大厅。

这时，哈伽出场了，她前来救助这对情人并杀死雨果。一听到雨果轻微的脚步声，她就赶忙躲藏起来，她窥伺到雨果正在把药放进两个酒杯里，并对那个胆小的士兵说：“去，把这两杯酒给牢房里的那两个囚犯带去，并对他们说我立刻就到。”趁着士兵把雨果拉到一旁，对他耳语些什么的机会，哈伽马上把这两杯酒换为普通的酒。那个士兵也是他的贴身仆人——“奴才”，名叫费迪南多；他把普通的酒带走后，哈伽把那杯毒酒放在原处。雨果又用他那破锣似的嗓子唱起了歌；过了一会儿，他感到口干舌

燥，于是端起酒一口喝了下去，马上失去了神志，挣扎了片刻之后，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就此丧命。这时，哈伽欢快地唱起了歌，并把她所做的一切说给他听。

尽管有的人认为，那个坏种临死前掉了一绺长发，破坏了演出效果，但无可否认，这场戏的确演得紧张激烈，扣人心弦。观众把“恶棍”叫出来谢幕，他把哈伽也带了出来，显得彬彬有礼；大家一致认为，虽然她的表演很出色，但是她的歌声更美妙。

帷幕拉起，第四幕又开始了。

听说查拉背叛了爱情，罗德列戈绝望了，抓起一把刀就向自己捅去。正当刀尖将要刺进心脏时，忽然有一缕美妙的声音从窗下传了过来，轻柔地告诉他，查拉并没有变心，对他依然很忠诚，不过她的处境很危险，如果他愿意，就立即赶去救她。接着，一把钥匙丢了进来，牢门打开了，罗德列戈惊喜万分，赶快挣脱了锁链，前去寻找并拯救他的情人。

第五幕是以查拉和唐彼德罗的争吵开场的。他要她进修道院，她坚决不去，苦苦向他哀求，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她绝望地几乎失去知觉。正在这时，罗德列戈冲了进来，向她求婚。唐彼德罗拒绝了他，并骂他是个穷光蛋。俩人立即叫嚷起来，互相指指点点，但还是无法达成谅解。当罗德列戈把眼看就要昏过去的查拉抱出去的时候，那个胆小的仆人出现了，手中拿着忽然消失了的哈伽所送来的一只口袋和一封信。信中说，她愿意把一大笔财富赠给这对情人，并且强调如果唐彼德罗横加阻挠，她将让他死得很惨。接着，那只口袋被打开了，几夸脱马口铁做的钱像雨点一样洒在舞台上，亮晶晶，金灿灿的，照得舞台闪闪发光。这些钱马上把那位严酷的父亲打动了，经过他默认后，罗德列戈和查拉终于可以喜结良缘，大家来了一个快乐的大合唱。两位情人跪倒在地，接受唐彼德罗的祝福。这时，帷幕缓缓落下，把他们俩富于传奇色彩的美妙跪姿遮在了里面。

接着，台下响起了热烈的喝彩声，人们不停地鼓掌为他们叫

好，不过，随后就遇到了一次小意外，因为楼厅那边的一张帆布床突然塌了，这使得观众热情的喝彩声马上停了下来，受到了一点儿挫折。罗德列戈和唐彼德罗立即去抢救，每一个人都被救了出来，没有人受到伤害，不过这也令一些人忍不住发出笑声。热烈的气氛还没有消失，汉娜就来了，她对大家说：

“马奇太太祝贺你们，各位小姐请下楼去吃饭。”

对于演员们来说，这也算是个意外；当她们看到桌上的精美食品时，惊喜不已，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这似乎是妈妈对她们的一次特别嘉奖。食品之丰盛，的确罕见，因为这种款待只能在富裕的日子里偶尔出现。有红色的和白色的冰淇淋，有甜糕，有糖块，还有水果；另外，桌子上还摆着四大束漂亮的花儿，它们是在暖房里培育出来的。

这使她们乐得不知所措；她们先朝桌子上瞅了瞅，然后盯着母亲的脸。看到孩子们个个喜出望外，她似乎也很满意。

“是天使送的吗？”艾米问。

“我想是圣诞老人送的。”贝思说。

“我认为是母亲为我们特别准备的。”梅格甜甜地笑着说，虽然她脸上还带着灰胡子和白眉毛的戏妆。

“啊，我知道，”乔忽然灵机一动大声叫道，“是马奇叔婆送的。”

“都没说对，”马奇太太说，“是劳伦斯老先生送来的。”

“就是那个劳伦斯男孩的祖父！”梅格脱口叫了出来，“咦，他为什么要给我们送晚餐呢？我们压根儿就不认识他呀！”

“噢，是这样的：汉娜把你们帮助别人的好事对他的一个仆人说了；这个老先生虽然生性古怪，但是对于那件事感到特别高兴。他在好多年前就跟你们的外祖父认识，所以他今天下午就送来了一封短信，说得很客气，他说为了庆祝这个圣诞日，特意给我们送上一点小礼物，希望我不要嫌弃，允许他略表寸心。受之虽然有愧，但是却之更加不恭，于是我只好接受了，因此你们今

夜就有了这一顿丰盛的晚餐，它可以作为对你们只有牛奶和面包的早饭的补偿。”

“我想是那个男孩子促使他这么做的，”乔说，“准是他！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我早就想跟他结识了。看样子他也很乐意跟我们结识，只是不好意思罢了，况且梅格又是那么顽固，即使我们碰到一块儿时，她也不准我跟人家搭话，太古板了！”乔说的时候，一盘盘的美味食品递来递去的，只见冰淇淋越来越少，大家欢快地“咿咿呀呀”叫个不停。

“你说的可是住在隔壁房子里的那个人吗？”一个稚气的声音问道，“那位老先生我妈妈也认识，不过她说他很傲气，不大喜欢跟邻居交往。他老是把他的孙子关在屋子里要他学习，除了让那个孩子跟他的家庭教师去骑马或散步。有一次我们邀请那个男孩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可他没有来。不过，我妈妈对他挺有好感，说他是个非常好的人，虽然他从不和我们这些女孩子讲话。”

“有一次，我们的猫丢了，就是他把它送了回来；当时我们隔着栅栏谈话，谈得特别带劲儿，全是些有关打板球的事。不过，他一看到梅格走过来，就立即走了。我真的好想跟他结识，我相信我们俩人都需要乐趣。”乔坚定地说。

“我特别欣赏他的风度，他看上去好似一个小绅士；所以嘛，你们去认识他我并不反对，——只要你们有机会。花是他亲自送来的。如果那时我要知道楼上在干什么的话，我会请他进来的。他听到别人欢乐，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十分惆怅，我看得出他一点也不快乐。”

“幸好您没有，妈妈！”乔一边看着自己的靴子，一边笑着说，“不过，我们过一段时间就又要演戏了，他可以看，那时如果他能参加演出，可就有趣了！”

“这么美丽的花束我从来没有见过！”梅格赞叹道，“啊，多美呀！简直太漂亮了！”她凑近花束，怀着浓厚的兴趣去观赏它。

“虽然这些花很漂亮，可我更爱贝思送给我的玫瑰，看起来

特别可爱。”马奇太太笑着说，一面嗅了嗅自己别在腰带上的那朵已经有点儿蔫的花束。

贝思扑到妈妈怀里，低声耳语道：“我特别想给爸爸送一束玫瑰。我想他的圣诞节可没有我们过得这么快乐吧。”

第三章　劳伦斯家的男孩

“乔！乔！你在哪儿？”梅格在通顶楼的扶梯下叫道。

“在这儿！”

听到这声来自顶楼的沙哑的回答后，梅格立刻跑了上去；她看见乔正裹在一条棉被里，靠着南窗坐在一只三只脚的旧沙发上，一边吃苹果，一边看《莱德克利夫的继承人》，眼中噙满了泪水。乔最喜欢带上五六只红苹果和一本好书，独自待在这里，与在附近栖身的一只小老鼠共享恬静；乔特别喜爱这只小老鼠，它一点儿也不害怕乔。当梅格进来时，这只可爱的小精灵迅速地窜进洞里。乔用手背拭了拭泪水，抬起头来，望着梅格。

“呀，太棒了！”梅格欢快地叫道，“你瞧，请帖！加德纳太太邀请我们明天晚上到她那儿去！”

说着，梅格把那份珍贵的文件扬了扬，随即用她那特有的甜润的嗓音把它念了出来。

“‘加德纳太太将很高兴在除夕的一个小舞会上会见马奇小姐和约瑟芬小姐。’妈妈答应让我们去了，但是，我们穿什么衣服好呢？”

“问这有什么用呢，”乔含着一嘴苹果答道，“你也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别的衣服可穿，只能穿着府绸衣服去赴会了。”

梅格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

“我要是有一件绸衣服就好了！妈妈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件绸衣服，但还得等两年，唉，等待的时间太漫长了

……”

“不用唉声叹气，梅格，”乔说，“其实我们穿件府绸衣服就可以啦，它看起来跟绸的没有多大区别，真的。你的那件还挺新的，可我的那件却有个烧焦了的小洞，而且还有很多地方都破了。我该怎么办呢？那个小洞太扎眼，而我又没有办法把它去掉。”

“你必须尽量坐着不动；你的前面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要在头发上系一根新缎带，并且把妈妈的小珍珠别针借过来，我有一双漂亮的新鞋，还有一双尽管不太理想但还算凑合的手套。”

“我的手套上沾了柠檬汁，又搞不到新的，只好不戴手套去了。”一向不大注重着装的乔说。

“不行！”梅格坚持说，“不戴手套成什么体统，那样我就不去了。你应该明白，手套比什么都重要，不戴手套根本没法跳舞。如果你不戴手套，我就不去，免得在那儿丢人现眼。”

“那我就不去了，”乔说，“反正我也不喜欢跳交谊舞，转来转去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到外面去跑两圈、蹦几下呢。”

“手套那么贵，你又不爱护，所以你不能要求妈妈给你买一双新的。她早就说过，如果你把那双弄脏，今年冬天她就不给你买新的。咦，你能不能把它修补一下呢？”梅格急切地问道。

“到时候，我大不了把手套捏在手里，不让别人看出它是脏的就行了；我所能做到的，仅此而已……咦，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们俩每人戴一只干净的，另一只手里捏一只脏的；你明白吗？”

“你的手比我的大，会把它撑坏的。”梅格非常珍惜自己的手套。

“那我就不戴手套去，别人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才不在乎呢！”乔大声说，又把书拿了起来继续看。

“好吧，那我就给你一只！不过，你可别把它弄脏了，别把手放在背后，也不要盯着人看，或大惊小怪地嚷嚷，举止要文雅些。

行吗？”

“你放心，到时候我老老实实的还不行吗；只要这样，就不会出一点儿差错。你现在去答复那份请帖吧，让我把这本小说读完。”

梅格于是就去写了“谢谢您的邀请，我们感到十分荣幸；我们将准时赴会”的答复。然后，她把衣服拿了出来，一边小心翼翼地熨烫她惟一的荷叶边饰带，一边快乐地唱着歌；而乔则读完了小说，吃掉了四只红苹果，并且跟那只可爱的小老鼠玩了一会儿。

除夕的客厅特别安静：两个大姑娘一心一意地积极准备赴会；两个小姑娘则承担了化妆师的任务。尽管梳妆打扮十分简单，但是上楼下楼，说说笑笑，姑娘们倒也非常忙碌。有一段时间，屋子里到处都弥漫着头发烧焦了的气味。梅格想要在她的脸蛋边上弄几绺卷发，乔就用一把火钳夹住用纸卷住的头发。

“难道就让头发这么咝咝地冒烟吗？”贝思问道，她就坐在床上。

“这是水汽在蒸发。”乔答道。

“这股怪味儿好像鹅毛烧焦了似的。”艾米说着，便用手指拢了拢自己的漂亮鬈发，姿态很是高傲。

“呵，我现在把纸卷去掉，你们就能看见很多小小的发卷。”乔一边说，一边把钳子放下来。

接着，她把纸卷拿掉；但是，梅格的脸蛋边上并没有出现很多小小的发卷，因为头发和纸卷一块儿掉下来了。女理发师乔惊得目瞪口呆，把那些烫焦了的小小的发束搁在受害人面前的镜台上。

“啊呀！你怎么搞的？我完蛋啦，我没法儿前去赴会了！我的头发，啊呀，我的头发！”看着自己额前长短不一的鬈发，梅格大哭起来。

“唉，我真笨；你不该叫我给你烫头发，我老是毛手毛脚的。

对不起，钳子太烫了，我把你的头发弄坏了。”可怜的乔后悔不迭，眼眶里也涌满了泪水。

“问题不大。”艾米说，“你把头发卷起来，系上缎带，让头发的末梢微微地遮住你的前额，这么一来，你的发型就是最入时的了。”

“这只能怪我自己臭美，我真不该动我的头发。”梅格悔恨地自怨道。

“是啊，你的头发长得既柔软又漂亮。不过，没关系，过几天它就会长出来的。”贝思说着，便走到这只被剪了毛的绵羊身边，轻柔地吻了她一下，又温声细语地说了几句安慰话。

最后，在全家人的努力下，梅格和乔终于穿好了衣服，梳好了头发。衣服尽管很朴素，但是她们俩穿起来却很好看。梅格穿的是银灰色斜纹布衣服，戴着饰有荷叶边的蓝色丝绒束发带，衣服上别着一枚珍珠别针。乔身着栗色衣衫，配一个男式的亚麻布硬领；另外，还有两朵白菊花，作为她身上惟一的点缀。她俩各戴一只干净的薄手套，捏着另一只脏手套；大家都说这种效果不仅自然而且优美。梅格的脚虽然被高跟鞋勒得很痛，但是却不肯承认；乔则因为头上别着十几根发针而觉得很别扭。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打扮漂亮；否则，我们宁可去死。

“祝你们玩得开心，宝贝们！”当梅格和乔步态轻盈地经过走廊时，马奇太太说，“晚饭少吃点儿，十一点钟回来，我会叫汉娜来接你们的。”当大门在她们身后关上的时候，窗口忽然有人高声叫道：

“喂，姑娘们，姑娘们，你们有合适的手帕吗？”

“有，非常漂亮。梅格的手帕上还洒了很多香水呢！”乔边走边大声回答，“我知道妈妈一定会问我们，即使我们为了逃避地震而跑得飞快时。”

“这是一种贵族情趣的表现，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家闺秀来说，她的靴子、手套和手帕总是非常干净的。”

梅格对乔说道，其实她自己就具有一点儿“贵族的情趣”。

“记着，举止要文雅，千万别让人家注意到你衣服上的那处毛病，乔。我的腰带合适吗？我头发的式样怎么样？”在加德纳太太梳妆室的镜子前，梅格一边打量着自己，一边问乔。

“我一定会疏忽的。如果你发现我哪儿不对，就赶快对我眨眨眼，好吗？”乔答道，同时拉了拉她的硬领，急急地把头发梳理了一下。

“不行，挤眉弄眼不是一位小姐该做的事。假如你有什么不对，我就把眉毛扬一扬；假如你一切都很得体，我就微微地点一点头。好了，现在昂首挺胸，迈小步，假如你被介绍给人家，不要跟人家握手，这是非常忌讳的事。”

“你是怎么学会这些礼节的？我为什么就学不会呢？那音乐多么轻快啊！”

随后，她们便继续向前走，心里有点儿胆怯，因为尽管这次聚会很小而且很随便，但是对于难得有机会参加一次舞会的她们来说，可是一件大事。

加德纳夫人是一位气质端庄的老太太，她热情地招呼她们，并把她们交给她的长女招待，——她总共有六个女儿。梅格跟萨莉早就相识，所以过了不久她就很自然了。可是乔就不同了：她不大喜欢跟女孩子凑到一块儿，也不大关心女孩子谈论些什么，只是独自站在一旁，小心地把背靠在墙上，觉得自己好像是花园里的一匹小马，真不知如何是好。她听到五六个男孩子正在房间的另一边兴奋地谈论溜冰，不由得想过去加入到他们之中，因为她喜欢。可是当她把这个愿望悄悄地告诉梅格的时候，后者立即把那两道眉毛高高地扬了起来，吓得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没有人过来跟她说话；最后，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因为连她旁边的那一伙人也散去了。为了防止衣服上的焦洞被人看见，她不敢随意走动，寻找乐趣，只能乖乖地待着看别人。这种孤独而凄凉的境况一直挨到舞会开始。这时，有人邀请梅格跳舞，梅格欣然

接受；虽然她在舞池里面轻快地舞来舞去，像只燕子似的，而且面带笑容心里却叫苦不迭，那双高跟鞋实在勒得太紧了。乔看见一个身材高大、头发通红的少年朝她所站的地方走来，惟恐他要请她跳舞，于是匆匆躲到一个帷幔后面，想在那儿暂时享受一下清静。可是，太不幸了，这儿早被另一个腼腆的人选中了；就在她掀起帷幔的一刹那，她发现自己正好和“劳伦斯家的男孩”打了个照面。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这儿有人！”乔怯生生地说，准备抽身退出。

尽管那个男孩也吃惊不小，但还是温柔地笑了笑，轻声说道：

“啊，没关系，如果你乐意，就待在这儿吧。”

“我会妨碍你吗？”

“不会。”那个男孩说，“我之所以躲到这儿，是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多；你也知道，刚开始我有点儿头晕目眩的感觉。”

“是啊，我也一样。”乔说，“请你不要走开，除非你执意要走。”

于是，男孩坐了下来，低头看着自己的跳舞皮鞋。后来，乔想到应该大方一些，打破这种沉默的僵局，就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曾经有幸见过你几次，你住得离我们不远，是吧？”

“是的，就住在你们隔壁。”他抬起头，冲着乔坦率地笑了，因为乔的举止那么拘谨，实在好笑。这时他想起来，有一次他把那只溜出来的猫送回去时，他们俩人曾经谈论过有关打板球的事。

这么一来，乔也渐渐地自然起来，不再觉得拘束；她甜甜地笑了笑，说：

“你的圣诞礼物的确是太好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是我祖父送的。”

“但我想那是你出的主意吧？”

“你们的猫还好吧，马奇小姐？”男孩问道。虽是一副认真的模样，可他黑色的眼睛却掩饰不住开玩笑的神情。

“啊，它很好，劳伦斯先生，谢谢你。不过，我并不是什么马奇小姐，我只是乔。”年轻的姑娘说。

“我也不是什么劳伦斯先生，叫我劳里好了。”

“劳里·劳伦斯……啊，这个姓名好怪啊！”

“我的名字叫西奥多，——不过，我不怎么喜欢，因为伙伴们都叫我多拉，所以我就索性改叫劳里。”

“我也讨厌我的名字——太伤感了！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大家直呼我‘乔’，而不是约瑟芬。咦，你是怎么让你的伙伴们改口叫你‘劳里’的？”

“我把他们打了一顿。”

“这么说来，我只能忍受这个名字了。因为我不能揍马奇叔婆。”乔遗憾地长长叹息了一声。

“你喜欢跳舞吗，乔小姐？”劳里问，看来他似乎认为这个名称和她本人更相称。

“当然喜欢啦，”乔说，“不过，前提是地方宽敞而且大家又都放得很开。要是在这么小的地方跳舞，我准会出丑的：不是踩人家的脚，就是做出别的什么吓人的举动来；所以，我就不上去出洋相了，还是让梅格去好好表现吧。你呢？”

“偶尔也跳一跳。你知道，我在国外呆了好几年，跟这儿的人接触不多，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熟悉你们这儿的习惯呢！”

“国外！”乔叫道，“那么，你就把国外的一些事讲给我听吧！我喜欢听别人讲他们的旅行见闻。”

看起来，劳里不知从何说起，可是乔一个劲地催促，他便开始讲了起来。他给她讲他在维凡上学时的一些有趣的事：那里的男孩子从来不戴帽子，湖上飘荡着许多小船，他们的假期生活主要是跟着老师在瑞士徒步旅行。

“我要是去过那儿该多好呀！”乔羡慕地喊道，“你去过巴黎

吗？”

“去过。去年冬天我们是在那儿度过的。”

“你会讲法语吗？”

“会。我们在维凡只准讲法语。”

“那么，”乔说，“你给我讲几句吧！我虽然也看得懂法语，却不会发音。”

“Quel nom a cette jeune demoiselle en les panfoufles jolis？”劳里温和地说。

“啊，太棒啦！让我想一会儿……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那个穿着美丽的鞋子的少女是谁？’”

“Oui，mademoiselle。”[1]

“噢，她是我姐姐玛格丽特，你应该知道呀！你觉得她很美吗？”

“是啊。不知怎么回事，一看见她我就想起了德国的姑娘。她长得不但娴静文雅，舞也跳得不错，很像一个闺阁千金。”

听了这句来自这种男孩子的赞美，乔暗地里替姐姐高兴，并且把它牢牢记住，准备转述给梅格。两个人在帷幔后面一边看着别人跳舞，一边海阔天空地聊天，谈着谈着，大家都觉得彼此成了老相识。劳里不再怕羞，他完全被乔这种男子汉般的性格所感染；乔也恢复了她固有的开朗形象，渐渐把衣服的事给忘了，也没有人对她点头或者扬眉了。她更加喜欢这个“劳伦斯家的男孩”了，仔细地把他端详了一番，以便能将他的肖像尽可能清楚地讲给自己的姐妹听，因为她们没有兄弟，堂兄弟和表兄弟也少得很，所以男孩子在她们眼里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富有吸引力。

“皮肤黝黑，黑色的头发卷曲着，黑色的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牙齿很整齐，手和脚都很小巧，个儿比我高；他是一个非常

① 法语：是的，小姐。

懂礼貌的男孩儿，跟他相处，觉得十分愉快。只是不知道他多大了？”

乔决定问一下他的年龄；但是，话到了嘴边，她又克制住了自己，觉得这样做很没礼貌；于是，她便旁敲侧击地打听起来。

“再过不久你就要念大学了吧？看得出你整天都在啃书本——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读书非常用功。”乔为自己脱口而出一个“啃”字而满脸通红。

劳里微微一笑，似乎并没有因为乔说漏嘴而感到吃惊，只是耸了耸肩答道：

“一两年内不会进大学，那要到我十七岁时才行。”

“那么，”乔又问，“你才十五岁吗？”

“不，我下个月就十六岁了。”

“我要能进大学读书该有多好呀！你似乎不大喜欢进大学。”

“是，我讨厌大学！那里不是读死书就是死读书，那里的学生整天无所事事，游游荡荡。再说，我也厌恶那些美国人的言谈举止。”

“那么，你喜欢什么呢？”

“我喜欢住在意大利。”

“为什么？”

“因为在那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快乐地生活。”

乔很想知道他所谓的自己的方式指的是什么，但她突然发现他双眉紧锁，看起来很吓人，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岔开话题，一边用脚踩着拍子一边说：

“那是一首优美的波尔卡舞曲，你为什么不去跳呢？”

“如果你乐意的话，——”说着，他绅士般地微微鞠了一躬。

“啊，对不起，我不行，”乔连忙摆手，说，“我早已对梅格说过我不跳舞，因为——”乔打住了话头，不知如何是好：对他如实相告呢还是一笑了事？

“因为什么？”劳里好奇地问道。

“你可不要对别人讲！”

“不会的，你放心吧。”

“啊，是这样的：我有个毛病，总爱站在火炉跟前，所以常常把我的上衣烧坏，譬如这一件；尽管我很小心地把它补好了，但还是看得出来。梅格嘱咐我尽量少走动，免得被人看见。你想笑就笑吧，我知道这是件很丢人现眼的事。”

但是劳里没有笑，他只是向下看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令乔迷惑不解的神情。接着，他温柔地笑着说：

“谁想笑就去笑吧，管它做什么。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办。瞧，那里有一个又长又宽敞的大厅，我们去那儿尽情地跳吧，别人根本看不到我们。请过来吧。”

乔谢谢他，兴奋地跟了过去。当她看到劳里戴着一双珍珠色的手套时，心想自己如果也有一双洁净的手套就好了。大厅空荡荡的，只有他们俩人在翩翩起舞。劳里舞跳得很好，他把有很多旋转和跳跃动作的德国舞步教给乔，使她感到非常高兴。美妙的音乐停止后，他们俩坐在楼梯上休息。劳里给乔讲海德堡一次学生节日联欢的事儿，刚讲到一半时，梅格来找妹妹了。她打了个手势，乔不情愿地跟着她来到一间侧室里；在那儿，乔看着梅格坐到一张沙发上，双手捧着脚，面色苍白。

“唉哟，疼死我啦！我把脚踝扭伤了。这该死的高跟！怎么办，我站都站不稳，这个样子怎么能走回去呢。”她说话的时候，身子摇来摇去。

“我早就知道那双讨厌的高跟鞋会弄伤你的脚。看到你这副痛苦的样子，我很难过。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有一辆马车就好了，不然我们就得在这儿过一夜。”乔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揉着梅格的脚踝。

“雇马车需要很多的钱，可我们哪来的钱呢；这儿的客人大都有自己的马车，而且，这儿离马房又很远，谁愿意去叫呢。”

“我！”

“不，真的！现在已经九点多了，外面黑漆漆的。我不能留在这儿，这儿的客人太多了，已经有好几位姑娘要跟萨莉挤在一块住，我先歇一会儿，等汉娜来了再作打算。”

“我去求劳里，他会给我们帮忙的。”乔说。一想到劳里，乔的眼里立刻放出了希望的光芒。

“别去！不要去求他，也不要告诉其他人。把我的橡皮套鞋拿给我，把这双高跟鞋跟我的其他衣物放在一块儿。我跳不成舞了。吃过点心之后就等汉娜，她一来你就告诉我。”

“现在其他人都去吃点心了，我留在这儿照顾你，我宁愿跟你呆在一块儿也不愿意独自去吃点心。”

“不要这样，亲爱的。赶快去，给我拿一杯咖啡来。我太累了，路都走不动！”

梅格斜靠在沙发上，把橡皮套鞋遮掩起来，乔则急匆匆地朝餐厅跑去。她冒冒失失地推开一间瓷器储藏室的门，见加德纳先生正在休息，便退了出来，折腾了好大一会儿才找到餐厅。她冲到桌边，拿了一杯咖啡，扭身就走，谁知一不小心又泼翻了，衣服的前面溅得脏兮兮的，像后面一样糟糕。

“哎哟，我怎么这么笨呀！”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梅格的手套擦衣服，结果把那只手套也给毁了。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一个温和的声音问道；原来是劳里，他的一只手托着一盆冰块，一只手端着满满的一杯咖啡。

“我想给我姐姐拿点东西过去，她很累；没想到被人撞了一下，就成了这副样子。”乔回答，苦着脸看了看脏兮兮的裙子，又看了看那只已成了咖啡色的手套。

“太不幸了！”劳里说，“我正在找人把东西送过去；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姐姐吗？”

“啊，太好了，谢谢你！”乔兴奋地叫道，“来，我带你过去，省得我瞎忙活！”

乔在前面带路，劳里像是个侍者似的，拉出一张小桌子，给

乔也弄来了一份咖啡和冰块。举止之文雅，礼貌之周全，就连向来很爱挑剔的梅格也对他另眼相看，夸他是个“好小伙子”；他们一边吃夹心糖，一边讲些格言，大家谈得很投机，很快活；过了一会儿，又有几个年轻人聚了过来，于是众人谈得就更带劲了。正在这时，汉娜来了。梅格忘记了脚痛，从沙发上猛地蹦了起来，突然疼得尖叫一声，人也扑倒在乔的怀里。

“嘘！什么都不要说，”她对乔耳语道，随即提高了声音，说，“没什么，我的脚不小心扭了一下，不碍事的。”说完，她便跛着脚上楼去穿外衣了。

汉娜开始责备她，梅格只是低声地抽泣，乔也不知所措。后来，乔决定由她来办理这件事。她一声不吭地下了楼，找到一个仆人，问他能不能为她租一辆马车；真不凑巧，这个仆人是新来的，对附近地区还不熟悉。于是，乔打算再去找别的人给她帮忙，劳里听到后，马上走过来对她说，她可以先用他祖父派来接他的马车。

“现在时间尚早，你不会这么急着回家吧？”乔问道。尽管她听到劳里的话后，心里微微平静了一下，但对于该不该接受人家的这片心意她还拿不定主意。

“我回家向来都挺早的，真的。”劳里诚恳地说，“我们顺路，就算是你搭车吧，再说，外面好像下雨了。”

于是，乔欣然接受了劳里的这番诚意；她把梅格的不幸告诉了他，并对他致以深深的谢意，立即跑上楼去把其余的人带下来。

汉娜并没有反对乔的这个决定，因为她像猫一样恨雨。就这样，他们坐上了那辆豪华的、有窗门的马车，一行人既感到快乐，又觉得高雅。劳里坐在车夫的身旁，以便梅格把脚平展地伸开，姑娘们也就兴致勃勃地谈论起这次舞会来。

“我玩得真开心，你呢？”乔一边问梅格，一边把头发弄蓬松，让自己放松一下。

“我也一样，直到我扭伤了脚踝。萨莉的朋友安妮·莫法特对我产生了好感，邀我和萨莉一块去她那儿住一个星期。萨莉决定春天去，那时正好赶上歌剧上演，假如母亲同意我去的话，那简直太好了。”梅格回答，一想到这儿，她心里就甜滋滋的。

“那个和你一起跳舞的红头发少年怎么样？我看见他冲着我这儿来，就赶快躲到了帷幔后面。”

“嗯，棒极了！他的头发不是红色的，是茶色的；他简直是一位谦谦君子，很有礼貌，我跟他跳了一曲有趣的波希米亚舞！”

“他跳那种新舞步时好像一只发病的蚱蜢，劳里和我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不知你们听见了没有？”

“没有，不过你们太过分了，没礼貌！咦，你们躲在帷幔后面那么长时间，到底在干什么呢？”

乔于是把她的小小奇遇告诉了梅格；等她讲完时，她们已经到家了。两位姑娘对劳里一再道谢后，彼此说了一声“晚安”，就蹑手蹑脚地朝屋里走来；她们不想把别人给惊醒。但是，当她们轻轻推开门的时候，两个小人儿突然冒了出来；她们戴着睡帽，睡眼朦胧，急不可待地大声叫道：

“讲舞会的事！给我们讲讲舞会的事，否则，我们不让你们进来！”梅格听这两个小人儿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便咕哝着说了一句：“太无礼了！”；乔却掏出几块省下的夹心糖给小妹妹们；听了那晚最动人的头等大事后，她们就走了。

“今天晚上体会了一下当高贵小姐的滋味：回家乘坐豪华马车，穿着梳妆衣，而且旁边有个侍女伺候着。”梅格说的时候，乔把止痛药给她敷在脚上，包扎好，并且替她梳理头发。

“那就是高贵的小姐们所享受的乐趣，呵，我觉得比起我们来也好不到哪儿去，虽然我们穿着朴素的衣服，烫焦了头发，一个人只有一只洁净的手套，而且因蠢笨地穿着那么紧的鞋去跳舞而扭伤了脚踝。”我认为乔说的是实在话。

第四章　负　担

“哎，亲爱的，担着担子继续工作，真是太困难了！梅格在舞会的第二天早晨叹息道。一星期来，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可是现在假期已经结束，又将继续去做她向来厌恶的工作，让她很难适应。

“我真希望一年中天天都是圣诞节和新年。这样不是很开心吗？”乔沮丧地打了一个呵欠答道。

“我们能过上像现在这样快乐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能吃点儿美味夜宵，有几束花，高兴地去参加舞会，愉快地坐着马车回家，看书、休息、不工作，这的确是非常惬意的。你知道，我爱慕荣华，特别羡慕能这样生活的姑娘。”梅格一面说，一面盯着两件破旧的衣服，看哪一件相对好一些。

“我们既然无缘享受这些，就不要再抱怨了，还是勇敢地挑起我们的担子，像妈妈那样热情地奋力前进吧。我何尝不知道马奇叔婆对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只是当我学会了忍受，学会了毫不埋怨地挑起这副重担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已离开了我，或者已变得轻如鸿毛了。”

这个念头激发了乔的想像力，使她振作起来。可是梅格还是闷闷不乐的，因为她的担子——四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似乎比以前更加沉重了。她甚至没有心思像往常那样梳妆打扮了：领上系一条蓝色的缎带，头发梳得很时髦。

“打扮漂亮又有什么意思呢？除了那几个不懂事的毛孩子之外，谁都看不见我，而且谁也不在乎我漂亮不漂亮。”她灰心丧气地咕哝着，把抽屉“砰”地一声关上。“我将不得不拼命苦干，——每天从早到晚，很少有乐趣，渐渐变老、变丑，性格也变得孤僻、古怪。因为我很穷，所以不能像有钱人家的女孩子那样舒服地生

活。太遗憾了。”

梅格就这样哭丧着脸下了楼，而且这种低落的情绪一直持续到吃早餐。不知怎的，似乎每个人心里都窝着火，都有点儿不痛快：贝思头痛得厉害，躺在沙发上，跟那只大猫和三只小猫逗来逗去，借此来安慰自己；艾米因为没有做好功课而且丢了橡皮而心神不安；乔在吹口哨之前先是一阵大声嚷嚷；马奇太太正忙着赶写马上要寄出的信；汉娜也在发脾气，因为大家起床太晚。

“怪事，今天一家人的脾气怎么都如此糟糕！”乔不小心打翻了墨水台，扯断了两根鞋带，不小心坐在她帽子上之后，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你就是家里脾气最糟糕的一个！”艾米叫嚷时，泪水滴到了石板上，洗去了她那全都算错了的答案。

“贝思，你把那几只讨厌的猫关进地窖里，否则，我就把它们全部淹死！”梅格愤怒地高声叫道。因为这些小猫爬上她的背，用尖利的爪子紧紧地抓住她的衣服，想赶它们下来却又够不着。

于是，乔的笑声，梅格的骂声，贝思的哀求声和艾米因为不记得九乘十二是多少而急得哭起来的抽泣声立刻响成了一片。

“姑娘们！姑娘们！请你们安静一会儿！你们这么大声地吵来吵去，叫我怎么安下心来写信呢？这封信我必须赶在早晨的邮车出发之前送出去。”马奇太太喊道，划掉了信上第三次写错的句子。

屋子里暂时安静下来；可是刚过了一会儿，这种局面又被汉娜打破了。她急急地走进来，把两盆热饼放在桌上，又急急地走出去。姑娘们把这饼称为“手笼”，因为她们没有别的，而且在寒冷的早晨手摸着热腾腾的卷饼觉得很舒服。无论她怎么忙碌，怎么有怨气，汉娜总会为她们做这些饼；因为她们走的路漫长又寒冷，没有午饭可吃，而且很难在两点之前回来。

“好好跟你的猫咪亲热亲热，贝思，等头痛过去吧。再见，妈妈，今天早上我们太不像话了，回来之后我们一定会老老实实

的。走吧，梅格！”乔说着便走了出去，觉得她们这几个朝圣者一开始就没有按照她们应该做的那样去做。

路过街角时，她们回过头看看，因为她们的母亲总会在窗前向她们点头微笑，挥手告别，仿佛不这么做她们就无法打发这一天似的。不管她们是喜是忧，离开前对母亲的最后一瞥，总会使她们心里暖洋洋的。

“即使妈妈不向我们点头微笑，而向我们挥拳示威，我们也应该领受。因为我们简直是一伙无赖，不懂得感激妈妈。”乔一边大声叫嚷着，一边在泥泞的路上大踏步向前走。心里极为后悔。

“不要用那样的字眼好不好？”梅格说，她头上紧紧地裹着一条头巾，好像一个厌世的修女。

“我觉得不用这样的字眼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乔说，一边用手把那顶差点儿被风卷掉的帽子按往。

“你乐意把自己骂成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来称呼我，因为我既不是无赖，也不是混蛋！”

“你的确受到了挫折，而且脾气也糟糕透了，因为你根本无缘享受豪华，可怜的人儿！等我日后有了钱，你就可以愉快地坐着马车吃吃冰淇淋，有几束花，穿着高跟鞋快快乐乐地去参加舞会，而且有很多红发青年来邀你跳舞。”

“别瞎扯，乔！”梅格被乔逗得高兴起来，心里立刻痛快了许多。

“我这都是为你好呀！如果我也跟你一样，一脸忧郁，没精打采的，那我们可就完蛋了。啊，天哪，我总能找些乐趣来使精神振作起来。别再埋怨了，我可不希望你哭丧着脸回家。”

当她们分手时，乔热情地拍了拍梅格的肩膀，鼓励她振作起来，然后俩人捏着热饼各自去工作。虽然天气寒冷，工作辛苦，偶尔才有的一点点乐趣不能满足喜欢热闹和欢乐的年轻人的愿望，但是她们俩人还是强打精神，努力使自己高兴起来。

她们家本来挺富裕的，后来由于马奇先生试图帮助一个不

幸的朋友而几乎破产，两个大女儿便请求父母允许她们工作谋生。父母欣然同意了，因为她们觉得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和勤劳的精神越早越好。玛格丽特找到了一份类似保育员的工作，有了小小的收入，觉得自己很富有了。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确“爱慕荣华”，她最不能接受的事实就是贫穷。四个姐妹中，她比其他人更难以忍受贫穷，因为她还深深地记得从前的奢华生活：家里布置得富丽堂皇，吃穿不愁，玩乐不休。尽管她竭力使自己不要羡慕别人的奢华，不要对目前的清贫感到不知足，但是，既然是一位少女，就有爱美之心：穿时髦华贵的衣服，过充实幸福的日子。这些她梦想的事物在金家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孩子们的姐姐常常参加社交活动，穿着漂亮的舞衣，拿着美丽的花束；她们兴致勃勃地谈论戏院、音乐会、雪橇和其他各种的活动、事物；她们花钱阔绰，出手大方，往往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事情而大肆挥霍，而这些钱对她来说是多么可贵！可怜的梅格很少发牢骚，但她感到委屈，觉得这太不公平！其实她还不懂得，在真正的、可以使人快乐的赐福中，她是多么富有。

乔动作灵敏，性格开朗，这恰巧满足瘸子——马奇叔婆的心意；她是个富有的寡妇，她需要这样一个人来陪伴她、伺候她。当初马奇家濒临破产的时候，这位富孀曾经提出愿意收养他家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建议被婉言谢绝了，她非常生气。那时有朋友对马奇夫妇说，她们将错失得到那位孤老太太所有遗产的一切机会。可是，对此并不在乎的马奇夫妇只淡淡地说：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们不能丢弃我们的亲生骨肉。无论贫富，我们一家人只要快快乐乐，就是幸福的。”

于是，这位老太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然而，有一天她在朋友家偶然遇到了乔。乔的性格直率而爽朗，而且那张脸也挺可爱，老太太一见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提出要乔陪伴她。乔尽管心里老大不愿意，但因找不到别的工作，就勉强答应下来。出人意料的是，乔跟这位脾气很坏的亲戚相处得很融洽。虽然，偶尔

也会起一些风波。有一次，乔急匆匆地赶到家里，声称她再也不去干这份差事了，原因是她无法忍受这位老妇人，但马奇叔婆很快平静下来，急着叫人把乔找了回去；既然这样，乔也不好意思拒绝，再说，在内心深处她的确喜欢跟这位脾气暴、性子急的老太太呆在一块儿。

但是，我想真正吸引乔的还是这位老太太家里藏有很多好书，打马奇叔公谢世后，这些书一直没人翻阅过，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乔清楚地记得，马奇叔公的心地特别善良，性格也很和蔼，老是让她用他的许多大书来筑路、架桥，还给她讲许许多多的故事，那些故事全部来自他那些拉丁文书中奇异的图画，而且在街上一碰到她总会给她买一些涂金的卡片。在那间灰暗的藏书室里，高高的书橱上摆放着好些眼睛朝下、直直地望着地板的半身塑像，那儿还有一张舒适的椅子，一个漂亮的地球仪，而更多的还是大量的书籍。在这个藏书室里，她可以无所顾忌地读书，也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乐，它简直成了乔的天堂。当这位老太太睡觉或者接待客人的时候，乔就马上溜进她这块清静领地，坐在那张舒适的椅子上，静静地看诗歌、传奇、历史、游记和图画，好像一条书虫似的。不过，有时候也好景不长，因为正当她看书看得入迷时，总会听到几声尖叫，“约雪芬！约雪芬[①]！”于是，她不得不忍痛释卷，离开她的天堂，去绕绒线、给鬈毛狗洗澡或者给老太太念《贝尔谢姆散文集》，这样一忙就是一个多小时。

乔有她心底的愿望：干一番大事业；但是，具体是什么事业，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最大痛苦是不能尽情地看书、跑步和骑马，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乔性子急躁，语言刻薄，很少静下心来，这就常常使自己陷入困境。乔的生活悲喜交加，起伏不定，但是她从老太太那里确实得到了一些切实的训练，而且一想到她正在自谋生计就感到非常自豪，虽然那个“约雪芬”的叫声使她

① 老太太牙齿稀落，语音含糊不清，把约瑟芬念错了，下同。

心烦。

贝思很害怕去学校。她以前也上过学，但在那儿受了很多罪后只好放弃，呆在家中跟父亲学习。父亲去了战场之后，她不得不刻苦自学，因为母亲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支援军队而无法抽出空来教她。她在家里帮助汉娜为那些出外工作的人把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仿佛一个小家庭主妇。对于自己做出的贡献她除了希望得到别人的爱之外别无他求。日子虽然漫长而平静，但她不觉得寂寞，也不觉得无聊，因为她整天都不会闲着，而且在她那个小天地里她还有幻想中的朋友给她做伴。每天早晨她总会抱起六个布娃娃，给它们打扮，——贝思还是个孩子，童心未泯，她非常爱她的小东西。这些布娃娃不是"鼻青脸肿"，就是"缺胳膊少腿"，因为它们都是被别人丢弃后又被贝思捡回来的。梅格和乔的年龄已经大到不喜欢玩布娃娃了，就把这些小玩意儿留给她，而艾米又嫌弃它们太旧太难看，也不要它们，所以贝思就对这些布娃娃倍加呵护，还为它们建立了一所"医院"。她从来不用针去扎这些小东西身体上的重要部位，从不对它们颐指气使，从不打它们，也从不对着最不可爱的布娃娃发脾气而使它伤心。这些布娃娃不仅吃穿不缺，而且一直受到悉心地护理。有一个残缺的布娃娃，以前是乔的，在"饱经风霜"后被抛进了破布袋里，贝思又把它从这个破败的"屋"里"搭救"出来，放进了她的庇护所。它的头顶破了，她就给它戴上一顶洁净的小帽子；它的腿和胳膊断了，她就用一块布片把它们裹起来，掩盖它们的缺陷。而且，她还专门为这位"病人"设置了最好的床铺。假如有人知道她在这个布娃娃身上花费了多少心血，虽然也会发笑，但更会被感动。她给它带来小小的花束，给它念书听，还把它裹在衣服里带出去让它呼吸新鲜空气。她常常给它唱摇篮曲、催眠曲，在上床之前非要在它脏兮兮的脸上吻一下，并温柔地说，"祝你睡个好觉，宝贝。"

当然，她也有她的烦恼。她不是天使，只是一个普通的、充满

人性的小女孩，正如乔所说，她有时会因为没有一架好钢琴并且不能去学音乐而在暗地里“偷着哭鼻子”。她酷爱音乐，拼命想学音乐，而且在那架破旧的钢琴上勤练不辍，这份狂热，这份投入，看来的确需要有个人（并非暗指马奇叔婆）来帮助她。可是很不幸，没有人来帮助她，也没有人看到她把独自练琴时掉在五音不全的发黄琴键上的泪水悄悄地擦掉。她干起活来总要像百灵鸟似地歌唱，即使再苦再累也乐意为妈妈和姐姐送上一曲，而且心中的希望与日俱增，常常对自己说，“我坚信，有一天我会把音乐学好的。”

像贝思这样的人，世界上有许多许多：文静、腼腆，自娱自乐，不需要她时不出来；她为别人而生活得那么愉快，以至于没有人看到她所奉献出来的才能和精力，直到这炉边的蟋蟀停止了叫声，直到那种阳光般的温暖消失，只留下一片寂静和一阵清冷。

假如有人这样问艾米：“在你的生活中，你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她会立刻答道：“我的鼻子。”当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乔不小心把她摔在了煤桶上。所以后来艾米坚持说，她的鼻子被永远毁掉了。她的鼻子不大也不红，不像“佩特里娅”[1]的鼻子，只是有点儿扁平，即使用钳子夹也夹不出个贵族气质的鼻尖来。其实，谁也不在乎它，只有她自己把它搁在心尖上。这个鼻子正在渐渐地长大，可艾米总觉得它不像是希腊式的鼻子。于是，为了自慰，她常常在纸上画漂亮的鼻子。

姐姐们都管她叫“小拉斐尔”，因为她有非凡的绘画才能。她最爱画花朵，画仙女，或者给故事书画一些千奇百怪的插图。她的老师们抱怨说，她的石板不是用来做算术的，她在上面画动物；她还在地图册的空白处照着画地图，而那些非常可笑的滑稽画，老是在她不经意的时候从她的书中飘落下来。她因为读书用

① 一只布娃娃的名字。

功，品行优良而逃脱了责骂。她脾气好，又有艺术才能，所以同学都非常喜欢她。她举止优雅，谈吐不俗，常常被人羡慕，她的才艺也同样如此。除了绘画之外，她会演奏十二支曲子，还会编织，而且在念法文时发错音的单词从来不会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她用哀婉幽怨的语调说，“爸爸有钱时，我们会如此……”，十分动人。她讲话时，一些字音被拉得老长老长，非常美妙，被女同学称为“极其动听”。

艾米走的路是一条被人宠坏了的路，因为她在家里最小，人人都喜爱她、抬举她，所以她不仅有点儿自私，而且还爱慕虚荣。可是有一件事却遏制了她的虚荣，那就是她不得不穿表姐的衣服。不过，弗罗伦斯的母亲没有眼光。艾米喜欢蓝色帽子，却只能戴红色的，她要穿不合身的长裙，还要穿不相配的、俗不可耐的围裙，为此她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些衣服都的质料和做工都极为精良，而且很少穿过，但艾米不喜欢，她觉得这是对她艺术鉴赏力的极大侮辱，尤其是今年冬天，她上学穿的衣服竟然是淡紫色的，上面不仅有黄色的点子，还没有饰边。

艾米噙着眼泪对梅格说，“值得我高兴的一点是，妈妈不像玛丽亚·派克斯的母亲那样，在我调皮捣蛋时把我的衣服卷起来。亲爱的，要知道，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时候她很淘气，她的外衣就被卷到膝盖以上，所以不能去上学。一想到这种曲如（屈辱），我就觉得鼻子扁平和穿着淡紫色的黄点长裙都算不了什么了。”

梅格是艾米的知己和导师，而由于某种相反性格之间的奇异吸引力，乔也成了贝思的知己和导师。这个腼腆女孩的心事只说给乔听；同时，她对乔的影响也比家里的其他人大。两个姐姐常常在一块，但是各自管着一个妹妹，对她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姐姐美其名曰“装作母亲”，用小妇人的母爱天性抚慰和照料妹妹，让她们来充当已被丢弃的布娃娃。

“今天真是沉闷，谁来给大家讲点儿乐事听听？”梅格问，她

们姐妹几个正坐在一块做针线活。

“今天有一件怪事发生在我和叔婆之间，而且我既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就免不了讲给大家听听。”爱讲故事的乔开始讲道，“我正在给昏昏欲睡的叔婆念那本很长的《贝尔谢姆散文集》，像往常一样，我念得很慢很轻，如果她睡着了，我就可以拿出一本好书，静静地读到她醒来为止。那时候我也开始打瞌睡了，我困得张大嘴，打了一个呵欠，谁知她突然睁开了眼睛，问我把嘴张得那么大，是不是准备把那本书一口吞下去。”

“‘是啊，吞下去就省事了！’我尽量温柔地回答她。”

“接着，她就把我好好地训斥了一顿，并让我趁她养神的时候坐着，反思反思。要知道，她养起‘神’来从来不会很快‘清醒’过来，于是我等她的头像一支上重下轻的大理花一样一点一点时，赶紧从口袋里把《威克菲尔特的牧师》抽了出来，一边看书，一边不时地瞅瞅叔婆。当我看到一段非常可笑的情节时，竟然忘记了她的存在，大笑起来。她立刻醒了。由于小睡了一会，她变得温和起来，叫我把它念给她听，让她看看那本书到底写些什么无聊的东西，不信比《贝尔谢姆散文集》更有价值、更有教育意义，会逗得我笑出声来。于是我竭尽全力往好里念，以讨得她的欢心。她只淡淡地说：‘我一点也不懂讲的是什么，重新念一遍，孩子。’”

“我没有办法，只好遵命行事，把书中描写普里姆罗斯一家的内容尽量念得生动些。有一次我故意在最有趣的地方停了下来，轻声地问，‘我现在要不要暂停一会，太太，我生怕你感到厌烦？’”

“她抓起从手中滑落的结着的绒线，透过眼镜片瞪了我一眼，说：

“‘念下去，小姐，不要打岔！’”

“她说没说她很喜欢它啊？”梅格问道。

“啊，天哪，没有！不过，她把《贝尔谢姆散文集》丢在一边了。

今天早晨我跑回去取手套时，见她正捧着《威克菲尔特的牧师》看，我在大厅里欢快地蹦了一下又大笑了一声，可她没有一点儿反应，看样子她读得很带劲呢！如果她乐意，她完全可以过一种愉快的生活。但是，尽管她很富有，我却不羡慕她，因为我想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各有各的欢喜和忧愁。”乔又说。

“这个故事启发了我，”梅格说，“我也有件事讲给大家听听，不过它不像乔的故事那么有趣，但在我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久。今天我在金家，看见他们都神色慌张。有一个孩子说，爸爸把她的大哥哥赶出去了，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我听到金太太呜呜地哭，金先生大声叫喊。当格雷丝和爱伦从我跟前走过时，都将头扭了过去，不让我看到她们的脸，要知道，她们的眼睛都哭肿了。当然，我不能去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在暗地里为她们感到难过。同时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没有调皮的哥哥，免得做了坏事而给我们的脸上抹黑。”

艾米摇了摇头，说：

“我认为在学校里丢脸，比任何一个坏孩子做错了事都要难看(难堪)，”她又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苏西·珀金斯今天上学时戴了一只漂亮的红玛瑙戒指，我非常羡慕，心想我要是能有这么一只该有多好呀！啊，她画了一幅戴维斯先生的像：大大的鼻子，驼背，有一个气球似的东西从他嘴里吐了出来，上面写着‘各位姑娘，我正在看着你们’。于是，我们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可这时，先生的眼睛真在看我们了，他仿佛一下子从地下冒出来了似的。他命令苏西把石板拿出来。苏西虽然吓得呆若母(木)鸡，但还是走了过去。啊，你们猜猜后来怎么了？他揪她的耳朵——耳朵！啊，真是太可怕了！他揪着她的耳朵，一直把她揪到背书台上，让她站在那里长达三十分钟，而且手里拿着石板，为的是使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到。”

“看着那幅画你们都发笑了吗？”乔兴致勃勃地问道。

“发笑！没有人敢发笑，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坐着。最后苏西

讨饶了，这我早就知道。在这当儿，我再也不羡慕她了，因为我觉得从此以后即使她拥有许许多多的红玛瑙戒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换作我，我终生也不会忘记那种耻辱。”接着，艾米就做起功课来了，为自己的优良品行而感到无限的骄傲。

“我今天早上也看见了一件我所喜欢的事，我原想吃饭的时候就讲给你们听，谁知我把它忘记了。”贝思一边说，一边把乔那只乱糟糟的篮子收拾好。“我去替汉娜买牡蛎时，劳伦斯先生正好在鱼店里，但是他没有看见我，因为我躲在一只大桶后面，他和鱼店老板卡特先生说话。这时，进去了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桶和拖把，她问卡特先生能不能让她做一些洗刷的活来换点肉，她的孩子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而她一整天都没有找到工作。卡特先生那时正忙着，于是闷声闷气地说‘不能’。没有办法，那个女人只好转过身悻悻地走了，看起来很可怜。劳伦斯先生用他的手杖弯曲的一端钩起了一条大鱼，给她送过去。那个女人惊喜不已，连忙伸出双手捧过鱼，对他谢个不停。他对她说‘拿去煮着吃’，她就喜滋滋地走开了，我看见她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呢。你们难道不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吗？哎，这个女人可滑稽了，一边抱着鱼，一边祝劳伦斯先生在天堂里找到一个好位子。”

于是，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姑娘们要求母亲也讲一个。她思索了一会，一本正经地说：

“当我坐在那房间里裁蓝色的法兰绒上装时，我不由得想起了你们的爸爸。我想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将怎么办呢。我虽然知道这么想是不对的，可我还是禁不住要想。后来，一个老先生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定单来取衣服。他坐在我的旁边，我就跟他聊了起来，他看上去面容憔悴，十分忧愁。

“‘您有儿子在军队里吧？’我问到，因为他带来的那张条子不是给他的。

“‘是的，太太，我总共有四个儿子，不过两个已经死在战场上了，一个被俘，另一个被打成重伤，现在住在华盛顿的医院里，

我正准备去探望他。’他平静地说。

“‘啊，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太大啦！’我不由得赞叹道。

“‘这点还不够，太太，’他又说，‘这离我的理想还有一段差距。如果上面准许的话，我会立刻奔赴战场。既然我去不成，就让我的孩子们去，那是一件光荣而伟大的事啊。’”

“他语意坚决，表情诚恳，显然是肺腑之言，这使我在他面前立刻变得渺小起来。我们家只献出了你爸爸一人，我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可他不仅献出了四个儿子，还想亲赴战场，竟然一点怨言也没有。我的四个女儿都陪伴在我的身边，而他重伤的儿子却在千里之外，没准儿要永远离他而去！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很富足，很快乐，于是就给这位老先生打了一个很好的包袱，给他塞了一些钱，深深地感谢他对我的一番教诲。”

“妈妈，再讲一个吧。再讲一个跟这一样有道德意义的故事吧。不过，故事要真，而不是完全为了说教，这样才有味道。”乔沉默了一分钟后说。

马奇太太温柔地笑了笑，就又开始讲了。多少年来，她经常给女儿们讲故事，早已摸透了她们的心思，知道如何讲才能使她们高兴。

“从前有四个女孩子，她们有吃，有喝，有穿，有善良的朋友，还有深深地爱着她们的双亲，而且她们每天都很快乐，很开心。但是，她们仍然不满足。”（这时，小听众偷偷地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就又更快地做起手中的活来。）“这些女孩子有学好的愿望，也有学好的决心，但不知怎么回事，她们似乎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决心行动起来，却老是念叨说：‘如果我们有这个该有多好呀！’‘如果我们也会干那个该有多好呀！’她们完全不明白，她们实际上已经有了很多很多东西，而且也有很多很多十分愉快的事等着她们去做。因此，有一天，她们问一位老妇人，可有什么秘诀使她们过得快乐起来。老妇人对她们说：‘当你们感到不满足时，就想一想自己实际上是多么的幸福啊！人要知足感恩，

知足常乐嘛。’(这时,乔抬起头来,似乎想说些什么,但一看故事没有讲完,就忍住了。)

“这些女孩子都很聪慧,于是按照这个老妇人的秘诀尝试了一下,结果她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感觉好多了。一个女孩子发现,再富有的家庭也有烦恼、忧愁和耻辱,而这些全部不能用金钱来消除;另一个女孩子懂得了,自己尽管很穷,但是年富力强,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比起某一个心神不安、身体虚弱的富孀来,要快活得多;第三个女孩子也明白了,尽管帮人烧饭不太愉快,但是比起沿街乞讨的人来,不知又要幸福多少倍;第四个女孩子知道了,虽然红玛瑙很贵重,却不如人的品行贵重。所以她们都不再抱怨,不再发牢骚,而是要珍爱已经拥有的幸福,要让自己享受这些幸福时心里觉得踏踏实实,要不然这些幸福只会消失而不会增加。我坚信,如果她们按照那位老妇人的秘诀坚持做下去,她们一定会品尝到幸福的果实。”

“啊,妈妈,您拿我们给您讲的故事来对付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真是调皮!”梅格大声说。

“我倒非常喜欢呢,”贝思沉思了一会儿,说,“爸爸以前就常常这样对我们讲。”她把针放在了乔的针垫上。

“我虽然不像别人那样动不动就发牢骚,但是以后也得多加小心,我已经从苏西那儿得到了警告。”艾米若有所思地说。

“我将永远记住妈妈对我们的教诲。假若我们忘记了,你可以像《汤姆大叔》中的老克洛那样对我们说,‘想一想妮妹(你们)的幸福吧,孩子们,想一想妮妹(你们)的幸福。”乔又补充说,即使在这小小的讲大道理的过程中,她也要寻找点儿乐趣,虽然她和别人一样,已把它深深地记在脑海里。

第五章　好邻居

一个下雪的冬日下午，梅格见乔穿着旧外衣，蹬着橡皮靴，系着头巾，一手拎着扫帚，一手提着铁铲走过门厅，便问她：

"你要干什么去呀，乔？"

"出去活动活动筋骨。"乔答道，眼睛里闪现出一丝淘气的神色。

"今天早上你已经进行了两次长距离的散步，难道还嫌不够吗？外面寒气逼人，你最好像我这样呆在屋子里，坐在火炉旁，又温暖又干燥。"梅格激灵灵打了一个寒颤说。

梅格回到屋子里，一边暖脚，一边看《艾凡赫》[1]。乔开始在雪地里卖力地开起路来。雪下得并不太大，不一会儿功夫，她就在园子周围开出一条路来，等天晴以后让贝思走。因为那些布娃娃病人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马奇家的屋子同劳伦斯家的屋子仅仅隔着这一个园子。两幢房子都坐落在市郊。这个地区的风光和乡村并无二致：有树丛，有草地，有宽敞的园子，还有宁静的街道。两家住宅之间有一排矮矮的篱笆，一边是一幢看上去很简陋的棕褐色旧房子，夏天里墙上不再铺满葡萄藤，周围不再都是盛开的鲜花；另一边是一座舒适豪华的石造宅邸，其十足的气派可以从那大马车房、平整的草地、暖房，以及在漂亮的帷幔之间窥见的富丽堂皇的陈设显示出来。可是，尽管如此，仍然了无生气。因为修治整齐的草地上从来没有孩子嬉笑玩乐，窗口也从来不见有慈母的笑脸；而且，很少有人进出其中，——除了那位老绅士和他的孙子之外。

在乔想来，这所房子虽然很精美：仿佛一座着了魔的宫殿，

---

① 司格特的小说，很著名。

里面不但有光明，而且有快乐，可是没有人去享受它。乔老早就想进去观赏观赏这些神秘的壮观景象，跟那个“劳伦斯家的男孩”结交，而他好像也很希望有人跟他往来，——假如他知道如何开始。自从那次舞会以后，乔更加奔放、更加热切了，她想了很多很多跟他结为朋友的办法，但是最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于是，乔猜想他可能不在这里了。不过，有一天，乔忽然看到一张黑黝黝的脸从楼上窗口探了出来，忧郁地朝她们家的园子里张望，——贝思和艾米正在那里打雪仗。

“那个男孩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乐趣，一定正在受寂寞的煎熬呢。”她喃喃自语道，“他的祖父为什么要把他独自关起来呢？那样对他一点儿益处也没有。他需要一批充满朝气的男孩子同他玩儿，或者是一个年轻而活泼的人跟他玩儿。我要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祖父。”

这个想法使乔产生了兴趣，因为她喜欢冒险。她的这种行为正是梅格所不喜欢的。她一直盘算着这件事。等到午后，乔决心去试一试。看到劳伦斯先生坐车出去了，她赶紧去把雪扫到树篱边，站在那儿静静地观察了一番。四下里一片寂静，楼下的窗帘都拉着，看不见仆人，除了楼上窗口有一只瘦瘦的手托着一个黑色鬈发的脑袋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

“正是他！”乔心里嘀咕道，“真可怜！在这个阴沉沉的日子里竟然一个人还生着病，可怜的孩子！我要向他抛上一个雪球，引起他的注意，然后跟他谈谈心，给他解解闷儿。”

于是，她捏了一个大雪球向上抛去，那个黑色鬈发的脑袋立刻转过来，脸上的倦容一扫而光，两只大眼睛一亮，脸上露出了笑容。乔向他点了点头，边笑边挥舞扫帚，叫道：

“喂，你好，你生病了吗？”

劳里向她挥了挥手，用沙哑得像乌鸦的声音答道：

“啊，是啊，谢谢你，我得了重感冒，在屋里已经呆了一个星期了。不过，现在好多了。”

“噢，真不幸！你一个人能寻些什么乐趣呢？”

“哪儿来得乐趣呀！这儿沉闷得就像坟墓。”

“你看书吗？”

“看，但是不多，他们不允许我看。”

“难道别人也不念给你听吗？”

“爷爷偶尔来念一阵子，不过他对我的书不感兴趣，我又不愿意去请布鲁克来。”

“有人来看望过你吗？”

“我不喜欢见人，因为我的头昏昏沉沉的，而男孩子们又爱吵闹。”

“难道没有文静的姑娘们来念书给你听，帮你排解烦闷吗？姑娘们很娴静，喜欢扮作护士。”

“我一个姑娘也不认识。”

“你难道不认识我们吗？”乔说，禁不住笑了起来，又赶紧住了嘴。

“啊，这倒也是！那么，请来吧，好吗？”劳里大声叫道。

“不过，我既不娴静，也不优雅。”

“没关系的。”

“那么，好吧，我现在去问问我母亲，如果她同意，我立即过来。关上窗户，好好等着我，啊！”

说完之后，乔拎起扫帚，匆匆回到屋里，心里揣摩着她们会对她说些什么。一想到要有人来陪伴他，劳里心中无比喜悦，激动地跑来跑去，忙不迭地去作准备；为尊重客人——正如马奇太太所说的那样，他有“绅士”的气质，他换上一条新的硬领，把一头鬈发梳理了一下，想方设法整理那间虽有三个仆人也收拾不整洁的房间。过了片刻功夫，门铃响了，要见“劳里先生”的果断的声音传了进来。一个仆人跑来报告他，一位年轻的小姐前来拜访。

“好，请她进来，这是乔小姐。”劳里一边说，一边走到他那间

小客厅的门口去迎接乔。乔站在门口,一只手拿着盖着的盒子,一只手臂拥着贝思的三只小猫,面颊红润,神色亲切。

“啊,我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她轻松地说,“母亲让我代她向你问个好,而且她很高兴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梅格托我给你带一点牛奶冻过来——她做得很好;贝思说希望她的小猫能给你带来乐趣。真让你见笑了,可我不好意思拒绝她,只好将它们带过来。她希望能为你做一点儿事。”

出人意料的是,贝思这份可笑的礼物送得的确很有意义。因为劳里在笑这些小猫的时候,竟然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腼腆的男孩,不知不觉中就健谈起来。

乔打开那个盒子,一圈绿叶花环和艾米喜欢的紫色天竺葵花露了出来,中间是梅格做的牛奶冻;劳里高兴地笑着说,“啊,真是太漂亮了,吃掉怪可惜的。”

“没关系,她们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表示友好。吩咐你的侍女把它搁起来吧,可以用作你下午的点心。这东西你是可以吃的,因为它不但柔软,而且容易下咽、容易消化,对你发炎的喉咙不会有害。啊,这房间是多么舒适啊!”

“如果用心收拾一下确实还不错。不过,侍女们很懒,我也不知道如何使唤她们,真烦人。”

“两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把房间收拾好。瞧,把壁炉这么刷一下,好啦——把壁炉架上的东西整理一下,好啦——把书放在这儿,把瓶子放在那儿,然后把沙发移到背着亮光的地方,好啦——把枕头拍一拍,使它松软,好啦,就这样。”

他顿时感觉屋子里舒适了许多。乔一边跟他谈笑,一边整理东西,不一会儿就使房间大为改观。劳里静静地看着她,心里不由得佩服起来;乔请他坐在沙发上,他赞叹道:

“啊,太好了!没错儿,早应该这样收拾。现在请你坐到那张靠椅里吧,我想跟我的同伴逗逗乐子。”

“不,我是来陪你消愁解闷的。需要我给你念书听吗?”乔问,

用炽热的目光看着旁边几本有吸引力的书。

“啊，谢谢你，这些书我都看过了；如果你乐意，我想跟你随便聊聊。”劳里回答。

“啊，我很乐意。”乔说，“如果你不嫌烦，我会谈个没完没了。贝思有时嘲笑我，说我很健谈。”

“脸红扑扑的那个是不是贝思？她是不是很少出门，偶尔出去时带着一只小篮子？”劳里兴致勃勃地问。

“对，就是那个。我非常疼爱她，这个小姑娘简直是完美无瑕。”

“那么，那个漂亮的姑娘是梅格，而那个鬈发的小姑娘是艾米吧？”

“咦，你怎么知道啊？”

劳里的脸有点儿红，但随即坦率地答道：“啊，是这样的：你们姐妹之间互相称呼，我听得多了就记住了；要知道，我一个人在这里感到烦闷的时候，禁不住要朝你家的房子那边看看，见你们总是玩得很开心。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么无礼，你们家有的窗台上摆着花儿，你们有时忘了把窗帘放下来，我打那儿看到你们围坐在火炉旁边，或者偎依在你们母亲身边，多么温馨啊！我常常忍不住要看你母亲，因为她的脸恰巧对着我，她的脸在鲜花的映衬下是那么慈祥。你知道，我没有母亲。”劳里为了不让乔看见他那不自觉地颤抖的嘴角，故意去拨弄炉火。

劳里孤独、期盼的眼光仿佛一根针似的刺到乔热情的心上。她所受的教育比较单纯，所以心灵一片澄清，毫无旁虞，她现在尽管已经十五岁了，但还是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活泼爽朗。劳里病了，孤寂万分。一想到自己的家庭是多么幸福，自己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她非常高兴和他共同分享这份欢乐。她友好地用清脆而温柔的声音说：

“只要你乐意，你可以一直看下去，我答应你，我们以后决不再把那窗帘拉上。不过，我希望你过来看我们，不要老呆在自己

的房间里窥视。我母亲心地特别善良，她会对你很好的；而且，如果我提出要求，贝思和艾米就会给你唱歌、跳舞；我们那儿有许多演出道具，梅格和我会使你对它们放声大笑，我们大家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乐，海阔天空地畅谈，你的祖父会同意吗？”

“我想他会的，——假如你母亲对他提出这个要求。他并不严厉，相反，他很和气，他常常放手让我做我乐意做的事，不过，他惟恐我给陌生人添麻烦。”劳里越说越高兴了。

“难道你把我们当作是陌生人吗？我们是邻居呀，再说你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子。我们要跟你交往，而且我早就想跟你交往了。我们虽然在这里住了没有多长时间，但是我们已经和所有的邻居都相识了，——除了你们，这你知道。”

“要知道，我祖父一心一意地读书，很少理会外面的事。我的教师布鲁克先生不住在这里，没人给我做伴，所以我只好独自一人呆在屋里，将就着过下去。”

“这样对你不好，你应当努力改变一下，如果有人邀请你，你就去，这样你才能结交更多的朋友，才能有许多好玩的地方可去。别不好意思，坚持出去，你不久就会没有这种感觉了。”

劳里的脸又红了，不过没有因为被说不好意思而稍有不快。因为乔直率的话全出于一片好心，并无恶意，所以不会使人不高兴。

“你喜欢你的学校吗？”劳里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炉火，岔开了话题问道。

乔正愉快地打量着四周。她答道：

“我现在不上学校，我是干活的人——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干活的女孩。我服侍我的叔婆，她是一个老人，脾气很坏，而且很严厉。”乔答道。

劳里刚微微地张开嘴，随即又闭上了，因为他想再问一个问题，可是马上意识到不应该过多地打听人家的事，要不然会显得没有礼貌；他有点儿不安。乔非常欣赏他的修养，而且拿马奇叔

婆逗逗乐子也并不在意，于是她生动地描述了一番这个性情烦躁的老人、她的鬈毛狗、会讲西班牙语的鹦鹉和她钟爱的藏书室，这些深深地吸引了劳里。她对他说，有一个老绅士以前来向马奇叔婆求婚，正讲得天花乱坠时，他的假发却被鹦鹉啄掉了，弄得他十分尴尬。劳里大笑起来，连眼泪都笑了出来。一个女仆往里探了探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啊，太有趣了，请接着讲吧。”劳里说，把捂着脸的沙发垫拿开，他的脸由于兴奋而变得通红，两只眼睛也闪现出欢乐的光芒。

乔见劳里十分感兴趣，真的兴致勃勃地讲了下去。她讲了她们经常玩的游戏，她们订的计划，她们对父亲既充满了希望又深深地为他担忧，以及发生在她们姊妹的小世界里的趣事。接着，他们谈起了书，乔发现劳里不仅跟她一样爱读书，而且读的书比她还要多，这使她非常高兴。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就到楼下去看看我们的书吧。别害怕，我祖父出去了。”劳里说着站了起来。

“我根本就不害怕。”乔仰起头答道。

“这我相信！”劳里叫道，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乔，尽管他暗自认为，假如碰到他祖父脾气不好的时候，她或许会有些害怕。

整座房子气派十足，陈设精美，劳里带着她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挨着看，不时地停下来让她细细地观赏她感兴趣的东西。最后，他们到了藏书室。乔一到那里就欢呼雀跃起来，当她特别高兴时，她就会这样。藏书室里有排列整齐的书籍，有画，有雕像，几个漂亮的小橱里摆放着古币和古玩，还有几张舒适的椅子、珍奇的桌子和精致的青铜制品；而最好的是一个四边砌着古雅瓷砖的大壁炉。

“啊，这么多漂亮的东西，真是太棒了！”乔不由得赞叹道，一面坐到天鹅绒的椅子里，深深地陷了下去，高兴地左瞧瞧，右望望。“西奥多·劳伦斯，我觉得你也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少年！”

她又补充说。

“人不能只依赖书籍生活呀。”劳里摇着头说，斜靠着对面的一张桌子。

他正要继续说的时候，忽然一声铃响，乔从椅子里跳下来，惊恐地叫道，“呀，不好，你祖父来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你不是说你根本不害怕吗？”劳里说，眼睛里露出一丝狡黠的神色。

“我也许有些怕他，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妈妈说我可以来的，我想我不会妨碍你吧。”乔答道，一面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但是仍然盯住那扇门。

“你并没有妨碍我，相反，你来了我舒服多了，我应该感谢你才对。我只是担心你这样不停地和我谈话会感到疲劳，跟你谈话的确是一件愉快的事儿，我真的不忍心打断你。”劳里诚恳地说。

“少爷，医生来看你了。”女仆点着头说。

“我失陪一会儿，你不会介意吧。我觉得我应该去见他。”劳里说。

“没关系，我呆在这儿很快活，仿佛一只蟋蟀似的。”乔答道。

劳里走了，乔就随便转着看看。她正站着端详一幅绘制精美的那位老绅士的肖像时，门又开了，乔没有回头看，只是果断地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不应该怕他，因为尽管他的嘴是刚毅的，看上去有一股百折不挠、积极向上的意志，但是他的双目非常和善。我喜欢他，——虽然，他没有我的外祖父漂亮。”

“谢谢你，小姐！”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她身后传了过来；乔吃惊不已，因为站在那里的正是劳伦斯老先生。

可怜的乔面颊通红，一想到刚才说的话，心就跳得很厉害。这时，她想冲出去就此逃走；但那是胆小怕事的表现，姐妹们会笑她，于是她决定待着，想办法摆脱这尴尬的境地。她又看了他一眼，觉得他那双浓浓的白眉毛下面的眼睛比肖像上的还要慈祥，而且，眉目之间还有点儿狡黠的样子，这使她一下子镇定了

很多。在一阵可怕的沉默之后，那个沙哑的声音突然说：

“这么说，你现在不害怕我了，嗯？”

“不是很害怕，先生。”

“你觉得我没有你的外祖父漂亮？”

“不完全像他那样漂亮。”

“你觉得我的意志十分坚强？”

“我心里这么认为。”

“即使这样，你仍然喜欢我？”

“是的，先生，确实是这样。”

老绅士对于她的回答感到非常满意。他高兴地笑了笑，跟她握了手，把手指放在她的颌下，轻轻地抬起她的脸，仔细地看了一会儿，然后缩回手，点了点头，说：“你的脸尽管跟你外祖父长得不像，但你却得到了他的精神。他是个很出色的人，亲爱的。但更可贵的是，他不仅勇敢而且诚实，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以他为荣。”

“谢谢您，先生。”这正合乔的心意，所以她终于平静下来。

“你对我的这个孩子做什么了，嗯？”他又问，这个问题十分尖锐。

“我们只是表示友好罢了，先生。”于是乔把拜访劳里的原因讲给他听。

“你觉得他应该有点儿朝气，是不是？”

“是的，先生，我认为他有点儿寂寞，多跟活泼的年轻人交往或许对他会有些好处。虽然我们家里都是女孩子，但是可能的话，我们很乐意帮助他的，因为您给我们送了圣诞礼物，——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乔急切地说。

“不，不，不。那都是这孩子做的，咦，那个穷苦的妇人不知怎么样了？”

“一切很好，先生。”乔立刻把赫梅尔家的事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她的母亲找了些比自己富有的朋友们去关心那些可怜的

人。

“很好，跟她父亲一样，乐施好善。过几天我去看你母亲，——如果天气好的话。你把这话告诉她。现在铃响了，应该去吃茶点了。因为这孩子的缘故，我们吃茶点的时间比较早。下楼吧，继续我们的睦邻友好。”

“如果不给你们添麻烦的话，先生。”

“如果我这么认为，就不会请你了。”说着，劳伦斯先生就把手伸给她挽着，这是老规矩。

“梅格会对此讲些什么呢？”乔挽着劳伦斯先生的手臂，边走边想；不过，一想到把这里的所见所闻讲给家里人听的情景，她的心里立刻充满了喜悦。

“瞧，这个小家伙仿佛着了什么魔似的！”劳伦斯先生说。因为劳里匆匆跑下楼梯，猛地停了下来，——他看见乔正挽着他严厉的祖父的手臂，这景象太令他吃惊了。

“我不知道您会来，爷爷。”他说，乔则带着胜利的神情望着他。

“我看得出来，只要看你匆忙下楼的样子就知道。来，吃茶点吧，我亲爱的先生，要像绅士那样稳重。”老绅士轻轻地拉了拉劳里的头发，继续往前走；而劳里却在他们的背后直出怪声，惹得乔几乎笑出声来。

劳伦斯先生很少说话，只是一边喝茶，一边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像熟人似的聊天，他注意到他孙儿的脸渐渐红润起来，而且容光焕发，精神也振奋起来，不时地发出真正的快乐的笑声。

“她说得没错，这孩子确实寂寞。这些女孩子对他能有什么帮助，我倒想看看。”劳伦斯先生默默地想着。他很喜欢乔活泼而直率的举止；她看来对男孩相当了解，好像自己曾经当过男孩似的。

如果劳伦斯家的人真的像乔所说的那样，“高傲而冷漠”，那么她就不会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了，因为这类人使她羞怯、尴

尬。但是，她现在发现他们并不古板，所以变得无拘无束起来。而且还觉得他们挺不错。当他们吃完茶点，她提出要告辞的时候，劳里对她说他还有东西要给她看，就把她领到温室里去，在那里，专门给她点起了灯。乔仿佛进入了仙境似的：灯光柔和，空气湿润而芬芳，走道两边和墙壁上爬满了葡萄藤，花朵美丽，枝叶葳蕤。这时，劳里摘了一捧最美丽的花儿，把它们认真地扎起来，脸上带着乔喜欢看的愉快的神情说："请把这些花送给你母亲，并且代我谢谢她，说我非常喜欢她送给我的药。"

在一间宽敞的起居室里，他们看见劳伦斯先生站在火炉旁，但是乔对一架敞开着的三角钢琴特别感兴趣。

"你常常弹钢琴吗？"她转过身问劳里，带着敬佩的神情。

"偶尔弹一弹。"他谦逊地答道。

"那么，你现在能为我弹一会儿吗？我想听听，回去告诉贝思。"

"你先来弹吧！"

"啊，我不会弹，我很笨，学不会；不过，我真的很喜欢音乐。"

于是劳里就弹了，乔把鼻子舒适地埋在天芥菜花和香水月季之间，认真地听着。劳伦斯家的男孩弹得非常好，而且既不摆架子，也不做作，所以乔对他更加崇敬了。她希望贝思能听到他的演奏，但话到了嘴边又没有说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夸奖他，直到他感到不好意思。这时，劳里的祖父过来帮他解围，说，"得啦，得啦，小姐，快把他捧到天上去了，这样对他的发展没有什么好处。他的演奏技艺虽然还不算差，但是我希望他在别的更为重要的事情上也能取得同样的成绩。你要走了吗？啊，谢谢你，欢迎你再来，代我向你母亲问候一声。晚安，乔医生。"

接着，他跟乔亲切地握了握手，不过看上去不大高兴似的。当乔和劳里走到门厅时，乔问他是不是她说错了什么话，他摇了摇头。

"不，他不高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他不喜欢听我弹琴。"

“为什么？”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我不能送你回家，约翰送你吧。”

“啊，谢谢，不用了，我又不是什么贵族小姐，况且仅有一步之遥。注意养病，好吗？”

“好，希望你再来。”

“不过，你要答应我，你身体好了之后来看我们。”

“我答应你。”

“晚安，劳里！”

“晚安，乔！”

当这天下午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出来之后，全家人想一起去拜访，因为她们都觉得那所大房子里有吸引人的东西。马奇太太想去跟劳伦斯先生谈谈她的父亲，因为这老人直到现在还惦记着他的老朋友；梅格想去他们的温室里观赏观赏；贝思恨不得立刻飞过去看看那架三角钢琴；艾米急切地想去看看那些画和雕像。

“妈妈，为什么劳伦斯先生不喜欢听劳里弹琴呢？”乔问道，她有强烈的好奇心。

“我不敢肯定，不过，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子，即劳里的父亲的缘故；他跟意大利的一位名媛结了婚，要知道，她是个音乐家。老人很高傲，他一直不同意他们俩人结合，所以心里极不畅快。那位夫人不但温柔善良，而且才华横溢，可他就是不中意，在他儿子结婚后，就没有和他见过面。这夫妇俩死的时候，劳里还很小，他把他领了回来。我推想，劳里出生在意大利，身体不太好，老人生怕孙儿有个什么闪失，因此对他呵护有加。劳里喜欢音乐是很正常的事儿，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音乐家。或许他祖父担心他会像他的母亲一样成为音乐家吧；总之，劳里一涉及到音乐就会使他想起他所不喜欢的女人，因此像乔说的那样，‘不大高兴’了。”

“啊，太浪漫了！”梅格叫道。

“迂腐，古板！”乔说，“人家乐意当音乐家就让人家去当得了，偏要左右他的选择，如果把他送进他不喜欢的大学，说不准会毁了他的前途。”

“难怪他有一双漂亮的黑眼睛，而且举止儒雅呢！意大利人总是那么斯文的。”梅格说，她有点儿动感情。

“你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你知道些什么呀？”乔大声说，她一点儿也不多愁善感。

“我在舞会上见过他，而且从你的描述来看，他很懂礼貌，譬如他感谢母亲送给他药。”

“譬如他感谢你送给他牛奶冻……”

“傻孩子，你真笨！你难道一点儿也不懂得他的意思吗？他指的是你嘛……”

“我？”乔把眼睛睁得圆鼓鼓的，好像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似的。

“你这样的女孩子我真还没见过！人家夸奖你，你还不知道。”梅格说，显然一副成熟的少女的模样。

“别再胡说啦，谢谢你们的好意，真扫兴！劳里是个好小伙子，我喜欢他。什么夸奖啦，恭维啦，真傻，我才不要听这种无聊话呢。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对他好，因为他没有母亲，而且还答应他来看我们，你们说可能吗？妈妈，可能吗？”

“当然可能，乔，我们欢迎你那位新朋友的到来。喂，梅格，孩子们就尽可能说些孩子们的话，别胡说，记住了吗？”

“我才不承认我还是个孩子呢，虽然我刚十来岁。”艾米说，“贝思，你认为呢？”

“我刚才正在想我们的‘天路历程’呢，”贝思答道，别人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到，除了艾米的这句话，“我在想如何下定决心从善，从淤泥中走出来，经过狭窄的门而努力爬上那座陡峭的山；那所全都是好东西的房子或许就在那里，这将是我们的美丽宫殿。”

“我们首先必须越过看门的狮子。”乔说，她对这个前景充满了希望。

第六章　贝思找到了美丽宫殿

这所大房子简直就是一座美丽的宫殿，尽管大家并不能一下子就进到它里面去，更何况贝思觉得那些“狮子”太难通过了。最大的一头是劳伦斯，但是当他对她家进行了拜访，以有趣或亲切的口吻对每个女孩子讲话，并和她们的母亲说了一些追忆过去的话之后，除了胆小的贝思，大家都不再对他感到害怕。另外还有一头，就是她们贫穷而劳里富有的现实；因为这个，她们对那些无法报答的恩惠总是不好意思接受。但是没过多久，她们感觉到，劳里认为是她们施恩于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表达对马奇太太的热情欢迎、对她们的愉快交往以及对在她们简陋的家中感受到的无比舒适安逸的感激之情。所以，不用多久她们就把自己的矜持丢掉，而且彼此表示了友好，也不再考虑到底谁的友情程度更深一层了。

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多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一友谊发展很快，就如春天的草一样繁茂地生长着。大家对劳里都很喜欢，而他也在私下里告诉他的家庭教师：“马奇一家都是些特别好的姑娘。”她们满怀青春的热情，视这位孤独的男孩为她们中的一员，无微不至地照顾他；而对他来说，跟这些可爱的姑娘们相处真是有趣极了。由于他从来不曾体会到母爱，连姐妹也未有过，他很快便感受到了她们在他的生活中带来的影响；她们忙忙碌碌，朝气蓬勃，这使他耻于自己无所事事的生活。他对书籍感到厌倦，感到跟人相处是多么的趣味盎然，他总是逃学到马奇家去，因此布鲁克先生很不满意地汇报了他的情况。

“没关系，让他休息休息吧，补课的事以后再说，”老绅士说，

“隔壁那位好心肠的夫人说，他过于刻苦地读书，生活中缺少年轻伙伴、娱乐活动和体育运动。我认为她的话很对，而我对这个小家伙一直太宠，让他随心所欲，只要他开心，就好像我成了他的祖母。他不会在那个小小的修道院里搞出什么乱子来的，再说马奇太太给了他比我们还多的好处。”

的确，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开心愉快的日子！那些游戏玩耍和充满趣味的场景，那些滑雪橇和溜冰的欢乐，那些旧客厅里的开心夜晚，和有时在大房子里举办的欢乐的小聚会。梅格任何时候都能够漫游于温室，在一束束花朵中沉醉良久；乔在藏书室里永不满足地找些书来读，连老绅士也震惊于她的评论；艾米致力于临摹图画，在美的世界里尽情游览，而劳里则扮演着“庄园主人”的角色，用他最能让人愉悦的方式。

贝思实在无法鼓起勇气，走到梅格所说的那“幸福之宫”去，尽管她十分渴望那架大钢琴。她曾经在乔的陪同下到过那个地方，可是老绅士对她的胆怯一无所知，那浓密的双眉下一双眸子朝她盯着看了一下，又过于响亮地说了一声“嗨”，她就被吓得逃了回来，并对母亲说，她被吓得“两只脚不住地在地板上打颤”，宣称从今以后再也不到那里去了，就算是为了那架心爱的钢琴，也决不再去。不管怎么劝她，怎么哄她，也不能把她心中的恐惧感除去。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就被劳伦斯先生听到了，他便打算做些工作进行弥补。有一次，他对马奇家作了一次短暂的拜访，顺势就把话题引向了音乐，说起了他所见过的伟大的歌唱家，听过的出色的风琴演奏，又说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这就使得贝思着了魔一般一步步地越来越移到近前，无法再远远地呆在屋子的角落。她在劳伦斯先生的椅子后面静静站着，眼睛瞪得大大的，细心聆听着，面颊因为这一举动的不同寻常而涨得通红。劳伦斯先生装作没看见，似乎她仅仅是一只小小的飞虫。他仍然谈论着劳里的学习和老师们，过了一会儿，却猛地恍然大悟似地对马奇太太说：

“这个孩子如今已荒废了音乐，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对音乐太热爱了。可是那架钢琴却白白搁在那儿无人使用，您的女孩子中有没有人愿意经常地过去练练琴，免得使钢琴走调，太太？”

贝思紧握双手向前迈了一步，以免一下子忍不住拍起手来，因为这个诱惑是无法抵挡的。只要一想到能在那架华丽高贵的乐器上练琴，她几乎都透不过气来了。没等马奇太太作出 回答，劳伦斯先生反倒奇怪地笑着点点头，接着说：

“她们用不着跟任何人见面或者和任何人说话，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跑进来，因为我不走出屋子另一头的书斋。劳里总是不在，仆人们过了九点钟就不会再去起居室了。”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作出准备告辞的样子。贝思决定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再也没有比最后所说的那种方式更好的安排了。“请告诉小姐们我的想法，要是她们不愿意来的话也不要紧。”这时，他的手中有一只小手伸了进来，贝思抬起头，满脸感激地望着他，怯怯地恳求道：

“噢，先生！她们必定特别愿意，特别、特别愿意！”

“你就是那位对音乐非常热爱的姑娘吗？”这次他没有令人吃惊的“嗨！”一声，而是慈祥地低头看着她。

“我是贝思，我喜欢音乐，假如您确信我弹琴不会给人们造成什么干扰的话，我就一定去。”她补充了这句话，使自己不至于失礼，同时也为自己有这么大的胆量而发抖。

“不会打扰任何人的，我的宝贝。这所房子一天中有一半时间是空闲的，你尽管来吧，随便你怎么弹琴，我对你表示感谢！”

“先生，您真是个好人。”

面对着他友善温和的面孔，贝思的脸涨得和一朵玫瑰一样红，不过现在她一点儿都不害怕了，用力地握了一下那只大手，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因为她简直不能用言辞来表达对他这份珍贵礼物的感谢。老绅士用手轻轻拨开她额前的秀发，俯下身

子，吻了吻她，用极其罕见的口吻说道：

“我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她的眼睛和这一双非常相似。上帝保佑你，我的小心肝。太太，再见。”说完，他急急忙忙地走了。

贝思和母亲高兴了一会儿，便跑上楼去，向她那些布娃娃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因为她的姐妹们都出去了。那天晚上，贝思是如此快乐，她开心地唱着歌，甚至趁艾米睡着的时候，在她脸上弹起钢琴来，结果把她弄醒了，全家人都一个劲儿地笑她。第二天，贝思看到那一老一少两位绅士都出去，又退缩了两三次之后，终于不慌不忙地进了边门，一路上她的脚步简直像老鼠一样轻，走进了起居室，看见她那件心爱的宝物就在那里立着。几张优美而简易的乐谱非常巧合地摆在钢琴上。贝思的手指颤抖着，弹起钢琴来，尽管她时常要停下来听听四周，看看外面，但不久便沉浸于那架伟大乐器的美妙，把恐惧，把自己，把其他任何事物都抛开了，她在音乐所带来的不可言喻的快乐中久久地沉醉着，因为音乐就像来自一个最亲密无间的朋友的声音。

她在那里一直待到吃饭的时候，汉娜前来领她回家，但她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只是出神地望着大家，脸上带着一种极度幸福的笑容。

自打那次之后，这个头戴褐色头巾的小女孩儿几乎每天都要从树篱中走过，总是有一个无影无形的声音悦耳的小精灵出没于那间宽大的起居室。她从未想到过，劳伦斯先生经常把他书斋的门打开，侧耳倾听他喜欢的古老的曲子；她从未见到过，劳里专门守候在过道里，不让仆人们到这边来；她从未想到过，架子上摆的那些乐谱和新曲都是特意给她设置的。而每当老绅士和她在家谈论音乐的时候，她只想到他是一个多么和蔼可亲的人，给她讲很多有益于她的事。故而她忘乎所以地享受这快乐，而且她认为自己以前所渴望得到的一切就是眼下她得到满足的愿望，然而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也许恰恰是由于她感恩涕零于这种恩赐，她得到了一项比这更大的恩赐。无论如何，她都无愧

于这两种恩赐。

“妈妈，我想做一双便鞋送给劳伦斯先生。我一定要感谢他，因为他对我太好了，而其他的方式我又想不出来。我这样做行吗？”贝思问道，这时距他那次意义重大的拜访已有几个星期了。

“行，亲爱的。这种答谢方式很好，他会为此非常愉快的。我给你出上鞋的钱，姐妹们会给你帮忙。”马奇太太回答道。她对贝思的要求非常乐于答应，因为她平时很难得给自己要什么东西。

在和梅格与乔进行了多次仔细商议之后，她们选定了鞋样，买来了鞋料，就着手做起鞋子来。把赏心悦目而又端庄严肃的三色堇做在深紫色的底子上，被认为是再合适、再漂亮不过了。贝思工作是在早晨和晚上，只有遇上麻烦时才找人帮忙。她是个聪明伶俐的巧手小妇人，她在还没有一个人对这双鞋失去兴趣的时候就把它完成了。之后她写了一封短信，在一天早晨老人还没有起床时，让劳里帮忙把这两样东西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书斋的桌子上面。

手忙脚乱地做完了这些，贝思静静等候着，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整整一天过去了，第二天的一部分也过去了，然而她没有看到任何表示感谢的举动。她不禁开始忧虑起来，害怕自己把那位性格古怪的朋友触怒了。第二天下午，她带着那可怜的残疾娃娃琼娜出去，做每天一次的跑步和其他运动。当她运动归来，走在那条街道上的时候，她看见客厅的窗口里有三、四个人的脑袋在不时地向外探望，而她们发现她的时候，好几只手便一齐冲她挥动，好几个声音一齐兴奋地冲她大喊：

“快来看啊，老绅士来的一封信！”

“唉，贝思！他给你送来了……”艾米拼命地向她做着手势说；这时乔砰地一声关上了窗子，使她无法继续下去，没了声音。

贝思慌慌不安地急忙赶了回去。姐妹们在门口把她抓住，举得高高的往客厅里走去，像一支凯旋而归的军队在游行。大家不约而同地指点着，齐声说道，“看那里！看那里！”一看之下，贝思

惊讶得脸都白了;因为一架小钢琴矗立在那儿,锃亮的琴盖上放着一封信指向“伊丽莎白·马奇小姐”,跟一块招牌似的。

“这是给我的吗?”贝思呼吸急促地问道。她觉得自己简直站都站不稳了,她紧紧地抓住乔。所有这些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是的,这些都是给你的,我亲爱的!他是不是非常伟大?你是不是认为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老先生?这钥匙是夹在信里的,我们没有把信打开,但我们真想知道他在信里说了什么,”乔抱着妹妹大声说道,并且递给她那封短信。

“你来念吧!我读不了,我觉得心里乱极了。噢,这简直太美妙了!”贝思一头埋进乔的围裙,这份礼物使她激动得失去了主张。

乔一打开信就笑了,因为她看到这封信的开头几个字是:

“马奇小姐:

亲爱的女士——”

“听起来感觉棒极了!要是有人也这样给我写信多好啊!”艾米说道,她觉得这种老式的称呼非常斯文而别致。

“平生穿过的便鞋有很多,但是像你做得这么称心的便鞋还从未有过,”

乔接着读道:

“我最喜欢的花是三色堇,一看到这些花,我便会想起那温柔文雅的送我这双鞋的人。作为回报,我想你应该不会反对“老先生”送给你一件属于他已故孙女的心爱之物。非常感谢,并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我永远是你的

感恩的朋友和谦卑的仆人。

詹姆斯·劳伦斯”

“噢，贝思，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足以使人感到自豪的荣誉。劳里曾经告诉过我，劳伦斯先生对他那已故的孩子是何等的珍爱，他珍藏她所有那些小东西是怎样的小心仔细。你应该想想，他把她那架钢琴送给你了！这是你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并且热爱音乐的缘故，”乔说道。她努力想使贝思平静下来，因为她从来不曾产生过这样的兴奋，并且颤抖个不停。

“看那蜡烛托架是那么精巧别致，那金色的玫瑰衬在皱起的美丽的绿绸子中间，那琴凳和乐谱架也是如此漂亮，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有了。”梅格一面补充说，一面打开钢琴，把它种种精彩的地方都展现出来。

“‘你的谦卑的仆人，詹姆斯·劳伦斯’，想想他这样给你写信。我要把它告诉每一个姑娘，每个人都会觉得这简直妙不可言。”艾米说，这封信极大地感动了她。

“试弹一下吧，宝贝，让大家听听这架小钢琴的音调如何，”汉娜说，家中的忧喜总是有她的一份。

因此贝思便试弹了这架钢琴，所有的人都说这架钢琴的音是平生听到过的最好的。这架钢琴很显然是刚刚校正了音调，修整得焕然一新；不过虽然它如白璧般无瑕，但是俯在钢琴上的众多快乐的脸庞中最欢快的那张脸，才是其真正的魅力所在。贝思欢快而热烈地按着那黑白相间的美丽琴键，踩着锃亮的踏板。

“你该去向他道谢，”乔跟她开起了玩笑，因为她根本没有真的让这孩子去道谢的念头。

“不错，我是要去的。我想马上过去，否则过一会儿又不敢去了。”贝思落落大方地向花园走去，只见她从树篱中穿行过去，在劳伦斯的家门口停住了，这一举动使全家人都惊诧不已。

“啊，我想这应该是我平生所见的最大奇迹了，否则我就真的该死了！她被钢琴冲昏了头脑！在神智清醒的状况下，她是决

不会去的。”汉娜盯着她的背影嚷道，而姐妹们被这个奇迹弄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面面相觑。

假如她们看见了贝思接下来做的事情，她们的吃惊将更甚。她居然想都没想就伸手敲了书斋的门。一个沙哑的嗓音在里面喊了一声“进来！”她当真就走进去了，一直走到了劳伦斯先生的面前，看样子反倒让他吃惊不小。贝思把小手伸出来，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说，“我来这儿是特意向您道谢的，因为……”不过她的话没有讲下去，因为他的样子那么和蔼可亲，竟然使她忘词儿了；后来，她仅仅想起了他失去了他十分钟爱的小女孩，于是便伸出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吻他。

就算是大风忽然掀掉了这所房子的房顶，也不会让老绅士感到如此惊奇。然而这样使他非常欢喜——噢，上帝啊，真的！他对此感到异常地欣喜——这一充满信任的亲吻大大地感动了他，让他高兴，他冷冰冰的严厉样子霎时间消失殆尽；他把她放在膝头，用皱纹纵横的老脸和她红润的脸蛋贴在一起，觉得他所爱的小孙女又失而复得了。从此刻起，贝思对他不再害怕，在他膝头上坐着，和他亲密地交谈，似乎一生下来就和他相识，这是因为，爱能驱逐恐惧，而感激能战胜拘谨。当她要回家的时候，他伴随她走到她家门口，亲密地和她握了握手，并在返身迈开大步回家时行了个触帽礼，看起来非常威严而充满活力，完全是一位具有军人气概的英姿勃勃的老绅士。

姐妹们一直看着这出表演结束，乔为了表示她的满意，专门跳了个快步舞；艾米惊诧得差点儿没从窗口掉出去；而梅格则把双手高高举在空中，大声叫喊道，“噢，我坚信，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第七章　艾米经过屈辱之谷

“那位少年活像一个赛克洛帕[1]，不是吗？”有一天当劳里挥舞着马鞭骑马经过时，艾米说。

“你竟敢这样说？”乔叫道，“他明明有两只眼睛，而且他的双目非常漂亮！”她对污蔑她朋友的只言片语都是憎恨的。

“我又没有说他的眼睛，你激动什么啊？我真不明白，我羡慕他的骑马你也要气得暴跳如雷……”

“啊，我的天，原来这个小傻瓜的意思是指沈涛[2]，而她却称他为赛克洛帕！”乔发出一阵大笑，嚷了起来。

“你用不着这么粗鲁；我不过像戴维斯先生所说的那样，失颜（言）罢了。”艾米用拉丁文[3] 反驳道，“如果劳里把花费在马上的钱财给我一点儿就好了。”她又补充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是又希望姐姐们听到。

“为什么？”梅格温和地问，因为乔又在大笑艾米犯的第二次错误。

“因为我需要钱嘛。我欠了很多债，但是我非得再过一个月才能有那么一点儿少得可怜的钱呢。”

“欠债，艾米？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梅格马上绷起了脸问道。

“噢，是这样的：我至少欠下了十个腌酸橙的钱呢，你知道，我有钱的时候才能还得起，因为妈妈不许我在店里赊账。”

“一点儿不漏地告诉我吧。目前，粘胶是很走红的玩意儿吗？通常是缝起来做皮球的小块的橡胶[4]。”梅格忍不住要笑出声

① 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怪。

②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马的怪物，是杰出的骑手。

③ “言”在原作中用的是拉丁文，但艾米偏又弄错了。

④ 在英语中，酸橙和粘胶都是 line，这里梅格有意曲解艾米的意思。

来，而艾米却显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好像事态很严重似的。

“啊，你知道吗，女孩子都在买它们，你也得买，否则会被人家瞧不起。上课时大家都在课桌底下偷着吮吸它们，因此现在酸橙特别重要；再说啊，课间休息时，就把酸橙拿去换诸如铅笔、珠子戒指、纸娃娃之类的东西。如果一个女孩子对另一个女孩子表示亲近，她就给她送一只酸橙；如果她厌恶她，她就当着对方的面一口一口地吮吸酸橙，而不给她。她们逐个儿请客，我吃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回请她们呢；我无论如何也得还清这份人情债，因为这关系到我的尊严，这你能够理解。”

“那么，”梅格取出钱包，问道，“你需要多少钱才能回请她们并且找回面子呢？”

“二角五分足够了，剩下的几分钱还可以来请你的客。你喜欢酸橙吗？”

“得了吧。把我的那一份留着自己吃吧，我不大喜欢酸橙。给你钱，省着点儿用吧，因为钱不多，你知道的。”

“啊，太好了，谢谢你！这下有零花钱了，我可以大吃一顿了！要知道，这个星期我还没有尝过呢。前几天人家请我的客，我怪难为情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回请，唉，我就为一只酸橙而感到痛苦呢。”

第二天，艾米到学校时很晚了，不过还是不禁以可以原谅的自豪，显示了她那潮湿的褐色纸包，然后把它深深地塞进课桌最里边。很快地，“艾米要请客了”的小道消息便传到了她的“同伙”的耳朵里，说什么艾米总共有二十四只美味的酸橙（她在路上吃掉了一只），而她的“同伙”对她立即刮目相看，待她以“礼”：凯蒂·布朗马上邀请她参加下一次的聚会；玛丽·金斯莱硬要把表借给她，用到课间休息；喜欢嘲笑作弄别人的小姐詹妮·斯诺立即上来给她大献殷勤，主动答应把一些算术难题的答案告诉她，——她曾经挖苦艾米没有酸橙，态度恶劣。而艾米也没有忘记对方的尖刻话：“有些人鼻子虽然扁平，但是能闻到别人酸

橙的香味；有些人虽然自以为是，但是不以讨吃为耻。”她现在立刻还以颜色，给对方递过去一个纸条儿，上面写道：你不必惺惺作态，我一只酸橙也不给你。彻底把她的希望给毁灭了。

那天早上，恰巧有一位名人来参观这个学校，他看到艾米画的精美的地图后对她赞不绝口，这一荣誉引起了她的仇敌斯诺小姐的嫉恨，而马奇小姐则故意摆出一副孔雀开屏的姿势来羞辱她。但是太不幸了，她的骄傲自大使她一下子从五彩缤纷的云端掉到了冰天雪地的冷谷里，——斯诺小姐非常成功地突然改变了这个局面，报了一箭之仇。当那位名人刚刚讲完人人熟知的赞词，鞠躬退出时，詹妮就霍然起立，以问一个重要问题为借口，对戴维斯老师说，艾米·马奇的课桌里边藏着腌酸橙。

戴维斯先生早就禁止学生吃酸橙，并且一再表示，他将会公开地严厉处罚第一个被发现破坏这项纪律的人。这个具有异常坚强毅力的人，曾在一场不同凡响的、费时很长的战斗之后，成功地把口香糖禁绝了；曾一把火烧了没收来的小说和报纸；曾查禁了一个地下邮局；曾禁止扮鬼脸、起绰号和画漫画；曾迫使五十多个不安分的女孩子遵守纪律。男孩子在人的有限的忍耐力的范围内就已经够难对付的了，而女孩子则更不知要难出多少倍。尤其在那些神经质、性格暴躁、讲课不如布林勃博士生动的男教师们的眼里，显得更为突出。戴维斯先生因为精通希腊文、拉丁文、代数以及其他的什么“学”而被称为优秀教师；但是，礼貌、品质、怜悯和榜样却被认为不是很重要。如果在这个时候来整治艾米是决不会轻饶的，——斯诺小姐当然知道这一点。显然，那天早上戴维斯先生喝了过多的咖啡；而且，被东风吹着了，——他有痛风症，他的学生没有体谅他，给他一些他自己觉得应该得到的赞扬。所以，用女学生那种虽不文明却极富表现力的话来说，“他情绪激动，好像一个巫师；他脾气暴躁，仿佛一只熊。”“酸橙”这两个字无疑是雪上加霜。他那憔悴的脸憋得通红通红，他在桌子上用力敲着，以至于詹妮都兴奋起来，好像一只

猴子似的敏捷地跳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小姑娘们,请安静!”

在这个严厉的语气下,教室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一百只黑、蓝、灰和棕色的眼睛顺从地注视着他那张可怕的脸。

“马奇小姐,请到讲台上来。”

艾米站了起来,外表装作若无其事,但心里非常害怕,因为酸橙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上。

“把你课桌里的酸橙拿过来。”在她还没有走出座位时,就被这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吓得目瞪口呆。

“拿过去一部分就行!”她邻座的一个小姑娘轻轻地对她说,样子十分镇定。

艾米匆匆抖出来五、六只,把剩下的放在了戴维斯先生面前;她相信,无论哪一个懂人情的人闻到酸橙的香味儿时,心肠都会软下来的。但是很遗憾,戴维斯先生对那新腌酸橙的味道特别反感,而憎恨又使他更加怒不可遏。

“全都拿过来了吗?”

“没有,还有几只。”艾米慢吞吞地说。

“把剩下的全都拿过来,快去!”

她苦着脸望了同伙一眼,乖乖地服从了。

“真的再没有了吗?”

“我一向不骗人,老师。”

“好吧,现在你把这些令人生厌的东西两只两只地扔到窗外去。”

她的同伙立刻叹息起来,造成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希望彻底地粉碎了,美味的酸橙从她们期待已久的唇边被夺走了。艾米的脸羞得通红,来来去去跑了六趟——可怕的六趟;每当她把两只饱满多汁的酸橙扔出去的时候,就有一阵揪心的疼痛。那些注定要被丢弃的东西从她依依不舍的手中掉下,街上马上传来令姑娘们痛苦万分的叫喊声,她们清楚地知道,那些爱尔兰小家伙

——她们的死对头，正在为这顿美味佳肴而欢呼雀跃呢。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所有的人都向那个心如铁石的戴维斯先生投以愤怒或者求情的目光，有一个酷爱吃酸橙的小姑娘竟然失声哭了起来。

当艾米把最后两只酸橙扔到窗外，走回来时，戴维斯先生板着脸气呼呼地哼了一声，怪吓人的；接着，他以他那最令人难忘的态度说：

"小姑娘们，相信你们不会忘记我一星期前对你们说的话。但是我很遗憾，这种事还是发生了，不过我决不容许我的法令被人破坏，我也决不留情。马奇小姐，把你的手伸出来。"

艾米跳起来，把两只手藏到了背后，可怜兮兮地望着他，眼里满是哀求，这比她那不能说出的话更能替她辩护。她是"老戴维斯"——人们这样称呼他——相当喜爱的一个学生。窃以为，他本来会放她一马，可是都因为一个叛逆的小姑娘用一声"嘘"来发泄她的愤慨而使他恼羞成怒，不再收回成命。那一声"嘘"尽管很轻，但是触犯了这位易怒的先生，并且决定了这个可怜的羔羊的命运。

"伸出你的手，马奇小姐！"她无声的哀求只得到这样的答复；强烈的自尊心使艾米不愿恳求，不愿流泪，她咬紧牙，傲然地把头向后一仰，面不改色地伸出手，让娇嫩的小手掌硬生生地挨了几下打。打得虽然不多，也不重，但是对于她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她生来第一次挨打；她目光中那种受辱的表情强烈得好像他把她打倒在地一样。

"你现在站在讲台上，直到下课。"戴维斯先生说，既然已经开了头，他就下决心贯彻到底。

那是可怕的：假如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看到她的朋友同情的脸，抑或看到她的仇敌得意的脸，她都觉得难以忍受；而现在竟然要站在讲台上直到下课，带着新的耻辱面对所有的同学，这简直让她无法接受。一时间，她感到头晕目眩，几乎要跌倒在她

所站的地方，而且把心哭碎。她觉得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她感到很委屈，但一想到詹妮·斯诺，她就坚强起来，决心忍受下去。于是，她在那个耻辱的地方站着，目不斜视地盯着火炉烟囱，仿佛下面有成千上万只火辣辣的眼睛注视着她似的；她脸色惨白地静静地站在那里，使别人觉得在这个不幸的小姑娘面前读不下书去。

在漫长的十五分钟里，这个自尊敏感的姑娘承受着她永远不会忘记的耻辱和痛苦。对于别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件十分寻常而又可笑的小事，而对于她，这无疑是一次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十二年以来，她得到只是宠爱和呵护，哪曾有过这么难受的经历。这时，她把手上的疼痛和心里的委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是一刻也不停地想：

“我得告诉家里人，我令她们多么失望啊！”

十五分钟长得像是一个小时；但是，它终于到了，那一声“下课”对她说来，似乎从未这么受欢迎过。

“下去吧，马奇小姐。”戴维斯先生的表情有些不安。

他没有很快忘掉这一幕：艾米用谴责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一言不发地走向前室，把她的衣物抓起来，激愤昂扬地向自己宣布，“终生”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她到了家里时非常难过；不久，姐姐们都回来了，立即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群情激愤。马奇太太神情不安，温声细语地安慰她受了苦的小女儿。梅格用甘油和悲伤的泪水洗了那挨过打的手；贝思用她那可爱的小猫来抚慰她，可是仍嫌不够，因为她觉得在这么大的灾难中受到的创伤是无法弥合的。乔气得暴跳如雷，叫嚷着要把戴维斯先生抓起来；汉娜则因那“恶棍”① 的暴行而欲挥拳相向，使劲地捣为晚餐作准备的土豆，好像这个“歹徒”② 就在她的臼杵下似的。

---

① 指戴维斯先生。
② 指戴维斯先生。

对于艾米的逃跑，除了她的同伙外谁也没有注意到；但是，敏感的小姑娘们发现，戴维斯先生下午非常和气，同时又十分不安。放学时，乔来了，她怒气冲冲地大踏步走上讲台，把她妈妈写的一封信交给了戴维斯先生，然后收拾了艾米所有的东西离开，在门口的垫子上，她把靴子上的泥土仔细地蹭掉，仿佛要把此地的灰尘全从她脚上去掉似的。

“对，你可以不去学校上学，但是我要你跟贝思一样，每天读点儿书。”马奇太太在那天晚上说，“对于小孩，尤其是女孩，我极力反对体罚。我不喜欢戴维斯先生的教学方法，和你交往的女孩子对你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将征求一下你父亲的意见，看他如何想，然后送你到别处去。”

“不错！我希望所有的女孩子都离开这所学校，那样的话，它就彻底地完蛋了。一想到那些美味的酸橙，我就冒火。”艾米叹口气，神情像是一个殉道者。

“我不那么认为，我觉得你违反了人家的规矩，是罪有应得。”这严厉的回答使她有点儿失望，因为她只准备得到抚慰和同情。

“您是不是很高兴——看到我在全体同学面前丢脸？”

“我虽然不赞成那种纠正过错的方式，”她母亲说，“但是我也不会认为很温和的方式对你更有好处。你现在要开始克服自己的缺点，我的宝贝，因为你已经变得相当骄傲。我承认，你的确有不低的天份和不少的优点，但是你没有必要向别人过分地炫耀，因为那将使你的天才堕落为庸才。如果一个人有真正的才能或者高尚的品德，他是不会有长期被人忽视的危险的；即使被忽视了，只要自己明白拥有这些可贵的东西，而且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它们，就会使人感到满足，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当是——谦虚。”

“的确是这样！”劳里大声说，他正在跟乔下棋。“我以前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在音乐方面有着真正出众的才华，但是她自己并

没有意识到;从来不知道当她独处时所作的小曲子是多么优美,而且就算别人夸奖她,她也难以相信。”

“我要是认识那位姑娘就好了,因为我又蠢又笨,她或许能给我帮上大忙。”贝思说,她站在劳里的旁边,津津有味地听着。

“你跟她是认识的,而且她帮助你比谁帮助都多。”劳里看着贝思说道,调皮的眼神在他那双快乐的黑眼睛中闪烁。贝思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把脸埋进沙发的靠垫里;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使她喜不自禁。

乔让劳里把这盘棋下赢,以此来表示对赞许她的贝思的感谢。贝思获得了赞扬之后,无论怎么请也不肯再给他们演奏了。所以劳里就尽其平生所学弹起钢琴,并且兴致勃勃地放声歌唱。这次他的心情快乐极了,因为他极少在马奇一家人面前把他性格中忧郁的一面流露出来。他走之后,整晚都在冥思苦想的艾米似乎正在产生什么新的想法,突然冒出一句:

“劳里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

“是的,他才华过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如果不是被溺爱坏了的话,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她母亲回答道。

“可他并没有自高自大,是不是?”艾米问。

“的确如此,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可爱,而我们对他如此喜欢。”

“我知道了。有才华和文雅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能以此来炫耀。更不能自鸣得意。”艾米仿佛悟出了什么。

“才华和文雅只要运用得当,总会在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中看得出来,但是用不着向人炫耀,”马奇太太说。

“这就如同你没必要把帽子、裙子和缎带同时穿戴在身上,来显示出你拥有这些东西一样。”乔补充了一句,而这场教诲就这样在欢声笑语中收尾。

第八章　乔碰上了魔王

“姑娘们，你们要到哪儿去？”艾米问。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来到她们的房间，看见她们正要出去，神秘兮兮的，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心。

“你别管！”乔严厉地答道，“小姑娘家不要问这问那。”

当我们是孩子的时候，只要听到人家这么讲，我们的感情就会受到深深地伤害；尤其听到人家对你说“到一边儿玩去，乖孩子”，那就更令人难受。艾米被这一句话惹恼了，她赌气要把这个秘密搞清楚，哪怕死缠硬磨也行。她知道梅格面慈心软，对任何事都不会拒绝到底，于是对她说：“告诉我吧！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同意我去的；因为贝思正在弹琴呢，而我却无所事事，我非常无聊。”

“哎呀，不行的，宝贝，你不在被邀请的行列。”梅格刚开始讲，乔就不耐烦地插嘴说，“梅格，不要理会她，否则你就坏事了。艾米，你不能去。别像个小孩似的为这件事撒娇吵闹。”

“你们要同劳里到什么地方去，我早就猜出来啦。昨天晚上你们坐在沙发上边笑边低声交谈，见我进来就停止了。你们要同他一块儿去，是不是？”

“是。你别在这儿嚷嚷，不要妨碍我们。”

艾米住了嘴，她看见梅格偷偷地把一把扇子塞进了口袋。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们是到剧场去看《七座城堡》，”她大声叫道，并且坚决地补充说，“我也要去，因为母亲说这出戏我可以看的。我也有一点儿钱，你们竟然不告诉我。真是太坏了。”

“你听我说，宝贝，做一个乖孩子。”梅格劝慰道，“这出神话剧的灯光太强烈了，你受不了，因为你的眼睛还没有完全好，所

以母亲不想让你这个星期去。下星期你可以同贝思和汉娜一块儿去，好好地享受一番。”

“不嘛，我就喜欢跟你们和劳里一块儿去。你让我去嘛，自从我伤风以后，一直呆在屋里，都这么久了，我快要闷死了，正盼着找点儿乐趣呢。梅格，你就让我去嘛！我保证听你的话。”艾米哀求道，努力装出一副可怜相。

“我们就带她去吧，”梅格说，“只要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我想母亲就不会责备我们了。”

“不行，我去她不去，她去我不去；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不去，劳里会不高兴的。他只邀请我们，但我们把艾米也带了去，这是不礼貌的。既然人家没有邀请她，我想她也不会跑去自讨没趣吧。”乔气呼呼地说，她不想在自己尽情玩乐的时候，还要分心去照顾一个坐立不安的孩子。

艾米被这没好气的话激怒了，她开始穿靴子，气愤地说，“我偏要去。梅格都说我可以去的；而且，这并不关劳里的事，——如果我自己掏钱的话。”

“你不能跟我们坐在一块儿，因为我们早已预定了位子，但是你又不能一个人单独坐；所以劳里就会把他的位子让给你，这样的话就太扫兴了；或者，他会为你另找一个位子，那显然不合适，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请你。你就老老实实地呆在这里，不许跟我们一起去！”乔用最恼人的语气说；因为她的一个手指在忙乱之中被划伤了，所以怒气比刚才更大。

艾米只穿好了一只靴子，坐在地上大哭起来。于是，梅格蹲下身，温柔地劝慰她；正在这时，劳里在楼下叫她们了。两个姑娘匆匆下去，把她丢在那里任她号啕大哭。因为她只是个被人娇惯了的孩子，有时会忘记摆出成人的样子，所以下面那几个人正准备出发，艾米在楼梯扶手旁边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大叫道，“乔·马奇，你会后悔的，不信你走着瞧！”

“烦人！”乔答道，“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因为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钻石湖上的七座城堡》这出戏的确精彩神奇。但是，尽管戏中有让人发笑的红色小鬼、闪闪发亮的妖精、骑着宝马的王子和乘着雕车的公主，乔的心里还是有点儿不痛快。一看见那个凌波仙子的黄色鬈发，她就会马上想起艾米；幕间休息时，她琢磨着这个小姑娘究竟会用什么方法使她“后悔”。因为艾米和乔的性情都十分急躁，稍稍受到触犯就会发作，所以她们发生口角是常有的事。艾米挑逗乔，乔激怒艾米，不时吵得面红耳赤，而事后两个人都感到很尴尬。乔虽然年龄大些，但是最不能克制自己，不断与人发生冲突；为了约束这种火爆脾气，她倒还真受过不少磨难。不过，她的怒火从来不会持续很久，当她主动承认错误之后，就会努力改过，争取有所好转；所以，她的姐妹常说，她们倒愿意把乔惹得发火，这样她看起来非常可爱，仿佛天使似的。可怜的乔千方百计地想表现得好，可是她胸中的对头——怒火，一不小心就爆发出来，使她遭到失败。看来，要想驯服它还得经过许多年诚心诚意的努力。

当她们回到家里时，艾米正在客厅看书。她装出一副受了伤害的样子，睬也不睬她们，保持着沉默。如果不是贝思在那里打听情况，而且得到了关于这出戏的生动描绘，可能艾米心中的嫉恨会因为好奇而减弱一些。当乔上了楼，把自己那顶十分漂亮的帽子收藏起来之后，就朝柜子瞧了一眼；因为在她们最近的一次吵闹中，艾米为了报复，曾经把乔的最顶上的一只抽屉全部倾倒在地上。但是现在，东西都原封未动，把她的各个壁橱、皮包和纸盒匆匆扫视一番之后，乔认为艾米已经原谅了她，甚至于连她的过错也忘记了。

乔错了；因为第二天她就发现了一件事，引发了更大的争吵。这天临近黄昏的时候，梅格、贝思和艾米正坐在一起，乔忽然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问，“谁……谁拿了我……我的书？”

梅格和贝思露出了惊讶的神色，随即说“我没有拿。”艾米却

沉默不语，只是不停地拨弄着炭火。乔看到她的脸渐渐红了起来，于是马上冲她叫道：

“艾米，你拿了，是不是？”

“不是，我没有拿。”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书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骗人！”乔边叫边揪住她的肩头，气势汹汹的，哪怕是胆子比艾米大得多的孩子也会被她那副狠劲儿吓呆的。

“我没有！我根本没拿你的书，也不知道它现在在哪里，这与我毫不相干！”

“我想你至少知道一点儿的，所以希望你最好马上讲出来，要不然我就把你……”乔威胁道，微微把她摇晃了一下。

“把我怎么样？”艾米嚷道，“不论你怎么骂我，你都再也看不到那本没趣的旧书了。”她也激动起来了。

“为什么？”

“我把它烧了。”

“你说什么？！你真的把它烧了吗？要知道，那本书我非常爱读，而且一直为它辛勤工作，打算在父亲回来之前把它完成！你知道吗，嗯？”乔大声吼着，她面色惨白，眼里几欲喷出火来，双手神经质地揪住艾米。

“那又怎么样？我真的把它烧了！我对你说过，你会后悔的，这就是你那样粗暴地对待我所付出的代价，而我现在做到了，所以……”艾米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乔的火爆脾气已经发作，她发疯似的摇晃着艾米的身子，使她的牙齿格格作响，一边伤心又气愤地号啕大哭：

“你这个浑蛋丫头！我无论如何也没法重写这本书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梅格赶过来给艾米解围，贝思也过来抚慰乔，但是乔怒火中烧，不可遏制。她打了妹妹一记耳光，然后冲出房间，回到顶楼，

坐在那张小沙发里，独自结束她的战斗。

在楼下，掀起的轩然大波平息了。马奇太太回到家中，从头到尾地听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很快使艾米认识到她对姐姐所犯下的错误。乔爱读书，并且以此为荣，全家人都认为她在文学方面大有前途。尽管这本书只是五六个短篇神话故事，但是乔在上面花了很大功夫，一心希望能写得达到出版水平。她刚刚小心翼翼地搞出清样，旧稿也已毁掉；所以艾米把它付之一炬，无疑使她前功尽弃。对于别人来说，这或许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损失，但是对于乔，这是一场灾难，而且她觉得，这将永远无法弥补。贝思十分伤心，好像一只小猫死了似的；梅格虽然疼爱艾米，可也拒绝为她辩护。马奇太太神色凝重而哀痛。艾米觉得自己最痛苦，在得到乔的宽恕之前，没有人会喜欢她了。

一声铃响，乔出来吃茶点，面孔冷若冰霜，一副拒人千里之外样子。艾米鼓足勇气，怯生生地说：

"请原谅我，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我永远不会饶恕你。"乔无情地答道。打那时起，她再也不理睬艾米了。

姐妹几人，甚至马奇太太，谁也不谈这场灾难，因为大家早已知道，当乔这样大发脾气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劝告。愈合这个裂痕的最好办法，就是等发生点儿意外的小事，或者等乔冷静下来以后用宽恕来化解她的忿恨。这一晚大家都很不高兴；尽管她们仍像往日一样做着针线活儿，她们的母亲朗诵布雷默、司各特或者埃奇沃斯的作品，但总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幸福家庭的和谐气氛被破坏了。特别是当唱歌的时间到来时，她们的这种感觉尤其强烈。贝思只会弹钢琴，乔愣愣地站在那里，艾米则神色不安，所以只有梅格和母亲唱。因此，虽然她们想努力唱得欢快些，但是她们那长笛般的声音总不像平日那样和谐，大家都觉得跑调了。

当乔接受她母亲的睡前亲吻时，马奇太太在她的耳边轻轻

地说：

“不要总是耿耿于怀，彼此宽恕，互相帮助，明天重头开始。”

乔真的好想把头埋在慈母的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把她心中的愤怒和悲痛发泄出来，但是她认为流泪是一种有失男子气概的软弱，而且她觉得自己受伤太深，实在无法宽恕别人。她于是硬眨着眼睛摇了摇头；又因为艾米正听着，所以硬梆梆地说：

“这件事她做得太过分了，我不能宽恕她。”

说完，她就大踏步走回去睡觉；那天晚上没有一点儿快乐，也没有说说心里话。

由于恳求得到宽恕被乔拒绝，艾米感到十分生气。她开始后悔自己不该这样低三下四地去跟她和解，而且觉得自己更吃亏，于是用一种非常令人生气的方式自炫她伟大的优良品质。乔仍旧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整天事事都不顺心：早晨寒气逼人，她又把宝贵的热饼掉进了沟里；马奇叔婆烦躁了一阵子；梅格在想着什么事情，不言不语；贝思回家后是一副忧郁而若有所思的神情；艾米唠唠叨叨地没完没了，说有些人嘴上说要做好事，但是当别人为他们作出好的榜样时，他们却又不付诸行动。

“大家都这样心怀不满，我要请劳里去溜冰。我知道跟他在一块儿会使我恢复过来，因为他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快活。”乔对自己说，而且立刻就去准备。

艾米听到了溜冰鞋的碰撞声，朝外一望，急不可耐地叫道：

“瞧！她答应过下次一定要带我去，因为这是我们这里最后一次结冰。可是要跟着这样一个火爆脾气的人去溜冰，一点儿乐趣也没有的。”

“快别这样说，你上次做得太过分了，对她那本宝贵的小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她的确无法宽恕你。不过，我猜想她现在或许会原谅你的，所以你应当把握好时机去试一试。”梅格说，“跟她去，她同劳里在一块儿时脾气就会变得很好，在这之前你什么

话都不要说；然后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去做一些诸如吻她一类的表示友好的事儿，我相信她一定会回心转意而接受你的和解建议。”

“我要去试一试。”艾米说，这一劝告正合她的心意。匆匆忙忙地做完准备工作，她就跑去找乔和劳里，他们正要转到小山背后。

到河边并不很远，所以艾米还没赶到，他们已经准备到冰上去了。乔看见她来，马上把身子扭了过去。劳里没有看见，他正沿着河边小心翼翼地溜着，试探冰的厚薄，因为在寒潮来临之前，有一段时间比较暖和。

“在我们开始比赛之前，我先滑到第一道河湾去，看看这一段能不能经得住我们。”艾米听到他在说，同时疾速地滑了过去；只见他穿着镶皮大衣，戴着帽子，像一个年轻的俄罗斯小伙子。

乔听到艾米在奔跑之后气喘吁吁，跺着脚，呵着手指，好穿上溜冰鞋。但不理会她，只管沿着河边缓缓地蜿蜒往前滑，对她妹妹的困难感到有点儿高兴。她心中的忿恨有增无减，直到难以自抑。一切坏的思想感情都会这样，除非你能立刻克服它们。这时劳里在河湾转弯时回头大喊道：

“河中央不安全，沿着河边滑。”

乔听到了，但是艾米一点儿也没有听到，因为她正要艰难地站起来。乔回过头，看了她一眼，她心中隐藏的恶魔在她耳边说：

“管她听到了没有呢，任由她自己去滑。”

劳里已经消失在河湾后面。乔正要拐过河湾，而艾米却被她远远地抛在后面，正滑向河中央比较平滑的冰面。这当儿，乔心里不平静起来，于是刹住了脚；接着她决定继续往前滑，可是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阻止了她，并使她扭过身来；这时，只听“哗啦”一声，薄冰突然碎裂，乔看见艾米双手猛地撒开，栽了下去，河水随即溅上来，而后听到一声惨叫。她想喊劳里，可是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来；她想冲过去，可是两条腿软绵绵得似乎一点儿

力气也没有；刹那间她吓得惊慌失措，目瞪口呆，只是眼睁睁地看着那条小小的蓝色头巾在黑水上荡来晃去。不知什么东西从她眼前一闪而过，只听见劳里大声喊道：

“快去拿一根木杆来！快！”

自己是怎么把木杆取来的，她永远也弄不清楚。但是在这之后的短短几分钟里，她好像着魔似地忙活着，只知道按照劳里的吩咐去做。他平躺在冰面上，镇定地用手臂和冰球棍架住艾米，等到乔从木栅上抽来一根木杆，他们俩人一起把她捞上来。她没有受多大的伤，只是吓坏了。

“我们要把她尽快送回家。把我们的衣服都脱下来穿在她身上，让我把讨厌的溜冰鞋脱掉。”劳里喊道，一面把艾米用大衣紧紧地裹住，并且拉掉鞋带，它们好像从不像现在这么难解开。

艾米浑身都湿透了，冻得颤抖不已，而且放声大哭起来，他们立刻把她送回去。在一阵惊慌忙乱之后，艾米裹着厚被子在热烘烘的火炉前睡着了。在救助妹妹的过程中，乔很少说话，只是忙不迭地来回跑动，脸色惨白，神色不安。她身上的衣服大半都已经脱去，而且外衣也撕破了，尖利的冰、木杆和难弄的带扣划伤了她的双手。当艾米安安稳稳地睡着以后，全家平静了下来，马奇太太坐在床边，把乔叫过去，给她包扎受伤的双手。

“您确信她真的没问题了吗？”乔轻声地问道，望着那个金发脑袋，心里充满了悔恨和愧疚，它很可能被险恶冰层下面的黑水所淹没，而自己将永远也见不到她了。

“没问题，亲爱的。她没有受伤，甚至也不会受寒。我想你很机敏，——很快把她裹好送回来。”她的母亲说，带着愉悦的神情。

“这都是劳里干的，而我却没有理会她。妈妈，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那都是我的错。”乔激动地说，倒在床边，悔恨的泪水汩汩流出，一面讲述艾米落水的经过，对于自己的麻木无情深表愧疚，呜咽着道出了自己对因化险为夷而没有受到惩罚的感激。

“我的脾气太糟糕了！我想要克服这个缺点，我以为已经成功了，谁料到一发作起来比以前更厉害。啊，妈妈，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可怜的乔痛哭道，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警惕和祈祷吧，亲爱的；你要不怕失败，坚持不懈地去努力，不要认为不可能治好毛病。”马奇太太劝慰道，一面把女儿乱发蓬松的脑袋放到自己的怀里，温柔地吻那潮湿的面颊，这使乔哭得更伤心了。

“你根本不知道，也无法想像这有多么严重！看来我发起脾气来，无所不为。我变得如此野蛮，以至于可以伤害任何人，而我还沾沾自喜。我担心万一哪天我干出什么恶劣的事，从而使我的一生毁于一旦，使人人都恨我入骨。啊，妈妈，帮帮我，帮帮我吧！”

“我一定帮助你，我的孩子，我一定帮助你。别这样伤心地哭，亲爱的，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今天，并且痛下决心，那么你以后就永远不会有这一天了。乔，我的宝贝，我们大家都免不了要受到诱惑，而有些诱惑大大超过你已经受到的，这需要我们用很长时间，甚至是一生才能克服它们。你认为你的脾气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但我要告诉你，我的脾气以前也是这样。”

“啊？妈妈，您的脾气以前也是这样？可您从来都不发火！”一时间，乔惊得目瞪口呆，竟然连懊悔都忘了。

“我已经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试图治好我的糟糕脾气，现在也仅仅能克制住自己。有生以来，我几乎每一天都发怒，乔，但是我已经学会如何使它不显露出来。而且，我还想继续学，直到心里没有一丝怒气，可这恐怕还得花四十年呢。”

对于乔来说，她所热爱的这张忍耐和虔诚的脸孔远远胜过一次最明智的教导或者最严厉的训斥。由于母亲给她的同情和信任，她很快得到了安慰。她知道了母亲也有与她相似的过错，并且也在力图改正，这就使她能更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过错，并对克服缺点充满了信心。——虽然，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女来说，

四十年的警惕和祈祷显得太漫长了。

“妈妈，当马奇叔婆冲着您发牢骚或者别的什么人折磨您，使您有时噘着嘴走出房间时，这算不算是发怒呢？”乔问道，她现在觉得跟母亲比以前更亲近了。

“当然算啦。”马奇太太答道，“不过，我学会了忍耐，使即将脱口而出的火爆言语得到有效地控制。当我觉得这些与我的意志相违背的话语到了嘴边时，就避开一会儿，让自己立即从那种软弱和邪恶中清醒过来。”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微微一笑，同时把乔蓬乱的头发整理好。

“那么，您是怎么学会忍耐的呢？”乔问道，“那正是我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要知道，当刻薄的言语从我的口中冲出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呢！我越说越来劲，直到我看见别人受到伤害，感到有点儿幸灾乐祸为止。告诉我，亲爱的妈妈，怎么才能学会忍耐呢？”

“我慈祥的母亲以前常常帮助我——，”

“就如同您帮助我们一样。”乔插话说，温柔地吻了妈妈一下，作为感激的表示。

“但是我稍稍比你大一点时，就失去了她；因为我的自尊心很强，不愿把自己的弱点在别人的面前暴露出来，所以多年来我一直不得不独自奋斗。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困难，为了我的失败曾经痛哭过好多次；因为尽管我不厌其烦地试了又试，可似乎总没有改观。那时你父亲出现了，我觉得幸福，我感到欢乐，我想这一回要治好坏脾气肯定很容易了。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生养了你们姐妹四个，而我们家又很穷，于是老毛病又犯了。因为我天性急躁，一看到自己的孩子缺东少西心里就很难过。”

“可怜的母亲！”乔叫道，“那么，这时又是谁帮助了您呢？”

“你的父亲，乔。他从来不嫌麻烦，从来不改变信念，一向都乐观坚定。他总是愉快地憧憬着、工作着、期待着，使不这样做的人在他面前羞愧难当。他帮助我，安慰我，并开导我说，如果我希

望女儿们有优良的品德，我就必须身体力行，作好榜样。为了你们的缘故而这么做，比为了我自己而做要简单得多。每当我说出一句发脾气的话，只要你们随便谁脸露惊愕之色时，就比任何责备的言语都要有力。而对于一个要我的孩子们向我学习的妇人来说，能得到的最好的报答当然是她们对我的热爱、尊敬和信任。”

“啊，妈妈，如果我能达到您的一半，我就很满足了。”乔感动地大声说。

“我希望你做得比我更好，亲爱的。不过，你父亲常说你‘胸中藏有恶魔’，对此你要提高警惕，严加防范这个‘敌人’，要不然，它轻则使你遗憾终生，重则毁掉你的一生。记住，今天是对你的一次严重警告，你要耐心地去努力制服它，不要让它给你带来比这更大的悔恨和悲痛。”

“我会的，妈妈，我会的。但是您一定要帮助我，提醒我，使我不要发作起来。我常常看到爸爸以手掩口，而且带着和善而又凝重的神情看着您，而您总是紧闭嘴唇或者默默走开，那是不是他在提醒您呢？”乔轻轻地问道。

“是的。”马奇太太答道，“这是我要求他的，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这样帮助我，总是用细微而善良的姿态语言使我避免讲出许多尖刻的话来。”

乔看见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嘴唇颤抖了，惟恐自己的话说得太多了。于是急切地轻声说，“我是不是太鲁莽了，妈妈？——这样看着您并且提到这些事。我不是有意的，只是觉得把所有想跟您说的话都对您讲出来很痛快，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非常平静。”

“你有什么话都对我说，亲爱的，感到我的孩子们都很信任我，知道我十分爱她们，这是我最大的快乐和骄傲。”

“我想我的行为一定令您很伤心。”

“啊，没有，我的乔。不过一提起你的父亲，我心里就十分想

念他，觉得欠他太多的情，而且我应当如何忠实地时刻留意，让他的小妇人们平安快乐。”

“但您还是让他走了，妈妈，他走的时候您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而且现在也不后悔，也从来没有看到您需要什么帮助。”乔吃惊地说。

“那是因为我把我最珍爱的东西奉献给了我所热爱的祖国，只能让泪水在心里流。我们俩人只不过尽了一份应当尽的义务而已，并且最终我们都会引以为荣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后悔呢？如果我看来不需要帮助，那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会给我安慰和支持，他比你的父亲还要仁慈。亲爱的孩子，在你的生活中，困难和诱惑才初露端倪，以后可能会有很多。但是假如你像感到生父的力量和慈爱那样能够通过努力而感到天父的力量和慈爱，你就可以克服和度过所有这一切。你愈喜欢和信任天父，你就感到离他愈近，对人的力量和智慧的依赖就愈少。天父的爱和照顾只会成为你一生宁静、幸福和力量的源泉，永远不会因为厌烦而改变，也永远不会从你那儿取走。好好地信赖这个，把你所有的忧愁、顾虑、希望和罪恶都交付给上帝，一如你把这些毫无保留地交付给你所信任的母亲。”

乔紧紧地拥抱着母亲作为惟一的答复，随后，她在片刻的静默中做了最虔诚的祈祷。这使她心中一片宁静，宁静得讲不出一句话来。因为在这个悲痛而又幸福的时刻，她不但尝到了悔恨和绝望的苦涩，而且尝到了自我否定和自我克制的甜蜜。在母亲的引导下，她已经更加接近了那位朋友，他敞开胸怀，以比任何父亲更热切，比任何母亲更温柔的方式来欢迎每个孩子。

艾米在睡梦中翻了翻身，并且发出轻微的叹息声。乔立刻抬起头来，以一副从来没有过的面部表情看着妹妹，仿佛要急于弥补自己的过错似的。

“我老是念念不忘自己的愤怒，不肯原谅她，而今天要不是有劳里，我恐怕会终生痛悔了的！我怎么竟然可恶到这种地步了

呢？”乔喃喃自语道，倚在艾米身边，温柔地抚摸着她散在枕头上的湿头发。

好像听到了她说的话似的，艾米突然睁开了眼睛，伸出双臂，微微的一笑深深地印在乔的脑海中。俩人相对无言，只是隔着被子互相紧紧拥抱，在一个亲热的吻中，一切都冰释了。

第九章　梅格去了繁华世界

“我真的觉得，那些孩子恰恰赶在现在出麻疹是一件再幸运不过的事情了，”梅格在四月份的一天说道，她此时正在自己的屋子里整理那只“出门”的衣箱，她的妹妹们站在她周围。

“太好了，安妮·莫法特还记着她许下的诺言。整整玩乐两个星期，那的确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乔一边用修长的双臂把裙子折叠得像一架风车，一边回答道。

“况且又有这么好的天气，我真替你感到高兴。”贝思搭着腔，一面把她专门借给梅格的最珍爱的盒子里的领圈和发带摆放得整整齐齐。

“我多希望也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玩乐，把这些漂亮的东西都穿戴起来。”艾米衔着满嘴的针说道，正在把梅格的针垫以艺术化的手法来插满。

“我倒真盼着你们都能去，可是既然你们去不了，我就在回来时把这次开心的经历讲给你们听。你们这么好地待我，为我提供衣物，帮我准备一切，我只有那样作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回报了。”梅格说着，瞅了瞅屋子里那在她们看来已是完美无缺的、而实际上非常简朴的行李。

“母亲把那只百宝箱里的什么东西给了你？”艾米问，因为她没有赶上开那口杉木箱的场面。马奇太太的那只箱子里盛放着一些以前的纪念物，打算到了合适的时候当做礼物送给女儿们。

“一双长统丝袜，一把漂亮的雕花折扇和一条可爱的蓝绸腰带。我原打算穿紫绸衫的，可是来不及改做了，只能用那件旧的塔拉丹薄纱衫安慰自己了。”

“它用在我那条新布裙上特别漂亮，绸腰带的反衬使它华丽极了。我真后悔把那副珊瑚镯子打碎，否则就可以让你戴了。”乔说。她喜欢赠送和出借东西给人，但她的东西老是破旧不堪，用处不大。

“百宝箱里有一只老式珠饰，非常可爱，可是母亲说，鲜花才是年轻姑娘最美的装饰品，而劳里曾经许诺过，不管我想要多少鲜花，他都给我送来，”梅格回答，“噢，让我想一下，我有一件灰色的便装——只要我卷起帽子上的羽毛就行了，贝思——还有我在星期天和小型舞会上穿的那件毛葛衫，不过春天穿是不是太厚了？紫色的绸衫多漂亮啊，噢，我的上帝呀！”

“没关系，你有大型舞会穿的塔拉丹薄纱衫，而且你穿上白色总是美得跟天使一样。”艾米边说，边望着眼前的一堆漂亮衣饰发呆，她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些东西。

“那件塔拉丹薄纱衫领子不够低，而且也不能长得曳地，只好将就一下了。我的蓝色女便装看起来挺不错的，已经翻新过了，而且刚给它加上了花边，我觉得它似乎面貌一新了。我的绸上装略有些过时，帽子看来比不上萨莉的。我不想过分地要求，但是我的伞让我感到失望。我向母亲要一把白柄黑面的伞，可是她记错了，给我买回来一把淡黄柄绿面的。这把伞结实耐用并且匀称漂亮，我不应该抱怨什么，可我很清楚，和安妮的金顶丝伞一比，我将颜面丢尽。”梅格叹了口气，很不愉快地仔细端详着那把小伞。

“重换一把。”乔建议道。

“我不会傻到那种程度，也不会使妈妈的感情受到伤害，这东西是她好不容易给我买来的。这是我的一个荒唐想法，我不会让它左右我的。让我感到一丝安慰的是一双长统丝袜和两副新

手套。乔，你把你的借给了我，你真可爱。我有两副新手套，这不仅使我觉得阔气，更使我觉得简直有些风雅；两双旧的洗干净了让大家用。”梅格高兴地看了看她的手套盒子。

“安妮·莫法特的几顶睡帽上有蓝色和粉红色的蝴蝶结，你也弄几个在我的睡帽上吗？”梅格问，这时贝思刚从汉娜那里拿了许多雪白的棉布回来。

“不，我不弄，因为帽子漂亮而睡衣朴素得没有任何装饰是很不协调的。穷人不应该太注重衣着。”乔口气坚决地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幸福到衣服上镶着真正的花边，帽子上结着蝴蝶结。”梅格焦急地说道。

“你那天说，只要能够到安妮·莫法特家去上一次，你就很满足了。”贝思以她素有的文静的口吻说道。

“我是说过！啊，我很幸福，我没有什么烦恼。可是人看样子总是贪心不足，对不对？看，现在一切东西都已经齐全，就差我的舞会礼服了，这个留着让母亲装在箱子里。”梅格说。现在她开始高兴了，目光由装了一半的箱子扫到那件熨过并补过好几回的塔拉丹薄纱衫上面，她很庄重地以“舞会礼服”来为它命名。

第二天天气晴朗，梅格兴高采烈地离开家，去享受半个月新鲜而趣味十足的生活。马奇太太生怕梅格会乘兴而往，败兴而归，因此对这次出门做客答应得很牵强。然而她是如此恳切地要求，萨莉又答应对她好好照顾，何况整整一个冬天的工作让人身心疲惫，一点儿乐趣就会使她心情舒畅，故而母亲妥协了，同意让女儿出门，尝试一下时髦的生活是什么滋味。莫法特家是非常时髦的，质朴的梅格刚开始真被那豪华的府邸和居住者的高贵气质镇住了。不过尽管她们生活奢华，待人却和气得很，很快就消除了客人的拘束感。可能梅格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她觉得他们的修养和才智并不是特别高，衣冠楚楚的外表并不能把他们平庸无能的本质完全遮盖。丰盛的饮食，来往坐着高级马车，每日里身着华丽的衣服，只寻欢作乐而没什么事可做，这

些确实是十分惬意的，正非常投合她的意愿，没过多长时间，她就开始对她周围人的言谈举止进行模仿，学着摆摆架子和风度，谈吐之间不时地出现几句法语，把头发烫卷，把衣服尺寸改小，并且尽自己最大努力说一些流行风尚。她看到安妮·莫法特的东西越多，就越觉得眼红，就越想成为有钱人。现在想起来，家里显得过于寒酸和冷清，那些活儿显得太繁重了；纵然有新手套和长统丝袜，她仍然觉得自己是个被贫穷伤得很深的姑娘。

但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怨这怨那的，因为这三个年轻姑娘整天忙着纵情享乐。她们白天逛商店、散步、骑马、访问，晚上去剧场和歌剧院，或是呆在家里玩乐，因为安妮有很多朋友，而且知道怎么好好招待她们。她的姐妹们都是高雅斯文的女士，其中有一位已订婚了，梅格觉得这件事充满了趣味和浪漫情调。莫法特先生认识她父亲，是个大腹便便、幽默风趣的老绅士。莫法特夫人是个性情乐观的胖老太太，她喜欢梅格不亚于她的女儿。大家对她都十分宠爱，叫她"黛茜[1]，"使她不禁有些飘飘然。

举行"小聚会"的那个晚上终于到了。她感到那件毛葛衫根本无济于事，因为其他姑娘的衣着都显得很单薄，看起来很潇洒，于是她把那件塔拉丹薄纱衫取了出来，但和萨莉崭新的塔拉丹一比，她那件更显得破旧、寒酸、拿不出手了。发现姑娘们在看了它一眼之后相顾无言，梅格的脸不禁涨得通红，因为她虽然很温柔，自尊心却很强。对她的衣服人们什么也没说，而萨莉主动提出要给她梳头，安妮要给她系腰带，已订婚的贝莱则对她洁白的双臂赞叹不已。可是面对着她们的一番好意，梅格只看到了她们对她的贫穷的同情。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而别的人谈笑风生，像蝴蝶一样来来去去的时候，她的心情沉重极了。当女仆拿着一盒鲜花进来时，她的感觉糟糕透了。还没等她开口说话，安妮就打开了盒盖，大家看到里面的那些美丽的玫瑰花、石南和

[1] 黛茜：意思是漂亮姑娘，美人儿。

羊齿草的时候，都嚷嚷起来。

“这肯定是送给贝莱的。乔治经常给她送花，不过这些花非常醉人。”安妮一边喊着，一边深深地嗅了嗅花。

“把花送来的人说，这是送给马奇小姐的。这儿还有一张便条。”女仆插话道，同时把便条递给梅格。

“真有意思！这花是谁送的？没想到你还有男朋友，”姑娘们纷纷嚷着，把梅格团团围住，心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和惊讶。

“便条是母亲写的，花是劳里送的。”梅格回答得非常简单，可内心对他没有忘记她而着实感激不已。

“噢，是这样！”安妮调皮地说。这时梅格把便条装到口袋里。这简直就是可以与艳羡、骄傲和虚荣相抗衡的一道符，因为便条上的几句充满慈爱的话语对她大有裨益，而那些花朵以自身的美使她重新为之一振。

眼下她差不多觉得非常快活了，她留下很少的一部分羊齿草和玫瑰花给自己用，把余下的大部分花飞快地编制成漂亮的花束，给她的朋友们戴在胸前、发梢或裙子上面，非常愉快地把这些花束送给她们，以至于安妮的长姐克拉拉把她称作“平生所见过的最讨人喜欢的小家伙”，大家都陶醉于这一片小小的心意。这种友好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抹去了她心头的沮丧。当其他人都把这些花束拿给莫法特夫人看时，梅格把羊齿草别在自己波浪形的头发上，把玫瑰花别在那曾经以为很破旧、而现在不以为然的衣服上，她看到镜子中有一张秋波灵动的快乐的脸。

那个晚上她玩得非常尽兴，跳舞非常满足，每个人都非常亲密地对她。她被恭维了三次，安妮请她唱歌，有人说她有着甜美动人的嗓音。林肯少校向人询问“双眼顾盼生辉、行为朝气蓬勃的那个小姑娘”是谁。莫法特先生执意要跟她跳舞，因为她“毫不拖泥带水，而且充满活力”——这话说得多么中听啊。故而，就总体说来，她过得十分开心，但后来她被无意中听见的几句谈话搞得心神不宁。那时她正在温室里坐着，等待舞伴拿冰淇淋过来，

却听见有个人在花墙另一边问:“他多大了?”

“我想应该有十六七岁吧。”另一个人回答道。

“这对于那些姑娘中的一员来说,简直妙不可言,对不对?萨莉说,他们的关系现在已经相当密切了,而且老爷子也非常宠爱他们。”

“可能马奇太太自有打算,会很好地筹划此事,虽然目前来说还有些太早。看得出那姑娘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莫法特太太说。

“她谎称说是她妈妈写了那便条,似乎妈妈很清楚此事一样,并且当花送来的时候,她开始脸红了。可怜的小家伙!如果她打扮时髦一些,是非常不错的。你想,要是我们主动提出借她一件衣服星期四穿,她会不会不高兴?”另一个声音问。

“她自尊心很强,不过我猜她可能不会在乎的,因为她的家当就是那件破旧不堪的塔拉丹。或许今天晚上就会被她穿破,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借口给她一件体面的衣服了。”

“我们看着办吧,作为对她的一些好意,我想把年轻的劳伦斯请来,以后我们将从中得到不尽的乐趣。”

梅格的舞伴回来的时候,发现她脸涨得通红,激动异常。她的自尊心的确很强,而此刻她的自尊正好派上了用场,因为这帮助她掩饰了那番话带给她的耻辱、恼怒和厌恶之情。尽管她天真幼稚,但朋友们的窃窃私语她不可能不懂。她竭力想忘了那番话,可她做不到,而是再三地对自己重复:“马奇太太自有打算”,“谎称说是她妈妈写了那张便条”,和“破旧不堪的塔拉丹”,直至她差点儿就哭出来,并且想跑回家去把她的麻烦倾诉给家人听并请教一下怎么处理此事。但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她只得尽力作出一副开心的姿态;她如此成功地掩饰了自己的激动,以至于没有人看出来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她心情非常愉快,平静地躺在床上,冥想、惊诧并大光其火,直至她开始头痛,火热的面庞被那不由自主流下来的眼泪洗得凉了下来。那

些并无什么恶意的闲聊在梅格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并极大地扰乱了她旧天地里的平静。她听到的那些闲聊把她和劳里两小无猜的友谊搞得乱七八糟，她对母亲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被莫法特太太——她以自己的想法对他人主观臆测——说她母亲心存世俗的打算而动摇。而且一个穷人家的姑娘对朴素衣着的那种明智选择的满足，也被小姐们毫无必要的同情削弱，在她们看来，破旧的衣衫是世上莫大的灾难。

可怜的梅格彻夜难眠，早晨起床时眼皮都抬不起来，心中很不痛快，既不满足于朋友们的行为，又为自己没能开宗明义地把话说明、没能妥善地处理好事情而自觉惭愧。那天早晨，每个人都没什么精神，直到中午，小姐们才觉得有拿起她们毛线活儿的足够精力。朋友们的一些举止立刻引起了梅格的关注。她觉得她们对她的敬意更深了，对她的言谈表现出颇有兴趣的样子，并用明显的好奇目光来看她。尽管她还不明就里，却为这一切感到惊讶和自豪，直到正在写字的贝莱仰起头望着她，并以一种十分亲切的口吻说——

“亲爱的黛茜，我已经发了一张请柬给劳伦斯先生，请他星期四过来。我们很愿意结识他，当然，这是一份对你应有的敬意。”

梅格的脸刷地红了，但是一种恶作剧的念头使她想逗逗这些小姐，于是煞有其事地回答道：

“你太热情了，不过我怕他来不了。”

“为什么来不了呢，亲爱的？”贝莱小姐问。

“他年龄太大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的宝贝？请问他多大年纪了！”克拉拉小姐嚷道。

“大概有七十岁了吧，我想。”梅格回答，一面数着她毛线活的针数，以掩饰她目光里的笑意。

“你这个淘气鬼！我们说的当然是那个小伙子。”贝莱小姐笑

着喊道。

“哪里有什么小伙子，劳里不过是个小男孩罢了。”梅格这么称呼她所谓的男朋友时，看着几位姐妹大眼瞪小眼的表情，禁不住笑了出来。

“他的年纪跟你差不多。”南恩说。

“他的年纪跟我妹妹乔接近，八月份我就满十七岁了。”梅格说着甩甩头发。

“他给你送花，亲密极了，对不对？”安妮自以为是地说。

“是的，他经常送，是送给我们大家，因为他们家里花多的是，而我们又特别爱花。我母亲是劳伦斯先生的朋友，你知道，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也自然而然地在一起玩耍。”梅格希望她们再也无话可说。

“黛茜显然还不曾出来接触社交场合呢。”克拉拉小姐冲贝莱点点头说道。

“好一副田园式的天真纯洁样儿。”贝莱小姐耸耸肩膀回答道。

“我要到外面给女儿们买些东西，需要我帮什么忙吗，姑娘们？”莫法特太太身着绫罗绸缎，大象般笨重地走进来说道。

“谢谢您，不用了，”萨莉回答说，“星期四我已经有了新的紫绸衣服，什么都用不着买了。”

“我也不用——”梅格张口道，但又停住了，因为她的确觉得有几样必需的东西自己还没有。

“到时候你穿什么衣服？”萨莉问。

“还穿我那件白色的，要是我能把它补得不露痕迹的话，这件衣服可惜在昨晚被撕破了，”梅格极力想说得心安理得，可又觉得很不舒服。

“你干吗不向家里另要一件呢？”萨莉问，她不是一个思维敏捷的姑娘。

“我没有其他衣服了。”梅格非常吃力地说出这句话，然而萨

莉没有弄明白，她以吃惊而亲切的语气大声喊道：

“只有那一件？好可笑啊——”萨莉的话没有说完，因为贝莱直冲她摇头，并且慈爱地插话道：

“一点都不可笑，她还没有正式接触社交场合，要太多的衣服干什么呢？用不着跟家里要，黛茜，就算你有十多件也不要紧，因为我有件蓝色的绸衫，很漂亮，但我穿已不合适了，就在那儿放着。你一定要穿上它，让我高兴一下，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但是假如你没什么意见的话，我不会在意我的衣服有多旧。对我这样的一个小姑娘来说，它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梅格说。

“让我来把你打扮得时髦一些吧。我真想这么做，而你只要稍加打扮，就会变成一个出类拔萃的小美人儿。在你还没打扮好的时候，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你，然后我们就和灰姑娘与她的教母去舞会一样，出人意料地在大家面前冒出来。”贝莱以劝慰的语调对她说道。

梅格觉得，这样好心好意提出的建议实在难以拒绝，而且由于想知道自己经过一番打扮之后到底是不是可以变成“小美人”，她便同意了，并且把原本对莫法特一家人的不满意全都忘掉了。

到了星期四的黄昏时分，贝莱和女仆躲进了屋子里，两个人共同把梅格变成了一个美人儿。她们把梅格的头发烫卷，在她的脖子和手臂上擦上香粉，在她的嘴唇上涂了珊瑚色的唇膏，使它显得更加红润。倘若不是梅格执意不肯的话，霍顿丝早就把“一点点胭脂”给她涂上了。她们用一件天蓝色的衣服把她套起来，那件衣服紧得几乎让她透不过气来，并且领口又如此的低，使稳重端庄的梅格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不觉红了两颊。除此之外，霍顿丝又用一些别人看不见的粉红色丝线，系了一大套手镯、项链、胸针甚至还有耳环这样的银首饰来装扮她。胸前的一簇香水月季花蓓蕾和一条褶边，使梅格情愿把她白皙的漂亮肩头露出

来;而一双蓝色的高跟绸靴使她的最后一个心愿得到了满足。一块绣有花边的手帕,一把羽扇和一束带银托的鲜花,把她装点齐备了。贝莱小姐上下打量着她,像一个小女孩看着她新穿好衣服的洋娃娃那么满足。

“小姐简直漂亮迷人极了,不是吗?”霍顿丝叫道,她双手紧握,作出欣喜若狂的姿态。

“来让大伙儿看看吧,”贝莱小姐说,她率先向别的姑娘们正焦急守候着的那个房间走去。

梅格拉着窸窸窣窣的长裙跟在后面,她的耳环叮当作响,她的鬈发如波浪起伏,她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似乎认为她的“美事”终于真正到来了,因为镜子已经把一切说得非常清楚,她的确是一位“小美人”。朋友们热情洋溢地再三重复着这个激动人心的词。她站了足足好几分钟,如同寓言里因为借来的羽毛而洋洋自得的小寒鸦,别的人则如同一群叽叽喳喳交谈着的喜鹊。

“现在我去换衣服,南恩,你来教她如何对付自己的裙子和法式鞋跟,要不然她准会摔倒。把你的银蝴蝶拿来,夹在她头上左侧的长发卷上面,克拉拉,你们任何人也不要破坏我亲手完成的杰作。”贝莱说着,匆匆忙忙地出去了,她陶醉于自己的成功。

“我不敢到楼下去,我的感觉奇怪而别扭,况且衣服并没有完全穿好。”梅格对萨莉说。这时铃已响过了,莫法特太太让人来请姑娘们快些过去。

“你全然不像自己了,不过漂亮极了。我根本无法和你相比,因为贝莱的欣赏水平很高,我敢打保票,你很有法国风采。让你的花就这么挂着吧,别对它们太在意,千万不要跌倒,”萨莉回答道,竭力装出毫不在意梅格比她漂亮的样子。

梅格谨慎地记住这些告诫,平静地来到楼下,以极快的速度进了起居室,那里已经聚集着莫法特太太和好几位早到的客人。她很快就发现,华美的衣服有能够吸引某一类人、得到她们尊敬的魅力。有几位以前从来不注意她的年轻小姐,突然深切地关注

着她;有几位上次舞会上只盯着她看的公子,眼下不仅在盯着她看,而且还要别人把自己介绍给她认识,向她说了形形色色愚蠢而讨人喜欢的话,几位坐在沙发上评点其他人的老太太,也很感兴趣地打听她的来历。她听见莫法特太太这样回答其中一位:

“黛茜·马奇,她父亲是一名陆军上校,他们是个世家,不过经济状况不太景气,你知道;劳伦斯家的莫逆之交;我向你保证,她是个可爱的小家伙,我家奈德对她几乎是十分狂热。”

“上帝啊!”那个老太太重新戴上眼镜打量梅格。梅格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但心里惊讶于莫法特太太的谎言。

“异样的感觉”没有消失,但她把自己想像成在扮演一位漂亮小姐的新角色,于是也就能游刃有余地应付这些,虽然衣服勒得她两肋疼痛,而她的脚步又不时地为长长的裙裾所羁绊,她还担心耳环滑下去弄丢或是摔碎。她正轻挥羽扇,不屑于一位少爷为显示聪慧而讲的一个无趣的笑话,突然,她脸上笑容全无,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因为她看见劳里出现在对面。他正带着不加任何掩饰的诧异神情盯着她,而她觉得那意思颇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虽在微笑着向她躬身致意,但那正直的目光中有什么东西让她面红耳赤,并且宁愿她仍旧穿着她的旧衣服。更让她手足无措的是,她看见贝莱用手肘轻轻碰了一下安妮,两个人把目光从她身上转向了劳里。让她高兴的是,此刻的劳里愈加稚气和羞涩。

“蠢货,把这些想法塞进我的大脑!我才不理会它呢,我丝毫也不会让它把我改变。”梅格想着,连忙穿过房间走过去,跟她的朋友握手问好。

“很高兴你能来,我还怕你来不了呢?”她以地道的大人口吻说。

“乔让我来的,并且让我把你的样子转告她,于是我就来了。”劳里回答时眼睛并没有向着她,尽管他对她那母亲一样的语气忍俊不禁。

“你会对她怎么说？”梅格问，心里迫切地想知道他怎样评价她，然而又第一次在他面前感觉到不安。

“我会告诉她你都让我认不出来了，因为你的样子很像成人，而且不像自己，我对你有些害怕。”他说着，一边把他手套上的纽扣抚来弄去。

“你真不可思议！小姐们把我打扮起来逗乐，我对此也十分喜欢。倘若乔看见了我，怎么可能不盯着我看呢？”梅格说道，想让他表明他到底是不是认为自己有所进步。

“我想她会的。”劳里郑重其事的回答。

“我这个样子你喜欢吗？”梅格问。

“不，我不喜欢你这样。”劳里回答得很生硬。

“为什么不喜欢呢？”焦急的语气。

他瞥了一眼她满头的鬈发，裸露的肩膀，和装点得奇光异彩的衣服。他刚才的回答里已彻底失去了那种素有的礼貌，而这次的神色比刚才的回答更让她无地自容。

“我不喜欢卖弄。”

一个比她年幼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让梅格难堪；梅格忿忿地离开了他，怒不可遏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不懂礼貌的男孩子。”

她觉得自己被惹恼了，就跑开去，在一扇偏僻而静谧的窗前站定，让自己的脸降降温，因为那紧身的衣服使她的脸焕发出异常亮丽的神采。当她站在那里时，林肯少校经过她身旁，没过多久，她就听见他对他母亲说：

“她们把那个姑娘给玩弄了，我原打算让你看看她，但她被她们打扮得太不成样子了；她今天晚上只是个布娃娃。”

“唉呀！”梅格感慨道，“我先前怎么不动动脑筋，如果现在我身上穿的仍是自己的衣服就好了，那样别人就不会讨厌我，而我自己也用不着如此别扭和羞愧难当。”

她把脑袋靠在冰冷的窗玻璃上，站在那儿，用窗帘把身体半

遮起来，对她喜爱的华尔兹已经开始不加理会。直至有个人碰了碰她，她扭头一看，发现是劳里，只见他一脸歉意，鞠了一个躬，伸出手说：

“请宽恕我的不敬，和我跳一曲吧。”

“我怕这会给你带来不快的。”梅格极力想做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但是做不到。

“绝对不会的，我企盼和你共舞。来吧，我会非常快乐的，我不喜欢你这条长裙子，可是我觉得你——简直太漂亮了。”他摆摆手，似乎只通过言语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敬仰与爱慕之情。

梅格微笑了一下，态度软了下来。当他们站在那里等待起舞的时候，她压低嗓音说道：

“留神别踩在我的裙子上滑倒了。它对我来说是灾难，我穿着它简直和一只笨鹅没什么两样。”

“用别针把它扣在你的脖子上就好了。”劳里边说边低头端详着那双精致的蓝靴子，看样子很欣赏这个。

他们跳了起来，舞步轻盈，舞姿优美。因为俩人曾在家里练习过，故而配合十分默契。这对快乐的年轻人兴致勃勃地跳了一圈又一圈，在一场小小的争执过后，感觉友情比以前更加深厚，着实令人高兴。

“劳里，你肯帮我一个忙吗？”梅格说这话的时候，他正站在那里给她扇扇子，那时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尽管她不会承认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会不肯帮忙吗？”劳里立刻诚恳而殷切地说。

“请不要告诉我家里人，今夜我穿着这样的衣服。她们对这个闹剧是不会理解的，而且母亲将为此而担心。”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劳里的目光中分明有这层含义，梅格急忙补充道：

“这件事我会亲自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们，会把我的愚蠢向妈妈坦白的。不过我宁可自己完成这件事情，所以请你不要对她们

说，你肯帮这个忙吗？”

“我保证不告诉她们，不过倘若她们向我打听的话，我该如何回答呢？”

“你只要告诉她们我看起来很好，玩得很愉快就行了。”

“第一句话我会照此实说的，可是第二句怎么样呢？你看样子过得并不很开心；你现在开心吗？”

见到劳里眼中的神色，梅格低声回答道：

“不，现在并不开心。不要把我当做顶讨厌的家伙，我只是想得到一些小小的乐趣而已，但我发现这是一种无益的乐趣，我对它已感到厌烦了。”

“奈德·莫法特来了，他要做什么呢？”劳里双眉紧锁，似乎他并不觉得舞会会因这个小东道主而增辉几分。

“他要求跳三次舞，我想现在他要来找我跳舞了。真烦人！”梅格显得无精打采，劳里看了觉得很有意思。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劳里才得以跟她重新说话，那时他看见她正在与奈德和他的朋友费希尔一起喝香槟酒，这俩人的表现恰似劳里对自己说的那样，“像一对笨蛋”。因为劳里觉得自己有权力像兄弟一样照顾马奇家的人，在她们需要“护花使者”的时候为她们争得利益。

“你喝那种酒喝得太多了，明天一定会头痛得要死。我不愿意你这样，梅格；你母亲也不会喜欢，这你很明白。”借着奈德转过身去给她倒酒，费希尔弯下腰给她捡扇子的机会，劳里依着她的椅子背，低声细语地说道。

“我今天晚上不是梅格，是个专干蠢事的‘布娃娃’，明天我将把我的‘卖弄和虚荣’统统扔掉，重新规规矩矩地生活，”她回答道，露出牵强的微笑。

“那么我希望明天立刻到来。”劳里嘀咕着走开，对她的变化十分不满。

梅格跳着舞，卖弄着风姿，滔滔不绝地说着并咯咯地傻笑，

跟其他姑娘一模一样。晚饭之后，她踉踉跄跄地跳起了舞步繁琐的德国交谊舞，差点儿让自己的长裙绊倒了舞伴，蹦跳玩闹引起了劳里的反感。他在一旁默默注视着，暗暗想怎么训诫她，但他没机会说这些，因为梅格老是躲着他，直到劳里来说晚安。

“不要忘了！”她说着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因为她的头已经开始像爆裂一样痛。

“保证不说。”劳里回答，他夸张地挥挥手，走了。

这一出小小的插曲使安妮的好奇被刺激起来，可是梅格累极了，无力闲聊，便上床睡觉了。她的感觉就跟参加了一次化装舞会一样，没有获得自己事先想像中的那些乐趣。次日，整整一天她都很不舒服，到了星期六她就回家了，感觉已经在繁华世界里待了太长的时间。

“平平淡淡而不整天在社交场合中奔忙，的确是很舒服的。家里尽管没有那奇光异彩，但它是个好地方。”那天晚上梅格与母亲和乔在一起坐着，她随意地环顾四周之后说。

“听到你说这些，我高兴极了，亲爱的，因为我怕你在好房子里住过之后，会嫌这个家太贫寒的。”母亲答道，那天她好多次带着不安的神情打量女儿，因为母亲的眼光可以将孩子面部的任何变化洞察到。

梅格曾开心地说起过她这次的经历，再三地说她度过了一段何等美妙的日子。可是好像老是有什么事在她心头压抑着，一等妹妹们都睡觉去了，她就满怀心事地凝视着炉火，一言不发，看起来思绪万千。钟敲了九下的时候，乔建议她上床睡觉，梅格突然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坐在贝思的小板凳上面，肘部放在母亲的膝头，毫不畏惧地说：

“妈妈，我要向您‘坦白’。”

“我想到是这样了，有什么事，亲爱的？”

“需要我避开吗？”乔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不用，我不是一直都把所有的事讲给你听的吗？在小

妹妹面前我难以启齿,但是我要把我在莫法特家做过的所有糟糕到极点的事情说出来让你们知道。”

“我们早有心理准备了。”马奇太太微笑着说道,然而脸上也并非无所忧虑。

“我跟你们说过,她们把我好好地打扮了一番,但是没有告诉过你们,她们给我搽粉,束腰和卷头发,使我看起来穿着时髦。劳里不喜欢我这样打扮,尽管他没有说出口,但是我看得出来。我被一个男人称为‘布娃娃’,我这么做非常可笑,我心里也明白,然而他们为了讨我喜欢,竟然夸奖我长得很美丽,而且废话不少,所以我让他们给作弄了。”

“仅此而已吗?”乔问。那时马奇太太一言不发地注视着她漂亮女儿埋着的脸,心里暗自寻思,觉得不能责怪她做出的那些小小的蠢事。

“不,我还喝了香槟酒,而且蹦来跳去,吵吵闹闹,想要卖弄风姿,不论怎么说,我都糟糕透顶了。”梅格懊悔地说。

“我想没有这么简单。”马奇太太说,一面轻抚着女儿娇嫩的面颊;当梅格慢腾腾地回答时,脸上突然泛起一层红晕。

“是的,虽然这又傻又可笑,但是我要把它讲出来,因为我憎恶那些乱猜关于我们和劳里那些事的人。”

接着,她讲起了她在莫法特家中所听到的各种流言蜚语;这时,乔注意到母亲紧紧抿住嘴,仿佛为梅格年轻的心里装进了这类事情而深感不快似的。

“啊,这些话真令人恼火!”乔气愤地叫道,“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当着他们的面这么说呢?”

“我怎么能呢,这使我左右为难。刚开始我忍不住要听,到了后来,我越听越恼火,越听越羞愧,竟然忘记了我应该避开他们。”

“如果我再见到安妮·莫法特,我将会让你们看看,我对她所说的那些屁话是如何予以反击的。真可笑,竟然天真地认为我

们有所‘打算’，认为我们对劳里好是因为他有钱，而且以后可能娶我们！如果我把那些蠢货说的这种无聊话告诉劳里，他不要气得暴跳如雷吗？”乔笑了起来，好像把这些话重温一遍之后，觉得这简直是绝妙的笑话似的。

“如果你把这些话告诉劳里，我决不会原谅你！她决不能说，是不是，妈妈？”梅格愁眉苦脸地说。

“是的，不要老把那些无聊话挂在嘴边，赶快把它忘掉。”马奇太太严厉地说，“让你到那些我知之甚少的人们中去，是我很不明智的一点。——虽然他们对人或许非常友好，但是对于年轻人总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显得庸俗而且缺乏教养。对于这次出访可能给你造成的伤害，我心里充满了懊悔，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梅格。”

“不要这样，妈妈，我不会让它得逞的。我将努力忘掉坏的事情，只记住好的事情。因为无论如何我都享受到了非常大的乐趣，而且特别感谢你同意我去。我不会因此而垂头丧气或者情绪低落的，妈妈。我是个愚蠢的姑娘，这我心里明白，我将会依赖于你，直到我能够照顾自己。可是，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因为被人赞美和爱慕的确令人感到惬意。”梅格毫不隐讳地说，显得有点儿难为情。

“这很正常，而且没有什么害处，——只要这种喜欢不变成为向往，不使姑娘们做出有失身份的傻事。有些赞美的确值得享有，这就要学会辨别和珍惜，还要学会不但以自己的美丽的外貌，更应当以自己的端庄的内心获得情操高尚的人的爱慕，梅格。”

梅格坐着默默地深思了一会儿，而乔站在那里，背着双手，看起来既感兴趣又有点儿迷惑不解。因为听着梅格红着脸讲述诸如爱慕、情人……此类的事，觉得十分新鲜。乔好像感到在那两个星期里，姐姐已经突然成熟起来，正在远离她，飞向一个令她可望不可及的世界。

“妈妈，您有没有像莫法特太太所谓的‘打算’？”梅格问，一脸娇羞。

“有的，亲爱的，我有很多很多。所有的母亲都有，只不过我的可能跟莫法特太太的有点儿不同。我来对你们说说几个打算。因为现在正合适——在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上，现在随便说一句话可能都会对你们富于罗曼蒂克色彩的小脑袋和心思的健康发展发生影响。梅格，你虽然还年轻，但是不至于年轻到连我的话都不能理解吧。让做母亲的来对你们这样的姑娘谈这一类事再合适不过了。乔，你也听听我的‘打算’，因为不久也许就会轮到你了，假若你认为这些‘打算’不错，那么你就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实现它们。”

乔走过来在椅子的扶手上坐下，带着一副仿佛准备参加什么隆重事情的表情。马奇太太搀着两个女儿的手臂，望着她们稚嫩的脸，沉思了片刻，然后带着庄重而又活泼的神情讲道：

“我要我的女儿们不但美丽善良，而且多才多艺，赢得别人的赞美和尊敬；少年时期快快乐乐，幸福地结婚，愉快地生活，而且，如果上帝开恩，尽量少经忧患。能被一个品行端正的男子所喜欢和钟爱，是一个女人能遇到的最美好和最幸运的事。我真心真意祝福我的女儿们能够碰到这样好的机遇。梅格，想到这种事是十分自然的，憧憬和期待它也是无可非议的，为这早作准备不失为明智之举。这样，有朝一日幸福来临时，你就会觉得对应尽的义务已作好了准备，就会坦然地接受那份欢乐。亲爱的女儿们，我对你们寄予了厚望，但是我并不一定要求你们生活得很体面——不要因为人家很富有就嫁给他，因为没有真正爱情的豪华住宅不能算是家。钱财虽然很重要——假若用之有度的话还很高尚——但是我不愿你们把它当做努力的首要或惟一的目的。如果你们能够享受到丈夫的爱，感到幸福和满足，做穷人的妻子也未尝不可，这至少比你们坐在宝座绣榻上，当一个没有自尊和无所事事的王后强得多。”

“贝莱说过，贫穷的姑娘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除非她们自己努力争取。”梅格叹道。

“那么我们就当老姑娘。”乔勇气十足地说。

“对，乔，与其做不幸福的妻子或者当低三下四到处寻觅丈夫的姑娘，还不如终身不嫁，过自己快乐幸福的日子。”马奇太太果断地说，“别担心，梅格，真正的情人很少有被贫穷吓着的。我认识的一些出色和受人尊敬的女人都出身贫寒，但是既然人家那么优秀，那么值得人爱，人们哪里能让她们当老姑娘呢。这些事以后再提吧；先使这个家快乐起来，这样你们将来就可以适应自己的家了，——如果你们得到这样的家的话；如果你们得不到这样的家，也可以毫无怨言。女儿们，你们记住：母亲永远做你们的贴心人，父亲永远做你们的好朋友，我们俩都坚信而且希望，我们的女儿不管是成家或者独身，都将是我们一生的安慰和骄傲。”

马奇太太给她们道晚安时，梅格和乔坚定地说道：“我们一定能够记住的，妈妈，我们一定能够记住！”

第十章　匹克威克社和邮局

春天一到，许多新的娱乐活动又开展起来。加上白天越来越长，使得各种工作和游戏可以在下午进行。花园里重新规划了一番，这个小小的园子里，每个姐妹都可拥有供她任意支配的四分之一土地。汉娜经常说：“我可以根据小花园里种的那些奇怪东西指出种这块地的人，一目了然。”她说得没错，因为姑娘们各自的爱好和她们的性格一样迥然不同。梅格在她的地里种上了玫瑰花、天芥菜、加州桂和一棵小橙树。乔的花床里不同的季节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她老是做一些试验；今年她的地里种着向日葵，她用这种生气勃勃的植物的种子做她的“母鸡大妈”和她孩

子们的食物。贝思的园地里种满了传统的香花——香豌豆与木犀草花、飞燕草、石竹花、三色紫罗兰和青蒿，以及一些繁缕和假荆介，这是分别为鸟儿和猫种的。艾米的园地小得像条蠼螋，就跟个遮荫棚似的，不过样子倒挺漂亮的——色彩耀眼的忍冬花和牵牛花密密麻麻地相互缠绕着向上攀援；还有亭亭玉立的百合花，娇嫩无比的羊齿草和许多艳丽的植物。

天气晴朗的时候，她们操持园艺、散散步，去河上划划船以及四处寻找花卉；下雨的日子里，她们玩一些或古老或新颖的、想法很别致的室内游戏。其中有一种被称为"P. C."[①]的游戏。因为那时秘密结社风行一时，大家就觉得也'应该弄一个出来；由于姐妹四人对狄更斯的作品都很爱读，她们便以"匹克威克俱乐部"自称。除了中间间断了几次之外，她们坚持运转这个俱乐部已有一年时间。她们每个星期六聚会于宽敞的顶楼里。此时，她们有这样的仪式：把一排三把椅子放在摆有一盏灯的桌子前面，把四个用不同颜色标着"P. C."两个大字的白布条标志贴在桌子上；另外，她们还办了一份周报，名叫《匹克威克作品选》，大家都为它撰写稿件，而编辑由喜欢舞文弄墨的乔来担任。七点钟，四位俱乐部成员踏入俱乐部的活动室，在头上系上白布条，然后隆重入坐。最年长的梅格充当塞缪尔·匹克威克的角色；乔凭借她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成了奥古斯塔斯·斯诺德格拉斯；贝思由于长了一张又圆又红的脸，扮演了特蕾西·塔普曼；而艾米老是想做一些她能力之外的事情，便成了纳撒内尔·温克尔。主席匹克威克为大家念报纸上的一些创作故事、诗歌、本地新闻、荒唐幽默的广告和各种各样的提示，以此善意地提出彼此的过错和不足，来提醒大家。一次，匹克威克先生戴上一副连镜片都没有的眼镜，敲了敲桌子，发出一声咳嗽，严厉无比地盯着斜靠在椅子背上的斯诺德格拉斯先生，直至他端正了自己的坐姿。接下来

① 即英文单词"匹克威克俱乐部"的缩写。

主席开始宣读：

《匹克威克作品选》

18——年5月20日

诗人园地：

献给周年的颂歌

我们再一次聚会以示庆祝，
佩带着标志，举行隆重的仪式，
我们的五十二周年，
今夜我们在匹克威克大厅相聚。

在这里我们身体无比健康，
每个人都忠诚于这一个小集体，
我们再一次见到熟悉的面庞，
亲密地握手说短道长。

我们的匹克威克始终坚守着他的岗位，
我们给他献上崇高的敬意，
他的眼镜在鼻子上耷拉着，大声宣读
我们丰富多彩的周报内容。

尽管他有些伤风，
但听他的讲话仍让我们高兴，
因为他的讲话充满了理智，
虽然他带着沙哑的嗓音。

高大的老斯诺德格拉斯气宇轩昂，
优雅的风度如同大象，

一张古铜色的脸充满了欢乐，
在大家面前笑容荡漾。

炽热的诗情在他眼中闪烁个不停，
他与命运奋力抗争，
看他眉目之前的远大理想，
再瞧他鼻子上一个斑点位置居中。

我们文静的塔普曼随后而来，
又红、又胖，甜甜蜜蜜，
他为双关的妙语捧腹大笑，
竟然从座位上滚落尘埃。

一本正经的小温克尔也在其中，
每根头发都在它应在的地方，
他是个典型的一丝不苟先生，
尽管他讨厌洗濯自己的脸庞。

一年时间已经过去，我们依旧能如此团聚，
吵闹、欢笑，畅言无忌，
在文学的道路上跋涉，
它确能指引光荣的路途。

愿我们的报纸繁荣恒久，
我们的俱乐部永远在这里坚守，
向着这有益、开心的匹克威克俱乐部，
未来的日子把祝福喷涌。

A. 斯诺德格拉斯

蒙面婚礼
威尼斯故事

许许多多的游艇在大理石的台阶旁靠岸，可爱的乘客们从上面跳下来，加入到把德·阿台隆伯爵家的豪华大厅挤得满满当当的那群打扮高贵的人中间。那些骑士和贵妇人，小精灵和侍童，僧侣和为新娘撒花的小女孩，混杂在一起高高兴兴地跳着舞。甜美的人声和悦耳的曲调在空气中四处洋溢，化装舞会就在这欢笑和音乐声中进行着。

“殿下跟维奥拉小姐今晚见过面吗？”一位一表人才的抒情诗人问和他手挽着手来到大厅的仙后。

“见过面，她很可爱，不是吗？尽管她如此地忧郁，不苟言笑！但她的服装是精选过的，因为再过一个星期，她就要同她厌恶之极的安东尼伯爵举行婚礼了。”

“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他从那边过来了，除了脸上那个黑色的面具之外，他打扮得跟新郎一样。一旦拿去那个面具，我们就能够见到他是怎样凝视着这位美丽的小姐；尽管她被严厉的父亲许配给了他，但她的心并没有属于他。”

“据说她的所爱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艺术家，他对她亦步亦趋，却被那个老伯爵排挤走了。”那位仙后在他们加入跳舞的行列时说道。

狂欢在一位教士出现的时候达到了高潮。他引导着这对年轻人，到了一个挂着紫色丝绒的房间里，示意他们跪下。狂欢的人群一下子没了声音，只有淙淙的喷泉声和在月光下沉睡的橙林里瑟瑟的风声将这宁静打破。德·阿台隆说道：

“各位先生和太太们，请原谅，我用了小花招诱你们来此处参观我女儿的婚礼。神父，我们等你来主持这结婚仪式。”

人们纷纷把目光向新郎和新娘投去。人群之中有声音在好奇地低声嘀咕,因为新郎和新娘的面具都没有摘下来。所有人的心为好奇和不解占据,但出于对主人的尊敬,大家都不说话,直到婚礼结束之后,好奇的来宾们围住伯爵,等待他的解释。

"要是我解释得了,我当然很高兴这么做,然而我只知道这是我那害羞的女儿维奥拉的奇怪想法,而我也只得听从她的。现在,亲爱的人们,结束这场游戏吧,把面具摘下来,接受我衷心的祝福。"

然而两个人都拒绝跪下。年轻的新郎答话的口气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无比惊诧,而当他们摘下面具时,竟然露出了那个艺术家情人弗迪南德·德弗罗的高贵脸庞。可爱的维奥拉容光焕发,正在一个佩有英国伯爵勋章的胸前幸福地靠着。

"大人,我敢骄傲地说,我的地位和财产并不比安东尼伯爵低,可是您对我向您女儿的求婚却不屑一顾。我可以夸更大的海口,因为当德弗罗和德瓦雷伯爵凭借他古老的门阀及巨额的财产来向现在这位已是我妻子的人换取承诺的时候,就算是你那充满野心的灵魂也拒绝不得。"

伯爵呆如木鸡地站着,像块石头,弗迪南德带着成功的会心微笑,转身面对不明就理的人群说道,"对于你们,我的浪漫的朋友们,我惟愿你们追求爱情也能像我这样得到一个成功的结局,得到的新娘也美丽得如同我在这蒙面婚礼上得到的新娘。"

S·匹克威克

为什么匹克威克俱乐部跟巴别塔[1]似的？这是因为它里面七嘴八舌的会员占了多数。

南瓜的历史

从前，一个农夫把一粒小小的种子种在花园里，没过多长时间，种子发了芽，并长成了一根藤，上面结了很多南瓜。到了十月份南瓜成熟的时候，他摘下一个，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一个蔬菜铺的人将这个南瓜买了下来，放在铺子里。就在这天早晨，有个圆脸蛋、塌鼻子的小姑娘头戴棕色帽子、身穿蓝色衣服到这个铺子里来，给妈妈买下了这个南瓜；她拖着它回到家里，用刀切开之后拿大锅煮它。之后她把一小部分捣烂，配以盐和黄油，当午餐食用；她在余下的那部分南瓜里加了一品脱牛奶、两只鸡蛋、四匙糖、肉豆蔻和一些饼干之后，用一只很深的罐子把它们盛起来拿去烤，直至变成棕黄色，可以吃了。第二天，姓马奇的一家人吃掉了这只南瓜。

T·塔普曼

尊敬的匹克威克先生：

我这封信要向你谈的是一个罪人所犯下的罪过我指的是一个名叫温克尔的家伙用笑声在这俱乐部捣蛋并且时常拒绝为这份出色的刊物撰稿我希望你对他的罪行可以宽恕并且允许他把一个法国寓言呈上因为他要做很多功课不能在写作上花费精力以后我决心想办法抓紧时简准备几篇

---

① 指巴别城的通天塔，见《圣经·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城的人原本打算造一座通天塔，由于上帝使他们的语言变得彼此不同而未能建成。

Commy la fo[1] 就是很好的意思我现在非常忙因为上学的时间就要到了。

此致,

N · 温克尔

(上面是一则颇具男子汉气魄而且非常大方的反省以往过失的检讨。假如我们的年轻朋友对标点符号有一点点研究,那么这一篇东西就算得上很好的文章了。)

一件悲惨的事故

上周五,我们先是听到一声剧烈的震动,然后又听到痛苦的呼喊从底层传来,大家都很吃惊。当大伙儿一起冲进地窖的时候,看到地上躺着我们亲爱的主席,他是在拿火柴时不小心摔倒的。我们面前呈现出一派乱糟糟的景象,因为匹克威克跌倒的时候,脑袋和肩膀撞进了一盆水中,把一小盆肥皂水打翻在他那充满了男子汉气魄的身体上,连衣服都撕坏了。在搬着他离开这危险之地后,我们发现,除了几处皮肤被擦伤之外,他没有遭受更大的伤害,而且我们很高兴地补上一句,他现在身体状况不错。

编者

讣　　告

我们异常痛苦地执行这项职责,把我们非常喜欢的朋友噼 · 啦 · 雪球太太突然神秘失踪的消息记录于此。这可爱并且被宠爱的猫被大批热情洋溢而心存爱慕的朋友视为

[1] 法语 Comme il Fault(得体的)错写成了 Commy la fo,把“时间”错写成了“时简”。

心爱之物。大家的视线为她的美所吸引，大家对她的风采和品行情有独钟，而她的突然失踪更给整个社区带来了沉重的哀痛。

人们最后一次看到她，是她坐在大门口，为屠户看守他的小车。只怕是她的妩媚迷倒了哪个歹徒，那家伙便使用卑劣的手段把她偷走了。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星期，但她仍旧杳无音信。我们彻底绝望了，把一根黑色的绸带结在她的篮子上，拿走了她的食盆，并视她为一个永远离开大家的人而为她哭泣。

一位深表同情的朋友送来了下面这弥足珍贵的东西：

哀歌

献给噼・啦・雪球

我们深切悼念失去了的心爱的贝，
为她悲惨的命运叹息不已，
因为她再也无法坐在炉火旁边，
再也无法在陈旧的绿色大门口游戏玩耍。

她的孩子安息的坟墓，
就位于那棵栗树下面，
可我们不能到她的坟墓上去放声痛哭，
因为我们不知道坟在哪里。

她的床榻空空荡荡，她的皮球也搁置一旁，
它们再也见不到她的容颜，
那曾经的轻轻拍击，那深情的咪咪叫唤，
都不能再在客厅里听见。

另一只猫代替她捕捉老鼠，
那只猫可真是满脸油污，

她不像我们心爱的宝贝那样捕捉老鼠，
玩耍的姿态也不如她那么优美。

她偷偷摸摸的脚步声践踏着门厅，
那是雪球经常玩耍的地方，
但她只会向狗儿们吐口水，
而我们的雪球却无所畏惧地将它们赶走。

她有用并且温和，她总是竭尽全力，
但是她难看之极，
我们不能让她代替你的位置，亲爱的，
不能给她你所受到的那种崇高待遇。

A·斯诺德格拉斯

公告

奥兰锡·勃勒加奇小姐造诣颇深，是一位见识不凡的演讲者。下周六晚上的固定节目结束之后，她将在匹克威克大厅作著名的“妇女及其地位”的演讲。

厨房里将举行一周会议，教姑娘们烹饪技术，主讲人汉娜·布朗，请大家出席。

箕畚协会将在下周三召开会议，并在俱乐部大楼二层游行，全体成员务必身穿制服、肩扛扫帚，于九点整到会。

贝思·彭塞夫人将于下周举办她的布娃娃女帽新品种展览会。最新的巴黎流行式样已经送到，欢迎预订。

几周之内，巴恩维尔大剧院将上演一出新的剧目，它将使美国舞台上所有演出的剧目黯然失色。这出最激动人心的剧目就是《康斯坦丁，一名复仇的希腊奴隶》。

提示

假如匹克威克不把这么多肥皂擦在手上，就不会总在早餐的时候迟到了。请奥古斯塔·斯诺德格拉斯不要在大街上吹口哨。请塔普曼不要把艾米的餐巾忘了。请温克尔千万不要为衣服上没有九个褶而忧心忡忡。

每周总结

梅格——良好
乔——恶劣
贝思——优秀
艾米——一般

主席一读完周报（我真诚地向读者保证，这是真正的姑娘们撰写的一种真正的文章），顿时掌声大作，接着斯诺德格拉斯先生站起身来，提出了一项建议。

“主席和各位先生们，”他带着一种议会里特有的态度和口吻说道，“我想提一个建议，吸收一个新会员——这个人受此殊荣是十分合适的，他也对能加入我们的俱乐部表示谢意，并将给本俱乐部带来一些新的气息，提高刊物的文学价值和不尽的欢乐与友好。我建议，吸收西奥多·劳伦斯为我们俱乐部的名誉会员。来吧，我们千万要吸收他。”

乔突然改变了语调，姐妹们都笑了起来；当斯诺德格拉斯坐下时，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焦急的神情，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我们表决一下这项提议吧，”主席说，“同意这项提议的人请说‘同意’”。

斯诺德格拉斯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让大伙儿感到吃惊

的是，贝思怯生生地紧接着作出了反应。

“不同意的人请说‘不同意’。”

梅格和艾米不赞成此事，因此温克尔站起身来，以极其文雅的姿态说道：“我们不要男孩子，他们能做的就是说说笑话和四处蹦来跳去。这个俱乐部是女士的，我们希望能保持安静并遵守规矩。”

“我担心他会笑话我们的周报，而且以后取笑我们。”匹克威克边说边拽拽前额的鬈发，这是她踌躇不定时的习惯性动作。

斯诺德格拉斯站了起来，异常严肃地说：“先生，我以绅士的身份向你担保，那种事劳里决不会干的。他爱好文学创作，他会润色我们的稿件，使我们避免涉及过多的伤感。你知道吗？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为他帮忙，而他却帮了我们这么多忙，我认为让他在这里有一席之地，并且在他来的时候欢迎他，是我们可以报答他的一件最起码的事情。”

这句话巧妙地暗示了可得到不少好处，因此塔普曼站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看样子他决心已下。

“是的，我们是该这样做，就算是我们心中还存有疑惑与担心。我认为他可以来，如果他爷爷喜欢来的话，也可以来。”

贝思这一突然的发言充满了激情，整个俱乐部都因此话而震惊，乔离开座位去和她握手表示赞同。“那么，现在重新投票表决吧。每个会员都应该想到，这是我们的劳里，并且说‘同意’！”斯诺德格拉斯兴奋地嚷道。

“同意！同意！同意！”立即有三个声音作出了回答。

“好！祝福你们！现在，正如温克尔那句非常有特点的话所说的，最重要的是‘抓紧时简’，请允许我把这位新会员介绍给大家。”紧接着，让俱乐部的其他成员出乎意料的是，乔一下把壁橱的门拉开，只见劳里坐在一只碎布袋上，而且由于他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一张脸涨得通红，双眼炯然有神。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你这个叛徒！乔，你这么做像什么话？”

三个姑娘一齐嚷了起来，此时，斯诺德格拉斯胜利地把他的朋友带了进来，并且拿来一把椅子和一个标志，使他立刻入会。

“你们这两个可耻的家伙可真有了不起的镇定功夫！”匹克威克竭力想皱起眉头，做出一副可怕的表情，结果却只能露出亲切的笑容。然而这个新会员应付这一场面游刃有余。他站了起来，向主席施礼以示感谢，并以非常令人感动的态度说：“主席先生和小姐们——对不起——是绅士们——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的名字叫做萨姆·韦勒，这个俱乐部卑微的奴仆。”

“好极了！好极了！”乔用她的炭炉柄敲着桌子，大声叫道。

“我忠诚的朋友和尊贵的保护人，”劳里摆摆手，接着说道，“他虽然以一种让我担当不起的方式介绍了我，但他不该因为今天晚上的阴谋诡计而受到非难。主意是我出的，他只是经不起太多的恳求才同意的。”

“行了，别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你知道，藏在壁橱里的主意是我出的。”斯诺德格拉斯插话道，她正得意忘形于这个玩笑。

“别相信他的话。我是干这件坏事的罪人，先生，”这位新会员以韦勒的方式对匹克威克点了点头，说道，“不过以我神圣的名誉保证，我以后决不再犯，并且竭诚为这个名垂史册的俱乐部谋利。”

“听呀！听呀！”乔高声嚷道，一面像敲钹一样把炭炉上的盖子敲得非常响。

“接着说，接着说！”温克尔和塔普曼喊道，而主席则友好地鞠躬示意。

“我想说的是，我在花园南边拐角的树篱上建了一所邮局，以感谢你们给我的荣誉，并以此促进邻邦之间的友好关系。这是

一座漂亮而宽阔的房子，门上装了锁，还有便利邮件[1] ——或者说女性，假如我这样说没什么问题的话——的设备。这原本是一只旧的燕巢，[2] 但是我堵住了门，敞开了屋顶，所以它可以用来盛放各种东西，并且节约我们的宝贵时间。信件、稿件、书籍以及包裹，都可以通过它来邮寄。而且，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一把钥匙，我觉得它再合适不过了。请允许我把俱乐部用的钥匙献上，并且感谢各位的深情厚意，请允许我就座。”

当韦勒先生把一把小小的钥匙放在桌子上，缓缓坐下的时候，四周响起了掌声，炭炉在一阵乱敲之下开始摇晃，过了良久，才逐渐恢复了秩序。紧跟着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每个人都各尽其能，故而每个人的表现都很突出。会议因此而开得颇为热烈，直到深夜才散会，大家还为这位新会员尖叫了三声以示欢迎。

没有人后悔把萨姆·韦勒接纳为会员，因为他是一个不管放在什么俱乐部都称得上最专心一致，循规蹈矩和热情洋溢的会员。他也真的能给会议“带来新气息”，能“润色”文章，因为他的演讲能震撼听众，而他写的文章文笔生动，充满了爱国热情，风格古典，同时又幽默诙谐、令人激动不已，但从来没有多愁善感的成分。乔认为他的作品和培根、弥尔顿或莎士比亚的作品不相上下，并认为她读过他的作品后，产生了要改变自己文章的念头，而且效果非常显著。

那个邮局是个非常不错的小机构，有着十分发达的业务，因为从它那里邮寄的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物品，几乎和正式邮局里的一样多。悲剧剧本和领巾，诗歌和泡菜，花种和长长的信，乐谱和姜饼，橡皮套鞋和请柬，还有质问信与小狗。老绅士很喜欢这种活动，并且用投寄奇怪的包裹、诡异的信息及荒唐的电报等方式来制造一些欢乐的因素。他的园丁痴迷于汉娜的魅力，居然

---

[1] 原文 mail（邮件）与 male（男性）同意，故下文接着说“或者是女性……”，这是劳里的幽默之语。

[2] 估计是人们为燕子做的，让燕子来做窝的木箱。

投寄了一封情书，委托乔转交给她。当这个秘密被揭穿的时候，她们着实地大笑一阵，因为她们永远无法想像，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个小小的邮局到底可以盛下多少封情书。

第十一章　试　验

“六月一号！明天金家都去海边，我就闲下来了。三个月时间的假期——我将获得何等的享受啊！”梅格回家时大声叫嚷。那天天气晴朗温暖，她接着就看到乔彻底虚脱似地躺在沙发上，贝思替她把脏兮兮的靴子脱掉，而艾米正在给大伙儿准备柠檬茶来提神。

“马奇叔婆今天走了，噢，真为此兴奋不已！”乔说，“我害怕得要命，只怕她让我跟她一块儿去；倘若她让我去的话，我倒是可能觉得自己应该去。可是你明白，普伦菲尔德就跟教堂的墓地一样枯燥单调，所以我很高兴逃脱了这趟差使。我们手忙脚乱了好半天才把那个老太太打发走了，每次她同我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想快点儿把事情做完，显得十分殷勤、卖力，所以我怕她产生离不开我的念头。我一直在打颤，直到她在马车里稳稳地坐定。最后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车已经出发了，她还把脑袋探出来说，‘约瑟芬，你是不是——？’我没等她说完，转身窘迫地逃走了。我简直是拼命地狂奔起来，飞快地转过街道拐角，在那里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地。”

“可怜的老乔！她进来时慌里慌张的，好像熊在她屁股后面追似的。”贝思说着捧住了姐姐的双足，脸上带着母亲般温和的神情。

“马奇叔婆是一个真正的海蓬子[1]，难道不是吗？”艾米一边说，一边吹毛求疵地品尝着柠檬茶。

“她说的意思是吸血鬼，不是水草；不过这无所谓，天气这样热，没有人去咬文嚼字了。”乔嘟嘟囔囔地说。

“你打算如何度过你的假期？”艾米灵机一动，岔开了话题。

“我什么事也不想干，只想好好地睡觉。”梅格坐在摇椅里答道，“整整一个冬天，我从床上被叫醒，不得不为别人从早到晚地工作。所以我现在要休息，好好玩乐玩乐。”

“不，”乔说，“我不喜欢睡懒觉。我将利用白天躲在我那棵老苹果树[2]上读书，要知道，我有一大堆书呢。假若我遇不到L[3]的话——”

“不要说百灵鸟！”艾米恳求道，作为对乔刚才纠正“海蓬子”一词的报复。

“那么我就说夜莺或者劳里吧，这样说挺不错的，因为他唱歌唱得很好。”

“不要再做功课了吧，贝思，暂且停一段时间，如同姐妹们想要的那样玩耍和休息吧。”艾米央求道。

“好吧，只要妈妈同意，我没什么说的。我想学几支新歌，而且我的孩子们[4]也需要换夏装了，它们现在很不舒服，正在为没有衣服而焦躁呢。”

“您同意吗，妈妈？”梅格扭过身问道，因为马奇太太正坐在她们称之为“慈母之角”的地方做针线活。

“你们可以试验一个星期，再看看你们乐不乐意，我想到了星期六晚上，你们就会感觉到正像只工作不玩耍一样，只玩耍不

---

① 海蓬子(Samphire)：欧洲海边的一种伞形植物。艾米在这里本想说“吸血鬼”(Vamphire)，但是她说错了。

② 指乔常去的顶楼。

③ 是百灵鸟(Lark)的首字母，也是劳里(Laurie)的首字母。

④ 指布娃娃。

工作也十分没有趣味。”

“啊，亲爱的，不！我想那一定很美妙。”梅格自信地说。

“我们干杯吧，就好像我的朋友和伙伴沙利·甘普所说的，终生快乐，不当苦力！”乔说，一面举着杯子站了起来，把柠檬茶向每个人都敬了一下。

她们都兴致勃勃地喝着柠檬茶，而且以把这天剩余的时光浑浑噩噩地过掉，来开始这个试验。次日早晨，梅格一直到十点钟才出现。她一个人吃早餐并不是津津有味，房间里冷冷清清的，而且杂乱无章；乔没有在花瓶里插上新鲜的花，贝思没有打扫屋子，艾米的书撒得满地都是。除了“慈母之角”跟平日一样之外，没有一件东西是整洁和令人赏心悦目的。梅格就坐在那里“休息和看书”，实际上困得直打呵欠，心里盘算着用她的工资可以买些什么美丽的夏装。乔同劳里一块儿去河上把一个早晨的时光打发掉了；下午在她那棵“老苹果树”上读《茫茫世界》，感伤地直流眼泪。贝思起初把壁橱里的所有东西全都倒腾出来，但是忙碌到中途就觉得十分劳累，于是丢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晕头涨脑地去弹琴了，一面还为没有碟子可洗而暗自高兴。艾米把她的遮荫棚收拾了一番，穿上她最漂亮的白色外套，把鬈发理了理，然后坐在忍冬下画画，心里盼着有人看见她，并且打听这位小美术家是谁。但是无人问津，只有一只长脚蜘蛛好奇地瞅着她的作品；于是她去散步，谁知道突然来了一阵急雨，回到家中成了一只落汤鸡。

吃点心时，姐妹几个互相抒发交流，全都认为这一天十分愉快，但是也十分漫长。下午梅格出去逛商店，买了一块“可爱的蓝薄纱”，然而把幅面裁开之后，发现它不经洗，这件蠢事使她非常生气。乔去划船，鼻子上被晒脱了一层皮，而且由于看书时间太长，脑袋疼得要命。贝思心里极不痛快，因为壁橱里乱糟糟的东西还有待于她整理，三四支歌一下子就学会也并非易事。艾米则为了她的外套有点破损而嗟叹不已，因为凯蒂·布朗的舞会第

二天就要举行。现在她似乎“无衣可穿”，正像弗洛拉·麦克弗林赛[①]一样。不过，这是小事一桩，她们要母亲放心，试验不错。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报之一笑，并且在汉娜的帮助下，替她们把未完成或者没做的工作补着做上，把屋子整理得井井有条，使家里的生活一如既往，这真是不可思议。这个“休息和玩乐”的经历竟然奇怪得令人不快。日子一天天变得漫长起来；天气阴晴不定，人的心情也时好时坏；大家都感到特别不安，对于无所事事的人，撒旦发现可以惩罚他们。当感到百无聊赖的时候，梅格做起了针线活，但是很快又觉得单调乏味。于是她想按照莫法特的款式，把衣服变个样子，可是把衣服剪坏了。乔看书看得眼睛受不了，一拿起书就觉得腻烦，脾气变得焦躁，还跟性格一向很随和的劳里发生了口角。这时她情绪低落，后悔自己当初没有跟着马奇叔婆一块儿去。贝思进行得还不错，因为她动不动就把“只玩耍，不工作”这个念头忘却了，常常回复到她的老习惯中去。但是她内心的平静不止一次地被打破，因为总有一种气氛笼罩在她的心头。这种气氛如此浓烈，竟然大大影响了她的心绪，——有一次，她摇着可怜的宝贝琼娜，骂她是“丑陋的东西”。艾米的情况最糟糕，因为她消磨时光的方式太少，而且当她的姐姐们让她自顾自玩时，她立刻感到自己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才华横溢和自以为是的小小的自我。她对娃娃不感兴趣，童话故事是虚无缥缈的，而且人总不能只是一个劲儿地画画呀。她不喜欢茶会，对野餐也提不起精神，除非办得非常好。“如果有一所里面全是些好姑娘的漂亮房子，或者外出旅游，那么夏天或许过得很愉快。但是憋在屋子里跟三个各顾各的姐姐和一个大男孩在一起，那么即使耐心得像波阿斯[②]那样，恐怕也无法忍受。”过了几天清闲、舒适和乏味的日子后，错别字小姐咕哝道。

---

① 弗洛拉·麦克弗林赛：裸体之女花神。

② 波阿斯：《圣经·路得论》中路得的丈夫，大卫的祖父，艾米误引作忍耐的代表。

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我已经厌倦了这个试验”这句话说出来;但是,在星期五夜里,每一个人都因为这一星期即将结束而暗自高兴,——她们心里不得不承认这种日子的确不妙。马奇太太是个很幽默的人,她想通过这个试验深刻地教训女儿们一番,于是决定选择一个适当的方式结束它:她给汉娜放了一天假,让女儿们充分体验一下这种日子的全部效应。

星期六早晨,姑娘们起床后,厨房里没有火,餐室里没有早饭,就连母亲也没有露面。

“我的老天!这究竟是怎么啦?”乔大声嚷道,垂头丧气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梅格跑到楼上去,过了一会儿又跑下来了,看上去放松了一些,不过非常疑惑,而且有些难为情。

“母亲没有生病,但是感到特别劳累,她说她要在房间里静静地休息一天,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我觉得真奇怪,这不是她惯有的表现啊,但是她说一星期来疲惫不堪,所以我们不要埋怨,还是尽力而为吧。”

“那太简单了,这个建议我十分赞同,我正愁着没事可干呢,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新的消遣吧。”乔迅速地接过话茬。

于是,她们就果断地干了起来,因为对她们各人来说,有事可做的确不失为一种莫大的慰藉;但是没过多久,她们就体味到了汉娜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干家务并不简单。”食品就放在食品柜里,梅格和乔准备早餐,贝思和艾米摆桌子,她们一边干活一边直犯嘀咕:佣人们竟然说工作辛苦。

“我给母亲送点儿早餐上去,尽管她让我们不要为她操心,说是她会照料自己。”梅格说,早餐由她操持,她坐在茶壶后面,好像一位主妇似的。

所以在大家开始吃早餐之前,梅格就把一只盘子装得满满的,带着厨师的问候送上楼去。虽然茶煮得很苦,难以入口,煎蛋饼糊了,饼干上也沾满了发酵粉,可是马奇太太高高兴兴地接受

了，并且连声道谢，等梅格走后她便对着这份美味的早餐大笑起来。

“可怜的小姑娘们，我原来还担心她们无从下手呢；现在看来不错，她们不会受苦，这将对她们大有益处。”她说，一面取出自己早已准备停当的美味食物，同时为了不伤害姑娘们的自尊心，她把那份糟糕透顶的早餐作了处理——这是母亲玩的花样，她们对此只会感激不尽。

楼下却是叫苦不迭，而大厨师对于自己的失败也极为气恼。

“没关系，午餐由我来准备，你们都当女主人，我当女佣人，你们小心别把手弄脏了，只管招待客人和发号施令。”乔说，其实她对做饭的事一无所知，比起梅格来还有所不及。

这个省心省力的主动请缨立刻被欣然接受了。梅格退到客厅里去，匆忙地把碎屑扫到沙发下面；为了不掸灰尘，她连百叶窗也关上了。乔相信自己能够做出一顿美餐来，于是怀着和解的友好愿望，很快写了一张字条丢在邮局里，邀请劳里来共进午餐。

“你最好先看看自己有哪些东西，然后再去请客人吃饭吧。”梅格听到这个热情但是冒失的举动时这么说。

“呵，有咸牛肉，有很多土豆，我打算再弄一点儿芦笋，一只龙虾作为佳肴，正如汉娜所说，我们将会吃到莴苣并且做一盘色拉。尽管我不知道如何做，但是书上有的。我要用牛奶冻和草莓作为甜点心，你们还会喝到咖啡，——如果你们要高雅一点儿的话。”

“别弄这么多菜，乔，要知道，你只会做姜饼和蜜饯。这顿午宴我不插手，既然你一心想请劳里的客，那么由你去招待他吧。”

“我对你别无他求，只要你对他客气一点儿就行，而且，我希望在我做布丁时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如果我弄错了，你适时地给我纠正一下，可以吗？”乔说，露出不愉快的神色。

“可以，不过除了做面包这类小事之外，我知道得也不多。你

想干点儿什么，还是先去问问母亲的意思吧。”梅格小心地答道。

“我知道，我又不是白痴。”乔没好气地说，听到人家对她的能力有所怀疑，她气呼呼地跑开了。

“你想干什么都随你的便，别来麻烦我。我要出去吃饭，不能为家里的事耗费精力。”当乔跑上楼来问母亲时，马奇太太这样对她说。“家务事我一向懒得理会，更何况我今天要休假一天，看书、写东西和出去跟朋友聊天，放松放松。”

平日里，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可是这天大清早的她就坐在摇椅上舒适地看书。这一反常现象，使乔隐隐约约觉得仿佛要发生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因为日蚀、月蚀、地震或者火山爆发都没有这样奇特。

“似乎一切都有点儿不对劲。”她下楼时喃喃自语道。“贝思不停地在啜泣，她那一家子准是出毛病了。假若艾米有意滋事，我就给她点儿颜色看看。”

乔自己也觉得很不对劲，急匆匆地跑到客厅里，看见贝思正在为那只叫做皮普的金丝雀哭鼻子。它直挺挺躺在笼子里，小爪子可怜地伸着，好像在要吃的——它是饿死的，没有人给它放食物。

“这都是我的错，我忘了给它东西吃，笼子里既没有一粒米，也没有一滴水。啊，皮普！我怎么能这么残忍地对待你呢？”贝思哭着说，一面把那可怜的小东西放在手心里，还想把它救活。

乔看见它的眼睛半睁半闭，于是伸手摸摸它的胸口，发现它已经僵硬冰冷，就摇了摇头，并且主动建议把她的骨牌盒子拿出来给它当棺材。

“把它放到炉子里吧，它暖和了或许还能复活。”艾米怀着一丝丝希望说。

“它已经因为冻馁而死，现在更不能把它放在炉子里烤。我来给它做一个小布袋，把它装进去葬在花园里。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养任何鸟儿了，再也不养了，我的皮普！因为我不配养鸟。”

贝思嘟嘟囔囔地说。她坐在地上，把她的宝贝捧在手里。

“今天下午就为它举行葬礼，我们都去。好了，贝思，不要再哭了！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儿，但是这个星期里事事不顺，皮普做了这次试验的牺牲品。去把小布袋做好，让它静静地安息在我的盒子里。午餐结束之后，我们给它举行一个体面的小葬礼。”乔说，她感到自己把这件事处理得极为妥当。

她让别人留在那里安慰贝思，自己径直走到厨房，那里乱七八糟的，叫人看了就打不起精神。她把一条大围裙系上之后开始干活，正当她把盘子收拾起来准备洗刷时，发现火灭了。

“这派景象真是太绝妙了！”乔低声地说，打开炉门，用拨火棒在死气沉沉的灰烬里乱捣一通。

乔把火重新生好后，打算趁烧水的功夫去买菜。一走路她就来了精神。回家时，她一边走一边为自己买到了价格低廉的东西而高兴。她买了一只很嫩的龙虾，还买了一些老芦笋和两盒酸草莓。等她准备好一切，炉子已经烧旺了，午餐的时间也到了。汉娜原本留下一盘发了酵的面团，但是梅格早已把它捏成了面包，放在炉子上重新发，而且不久就把此事忘到脑后了。现在，正当梅格在客厅里招待萨莉·加德纳时，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面颊通红、浑身沾满了面粉和煤灰的人出现了，她用责怪的语气问：

“喂，难道面包还没有发好吗？它都已经涨到盘子外面了。”

萨莉笑了起来，梅格点点头，眉毛高高扬起，仿佛要离开她的脸似的，于是那个魔鬼不见了，立刻去把酸面团放进炉上。马奇太太出门前看了看姑娘们把事情办得如何，并且安慰了贝思几句。贝思坐在那里做一个尸袋，而那可怜的死鸟儿静静地躺在骨牌盒子里。马奇太太走了出去，当她那顶灰色的女帽在街角消失时，姑娘们都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过了一会儿，克罗克小姐来了，说是来跟她们共进午餐的，这使她们更加惶惶不安。她是一个老处女，身体瘦小，生性多疑，鼻子尖细，任何事都逃不脱她

那双左顾右盼的眼睛，而且她总是把自己看到的四处宣扬。她们十分厌恶她，但是被关照过要对她和蔼，因为她穷困潦倒，又老又没有什么朋友。所以梅格请她坐在安乐椅上，尽量对她客气，但是她问长问短，对于什么都要发表一番议论，而且讲了一些她所认识的人的琐事。

乔那天上午的努力、焦躁和窘态简直难以言传，而她端上来的午餐也成了别人长期传笑的资料。她不想再请别人给她指点，于是独自一人尽力而为，在干活的过程中她体会到如果要做一个好厨师，仅仅有精力和好意还远远不够。她把芦笋煮了一个钟头，发现尖儿都被煮掉了，可是茎部又煮得太老，因此心情非常沮丧。因为做色拉使她大为恼火，把别的事都丢在一边不加理睬，所以面包烘得黑糊糊的无法端上餐桌。龙虾使她十分困惑，然而她把它敲打和拨弄，直到剥开它的壳时，才发现那一丁点儿虾肉跟大堆莴苣叶子混在一起，如果不仔细观察，还真看不出来。为了不让芦笋等待，就加快煮土豆，结果烧得还是不尽人意。牛奶冻成了块，而草莓跟初看起来也大不相同，——不太熟，被水果商骗了。

“好吧，如果他们饿了，可以吃牛肉、面包和黄油。整整一个上午都泡进去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真让人尴尬。”乔暗自琢磨道。与往常相比，吃饭铃她迟打了一个半小时，站在那里又热又累，垂头丧气。她看了看为劳里和克罗克准备的宴席。劳里在各个方面都很精细，而老处女克罗克那双左顾右盼的眼睛一定能够看到这些缺点，她会多嘴多舌地把所有事情宣扬出去。

当众人把她做的一盆盆的菜尝上几口后又剩下来时，乔感到无地自容。艾米嘻笑不已，梅格痛苦不堪，克罗克小姐嘴巴高高噘起，而劳里谈笑风生，给这个午餐场面增添了一种轻松欢快的气氛。乔还有最后的倚靠，那就是草莓，——她把它用糖浸得很好，而且有一罐奶油用来调了吃。当那只漂亮的玻璃盘子沿着桌子传去，每个人都带着亲切的神情注视着漂在奶油之海里的

一个个红色小岛时，她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往下落了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克罗克小姐当仁不让，尝了一口，做了一副怪相，忙不迭地喝了一点儿水。乔不肯吃，因为这道菜被众人挑去了一点儿之后减少了许多，她担心分量不够。她瞟了劳里一眼，虽然他的嘴角微微皱起，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盆子，但是他正在勇敢地吃。艾米爱吃甜食，舀了满满一匙，马上噎住了，把脸躲在餐巾后面，并且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桌子。

“喂，你怎么啦？”乔问道，语气颤巍巍的。

“用盐浸了，不是用糖。奶油也酸得难以入口。”梅格用悲伤的语气答道。

乔唏嘘一声，跌在椅子里，这才想起厨房的桌子上放着两只盒子，她看也不看就把其中的一只拿在手里急急地往草莓上撒，并且，牛奶也没有放到冰箱里。她的脸涨得通红，欲哭无泪。这时，她看了看劳里，虽然他想克制，但是那双眼睛还是带着浅浅的笑意。乔突然觉得这件事滑稽极了，于是放声笑了起来，眼泪也笑出来了。大家也都忍俊不禁，跟着她笑，——甚至被姑娘们称呼为“聒啰聒”的克罗克小姐也笑了。这一场尴尬的午宴在面包、橄榄黄油和嬉笑吵闹中欢快地结束了。

当大家站起来时，乔说，“虽然杯盘狼藉，但是我提不起精神收拾，还是让我们通过举行小小的葬礼来使头脑清醒一下吧。”克罗克小姐准备告辞，急于把这件事当做笑料在另一宴席上大谈特谈。

果然，因为贝思的缘故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了。劳里在树丛的乱草下掘了一个坟墓，可怜的小皮普被轻轻地放了下去，它的富有慈悲心的小主人泪流满面，把青苔盖到墓上，在一块写有墓志铭的石碑上放上那只由紫罗兰和繁缕精心做成的花圈。这几句墓志铭是乔在忙碌地准备午餐时写出来的：

皮普·马奇在这里安息，

它于六月七日不幸逝世；
它讨人喜爱又令人悲伤，
我们一定不会把它遗忘。

把那只可怜的金丝雀安顿妥当之后，贝思回到自己的房间，难以形容的悲痛和刚才吃下的龙虾使她非常难受，但是因为床还没有铺好，没有地方可供休息。她收拾床铺并拍打枕头，感到自己的悲怆之情减少了许多。梅格花费了半个下午的时间，帮助乔做午宴后的清除工作。她们身心俱疲，商量好晚餐就由茶和烤面包来充当。劳里把艾米领出去透风，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举动，因为那酸奶油对她的脾气影响颇坏。马奇太太回到家，看见梅格、乔和贝思在下午两三点钟还在忙不迭地干活；她打开碗橱再一看，心里暗自高兴，——这一部分的试验收效十分不错。

这些小妇人们还没来得及休息，就有几个人来拜访了，所以又忙活着去准备见他们。要端茶，要跑腿，最后还要作一点必要的针线活。当暮色开始笼罩大地时，静谧而又温润，她们逐个儿来到门廊里，时值六月，美丽的月季花将放未放，每个人坐下来都长吁短叹，显得疲惫不堪，烦躁不安。

“这一天多么可怕啊！”乔说，她总是第一个发言。

“今天虽然好像不太漫长，但是令人感到非常不舒服。”梅格说。

“看样子，没有妈妈和皮普是不会像个家的。”贝思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一面睁大眼睛瞧了瞧脑袋上方的空鸟笼。

“妈妈在这儿，亲爱的，假若你想要，明天你就可以再养一只鸟儿。”

马奇太太一边说一边走了过来，坐在她们中间，看样子她的假日过得并不比女儿们痛快。

“你们觉得这个试验好吗，孩子们？需不需要再来一个星期呢？”她问道，贝思靠在她的身上，另外三个姑娘把可爱的脸朝向

她，仿佛花朵向阳似的。

“我不需要！”乔叫道，语气坚决。

“我也不需要！”其他的人大声附和道。

“那么，你们是不是觉得担负起一些责任，而且替别人着想一点儿相对来说要好呢？”

“无事可干和纵情玩乐没有好处，”乔摇了摇头说，“我不喜欢这样生活，决心立刻找点儿事做。”

“你应当去学一学怎样做家常菜。这种本领非常有用，是每个女人都必须具备的。”马奇太太建议道，一想到乔的午餐她就窃笑不已，——她早就碰到克罗克小姐，得知了一切。

“妈妈，您出去是为了不操心家里的事，想看看我们如何折腾，是不是？”梅格大声问道，这种念头窝在她心里已经一整天了。

“是的。我要你们知道：只有每个人忠诚地尽职尽责，大家才能过得舒适。当我和汉娜为你们操劳时，你们过得挺好，但是不一定团结愉快。所以，我想给你们一个小小的教训，让你们深刻体会到，当每个人各顾各的时候，将会是怎么样一个局面。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比较愉快些：互助互爱，日常有些工作可做，从而空闲下来时，感到十分惬意，并且勇于承担责任，努力克制自己，使每个人都有一种必须使这个家显得舒适可爱的想法？”

“我们觉得理当如此，妈妈，真的！”姑娘们异口同声地叫道。

“那么，我建议你们勇敢地把你们小小的担子担起来，虽然它们有时似乎显得很沉重，但是这对我们大有好处，而且，当我们学会承受这些负荷后，它们就会变得异常轻松。适量的工作对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它们使我们不致百无聊赖和胡闹，对于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并且与钱财和时装相比，更使我们有一种力量感和独立感。”

“我们将会热爱我们的工作，而且像蜜蜂一样辛勤地工作。我们一定会这样做！”乔说，“我将会把学做家常菜作为我假日的

任务，等到下一次举行午宴，我准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我将代替您给爸爸做一些衬衫，妈妈。尽管我厌恶做针线活，但是我能够做，而且也愿意做。我的衣服像现在这样感觉挺好，这件工作要比我为自己的衣服而忙得不亦乐乎好得多。”梅格说。

“我将把每天的功课认认真真地做好，不在音乐和娃娃上花费过多的时间。我应当抛却游戏，好好学习，因为我天生就比较笨。”贝思说，这是她的决心。艾米也按照三位姐姐的方式勇敢地宣称，“我将学会开纽子洞，并且克服念别字、说白字的毛病。”

“好，非常好！对于这次试验我感到十分满意。我想我们没有重复这种试验的必要。不过，不要走极端，不要一味地埋头苦干。要劳逸结合，使每一天过得既有意义又很愉快，以善于利用时间来证明你们了解到了时间的价值。这样，你们年轻时就会快活，年老时也不会留有大的遗憾，就算生活十分贫困，人生依然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我们一定不忘教诲，妈妈！”真的，她们都没有忘记。

第十二章　劳伦斯野营地

由于贝思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能够经常性地料理邮政事宜，她自己也喜欢把那小门打开并把邮件分发出去，因而成了邮政局长。在七月份的一天里，她捧着满满一抔东西回来，像英国的一便士邮政制一样，把信件和包裹送往房间的各处。

“妈妈，这花束是给你的！劳里一向都惦记着这事。”她把花束插进花瓶里，花瓶处于“慈母之角”，情深意长的劳里从不间断地为这只花瓶供应鲜花。

“梅格·马奇小姐，有你的一封信和一只手套。”贝思接下来说道，把两样东西递给坐在母亲身旁缝补衣袖的姐姐。

“噢，我在那里遗失了一双手套，但是这儿只有一只。”梅格盯着那只灰色的棉手套说。

“另一只手套是不是被你丢在花园里了？”

“没有，我敢保证没有。因为只有这一只放在邮局里。”

“我最讨厌手套只剩下单只了！没关系，没准儿可以找到另一只。至于那封信，无非是我请人翻译的那支德国歌的译文而已。我估计是布鲁克先生翻译的，因为这字体不是劳里的。”

马奇太太瞅了梅格一眼，但见她在格子布晨衣的衬托下，显得俊美异常；额前轻轻飘拂着小发卷，透露着女子的万种风情，她正在小小的工作台前安然坐着，飞针引线，整洁的白线团摆满了工作台；她边缝边唱，双手上下翻飞，少女的幻想跟她腰带上的三色堇一样纯洁而新鲜，在她脑海之际任意奔腾，对她母亲的想法丝毫不曾顾及。马奇太太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给乔博士的两封信，以及一本书和一顶可笑的旧帽子，它拥满了整个邮局，并且在外面露了半截呢！”贝思笑着向乔正在写作的书房走了过去。

“劳里这个人鬼心眼真多！我说过我盼着大帽子能流行起来，因为炎热的天气里我的脸被无情地曝晒着。他说，流行什么样式何必放在心上呢？戴上一顶大帽子，舒服极了！我说要是我有大帽子的话，一定会戴它的。现在他为了试探我一下，就送来了这顶帽子。为了高兴高兴，也为了向他表明我对流不流行毫不介意，我一定要把它戴起来。”乔把这顶式样古老的宽边帽子挂在一座柏拉图的半身雕像上，然后读起她的信来。

一封信是母亲写给她的，她看着看着面庞开始发红，眼睛里一片模糊，因为这封信说的是——

亲爱的：

我写这封信的原因，是我为你竭力收敛自己的性情而感到高兴。你从不谈及你的努力、失败或者成功，要是我能

相信你那本陈旧的指导书[1]的话，那大概是因为除了你的朋友——那些你天天求助于他的朋友——之外，再没有人看得见这一切。我自己也有过亲身经历，而且我确信，你的决心是坚定的，因为我们已经见到了成效。亲爱的，耐心而勇敢地坚持下去，而且相信这一点：没有任何人对你的怜悯胜过爱你的

母亲

“这给我的帮助太大了！比百万的金钱和冗长的赞美有意义得多。哦，妈妈，我会努力下去的！我要一往直前，永不懈怠，因为有你在我的身后。”

乔用双臂枕着头，一篇短短的小说上洒上了她幸福的泪滴。在这以前，她的努力从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更没有博得任何赞赏，而这一次的鼓励就显得愈发难能可贵，愈发振奋人心，因为它完全出乎意料，又来自那样的人，她的赞扬是值得格外珍视的。乔感到自己身体中涌动着更加强大的力量，能够驱除任何邪魔，她把这张信笺随身携带，既是一种保护，也作为一种警醒，以免自己松弛倦怠。接着她根本没去想内容的好坏，便拆开了另一封信。那是劳里写的，字体很粗：

亲爱的乔，还好吗？

明天，我跟几个英国女孩和男孩有个聚会，我想那一定非常有乐趣。要是天晴的话，就在长草地上搭帐篷；大家划着船，上那儿去吃午饭，还可以打槌球，就像吉普赛人那样，生一堆篝火，尽情嬉戏。他们都很友好，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布鲁克也要去，男孩子们这下可以老实点儿了，而那些女孩子们，凯特·沃恩会教她们怎么做的。我希望你们也

① 指《圣经》

来，不管怎么说，不能把贝思扔下，没有人会让她不自在。别担心食物，这些事儿我全会料理好的，只要你们能来，我就无比高兴！

你永远的朋友　劳里

写于一片忙乱之中

“这可真有意思！”乔叫道，连蹦带跳地去把这事儿告诉了梅格。

“我们肯定能去，是吧，妈妈？这样一来可给劳里减轻了不少负担，因为我会划船，梅格能帮着准备午餐，妹妹们也能做点儿什么。”

“但愿沃恩一家不是那种假模假式的老古董。乔，你以前跟他们来往过吗？”梅格问道。

“我只略有所闻，他们一家四口，凯特比你大，孪生兄弟弗雷德和弗朗克年纪和我不相上下，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叫格雷丝。劳里是在国外与他们结识的，他对两个男孩子很有好感。但一谈起凯特，他就要噘起嘴，多半对她没什么好印象。”

“太好了，我的法国印花衣服是干净的。穿上这件，又合适又漂亮！”梅格兴高采烈地说，“你有合适的衣服吗，乔！”

“那件红灰相间的运动衫就成了。我想划着船到处去转转，不用太注重仪表礼节，你也去吗，贝蒂[①]？”

“我也去，——只要你们不让男孩子同我说话。”

“你放心吧，男孩子不会跟你讲话的。”

“我乐意让劳里感到愉快；我也不怕布鲁克先生，因为他看起来是那么温和。可是我不愿意玩耍、唱歌和讲话。我将一心一意干活，不连累任何人，而且你们会照料我的，所以我也去，乔。”

“这才是我的好妹妹。你在努力使你的腼腆得到改观，真的，

---

① 即贝思。

我因此深深爱你。我明白，跟错误作斗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一句热情洋溢的话似乎可以给人一种很大的鼓励。谢谢您，妈妈。”乔轻柔地吻了一下她母亲那瘦瘦的面颊，作为感恩的表示；对于马奇太太来说，这一吻甚至比她的容颜忽然红润起来还要可贵。

“我收到一盒球形巧克力糖，还有一张我要临摹的图画。”艾米说，把她的邮件拿给大家看。

“劳伦斯先生给我寄了一张字条，要我今天晚上上灯之前到他那里给他弹钢琴，我一定要去。”贝思说，她和那位老先生的友谊非同一般。

“让我们马上全方位地行动起来，今天完成两天的工作，明天就能轻轻松松地玩了，”乔说着就要把笔扔下去拿扫帚。

第二天清晨，当太阳公公偷偷地探进姑娘们的卧室，预示着一个好天气时，它看到的景象真是可笑极了。大家都作了自认为恰当而又必不可少的准备，来迎接这个好日子。梅格的前额上有一排添加的卷发纸；乔在她晒黑的脸上搽了大量的润肤膏；贝思为了弥补就要来临的分别，和乔安娜同床共枕；艾米则别出心裁，用一个夹子把鼻子夹住来改善形象。这种被美术家用来在画板上夹纸的夹子现在派了这种用场是恰如其分而又效果显著的。这种可笑的景观激发了太阳公公的兴趣，因为它光辉灿烂，照醒了乔，她看见艾米的饰物，不由得大笑起来，惊醒了姐妹们。

阳光和欢笑是一种吉兆，预示着一个欢乐的集会，两家人很快就积极行动了。贝思首先准备完毕，把隔壁的进展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大家，她频繁地通过窗口发来电报，姐妹们的梳妆打扮更加迅速起来。

“那个人带了帐篷！我看见巴克先生往食品篮中放了午餐，都放进了大筐里了。劳伦斯先生正抬头看天和风信鸽呢；我盼着他也能去。那是劳里，看起来跟水手似的——小伙子真不错！啊，上帝啊！一辆载满人的马车到这里来了——一位高个子女士，一

个小姑娘，还有两个可怕的男孩，其中一个腿瘸了。可怜的家伙，他有一副拐杖。劳里没对我们说这些。赶快，姑娘们！要迟到了。哎呀，我敢确定那是奈德·莫法特。快看，梅格，那天我们出门采购时向你鞠躬的那个人是他吗？”

“对。奇怪，他居然会来。我原以为他在山区呢。那是萨莉，她及时赶回来我真高兴。这样可以吗，乔？”梅格心慌意乱地喊着。

“的确是个美人儿，把你的衣服穿得挺起来，再把帽子戴正，戴得那么歪看上去有些多愁善感，再说风一吹就会把它吹走的。好，快点儿来。”

“噢，乔，你不会把那顶可怕的帽子戴上吧？简直太可笑了！别把自己弄得稀奇古怪的。”看到乔正用红缎带把那顶劳里为逗乐而送来的过时宽边草帽系上，梅格责怪说。

“但是我一定要戴，因为它非常好，既能遮住阳光，本身又轻又大，戴着很有意思；只要我觉得舒服，不怕成为一个稀奇古怪的人。”乔说完就迈开大步走了，其他人随后跟着。这一小队身着夏装的姐妹光彩照人，帽檐下笑容满面，看上去漂亮极了。

劳里跑过来迎接，接待室就是草地，他态度极其亲切地向他的朋友们介绍她们。好几分钟的时间，在那里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梅格高兴地见到了凯特小姐，虽然她已经二十岁了，但衣着朴素，这非常值得美国的姑娘们学习。另外使梅格感到荣幸的是，奈德先生是专程来见她的，并向她作了保证。乔清楚劳里一提及凯特就郑重其事的原因，因为那位年轻女士神情比较冷漠，这和其他姑娘开朗而随和的举止对比很强烈。贝思观察了一会儿陌生的男孩子们，确定那个瘸了腿的男孩并不“可怕”，反而有些文弱，所以她应该对他好一些。艾米发现格雷丝是个文静典雅的快活小人儿，她俩一言不发地彼此凝视了几分钟后，一下子成了好朋友。

帐篷、午餐和槌球用具已被事先送走了，不久，一群人就上

了船，两条船同时向外划，劳伦斯先生留在岸上挥动着帽子。劳里和乔划一条船；布鲁克先生和奈德划另外一条；而那个吵吵闹闹的孪生子之一弗雷德·沃恩，像一只躁动的水生蝽一样在一只单人艇中坐着，他把船桨乱划一气，竭力要弄翻两条船。乔的那顶滑稽帽子有很多好处，值得大家鼓掌以示感激。这顶帽子一登场就引来了笑声，因此打破了冷场。在她划船的时候，帽檐呼扇呼扇的，带来一股微风使人为之一振；她还说，要是有阵雨，大家完全可以躲在帽檐下面。凯特小姐对乔的行为颇感惊奇，尤其是在她因丢了船桨而大呼"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时。另外，劳里要坐下的时候被她的脚绊了一下，她居然说："好伙计，我把你碰疼了吗？"凯特把眼镜戴上研究了这个奇怪的姑娘几次，然后断定"她有些怪，但非常聪明"，还远远地对她微笑。

在另一只船上，梅格高兴地面对两个划船的人坐着。两个划船的人一边观赏着眼前的大好风光，一边以高超的"技艺和机敏"平划着他们的桨。布鲁克先生严肃而且寡言少语，是一个有着漂亮的褐色眼睛和动听声音的青年。梅格对他文雅的举止很喜欢，认为他是一部活的实用百科全书。他对她一句话也不多说，但却经常看她，她的确察觉到对方一定对她有好感。奈德正在上大学，自然端着一副大一学生认为应该端的架子。他不很聪明，但是个好脾气的人，是个共同野餐的好伙伴。萨莉·加德纳则一边专心地防止她那件白色凸纹布衣服弄脏，一边和无处不在的弗雷德喋喋不休地交谈，他的那些俏皮话经常让贝思感到不安。

长草地很近；可当他们到了那里时，帐篷已经支好了，球门也搭好了。这里绿草如茵，中央的三棵橡树下浓荫密布，一条平整的草皮可以打槌球。

"欢迎光临劳伦斯营地！"年轻的主人在大家欢叫着上岸时说。

"布鲁克任总司令，我是总监，剩下的人都是参谋；诸位女士

则是客人。帐篷是专为你们准备的，休息室就是那棵橡树底下；趁着现在天气还没有开始热，先来玩一场槌球，然后我们来准备吃饭的事情。”

弗朗克、贝思、艾米和格雷丝坐下来观看其他八个人的球赛。布鲁克先生选中了梅格、凯特和弗雷德；劳里选中了萨莉、乔和奈德。英国人打得不错，而美国人球技更佳，而且步步紧逼，顽强战斗，好像受了一七七六年精神[1]的激励。乔和弗雷德有过几次小交锋，有一次几乎要互相谩骂。乔在跑过最后一个球门时没有把球打进去，她很为这一失误恼火。弗雷德紧随其后，现在该他打了，他打了一下，球正冲着球门，却在球门外一英吋的地方停住了。大家都离得远，他冲过去查看时耍了点儿滑头，用脚趾轻轻地把球拨到了球门里面一英吋的地方。

“我打进了！而且要第一个进去，现在，乔小姐，我将让你甘拜下风。”年轻先生一边喊着一边准备挥槌再打。

“球是被你踢进去的，我看见了；现在该我打了。”乔直言不讳地说。

“其实，我没有动它，大概是它滚了几下，但这是可以的。因此请你站在一旁，我要来打标桩。”

“在美国我们是不搞欺骗的，要是你想这么做，你就这样做吧，”乔恼怒地说。

“得了吧，众所周知，美国佬最滑头！”弗雷德回敬道，把她的球远远地槌开了。

乔想开口说些野蛮的话，却又适时地控制住了，脸涨红到了额头，站了片刻，她尽全力槌倒了一个球门，与此同时弗雷德把标桩打中了，洋洋得意地向大家宣布这个结果。她过去捡自己的球，费了很长时间才在矮树丛中发现它，她回来以后显得很镇

[1] 一七七六年初，美国的托马斯·佩恩发表了《常识》，第一次提出了美利坚人的使命，抗拒英国强加的殖民地地位，更激发了美国人的反英情绪。

定，而且不动声色，耐心地等待下一轮该她打。她打了几次之后才恢复到原先的位置；然而对方此时已经快赢了，因为凯特的球是倒数第二个，而且离标桩很近。

“哎呀，我们要结束了！凯特再见。乔小姐输给我一个球，所以你被摧垮了。”弗雷德在大家围过来看这个结果时兴奋地喊道。

“美国人具备一种对敌人非常大度的本领，”乔说，她的表情足以让弗雷德脸红，“特别是我们被敌人击败的时候。”说着她巧妙地打了一下，丝毫没有碰到凯特的球，赢了这场比赛。

劳里把帽子扔向空中，突然觉得因客人输球而欣喜若狂很不应该，于是停止欢呼，转而偷偷地对朋友说：

“干得好，乔！他的确搞了欺骗，我看到了，我们不好直接对他说，但我敢保证，以后他不会再这样了。”

梅格把乔拉到了旁边，装作替她把一绺松散的发辫别好，赞赏地说：

“那的确令人生气，可你克制住了没发脾气，我太高兴了，乔。”

“别夸我了，梅格，因为我现在仍然会掮他耳光。如果不是在矮树丛中呆了一段时间而强压怒火缄口不言的话，我肯定会大发脾气。现在我还有余怒，因此但愿他别在我眼前出现。”乔紧咬嘴唇回答道，一边从她的大帽子底下愤怒地瞪着弗雷德。

“午餐时间到了，”布鲁克先生看了看他的表说，“总监，是不是请你点火和取水，并请马奇小姐、萨莉小姐和我一起来布置餐桌？谁能煮咖啡？”

“乔能，”梅格非常高兴把妹妹推荐出去。乔觉得她刚刚学的烹饪课程将会让她很有面子，便走过去操持那个咖啡壶。孩子们此时捡干树枝，小伙子们则把火点起来，并从附近取来泉水。凯特小姐正在写生，贝思一边和弗朗克聊天，一边把灯芯草编成小辫，然后再做成一张张小草垫，用来当盆子。

总司令和他的助手们很快就铺好了桌布，还用漂亮的绿叶衬托着一大溜令人垂涎的饮食。乔宣布已经煮好了咖啡，大家便都围坐着尽情地吃起来，因为年轻人是不用担心消化不良的，而运动后更是食欲大振。这顿午餐吃得非常尽兴，因为每件事情都新颖而有趣味，频频发出的大笑声把附近一匹吃草的老马都惊动了。桌子上一片狼藉，但却令人愉快，杯子盘子都灾祸不断。橡子落进了牛奶里，小黑蚂蚁是个不速之客，竟来分享各种点心，毛毛虫也从树上掉下来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三个戴白帽子的孩子在栅栏外张望，一只烦人的狗在河对岸向他们狂吠。

“如果你喜欢，这儿有盐。”劳里递给乔一盘浆果时说。

“谢谢，我喜欢蜘蛛。”她说着一把拎起两只不小心丧身奶油的小蜘蛛，“你竟敢向我提起那次十分糟糕的午餐会，而你们竟是这样完整无缺。”乔把俩人都逗乐了，他们还共用一个盘子，因为杯盘不够用。

“我那天真是快活，至今仍然记得。现在并非是我的功劳，你知道。我没干什么，是你和梅格、布鲁克促使它成功的，对此我感激不尽。吃饱之后我们该做什么？”劳里问道，他感到午餐一结束，他的王牌就已经甩出去了。

“等天气凉快点儿我们再做游戏吧。我把‘作家’纸牌带来了，凯特小姐可能会懂得些有意思的新鲜玩意儿。你问问她去，她是客人，你该多陪陪她才是。”

“你难道不是客人吗？我本来以为她会和布鲁克投缘，没想到他始终在和梅格说话，而凯特只能透过她那副滑稽的眼镜盯着他们。我马上去，你不用企图教训我懂礼节，因为你是教不了我的。”

凯特小姐还真懂得几种新式游戏。因为姑娘们不想多吃，男孩子则吃不下了，他们就全部转移到休息室去玩一种名叫“胡言乱语”的游戏。

“一个人开始讲故事，想说什么废话都可以，但要注意，说到

关键处就停住，另一个人接着胡说八道下去。要是做得好，这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可以产生一大堆悲喜交加的材料，让人大笑不止。布鲁克先生，从你开始吧，”凯特的神情里带着命令，梅格对此很奇怪，因为她非常尊敬这位教师，就像对其他先生们一样。

布鲁克先生在这两位姑娘身后的草地上躺着，顺从地讲起故事来，他那双漂亮的褐色眼睛注视着波光粼粼的河面。

“从前有一个骑士，他除了剑和盾之外一无所有，于是就外出寻找财富。他历尽艰辛旅行了很长时间，大概有二十八年之久，最终到达了一位好心的老国王那里。老国王有一匹没有驯服的宝马，要是谁能训练它并把它驯服，就会得到重赏。骑士答应试一下，他的进度虽然很慢，但是很稳当；因为这匹马也具有骑士风范，虽然脾气怪异而狂躁，但很快也懂得爱它的新主人了。他每天把国王的这匹爱马训练好之后，就骑上它在城中四处转，寻觅他梦中多次出现的一张美丽面庞，但他总是找不到。有一天，当他骑马从一条偏僻宁静的街道路过时，却从一座颓败的古城堡窗口看到了这张迷人的脸庞。他十分高兴，向人询问住在这个城堡里的是什么人。别人告诉他是几个被咒语禁锢在这里的公主，她们一天到晚纺织，来积累赎身的钱财。骑士非常希望能把她们解救出来；可是他没有钱，只能每天到那儿去等待那张可爱的脸，渴望她出现在阳光下。他最后决定到古堡里去打听一下该如何帮助她们。他过去把门敲开，只见——”

“一个迷人的甜美少女，她欣喜若狂地叫道，‘总算来了！总算来了！’”凯特继续往下说，她读过很多法国小说，很喜爱它们的风格。“‘就是她！’古斯塔夫伯爵叫道，他欣喜地跪在她脚前。‘啊，快起来！’她说着把一只纤纤玉手伸给他。‘不！除非你能告诉我如何才救得了你们，’骑士依然跪着发誓道。‘唉，我的命运多么不幸，它注定我必须留在这里，直到那个暴君被杀死。’‘那个浑蛋在哪里？’‘在紫色之厅里。快去吧，骑士，请把我从绝望中救出来。’‘遵命，我不成功，便成仁！’他说罢这些激动人心的话

就飞快地跑过去，推开了紫色之厅的大门，刚要走进去，就遭到了——”

“袭击，那是一个穿黑袍的老头扔向他的一部希腊大辞典，把他击得晕头转向，”奈德说。“那位无名骑士一清醒过来，就把那个暴君叉到了窗外。他胜利了，准备去见那个少女，没顾及到自己额角上肿了一块。他发现门被锁死了，于是就把窗帘撕开做成绳梯。刚下到一半时，绳梯断了，他头朝下坠落六十英尺掉进了护城河里。他像鸭子一样游泳，围着城堡游啊游，最后来到了一扇由两个胖子看守的小门前。他把两颗脑袋对着撞击，撞得它们像两个坚果一样裂开了花，然后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砸碎了门，迈上几级石阶，石阶上布满一尺多厚的灰尘，那上面的癞蛤蟆大得像拳头一样，蜘蛛能把人吓得发疯，马奇小姐。在石阶的尽头，他突然看见一幅可怕的景象，使他透不过气来，浑身冰凉。——”

“那是一个身着白衣的高大身影，戴着一层面纱，一只枯瘦的手提着一盏灯，”梅格接着往下讲，“这个人影对他点点头，经他前面幽然飘过一条像坟墓一样阴暗的通道，两旁是黑影幢幢，身披铠甲的雕像，死一般沉寂，灯发出蓝色的幽光，那个鬼一般的人影不时扭过头来看他，一双可怕的眼睛在白面纱后面闪着幽幽的光。他们到了一道门前，门上挂着帘子，门内传出美妙的音乐。他刚要向门走去，被那个鬼怪拉了回来。恐吓似地冲他摇晃着一个——”

“鼻烟壶，”乔阴森森地说，她的语调令听众大为悚然。“‘谢谢你，’骑士有礼貌地说，他闻了一下，接着打了七个大喷嚏，以致头掉了下来。‘哈哈！’鬼怪笑着，从锁孔里望进去，他看到那几个公主为了珍贵的生命正在卖力地纺织。鬼怪把被害者抓起来，并将他装进一个大铁箱子，箱中已装有十一个无头骑士，挤得像沙丁鱼似的。这些无头骑士站起来，开始——”

“跳起号笛舞来，”乔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弗雷德接茬说。

“而且，在他们跳舞的时候，这座颓败的城堡变成了一艘鼓满帆的战船。‘把船头的三角帆升起来，收紧头帆的升降索，立即转舵，乘风向前，炮手们各就各位！’船长大声叫道。这时出现了一艘葡萄牙海盗船，前桅上有一面墨黑的旗飘扬着。‘伙伴们，为了胜利，猛烈攻击！’船长说完，一场大战就此开始。当然，和惯常一样，英国人取得了胜利，胜利的总是他们。”

“不对，胜利的并不总是他们！”乔在旁边说，“他们迅速地把那艘双桅船追上，俘获了海盗船长，船甲板上满是死尸，后面的排水槽里流的都是血，因为原来的命令是‘不惜生命，肉搏到底！’‘水手长，用三角帆布结一个绳扣，要是那个混蛋不尽快坦白他的罪行，就把他杀死，’英国船长说。那个葡萄牙人一个字也不说，在欣喜若狂的水手们欢呼时，他走上了跳板。那条诡计多端的恶狗跳到了水里，在战船底部凿了一个洞，战船就沉到了海底，那里——”

“啊，我的上帝！我该怎么说呢？”萨莉叫道，弗雷德此时已结束了他的胡言乱语，他是把自己曾从一本喜爱读的书中学到的航海术语和故事情节杂糅在了一起。“他们全都沉到了海底，有一位好心的美人鱼迎接他们的到来，但她一看见那箱无头骑士，就很伤心，便好心地把他们泡在海水中，希望能弄明白有关他们的秘密。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好奇心在所难免。不久，来了一个潜水员，美人鱼对他说：‘如果你能够把它带到上面去，我就把这箱珍珠送给你。’因为她想让那些可怜虫复生，而自己又没有办法把这么重的东西送上去。潜水员就把它托上去了，等他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并没有珍珠，他非常失望地把箱子丢在了一片荒地上，有一个人在那里发现了它——”

“一个牧鹅少女，她在那一带放牧着一百只肥鹅，”等萨莉胡说八道完以后，艾米继续往下说，“少女非常同情他们，就向一个老妇人请教如何才救得了他们。‘你的鹅会告诉你，它们无所不知’，老妇人说。于是她问那些鹅用什么东西来做新头，因为原来

的头都不见了。一百张鹅嘴一齐张开，尖声叫道——”

“卷心菜！”劳里迅速接过来说，“‘说得对，’少女说着就到她的园子里拿了十二棵上乘卷心菜。她把卷心菜安上去，骑士们马上就活过来了，对她谢了恩，然后就愉快地走了，一点儿也没感到有什么不同，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与他们相似的头，因此任何人都不介意。我所关心的那个骑士重新回去寻找那张可爱的脸庞，得知公主们已凭着纺织换取了自由，而且只剩下一个没有出嫁。他听了以后紧张极了，于是骑上身旁那匹与他共命运的骏马，赶到城堡去看留下的是谁。他从树篱上望进去，看到他心中的女王正在花园里采集花朵。‘你愿意把一支玫瑰送给我吗？’他说，‘你得亲自来拿，我不能去你那里，这不得体，’她的声音甜美得像蜜一样。他想从树篱上爬过去，但树篱似乎越长越高，于是他又想穿越过去，但它似乎越来越厚，他只好忍住绝望耐心地把树篱上的树枝一根一根地折断，直到形成了一个小孔。他透过小孔向里探视，恳求着说，‘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然而美丽的公主似乎没有听懂，依旧默默地采着玫瑰花，让他自己想办法进去。他到底进去了没有呢？弗朗克会告诉你们。”

“我不行，我没玩过这种游戏，从来没有参加过。”弗朗克说，让他使这对可笑的情人摆脱这种伤感的困境，颇有些难为他。贝思早已经躲到了乔的背后，而格雷丝则睡着了。

“那么就让这个骑士在树篱中嵌着不理他了，是吗？”布鲁克先生问，眼睛仍然注视着河面，还抚摸着在扣眼中插着的野玫瑰花。

“我猜公主送给他一束花，过了一会儿还给他打开了门。”劳里微笑着向他的老师扔橡子。

“我们胡说八道这么多，只要经过练习，我们就能玩一种机智的游戏，你们会‘讲实话’吗？”萨莉问，这时候，刚才讲的故事早已让他们笑够了。

“但愿我会。”梅格严肃地说。

“我指的是一种游戏。”

“什么样的游戏？”弗朗克问。

“啵，你们叠起手来，挑选一个数字，然后按顺序抽签，谁抽到这个数字就必须如实回答别人提出的所有问题，这很有意思。”

“我们来试一试。”乔说，她喜欢新奇的花样。

凯特小姐和布鲁克先生、梅格和奈德拒不参加；而弗雷德、萨莉、乔和劳里把手叠起来并开始抽签；劳里恰好抽中了。

“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乔问道。

“祖父，还有拿破仑。”

“你认为谁是这里最美的女士？”

“玛格丽特。”

“你最喜欢谁？”弗雷德问。

“当然是乔。”

“你的问题真是无聊！”当大家对劳里的脱口而出放声大笑时，乔轻蔑地耸了耸肩说。

“继续，‘说真话’这种游戏很不错！”弗雷德说。

“对你而言，这个游戏不错。”乔小声咕哝着。

下面轮到乔了。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弗雷德问道。他想通过乔的回答来看看自己缺少什么品行。

“性格暴躁。”

“你最想获得什么？”劳里问。

“一副鞋带。”乔答道，她猜到了他这一问题的用意，并把他击败了。

“没有说实话。你必须把你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说出来。”

“天赋；你不想自己把它赋予我吗，劳里？”看着他一脸失望的样子，乔调皮地微笑了。

“你最爱慕一个男子的什么品德？”萨莉问。

“勇敢和诚实。”

“该我了。”弗雷德说,他排在最后。

“我们把这个给他。”劳里小声告诉乔,她点了点头,他马上问道:

“你在槌球游戏时运用欺骗手段了吗?”

“啊,不错,运用了一点儿。”

“好! 你是从《海狮》这本书中学来的这些假话吗?”劳里问。

“稍微有一些。”

“你认为英国人完美无瑕吗?”萨莉问道。

“要是我不这么认为,那么我将为自己感到惭愧。”

“他是一头地道的约翰牛。萨莉小姐,你现在不用等着抽签就可以开始了。我要问你的这个问题,可能会伤害你的感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些风骚?”劳里问话时,乔对弗雷德点了点头以示讲和。

“你这个男孩子真是无礼! 我当然不。”萨莉大叫道,但是她的表情却说明口不对心。

“你最憎恨什么?”弗雷德问。

“蜘蛛和米粉布丁。”

“你最喜欢什么?”乔问。

“跳舞以及法国手套。”

“啊,我觉得说实话这种游戏很没意思,我们玩一种有趣的牌戏来使我们的大脑清醒一下吧。”乔提议道。

奈德、弗朗克和小姑娘们参加了,当他们玩游戏的时候,三个大姑娘在旁边闲坐聊天。凯特小姐又拿出了写生本,玛格丽特则望着她。布鲁克先生手拿一本书在草地上躺着,但他并没有读。

“你画得真好! 我希望自己也会画。”梅格说,语气中流露出羡慕和惋惜。

“你为什么不学呢?我倒觉得你有对绘画的鉴赏力和天赋。”

凯特小姐谦虚而又温和地说。

“我没时间。”

“我猜，你妈妈更喜欢其他的手艺。我妈妈也是如此；不过我背地里学过几次，向她证明我有这方面的天赋，然后她就同意我继续学习了。你不是也可能跟你的女家庭教师学习吗？”

“我没有女家庭教师。”

“我忘记了，和我们相比，美国小姐们大多数去学校。这些学校都很好，我爸爸说的。我猜，你是进了私立学校吧？”

“我压根儿就不去学校，我本人就是一个家庭教师。”

“哦，是真的！”凯特小姐说。而她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我的上帝，太令人同情了！”可以从她的口气中发觉这种意思，而且她脸上的某种神色让梅格感到脸红，暗自责怪自己不应该这么心直口快。

布鲁克先生抬起头来迅速说道：“美国小姐们就像她们的祖先一样喜欢自立。她们因为能够自谋生路而倍受尊重和爱戴。”

“哦，是的，她们这样做自然很不错。我们也有很多崇高而令人尊重的年轻妇女，她们也是这样做的，并且被贵族雇佣，因为她们既有很好的修养，又才华横溢，都是上等人家的女儿，这你知道。”凯特小姐说，她用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这伤害了梅格的自尊心，感觉自己的工作不但枯燥，而且卑微。

“你喜欢那首德国歌吗，马奇小姐？”布鲁克先生打破了令人尴尬的沉默。

“哦，是的！那首歌非常甜美，我非常感激为我翻译这首歌的人。”梅格低着头说，她的脸上洋溢着欢乐。

“你不会德语吗？”凯特小姐面带惊异地问道。

“不太好。是我父亲教我的，现在他走了，我自学的速度很慢，因为没人为我纠正发音。”

“现在就来试一试。这里有一本席勒著的《玛丽·斯图尔特》，还有一个很高兴教你的老师。”布鲁克先生微笑着鼓励道，

把书放在了她的膝上。

“这本书很不易读，我不敢。”梅格心存感激地说，但是当着旁边这位知识丰富的小姐的面又有些羞涩。

“我先来读一些鼓励一下你。”凯特小姐说完读了用词最华丽的一段，一点儿也没有读错，但是表情却很呆板。

布鲁克先生不置可否。凯特把书送还给梅格，梅格直率地说，“我还以为是诗呢。”

“有一些部分是诗，试着读一下这段。”

布鲁克先生把书翻到了可怜的玛丽痛不欲生的那一段，一丝奇怪的微笑浮现在他的嘴角。

这位新教师拿着一根很长的草示意书上那一段内容，梅格温顺地随着读。她怯怯地读得很慢，她那悦耳的嗓音和委婉的语调不由得把深奥的句子读得像诗一样。那棵指在书页上的草往下移动着，那些凄婉的文字很快就使她着了迷，忘记了旁边听她读的人，好像是她独自在朗诵，并且令那命运多舛的女王的语言增添了一丝悲剧色彩。要是她在那时看到那双褐色的眼睛，她肯定会念不下去的。可她始终低着头，所以那一刻也就没有被破坏。

“真是太妙了！”布鲁克先生在她停顿下来时说，对她读错的许多地方却没有指出来，看来他可真会“循循善诱”啊。

凯特小姐抬起她的眼镜，观察了一下眼前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把她的写生本合上，用一种屈驾的态度说：

“你的发音很标准，以后会是一个灵巧的朗读者的。我劝你学习德语，因为它对教师来说是一种珍贵的技艺。我得去关照一下格雷丝，她正在玩闹呢。”凯特小姐站起来走了，她耸耸肩膀自言自语道，“我可不是来陪一个家庭教师的，即使她的确年轻貌美。这些美国佬真是太奇特了，恐怕劳里会让她们带坏的。”

“我原本忘记了，英国人对待女家庭教师的态度不像我们这样，他们对女家庭教师是不屑一顾的。”梅格一边说一边看着那

个满脸不悦的身影离开。

“男家庭教师在那里的境况也不一定好，很不幸我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工作的人而言，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美国，玛格丽特小姐。”布鲁克先生看上去如此乐观和满足，以至于梅格都不好意思再感叹自己命运的艰辛了。

“那么我很高兴自己生活在这个国度里。虽然我不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终究还是因此满足了很多，所以我不埋怨，但愿我能像你那样热衷于教书。”

“我认为要是你有像劳里那样的学生，你也会热衷于教书的。明年我将不再教他了，为此我感到很遗憾。”布鲁克一边说一边不停地用手指在草地上挖洞。

“我想他是去上大学吧？”梅格嘴里这么问着，眼神却在补充说，“那么你呢？”

“是的，他是该去上大学了，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等他一走，我就会参军，军队需要我。”

“我为此感到高兴！”梅格大声说，“我倒是希望每个年轻人都肯去参军，即使这对于留在家中的母亲和姐妹来说难以忍受。”她悲哀地说。

“我没有母亲和姐妹，连朋友也没几个，谁也不会关心我的生死。”布鲁克先生酸楚地说，他正漫不经心地把一朵枯萎的玫瑰花用土埋在他挖好的洞里，就像一座小小的坟墓。

“劳里和他祖父会关照你的，要是听说你受到什么伤害，我们也会非常伤心的。”梅格真诚地说。

“谢谢，这些话让人听了很愉快。”布鲁克先生说，他的表情看起来又开始高兴了。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奈德就骑着那匹步履蹒跚的老马过来了，他要在年轻女士们面前炫耀他的骑术，从那一刻起，他就没有再安静过。

“你喜欢骑马吗？”格雷丝问艾米，她们跟着奈德在草地周围骑了一圈马，现在正站着休息。

“我喜欢。以前爸爸有钱时，我姐姐梅格经常骑马，可是现在我们不再养马了，除了埃伦特里以外。”艾米笑着回答。

“告诉我埃伦特里什么样子，是不是一头驴？”格雷丝充满好奇地问。

“嗨，要知道，乔和我都爱马如命。但我们只拥有一副横鞍，却没有马。我的花园里有一棵苹果树，树上有一根树枝，它高矮正合适，乔就把马鞍放在上面，把缰绳系在树枝向上翘的地方。什么时候乐意，我们就骑在埃伦特里上面颠个够。”

“真可笑！”格雷丝笑着说，“我们家有一匹矮种马，我和弗雷德、凯特几乎每天都去公园骑它，好玩极了，我的朋友们也去，在罗欧[①] 有很多绅士和淑女。”

“哎呀，太美啦！但愿我哪天也能出国。可是与其到罗欧去还不如去罗马。”艾米压根儿就不知道罗欧是什么地方，但她又不好意思打听。

正在这两个小姑娘背后坐着的弗朗克听到了她们的交谈，又看见别的小伙子进行着各种各样有趣的体育活动，就烦躁地推开拐杖。贝思此时整理着散落在地上的纸牌，一抬头看见他，便带着羞涩友善地说：

“恐怕你是累了吧，我能帮什么忙吗？”

“请陪我聊聊，独自一人坐着真乏味。”弗朗克回答，很明显，他在家是娇生惯养的。

对于害羞的贝思而言，这简直和让她用拉丁文艰难的演讲别无二致。然而现在没有退路，也没法藏在乔的身后，这个令人同情的男孩的眼神中又对她抱有如此大的希望，她也就鼓足勇气决定试试。

“你喜欢聊些什么？”她一边摆弄着纸牌一边问，原本想把它们捆好，没想到掉下来一半。

---

① 罗欧：伦敦海德公园内的马道。

“啊，我爱听有关板球、划船、打猎的事情。”弗朗克说，他对什么是力所能及还没有弄明白。

“上帝啊，我该如何是好？这些东西我一窍不通，”贝思想；一阵惊慌失措，她竟忘了这男孩的不幸，只希望他能说一下，于是说，“我从未见过打猎，但我想你对此很精通。”

“我打过一次，可是永远也不能再打了，因为我从一个可恶的五栅门上跳过时摔伤了，从那以后就与马和猎犬失去了缘分。”弗朗克说着叹了口气，这令贝思非常痛恨自己的冒失。

“你们的鹿和我们的丑野牛相比好看多了。”为摆脱这种窘迫的局面，她把话题拉到了草原上，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曾读过乔喜欢的一本男孩子的书。

事实证明野牛具有安慰作用并能给人以满足感，贝思忘我地急于想让对方高兴起来，丝毫没有察觉姐姐们正在看她和一个可怕的男孩子谈话，这种奇异的景象使她们感到惊喜，因为如果是过去，她一见到这种男孩是要寻求别人的保护的。

“为她的善良祝福！她同情他，所以善待他。”乔说，在槌球场上对她微笑着。

“我总是说她是一个小圣徒。”梅格补充道，似乎这事是勿庸置疑的。

“我很久没听到弗朗克这么笑了。”格雷丝对艾米说，她们正坐在那里一边谈论娃娃，一边用橡子壳做茶具。

“只要我的姐姐贝思愿意，她是个很爱挑剔的女孩子。”艾米说，她为贝思的成功感到高兴。她原本想说“惹人喜爱”[①]，幸亏格雷丝完全不明白这两个单词的确切含义，“爱挑剔”比较动听，能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天下午，他们即兴表演了一场马戏，下了孤鹅棋[②]，又打

---

① “爱挑剔”为 fastidious，“惹人喜爱”为 fascinating，艾米喜欢炫耀，但经常把词用错。

② 一只狐追杀十六只鹅的游戏。

了一场槌球友谊赛,活动就结束了。日落时他们把帐篷撤掉,把篮子收拾好,拔起了球门,坐上小船,全班人马顺流而下,一路高歌。奈德动情地用颤音唱了一首忧郁复沓的小夜曲:

孤独,孤独,啊!烦恼,孤独,

又继续唱道:

年轻的我们啊,都有一颗心灵,
哦,我们为何要这样冷清地分离?

他装作很难过的样子看着梅格,逗得她立即哈哈大笑起来,使他无法再往下唱了。

"你怎能如此残忍地对待我?"他借着一阵朝气蓬勃的大合唱的掩饰小声说道,"你整天和那个傲慢古板的英国女人形影不离,现在又故意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不是有意的,可是你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可笑,我就不禁笑了起来,"梅格回答,对他责怪的头一部分内容不予理睬,因为她想起了在莫法特家那次舞会上的经历以及事后的风言风语,因此她的确在躲着他。

奈德不高兴了,转而到萨莉处寻求慰藉,他有些恼怒地对她说,"那个姑娘没有一点儿情调,对不对?"

"一点儿也没有,不过她这个人很可爱。"萨莉回答;即使是在认同朋友的缺点时,她也要为朋友辩解。

"不管怎样她都不是一头经受过创伤的鹿,"奈德说,他试图炫耀一下他说俏皮话的本领,并且显示他说得和年轻绅士们通常所说的一样成功。

这一小队人在他们曾经集合的草地上亲切地分手了,他们互致晚安、再见,因为沃恩一家要去加拿大。当这姐妹四个穿过

花园往家走的时候，凯特小姐在身后望着她们，“尽管她们很外向，可当你对她们熟悉之后，美国姑娘还是让人很愉快的。”她说，口气中没有丝毫傲慢。

“我完全赞同。”布鲁克先生说。

第十三章　空中楼阁

九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劳里悠闲地躺在吊床上荡来荡去，心里却在想着那些邻居们在做什么，但又不愿起来去瞧瞧。一天来他一无所获，过得很不舒心，因此心情十分不好，他真希望这一天能从头再来。在此之前，酷热的天气使他懒散地不愿再去学习，这使布鲁克先生非常着急；同时他下午练了很长时间的琴也使他的祖父甚为恼火；他恶作剧地暗示说他的那只狗发疯了，以致于连他的女仆们都吓得魂不附体。他故意同马厩管理者吵架，毫无根据地指责他们没有把马管好；发泄了一番之后，他来到那张吊床上，无端地唉声叹气起来。然而在这样一个静谧可爱的白天，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盯着头顶的七叶树树冠，沉浸于梦幻之中，他幻想着自己正在大海中环球旅行。忽然，一阵喧闹声，一下子把他推回到了海岸上。透过吊床的网眼，他看见马奇一家正走出家门，好像要去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她们究竟要去干什么？”劳里心里盘算着，他睁开那双睡意朦胧的双眼想看个明白。今天这几位邻居的打扮有些特别，每个人都戴着一顶宽边帽，肩上挎着一个棕色的小袋子，拿着木棒。梅格手拿一个垫子，乔捧着一本书，贝思拎着一只篮子，艾米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文件夹。她们悄无声息地穿过花园，溜出后门，开始攀登屋子与河之间的那座小山。

“啊，那倒不错！”劳里对自己说，“去野餐竟然不请我。她们

上不了那艘船，因为钥匙不在她们那儿。大概是她们忘记了。我去帮她们一把，顺便也看看究竟干什么。”

虽然有好几顶帽子，但他还是费了好长时间才选中一顶。随后他又四处找钥匙，最后竟在自己的口袋里发现了。当他翻过篱笆去追赶她们时，姑娘们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抄近道赶到码头，等着姑娘们，然而谁也没来。他爬到小山上四处眺望。只听得山上的松林中传来了比松涛的吟唱或催眠的蟋蟀鸣叫更加清晰的声音。

这时已经心旷神怡的劳里透过树阴向灌木丛中望去，心想，“这里的确像在画中！”

的确，这里是一幅小小的风景画：四姐妹坐在绿阴里，那斑驳的树影和阳光在她们的头上闪烁不定，温馨的风吹拂着她们的秀发，吹凉了她们的面庞，林中的小动物们仍在自由自在地蹦来蹦去，干着自己的事，仿佛这几位不速之客并不是陌生人，而是它们的老朋友。梅格在垫子上坐着，那纤纤细手灵巧地做着针线活儿，那袭粉红色的衣服，使她看上去像是万绿丛中一朵鲜艳的玫瑰。而贝思正在附近的铁杉树下那一堆堆的球果中挑选着，她要用这些球果做件美丽的饰物。艾米面对着一簇羊齿草在画画，乔却是一边打绒线一边大声朗诵着文章。看着她们那悠闲的神态，劳里脸上闪过一道不易觉察的忧郁，他觉得自己应立刻离开，因为他并没被邀请；回家吧，他又受不了家中的那种寂寞，林中这种祥和的集会对他烦躁的心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踌躇不定时，一只松鼠从他身边的一棵树上窜了下来，看见他后又急忙缩了回去，朝着他发出了尖锐的“抗议”声。贝思抬起头，发现了树后那张忧郁而茫然的面孔，她带着欢迎的微笑，向劳里点头示意。

“我可以加入你们的行列吗？也许我会给大家带来什么麻烦。”他边说边缓缓地走了过去。

梅格扬了一下眉毛，但乔却向她瞪了一眼，于是她赶紧说：

“当然可以，本来我们是想邀请你的，但又以为你对女孩子们的游戏不感兴趣。”

“我一向是对你们的游戏感兴趣的，倘若你不希望我加入，那么我立刻就走。”

“我不反对，但你也要有一点儿活做。在这里没有无所事事的人。”梅格严肃而又和蔼地说。

“非常感谢，什么活我都乐意干，只要允许我留在这儿，因为那边沉闷的环境像撒哈拉大沙漠似的。不论是做针线活、读书、画画、捡球果，还是什么都做，我都惟命是从，我已做好了一切准备。”说着劳里坐了下来，带着一副讨人欢心而愿意服从一切的神态望着大家。

“我要织完这个袜跟，你来读这篇小说。”乔说着把那本书递给了劳里。

“好的，小姐。”劳里讨好似的答应着接过书，开始认真地大声读了起来，以此来表明他对被纳入这个忙碌的集体的感激。

小说并不长，劳里读完小说后竟想提出几个问题，来作为对自己功劳的回报。

“小姐，请问，我提个问题不介意吧？”劳里问道，“这样的一个令人神往而又有教育意义的集会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吗？”

“告诉他好吗？”梅格看着她的妹妹们问。

“他会嘲笑我们的。”艾米提醒说。

“我们才不会在乎这个！”乔说。

“我想他会对此感兴趣的。”贝思接过话说。

“我保证不会发笑，而且我对此非常感兴趣。乔，告诉我，别怕。”

“怕你？好吧，你知道，我们经常做‘天路历程’的游戏，即使是寒暑，我们也从不懈怠。”

“这一点我知道。”劳里点了点头，以示他了解这些。

“你怎么知道，是听谁说的？”乔问道。

“神灵们。”

“不，是我对他说的。有一天夜晚，你们都不在，劳里十分伤感，我想使他开心起来。他也确实对此感兴趣，因此，乔，你不要埋怨我。”贝思小心翼翼地说。

“你什么秘密都保不住。不过这样也好。”

“请你还是讲下去。”劳里请求说，而乔却一声不吭地做着自己的事，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神情。

“噢，她既然已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你，我们就更应该珍惜我们的时光了。我们曾设想不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而且规定每人要做件有意义的事情，并且要全力以赴去完成它。现在假期快要结束了，我们所要做的事都已基本完成了，我们对自己没有偷懒而感到欣慰。”

“是的，我也是这样认为。”劳里想到自己那无聊的日子，感到非常后悔。

“母亲希望我们尽可能到户外来，所以我们就把活儿带到这里来做，并且好好地放松一下，为了痛痛快快地玩玩，我们把东西装在袋子中带了出来，戴着旧帽子，拄着棍子来爬山，可谓是几个朝圣者，而这正像几年前我们所做的一样，在这里不仅可以放眼四眺，而且还可以看到我们向往已久的居住的地方，因此我们称这座山为‘快乐山’。”

顺着乔手指的方向望去，劳里透过树丛间隙看见河对岸那片碧绿的草地连着大城市的郊区，那远处的青山直穿云霄。夕阳西下，天边的云彩在落日的余晖下显得格外壮观。那高耸云天的雪峰，如同天国中的塔尖。

“多么壮观啊！”劳里看着眼前的美景。低声说，因为他对美的鉴赏力很强。

“这里经常是这样。我们都很喜欢观赏这种景色，因为它从来没有相同的时候，而且总是那样灿烂。”艾米说道，她多么希望能把这美景画下来。

“乔希望我们能有朝一日到乡下去居住，在那儿可以养猪、鸡等。的确，农村是非常好，但我最希望那儿是个天堂，而且我们都能去。”贝思看着那壮观的景象若有所思地说。

“有一个地方甚至比那里还要完美，等我们达到了那种崇高的境界，我们不久就会去的。”梅格用她那甜美动听的声音说。

“这要等很长时间，太难了。我真希望能一下子飞过去，就像燕子一样，从那金碧辉煌的大门进去。”

“早晚你会到那儿去的，贝思，不用担心，”乔说，“像我这样的人要去那儿就必须努力地奋斗一番，而且必须努力地攀登，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到头来还不见得能否进去。”

“我将永远陪伴着你，倘若这对你是一种慰藉。在我到达你所说的天国之前，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倘若我来晚了，你会对我说一声使我振奋的话吗，贝思？”

劳里那种期待的神情使对方深为不安，贝思抬起双眼望着天空中那飘浮不定的云彩，兴奋地说：“如果人们果真愿意去天国，并为之而付出一生的精力，我想他一定能成功的；我不相信那扇大门上锁或有守卫大门的人。我时常幻想那里正像图画中那样，当那些不幸的基督徒们从河中走出来时，天使们向他们伸出欢迎的双手。”

“如果我们所假想的那个空中楼阁能变成真的，而且我们能在里面住，这难道不是很有意思吗？”乔稍微停了一下说。

“我曾经设想了许多的空中楼阁，但很难知道究竟要哪一个才好。”劳里说着平躺在地上，把球果向先前“暴露”过他的那只松鼠掷去。

“你应该选择一个你最喜爱的空中楼阁，那会是什么呢？”梅格盯着他问道。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的？”

“当然愿意，如果妹妹们也这样认为的话。”

“我们也很愿意。劳里你就说说你的吧。”

“我的空中楼阁就是在我周游了世界之后，定居德国，并且沉浸于音乐之中。我自己将成为一名著名的音乐家，世界上各国的人都热情地跑来听我演奏。我将不再受到金钱、生意的干扰，自得其乐，做我所想做的一切。你的空中楼阁又是什么呢，梅格？”

梅格似乎觉得要她描绘出自己的空中楼阁比较困难。她晃动着一根蕨草似乎在驱赶着蚊虫，慢条斯理地说：“我想有一所美丽的房子，里面放着各式各样豪华的东西——精美的食物、漂亮的衣服、好看的家具、合心意的人和许多的钱。我是这里的女主人，可以随意地支配它们。这里有很多佣人，我不用劳动，拥有这些对我来说是多美啊！这样我就可以做自己所想做的事，一心积德行善，让每个人都爱我。”

“你的空中楼阁中难道不需要一位男主人吗？”劳里淘气地问。

“我已经说过‘合心意的人’，你知道。”梅格垂着头，仔细地绑着鞋带，谁也没有看到她的脸。

“你为何不说要一个聪明的、优秀的、善良的丈夫和几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你知道，如果没了这些，你的空中楼阁就会不怎么完美。”乔直言不讳地说。她目前还没有这种温馨的梦想，而且对于儿女情长的事也非常鄙夷，但是书中所讲的除外。

“在你的空中楼阁中，只要有马、砚台和那些小说就行了。”梅格没好气地说。

“我为什么不这样呢？我要拥有一个养满阿拉伯骏马的马厩，需要一个堆满书籍的房间，而且有一只神奇的能供我写作的砚台，使我的作品像劳里的音乐那样闻名。我要在走进我的空中楼阁之前，做出一个惊人的壮举，一件勇敢或神奇的事情，这件事将流芳百世。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事，但我正在等待之中，总有一天会使你们惊讶。我想，我将成为一名作家，致富成名；我会因此而感到非常满意，这就是我的梦了。”

“我的空中楼阁是我能和我的父母平平安安地待在家中，帮他们照顾家庭。”贝思心满意足地说。

“除此之外，难道你什么也不需要了吗？”劳里盯着她问道。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架属于自己的小钢琴，所以我非常满足。我希望我们都身体健康，长期相处在一起；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

“我的梦虽多，但我最想成为一位画家并能够到罗马去，画出美丽的画，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艺术家。”艾米说出了她的小小心愿。

“我们难道不是一群有远大理想的人吗？除了贝思外，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名致富，在各方面都有所成就。我真想知道我们中到底有谁能实现他的愿望。”劳里嘴里嚼着一根青草说，像一头陷入沉思的小牛。

“我已拥有了打开我空中楼阁的钥匙，但是不是能打开那扇门，还是一个未知数。”乔神秘地说。

“我虽然也拥有了我空中楼阁的钥匙，但却无法使用它。这该死的大学！”劳里咕哝着，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的钥匙在这儿！”艾米摇了摇手中的铅笔。

“我没有钥匙。”梅格沮丧地说。

“不，你有。”劳里说。

“在那儿呢？”

“就在你的脸上。”

“胡说八道，那有什么用呢？”

“等着瞧，看它能不能给你带来你所需要的东西。”男孩自以为他窥探到了一个有趣的小秘密，禁不住开怀大笑起来。

厥草后梅格那张脸涨红了，她沉默不语，用布鲁克先生讲骑士故事时的那种殷切期待的神情凝视着河对岸。

“十年后如果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再聚会一次，看到底我们之中谁梦想成真了，或者与现在的梦接近了多少。”乔胸有成竹

地说。

“哦！那时我就二十七岁了！”梅格大声地叫了起来。她现在刚满十七岁，却自以为是个成人了。

“特迪[①]，我们俩将是二十六岁，贝思二十四岁，艾米是二十二岁。到那时，我们这些人应该非常地受人尊敬！”乔说。

“我真希望在此之前，我已经能做出令人骄傲的事情，但我却是一条大懒虫，我怕我会‘虚掷光阴’，乔。”

“你需要有一种动力，这是母亲说的；当你有了动力，她相信你一定会干得很好。”

“真的？那么我一有机会，就要努力工作！”劳里大叫着坐直了身子，“我应该设法让祖父快乐，也确实应该为此而付出努力，你知道吗，这正好与我的性格相抵触；唉，真难啊！祖父希望我能成为一名商人，像他那样去和印度人做生意，但我说什么也不干。我对茶叶、香料、丝绸没有兴趣，尤其是他的那些破船带来的所有垃圾，对于这条破船何时沉没，我丝毫不放在心上。按他的意愿，我花了四年时间读大学，他应该让我摆脱经商。然而他却非常固执，非要我继承他的事业，要摆脱这个束缚就得像我父亲那样跟他脱离关系。倘若家中有人照料我爷爷，我明天就这么做。”

劳里激动地说着，似乎只要再有所刺激，他就会率性而为，立即将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此时，他正处于成长时期，虽然比较懒，但他总是有着年轻人那种对压抑的敌视和一种要去开拓自己人生之路的焦躁情绪。

“我希望你能立刻乘船起航，在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之前不要回来。”乔说，此时她的思绪被如此大胆的计划所感染。她的同情心也被她所认为的“特迪的苦难”所激发。

“你不应该那样，乔，劳里不应接受你这样的意见。劳里，你

① 特迪：劳里的教名西奥多的昵称。

应按你爷爷的意志去做，”梅格像母亲教育孩子似的说，“你应该在大学中努力上进，他见到你在按他的期望而奋斗，他就不会对你如此严格粗暴了。正如你所说的那样，除了你，没有人能来为他做伴，没有人爱他。倘若你不辞而别，那么你会很后悔的。不要灰心，不要着急，只要你做了你该做的，就会得到回报的，像仁慈的布鲁克先生那样，会受到人们的尊敬的。”

“对于他，你还知道些什么？”劳里问。他虽然对这些善意而真诚的劝告非常感激，但他又不喜欢听人这样来教导，尤其是在他发泄了满肚子的委屈和不满后，总想把话题移到别的事情上。

“你爷爷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些有关他的事情，讲他怎样照顾他母亲；为了她，他放弃了国外有钱人家的聘请；直到现在他还在赡养着曾照料过他母亲的一位老妇人，可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过，而且尽最大可能帮助她，大方、忍耐而且心地善良。”

“的确，他是这样的，亲爱的朋友！”劳里激动而亲切地说。此时梅格已经不再说话，刚才她说的太动情，脸都红了。“爷爷总是那样，打听他的事时却瞒着他，又把他的崇高品德都告诉给别人，让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布鲁克说什么也弄不清楚你们的妈妈为什么如此善待他，邀请我们俩到你家去，并以她那令人温馨的礼节来款待他。他认为，你们的妈妈真正十全十美，在以后很长时间，他都在谈着这事，而且还兴致盎然地说到了你们，倘若有一天我能实现我的抱负，你们认为我应替他做点什么呢？”

“现在就替他做点儿事，别让他气死就行了。”梅格讽刺劳里说。

“小姐，你凭什么说我现在令他烦恼呢？”

“从他走时的脸色就可以看出来。倘若你能使他满意，他就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走路时也脚步轻盈；如果你给他添乱，他就显得非常古板，走路时也是脚步沉重，似乎只想回去重新做好他的工作。”

“噢，我非常乐意听你的话！我明白了，你是从布鲁克的表情

上看到了我的表现，难道不是吗？我曾发现他从你的窗前走过时，既鞠躬，又微笑，的确不知道你们还在暗通电报。”

“没有。请别生气，不要对他说我所说的话！这仅仅是因为我对你的成长非常关注，而且你也明白，我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梅格辩解着，她为自己说错了话而惊慌失措。

“我从不搬弄是非，”劳里又表现出曾一度被乔称作“无比骄傲”的那种神情说道，“倘若布鲁克果真是一张晴雨表的话，我一定要谨慎一些，让他能预告好的天气情况。”

“请不要生气，我不想教训你，不是在搬弄是非，也不是干蠢事；我只是认为，乔的话会使你产生一种心理，而它很快就会让你感到后悔的。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也一直把你当做我们自己的亲兄弟，所以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我没有别的意思，还望见谅。”梅格友好而又心虚地伸出她的手。

劳里握着梅格的小手，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深感惭愧，真诚地说：“是我不好，这一天心情欠佳，你能像亲姐妹般地指出我的错误，我是非常感激的。所以倘若我以后再发脾气，还望你不要放在心上。不论怎么说，我是非常感激你们的。”

他极力表现出一副取悦人的样子来说明他并未生气。他替梅格缠棉线，而且还在背诗歌来讨好乔，帮着贝思从树上摇下许多球果，帮艾米画羊齿草，来来回回地忙碌着，以表现出他对这个“忙碌蜂会”活动的忠诚。（忽然一只可爱的乌龟爬到了岸上，）他们的话题转到了乌龟的习性上。正当他们激烈讨论时，隐隐约约听到一阵铃声，汉娜已经沏好茶，等着她们回家吃晚饭了。

“我可以再来吗？”劳里问道。

“当然可以，只要你能规规矩矩，喜欢学习，像小学生那样就行。”梅格笑着说。

“我会尽力而为。”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而且我还要教你学苏格兰男人的编结法，现在正需要短袜。”乔一面挥动着手中的蓝色

短袜一面插话说。走到大门口，他们各自回家去了。

傍晚，劳里站在窗前，聆听着暮霭中传来的贝思为劳伦斯先生演奏的琴声。那清脆悦耳的琴声在时时抚慰着他那孤寂的心情。他回头瞅了瞅坐在那里用手托着下巴，沉浸于对所爱的已去世的孩子的回忆中的祖父。劳里想起了下午的誓言，决心为了爷爷而甘愿做出牺牲。他暗暗打定主意，“我决定放弃那种虚无的梦幻世界，只要他需要我，我就永远呆在他的身边，我是他的希望，是他的一切。”

第十四章　秘　密

一个月之后，天气已逐渐变冷，下午尤为短促。这天，乔正在顶楼上忙碌着，煦暖的阳光透过天窗洒下来，照在了正坐在旧沙发上伏案写作的乔，稿纸随便地堆在她面前的箱子上。这时，她那只可爱的老鼠斯克莱勃在房梁上蹓跶，身边是它的大儿子。它似乎对它的那几根胡子非常满意。乔完全致力于写作之中，潦草地写完最后一页后，用花体字签上名字，然后把笔一扔说道：

“行了，我已是江郎才尽啦！倘若这还不合格，只好等到提高了水平后再写了。”

她往沙发上一躺，把稿子认真地读了一遍，边看边删掉了一些文字，加上了一些像气球似的感叹号；看完后，用一条好看的红绸带把手稿捆了起来，以一种深沉的神情看了一会儿，由此可见她对此项工作倾注了很多心血。在这儿，乔的书桌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旧铁柜，柜里放着她所用的纸和书，而斯克莱勃只好呆在柜子外面望书兴叹了。这只老鼠有些爱好阅读，如果它发现了什么书，总爱咬上几口。乔从柜里拿出另一份稿子，把两份稿子装在兜里，静静地下了楼，任由她的那两位好友去啃她的笔，去饮她的墨水。

她悄悄地穿戴好，跑到后门的窗口，爬到一个较低的门廊顶上，然后跳到了草地边，接着又绕了个圈子来到路上。她仔细地看了看，拦了一辆路过的公共马车，愉快而又神秘地径直向城里去了。

倘若有人盯着她的话，一定会觉得她的举止非常古怪。她一下车便大步流星朝一条繁华大街上的一个门牌号走去。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地方，之后她又来到门口，审视着那肮脏的楼梯，静静地站了片刻，忽然又回到街上，像来的时候一样迅速。她这样进进出出的行为，引起了对面大楼里一位凭窗而望的黑眼睛、年轻绅士的关注。等她第三次转回来时，乔把身子一摇，用帽子遮住双眼，上了楼梯，好像是要去拔光全部的牙齿。

门口的一块牙科医生的招牌挂在入口处的其他几块牌子中间。那位年轻的绅士盯着门口那缓缓开闭的假颌看了一会儿，就穿上衣服，戴上帽子，面对着马路站在门口，哆嗦了一下，微笑着说：

“她似乎是孤身一人，倘若她痛苦的话，一定需要有人送她回家。”

十分钟之后，满面绯红的乔从楼里跑了出来，那样子好像是受过什么打击似的。当她看到这个年轻人时好像很不痛快，微微点了点头就跑开了。他跟在乔的身后，同情地问：

“你很难受吧？”

“还好。”

“你做得真利索。”

“还可以，谢天谢地。”

“为何你一个人来？”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我从来都没遇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你弄掉了多少？”

乔盯着对方，似乎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接着便捧腹大笑起来，好像有什么事特别好笑。

“我打算弄掉两个。但我必须等一个星期。”

“你笑什么呢？捣什么鬼，乔？”劳里满脸疑惑地问道。

“你呢，你在干什么呢？先生，去了那个弹子房是吧？”

“对不起，小姐，是健身房而不是弹子房，我在学击剑。”

“我非常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教我了，这样，在我们演《王子复仇记》时，你就可以饰莱厄修斯，我们俩就能表演一出精彩的击剑场面。”

劳里由衷地发出一阵大笑，引得行人都不禁笑了起来。

“不论我们是否演这部剧，我都会教你的，这非常有意义，它可以使你精神焕发，努力上进。可是我认为你还会有别的原因，因为你的那句‘我非常高兴’说得很坚决，不是吗？”

“嗯，我兴奋是因为你没到弹子房去，我希望你永远不要涉足于此，你去过那儿吗？”

“去过，但不是经常去。”

“但愿你别去。”

“这并没什么，乔，虽然我家也有弹子房，但因没有合适的对手，没什么意思。正因为对此比较感兴趣，有时我与奈德·莫法特或别的人玩玩。”

“亲爱的，我非常遗憾，由于你越来越沉浸于此，所以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变得像个使人畏惧的男孩。我一直都希望你能自尊自爱，使你的朋友们都欣赏你。”乔摇着头说。

“难道有时做一些无伤大雅的娱乐就是不自爱吗？”劳里不高兴地说。

“那就要看在哪儿玩和怎么玩。我讨厌奈德，也不愿你与这帮讨人烦的家伙们在一起。妈妈不准我们把他请到家里，虽然他十分想来。倘若你变得跟他一样，她也不许我们这么跟你一起玩了。”

“她真是这样吗？”劳里焦急地问。

“真的，她对年轻人的时髦很不感兴趣，宁愿把我们锁在房里也不许我们和那伙人来往。”

“好吧，我不是个赶时髦的人，也不想做个时髦的人，所以你母亲还不会管你们的。但是我在高兴时经常做些无伤大雅的事，难道你不是这样吗？”

“不错，没人太介意，即使玩，也不要过分，好吗？要不然我们的快乐时光就要结束了。”

“我会成为一个虔诚的圣徒的。”

“圣徒我可忍受不了，你还是做一个纯真正直的男孩吧！只要这样，我们决不会离开你。倘若你的举止跟金先生的儿子一样，我真不知如何才好。他虽有许多钱，但却不知如何花，而且常酗酒，赌博，出走，甚至还假冒他爸爸的名字签名，总之是非常可怕的。”

“你以为我也会像他那样吗？你太抬举我了。”

“不，我不这么认为——亲爱的，不。可我听到人们说金钱可以蛊惑人心，有时的确希望你没有钱，这样我就不必为你担忧了。”

“为我担忧吗，乔？”

“在看到你忧愁或不满时，我就为你担忧。由于你很有主意，所以一旦出了差错，恐怕很难阻止你。”

劳里一声不吭地走了几分钟，乔看着他，对刚才所讲的话深感后悔，因为从他的眼神看来他非常生气，虽然他的嘴角对乔的告诫露出一丝笑意。

“这一路上你都要来劝诫我吗？”过了好久他问道。

“不会的，怎么啦？”

“因为你这样的话，我就去坐公用马车了，倘若你不这样，我非常愿意和你一起，并告诉你一些趣闻。”

“我再也不说什么了，我喜欢听那些趣闻。”

“好，那我们走吧，这是个秘密，如果我告诉你，你也应该告

诉我你的秘密。”

“我没有什么秘密。”乔话音未落，便想起自己也有小秘密，立刻打住了。

“你明明有自己的秘密，你也不必隐瞒，还是坦白吧，要不我也不说。”劳里嚷道。

“你的秘密很好吗？”

“噢，还不就是那么回事，都与你所熟悉的人有关，而且非常有意思，你应该听听。我一直想对你说，但一直忍着。现在，你先说吧！”

“在家里你不要说，好吗？”

“一个字也不说。”

“也不能背后取笑我？”

“决不。”

“你一定会的。你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到你所想知道的事，虽然我不知你是如何做的，但我知道你天生就会哄人。”

“承蒙夸奖，你还是快说吧！”

“好吧，我给了一个报馆的编辑两篇小说稿，下个星期他会给我答复。”乔在她最要好的朋友耳边悄声说。

“美国著名女作家马奇小姐万岁！”劳里叫喊着，把帽子往空中一扔，重又接住，那些鸭子、猫、母鸡和爱尔兰小孩看着都乐不可支，这时他们已经出了城。

“嘘！这可能没有什么结果，但不试一下，我又不甘心，这事我以前从未对别人说过，因为我不愿让别的人对此深感遗憾。”

“你一定会成功的！嗨，乔，与那些成天出版的半是垃圾的东西相比，你的作品简直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了。难道看着自己的东西印出来不是很有意思吗？我们应为我们的大作家而感到自豪。”

乔双眼熠熠生辉，她为被别人信任而兴奋，而一个朋友的赞扬要比报纸上那吹捧的文章更为悦耳动听。

“你的秘密呢？行事要公正，特迪，要不我再也不信任你了。”她一面说一面试图平息那激动人心的话所激起的巨大希望。

“说出来之后可能会使我难堪，但我又没说要保密，所以告诉你也没什么。不把我所知道的好事告诉你我也不安心。我知道梅格的手套放在哪儿。”

“就这个？”乔说，看着劳里眨眨眼，满脸莫测高深的样子，她失望了。

“目前这已经足够了。我如果告诉了你手套放在哪儿，你一定会满意的。”

“快说吧！”

劳里弯下身子，在乔的耳边小声说了几个字，就使乔的神态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她停住脚步盯着劳里，看起来既惊又气，然后又继续往前走，大声说：“你怎么知道？”

“亲眼所见。”

“在哪儿？”

“在兜里。”

“现在还在那里边吗？”

“在，这难道不是很浪漫吗？”

“不，太可怕了。”

“难道你不高兴？”

“我当然不高兴。这真荒唐，简直让人无法容忍。要是梅格知道了，她会怎么说呢？”

“不能再告诉别人了，请记住。”

“我可不这么认为。”

“你虽然没有答应过，但这是明摆着的。”

“好吧，反正我是不会说的。但我总觉得很烦，真后悔你告诉了我。”

“我原以为你会高兴的。”

“想到别人把梅格带走你还能高兴？不，谢谢你。”

“如果有人来把你带走，你心里会高兴一点儿的。”

“我倒要看看谁敢来试试。”乔恶狠狠地说。

“我也想看看！”想到这儿，劳里抿着嘴笑了起来。

“我想这个秘密对我不适合，听了你的话，我的脑子非常乱。”乔有些无情地说。

“跟我一起冲下这座小山，你就会好起来的。”劳里建议道。

现在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平滑的山路诱人地在她面前斜伸着，她再也抵制不了这种诱惑，把帽子、梳子往身后一甩便冲了下去，发卡也都掉在了地上。劳里先到达终点，他对于自己这个有效的办法感到非常满意。只见他的阿塔兰忒[①]披头散发，气喘吁吁地跑来了，眼睛明澈，两颊绯红，刚才的不满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真希望自己是匹马，在如此明媚的天气中，跑上几十里也不喘气。这样真是太好了，你看我变成什么样子了。去，像小天使那样把我的东西捡回来。”乔说着，便朝着那铺满深红色枫叶的大树下坐了下去。

劳里悠哉悠哉地去捡那些掉在地上的东西，乔挽起头发，只盼着在她拾掇好之前千万不要有人经过。然而恰好有人走过来，不是别人，正是梅格。她穿着盛装，看起来很有派头，正要去朋友家。

“你在这里做什么？”她一边问，一边以一种很有风度的神态看着散着头发的妹妹。

“捡树叶。”乔一边整理着刚刚收集来的红叶，一边温柔地回答道。

“还捡发卡呢！”劳里说着把六七只发卡扔在了乔的膝上，“这些都是路上长出来的，梅格；而且还长了梳子和草帽呢。”

---

① 阿塔兰忒：希腊神话中善跑的女猎手。求婚者需与她赛跑，胜者与之结婚，败者当场被杀。

“你们一定跑步了，乔。你怎么能这样呢？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再胡闹？”梅格一边责备一边扯扯她的衣袖，理顺她那被风吹乱的头发。

“除非我又老又硬，拄着拐杖了。别想让我成为一个小大人，梅格。看你变了个样可也真够人受的，还是让我做个小姑娘吧。”

乔弯着身子说，以此来掩饰她那抖动的双唇，近来她觉得玛格丽特已成为妇人了。劳里告诉她的秘密，已使她担心总有一天她们要分手，现在看来时间就在眼前。劳里看出了她的心思，为了分散梅格对此的注意力，他随口问：“你打扮得这么漂亮，去哪儿作客呀？”

“加德纳家，萨莉已经把贝莱·莫法特的婚事告诉了我。婚礼办得很体面，现在他们已经去巴黎过冬了。想起来有多惬意啊！”

“你羡慕她吧，梅格？”劳里问道。

“我恐怕是的。”

“我对此很高兴。”乔咕哝着，使劲一拉，系好了自己的帽子。

“这是为什么？”梅格不解地问。

“因为，倘若你只对财富感兴趣，就决不会和穷人结婚。”乔说着朝劳里皱了皱眉，此时劳里已在示意她别说漏了嘴。

“我决不‘嫁给’任何人，”梅格说着，便态度坚决地朝前走去。乔和劳里跟在后面，笑着，窃窃私语着，踢着石子。虽然梅格嘀咕着“像个孩子”，但要不是因为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她也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来。

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乔的举止十分古怪，姐妹们对此都很不解。邮递员的铃一响，她就冲向大门，倘若遇到布鲁克先生就对他发脾气。她忧郁地看着梅格，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蹦起来去吻她摇她。劳里经常跟她通暗号，谈论什么“展开翅膀的鹰”，直到大家都认定这两个人肯定都没魂了。乔跳窗户之后的第二个礼拜六，梅格正在窗前坐着缝衣服，看见劳里在园子里到处追

乔，看见乔在艾米的凉棚下被抓，对此深为不满。其他的情况看不清楚，但那尖锐的笑声不时传来，而且经常夹杂着嘀咕声和报纸的唰唰声。

“我们真拿她没法子，她永远也不肯让自己的行为像个淑女。”梅格叹息着，眼前的一切，令她十分不悦。

“我倒不希望她那个样子，现在的她多可爱。”贝思说。乔与别人共享秘密，她从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的神情。

“这的确让人头疼，但我们决不能约束她。”艾米插话道，她在给自己做一些新的褶边，一头鬈发扎成一种流行的式样，这使她感到自己像个优雅的大人了。

几分钟后，乔跑了进来，躺在沙发上佯装看报。

“在报上你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梅格屈尊相问。

“除了一篇小说，我想再也没别的东西了。”乔回答道，同时她用手小心翼翼地遮住了报纸上的名字。

“你还是给大家读读，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同时你也可以安静一会儿。”艾米以一副大人的口气说。

“小说的名字是什么？”贝思问，她对乔总是把脸藏在报纸后面感到纳闷。

“《里佛尔·佩特斯》。”

“名字挺好，读吧。”梅格说。

“嗯，”乔长长吸了口气，就读了起来。姑娘们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个故事非常浪漫，有些凄婉，因为大多数主人公最后都死了。

“我对有关美妙图画的部分感兴趣。”乔念完后，艾米满意地说。

“我喜欢有关爱情的那部分。维奥拉和安吉洛这两个名字正是我所喜欢的，我是不是有些古怪？”梅格一边说一边用手帕擦着眼睛，“爱情部分”太凄惨了。

“谁写的？”贝思问，这时她已瞥见了乔的脸色。

“你的姐姐。”读报的人腾地坐起来，扔掉报纸，露出一张兴奋得红彤彤的脸，带着一种可笑的郑重神情说。

“你？”梅格叫道，手中的活儿掉在了地上。

“太好了。”艾米评论说。

“我早就知道了！我早就知道了！啊，乔，我是多么地自豪啊！”贝思跑过去紧紧地拥抱她姐姐，为这个伟大的成就而激动。

上帝啊，她们是多么地兴奋啊！梅格亲眼看到“约瑟芬·马奇小姐”几个字清清楚楚地印在报纸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艾米在礼貌地评论着小说的绘画部分，还为写个续集出主意，很不幸，男女主人公都死了，没法再写了。贝思激动地又跳又唱。汉娜在知道了乔的功绩之后，十分吃惊，跑进屋大喊：“莎氏（莎士比亚）再世，我从未见过！”马奇夫人知道后该有多自豪啊！乔含着喜悦的泪水笑着，她说她简直成了一只出风头的孔雀。当报纸在大家手中传来传去时，那“展翅的雄鹰”正愉快地展翅从马奇家上空飞过。

“告诉我们这件事吧。”“什么时候写的？”“你可以得到多少稿费？”“爸爸会怎么说呢？”“劳里会不会嘲笑呢？”一家人围住乔，七嘴八舌地问。这些真挚的痴情人，总是把家里的任何一件开心的小事都变成狂欢的节日。

“大家肃静，我每一件事都告诉你们。”乔叫道，她也不知道伯尼[1]小姐对她的《伊芙琳娜》是否比自己对《里弗尔·佩特斯》更为欣赏。乔讲了她整理小说的经过，同时她又补充说：“当我等编辑的答复时，他告诉我两篇小说他都喜欢，但不给处女作作者付稿费，只是发表出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等到新作家成熟之后，谁都会付给他稿费。所以我把两篇文章全留在他那里。今天我拿报回来时，正好被劳里撞上了，他非

---

①　佛朗西丝·伯尼（1752—1840）：英国女作家，成名作为一七七八年出版的《伊芙琳娜》。

要看，我就给他看了。看了之后，他说不错，鼓励我多写些，下次他还要为我去领稿费呢，我多么兴奋啊！到时我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帮助大家了。”

说到这儿，乔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把头埋在报纸里，那流下的眼泪打湿了她的小说。由于能够自立了，而且得到了她所爱的人的夸奖，她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这件事好像是迈向幸福目标的第一步。

第十五章　一封电报

“一年中的十一月最没意思了。”玛格丽特在一个阴沉沉的下午站在窗前望着被浓霜覆盖的花园说。

“这就是我为什么生在这个月份啊。”乔心事重重地说，丝毫没有发觉鼻子上的墨迹。

“倘若现在有什么快乐的事发生，我们就说十一月份也是个好的月份了。”贝思说。她对任何事都是非常乐观的，即使是对十一月份。

“但愿如此。可这个家能有什么乐事呢？”梅格闷闷不乐地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干一年，没有一点儿变化，没有什么乐趣。我们家像在受罚似的。”

“啊，多没意思！”乔说，“我不明白，可怜的人，你看到别的姑娘们有幸福的时光，而你却在辛苦工作着。唉，我多么希望你能像我书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听从于我的安排，你拥有美貌和善良，所以我要让哪位富有的亲戚给你留下一笔意料之外的财富。于是你就可以出人头地，成为一名继承人，可以蔑视那些曾经小看过你的人，你还可以出国，等你载誉而归时，已经成为名门闺秀了。”

“现在已经无人能以此方式获得财富了。男人必须工作，女

人为了金钱而结婚，多么可怕而残酷的世界。”梅格忧虑地说。

“乔和我将为大家去寻找财富，只要再过十年，就会有结果。”坐在墙角做“泥饼”的艾米说。“泥饼”是汉娜对她的小模型们的称呼。

“不用等了，恐怕我对墨水和泥巴没有多大的希望，虽然我对你们的好意非常感激。”

梅格叹息着把目光投向了花园。乔呻吟着，双肘支在桌子上，显得非常沮丧。然而艾米却把泥拍得更响了。坐在窗子一端的贝思微笑着说：“马上就有两件好事，妈妈上街回来了；劳里穿过花园跑过来了。他似乎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

就在这时，马奇太太和劳里几乎是同时走进了屋子。马奇太太像往常那样问道：“姑娘们，你们的父亲来信了吗？”而劳里却以请求的口气询问着，“我一直在做数学题，头都发昏了，我打算出去清醒一下，你们谁愿意和我坐车去兜兜风。虽然天气很沉闷，但空气还是不错的，我去把布鲁克接来，这样的话，屋子外虽然没有什么乐趣，但家里的气氛就好多了。乔，你和贝思一定会去的，不是吗？”

“我们当然会去的。”

“非常感谢，但我太忙了。”梅格拿起她的篮子说。梅格已听从了她母亲的劝告，最好别常跟年轻的绅士一起去玩，最起码对她来说应该这样。

“我们三个立即去准备。”艾米喊着去洗手了。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亲爱的妈妈？”劳里问道。他倚在马奇太太的椅子上，眼睛和语调中充满对她惯有的情意。

“没什么要做的，谢谢你孩子，倘若你那么好心，就帮我跑一趟邮局，亲爱的。今天应该有信来了，但邮递员没有来。她们的父亲像太阳一样准时，但也有可能在路上被耽误了。”

这时，一阵尖锐的门铃声打断了她的话，片刻之间，汉娜手拿一封信匆匆走了进来。

“这是一份可怕的电报，太太。”汉娜说着把电报递了过来，好像拿着一颗定时炸弹。

一听到电报，马奇夫人立即夺了过来，看了一下就一头栽倒在了椅子上。她脸色苍白，那小纸片像一颗子弹向她的心房射去。劳里赶紧跑下楼去拿水，梅格和汉娜搀扶着她，乔惊恐地大声念着——

“马奇太太：

您丈夫病重。速来。

斯·黑尔

勃兰克医院，华盛顿”

她们凝神屏息地倾听着，屋子里静得有些怕人，此时的天气也黑得非常奇怪。仿佛突然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她们聚在母亲身边，觉得仿佛她们生活中所有的欢乐和支柱都在瞬间失去了。不久马奇太太苏醒过来，重新读了一遍电报，向女儿们伸出手臂，用一种使孩子们永远也忘不了的语气说：“我要立刻去，不过可能已经迟了。哦，孩子们，孩子们，替我来忍受这一切吧！”

好长时间，只听得屋子里一片啜泣声，其中夹杂着几声安慰、保证帮忙的热心话以及满怀希望的低语声。可怜的汉娜第一个回过神来，她自然而然地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对她来说，工作是抛弃烦恼的最好方法。

“上帝会保佑好人的！我不会只把时间用来哭泣，太太，我马上为你准备行装。”汉娜用围裙擦了擦脸恳切地说。她用那粗壮的手握了握女主人的手，便工作去了。

“她说得很对，现在没有时间哭泣。孩子们别哭了，让我想一想。”

这些可怜的孩子们都尽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马奇太太坐起来，苍白的脸上显出坚毅的神情，她抛开悲哀，开始替孩子们考

虑和打算。

“劳里呢？”她定下神，在决定了首要步骤之后说。

“我在这儿，太太。哦，让我做点事吧！”从隔壁房里跑出来的劳里应声答着。之前他觉得她们的那种悲痛连他友善的眼睛也承受不了，所以便躲到隔壁去呆着。

“去发封电报，说我立刻动身。下一班火车凌晨开出去，我就乘那一列。”

“还有别的吗？马匹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到任何地方干任何事情。”劳里说着，似乎准备飞到天际似的。

“给马奇叔婆留个便条吧。乔，给我纸和笔。”

乔从自己刚抄好的手稿上撕下一张空白纸，把桌子搬到母亲面前。她知道，为了这次看望父亲的长途旅行，家里一定要借钱。所以她觉得自己应为此付出一切。

“好了，去吧，亲爱的。别拼命地赶路而累坏自己，不必那样。”

几分钟后，只见劳里骑着快马从窗前飞驰而过，就像逃命似的。马奇太太告诉他的一切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乔，你去寓所告诉金太太，说我不能去了。顺路带些东西回来，我这就把它们写下来，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在我去时一定要做好准备，医院所用的东西并不是一切都好。贝思，你去向劳伦斯先生要两瓶陈酒。为了你父亲，我什么也不顾了，他得到的所有东西都该是最好的。艾米，告诉汉娜把那个黑皮箱拿来。梅格帮我找找东西，我真有些昏头了。”

可怜的夫人既要写又要考虑，还要发号施令，顿时乱了阵脚。梅格让她到自己房里去静静，由她们来干。一阵大风吹来，所有的人都像是树叶一样散了，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顿时给破坏了，那电报似乎是一道魔鬼的咒语。

劳伦斯先生步履匆匆地跟着贝思赶来，仁慈的老绅士把他认为病人所需要的东西都带来了。他友好地承诺在马奇太太不

在家时一定好好替她照料孩子们，这倒使当母亲的欣慰不少。所有的一切老先生都准备好了，从他自己的晨衣到他亲自护送。但是这后面的事却是不可能的了，马奇太太不会让老先生去陪她跋涉的。但当老先生提出这一点时，她的脸上很明显露出了安慰的神情。因为一个忧心如焚的人是不适合单独出门的。劳伦斯先生看到这种眼神后浓眉紧皱，搓搓手，突然走出去了，他说他马上就回来。没有人再去想他了，但当梅格一手拿着一双胶鞋，一手拿着一杯茶跑到门口时，突然碰到了布鲁克先生。

“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难过，马奇小姐，”他用那种亲切而平和的语气说，这使得忧郁不安的梅格非常满意。“我是来毛遂自荐，去送你母亲的。同时劳伦斯先生托我到华盛顿办点儿事，能在那儿为你妈妈效劳，我非常荣幸。”

鞋子掉在地上，茶也几乎打翻在地。梅格伸出手，满脸感激，使布鲁克先生认为自己付出的安慰她们的时间根本抵不上自己所受到的感激。

“你们太好了！我相信，妈妈一定会接受的。有人照顾她，我们也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

梅格恳切地说着，几乎完全忘了自己，直到那双盯着她的褐色眼睛流露出异样的神情提醒她时才记起茶都快凉了，她赶紧把客人领进客厅，并去喊她的妈妈。

劳里回来时，一切都已办妥。劳里带回一封马奇太太的短信，里面附带着所需的钱。信上还是那老生常谈的话：她常对他们说，让马奇到军队中去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她早就预料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局，希望他们从今往后听她的劝告。看完信之后，马奇太太把信扔在了火里，装起钱，紧闭双唇，继续着她的准备工作。倘若乔在这儿，一定明白她这种神情。

短促的下午过去了，凡是要跑腿的事都已经办妥了，梅格和母亲仍在忙着做一些必需的针线活。贝思和艾米在沏茶，汉娜如她所说的那样“噼哩啪啦”熨好了衣服。可是乔仍没回来。大家

不由得开始着急。于是劳里去找她。没有人知道乔的脑子里有什么古怪念头。劳里回来了，没有找到她，但不久她却自己回来了。她的神情既有兴奋也有担心，既有满意也有沮丧，这使大家都很纳闷。当她把一卷钞票放在母亲面前时，全家人都诧异不已。她有些哽咽地说："这是我给父亲的一点心意，希望他过得舒服，带他平安回家来吧！"

"你从哪儿弄来的钱，亲爱的？二十五美元？乔，我希望你没有做什么荒唐事吧？"

"不，这是我的正当所得。我没偷没抢，是我挣来的。我想您不会责备我吧，我只是卖掉了自己的一点儿东西。"

乔说着把帽子摘下，她那头漂亮的秀发已经不见了，只剩短短的像男孩似的头发，大家惊叫起来。

"你的头发，你那漂亮的头发！""哦，乔，你怎么能这样呢？那是你最美丽的标志！""我亲爱的孩子，谁让你这样。""虽然她看上去不像我那漂亮的乔了，但为这个我却更喜欢她了。"

就在众人大声喧哗时，贝思温柔地搂着这个满头短发的脑袋。乔装出的那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逃不过任何人的眼睛。为了使人感到她很满意这样的发式，乔抓了一下那棕色的短发。"这并不影响到国家的前途，请别哭，贝思。同时这也对我的虚荣心有些好处，我对自己的头发太自豪了，把那头乱蓬蓬的头发去掉，也对我的脑子有益。我的脑袋又轻松又清醒，理发师说我不久又会有一头鬈发。现在这样既有男孩的气概，又便于梳理。我非常满意，请把这点儿钱收下，我们吃晚饭吧。"

"乔，你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我很不满意，而又不能怪你，我知道，你是为了所爱的人而宁愿牺牲你所谓的虚荣心的。但是，亲爱的，你也不应这样，我担心，你将来会后悔的。"马奇夫人说。

"我才不会呢！"乔坚定地说。她为自己的大胆举动没有遭到谴责而感到庆幸。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艾米问道，她可是宁可不要脑袋也不会剪掉头发的。

“我只希望能为父亲做点儿什么，”乔回答道。她们围着餐桌坐了下来。这些健康的年轻人即使在烦恼中也是很有食欲的。“我不喜欢像母亲那样借钱，而且我知道马奇叔婆会唠叨的。她总是那样，即使你向她要九便士。梅格把她三个月的薪水交了房租，而我只顾花钱买衣服，我觉得太不应该了，一定要想方设法弄些钱，即便是卖掉我的鼻子也愿意。”

“你不必这样认为，我的孩子，你没有过冬的衣服，才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买几件最朴素的衣服。”马奇太太说着，她的目光让乔感到十分温暖。

“开始，我从未想到过卖头发，我只是边走边思考我能做些什么，真想把手伸向商店里去拿自己所需的物品。在一家理发店的橱窗里，我看到了几条写着价格的辫子。一条黑色的还不如我的粗却卖了四十美元。这使我想起我也有件可以卖的东西。于是我就果断地走了进去，问他们是否买头发，出多少钱。”

“我不能理解你怎么这么有勇气。”贝思怯怯地问。

“哦，他是个矮个子男人，似乎他活着就是为了往头上抹油，开始他瞪着眼睛，似乎对女孩子这样闯进店去卖头发不习惯。他说对我的头发不感兴趣，因为我的头发不是流行的那种颜色，所以他不会出高价的，说要加工后才能卖好价钱等等。那时天色将晚，我害怕如不马上谈妥的话，这事就没希望了。你们知道，我只要决定了决不会半途而废。所以坚决要他答应，而且告诉他我这么做的理由。或许这很蠢，但却使他改变了主意。由于着急，我语无伦次地说了其中缘由，他妻子听了也好心地劝他：

“托马斯，你就答应这位小姐，买下来吧。倘若我有一头秀发，我无论如何也会为我们的吉米这么做的。”

“吉米是谁？”艾米问道，她喜欢把事弄明白之后再让人往下讲。

“她的儿子，她说他也在部队里。这样使陌生的人变得友好了，不是吗？在理发师给我剪头发时，他妻子还陪着我聊天，来分散我的注意力。”

“剪下去第一刀的时候，难道你不害怕吗？”梅格打了一个寒噤问道。

“就在理发师拿工具的瞬间，我只是看了最后一眼我的头发，算是告别吧。我从不为这些小事而哭泣。不过我承认，在我看到那美丽的秀发放在桌子上，而自己头上只剩下散乱的短发时，我很难受，仿佛像被人砍去了手或腿。那女人见我看着头发，便捡出一绺让我留着。现在妈妈，我把它交给你，作为对昔日那披肩秀发的纪念。在某种意义上，留短发很舒服，我可不愿再留那样的长发了。”

马奇太太把那绺卷曲的栗色长发收了起来，与一绺灰色的短发一起放在了她的书桌里。她说了句“亲爱的，谢谢你”，神情渐渐放松，这使姑娘们也为之改变了话题，把话题引向了好心的布鲁克先生、预测明天的好天气及父亲将来回家养病时的快乐时光上。

十点钟了，没人愿去睡觉，马奇太太放下手中完成的活说：“孩子们，来吧”。贝思坐在钢琴前，弹起了父亲最喜欢的圣歌。大家都振作了起来，但是除了贝思还在专心地唱之外，其他人都唱不下去了，音乐对贝思来说永远是最好的慰藉。

唱完圣歌后，没有谁再愿意唱下去了。马奇太太说：“别说了，去睡吧，明天要尽早起来，多睡会儿。晚安，亲爱的。”

她们默默地亲吻了她后出去了，似乎那亲爱的父亲就在隔壁的屋子里。虽然心情忧郁，但贝思和艾米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此时的梅格却久久不能入睡，她在思索着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中所经历的最为严肃的事。乔一动不动地躺着，梅格还以为她睡着了。但当她碰到那湿润的面颊时，那憋了很久的哽咽声使她喊了起来。

“怎么了，亲爱的？是想父亲吗？”

“不，现在不是的。”

“那为什么呢？”

“头发——我的头发！”可怜的乔终于大哭起来，虽然她尽力想用枕头把自己的情绪抑制下去，但却无济于事。

梅格无限温柔地亲吻着、抚摸着，安慰这个伤心的女英雄，她丝毫也不认为可笑。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乔呜咽着，“如果有可能，明天我还会这样做。这只不过是我自私的一面，卖掉了头发又来哭，这真是太蠢了。请别让任何人知道，现在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因此就想暗暗为我那点美丽掉几滴眼泪。你为何还不睡？”

“我很着急，睡不着啊！”梅格说。

“想些快乐的事，很快你就会入睡的。”

“我试了，但似乎比以前更清醒了。”

“你在想什么呢？”

“那些漂亮的面庞，尤其是那明亮的眼睛。”梅格回答着在黑暗中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最喜欢哪种颜色？”

“褐色的——有时我觉得蓝色也很可爱。”

乔笑了，梅格严肃地让她别出声，之后又友善地许诺把她的头发烫卷。随后就到她的梦幻中遨游去了。

十二点钟，房间里静悄悄地。这时，一个人影悄悄地在每一张床前移过，拉拉这个的被子、又塞塞那个的枕头，端详着那一张张熟睡的恬静的脸，又用那默默祈祷的双唇去亲吻她们，而这些也只有母亲才能做出来。她拉开窗帘，望着那黑漆漆的夜，只见一轮圆月从云中穿出，好像一张明亮而慈爱的脸在看着她，它在静默中仿佛在轻轻地安慰着，“亲爱的，放心吧！乌云之后总会有光明。”

第十六章　信　件

凌晨，在阴冷灰暗的环境中，姐妹们亮起灯，以前所未有的严谨态度阅读了她们书中的篇章。当前一个真正烦恼的阴云已笼罩在她们的头上，而这些书却给她们以帮助和安慰。在起床时她们达成一致，以轻松的神情与母亲告别，不能再让泪水和悲伤给她的旅途增加哀愁了。当她们下楼时发现，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很奇怪，屋子外面是那样的幽暗和静寂，屋子里面却是灯火通明，一片繁忙。这么早吃早饭好像十分不合适，就连戴着睡帽在厨房里忙碌的汉娜看上去也不怎么自然。那个大皮箱放在门厅，母亲的帽子和斗篷放在沙发上。她坐在那里想吃点东西，但失眠和忧虑又使她看上去苍白而无力，姑娘们以一种严肃而悲伤的神情，面对着这一切，这种痛苦对她们来说好像是一种新的感受。

她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马车的到来，谁也不说话。分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孩子们都在为母亲忙碌着，一个替她拉平帽带，一个为她系围巾，另一个为她穿套鞋，第四个在帮她捆牢旅行袋，这时只听到马奇太太说：

“孩子们，我托汉娜照料你们，劳伦斯先生也会照顾你们的。汉娜是非常忠诚的，我们的邻居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你们。对此我并不担忧，只是希望你们能正视这场灾难。我走后你们不要担心，不要忧愁，不要以为无事可做和逃避现实能安慰你们。应该像往常那样，努力工作，因为工作给人欢乐和抚慰。要充满信心。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你们都要记住，你们的父亲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是，妈妈。”

“梅格，亲爱的，要照顾好妹妹们，要跟汉娜多商量，有什么

不明白的事可以去请教劳伦斯先生。乔，你一定要有耐心，别沮丧或冒失，要经常给我写信，做我勇敢的女儿，要准备着来鼓励我，使我们都坚强起来。贝思，你可以用音乐来驱赶烦恼，对家中的琐事也要负责。艾米，你要听话，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家中永远保持快乐和平安。”

“我们会的，妈妈！”

隆隆驶来的马车声使大家振奋，转而又仔细倾听。这是个痛苦的时刻，但姑娘们还是挺住了。没有人哭泣，没有人离去，更没有人唉声叹气。她们给父亲带去了爱的问候，然而当她们一想到也许这已经晚了，心里便沉甸甸的。她们默默地和母亲吻别，亲切地拥抱着她，当她上车离去时，还假装愉快地同她挥手。

劳里和他的爷爷也来送行。布鲁克先生看上去是如此的强壮、机智而真诚，所以姑娘们当场就赞扬他是一位“豪爽先生”。

“再见了，亲爱的，上帝会保佑我们的。”马奇太太小声说，依次吻着这些可爱的小脸蛋，便急忙上了车。

太阳出来时，她已走远了，等她回过头来，朝后看时，阳光正洒在门口那群人身上，仿佛在预示着一个好的前景。他们也看着太阳，挥了挥手。等转过街角时，她看见四张欢快的脸，像卫队一样站在她们身后的是劳伦斯先生、忠实的汉娜和热情的劳里。

“所有的人都待我们非常友好！”说着她转过身，那位年轻人面孔上充满敬意的同情证明了这一点。

“我真不理解她们竟如此坚强，”布鲁克先生说。由于他笑得非常有感染力，马奇夫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太阳的吉兆和欢声笑语便成了这漫漫旅途的开端。

“我觉得仿佛发生了一场地震。”乔说。这时邻居们已回家吃饭去了，同时也劝她们回去歇息一下，吃些东西。

“这个家似乎有一半失去了。”梅格凄婉地补充道。

贝思张口想说些什么，却指了指桌子上母亲补好的一堆袜子，想起在分别之际，母亲还在为她们忙碌着，她们再也顾不得

那些承诺了，禁不住痛哭起来。

聪明的汉娜任由她们发泄，等“阵雨”将要停的时候，便冲了壶咖啡来安慰她们。

“好了，我亲爱的小姐们，听你妈妈走时说的话，别发愁。来，每人喝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工作，给这个家添些光彩吧！”

咖啡口味不错，汉娜早晨煮时已显示了这件事的恰如其分。所以谁也没有抗拒她的劝说和点头示意，还有咖啡壶嘴散发出的诱人味道。她们一起坐在餐桌旁，十分钟后就恢复了正常。

“满怀信心，认真工作，这是我们的誓言，因此来看一下谁记得最好。我还要经常到马奇叔婆家去。哦，希望她别老训人！”乔喝着咖啡说，她已恢复了精神。

“我虽然非常想留在家中，但还是要到金家去。”梅格说，她很后悔把眼睛哭红了。

“这没关系。贝思和我会把家照料好的。”艾米郑重其事地接茬说。

“汉娜会告诉我们如何做，等你们回来，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贝思说着一刻也不耽搁地去洗碗刷盆了。

“我倒觉得着急很有趣。”艾米含着糖若有所思地说。

大家都禁不住笑了出来，感觉好多了。而梅格却对这位能在糖罐里找到慰藉的小姐大摇其头。

当乔看见半圆的卷饼时，心情又沉重起来，她们俩在出门工作时，回头哀愁地望了望窗子，她们已经习惯了望窗口上母亲的面孔。现在却看不到了。而贝思却没忘记这个家庭中的小仪式，她那玫瑰色的脸蛋正像贵妇人似的朝她们点头致意。

“这才是我们的贝思！”乔说着感激地挥了挥帽子，“梅格，再见，但愿今天金家没有社交活动。亲爱的，也不必再为父亲担心了。”乔在分手时向梅格说。

“我也希望马奇叔婆不要再唠叨了。你的头发非常合适，看起来像个男子汉。很漂亮。”梅格看到乔的鬈发脑袋在她高个头

妹妹的肩上显得很古怪，不禁笑了。

“这是我惟一的慰藉了。”乔像劳里那样行了一个碰帽礼走了，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在冬天被剪了毛的羊。

从父亲那里传来的消息也使姑娘们感到安慰。父亲的病情虽然严重，可在身边这两位关怀备至的护士的照顾下，已经好多了。布鲁克先生一天寄一份病历。作为长女，梅格每次都坚持由她来宣读这些急件。一个星期之后，情况愈来愈令人欣慰。每个人都开始忙着回信，然后由一个人把厚厚的信件谨慎地塞进邮筒，在她们心中，与华盛顿的联系异常重要。看着邮包中有那么多风格各异的信，我们不妨截取一封来看看。

我最亲爱的妈妈：

您的上一封来信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因为这大好消息使我们看着信不禁又哭又笑。布鲁克先生真是友好。而且劳伦斯先生幸好有生意，使他在您身边陪伴这么久，又帮了您和父亲很多忙。姐妹们都很好，就像金子一样好。乔帮我做针线活，还坚持要做各种各样难做的事。多亏我对她的“热情冲动”持续不长有所了解，才不担心她不至于劳累过度。贝思从来没有把您的话丢在脑后，恪尽职守，遵守时间。她总是担心父亲，显得很忧愁，只有弹她那架小钢琴时才稍微快活一些。艾米很乖，我对她也很细心。她学会了自己梳头，我正教她怎样开纽洞和补袜子。她学起来很专心，您回家后发现她的进步一定会很高兴。就像乔所说的那样，劳伦斯先生像一只老母鸡一样关照我们。劳里对待我们热情友好。他和乔使我们很快乐，因为您远离我们，我们有时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汉娜是一位虔诚的圣徒，她从来不骂人，经常叫我“玛格丽特”小姐。这非常得体，您知道她对我很尊重。我们都平安无事，非常忙碌，只是日夜盼望你们回家。向父亲顺致最诚挚的问候。请相信我，

永远属于您的

梅格

这封信写在一张香笺上，下面这封信则写在一大张薄纸上，墨迹斑斑，字体龙飞凤舞，十分潦草，两者正好形成强烈对比：

亲爱的妈妈：

为了亲爱的父亲欢呼三声。布鲁克及时向我们转达父亲病情好转的消息。他是个可靠的人。收到信时我跑上顶楼，想感谢上帝对我们的垂爱，可我只能边哭边说："我真高兴！我真高兴！"那不也是一次真正的祈祷吗？我感触良多。我们有这么多有意思的日子，现在我已经能够享受了。所有的人都非常好，家里就像一个温暖的斑鸠窝。您要是看见梅格摆出母亲的架子坐在桌子头上，您肯定会笑的。她越来越漂亮了，我有时会倾心于她呢。孩子们都是真正的天使，而我呢——嗯，我就是乔，我就是我。哦，我得告诉您我几乎和劳里吵了一架。我针对一件无关轻重的小事直言不讳地说了几句，就把他得罪了。虽然我没有错，但是说得不得体。他便回家去了，而且说除非我道歉，否则他就再也不来了。我扬言决不请求他的原谅，而且非常恼火。整整一天我们都僵持着，我心神不定，特别需要您在我身边。我和劳里的自尊心都很强，认错太难了。我想他会来向我赔礼道歉的，因为我是正确的。他没有过来。到了晚上，我记起了您在艾米掉进河里那天说过的话，就读我的书，感到舒服了些，决定不让自己的气恼留到明天，就跑过去向劳里致歉。我在门口遇到了他，原来他也是来对我说对不起的。我们都笑起来，互相道歉后又和好如初。

昨天给汉娜帮忙洗衣服，作了一只“苹果”[1]，既然父亲喜欢我这些笨拙的小玩意，现附信寄上让他高兴一下。照例紧紧拥抱父亲，吻您十二次。

您的胡闹的乔

肥皂水之歌

洁白的泡沫高高泛起，
我的洗衣女神啊，我愉快的歌唱；
我使劲地又洗又漂又搓，
抖开衣服晾在外面；
在灿烂的阳光下，
任由清风把它们吹干。

但愿一周的肮脏之物，
从我们心中荡涤干净，
让水和清风发挥魔力，
使我们和它们一样洁净；
这世上也就真的有了
一个辉煌的洗衣日！

顺着一条健康的人生路，
内心充实，永远朝气蓬勃；
忙碌的大脑顾不上思索
悲伤、烦恼和沮丧；
每当我们勇敢地打扫，
烦恼就会远离我们。

---

[1] 指一首诗。

很高兴我肩负一项任务，
可以每天工作不辍；
它带给我健康和希望，
我就愉快地学会说：
大脑要会思考，心灵要会感觉；
而手呢，你要永远工作！

亲爱的妈妈：

篇幅有限，我只能送上我的爱和几朵三色堇标本，那是从我悉心栽培留待父亲观赏的植株上摘下来的。每天早晨我都念书，一整天我都努力工作，晚上哼着爸爸的曲子进入梦乡。我现在不能唱《天国》这首歌，因为它让我感伤。每个人都很好，当您不在时，我们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快乐。艾米要在下面的纸页上写上几句，因此我得停住了。我没有忘记把东西盖好，每天打开窗户通风，给闹钟上弦。

亲吻爸爸的面颊，他说过这归我所有。哦，赶快回到我的身边。

您挚爱的小贝思

我亲爱的妈妈：①

我们都很好我总是在做功课从来不与姑娘们“证实”梅格认为应该是争执所以我把它们都写上您来选一个恰当的。梅格让我感到安慰每天晚上吃茶点时都给我果子冻吃乔认为这种东西对我有好处因为它能让我性格温柔。劳里不像他应该做的那样尊敬我现在我快十三岁了，他还叫我“小娃娃”，当我像海蒂·金一样说谢谢②或早安③时他就把

① 原文是法语：MA CHERE MAMMA。
② 原文为法语：Merci。
③ 原文为法语：Bon jour。

法语说得很快来让我难过。我那件蓝色衣服袖子破了,梅格换了一副新的,但是前头换得不对袖子的颜色比衣服还要蓝。我心里不高兴但没有发愁我忍受住了可我多么希望汉娜把我的衣服浆得挺一些并每天做荞麦。她能做到吗?我的泥(疑)问号画得漂亮吗?梅格说我的标店(点)符号和拼写很不好我感到很难过,但是我的上帝我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我不能停止。再见,给爸爸送上我深深的爱。

——您的爱女

艾米·柯蒂斯·马奇

亲爱的马奇台台(太太):[①]

写这封信我的目的是想告诉您我们生活得很好。姑娘们聪明开朗地奔波。梅格小姐很快就成了一个理家的好手,她爱干活,而且对这里面的窍门掌握得斤(惊)人的快。乔事事当先,可她不会让人知道她打算做什么,也不会让人知道她什么时候甩手不干。她星期一洗了一盆衣服,还没拧干就上了浆,还把一件粉红色印花布衣服染成了蓝色。想想真是笑死人了。贝思是这帮小家火(伙)中最乖的,是我的好帮手,既能操心又很可靠。她想什么事都会做,这么小就到市场上采购,还在我的帮助下记账,记得不错。迄今为止我们很节俭。按您的意思,我一星期只让姑娘们喝一次咖啡,让她们吃既简单又健康的食务(物)。艾米穿着好衣服吃着甜点,脾气也好多了。劳里先生照样很滑机(稽),常在屋子里闹得翻天覆地,但他能使姑娘们振作精神,我也就不干涉他们的自油(由)了。老绅士送来不少东西,让人厌烦,但他是一片好心,我这种身份也不好说什么。我的面包已发孝(酵)了,就写到这里吧。向马奇先生问候,希望他的肺言

① 汉娜文化程度低,常有错别字。

(炎)早点儿好。

汉娜·莫莱特敬上

二号病房护士长:

拉帕汉诺克河岸一切平静,部队情况处于良好状态,军委工作运转正常,特迪上校率领的家庭卫队一直恪尽职守,总司令劳伦斯先生每日对部队进行检阅,军需官莫莱特管理部队秩序,赖昂(lion)[1] 少校每晚巡逻放哨。收到华盛顿方面的好消息,部队鸣炮二十四响以示庆祝。总司令和我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特迪上校

亲爱的女士:

小姑娘们都很好。贝思和我家的小男孩天天向我汇报。汉娜是仆人们的楷模,像一条龙一样保护漂亮的梅格。很高兴天气不错,请尽管让布鲁克帮忙,如果超支就动用我的资金。别让您丈夫缺这少那,感谢上帝,他在康复之中。

您忠诚的朋友和仆人

詹姆斯·劳伦斯

第十七章　忠诚的贝思

这所老房子里的美好风气延及邻里,可以让大家津津乐道一个星期,这很令人惊讶,因为每个人的品德都达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人人都能克制忍让。但当她们渐渐解脱了起初对父亲的

① 赖昂(lion):狗的名字。

思虑之后,姑娘们便不由自主地放松了自己,又开始恢复原来的样子。她们仍然记得自己的座右铭,但是满怀期待之情和奔波忙碌好像变得不那么难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劳碌,她们感到劳动者应该有一个假期,于是就度起了长假。

乔由于不注意包好短发脑袋,得了重感冒。而马奇叔婆不喜欢听感冒的人念书的声音,便勒令她待在家里等好了再去。

乔正巴不得这样,她从顶楼和地窖搜索了很长时间之后,就往沙发上一躺,用砒霜和书本来养自己的病。艾米发现家务事无法和艺术很好地结合,又回去摆弄她的泥饼了。梅格每天去学生家,回家便做针线活,有时边做活边想心事,而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给妈妈写长信上,或者翻来覆去地读华盛顿的来信。贝思一如既往,很少懒散或者伤心。她每天忠实地完成那些琐碎的家务,还做了许多原本该由姐妹们做的事情,因为她们经常不记得做,使这个家就像一个没有钟摆的钟一样。她一想念母亲或担忧父亲心情就会变得沉重,这时她就走进一个小屋里,把脸埋在一件旧衣服里,悄悄啜泣着独自祈祷。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使她在经过一阵适当的发泄之后又重新振作起来,但人人都感觉到了贝思的温柔善良、乐于助人,于是每当谁有点儿什么小事,都去让她来抚慰和调解。

大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考验品行的经历。当最初的激动过后,她们觉得自己表现不错,应该受到赞扬。她们也的确是这样,但她们没有持之以恒,以致于犯了错误,经过了忧心如焚和痛悔不已之后,她们才汲取了这个教训。

“梅格,希望你去看一下赫梅尔一家人,你知道妈妈让我们别忘了他们。”贝思说这话时离马奇太太外出有十天了。

“我今天下午太疲劳,不想去了。”梅格一边回答,一边摇晃着身体做针线活。

“你能去吗,乔?”贝思又问。

“风又冷又大,我感冒了不能去。”

“我觉得天气差不多转好了。”

“天气好了我可以和劳里一起出去，但不能去赫梅尔家。”乔笑着想自圆其说，还有些不好意思。

“你怎么不自己去呢？”梅格问。

“我每天都去，可那个婴儿生病了，我不知如何是好。赫梅尔太太工作去了，洛特肯在照顾他呢。可他的病越来越重，我认为你或者汉娜应该去看看。”

贝思认真地说着，梅格答应第二天肯定会去的。

“向汉娜要点儿好吃的带着，贝思。屋外的空气对你好，”乔说，然后又抱歉地加了一句，“原本我是愿意去的，可我得完成我的写作。”

“我头痛而且很疲倦，因此我以为你们谁会去的。”贝思说。

“艾米快回来了，她会替我们去的。”梅格提议道。

“那好，我歇一会儿等着她。”

贝思说完就躺在沙发上，别的人重新做自己的事去了，把赫梅尔一家给忘在了脑后。一个小时过去了，艾米没有回来。梅格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试穿一件新衣服；乔专心致志地写着她的小说，汉娜面对厨房的炉火呼呼地睡着了。这时，贝思轻轻地戴上头巾，往篮子里装了些给可怜的孩子们的零碎东西，顶着个沉重的脑袋，宽容的眼光中略带些忧愁地走进了外面的寒冷之中。不久她回来了，悄悄地上了楼梯，把自己关在母亲的房间里，谁也没有看见她。半个小时以后，乔到“妈妈的小屋”里找东西，看到贝思在药箱上坐着，两眼通红，手里拿着一个樟脑瓶，表情非常严肃。

“我的上帝，出什么事了？”乔叫道。贝思把手伸出来，好像要示意她离得远一些，一面迅速地问：

“你得过猩红热，对吗？”

“几年前得过，梅格得病时我和她一起得的，怎么了？”

“那么我就告诉你。哦，乔，那个婴儿死了！”

“哪个婴儿？”

“赫梅尔太太家的。她还没有回家，婴儿就在我膝头上死了。”贝思抽泣着说。

“可怜的孩子，这对你来说太可怕了！应该我去才对。”乔边说边揽着妹妹坐到了母亲的大靠背椅中，脸上的神情有些懊悔。

“我不觉得可怕，乔，只是觉得惨不忍睹！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他病得更重了，但洛特肯说她妈妈去叫大夫了。我就抱着婴儿，让洛蒂[1]歇一会儿。孩子好像睡着了，突然又小声哭着哆嗦起来，接着就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想给他暖脚，洛蒂喂他牛奶，可他没一点儿动静，我就知道他死了。”

“别哭了，亲爱的！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只是稳稳地抱着他坐着，直到赫梅尔太太把大夫带来。大夫说孩子已经死了，然后又检查了正闹喉咙疼的海因里奇和明娜。‘猩红热，太太，为什么不早点儿叫我？’他生气地说。赫梅尔太太告诉他，她很穷，一直在想办法自己给婴儿治病，但现在为时已晚，只能请求大夫挽救她别的孩子，费用会由慈善机关支付的。他听了笑笑，态度也温和了。可这一切太悲惨了，我和她们一起痛哭，直到他突然回过头来让我马上回家服颠茄，不然的话我也会染上猩红热的。”

“不，你不会染上的！”乔喊道，她恐惧地紧紧抱住妹妹，“哦，贝思，要是你病了，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怕，我想我不会病得太重。我翻看了妈妈的书，知道这种病开始时要头痛，喉咙痛，就像我现在这样感觉不舒服，所以我就服了颠茄，现在觉得好些了。”贝思边说边把自己冰凉的手放在滚烫的额头上，想让别人放心。

“如果母亲在家多好！”乔喊道，觉得华盛顿远在天边。她抢过那本书，翻了一页，看看贝思，又摸摸她的头，检查了她的喉

[1] 洛蒂：洛特肯的爱称。

咙，严肃地说："你一个多星期都在照看那个婴儿，还和其他几个要发病的孩子呆在一起。我把汉娜叫来，她什么病都懂得。"

"别让艾米过来。她没有得过这种病，我不想再传染给她。你和梅格不会再得病了吧？"贝思焦虑地问。

"我想不会了。要是我真的再得病也是罪有应得，我太自私了，居然让你去那里，自己却待在家里写那些废话！"乔嘟囔着去找汉娜商量。

那个好汉娜一听马上清醒过来了，她随即带头就走，一边让乔不要着急，每个人都会得猩红热，只要认真医治，不会死人的。乔深信不疑，当她们到楼上去叫梅格时，心里轻松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你们听我说，"汉娜检查了贝思并问了些问题后说，"我们要立刻把彭斯大夫请来给你看看，亲爱的。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开端。然后把艾米送到马奇叔婆家躲几天，免得被传染。你们俩有一个留在家里，陪贝思一两天解解闷。"

"当然该我留下，我最大。"梅格抢先说，她显得焦急而又内疚。

"应该我留下，因为她生病全是我的过错。我对母亲说过这件事我负责的，可我却没有照办。"乔坚决地说。

"你想要谁呢，贝思？留一个就可以。"汉娜说。

"乔留下吧。"贝思满意地把头靠在姐姐身上，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去告诉艾米。"梅格说。她有些不高兴，但不管怎么样也轻松了些，因为她不喜欢护理别人，乔却喜欢。

艾米立刻反对，激动地宣布，她宁愿得猩红热也不到马奇叔婆家去。梅格对她软硬兼施，还是无济于事。艾米态度坚决，就是不去。梅格绝望地离开她去找汉娜想办法。她还没有回来，劳里走进了客厅，看到艾米正把头埋在沙发垫中哭。她告诉他原委，希望得到安慰。可没想到劳里只是把手插在口袋里，轻轻地吹着口哨踱来踱去，双眉紧皱地在想着什么。很快地，他坐在她

的身边，以他最能诱骗人的口吻说，“好了，做个通情达理的小妇人吧，听她们的话。不要再哭了，我告诉你一个有趣的计划。你要是到马奇叔婆家去，我就每天带你出去坐车兜风或者散步，我们会玩得很痛快，比闷在家里好得多。”

“我不希望被这么送走，好像我碍事似的。”艾米委屈地说道。

“哎呀孩子，快别这么想，这是为你好。你不想生病对不对？”

“对，这是自然的；不过我有可能生病，因为我最近总和贝思在一起。”

“那就是你为什么应该立即离开，以免被传染上。换换环境，小心点儿，我认为这对你的健康很有好处。就算不能彻底避免，发烧也不会很热。我劝你尽早离开，因为不能小看猩红热，小姐。”

“可是马奇叔婆太沉闷了，她的脾气又不好。”艾米害怕地说。

“不会太沉闷的，每天我会过去向你汇报贝思的病情，带你出去玩。老太太喜欢我，我对她尽量亲热一些，这样我们做什么她都不会干预了。”

“你能用那辆运货马车带我出去吗？”

“我用一个绅士的名誉保证。”

“每天都来吗？”

“我怎能不来呢？”

“贝思的病一好就让我回家吗？”

“一定。”

“是真的去剧院吗？”

“如果我们能去，就去很多剧院。”

“那好吧——我想——我答应了。”艾米慢吞吞地说。

“好姑娘，去叫梅格过来，对她说你让步了。”劳里赞赏地拍拍她，不料这一拍比“让步”这个词更让她恼火。

梅格和乔从楼上跑下来看劳里创造的奇迹。艾米觉得自己很不平凡，也作出了自我牺牲。她宣称只要大夫说贝思真的生病了，她就答应去。

“小贝思怎么样了？”劳里问。因为他对贝思特别宠爱，内心焦虑万分，尽管表面上没有流露出来。

“她在母亲床上躺着呢，感觉好些了，那个婴儿的死让她很伤心，我想她只是伤风了，汉娜也这么认为。但是她显得忧心忡忡，这让我很不安。”梅格答道。

“这世界真是烦恼重重！”乔急躁地抓住自己的头发说，“我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亲又不在，好像什么都无法把握，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唉，别把自己抓得像只箭猪，这很不像话。把头发理好，乔，告诉我是给你母亲发封电报还是做点儿别的什么？”劳里问。他一直对自己的朋友把一头秀发剪掉不甘心。

“这件事让我很为难，”梅格说，“要是贝思真的病了，我们应该让她知道。但是汉娜不同意，因为母亲不能离开父亲，这样做只能让他们更加担心。贝思很快就会好的，汉娜知道该做什么。母亲让我们听她的话，因此我认为只好如此，但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哦，那好，我也不清楚。等大夫来了以后，你们可以问问我祖父。”

“对。乔，你快去请彭斯大夫来，”梅格命令道，“他还没来之前，我们无法决定任何事。”

“你别去了，乔，我是专门跑腿的。”劳里说着拿起了他的帽子。

“我担心你很忙。”梅格说。

“不，今天的功课我已经做完了。”

“你假期还学习吗？”乔问他。

“我是在以我的好邻居为榜样。”劳里回答完就大踏步走出

了房间。

“我对这孩子的未来很有信心。”乔面带赞赏的微笑说道，目送他跃过了木栅栏。

“对一个男孩子来说，他做得很不错。”梅格这话说得有些不礼貌，因为她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

彭斯大夫来了，他说贝思有猩红热的症状。虽然他听了赫梅尔家的事后显得很严肃，但还是认为贝思不会得什么大病。艾米为防止传染，被命令服些预防药后马上离开，乔和劳里护驾，隆重上路。

马奇叔婆以她一贯的待客态度接待了他们。“你们现在想做什么？”马奇叔婆问，锐利的目光从眼镜上方盯着他们。这时，那只站在她椅子背上的鹦鹉大声叫道：

“走开，男孩子别到这里来！”

劳里退回到窗前，乔说明了原委。

“让你们混到穷人堆里就出事，现在果真让我料到了。如果艾米没生病就留下来，可以做点儿事。看她这副模样，我肯定她也会得这种病。别哭孩子，别哭，听到有人抽鼻子我就心烦。”

艾米正想哭出声来，劳里淘气地扯了扯鹦鹉的尾巴，波莉吓得叫道：“哎呀！”样子很滑稽，逗得艾米破涕为笑。

“你们的母亲那边怎么样？”老太太毫无感情地问。

“父亲好多了。”乔答道，一边强忍住笑，使自己保持严肃。

“哦，他好多了？不过我想那不会持续太久的。马奇一向没有什么耐力。”她高兴地说。

“哈哈！不要泄气，来一撮鼻烟，再见，再见！”波莉尖声叫着在椅背上来回跳。劳里在后面捏它的尾巴，它便去抓老太太的帽子。

“闭嘴，你这个胡闹的老鸟！乔，你最好现在就走，这么晚了还跟一个傻小子在一起游荡，成何体统！”

“闭嘴，你这个胡闹的老鸟！”波莉叫着从椅子上跳下来，跑

过去啄那个“傻小子”，劳里听了最后那句话正在捧腹大笑呢。
　　当艾米被孤零零地留在马奇叔婆身边时，她想“我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但我只好这样了。”
　　“去你的，你这个丑八怪！”波莉又尖叫起来。听了这种粗俗的话，艾米不禁抽噎了一下。

第十八章　阴暗的日子

　　贝思真的发烧了，病情比大家预想的还要严重，但汉娜和大夫原先就对此有所预料。姑娘们根本就不明白病理，又不让劳伦斯先生进去探望，因此汉娜安排了所有的事情。彭斯大夫竭尽所能忙碌着，然而精心护理才是最重要的工作。梅格呆在家里料理家务，还得避免把病传染给金家。她在给母亲的信中绝口不提贝思的病情，心里却非常焦急，而且还有些许负罪感。虽然她知道欺骗母亲是不对的，但她曾答应过会听汉娜的话，而汉娜又不想“为这点儿小事让马奇太太担心”。乔整天在为贝思操心，但并不是责任重大，因为贝思忍耐力很强，只要还能控制住自己，她就尽力忍住痛苦，从不怨天尤人。可后来有些日子她不停地发高烧，嗓子也变哑了，手指在床罩上弹着，似乎在弹她那心爱的小钢琴。她还试图用红肿的喉咙唱歌，却一句也唱不出来。这时的她甚至已经认不出周围那些熟悉的面孔，叫错了大家的名字，同时还在伤心地呼唤着自己的母亲。乔开始感到有些害怕，梅格恳切地请求把事实告诉母亲，甚至汉娜也有所松口：“尽管现在还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但可以考虑这件事。”华盛顿的来信更增添了她们的烦恼，马奇先生的情况又变糟了，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回家的打算。
　　现在的日子看上去是多么阴暗啊，整个屋子又是多么悲凉、寂寞啊！在工作与等待的同时，姐妹们的心情是如此沉重，而死

亡的阴影也开始徘徊在这一度欢快的家庭！梅格经常坐在那里暗自流泪，泪水掉在了她的针线活儿上。她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富有，她曾经拥有任何金钱都无法买到的东西——爱、呵护、宁静和健康，这一切才是生活中真正的幸福。而乔则坐在昏暗的房间里，眼前闪现的总是那个受罪的小妹妹，耳畔回荡的是那个悲哀的声音。她懂得了贝思性格中的甜美，明白了她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占有的深重、温柔的地位，并对贝思无私的价值有了认识，贝思就是为了别人活着，用她那种每人都可能具备的质朴的品德，使家里充满欢乐，这种品德和才能、财富及美丽相比，谁都会觉得前者更有价值，也更值得喜爱。艾米在自己出门期间，也一直希望能够回家为贝思做些什么。如今的她开始觉得做任何事都不再那么辛苦、不再那般令人厌烦了，而且回想起来就有些懊悔：贝思那乐于助人的双手曾默默地为她做过多少事啊！劳里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鬼怪在房间里进进出出。劳伦斯先生则把自己的大钢琴锁了起来，因为这琴声常会使他想起他的小邻居黄昏时给他带来的欢乐，这是他不想承受的。每个人都在惦记着贝思。送奶人、面包师傅、杂货店老板、卖肉的人都在探问她的病情。在为明娜拿尸衣时，可怜的赫梅尔太太还跑来为自己的大意道歉。邻居们送来了各种各样的安慰和祝福，甚至连那些最熟悉贝思的人都觉得有些惊讶，害羞的小贝思竟会交了那么多朋友。

贝思躺在床上的时候，老琼娜就坐在她身边。即使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贝思也不会忘记她这个孤单的被保护人。她还想念她的猫们，却不许别人带它们进来，以免它们被传染。而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她又在为乔担忧。她把充满爱心的消息捎给了艾米，并要姐妹们告诉母亲她很快就会回信的。为了让父亲觉得自己在想念他，她经常要求把纸和笔给她，试图写上只言片语。但不久她连这样头脑清醒的片刻也很难有了。她整天躺着，不断翻身，嘴里说着断断续续的胡话，不然就陷进那并不会使她恢复的沉睡之中。彭斯大夫一天来两次；汉娜陪着她熬夜；乔寸步不离

贝思；梅格的书桌上则放着一封已经拟好的电报，随时准备发出。

对她们而言，十二月一日无疑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大雪纷飞，朔风肆虐。这一年好像也正在准备死去。早上，彭斯大夫来了之后，久久地凝视着贝思，把那只滚烫的手在自己的手中握了一会儿，轻轻放下后对汉娜低声说："如果马奇太太可以离开她丈夫，最好还是让她回来一趟。"

汉娜一言不发，只是点了点头，她的嘴唇神经质地抽动着。梅格一听到这句话，顿时感到浑身乏力，跌坐在一张椅子里。乔的脸色变得苍白，呆了一会儿，就冲进客厅，把那份电报抓起来，很快穿戴好，冲进了暴风雪之中。不久，乔回来了，默默地脱着斗篷，这时，劳里拿着一封信进来了，说马奇先生的病开始有所好转。乔放心地读着信件，内心依然沉重，脸上溢满了悲哀，劳里赶紧问道："怎么啦，难道是贝思的病情又恶化了吗？"

"我已经给母亲发了电报。"乔神色悲哀地边用力脱着胶靴边说。

"做得好，乔！是你自己决定的吗？"劳里问道，并让她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看见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于是帮她脱下那双顽固的靴子。

"不，是大夫让我们做的。"

"哦，乔，情况还不至于如此糟糕吧？"劳里惊惶地喊道。

"不，是这样的。她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她把墙上的藤叶看成了灰色的鸽群，而现在连这些都讲不出来了，看上去她不再像是我们的贝思了，没人帮我们承受这种现实。父母不在，上帝又似乎离我们那么遥远，我找不到他。"

泪水很快顺着乔的脸颊流了下来，她无助而令人同情地伸出自己的双手，似乎想在黑暗中抓住些什么。劳里把她的手紧紧攥住，哽着喉咙，尽量低声说："我在这儿，抓着我吧，亲爱的乔！"

乔什么也不能说，但她确实"抓住了"，这双友善温暖的手，

在安慰着她那酸楚的心灵，似乎使她向那神圣的臂膀靠近了一些，也只有那臂膀才能让她不被苦难吓倒。劳里尝试着想说几句温柔安慰的话，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只有一声不响地站着，学着她母亲的样子，轻柔地抚摸她低垂的脑袋。这也是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比任何最能说服人的话更能使人安慰。因为乔感到了一种无言的同情，在静静的沉默中感受到了温馨的慰藉，这对解脱烦愁十分有利。她很快擦干眼泪，这眼泪使她得到了一些解脱。她仰视着劳里，满脸都是感激。

“谢谢你，特迪，我现在好多了，不会再感到绝望了。假如有什么不幸，我会尽力去承受的。”

“多往好处想想吧，这样对你很有帮助，乔。你妈妈很快就要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听到父亲好些了，我真高兴。妈妈现在离开他也不会感到太难过了。唉！真是祸不单行，而我的双肩要承担最为沉重的部分。”乔叹了口气，将湿手帕铺在膝头晾着。

“难道梅格不尽力么？”劳里问，看来他似乎觉得不公平。

“哦，她也在尽力。但她不像我这样深爱着贝思，也不像我这样惦记着她。贝思是我的心灵，我不能失去她。我不能，决不能！”

乔用湿手帕将脸蒙住，绝望地痛哭起来。她坚强地支撑着，到现在还没怎么流过眼泪。劳里擦了一下眼睛，直到喉咙里的哽咽缓解了，嘴唇不再颤抖了才开口。这样或许缺乏男子汉气魄，但他已情不自禁，我却为此感到高兴。过了一会儿，乔的抽泣逐渐平息下来，劳里充满希望地说：“我想贝思不会死的。她那么好，我们又都如此爱她，我不信上帝会让她离开我们。”

“可死去的总是可爱而善良的人。”乔呻吟着，但她已不再哭泣。尽管还有些疑惑恐惧，可朋友的话让她深受鼓舞。

“可怜的姑娘，你太累了。如此悲伤绝望，简直就不是你自己了。停下来，我会让你很快振作的。”

劳里一步两级地在楼梯上跑开了。乔将疲倦的脑袋靠着贝

思棕色的小头巾，自从贝思把头巾留在桌上，还没人想过去动它。这块头巾一定有一些魔力，因为它那温顺主人的气质好像进入了乔的体内。劳里端着酒杯跑下来的时候，她笑着接了过来，坚强地说："为我的贝思干杯！你真是个好大夫，特迪，你这个朋友真让人欣慰，我该怎样才能报答你呢？"乔又说了一句，因为正是劳里的劝说使她疑惑的头脑苏醒过来，而那杯酒使她更有了精神。

"我顺便还要宣布一件事。我今晚要送给你一件东西，它比几夸脱的酒更能使你的心温暖。"劳里好像对某件事很满意，忍俊不禁地对她说。

"什么东西？"乔喊道。出于好奇，她居然一时忘却了自己的悲伤。

"我昨天给你母亲发了电报，布鲁克回电说她很快就会回来，今晚就可以到家了，那样所有的事都好办了。我这样做，你难道不感到高兴吗？"

劳里说得非常快，非常兴奋，满脸立刻变得通红。他担心姑娘们失望，担心贝思难过，因此一直坚守着这个秘密。乔脸色苍白，劳里话音刚落，她就从椅子上飞快地站了起来，像电击一样扑在劳里身上，伸出双臂把他的脖子搂住，快活地喊道："哦，劳里！哦，妈妈！我太高兴了！"她已不再流泪，开始无节制地大笑。她哆嗦着紧搂住她的朋友，似乎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弄得有点糊涂了。劳里虽然很吃惊，但表现得镇定自若。他轻轻地拍着她的背，安慰着她，看见她恢复过来了，便羞怯地吻了她几下。这样一来，乔立即清醒过来了。她轻轻地推开劳里，抓住楼梯护栏，气喘吁吁地说："哦，不要这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怕这样。但你确实可爱，不理汉娜，自己去做了，所以我情不自禁朝你扑了过来。快把情况告诉我吧，不要再让我喝酒了。正是酒把我害成这样。"

"我不介意。"劳里把领结整了整笑道，"嗨，你看，当时的我

真是坐立不安啊，祖父也不例外。我们觉得汉娜太专权了，你母亲应该知道这事。如果贝思——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你明白，她决不会宽恕我们的。因此我让祖父开口说这是我们行动的关键时候了，我昨天便直奔邮局。因为大夫的脸色看上去更阴沉，而我向汉娜提议发电报时，她差点儿没拧下我的脑袋来。我绝对不能再忍受这种"独裁专制"，所以我就这么决定并去做了。你母亲坐晚班车凌晨两点就要来了，我会去接她的。而你呢，只需忍住自己的喜悦，让贝思保持平静，等着那个给人恩赐的夫人的到来吧。"

"劳里，你真的是一个天使！我该怎样谢谢你呢？"

"再向我扑过来吧，我喜欢这样。"劳里说。看来很淘气——他有两星期没像现在这样了。

"不，谢谢你。等你祖父来的时候，我会再有这么一次来代替。别逗了，赶快回家休息吧，你半夜还得起来呢。谢谢你，特迪，谢谢！"

乔已退到了一个角落，刚说完话，她就突然跑到了厨房，坐在一只食品柜上，对围过来的猫们说她"快活，哦，快活极了！"此时的劳里已经走了，他认为自己做的这件事实在太漂亮了。

当乔把这个好消息转告汉娜时，她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从没见过这么爱管闲事的小伙子，但我原谅他，因为我也盼着马奇太太能快些回来。"

梅格心中暗自高兴，然后面对那封信琢磨起来。这时，病房已被乔收拾得整整齐齐，汉娜则"匆匆做了几个馅饼以招待来客"。屋子里好像有一股新鲜空气吹过，某种好过阳光的东西把这静静的房间照亮了。所有东西变得看起来充满希望。贝思的鸟又在鸣叫，艾米在窗台上种的花草里出现了一朵半开的玫瑰，炉火也好像异常欢快地燃烧着。每次碰面，姑娘们都紧紧地相互拥抱，苍白的脸上也露出了微笑，她们小声鼓励着："妈妈就要回来了，亲爱的！妈妈就要回来了！"除了贝思，人人都喜形于色。处

于深度昏迷状态的贝思躺在那里，对希望和欢乐、疑惑和危险都一无所知。这种景象的确让人哀怜——昔日玫瑰样的脸庞竟会变得这样茫然呆滞，昔日勤快的双手竟已变得这样纤细瘦弱，昔日微笑的双唇如今竟发出这样嘶哑的声音，昔日整齐、美丽的秀发现在竟是这样蓬乱地散在枕上。她整天就这样躺着，清醒时常用干燥的、吐字不清的嘴唇低声说："水！"整天在她身畔待着、看着、等着、期盼着的乔和梅格，将一切都寄希望于母亲和上帝。雪花整天飘着，寒风凛冽，时间过得真慢！夜幕终于降临了，每次钟声传来，静静地坐在床边的姐妹都会用明亮的眼睛对视一次，因为每一次钟声都意味着援助靠近了一步。大夫刚才进来说他到午夜时会再来，因为病情很可能会在那时发生变化，但吉凶难料。

汉娜已经疲惫不堪，躺在病床后的沙发上很快就陷入了沉睡之中。劳伦斯先生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他觉得与其看到马奇太太进门时焦虑万分的神色，还不如去面对一个连的反叛炮兵，劳里在地毯上躺着假寐，然而若有所思的眼神却紧紧盯着炉火，有一种温柔、清澈的美从他的黑眼睛里透出来。

姑娘们会永远记住这个夜晚，她们整夜未眠地守候着，心里有一种无奈的可怕感觉——倘若我们亲身经历过同样会有这种感觉。

"如果上帝宽恕了贝思，我今后什么也不会抱怨。"梅格真诚地低声说。

"假如上帝宽恕了贝思，我会尽力爱她，为她服务一生一世。"乔饱含热情地回答。

"多么希望我没有一颗心，它疼得很厉害。"过了会儿梅格叹息道。

"倘若生活总是如此艰难，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样度过。"她的妹妹沮丧地说道。

此时，十二点的钟声传来，姐妹俩守候着贝思，忘却了自己，

因为她们感到似乎有种变化在贝思憔悴的脸上出现。屋子里死一般静寂,只有外面肆虐的寒风打破了这种沉寂。疲乏的汉娜还在沉睡之中。除了姐妹俩,没人看见那似乎降落到小床上的阴影。一小时过去了,除劳里悄然离开去了车站外,没有什么事。又一个钟头过去了,依然没人到来。可怜的姐妹俩担心着火车在风雪之中是否误点,或是路上有什么事故,抑或是华盛顿又发生了什么巨大的灾难。

已经两点了,乔在窗前看着白茫茫一片如同裹尸布般的风雪,这世界看上去有多阴沉啊!乔心想。这时她听见床上有点儿动静,赶紧转过身子,只看见梅格垂着头跪在妈妈的安乐椅前。一种莫大的恐惧感令她全身发冷,她想:"贝思死了,梅格不敢告诉我。"

她立即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一个巨大的变化出现在她的面前。贝思发烧的红晕及痛苦的神情已经不见了,那张人见人爱的小脸蛋在极端的平静中是那么苍白和宁静,以至乔忘记了伤心流泪。她向她挚爱的妹妹俯下身去,用自己那倾注了全部心意的双唇吻在那潮润的额头上,温柔地说道:"别了,亲爱的贝思,永别了!"

汉娜似乎被这声音惊醒了,急忙来到床边看贝思,摸了摸她的手,在她唇边听了听,接着把身上的围裙抛得高过头顶,坐下来回扇动着,低声叫道:"烧退了,她皮肤湿润,呼吸正常,睡得很安稳。哦,谢天谢地,上帝啊!"

姑娘们似乎还不敢相信这个幸运的消息,可大夫已经来了并证实了它。他是位淳朴的先生,但是她们觉得他的面容非常神圣,因为他正用慈父般的目光望着她们,微笑着说:"对,亲爱的,我想这位小女孩没有危险了。屋子里必须保持安静,让她睡吧,等她醒来,给她——"

至于给她什么谁也没听见。姐妹俩悄悄地跑进昏暗的门厅,紧紧拥抱着坐在楼梯上,兴奋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她们回到

房间被忠诚的汉娜拥住亲吻时，发现贝思还是像平时那般躺着，脸庞枕在手上，那种可怕的苍白已经消失了，她呼吸均匀，似乎刚刚睡着。

冬夜渐渐逝去了，“如果妈妈现在回来了多好啊！”乔说。

“看！”梅格拿着一朵半开的白玫瑰说，“我原想如果贝思——离我们而去，恐怕这花明天也不会开，也不能放在她手中。可它却在今晚绽放了，因而我现在要把它插进我的花瓶，放在这里。这样，当亲爱的贝思醒来时，首先看见的就是这朵小玫瑰和妈妈的脸庞。”

哀伤而又漫长的黑夜终于结束了，梅格和乔睁开疲倦的双眼，极目远眺，觉得日出从来没有这么美丽，世界好像也从来没有这么美好。

梅格站在窗帘后面，看着眼前一片耀眼的景色，微笑着自言自语道：“真像个神话的世界！”

“听！”乔跳起来喊道。

是的，楼下的门铃响了，汉娜大叫了一声，接着是劳里的声音，他快乐地低声道：“姑娘们，来了，她来了！”

第十九章　艾米的遗嘱

当家中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艾米正在马奇叔婆家艰难度日。她深深感受到自己是在被流放，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在家里时家人是多么宠爱她。马奇叔婆谁也不宠爱，也反对这样。但是她想表示亲热一些，因为听话的小姑娘很讨人喜爱。年迈的马奇叔婆对她的侄孙女们还是怀有温柔之情的。虽然她认为这不应该有所表露。她确实竭尽全力让艾米高兴，可是上帝啊，她却犯了很大的错误！一些老人尽管白发苍苍，满脸皱纹，心中却充满青春活力，对孩子们的忧愁和欢乐富于同情，让他们感

到像是回到了家里，还能寓教于乐，用最好的方式给予和获得友谊。可是马奇叔婆缺乏这方面的本领，她以她的严厉规矩，她的生硬而老掉牙的方式，还有她的没完没了的啰嗦，令艾米受尽了折磨。老太太发现小姑娘比她的姐姐们更加乖巧亲切，就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她在家里养成的自由懒散的习气消除掉。于是就用自己六十年前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对艾米严加管教起来，令艾米倍感沮丧，她觉得自己像一只身陷蛛网的苍蝇，让一只认真细致的蜘蛛抓住了。

她每天早晨必须擦洗杯子、老式汤匙、矮胖的银茶壶以及各种玻璃器物，把它们擦得锃亮才能住手。接着，她还得扫掉灰尘，这工作多费劲啊！几乎没有一点儿灰尘能逃过马奇叔婆的眼睛。所有家具都有爪形脚和许多雕刻，因此打扫的活很难让人感到满意。除此之外，还要给波莉喂食，给巴狗梳洗，还要取东西，送信儿，楼上楼下要跑十多趟，因为老太太有腿疾，难以离开她的大椅子。这些累人的活干完以后，艾米还要做功课。所有这些对她所具备的美好品德可谓每日一次检验。然后她才被允许自由活动一个钟头，她最盼着这时候了。劳里每天都来向马奇叔婆说好话，直到说服她同意让艾米跟他一起出去。当他们骑马或散步的时候，兴致特别高。吃过午饭，她必须为老太太朗读，往往是还没读完第一页老太太就睡着了，她便一动不动地看着老太太睡觉，大约要等一个小时。然后是做针线活，艾米表面不露声色，内心却极为不满地一直做到傍晚，随后才能按自己的意愿玩一会儿，到吃茶点的时间为止，晚上最难熬了，因为马奇叔婆开始了对青年时代的回忆，这些故事拖沓沉闷，艾米直想上床睡觉，为自己的不幸命运哭上一场，可是每次都是刚挤出一星眼泪就睡着了。

如果没有劳里和女仆老埃丝特，艾米简直不能熬过那段苦日子。单那只鹦鹉就足以让她发疯。因为这只鸟不久就发现艾米并不喜欢它，就制造出许多恶作剧来报复她。艾米走到它跟前

时，它就挠她的头发；艾米刚把它的笼子打扫干净，它就把自己的面包和牛奶打翻来给艾米找麻烦。老太太打瞌睡时，它就啄莫帕[1]，让它叫个不停。它还在客人面前骂她，所有的表现都让它像一只十分恶劣的老鸟。另外，她也无法忍受那只狗——那只肥胖而粗鲁的畜生。给它洗澡的时候，它就对着她狂叫，它想吃东西时，就四脚朝天躺在地上，一副十足的痴呆模样，并且每天都要这样反复十几次。厨师是个坏脾气的人，年迈的车夫是个聋子，惟一关心这位年轻小姐的只有埃丝特一个人。

埃丝特是个法国女人，她和"夫人"（她这样称呼女主人）在一起住了好多年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操纵老太太，因为老太太离不开她。她的真正名字是埃丝特尔，马奇叔婆吩咐她改名，她就照办了，但条件是永远不得要求她改变宗教信仰。她很喜欢艾米小姐，当艾米小姐在她身边坐着为夫人整理花边时，她就讲述自己在法国生活时的奇闻轶事，令艾米听了很高兴。她还准许艾米随意在大房子里四处转悠，欣赏收藏在几口大橱子里和旧式盒子里的珍宝，因为马奇叔婆像一只喜欢收藏的喜鹊。艾米最喜欢的是一个印度大橱子，里面有许多分类架似的奇怪抽屉和暗格，放着珍贵精美的首饰，但或多或少都比较古老。观赏和收拾这些东西给了艾米极大的满足感，尤其是那些放在珠宝盒的天鹅绒衬布上的首饰，它们曾是四十年前一个美女的饰品，包括她父亲给她陪嫁的石榴宝石，爱人送的钻戒，参加葬礼时戴的黑宝石戒指和别针，镶有亡友照片及头发的模样古怪的小金属盒子，她的一个女儿戴过的手镯和马奇叔公的挂表，缀在表上的红色图章被许多小孩的手摸过。马奇叔婆的结婚戒指摆在单独的一个盒子里，她现在的手指已经胖得戴不上了，却仍然被当做最珍贵的珠宝精心收藏着。

"要是由你来选，小姐想要哪一个呢？"埃丝特问。她始终在

[1] 莫帕：狗的名字。

旁边盯着，等着给这些宝物上锁。

“我最喜欢那些钻石，可这里面没有项链，我喜欢项链，戴上它很漂亮。如果可能，我就选这个。”艾米答道，并羡慕不已地看着一串黄金和乌木做成的珠链，珠链下面还挂着一个相同材质的沉甸甸的十字架。

“我同样喜欢它，但不是作为项链，哦，不！在我看来，它是一串念珠，我要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那样戴着它诵经祷告。”埃丝特边说边盯着这件漂亮的东西，眼睛里流露出渴望的神情。

“你是说，像你使用挂在镜子上的那串香木珠链一样来使用它吗？”艾米问。

“的确如此，用它来做祷告。要是有人把这么好的东西当做念珠，而不是当做没有用处的珠宝来佩戴它，圣者会很高兴的。”

“你好像从祷告中找到了很多安慰，埃丝特，你从楼上下来时总是显得安详、知足。希望我也如此。”

“你如果每天都静静地思考和祈祷，就像我在夫人之前服侍过的一位好太太那样，那是很好的。她有一个小教堂，烦恼时她就去那里寻求安慰。”

“我也这么做，行吗？”艾米问。她身处孤独寂寞之中，感觉需要某种帮助，她发现现在缺少了贝思的提醒，她快把自己那本小书忘掉了。

“那太好了，要是你喜欢，我将很高兴把那个小化妆室收拾一下。别告诉夫人，不过等她睡着以后，你可以进去独自坐一会儿，摒除杂念，祈求可敬的上帝保佑你姐姐。”

埃丝特的确虔诚，她是诚心劝告，因为她内心温柔，对身处焦虑中的艾米姐妹们十分关心，艾米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便要求她到隔壁那间光线很好的小屋去收拾一下，希望它能对自己有所帮助。

“希望我知道马奇叔婆过世后这些珠宝将属于谁。”艾米说。她把光彩夺目的念珠放回原处，然后把珠宝盒子一个一个地关

上。

“属于你和你的姐姐们。我知道,夫人对我很信任。我见过她立的遗嘱,就是这么写的。”埃丝特面带微笑地小声说,一边面带微笑。

“太好了!可我希望她现在就给我们,拖这么长时间,真不痛快。”艾米说着看了那些钻石最后一眼。

“年轻小姐戴这些东西还为时过早,第一个订婚的人就可以得到那套珍珠饰品——夫人这么说的。我猜你走的时候她会把那只松绿石小戒指送给你。因为夫人对你的乖巧很欣赏。”

“你这么认为吗?哦,要是那只戒指能归我所有,我愿意自己是一头绵羊!它和基蒂·布赖恩特的那只比起来漂亮多了。不管怎么说我终究是喜欢马奇叔婆的。”艾米欣喜地试戴了一下那枚蓝戒指,决定要努力让它成为自己的东西。

从此,她就成为一个温顺听话的楷模,老太太为自己教导有方而洋洋得意。埃丝特在小房间内安放了一张小桌子,桌子的前面放了一只脚凳,墙上挂了一张她从锁着的房间里拿来的画像。埃丝特认为这张画像没有多大价值,但她觉得很合适,于是就把它借来用一下,她以为夫人永远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在乎的。但她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幅世界名画的复制品,价值连城。有着一双喜欢美丽事物的眼睛的艾米仰头望着圣母亲切的面庞,心中思绪万千,充满了柔情,眼睛却从不知疲倦。她在桌上放了她的袖珍版圣经和赞美诗,在花瓶里总是插着劳里送来的最美丽的花。每天她都要单独来静静地坐一会儿,心无杂念,祈求可敬的上帝护佑她的姐姐。埃丝特给她一串黑色念珠,上面缀有一个银质十字架,可艾米把它挂了起来,并没有用它,因为她怀疑新教徒祈祷时用这种东西是不是合适。

这小姑娘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很虔诚,由于独自离开温暖的家在外面没有人关照,特别需要有一只亲切的手能拉她一把,她便本能地靠近了那位强大而令人温暖的朋友,因为他周围的

孩子们切身体会到了他那慈父般的关爱。在思考和自我约束时缺少了母亲的帮助，可她已经知道了该去什么地方去寻找这种帮助，于是就竭尽全力找到了前进的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可是作为一个年轻的朝圣者，艾米现在还有很重的负担。她试图忘却自我，始终保持愉快，做事情不求别人知道或者自己因此得到赞扬，只要能把事情做好就行。在她要尽力使自己完美无瑕的努力中，第一件事就是决心学习马奇叔婆，给自己立一份遗嘱，这样一旦她生病而辞世，她的财产也能分配得公平慷慨。想到要把自己的小财富放弃不要，她就心疼，因为对她来说，这些东西就跟老太太的珠宝一样珍贵。

她在一次自由娱乐时间里用尽了所有的才思草拟了一份重要文件，而埃丝特则在法律术语方面给予她帮助。当这位法国好女人签好自己的名字后，艾米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把它放好，准备等劳里来了以后拿给他看，她甚至想让他来充当第二个证人。这天正好下雨，她就在波莉的陪伴下在楼上一个大房间里玩。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大衣柜，里面装满了旧式服装，经埃丝特同意，她可以拿这些服装取乐。她最喜欢把那些褪色的锦缎长裙穿在身上在大镜子前面来回走动，行优雅的请安礼，衣服下摆曳地而发出的窸窣声让她觉得非常悦耳。她忙得不亦乐乎，甚至连劳里按铃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他把头探进来看她，她也没有发觉。她郑重其事地踱来踱去，摇着扇子，仰着头，系着一条粉红色大头巾，与身上穿的蓝缎衣服和带里衬的黄色裙子相对照，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穿着高跟鞋，她必须走得小心翼翼。正像劳里事后向乔描述的那样，这种景象真是太可笑了；她衣着艳丽，扭捏作态地踱来踱去，波莉紧随其后，一会儿缩头缩脑，一会儿趾高气扬地竭力模仿她，有时还停下来又笑又叫，“我们是不是很美？走开，你这个丑八怪！把嘴闭上！吻我一下，宝贝，哈！哈！”

为了不伤害她的自尊心，劳里费了很大劲才强忍住不笑。他

敲了敲门，艾米礼貌地把他请了进去。

“坐下休息一下，我要拿掉这些东西，然后和你商量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艾米说。在尽兴地展示了自己的风采后，把波莉赶到屋角。“那只鸟真让我难以忍受！”她一边从头上往下取那座粉红色大山一边说，劳里骑坐在一把椅子上听她讲话。“叔婆昨天睡觉的时候，我正在尽力像老鼠似的大气也不敢出，波莉却在笼子里乱飞乱叫，我只好把它放出来，竟然发现笼子里有一只大蜘蛛，我把它捅了出来，它就跑到书架底下去了。波莉紧跟着追过去，然后停下来，紧盯着书架底部，它瞪大双眼，非常滑稽地说，‘出来散散步，亲爱的！’我忍俊不禁，波莉气得大骂，结果吵醒了叔婆，她训斥了我们两个一顿。”

“蜘蛛接受那老家伙的邀请了吗？”劳里打了个呵欠问道。

“是的，它爬了出来，而波莉逃之夭夭，它快被吓死了。我追蜘蛛的时候，波莉跳到马奇叔婆的椅子背上大叫：‘抓住她！抓住她！抓住她！’”

“那是谎话！哦，上帝啊！”鹦鹉叫着去啄劳里的脚趾。

“要是你属于我的话，我就把你的脖子拧断，你这个混账东西。”劳里挥动着拳头向那只鸟喊道，它却把头一偏，非常庄严地哇哇大叫，“阿丽路亚[①]！愿你神经健康，亲爱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艾米边说边把衣柜关上，从口袋中掏出一张纸。“请你看一下，然后告诉我它是不是合法恰当。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因为生命无常，我不愿意别人在我死后对我不满意。”

劳里紧咬双唇，目光离开这个忧郁的人，稍稍侧转身子，面带一种值得赞许的庄重模样阅读了下面这份文件，不时地要琢磨其中的拼写法。

---

① 基督教赞美诗用语“哈利路亚”（意为表示赞颂、愉快及感激）之误。

我的遗嘱

我，艾米·柯蒂斯·马奇，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把我生前的全部财产移（遗）赠如下——

给父亲：我最好的画、速写、地图以及别的艺术作品，包括镜框。还有供他自由支配的一百美元。

给母亲：我的所有衣服，不包括那件带口袋的蓝色围裙——还有我的肖像，纪念章以及我无尽的爱。

给我亲爱的姐姐玛格丽特：我的松绿石戒指（要是我能得到），我的那只带鸽子的绿色盒子，那条可以系在脖子上的上等饰带，还有我为她画的肖像速写，作为纪念品来纪念她的"小姑娘"。

给乔：一枚胸针，它用封蜡补过，我的青铜砚台——没有盖子了——以及我的最为珍爱的石膏兔子。因为我烧了她的小说，我很后悔。

给贝思：（倘若我活的时间不如她长的话）；我的娃娃们和小镜台，我的扇子，我的亚麻布硬衣领和我的新拖鞋（假如她康复以后身体瘦得能够穿下）。我在此也要向她道歉，因为我总是取笑琼娜。

给我的朋友及邻居西奥多·劳伦斯：我的纸文件夹，我的陶马，虽然他说过这匹马没有颈部。除此之外，为了回报他在我烦恼之际的友好而善良的行为，允许他在我的艺术品当中随便挑选一件。"圣母玛丽亚"是最好的。

给我们德高望重的恩人劳伦斯先生：我那个盖子上镶有镜子的紫色盒子送给他当钢笔架；这将很不错，可以让他回忆起我这个离开人世的小姑娘，她感谢他施恩于她的全家，尤其是对贝思。

给我的好朋友基蒂·布赖恩特：我的蓝色绸缎围裙和金珠戒指以及一个亲吻。

给汉娜：送她那只她想要的衣帽盒，以及我留下的全部缝补起来的布片，希望她“看到它时就能想起我”。

我的最有价值的财产现在已经全部分配完毕，但愿所有的人都能满意，不要责怪死者。我谅解每一个人，并相信当号角被吹响的时候我们会再次相见。

阿门。

我于公元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此遗嘱上签字盖章。

艾米·柯蒂斯·马奇

证人：

埃丝特尔·瓦尔诺

西奥多·劳伦斯

最后的那一个名字是用铅笔写的，艾米解释说这是为了留着等他用墨水笔改写一次，然后为她严格地密封好这份文件。

“你的脑子里怎么会有这个想法的？你听谁说过贝思在分配自己的东西吗？”劳里一本正经地问。艾米此时正在把一条红色缎带、封蜡、一支蜡烛和一个砚台放在他面前。

她便解释了一下，然后着急地问，“贝思怎么了？”

“请原谅我说这些。不过既然已经说了，我就告诉你。有一天贝思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就告诉乔说她要把她的钢琴送给梅格，她的猫送给你，那个可怜的旧娃娃送给乔，乔会爱屋及乌地喜欢娃娃。贝思觉得很遗憾，因为她没有多少可分配的东西给大家，因此她把头发分赠给我们及其他人，她把真挚的爱留给祖父。她从来没有想过要立一个遗嘱。”

劳里一边说一边签字封蜡，眼睛始终低垂着，直到有一大滴泪珠落在纸上。艾米的神情非常担忧，可她只是问，“人们有时候会在遗嘱上附加一些内容吧？”

“会的，人们管它叫做附录。”

“那么我也在遗嘱上附上一条——我希望剪下我所有的头发分赠给我的朋友们。我原来把这一点给忘了，但我决定这样做，虽然这样有损我的相貌。”

劳里附上了这一条，为艾米的这个最终的同时也是最伟大的牺牲而哑然失笑。他后来又陪她玩了一个钟头，对艾米所受的一切苦难都听得津津有味。然而到他要走的时候，艾米又拉住他，颤抖着双唇小声问道，“贝思是真的有危险吗？”

“恐怕是的，可我们必须乐观地对待这件事，所以别哭，亲爱的。”劳里说着便像兄长一样搂住了她，这使她感到无比安慰。

劳里走了，她来到自己的小房间内，静静地坐在黄昏的朦胧光线中，泪水不由得落下来，她伤心地为贝思祈祷。如果一旦失去了温柔的小姐姐，即使有千万只松绿石戒指也不能让她感到安慰。

第二十章　秘密交谈

母女相逢的情景让人感觉温暖而幸福，此情此景，我认为无须用笔墨来描述，因为这是用什么样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的好时光。所以，我把它留给读者们去发挥想像，只能说当时的房间里充满了真正的喜悦。梅格美好的愿望也实现了。因为贝思从对她健康有好处的很长一觉中醒来时，第一眼就望见了那朵小小的玫瑰花和母亲的脸庞。她的身体虚弱极了，还不能对什么事情发出惊叹，只能面带微笑地依偎在怀抱着她的那双满是慈爱的手臂中，感到自己终于梦想成真了。然后她又沉睡过去，姑娘们都守候在母亲身边，因为那只瘦削的手仍然紧紧抓着她，她实在不忍心把它松开。

汉娜为远道归来的人“端上一桌”让人惊叹的早餐，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梅格和乔像一对听话

的幼鹳一样喂母亲吃早饭，并听着母亲低声向她们讲述父亲的情况，还有布鲁克先生如何应允留下来照顾他，归途中又如何碰上暴风而延误了时日，当她忧心如焚、疲惫不堪地到达时，劳里满是希望的脸庞如何让她得到了不可言喻的慰藉。

这一天真是奇特，屋外阳光灿烂，人们都欢乐无比，好像都在欢迎这场初雪的到来；屋里却十分宁静，因为所有人因照顾病人而熬了一夜，此刻都累得睡着了，笼罩着这所房子的是一种安息日的静寂。汉娜守在门口打盹儿，梅格和乔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现在也合上疲倦的双眼睡下了。她们很高兴，像一对经风冒雨的小船，终于驶进了风平浪静的港湾抛锚了。马奇太太寸步不离地守在贝思身边，坐在一张大椅子上休息，不时地醒过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抚摸一下她，或者出一会儿神，看上去如同一个守着自己失而复得的财富的守财奴。

劳里这时候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安慰艾米，他讲得十分精彩，马奇叔婆听了都不免直"抽"鼻子，而且就连"我早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也没说过一次。艾米现在显得很坚强，我觉得是小教堂里那些美好念头真正开始起作用了。她赶紧把眼泪擦干，克制着急于去见母亲的心情，甚至连那只松绿石戒指都没有想。老太太此时也由衷地赞同劳里的看法，说艾米的表现"像一个不平凡的小妇人"。波莉好像也受到了感染，它叫她"好姑娘"，请上帝给她好运，还用温柔的口吻请她"来散散步，亲爱的"。艾米很想在冬天明媚的阳光下到户外去快活一下，但看到劳里尽管为了面子想假装没什么，可实际上却困得要睁不开眼睛，就劝他躺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自己则去给母亲写一封短信。她写信用了很长时间，等她回到劳里身边时，他头枕双臂，躺在那儿睡得正香。马奇叔婆早已经把窗帘放下，正面带一种少有的慈祥神态坐在旁边。

过了一会儿，她们想他睡到夜里才可能醒来。如果不是艾米看到母亲到来而发出的欢呼声惊醒了他，他或许真的会这样呢。那一天，城里城外可能有不少幸福的小姑娘，但我本人认为艾米

是她们中最为幸福的一个,她坐在母亲膝头讲述自己熬过这段苦难时光的经历,并接受母亲赞赏的微笑和温暖的爱抚。她们一起来到那个小教堂,当她把它的由来解释给母亲听的时候,母亲并没有什么异议。

“相反,我很喜欢它,亲爱的。”母亲边说边把目光从落满灰尘的念珠移到被翻旧了的袖珍《圣经》上,再到那幅挂有长青树枝花环的精美图像。“这主意真不错,当我们烦恼悲伤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去清静一下。人的一生要遇到很多逆境,但是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去寻求帮助,就能承受一切。我想我的小女儿正在学着理解这些吧?”

“是的,妈妈。我准备回到家以后在较大的那个房间里找一个角落,把我的书和那张圣像的临摹画放在那里。我已经尝试着临摹了那幅圣像。圣母的脸画得不好——她美极了,我画得不像——不过那个婴儿画得还可以,我很喜欢。我喜欢这么想,耶稣也曾经是个小孩子,这样我和他好像离得很近了,这对我帮助很大。”

当艾米用手指着圣母膝头那个笑着的圣婴时,马奇太太看到了她举着的手上有一样东西,不由得笑了。她什么也没说,可艾米理解这种眼神,过了一会儿她非常庄重地说:

“我本来想把这件事告诉您的,可是忘记了。今天叔婆把这枚戒指送给了我,她把我叫到她跟前,吻了我一下,把这枚戒指戴在了我的手上,还说我为她增添了光彩,愿意把我留在她的身边永远陪着她。她给了我一个有趣的护托来镶嵌这颗松绿石,因为它太大。我喜欢戴着它,母亲,可以吗?”

“它很漂亮,可我认为你年龄还小,戴这样的首饰不太合适,艾米。”马奇太太边说边看着那只小胖手,食指上戴着天蓝色宝石戒指和一个由两只小金手握在一起构成的奇怪护托。

“我会努力做到不虚荣,”艾米说,“我并非因为它很漂亮才喜欢它,我戴它的目的是想像小说里的姑娘戴手镯一样,提醒我

记住一些事情。”

“你是说马奇叔婆吗？”母亲笑着问。

“不是的，是提醒我别自私。”艾米看上去非常诚挚，母亲不由得敛起笑容，严肃地听她讲自己的小计划。

“最近我对自己的‘缺点包袱’经常反省，发现自私是最大的缺点。所以，我要利用一切可能来改正。贝思不自私，因此大家都爱她，想到可能要失去她就十分痛苦。要是我生病了，别人的痛苦还比不上对贝思的一半呢，我甚至连这也配不上有。但是我希望能有许多朋友爱我、思念我，因此我要尽力向贝思学习。我很容易把自己的决心忘在脑后，要是我身边能有一样东西时常提醒我，我觉得会好一些，我能试着这样做一下吗？”

“当然可以，但是我倒是对那间小教堂更有信心。戴着你的戒指，亲爱的，尽自己的努力去做，我相信你会进步的，因为真诚地希望努力提高自己就是成功的一半。我现在要到贝思那里去了。别放松自己，小女儿，我们很快就把你接回家去。”

那天夜里，梅格在给父亲写信，告诉他母亲已经安全抵家，乔偷偷地溜到楼上贝思的房里，看到母亲仍然在老地方坐着。乔用手指缠着自己的头发站了一会儿，眼光踌躇不决，看上去一副焦虑的神情。

“亲爱的，怎么了？”马奇太太问，并把手伸出来，表情告诉乔她值得依赖。

“妈妈，我想对您说一件事。”

“是有关梅格的吗？”

“您猜得太快了！不错，是有关她的。虽然这件事情不大，可是我很担心。”

“贝思睡着了，小声点儿，把事情全部告诉我吧。我希望那个莫法特没有来过。”马奇太太开门见山地说。

“没有来过；他要是来，我一定让他吃闭门羹。”乔边说边坐在母亲脚边的地板上。“梅格去年夏天在劳伦斯家丢了一副手

套，事后只送还一只。我们都不记得这件事了，直到有一天特迪对我说另一只在布鲁克先生那里呢，他把它放在自己马甲口袋里，有一次它掉了出来，特迪就拿这个取笑他，他居然承认自己喜欢梅格，却不敢说出来，因为她还很小，而自己又很穷。您瞧，这不是糟糕极了吗？”

“你觉得梅格喜欢他吗？”马奇太太焦急地问。

“我的上帝，我对爱情这类的荒唐事丝毫也不懂！”乔喊道，看上去她既有兴趣又非常鄙视这种事，样子很是可笑。“故事中的女孩子表达爱情时要么吃惊，要么脸红，要么晕倒，要么瘦下去，像小傻瓜一样。可梅格却没有一点儿这样的迹象，她吃、喝、睡跟以前完全一样。我和她提到那个男人，她只是正眼看着我，只有特迪拿那些情人们开玩笑时，她才会红一下脸。我不让他这么做，可他并不理会我。”

“那么你觉得梅格对约翰没有兴趣吗？”

“谁？”乔瞪着眼睛问道。

“布鲁克先生。我现在称呼他‘约翰’。我们在医院里这么叫他，他也很高兴。”

“哦，亲爱的！我就知道您会护着他的。他对父亲好，你们不会愿意让他走的，你们会让梅格嫁给他，如果她愿意。真是无耻！讨爸爸的欢心，又给您帮忙，就是为了哄得你们高兴。”乔气得咬牙切齿，又开始缠自己的头发。

“亲爱的，别对这件事生气，让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约翰是遵照劳伦斯先生的意愿陪我去的。他对你可怜的父亲体贴入微，我们不可能不喜欢他。至于梅格，他对我们真诚地坦白说他爱她。但是，他想先把成家立业的钱挣够以后再向梅格求婚。他只要求我们允许他爱梅格并为她工作，另外，他还要尽一切可能赢得梅格的爱情。约翰的确是个出类拔萃的青年，可我不同意梅格这么早就订婚。”

“当然不能，那样做也太愚蠢了！我早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不好的事在滋生，我觉察到了这一点。现在的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但愿我能够娶梅格，这样可以让她平安地留在家中。”

这个古怪的设想把马奇太太逗乐了，可她严肃地说，“乔，我相信你，可现在你不要向梅格说什么。等约翰回来，根据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情况，我就能判断她对他的感情怎么样了。”

“她会从那双经常被她谈起的漂亮眼睛里看到他对她的感情。这样一来，要是别人脉脉含情地望着她，她就会像阳光下面的黄油一样溶化。她读他寄来的病历报告比读您的信还要多，我一说这件事她就来掐我。她喜欢褐色的眼睛，而且认为约翰不是个难听的名字，她会坠入爱河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一起的那种欢乐、舒适的平静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我知道所有的事！他们会在这个家里来来去去地谈情说爱，而我们不得不回避。梅格肯定会被迷住，不会对我那么好了。布鲁克无论如何都能挣下一份家业，把她娶走，把这个家挖了一块出去。我的心会伤透的，那时的一切都会变得枯燥无聊。哦，上帝啊！我们为什么不全是男孩子，那就可以免去很多烦恼。”

乔忧心忡忡地用膝盖托着下巴，对那个十恶不赦的约翰挥舞着拳头。马奇太太长叹一声，乔把头抬起来，放心地松了一口气。

“妈妈，您也不喜欢这样吧？我真高兴。我们把他赶走，对梅格什么也别说，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非常快乐地在一起。”

“我不应该叹气，乔。你们到时候都得出嫁，这是人之常情。可我希望我的姑娘们能尽量长时间地留在我的身边。我很遗憾，这件事情来得太快了，梅格仅有十七岁，约翰也要过好几年时间才能够成家立业。你父亲和我商量过，梅格在二十岁之前不应该受任何方式的约束，也不能结婚。要是她和约翰相爱，他们可以等待，而且这样做也可以对他们的爱情进行考验。梅格很真诚，她会待约翰好这我不担心。我美丽、心地善良的姑娘，但愿她幸福美满。”

“您没有想过要把她嫁给一个富人吗？”乔问，因为母亲在说到最后时声音有些颤抖。

“钱是很有用处的好东西，乔。我希望今后我的姑娘们在钱上不会太拮据，但也不要过分受它的诱惑。我希望约翰能有一份正常的职业，挣的钱足以不欠债并能让梅格生活舒适。我并不奢望我的姑娘们名利双收，非常富贵。如果金钱和名望是跟随爱情与品行一起来的，我也会欣然接受它们，并为你们的好运气而感到高兴。不过根据经验，我知道普通的小家庭能够拥有很多真正的幸福。他们每天自己挣得面包，生活虽然不富裕，却可以使自己少得可怜的生活情趣更加温馨。看到梅格起步比较低微，我很满意这一点。因为假如我没有看错，她将会因为拥有约翰的心而变得富有，这要比财富更加可贵。”

“妈妈，我明白，也同意这样。但我对梅格特别失望，因为我一直计划让她嫁给特迪，这样她一生都会荣华富贵。这样不好吗？”乔抬头问道，脸上很有神采。

“你知道劳里比她小。”马奇太太刚开始说话，乔就接茬说：“只是小一点儿，他很老练，个子又高，只要他喜欢，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可以像成人一样。而且，他既有钱又大方，人品也不错，他爱我们所有的人。照我看这计划被破坏了，太可惜了。”

“我担心劳里的成熟程度还不到梅格的一半呢，另外，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不知道他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能指望他。乔，不要再思考什么计划了，让时间和他们自己的心灵去决定你朋友们的伴侣吧。我们干涉这种事情是不好的，还是别让你那些‘罗曼蒂克的胡闹想法’侵入我们的思想中吧，以免它毁掉我们的友谊。”

“嗯，我不会。但是我看到原本只要稍微使把劲就能成功的事情被搞乱了，我就非常痛恨。我希望我们头顶上都压着一个熨斗，不要再继续长大了。但是花蕾最终要开成玫瑰花，小猫最终会长成大猫，真让人遗憾！”

“又是熨斗又是猫的，你们在谈什么呢？”梅格悄悄地拿着写好的信走进房间来问道。

“我在胡说八道。我得去睡了。佩吉①，来吧。”乔的回答仍然很神秘。

“写得很好，文笔也很美。请附上一句，就说我向约翰问好。”马奇太太把信浏览了一遍，然后把它交给梅格。

“您管他叫‘约翰’吗？”梅格微笑着注视着母亲问，她的目光纯真无邪。

“是的，他就像我们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很喜欢他。”马奇太太回答道，同时注视着女儿。

“我很高兴，他太孤独了。晚安，妈妈，您在我们身边，我们觉得心情舒畅极了。”梅格回答。

母亲极其温柔慈爱地亲吻了女儿一下。梅格走了，马奇太太既满足又不无遗憾地自言自语道，“她还没有爱上约翰呢，可是不久就会爱上他的。”

第二十一章　劳里搞恶作剧，乔充当和事佬

这个秘密始终萦绕在乔的心头，因此第二天，她无法掩饰地显露出一副值得探究的心事重重的样子。梅格也看出来了，但却没有问及。因为她知道，要对付乔，南辕北辙才是上策。她觉得要是不直接提问，乔反而一定会告诉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令梅格奇怪的是，沉默并没有被打破。乔的神情看起来很高傲，这让梅格很不舒服，索性摆出一副不好惹的样子，只和母亲待在一起。乔只好另想法子，马奇太太的到来，使她摆脱了护士的职责，这样长的一段日子都足不出户，也该出去透透气，放松

① 佩吉：猫的名字。

一下了。艾米不在，她惟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劳里那儿，然而他们相处得虽然很融洽，现在她却不得不对他心存戒心。因为劳里天生就爱捉弄人，没准儿会把她的秘密给诱骗出来。

她并非杞人忧天，因为这个淘气的家伙一看出她心里藏着什么秘密，便千方百计地想要把它哄出来，把乔逼到穷途末路。他连哄带骗，又是威逼利诱，又是鄙夷嘲笑，甚至出口谩骂；或者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想冷不丁地套出实情；一会儿又宣称他其实早已知道，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最后，凭着死缠滥打，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打听出了梅格和布鲁克的事。劳里非常气恼，因为他的家庭教师并不信任他。他要想出一个计划，作为对这种轻视的报复。

而这时的梅格，似乎已经把这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所有心思都花在了迎接父亲归来的事上。可这两天她突然变得十分反常。跟她说话时，她会莫名其妙地跳起来；朝她看一眼，她就会涨得满脸通红；她只是默默地做着刺绣，看上去很害羞，又很苦闷。母亲问她，她说她一切都好。乔问她，她也沉默不语，说想一个人静静。

"她已经有了一些隐隐约约的感觉——我说的是爱情——她发展得很快，具有了大部分症状——兴奋、紧张、寝食不安，独自郁郁寡欢。我还听见她唱那首他对她唱过的歌呢。有一次她称呼他为'约翰'——就像你那样——随即整个脸便红得像花儿一样，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呀？"乔说道。看样子她似乎想有点儿什么行动，甚至是以不同寻常的方式。

"什么也不做，只是等待。让她独自待着。你要心平气和，你父亲一回家，所有的事都会好起来的。"母亲回答道。

第二天，乔一面分发邮筒里的信，一面说："真奇怪！你的这封短信封得严严实实的。特迪给我的信就从不封口。"

马奇太太和乔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突然梅格发出一声尖叫，她们抬起头，看见梅格一脸惊惧，直愣愣地望着手中的短信。

“我的孩子，出什么事啦？”母亲喊道，一面跑到她身边。乔也走过去，想看看这张惹是生非的信笺。

“全都不对，——他没给我写过信。噢，乔，你怎么能这样胡来？”梅格两手捂着脸，泣不成声。

“我？我没做什么呀？你在说什么呀？”乔大喊道，显出一副茫然的样子。

愤怒的光芒在梅格温柔的眼睛中闪耀，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封揉得皱巴巴的短信，一把扔给乔，责难道：

“信是你写的，那个可恶的家伙是你的帮凶。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粗暴、这么残酷地对待我们呀？”

乔对她的话几乎充耳未闻，她正和母亲一起读着那封短信。信的笔迹很陌生：

> 我最亲爱的玛格丽特，我无法继续忍受这情感的折磨了，在回来以前，我必须得知道我的命运究竟如何。现在我还不敢让你的父母知道，但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反对，因为我俩是真心相爱的。在劳伦斯先生的帮助下，我会找到一个好职位，那时候，我亲爱的姑娘，你会赐与我幸福。我请求你对你的家人保持沉默，只要你把一句能够给予我憧憬的承诺通过劳里转达给我。
>
> 你忠实的约翰

“啊，小混蛋！这就是他对我坚守承诺的报复。我要去狠狠地教训教训他，然后把他抓来道歉。”乔怒气冲冲地喊道，一面就想即刻去实施她的惩罚。但是母亲却以一种不同寻常的眼光望着她，劝阻道：

“停下，乔，你自己先得说个明白。你捉弄人的事也不少，恐怕这次也有你的份儿。”

“没有！我发誓，妈妈。我从来没看到过这封信，对这事儿我

一无所知，千真万确！”乔一脸严肃的神情，使她们不得不相信。“要是我真参与了的话，我会干得漂亮得多，至少能把这信写得以假乱真。我想，你也清楚布鲁克先生写的信不至于如此糟糕。”乔说着，轻蔑地把信随手一扔。

“这笔迹跟他的很像。”梅格说道，声音有些颤抖，把两封信比较来比较去。

“哦，梅格，你不会回了信吧？”马奇太太随即问道。

“回了，我回信了！”梅格又用双手捂住脸，羞愧得无地自容。

“这个丑可出大了！我去把那个坏小子抓回来当面对质，好好教训一顿。不把他抓住，我誓不罢休。”乔又想朝门外跑。

“喂，都听我的安排，这事比我想像的还要麻烦。玛格丽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我说说，”马奇太太边说边在梅格身边坐了下来，一面又拉住乔不放，以防她跑出去。

“我从劳里那儿收到了第一封信，他那样子看起来似乎对此事全然不知，”梅格低着头说。“起初，我不知该怎么办，打算告诉您。可是转念一想，您那么喜欢布鲁克先生，就算我把这个小秘密保留几天，您也不会介意。我真傻，竟然以为没人知道。当我揣摩着该对他说些什么时，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书本中的那些女孩儿们一样了。原谅我，妈妈，我已经为我的愚蠢而遭受了惩罚，我再也没脸见他了。”

“你跟他说了些什么？”马奇太太问。

“我只说我的年纪还太小，没到谈这种事的时候。我不想对你们隐瞒什么，让他去和父亲谈谈。我说我对他的好意非常感激，愿意与他建立友情，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保持这样的关系。”

马奇太太高兴地微笑起来。乔也拍着手大声笑道：

“你简直能与卡洛琳·珀西相提并论，她是谨慎的榜样！接着说，梅格。他怎么答复的？”

“他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语气回了信，说他感到很遗憾，因

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情书，大概是有人做了件冒名顶替的恶作剧，多半就是我那个捣蛋的妹妹。话倒是说得客客气气，可你们想想，我是何等尴尬呀！”

梅格像一尊黯然神伤的雕塑，偎依在母亲肩上。乔在房间里缓缓地踱来踱去，嘴里对劳里骂个不停。突然，她停住脚，又抓起两封信仔细地对比了一番，然后蛮有把握地说道：“我确信，其实布鲁克根本没见过这两封信，这都是特迪干的，他无非是想把你的信拿到我面前炫耀炫耀，因为我不愿告诉他我的秘密。”

“别再守住什么秘密了，乔，告诉妈妈吧，不要弄得节外生枝，我原本该早点儿这么做。”梅格提醒道。

“上帝保佑，孩子！是母亲跟我说的。”

“好了，乔。梅格这儿有我就行啦，你去把劳里找来。我要把事情查清楚，让这个恶作剧不再继续下去。”

乔离开以后，马奇太太把布鲁克先生的实情轻言细语地对梅格说了。“好吧，亲爱的，你怎么看这事儿？你对他的爱情能够支持那样漫长的等待——对他为你建立起家庭的等待——吗？或者，你仍然想保持自己自由的状态？”

“我现在很烦恼，也很诧异，我想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或许是永远——都不再想恋爱的事了，”梅格赌气地说，“要是约翰真对这件蠢事一无所知，那就让乔和劳里守住这秘密，别让他知道。我可不愿像个傻子似的受到欺骗，那实在太丢人了！”

马奇太太见向来性情温柔的梅格发了这么大脾气，知道这次的恶作剧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便劝慰她今后要提高些警惕，别让这件事给张扬出去。当门厅里传来劳里的脚步声时，梅格急忙躲进了书房，于是马奇太太便单独会见这个肇事者。乔害怕他不肯来，因而没有告诉他请他来的原因。可他一见马奇太太那不同寻常的脸色，便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他站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摆弄着帽子，那副心虚的样子把自己的罪行暴露无遗。乔听从吩咐退了出去，但她生怕这个罪犯逃跑，便在门厅里走来走去，

像个哨兵似的。客厅里传出时高时低的谈话声，持续了有半个小时，可究竟谈了些什么，姑娘们根本没有听清。

当她们被唤进去时，劳里站在她们母亲的身旁，一脸悔恨不已的神情，乔很快便原谅了他，但她觉得这样对罪行供认不讳算不得一个明智之举。梅格在他诚恳地道歉之后，也原谅了他，并且为布鲁克先生对这个恶作剧的一无所知而感到宽慰。

“我不会告诉他的，永远不会——即便是匹野马，也没法把这事从我嘴里拖出来。原谅我，梅格。我会向你们证明，我对我的行为是如何悔恨。”劳里说道，那神情简直有些无地自容。

“我得看情形，但是你的行为实在太无礼了。我真想不到，你竟然会有心玩弄这种恶作剧，劳里。”梅格一本正经地责难道，似乎想这样来掩盖自己的惶惑不安。

“这实在有些过分，作为惩罚，你们完全可以一个月不搭理我。不过，你们还不至于如此残忍吧？”劳里交叉着双手，苦苦哀求道。那副可怜巴巴的神情让人难以拒绝，因此尽管他罪孽深重，但她们也没法再继续指责他了。他得到了梅格的宽恕。马奇太太尽管想努力保持严肃的态度，但见到劳里为赎罪发下种种誓言，又在女儿面前表现出小虫似的卑微，她绷紧的脸也松弛了下来。乔这时却站在一旁，在心里揣摩着怎样冷酷地惩罚惩罚他，结果只是在脸上显露出了冷冰冰的神情。劳里望了她两眼，却没有从她那里看到些许宽容的迹象，他觉得很委屈，便转过身背对着她，直到博得了其他所有人的谅解，才对她深鞠一躬，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他刚一离开，乔便对自己的小心眼懊恼不已，后悔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宽容。梅格和母亲上了楼，她愈发感到孤独，不禁又想念起特迪。待上一阵子之后，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抓起一本要还的书，到那所大房子去了。

“劳伦斯先生在家吗？”乔向一个刚下楼梯的女佣问道。

“在家，小姐。但我想现在见到他的可能性不大。”

“怎么回事，他病了吗？”

“哦，没有，小姐。可是他刚跟劳里先生起了点儿冲突。劳里先生为了什么事火冒三丈的，这事儿也惹得老先生非常生气，我都不敢去接近他。”

“劳里在什么地方？”

“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锁着门，我敲门他也不搭理。让人头痛的是午餐，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人吃。”

“我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对他俩并不害怕。”

乔上了楼，来到劳里的小书房门前，使劲儿地砸了起来。

“别敲啦，要不我一开门可没你的好果子吃！”年轻绅士愤怒地嚷道。

乔紧接着又敲起来。门开了。趁劳里一愣神，乔便冲进了房里。劳里是真生了气，不过乔知道对付他的方法。她作出一副悔恨不已的表情，戏剧性地往地上一跪，轻声说道，“原谅我无礼的态度吧。我来请求你的原谅，要是你不接受我的歉意，我就不走。”

“得啦，乔，起来吧，别在那儿跟个白痴一样。”他以一个简短的回答应付了她的恳求。

“谢谢，我这就起来。顺便问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不太高兴。”

“我竟然被人连摇带晃，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劳里愤怒地咆哮道。

“谁呀？”乔问。

“我祖父。要是换作别人，我早就——”这个委屈的青年把右臂在空中用力一挥，省略了后半句话。

“那算不得什么，我不也常常把你晃来晃去的，可你没有介意。”乔安慰道。

“哼！那是你女孩子家开开玩笑而已，可是对男人，我可不能允许这样。”

“要是你一直是现在这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保证谁也不敢动你。你祖父为什么要对你那样干呢？”

“仅仅因为我不肯说出那件事，我答应过你母亲要保密的，我当然不能食言。”

“没有让你祖父满意的其他途径吗？”

“没有。他要知道事实真相，全部真相。除了这个，他什么都听不进去。要是我能不涉及到梅格，我就只对他讲与我有关的那些事。既然不能，我就保持缄默，听任他的责骂。可是老先生揪住了我的衣领，我生了气，便连忙跑出来，怕自己失去理智。”

“这怎么行呢，不过他已经有所悔意，我知道，你最好下楼去和解吧，我给你帮忙。”

“不行，绝对不行！我岂能因为开个小小的玩笑而使得人人都来训斥和攻击我呢？我承认我对不起梅格，而且好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似的恳求她宽恕了。但是现在我决不能那么做，因为这次我一点儿错也没有。”

“这件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

“但是他应当相信我，不要老把我当小孩子看待。这毫无作用，乔，他应当明白我能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你的火气怎么这么大！”乔叫道，然后叹息了一声，“那么，这件事你打算怎么来处理？”

“他应当给我道歉。他应当相信我，——当我对他说我不可以把这次争论的起因告诉他的时候。”

“我的上帝！他决不可能那么做！”

“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我就不下楼。”

“得啦，特迪，你冷静点儿吧。这事就让它过去算了，我所能做的我将会向你解释。你不能一直待在这里，把小事恶化成大事又有何用？”

“反正我也不想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我要离家出走，到别

的地方去旅游。祖父失去我之后，不久他就会后悔不迭的。”

“结果或许会是这样。但是你不能一走了之，因为这样他会感到十分伤心的。”

“不要再劝慰我了。我要去华盛顿看布鲁克。那儿可真是快活之极，我要把胸中的烦恼忧愁全部发散出来。”

“那你倒是可以痛痛快快地逍遥一番了！我打心眼里也想溜出去！”乔说。她对首都军人生活的生动景象早已神往，所以不知不觉中竟然忘记了自己现在充当的角色是劝导者。

“既然这样，那就走啊！为什么不溜出去呢？到时候，你的到来会使你父亲惊讶不已，我的到来使布鲁克惊恐不定，这真是个充满善意的恶作剧，太绝妙了！一起离开这儿吧，乔。我们留张字条，就说我们一切安然无恙，然后掉头就走。钱我这儿有的是，不成问题。你到你父亲那儿，你将收益不浅。”

乔蠢蠢欲动了，这执拗的计划跟她的心思正好相符。对于照料病人和终日足不出户她已经十分厌倦了，特别希望改变一下工作方式和生活环境；再说，一想到父亲，军营和医院的各种各样的新奇事儿和诱人景象以及自由和乐趣就一古脑儿向她涌了过来。她扭过头面向窗户，眼睛里闪烁着渴盼的光芒；但是，当她看到对面的那幢旧房子时，一股忧愁袭上了她的心头。于是，她坚决地摇了摇头。

“假若我是男儿之身，我就跟你一起离家出走，到外面大乐一场。可是，真不幸，我是个女孩子，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特迪，不要再拉拢我了，我将受不了这种诱惑，这个计划真是太疯狂了。”

“这正是它充满乐趣的地方。”劳里说。他的拗劲又来了，一心想着如何冲破樊篱。

“不要再说了！”乔尖声叫道，双手紧紧捂住耳朵，“我生来就很虚伪，只能面对这种现实。我是来劝解你的，而不是来听你讲这些使我左右为难的事的。”

“对于这样一个提议，我知道梅格一定会反对，可是你，我觉得你很有胆识。”劳里说，带着逢迎的口吻。

“浑小子，你给我闭嘴！你还是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的过错吧，别来蛊惑我也犯错误。假若我把你祖父劝服了，让他因为摇晃一事向你道歉，你愿意放弃出走的计划吗？”乔板着脸问道。

“愿意，但是你不会那么干。”劳里答道。他也想和祖父“和解”，不过认为自己受到伤害的自尊必须首先得到恢复。

“既然我能稳住小劳伦斯，就能说服老劳伦斯。”乔边走边想。那里只剩下劳里一人，他以手支头，俯身在一张地图上。

乔敲了敲劳伦斯先生的房门。“进来！”劳伦斯先生喊道，嗓音比往日更加粗哑。

“是我啊，先生，我是来还书的。”乔走了进去，轻声说。

“还要不要借别的书？”劳伦斯先生一脸严肃地问，极力想掩饰心中的余怒。

“啊，要的。我还想看一看第二卷，我太喜欢老萨姆[1]了。”乔答道。因为那本生动的、鲍斯韦尔[2]写的《约翰逊传》是老绅士向她推荐的，所以她想用借第二卷来讨好他。

当劳伦斯先生把梯子放到摆着《约翰逊传》的书架前时，他那紧锁着的、又黑又粗的眉毛稍稍舒展了一点儿。乔跳上梯子，坐在上面装出一副找书的模样，心里却在苦苦寻思：怎样才能把自己带有一定危险的来访目的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老绅士好像看穿了她心里在嘀咕些什么，所以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步之后忽然扭过身来面对着她问起话来，以至于一本《雷赛勒斯》封面朝下掉到了地上。

“那小家伙到底干了些什么？不要庇护他。他回家时，一看他那副模样我就猜出他准是干了什么坏事。他不肯向我吐露一

---

① 即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著名作家。

② 即詹姆斯·鲍斯韦尔（1740—1795）：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代表作为《约翰逊传》。

丝实情。我为了弄清真相，使劲地摇晃他，对他进行威胁，他就跑上楼闭门不出。”

“他是搞了点儿鬼把戏，但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谅解，大家还约好，决不把这事张扬出去。”乔只好说道。

“那可不行。他不能拿跟你们这些善良姑娘的约定来作挡箭牌。要是他做错了什么，就应当坦然承认，请求原谅，并接受应有的惩罚。告诉我，乔，我可不能置身事外。”

要是有可能的话，乔真想马上逃开，因为劳伦斯先生说话的口气很强，而且气势汹汹的。可是她正坐在高高的梯子上，而他就站在梯前，无路可逃，她惟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撑下去。

“真是这样，先生，我不能跟你说，母亲告诫过我的。劳里已经坦白，请求原谅，而且也受到了适当的惩罚。我们缄口不言，并不是保护他，而是要保护另一个人。因此要是您真的加以干涉，那只会让事情越来越复杂。请您别这么干。我也有一部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所以，让我们把这事抛开吧，谈谈《漫步者》，要么说些其他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儿。”

“让《漫步者》滚一边去吧！下来，跟我说说，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吧？你们待他太好啦，要是他那么干的话，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一顿。”

这话带着威胁的意味，听上去让人害怕。但乔却并没有被吓倒，她知道，即使他发再大的脾气，这个老绅士也决不会动他孙子一丝一毫。她乖乖地从梯子上下来，用一种很平淡的语气说了说劳里的恶作剧，即谈出了事实的过程，又没有把梅格牵扯进来。

“嗯——哦——哦，如果只是因为承诺，他才缄口不语，而不是因为固执，那我还可以原谅他。他性子很倔，不容易对付呀。”劳伦斯先生一面说，一面挠着头发，直把头发搞得乱蓬蓬的，就像被大风吹过一般，但似乎他心头的石头已经落了下来，眉头也不再皱得紧紧的。

“我也一样。再大的声势也吓唬不了我,但却经不住好言相劝。”乔宽慰着说,想帮帮那位摆脱了一种困境,却又陷入新困境的朋友。

“你觉得我待他不够好吗,啊?”她得到这样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哦,没有,亲爱的先生。您待他非常好,有时甚至有些过分,但当他想考验您的耐性时,您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是这样吧?”

乔觉得已经到了表露意图的时候,说完这些有点儿冒失的话,虽然心头惴惴不安,但她还是尽力保持了平静的外表。但事实却让她大为宽慰,又有些出乎意料,老绅士只是啪地一声把眼镜扔在桌上,坦率地大声说:

“不错,姑娘,确实如此!我很喜欢这个孩子,但他的考验实在让人受不了,我们俩这么耗下去,像是没个完。”

“我跟您说吧,他想偷偷跑掉呢!”这话刚一出口,乔就后悔起来。她其实只想提醒他,劳里不愿被束手束脚,希望他能给那孩子更多一点自己的空间。

劳伦斯先生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坐下来,望着一张桌子前方的相片,目光忧郁。照片里的潇洒男子就是劳里的父亲,年轻时,他也从家里逃了出去,并且不顾这个独断老父亲的反对结了婚。乔猜测他一定又想起了往事,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她真希望收回那句话。

“他没到怒不可遏的地步是不会那么做的。他一旦对学习厌烦了,便时不时拿出这个来吓唬人。其实我也想逃走哩,尤其是把头发剪短之后。所以,要是哪天您发现我们俩不见了,您就可以在那些开往印度的轮船上登寻人启事,找两个男孩子。”

她笑嘻嘻地补充了一通,劳伦斯似乎也松了一口气,显然,他把这一切当作了玩笑。

“你这个调皮的丫头,竟然说出这些话?这还是对我保持尊敬吗?你的教养呢?唉,这些年轻人呀,愿上帝保佑!他们多让

人操心呀，可是他们又缺不得。”说着，他在她脸蛋上拧了一把。“去吧。叫那孩子下来吃饭，告诉他事情解决了，让他别再跟祖父耍脾气，我可招架不住啦。”

“他不肯下来，先生。因为他告诉您不能说出这件事时，您不相信他，他为此而愤愤不平。我想，您对他又摇又晃的，对他的伤害可能很大。”

乔努力作出一副痛心的样子，却没有成功，因为劳伦斯先生笑了起来。乔知道，自己的任务完成了。

“我很后悔作出那样的事。我想谢天谢地的是，他没有还手。这家伙想怎样呀？”老绅士似乎对自己的粗鲁行为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把我换作您的话，我会给他写一封信，以示歉意。他说他得不到这个就不下来，一个劲儿莫名其妙地谈着，还提起了华盛顿。一份正式的道歉，这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可笑，也就不得不友好地下楼来了。不妨试一试，他喜欢搞些新鲜玩意儿，没准儿比嘴上说更有效一些。我帮您拿上去，并且让他正视自己的责任。”

劳伦斯先生用犀利的目光望了望她，重新戴上眼镜，不慌不忙地说：“你这丫头可真是狡猾，不过被你和贝思算计算计也没什么。好吧，给我一张纸，让我们了结这桩无聊的事。”

短信的语气一本正经，就像一个绅士在请求受到莫大侮辱的对方的原谅。乔弯下腰在劳伦斯光光的脑袋上吻了一下，便飞跑上楼，把这封信塞进了劳里的门缝。她从锁孔里劝劳里接受建议，见好就收，还有其他一些言过其实的劝慰话。待到门又被锁上之后，她便安安静静地走开了，把剩下的任务交给了那封信。而这时年轻的绅士却从楼梯栏杆上一滑而下，站在楼梯口等着她了。他脸上洋溢着最诚挚的友善，笑着说道，“你可真够意思，乔！你挨骂了吗？”

“没有。基本上，他还挺友好的。”

“噢，我打了个大胜仗！你离开时，我甚至觉得一切都完了呢。”他带着歉意说。

“特迪，我的孩子，别那么说，把过去的都抹掉，重新开始吧。”

“我一直在重新开始，可是每次都落个糟糕的结局，就像我总是把练习本搞得一塌糊涂！我已经有了无数个新的开始，大概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成果。”他闷闷不乐地说。

“去吃午饭吧，吃完饭你会好起来的。男人的肚子一饿，便会抱怨不休。”说完这话，乔便连蹦带跳跑出门去了。

“对‘我方’而言，这简直是一种‘几讽’（讥讽）。”劳里一面引用艾米的话作答，一面去履行自己的义务——陪祖父共进午餐。祖父的态度非常和蔼，就像圣徒一样，而且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都对别人尊重有加。

大家都把这事抛到了脑后，一片小小的阴云已经消散无踪，可是它的影响却没有跟着消除。因为尽管别人都已淡忘了此事，梅格却一直记在心头。她从不对布鲁克提及此事，但却越来越想念他，幻想也越来越多。一天，乔在姐姐抽屉里找邮票时，发现了一张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约翰·布鲁克太太”的字样。乔长叹一声，把它扔进了火里，她预感到，对她而言，在劳里恶作剧的煽动下，那倒霉日子来临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第二十二章　芳草地

就像暴风骤雨过后是晴朗的天气一样，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异常平静，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病人痊愈得很快，新的一年里早日回家的事情已经开始出现在马奇先生的话茬里。很快，贝思就可以在书房的沙发上躺一整天了，她最初和那些被宠坏了的猫咪们游戏玩耍，到后来，便重新给孩子们做起已经耽搁了很长

时间的针线活儿了。她的手脚以前是多么的灵活，如今却僵硬孱弱不堪，甚至每天都需要在乔有力的手的扶持下去室外呼吸新鲜空气。为了给“亲爱的”烹饪出美味可口的食物来，梅格甘愿把自己雪白娇嫩的手薰黑，甚至灼痛。艾米本来对戒指无限忠爱，但情愿把她的全部宝贝都送给姐姐们，以表示对她外出归来的庆贺。

圣诞节眼看就要到了，往常惯有的那种神秘气氛又在家里出现了。为了过好这个特殊而欢乐的圣诞节，乔动不动就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或荒诞之极的庆祝方式来，惹得全家上下大笑不已。劳里这个人也是奇想连篇，依他的想法，非得燃篝火，放烟花，还要搭凯旋门才行。在和大家争辩并被大家制止了很多次以后，这两个充满壮志豪情的人才不再多事，可是走路时总阴沉着脸，只有当他们两个碰到一块儿时，才哈哈大笑起来，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

圣诞节在接连几天少有的温暖天气中如期而至。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感觉使汉娜认为，圣诞节必然会是个异常好的吉日，现在，从所有人所有事似乎都会非常成功这一征兆来看，她是个真正的预言家，并且她自己证明了这一点。首先，马奇先生来信说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跟她们相聚了；其次，贝思那天早晨感觉自己身体状况非常好，她把那件柔软的深红色美利奴羊毛晨衣——母亲送给她的礼物——穿起来，在别人的搀扶下兴致勃勃地到窗前欣赏乔和劳里两个人的得意之作。这两个一往无前的家伙为了让自己名副其实，像小精灵一样劳动了整整一夜，竟然把一个滑稽的奇特景观给弄了出来。一尊高贵的白雪少女在外面的花园里亭亭玉立，一顶漂亮的冬青花冠戴在头上，一只手挎着个盛花果的篮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大卷崭新的乐谱，冰冷的双肩上，围着一块阿富汗毛毯，就像一条完美无瑕的彩虹。她的双唇之前，有一张粉红色的长纸条在微风中轻轻飘动，上面写着圣诞颂歌：

琼格弗劳[1] 献给贝思

亲爱的贝思女王，上帝赐福于你！
你不要垂头丧气，
祝你幸福平安，身体健康
在这圣诞佳节之际。

这些是将辛勤的蜜蜂喂养的果实
她可以嗅到花香袭来；
这些是为她献上的小钢琴乐谱，
她的脚跟上阿富汗毛毯轻轻覆盖

看，这是琼娜的肖像
是拉斐尔[2] 第二妙手天成，
她整天在勤劳中度过，
这幅画可真是栩栩如生

这根红丝带请你收下
送给普勒[3] 太太当尾巴用；
那冰淇淋是美丽的派格[4] 化成——
桶里有一座勃朗峰[5]

那浓浓的情意已被我的作者
融入了我冰雪的胸膛，

---

① 琼格弗劳：德语“小姐”的音译，此处指雪人。
② 拉斐尔：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
③ 普勒：猫名。
④ 派格：就是梅格。
⑤ 勃朗峰：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

请收下它，还有这个阿尔卑斯姑娘——
劳里和乔真诚献上。

看完这些，贝思笑得开心极了！劳里来来回回地把礼物拿进屋，乔说着些滑稽可笑的话，把礼物献上。

“欢乐占据了我的心灵，要是父亲在这里的话，我就彻底满足了。”贝思满意地感叹着。激动完了，她在乔的扶持下去书房休息，并吃起了琼格弗劳送给她的一些美味葡萄。

“我也这么想。”乔拍拍口袋说道，那里面装着她心仪已久的《恩廷与辛特拉姆》。

“我敢保证我也是这样。”艾米凝视着装在精美镜框里的“圣母与圣子”的雕版印刷品，应声说道，那是母亲送给她的。

“我当然也是！”梅格大声道，一边轻轻抚摸着自己的第一件绸衫的银色折裥，那是劳伦斯先生执意要送给她的。

“当然我也不例外！”马奇太太说，语气中充满了感激。她瞅瞅丈夫的来信，又望望贝思满是笑容的面庞。此刻，姑娘们恰好都把脑袋凑到她胸前，她便伸出手来，慈爱地抚摸她们灰色、金色、栗色和深褐色的头发。

在这个平淡无奇的世界，如果事情发生的方式总是像小说一样有趣，那该是一件令人何等欣慰的事情啊！所有的人都说了自己是怎样的快乐，惟有一点美中不足，而这一点没想到不到半个小时就来临了。劳里把客厅的门打开，悄悄地把脑袋探了进来。不过他还是以一个筋斗翻进来，发出一阵印第安人的喊杀声这样的方式出现较好。因为压抑着的喜悦溢满了他的面庞，掩饰不住的欣喜从声音里流露出来，使得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尽管他只是以怪怪的腔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又一件圣诞节礼物，给马奇家的。”

话音还没落，他就往旁边闪了一下，一个高大的男人出现在他闪开的地方，只见他全身被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

在另一个高大男人的肩膀上倚靠着，那人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接下来是理所当然的一阵惊慌失措，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每个人都好像失去理智，这是因为最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可是却没有人能对此说出一句话。四双充满爱意的手臂拥抱着马奇先生，使他几乎要燃烧了。乔甚至差一点儿就很没面子的昏厥过去，劳里不得不在瓷器橱旁边救护她。布鲁克先生莫名其妙地误吻了梅格，之后又前言不搭后语地向她解释。向来对高贵的风度非常看重的艾米，被一张凳子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但她顾不得爬起身来，便抱着父亲的长统靴，哭起来。第一个回过神来的人是马奇太太，她举起手向大家警告道："嘘，不要出声！别忘记了贝思！"

但是已经晚了，书房的门已经被打开，门口出现了穿小红晨衣的人——欢乐为她孱弱的四肢注入了力量——贝思径直冲向她父亲的怀抱。接下来发生了什么都已无关紧要，现在欢乐洋溢在心中，往日的辛酸被一洗而光，眼前幸福甜美。

这其中无任何浪漫可言，然而一声发自内心的欢笑却惊醒了大家，因为那只肥火鸡使汉娜站在门后面伤心不已。她离开厨房跑上来的时候，居然忘了把它从炉子上取下来。笑声平息之后，马奇太太向布鲁克先生道谢，感谢他悉心照顾丈夫。一听到这话，布鲁克先生马上想到，马奇先生需要休息，于是他便拉着劳里急急忙忙地告辞了。然后，大家命令两个病人去休息，他们顺从地照办了。但是两个人却坐进一张大椅子里眉飞色舞地谈起话来。

马奇先生说起了他是怎样想给她们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当天气逐步见好后，他是征求了大夫的意见，得到同意后找了个时机回来的。布鲁克是怎样忠心耿耿，总而言之他是个值得人们尊敬的诚实善良的小伙子。这时马奇先生停顿了一下，瞥了一眼正在用力拨火的梅格，又似问非问地扬起眉毛看看妻子，——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还是让读者们自己想像吧。如此这般，马

奇太太不知道为什么也点了点头,却多少有些突然地问他是不是还没有吃东西,这也让读者们想象吧。乔看见了那眼神并且理解它,她板起面孔,大步流星地去取酒和牛肉茶。她一边把门砰地关上,一边在嘴里咕哝着:“我讨厌那个值得人们尊敬的棕色眼睛的小伙子。”

那天,他们吃了一顿空前的圣诞午餐。那只肥火鸡简直就是个奇特的景观。它肚子里塞满了东西,被汉娜端了上来,棕黄的颜色,装饰得十分好看。葡萄干布丁也是这样,刚一含在嘴里就化了。果冻亦不例外,艾米像只掉在蜜缸里的苍蝇一样开怀大吃。一切都很顺心,幸运极了。汉娜说:“当时我的脑袋都被搅晕了,竟然没有把布丁拿去烤,也没有在火鸡里塞葡萄干,也没有用布把它包起来去烧,这简直就是奇迹!”

与他们一起进餐的还有劳伦斯先生和他的孙子,布鲁克先生也在场。乔阴沉着脸向他怒目而视,这使劳里感到很有意思。并排放在桌头的两张安乐椅上,坐的是贝思和她的父亲,他们只吃了非常少量的鸡和一点儿水果。他们举杯庆祝健康,又是讲故事,又是唱歌,仍然和那句老话说得一样“回忆往事”,度过了这最美妙的大好时光。原来的打算是准备去滑雪橇,但是姑娘们都不愿意从她们的父亲身边走开。于是,客人们便早早地回去了。暮色苍茫的时候,这无比幸福的一家人便围坐在火炉旁边了。

“你们还记得吗,一年前,我们是在一片唉声叹气中等候那悲惨的圣诞节到来!”在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稍稍中断了一会儿时,乔打破沉默说道。

“这一年总的说来倒也开心!”梅格说。她一边微笑着看着炉火,一边为自己对待布鲁克先生的端庄态度庆幸不已。

“在我看来,这一年是艰苦的。”艾米盯着手指上熠熠发光的戒指,眼神里带着沉思,说道。

“我为这一年的过去而高兴,因为您回来了,”贝思坐在父亲的膝头,轻声细语地说。

“你们是走过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人生旅程，我的小朝圣者们，尤其是后面的部分。然而你们都无所畏惧地超越了它。我想我们很快就会很好地甩掉那些包袱的。”马奇先生带着一种身为人父的满足，看着在他身边围绕着的四张青春活泼的脸说道。

“您如何知道的，是妈妈说的吧。”乔问道。

“没说多少。举一反三嘛。今天我就发现了好多东西。”

“噢，您发现了什么，说给我们听听。”坐在他身旁的梅格高声说。

“这就是其中之一，”马奇先生把那只轻轻搁在他椅子扶手上的手抓起来，指指那粗糙不堪的食指，又指指手背上的一处烫伤痕迹和手掌上几块小小的硬茧。“我记得，这只手一度洁白光滑，而你最重视的就是这双手的保养了。那个时候，它是很美，可对我而言，如今它更加美丽了。因为透过这些外表上的瑕疵，我读到的是一小段历史。虚荣转变为热情的奉献。这手掌虽然变硬了，但它赢得了一些比水疱更好的东西。我相信，什么东西由这些扎伤的手指缝制出来，一定经久耐用，因为你不尽的善意就包含在一针一线当中。亲爱的梅格，我对女人的管家本领十分看重，它比一双白白嫩嫩的手或新潮的玩意儿更能给家庭带来幸福。我将无限荣幸于握着这只美好、勤劳的小手。希望没有人要求我很快就把它放开。”

如果梅格想企求什么作为对长久的辛勤劳作的回报的话，那么，父亲衷心的握手和赞许的微笑已经使她满足。

“那么乔呢？请夸奖夸奖她，因为她作事特别努力，对我也的确是好得不得了。”贝思对父亲耳语道。

他笑了，把目光投向坐在对面的高个子姑娘，她黑黝黝的脸上洋溢着一种非常特别的温情。

“我几乎认不出来那个离别一年的‘乔儿子’了，虽然她留着一头短鬈发，”马奇先生说道，“我眼前是一位年轻小姐，衣领笔挺，鞋带整齐，既不打口哨说粗话，也不像平日一样躺在地毯上。

由于照顾病人和忧虑担心，她的脸如今显得憔悴而苍白，可我仍然爱看，因为它比以前文雅了许多。她说话的声音也压低了。她不再活蹦乱跳，举止文静多了。她居然可以像母亲一样对一个孩子悉心照料，这使我高兴极了。尽管我对那个疯丫头也很留恋，但是能换得一个坚强、乐于助人、温存体贴的小妇人，我也感到很满意。我不知道，我们的黑绵羊[1]是不是因为被剪了毛的缘故才变得端庄稳重了。不过我知道，在整个华盛顿，任何一样东西也不会美丽到能让我用乖女儿给的二十五元钱把它买下来。”

乔敏锐的双眸有些黯淡，但她憔悴的面庞在火光里变得绯红。父亲赞扬了她，可她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

“现在轮到贝思了。”艾米说。她盼着轮到自己，不过她打算耐心地等候。

“对她我没有太多的话可说，我怕说得太多，她会逃之夭夭。虽然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腼腆了。”父亲愉快地说，但一念及自己差一点儿就失去了她，便紧紧地搂着她，脸贴着她的脸，亲昵地说：“无论如何现在是平安无事了，我的贝思，感谢上天，我要这样把你保住。”

片刻的沉默之后，他的目光落在了坐在他脚边木制搁脚矮凳上的艾米身上。他抚摸着她光泽照人的头发说：

“我发现艾米午餐的时候在吃鸡爪，整个下午她都在为母亲来来回回地帮忙，晚上还让座给梅格，而且耐心愉快地为每个人服务。我还注意到，她很少烦恼焦虑，也不对着镜子孤芳自赏，甚至对戴在手上的一只漂亮戒指都只字未提。因此我敢断言说，她已经学会多替别人着想，少为自己考虑了，并且下定决心尝试认真地塑造自己，就像塑造她的小泥人儿一样。我将因此而高兴。因为虽然我对她能捏出一个美不胜收的泥塑而自豪，但更让我感到无比骄傲的是，我有一个能使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更幸福的

---

[1] 黑绵羊：在英语中可以指家中最调皮捣蛋的一个晚辈。

可爱的女儿。”

当艾米谢过父亲，说过了她的戒指之后，乔问道，“你在想什么呀，贝思？”

“今天我看了《天路历程》，在历尽艰辛之后，基督徒们终于抵达了一片美丽的芳草地，百合花在那里四季不败。在他们继续向旅程的目的地进发之前，他们跟现在的我们一样，心情愉快地在那儿休息。”贝思答道。她挣脱了父亲的怀抱，缓缓地走向钢琴，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现在到了唱歌的时刻了，我要坐在我的老地方。我来试着唱一下朝圣者所听到的那首牧歌。我把这些诗句谱上了曲子，因为父亲喜欢它们。”

于是，贝思在那架可爱的小钢琴前面坐下，轻轻地弹奏着琴键，用他们原本以为永远也无法再听到的甜美嗓音，伴着节奏唱起了古朴优雅的圣歌。那首歌对她来说非常合适：

低下的人啊，不必担心跌倒，
卑微的人啊，永远不要骄傲；
一辈子谦逊礼让的人啊，
上帝为他做向导。

满足于我拥有的一切，
不必在意是多还是少；
上帝啊，我但求满足，
您帮我实现目标。

前去朝圣的人啊，
路漫漫其修远；
日后大福大贵，
自是前程无限。

第二十三章　马奇叔婆解决了问题

就像蜜蜂要有蜂王一样，第二天，母亲和女儿们把手头的所有事情搁在一边，围在马奇先生身边看着他，伺候他，听他讲话，几乎使这个新病人被溺爱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坐在一张和贝思坐的沙发紧挨着的大椅子里，剩下的三个女儿紧紧地围在他身旁。汉娜时而伸进来一个脑袋，"暗中偷窥这位亲爱的人"，他们所享受的幸福境界看起来已十分完美了。然而，总感到还少些什么，虽然这一点没有人肯承认，可是年龄大一点儿的人还是体味到了。马奇夫妇一边望着梅格，一边带着焦虑不安的神色无言以对。乔幡然醒悟，直冲着布鲁克先生落在门厅里的雨伞挥舞拳头。梅格心神不宁，既羞涩又沉默不语，只要门铃一响就猛吃一惊，只要一听人提到约翰的名字脸就发红。艾米说："每个人仿佛都在企盼着什么，无法安下心来。可是父亲已然平安无恙地到家了，这件事是不是有些奇怪？"贝思真的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的邻居不像平日一样朝这边跑了。

下午，劳里从这里经过，发现梅格在窗口站着，他心血来潮地爆发出了一阵戏剧性的行为，扑通一下跪在雪地里，捶击着自己的胸膛，用力拽着头发，双手抱拳哀求，就像在乞求什么恩赐。当梅格叫他老实一点儿快些离开时，他装模作样地把手帕里的泪水拧干，仿佛哀恸之极地晃晃悠悠拐过街道的拐角，消失了。

"这个蠢货在干什么啊？"梅格佯装不明就里地笑着问。

"他是在给你做个样子看，你的约翰很快就要这样了，是不是很感动？"乔不屑一顾地回答。

"不要说我的约翰，这既不合适也不是实际情况，"然而梅格说到那几个字时停顿了一会儿，似乎那声音十分悦耳动听。"别再来烦我了，乔，我早就对你说过，我对他并没有太多的好感，这

件事没有什么余地，不过我们将和往日一样友好。”

“我们可办不到，有些事情已经挑明，就我而言，我认为劳里的恶作剧已经把你给毁了。我看到了，母亲也看到了，你跟原来一点儿都不像了，与我的距离似乎非常远。我不想来烦你，并且会和男子汉似的忍住，可我真希望能彻底敲定这件事。我不喜欢等待。所以倘若你有完成这件事的想法的话，就抓紧时间了结了它吧。”乔忿忿地说。

“他不表示，我无法说什么，也做不了什么。而他也无法表示，因为父亲说我年龄太小呢。”梅格嘴角泛着一丝异样的笑容说道，又低头干起活来。她的笑容暗示着：关于这一点，她对父亲的意见不是很同意。

“要是他开口表态，你就只知道哭泣或者是脸红，要么就随他的便，而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总之你不会坚决地说个‘不’字。”

“我还没有愚蠢、孱弱到你所想像的那种程度。相反，我恰恰知道应该如何说，因为我早就周到地考虑过，不会手足无措的。事情将如何进行谁也无法预料，因此我希望有备而发。”

梅格的神情在无形中变得异常庄重，而这种神情和她不断变化的脸色一样与她非常相称，乔看到了这些，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你不介意把你的心里话讲给我听吧？”乔恭恭敬敬地问。

“不介意，你已经十六岁了，完全可以作我的知心朋友了。也许用不了多久，在你自己的这种事上，我的经验会对你有所裨益。”

“这种事我可不想有。看别人的恋爱挺有意思，可是要我自己经历的话会跟傻瓜一样的。”乔看样子对这种想法十分惊诧。

“我想不会的，假如你对一个人非常喜欢，并且他也喜欢你的话。”梅格仿佛在自言自语，一面怅望着外面的小巷，她经常看到恋人们在夏日的黄昏并肩经过那里。

“我认为，你可以把你即将对那个男人讲的话告诉我了。”乔鲁莽地摧毁了她姐姐的小小幻想。

“噢，我只能冷静而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谢谢你，布鲁克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同意我父亲的观点，我年龄太小，现在订什么婚约还为时过早。所以请你不用再多说了，让我们像往常那样做好朋友吧。’”

“哼！那样做倒是足够强硬而冷漠了。我不相信你会这么说。就算你这么说了，我知道他也不肯就此罢手的。假如他像书本里那些遭到拒绝的情人一样纠缠个没完，你就会不愿再伤害他而甘愿妥协的。”

“不，我不会的，我会告诉他我意已决，然后从屋子里庄严地走出去。”

梅格说着站起身来，打算把自己这番庄严的离场演习一番。就在此刻，一阵脚步声从门厅里传来，她惊恐地飞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做起裁缝活来，仿佛把这项特殊的裁缝使命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是她一生的寄托。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乔使劲地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有人轻轻地敲门，她冷若冰霜地打开门，显出很不客气的样子。

“下午好。我来是为了拿我的伞——另外顺便看看你父亲今天好不好。”布鲁克先生说，看看这张写满情绪的脸，再看看另外一张，就开始有点儿慌张了。

“这相当不错，他在架子上，我过去拿，再去跟它说一声你来了。”乔说这些话的时候，把父亲和伞弄颠倒了，她从房间里溜了出来，这样就让梅格有机会大讲特讲来展示她的尊严。可是，等乔一出房门，梅格就侧着身子向房门这边走过来，小声地说，“母亲看见你非常高兴。请坐一下，我这就去叫她。”

“不要走。你害怕我吗，玛格丽特？”看上去，布鲁克先生非常伤心，梅格觉得她肯定是做了一件很不礼貌的事。她的脸全红了，连额头上的小发卷下面也红了，因为在以前他从来没有直接

称呼她过玛格丽特。她非常惊奇地觉得，听到他叫她这个名字，真是自然无比、美妙无比。她一心要做出一副友好又平静的模样，就伸出手来做了一个表示相信的动作，感激地说：

“你如此关心父亲，我怎么可能害怕你呢？但愿为此我能感谢感谢你。”

“需要我跟你说一下怎样来感谢我吗？”布鲁克先生问，说着就用自己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小手，眼睛俯视着梅格，那双褐色的眼睛里蕴含着无限的爱意，这让梅格心头忐忑。她又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又很愿意站在这儿听他讲下去。

“哦，不要，请你不要这样，我并不希望听这些。”她说，同时试着把自己的手抽回来。虽然她嘴里说不怕，但是看上去她真是有点儿害怕。

“我并不想让你心烦，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梅格。我非常爱你，亲爱的。”布鲁克先生满怀深情地又说了一句。

现在是时候说那些既从容不迫又合适的话了，但梅格却没有说。她一丁点儿也记不起来了，垂着脑袋说，“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很小，以至于约翰只有弯下腰来才听清楚了她那可笑而简单的回答。

他仿佛觉得这样苦恼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他自顾自地笑着，好像非常满意，同时他感激异常地把那只丰满的手紧紧地握在手中，尽他最大的可能来说服她，说，“你愿意认真地思考一下吗？我非常想知道。因为在我知道最后能不能得到回报以前，是无法安心工作的。”

“我的年纪还太小，”梅格吞吞吐吐地说。对于自己这么慌里慌张的心情她感到很奇怪，但又觉得自己能从中感到快乐。

“我会等。这段时间内你可以慢慢学着喜欢我。这门功课对你来说很难吗，亲爱的？”

“我要是乐意学的话就不困难，但是——”

“那就乐意地学吧，梅格，我很乐意教你，这可比学德语简

单。”约翰打断她的话说道，又握住她的另外一只手。这样，他弯腰下来看她的时候，她就无法再遮住自己的脸了。

他说话时是一种恳求的语气，但是梅格悄悄看了他一眼时，觉得他的双眼中充满了欢乐温存，脸上充满了胜券在握的满意的笑容。这让她火冒三丈。她想起了安妮·莫法特那副愚蠢可笑的卖弄风骚的表情。深埋在这个最可爱的小妇人心底里的爱的力量，一下子苏醒了过来，将她完全控制住了。她感到激动万分，奇妙无比，不知应该做点儿什么，在一股任性冲动的支配下，她把两只手抽了回来，愤怒地说："我不乐意学，你走吧，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

悲哀的布鲁克眼睁睁地看着他那美妙的海市蜃楼在自己面前消失了，在这之前，他从没见过梅格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这让他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你真的这么想吗？"他跟在匆匆离开的梅格身后，急急地问道。

"是的，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想让这种事来烦心。父亲跟我说没有必要。这太早了，我更愿意不要。"

"过一段时间，我可以希望你改变想法吗？我会一言不发地等待，一直等到你有更加宽裕的时间。不要再跟我闹着玩了，梅格。我从没想过你会那样。"

"一点儿都别想到我，希望你别这么做。"梅格说，她感觉到在对追求者的耐心和自己的力量进行考验时，会有一种淘气的满足感。

现在他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面无血色，看上去毫无疑问是更接近于她心仪已久的小说中的主角了。但他又和他们不一样，他既没有拍拍她的额头，也没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他只是站在那儿，满心渴求而又十分温和地看着她，所以她的心又禁不住软了下来。如果马奇叔婆并没有在这个微妙的时刻跛着脚走进来的话，我可说不准紧接着会出现什么情况。

老太太实在是太想过来看看自己的侄子了。因为她在外面散步的时候碰见了劳里，得知马奇先生回来了，就坐上车直接来看他了。家里的人全都在房子的后半部分里忙着，马奇叔婆静静地走进来，想给大家一个意外。她的确让他们俩很吃了一惊，梅格一下跳了起来，像是碰见了鬼怪一样，而布鲁克却偷偷溜进书房里去了。

老太太先看看脸色苍白的年轻绅士，又看看满脸通红的年轻姑娘，把自己那根手杖敲了一下，喊着说，“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是父亲的朋友。见到您让我吃了一惊！”梅格吞吞吐吐地说。她感觉自己将要被教训一顿了。

“事情很清楚，”马奇叔婆边说边坐了下来，“但是父亲的朋友说了什么话，会让你看上去跟一朵牡丹花似的？这里头肯定有名堂，我非知道不可！”她又把手杖敲了一下。

“我们只是在交谈。布鲁克先生来是为了拿伞。”梅格说。她只希望布鲁克先生和他的伞已经安然无恙地从他家走了出去。

“布鲁克？男孩子的那个家庭老师？啊！现在我知道了。我全都知道了。乔以前曾经放错了一封信到你父亲的信里去，我就要她跟我说清楚。你没准备同意他吧，孩子？”马奇叔婆大着嗓门说，看上去，她非常生气。

“嘘！他可能会听到的，我是不是应该去叫母亲？”梅格惊慌地说。

“现在先不要去叫。我要跟你说几句话，我必须马上把话说清楚才行。跟我说吧，你准备嫁给这个库克[①]吗？要是你嫁给他的话，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记住这一点，还是当个聪明姑娘吧。”老太太掷地有声地说。

这时候，马奇叔婆完全掌握了一门艺术，有能力把最温顺的

---

① 老太太把布鲁克说成库克（cook），厨师的意思。

人也激发起来进行反抗，而且还为此洋洋自得呢。我们这些人中最好的那一个人有时也会任性，尤其是我们年轻而又沐浴爱河的时期。如果马奇叔婆让梅格同意约翰·布鲁克的求爱，很可能她会说她不可能考虑的。但是，马奇叔婆却是这么坚决地要求她不准备喜欢他，她反而立刻就下了决心去喜欢他。倾心和任性一结合便很容易作决定，而梅格本来就已经很激动了，这个时候就异乎寻常地对抗起老太太来。

“我要嫁给自己爱的人，马奇叔婆，您完全有理由把钱留给您喜欢的随便一个什么人。”梅格说着，神色非常坚定地点了点头。

“好家伙！小姐，对于我的忠告，你就用这种方法来对待吗？不用很久，当你在小房子里体会到了爱情，发觉那是个失败，你肯定会后悔的。”

“总之，不会比某些人在大房子里的感觉更坏。”梅格反驳道。

马奇叔婆把眼镜戴上，仔细看了看这个姑娘，因为她的这种全新的表情神态让人感到陌生。梅格也差不多不认识自己了，她认为自己非常勇敢和独立。能够帮约翰说几句话，能够为了捍卫爱他的权利而说自己想说的话，这让她感到非常快乐。马奇叔婆发现自己一开始就说错了话，就停了一下才又开口。她尽可能态度和蔼地说，“好了，梅格，亲爱的，聪明一点儿，听我的话。我是为你好，为了让你不会因为开头的错误而断送了一生的幸福。你理应嫁个好夫君，给你的娘家一些帮助。你有责任找个有钱的丈夫，你应该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父亲和母亲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喜欢约翰，虽然他很穷。”

“亲爱的，你的父母可并不比两个婴儿更懂得怎样为人处世。”

“我为这一点感到高兴。”梅格一步不退地大声说。

马奇叔婆全不把她的话放在眼里，继续往下说。“这个鲁克[1] 穷成这个样子，他的亲戚里有没有什么富人？”

“没有。但是他有很多热心肠的朋友。”

“你们过日子又不能依靠朋友，等着看吧，看他们日后会变得有多冷漠，他没有工作，是不是？”

“现在还没有，但是劳伦斯先生会给他帮忙的。”

“这不是长久的法子。詹姆斯·劳伦斯这个老头儿古里古怪，靠不住的。如此说来，你打算跟一个没钱、没地位、没工作的人结婚，继续去干比现在还困苦的活儿吗？只要你听我的，别干傻事，保证会过一辈子的舒坦日子。以前我还觉得你挺理智的，梅格。”

“我就算再等上半辈子，也不会比现在更好！约翰人很聪明，心地也善良，多才多艺，勤奋，又肯吃苦干活，肯定前途无量。他有的是精力，又很勇敢，大家都喜欢他，而且尊敬他。一想到我这么穷，年纪又轻，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却喜欢我，我就觉得很骄傲。”梅格讲话的样子很认真，看上去比从前漂亮多了。

“他知道你的一些亲戚很富有，孩子。我猜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爱你。”

“马奇叔婆，这种话您怎么也讲得出来！约翰不是那么卑鄙的人。如果您还要继续这么说下去，我就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梅格生气地说。除了老太太那缺乏公允性的猜想，她忘了所有的事。“我不会以金钱为结婚的目的，我的约翰更不会。我们甘愿自食其力，我们打算等待。我不怕穷，因为到现在我都感到自己很幸福。我知道我会和他在一起，因为他爱我，而我——”

说到这里，梅格不再往下说了，因为她一下子想起来她并没有下定决心，是她让“她的约翰”离开的，说不定他正听着自己这些自相矛盾的话呢。

---

[1] 还是把布鲁克弄错了。

马奇叔婆很气愤，因为她一门心思要给自己漂亮的侄孙女结一门好亲家。但这个年轻小姐洋溢着幸福之情的脸上所流露出来的某种神色，让这个孤单的老太太既伤心又酸楚。

“好吧，我可不管这件事了！你这孩子真任性。因为这件傻事，你已经失去的东西比你知道的还要多。不，我不再白费事儿了，我对你也没什么希望了，现在我也没兴趣去看望你的父亲。你结婚时可别想从我这里拿到什么东西。你的布克[1] 先生的朋友们肯定会给你们关照的。从今以后，我和你再没什么关系了。”

当着梅格的面，马奇叔婆砰地一声把门关上，很生气地坐车离开了。她仿佛也带走了这位姑娘身上的全部勇气。当梅格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她站了一阵子，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她还没有把心安静下来的时候，布鲁克先生就把她给搂住了。他不停地说：“我不能不听，梅格。感谢你站在我这边讲话。感谢马奇叔婆，因为她证明了你真的是喜欢我的。”

“如果她不侮辱你，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你。”梅格说。

“这样的话，我不必走了，我能留在这里而且很幸福，是不是，亲爱的？”

现在又有了机会她可以讲那一大篇毁灭性的话，而且可以很庄严地退场。但梅格根本没想起这码事儿。在乔的眼中，梅格永久性地羞辱了她自己，因为她就只是温柔顺服地小声说了句“是的，约翰”，就把脸埋在了布鲁克先生的西服背心上。

马奇叔婆离开了一刻钟之后，乔悄悄地走下楼来，在客厅的门口站了一阵子，听见里面没什么动静，就十分满意地边点头边微笑了。她自顾自地说：“按照我们原先的打算，她把他给打发了以后，这件事就算完了。我要去看看热闹，寻个开心。”

但是悲惨的乔说什么也笑不起来，一个景象让她怔住了，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睁着眼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原来以为会为

---

① 还是把布鲁克弄错了。

敌人垮了而感到高兴，会为姐姐意志坚定而予以称颂，因为那可恶的情人已经被打发走了。没想到这个敌人却安然地坐在沙发上，那个意志坚定的姐姐却坐在他的腿上，脸上是一副最卑下的恭顺神情。这真是让人大吃一惊。乔嘘了一声，就像是突然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因为这种剧烈的变化简直让她呼吸困难。听见响动，这两个情人回过头来看见了她。梅格一下蹦了起来，她的表情又是骄傲又有些羞涩。但是"那个男人"——乔这样称呼他——居然笑了起来。他吻了吻这个惊恐万状的打扰者的手，镇定自若地说，"乔妹，恭喜我们吧！"

这可算得上既是伤害又是侮辱——反正就是做得过头了。乔狂乱地舞动了几下她的手，就一声不吭地跑开了。她冲上楼去，闯到屋里，令人心痛的喊声把病人们都惊动了："啊，赶快派个人下去吧。约翰·布鲁克的举动让人又惊又怕，而梅格却喜欢这样！"

马奇夫妇从房间里飞跑了出来。乔一头栽到床上，一个劲儿地又是哭又是骂，把这可怕的事情说给贝思和艾米听。但是小姑娘们反倒认为这件事很有意思，也让人很高兴，在她们那儿乔无法得到安慰，就跑进顶层自己的房间里躲起来，对着老鼠们诉起苦来。

没有人知道那天下午客厅里到底怎么了，但是说了很多的话。沉着冷静的布鲁克用他雄辩家的口才和气势让他的朋友们都感到很震惊。他求了婚，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大家，说服他们按他的意思做。

当吃茶点的铃响的时候，他还没把话说完，还在描述他竭尽全力要为梅格营建起来的天堂。他神情骄傲地陪着她从客厅进了餐厅，看上去这两个人真是幸福极了，即使乔也没有心情妒忌或是不开心了。对于约翰的忠心耿耿和梅格的稳重沉着，艾米十分感动；贝思远远地看着他俩，喜形于色；而马奇夫妇看着他们两个年轻人，表情和蔼亲近而又心满意足，这足以证明，马奇叔

婆的那句他们两个“并不比两个婴儿更懂得怎样为人处世”是完全正确的。大家吃得都比较少,但是人人看来都是幸福的。这个家庭从此开始了它的第一桩喜事,老房子仿佛焕发出了令人称奇的光辉。

“梅格,现在你总不能再说什么没有一件事值得高兴了吧?”艾米说。她想画一幅速写来记下这一场景,正在心中构思着把这对情侣如何安排。

“是啊,绝对不能了。从我说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这期间有多少事发生了啊!就仿佛是说了一年多了。”梅格答道。她正身处于一种异常幸福的梦境之中,黄油和面包这一类的俗事被远远丢在后面。

“苦日子总算到头了,我几乎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马奇太太说,“很多家庭中,通常都有多事之秋。这一年就是这样,但是它的结局总算还是好的。”

“希望明年会有更好的结局。”乔小声自语道。她认为梅格在她面前却对一个外人这么倾心,让她很不好受。因为乔深深地爱着几个人,惟恐别的什么原因让她们的爱失去和削弱。

“我希望后年的结局还要更加的好。要是我实现了我的计划,这个希望就会成为现实。”布鲁克先生边说边对着梅格笑,仿佛现在在他眼中,任何事都会变成现实。

“等那么久,好像时间太长了吧?”艾米问。她急切地想看到他们举行婚礼。

“在我做好准备之前,还要学很多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段日子一点儿也不长。”梅格回答,同时在她脸上流露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甜蜜的严肃表情。

“你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而我必须去工作。”约翰一边说话一边捡起梅格的餐巾而付诸行动。他脸上的神情让乔使劲地摇头。当前门砰地被撞响的时候,乔大大松了一口气,暗中对自己说:“劳里来了,现在我们总算是可以谈一些现实的话题了。”

可是乔却错了。劳里迈着大步神采奕奕地走进来，带着一大束那种新娘专用的鲜花，给“约翰·布鲁克太太”。他明显弄错了一件事，他还以为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精心安排的结果呢。

“我早就知道布鲁克肯定能成功，他一贯如此。只要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就算天塌下来，他还是照样成功。”劳里说着就献上了他的鲜花和祝辞。

“非常感谢你的这些介绍，它是个好兆头，以后会给我带来好运，现在我就邀请你，到时候来参加我的婚礼。”布鲁克先生回答说。他和任何人相处都很随和，连他这个调皮捣蛋的学生也是一样。

“我就是远在天涯也一定会赶回来的，因为就算是看看那时候乔的表情，跑这一趟也值得了。女士，看上去你很不高兴，出了什么事？”劳里问，然后就随她走到客厅的一边。这时候，家里所有的人都走到客厅的一边来迎接劳伦斯先生了。

“对于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但是我打算忍下来，不再说任何反对的话了。”乔一本正经地说，“你一点儿也不明白，放梅格走让我太难过了。”她接着往下说的时候声音都发颤了。

“你并没有失去她。你们俩人把她对半分了。”劳里安慰她说。

“那就永远不同了。我连最亲密的朋友也失去了。”乔叹着气说。

“无论如何，我还在你身边呀。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但这辈子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乔，我向你起誓！”劳里把埋藏在心底里的话都讲了出来。

“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我真心感谢你。你永远都是我最大的慰藉，特迪。”乔一边说一边感激地把他的手紧紧握住。

“好了，不要再闷闷不乐了，好朋友就应该这样。你看一切顺利。梅格是个幸福的人。布鲁克还要奔劳一些时候，但不久以后就将安顿下来。他会受到祖父的关照，在梅格本人的小屋子里见

到她，肯定会让人感到快乐的。她结婚之后，我们会过上一段快乐日子，因为很快我就大学毕业了，然后我们可以到国外去，要不就痛痛快快地去旅行一次。那还不能让你感到安慰吗？”

“我想当然可以。但是三年之中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乔满怀心事地说。

“说得也对。你不愿意把眼光移向未来，看看到那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吗？反正我是很想看看的。”劳里答道。

“我并不想看，因为说不定我会看到什么令我伤心的事情。现在似乎人人都很幸福，我无法相信他们还会比现在更好。”乔慢慢地把房间扫视了一遍，眼睛发出了光芒，因为她看见的这一幕场景让人心情愉快。

父亲和母亲紧挨着坐在一起，安静地回忆着那罗曼司的第一个情节，对他们而言，已经差不多过去二十年了。艾米正在画一对恋人，他们坐的地方和大家稍微隔得远一些，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温柔乡里，而爱情世界的光芒优美而雅致地照着他们的脸庞，让这个小画家难以描绘。贝思在她的沙发上躺着，津津有味地和她的老朋友谈天说地。老人握住她细小的手，仿佛感到这细小的手有一种力量，能够牵引他顺着她一路走过的坦途继续前行。乔慵懒地靠在她所喜欢的座位上，神情严肃却很泰然自若，这更显出了她的本色。劳里靠着她的椅背，下巴和她那满头鬈发的脑袋一样高，他微笑着，流露出真挚的友情，而且还在映出他们俩的大镜子中朝她会意地点头呢。

当帷幕被拉下时，梅格、乔、贝思、艾米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而这帷幕会不会再一次拉起，则要看观众们对这一书名为《小妇人》的家庭剧的第一幕有什么感受了。

第 二 部

第二十四章　聊　天

我们已经谈了一些马奇家的事，从现在开始重新开篇，轻松地去参加梅格的婚礼。也许长辈中有人认为这个故事中“谈情说爱”的成分太多，我也预料到了他们会这么看（不过我相信年轻人不会有这样的意见的），在这里我只能用马奇太太说过的话来应付了：“家里有这么漂亮的姑娘，而邻居又是那么帅气，你还用想些什么呢？”

在过去的三年中，这个宁静的家庭变化不太大，战争已经结束，马奇先生已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或专心致志地读书，或为小教区的各种事奔波。从他的脾气和气质就体现出他天生就是做牧师的——一个稳重、勤奋的男人，具有无学究气的那种智慧，心地善良，把全人类当做是兄弟，还有一种潜在于性格中的诚实和信赖，所有这些使他看上去既威严又谦和。

虽然贫穷和他这种率直的性格驱使他超脱于世俗的功利之外，但他的美德仍然让许多可敬的人都愿接近他，这就像美丽芳香的花朵吸引蜜蜂一样合情合理。他也很自然地将自己从五十年艰苦的生活磨难中提炼出的甜美蜜汁都毫无保留地赐予这些人，让他们品味到甜美。那些满怀热情的年轻人们发现，这位满头华发的老学者的内心其实跟他们一样富有朝气；妇女们也非常信赖他，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满腹心事和种种烦恼忧愁向他倾诉，她们深信他一定会给她们以最亲切的同情和最好的建议；有罪的人也愿意向这位心地纯洁的老人忏悔，希望得到拯救和心灵上的安慰；天资聪慧的人们把他作为自己的知己；那些自认为了不起的人也不得不隐约觉得他比自己有更高尚的胸怀；就是个平凡无奇的人也承认，他的信仰美而且真，尽管“它们不会带来实惠”。

不了解实情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家庭由五个精力充沛的女人支撑着，的确，从许多事情上看就是这样；但这位痴迷于书堆的学者实际上仍是家庭的支柱、良师和安慰者，每当女人们面临困难时，都会不知所措地跑来向他讨法子，她们发现，他是一位神圣、伟大的丈夫、父亲。

姑娘们与母亲心灵相通，把灵魂托付给父亲，都把自己的爱奉献给终身为她们操心、辛劳的双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爱与日俱增，像一条赐福人生并超越死亡的神圣纽带将他们温柔地系在了一起。

尽管现在看来，马奇太太比以前老多了，但她还是那样的生气勃勃，精神饱满。现在她把自己的心思全放在梅格的婚事上，这样，那依旧挤满受了伤的“男孩们”和士兵的医院以及收容所里的人们就非常向往她那充满慈爱的探访。

约翰·布鲁克服了一年兵役，由于受伤，他被送回家修养，没再回部队。尽管他没升官，但他无悔于这些。生命和爱情对一个人是多么的可贵，但他义无反顾地从了军。他完全服从了退役的安排，精心地养护身体，恢复后他准备去经商，要为和梅格的婚事攒点钱。他是个懂事而又坚强的人，所以当劳伦斯先生慷慨相助他时，他婉言谢绝了，去做了一个簿记员，他认为靠自己劳动创业比冒险借贷可靠多了。

梅格在忙碌和等待中生活着，现在她更具女人气质，更会料理家务了，人也越发显得娇媚动人了，这要归功于爱情这个最好的美容护肤品。她不相信女孩们经常有的那种希望和梦想，同时又对这种以卑微的方式开始的新生活有些失望。奈德·莫法特和萨莉·加德纳结婚刚不久，梅格不由得把他们华丽的房子、马车和大量的礼品、精美的服饰和自己的比较，同时暗暗希望自己也会拥有这一切。但是，当她一想到约翰为营造他们的小家所付出的感情和辛劳时，心理上的不平衡就立刻烟消云散了。在黄昏的阳光下，当他们偎依在一起，谈论他们的一些小计划时，梅格

觉得她的未来是多么美好和幸福，萨莉的奢华也离她很远很远了，而自己却成了基督教世界中最富有、最幸福的姑娘。

乔不再去马奇叔婆那儿，因为老太太赏识的是艾米，她答应要找一个最好的老师教艾米画画，以此来笼络她，由于这个缘故，艾米就不得不去照顾这个很难侍侯的老太太。这样，她上午就要到姑老太那儿去照料她一番，下午便快快乐乐地去画室品味作画的乐趣。乔是个大忙人，她一方面着迷于文学，另一方面将身心全投到了贝思身上，精心护理她。贝思的猩红热现在已经痊愈了，只是身体依然很虚弱。不过更准确一点说，她现在完全康复了，就是没以前那样健壮，脸色比以前苍白一些而已；但是她的心境还是跟以前一样，对生活充满信心，过得幸福而宁静，整天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她喜欢如此。每个人都愿意把她当做朋友，家庭中的天使，对她良好的品行，那些深爱她的人们都非常熟悉。

在文学方面，乔认为自己有所收获，她一直勤奋地编写着那些被她称为“废话”的小传奇故事，这些故事经常出现在《展翼鹰》上面，每一专栏支付一美元的稿酬，因此她觉得自己也算是个有收入的女人。不仅如此，乔的内心深处勾画着更为宏大的目标。在阁楼的那只旧锡盒里，她的手稿在不断地增加着，她深信，将来有一天马奇的姓会因此被载入名人册的。

劳里最终还是去上大学了，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爷爷高兴。在大学里，他一方面设法轻轻松松地完成学业，另一方面从中寻找一些乐趣。他跟人们都合得来，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出手阔绰，而且聪明伶俐，文质彬彬，举手投足显得很有教养。他生来是个热心肠，为了帮助别人摆脱困境，常常不顾自己深陷其中。跟许多别的有为青年一样，劳里也有被娇纵的危险，如果没有那个避邪的护符——就是那位和他的成败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和蔼老人；还有那位像母亲般待他的朋友的话，结果或许会是这样。最后更值得一提的是劳里深信，那四个漂亮纯洁的姑娘们都

在真心地喜欢、爱他、信任他。

当然,劳里也只能算是个“愉快性情中人”,他的身上也免不了出现些阔少气,他喜欢跟人嬉闹、举止有时也显轻佻,做事也会随波逐流,意气用事,喜欢体育运动,言行举止无不体现出大学校园中的时髦倾向。他捉弄人,也免不了被人捉弄,有时他说话口无遮拦,满口粗鲁不堪的语言,为此,有好几次差点儿被停学和开除。不过这些并非是他内心深处所喜欢的,而是由于好激动和处于好玩的情况下干的,过后,他总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接受批评,当然,有时他也会用花言巧语不容置疑地为自己辩解,最终化险为夷。每次侥幸地摆脱危机后,他总是洋洋得意地向那些容易受感染的姑娘们吹嘘他是用什么巧计让愤怒的导师息怒,击败傲然不可侵犯的教授的。因此,在那些姑娘们的眼里,“我们班的男人”是英雄,而且这些英雄们的光辉战绩她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劳里常把她们带到家里,她们深得这些伟大人物的呵护和关爱。

艾米非常欣赏这一殊荣,因而,她也成为这个圈子中最受欢迎的美丽姑娘,因为这个姑娘很会用自己的禀赋和魅力去博得别人的喜欢。梅格对她的约翰过于痴迷,因而对别的男人无动于衷。和艾米相比,贝思就差远了,她过于害羞,惟一做到的只是偷偷地看几眼那些男人而已。她不知道艾米为什么能把他们支使得团团转。乔在这个圈子里也处得很融洽,她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去仿效那些绅士们的姿态、言辞和举止,相比之下,她认为这些比那些为小姐们制定的礼仪更合她的本性。男孩子们尽管喜欢乔,可决不会爱上她,因为他们实在抵制不了艾米的魅力,经常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发出几声充满柔情蜜意的赞叹。一提到柔情,我们自然到“鸽屋”去看看。

这是一幢棕色的小屋——是布鲁克先生为梅格营造的新家。小屋的名字是劳里起的,他说这个名字对这对柔情的爱人很合适,因为他们的生活像一对斑鸠一样,总是互相亲密地接吻

后，再谈情说爱。小屋的面积不大，屋后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屋前是个小巧玲珑的草坪。梅格计划在这儿建一个喷水池，再种上一些小灌木和花草。而到现在，喷水池只是由一个被风雨侵蚀得斑斑点点的水瓮来代替，那样子好像是一个装剩饭的盂盆；灌木丛只是几棵半死不活的落叶松幼苗，而花只是在花圃里插了许多枝条，表示那里已播撒了花种。不过屋里的一切都让这位幸福的新娘感到很满意，她觉得从阁楼到地下室的一切都符合她的心意，没什么挑剔的。但实际上，她的门厅就过于狭窄，甚至连架钢琴都放不下，幸亏他们目前还没有钢琴。餐厅更小了，里面有六个人就会拥挤不堪，让人转不过身来。厨房的楼梯口好像是为煤箱专门建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瓷器和仆人们一起都挤在那里。不过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缺憾，一旦习惯了就会觉得这个小屋比别的屋子更完美。这是因为屋子的装饰独具一格，显得朴素典雅，很有韵味。里面没有大理石面的桌子，也没有大穿衣镜，而且客厅里窗帘也没有饰花边，但各种简洁的家具摆放得非常到位，里面也存放着许多书籍、几幅美丽的画，吊窗上摆放着几盆花卉，屋子各处放着朋友们赠送的礼物，漂亮而精致，包含着他们浓浓的爱意。

那尊白色的细瓷爱神是劳里送的，尽管约翰去掉了它的托架，但是爱神的美感并未因此而损失。那素净的棉布窗帘是富有艺术灵感的艾米的杰作，再高明的装饰商也无法比及她的独具匠心。在储藏室里，摆放着梅格仅有的几个箱子、桶和包裹，是乔和妈妈替她放进去的，表示她们美好的祝愿，希望她过得愉快、幸福。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一间储藏室比这一间更丰富多彩。厨房里，汉娜把那些盆子罐子精心地排放了十几次，生火的东西都准备齐全，只要布鲁克太太一到就能点着。各种东西都安放得恰到好处，若非如此，这间崭新的厨房看上去不会这样舒适整洁。这里有很多抹布、夹子和碎袋，我想别的女人新婚时不可能有这么多。贝思准备的这些东西足足让梅格用到银婚之日的到来。细

心的贝思还特意准备了三种专门擦拭新娘瓷器的不同抹布。

所有这些最平常的事务由亲友们完成，包含着浓厚的爱意，充满了美感，这是佣人们的手下不可能产生的。梅格从许多地方感受到了这一点，她小屋的每一样东西，从厨房里的擀面棍到客厅桌上的银花瓶，都倾注着家人的爱意和精心的筹划。

为了这一切，他们度过了一段多么幸福的时光，他们一起计划，然后庄严地去采购嫁妆。为此又犯下了一些多么可爱的错误！劳里买来的那些古怪的廉价东西，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尽管这个年轻人快要大学毕业了，但他喜欢开玩笑，举手投足间依然充满了稚气。最近，他又突发奇想，每周来拜访时，总为年轻主妇带来一些新鲜实用的精巧物品。第一次带来的是一袋奇形怪状的衣夹，然后是一架肉豆蔻粉碎机，但在第一次试用时就坏了。后来是一个刀具除垢器，可一经使用，所有的刀具反而被弄脏了；一个打扫地毯的除尘器，虽然能扫净地毯，但又留下了污垢；省力的肥皂在洗净衣物污垢的同时也洗掉了手上的皮肤；所谓可靠的胶泥却不粘别的东西，只能牢牢粘住上当顾客的手指；还有许多铁制工艺品，有玩具储蓄罐、有奇妙的汽锅，那锅里产生的蒸汽可以用来洗东西，但在使用时有爆炸的危险。

梅格对他没有办法，叫他不要再买，约翰为此嘲笑他，称他为“拜拜先生”。可是劳里似乎为此着迷，他一定要为美国人的新奇设计捧场，并让他朋友的家里用上它们。因此，每个星期，大家都可以从这儿看到新鲜、令人捧腹的事情。

所有的一切终于准备就绪，艾米甚至在不同颜色的房间里配备了不同颜色的肥皂，还有贝思，她为第一顿饭精心布置了餐桌。

“你对这些满意吗？它看上去像个家了吧？你在这儿会感到幸福吗？”马奇太太问女儿，她们正挽着手在这焕然一新的小家里来回走。此刻，母女俩好像比以前更亲密地相互依恋。

“是的，妈妈。对这一切我都很满意。非常感激你们，我现在

太幸福了，都不知该说什么了。”梅格回答着，满心幸福于言表。

“要是这儿有一两个仆人就更好了。”从客厅里走出来的艾米说道，她在那里试着安放一尊墨丘利[1]铜像，看它应该放在壁炉台上还是放在玻璃柜里。

“妈妈也和我谈过这事，我决定先按她说的办。有洛蒂在这里帮我，我想我也不会有太多的活要做，其实我干点儿活也是为了使我不变懒和想家。”梅格静静地答道。

“萨莉·莫法特有四个仆人呢。”艾米开口说。

“如果梅格有四个仆人，上哪儿住去？那样先生和夫人只好去花园安家了。”乔插嘴说道。她围着一条蓝色大围裙，正在加工门把手。

“萨莉嫁了个富人，女仆多跟她华丽的房子相配。尽管梅格和约翰起点低点儿，但我认为这小屋里的幸福一点儿也不会比大房子里的少。要是像梅格这样年轻的姑娘整天无所事事只知道梳洗打扮、使唤仆人、闲聊的话，我觉得太荒唐了。记得我刚结婚那时，老是希望我的新衣服穿坏或磨一个洞，这样我就有事可做，享受一下缝补的乐趣了。我很烦编织东西和摆弄手绢。”

“那你为何不到厨房去找点儿乐趣呢？萨莉说她经常这样，尽管连仆人也笑话她的烹饪技术。”梅格说道。

“我后来也那么做，但不像萨莉那样‘瞎忙活’，而是向汉娜学习怎么做。我的仆人们也不会笑话我，那在当时只不过是个游戏。可是有一段时间我雇不起仆人，我不但有决心做好饭菜，而且也给我的小姑娘做了营养丰富的食物。为此，我感到受益匪浅。梅格，亲爱的，你是现在就开始学的，你学的这些技能会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渐用上的。等到约翰富裕一些时，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不管多么显赫富贵，如果她希望被人一心一意地侍候，就应该懂得如何做活儿。”

---

[1] 墨丘利：罗马神话中众神的信使。

“是的，妈妈，我听您的。”梅格恭敬地听着母亲的教诲。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在管家这个方面，她们都会滔滔不绝发表许多意见的。“你知道吗？这间小屋的所有小房间中我最喜欢这一间。”这时，她们已经上了楼，梅格在看到装满亚麻织品的衣橱时说道。

贝思正在这儿把一件雪白的织物摆放在架子上，对这么多漂亮的织物感到非常自豪。梅格说话时，她们三个人都不由自主地笑起来，因为那件亚麻织物曾引发过一个笑话。大家也许还未忘记，马奇叔婆曾反对梅格和约翰的婚事，她曾经说过，如果梅格嫁给约翰，她将不给她一分钱。但过了一段时间，她的怒气平息后，很后悔自己发这个誓，觉得有些为难。她说话从不食言，为此她想尽办法要下这个台阶，最后终于设计了一个完美的方案。她让卡罗尔太太、即弗罗伦斯的母亲去购买、缝制、设计了一大批装饰屋子和桌子的亚麻织物，并作为她的礼物送给梅格。卡罗斯太太听从她的命令圆满地完成了一切，但把这个秘密泄露了出来，全家人对此大为欣赏，马奇叔婆装出一点也没有觉察的样子，一直坚持说她不会给梅格送礼物，只给她那串老式的珍珠项链，那是早就许诺要送给第一个新娘的。

“我很满意，只有会理家的人才有这种审美能力。我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刚成家时只有六床被单，但因为有一个洗指钵[①]伴随着她，她就觉得非常满意，别无他求了。”马奇太太说着，带着地道的女性特有的鉴赏力轻轻拍打着绣花桌布。

“尽管我现在连个洗指钵也没有，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够我用一辈子了，汉娜也这么说。”梅格一副知足的神情，其实她也应该知足。

“‘拜拜’来了，”从楼下传来乔的喊声，于是大家一齐下楼去迎接劳里。劳里每周的造访可以算是她们平静生活中的一件大

① 洗指钵：餐桌上供人就餐时或饭后用来洗手指的碗。

事。

这时，一个年轻人大步地走了过来，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理着短发，头上戴着一顶毡帽，身上的衣服显得过于宽大。他没有停下脚步把低矮的篱笆门打开，而是直接从上面跨了进来，他径直向马奇太太走过去，伸出双手，亲热地说道：

“妈妈，我来了！啊，我一切都好。”

他看出了老夫人眼里流露出的询问，便直接回答了她。他漂亮的双眼露出真诚的目光，来回答这种关切的神情。跟往常一样，这个小小的迎接仪式以母亲的一吻结束。

“约翰·布鲁克太太，这是送给你的，并致以创作人的祝贺和赞美。贝思，上帝保佑你！乔，你这样真是别有韵味。艾米，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不能再做单身小姐了。”劳里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牛皮纸包递给梅格，又拉了拉贝思的发结，然后看了看乔的大蓝围裙，又在艾米面前做出一副玩笑式的陶醉样儿，然后和大家握手，于是大家便开始交谈。

“约翰去哪儿了？”梅格焦急地问道。

“噢，夫人，他不顾一切地去为明天办理结婚证书做准备去了。”

“比赛哪边赢了，特迪？”乔问道。虽然乔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但她仍旧对男人的运动非常感兴趣。

“当然是我们赢了。要是你在场就好了。”

“那位漂亮的兰德尔小姐对你怎么样？”艾米含有深意地笑着问道。

“比以前更残忍了，难道你没看到我是多么憔悴？”劳里拍着胸脯，夸张地叹息道。

“不知这最后的一个玩笑是什么？梅格，打开包让大伙瞧瞧。”贝思好奇地打量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说道。

“这是用来防火灾或盗贼的，是个很有用的东西。”劳里说道。在姑娘们的笑声中，一个更夫用来报时的铃铛展现在大家面

前。

“梅格夫人，当约翰不在家时，或者当你感到害怕时，只要你在窗前摇响它，左邻右舍立刻会听到铃声来帮助你。这东西很有用，是不是？”劳里说着还示范了一下功效，刺耳的铃声使姑娘们不得不捂住了耳朵。

“你们默契的配合真让我感动！说到感激，我想起一件事来，你们真该去谢谢汉娜，她使婚宴的蛋糕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我过来时看到那蛋糕，它太吸引人了，若非她的英勇守护，我准会把持不住吃上几口。”

“劳里，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梅格以主妇的口气嗔怪道。

“夫人，我尽力而为吧。可是，或许我再也长不大了。在这个衰落的年代，六英尺高可能就是所有男人的最高尺码了。”这位先生油腔滑调地说道，而他的头差不多就要碰到那个枝形吊灯了。

“在这样干净的屋子里吃东西，我想可能会亵渎神灵，但是我现在很饿，所以我建议就此休会。”过了一会儿，他补充道。

“我和妈妈要在这里等约翰回来，还有些事情需要商量。”梅格说完就转身匆匆地走开了。

“我和贝思要到告蒂·布莱恩家去为明天多弄些鲜花来。”艾米说，她美丽的鬈发上戴着一顶别致的帽子，她自信大家一定会欣赏她的这个装扮的效果。

“乔，别再走开了，过来帮帮我吧。我太累了，没有人帮忙就回不了家了。但无论如何，你别解下那个围裙，虽然它模样古怪，但还是挺漂亮的。”劳里冲乔说道。乔解下围裙，放在了她的口袋里，然后伸出胳膊，支持着他疲惫的脚步。

“好了，特迪，我还要跟你谈件正经事，”他们一边搀扶着向前走，乔一边说，“明天你必须好好表现，千万别胡闹，要不然会破坏我们的计划的。”

“决不会再犯的。”

“在我们该严肃的时候，你不能说那些可笑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只有你才会那样做呢。”

“还有，在进行仪式时，求你千万别看我，要不，我肯定会发笑的。”

“你肯定不会看到我。那时你一定哭得很厉害，眼泪会模糊你的视线的。”

“如果没有特别伤心的事，我才不会哭呢。”

“比如人家去上大学时，嘿？”劳里笑着提示她。

“你别自以为是了，我只是跟着姐妹们哭了一小会儿。”

“真是这样。哎，乔，这星期爷爷还好吗？脾气还好吧？”

“非常好。怎么？你又有什么企图？是不是又惹麻烦着，想探探他的情况呢？”乔立刻很尖锐地问道。

“哎呀，你别这样认为好不好？如果那样的话，我还敢面对你妈妈，说‘一切都好’吗？”劳里突然停下来，一脸受到伤害的神情。

“不，我不这么想。”

“那么，你就别再乱猜测了。我只是想要些钱。”劳里说道。乔恳切地话语又抚慰了他，他又继续挪动脚步。

“特迪，你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天哪，不是我花钱太多，而是钱自己没了。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它已经没了。”

“那是因为你慷慨大方，心肠太好。不管是谁向你借钱，你从不拒绝。我们都听说了你和亨肖的事，也知道了你为他做的一切。要是你总那样花钱，我想没人会责怪你。”乔热情地说。

“噢，那是因为他太小题大作了。其实他一个人就顶一打像我这种懒骨头，你总不会忍心让我看着他只为得到一些帮助而去干活累死吧，你说是吗？”

“我当然不会。可是你在穿着上过于讲究了，你有十七件背

心和数不清的领带，而且每次一回家都要换一顶新帽子，我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我觉得你现在不该再讲求衣着的华丽了。但这个坏习惯总时不时地在你身上出现。让人不能忍受的是那种丑陋的打扮反倒成了时尚——你把头弄得像灌木丛，身上穿紧身夹克，戴桔黄色手套，穿厚底方头鞋。如果你在这种难看的打扮上不花钱，我才懒得说你，可问题是它花钱跟别的装束同样多，而且我丝毫不满意。”

劳里听了这一连串攻击，便仰头大笑，结果把毡帽弄到了地上，乔从帽上踩了过去。而他把这个侮辱性的举止当成了一个历数粗糙服装优点的契机。他把那顶受了虐待的帽子捡起来，装进了兜里。

“别再教训我了，好人！我一个星期够烦的了，回家是想找点儿快乐的。明天，我还是不考虑花费问题，把自己打扮起来，好让我的朋友们满意。”

“其实你只要把头发留长了我就不再烦你了。我这并非是讲什么贵族派头，可我不愿意和一个职业拳击手模样的人在一起，要是别人看见了，我可受不了。”乔一本正经地说。

“这种发型有利于我们促进学习，因而我们都喜欢它。”劳里回答道。他毫不手软地剪掉了自己那漂亮的鬈发，如今变成这种仅有四分之一英吋长的短发，别人当然不能指责他爱慕虚荣了。

“还有，乔，我看那个小帕克已经彻底的迷上了艾米。他一有机会就谈论她，还为她写诗，那种痴迷的劲儿真叫人怀疑。我觉得他现在将他这种不成熟的热情收起来还不算晚，是不是？”停顿了片刻，劳里用一种兄长般的口气真诚地说。

“他当然应该这样做。我们不希望几年内再有姑娘出嫁。上帝，不知这些孩子们整天想些什么呀？”乔看起来似乎很是吃惊，好像艾米和小帕克已经长大成人了一样。

“在这个发展很快的时代，我不知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样的，乔，你现在还是个孩子，可是轮到下一个出嫁的就是你了，留下

我们在这里感叹。”劳里摇着头哀叹这个堕落的时代。

“别担心，我可不是那种娇小姐，要是没人娶我，那才叫天主保佑，因为每家都有一个老姑娘留守的。”

“你不会把机会给任何人的，”劳里说着偷偷看了看乔，被太阳晒得发黑的脸上有点儿红，“你不会将自己内心深处温柔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的。如果有谁注意到你的这一面，身不由己地喜欢你，你就会像戈米基夫人对待她的情人一样给他泼冷水，然后使他浑身长刺，到那时，就没人敢来接近你了。”

“我对此不感兴趣。我很忙，没时间去思索那些胡言乱语。但我认为用那种方式使家庭解散实在太荒唐了。好了，就此打住吧。梅格的婚礼已经搞得我们发昏了。我们只谈了这种情人之类的荒唐事，我不愿因此而心情不好，还是谈谈别的吧。”乔看上去很严肃，再稍微一激就会发作了。

不管劳里的心中有什么感想，但他还是发泄了一番。在门口分手时，劳里低声吹了个口哨，故作神秘地预言道：“别忘了我的话，乔，你就是下一个出嫁的人。”

第二十五章　第一个婚礼

这是一个六月的早晨，游廊里铺满了玫瑰花儿，它们一大早便睡醒过来，露出灿烂的笑脸，在阳光下娇妍怒放，好似一群友好的小邻居聚会在一块。这些花儿似乎很激动，它们满脸通红，在晨风中轻轻摆动，好像在一块儿悄悄议论它们所见到的事情。因为有一些花儿正通过饭厅的窗户偷看那儿摆着的宴席。还有一些花儿正争先恐后地攀在藤上，满脸含笑地向正在装点新娘子的小姑娘们点头致意，其他花儿也不甘寂寞，它们在向那些来往于花园、游廊、大厅里忙忙碌碌的人们表示欢迎。所有的花朵，不管是浓艳盛开的，还是素洁的蓓蕾，它们都露出自己最美好的

笑脸和芬芳向自己温柔多情的女主人致敬。因为它们的女主人非常珍爱它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无微不至地培育着它们。

这天，梅格看上去像一朵漂亮的玫瑰，脸上洋溢着最幸福、最甜美的微笑，使她那张颇具魅力的脸显得更加温柔、美丽。她没有穿绣有花边的丝绸衣服，也没有拿梅花。“今天我不想刻意打扮自己，我要像平时一样装扮。”她说，“我不需要奢华的婚礼，只要我爱的人们在身边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希望在他们眼里，我的形象和地位不因结了婚而有所改变。”

因此，她的结婚礼服是自己动手缝制的，把自己心中温柔的希望和最真挚的情感都缝进了里面。妹妹们给她编了个漂亮的辫子，她的身上别着一枝山谷里的百合花，因为在所有的花中，约翰最喜欢的就是百合花。

“你看上去太漂亮、太可爱了，你的确就是我们最亲爱的梅格小姐。若不是担心把你的衣服弄皱，我真想拥抱你。”打扮完后，艾米前前后后地打量姐姐，高兴地叫道。

“那么我就很满意了。你不要担心弄皱我的衣服，都来拥抱我、亲吻我吧。我非常高兴这样，我今天就是想让衣服带上许许多多这种褶皱。”梅格说着向妹妹伸开两臂，姐妹们亲密地依偎了好一会，她们感到新的爱情并未减少她们昔日的姊妹之情。

“好了，我现在要去为约翰系领带了。然后要到书房和爸爸安静地呆一会儿。”梅格说完就跑下楼去做她应该做的事了。忙完后，她便一步不离地跟在妈妈的身前身后。她知道尽管现在妈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内心一定很难过，因为她的第一个姑娘就要离开她了。

这时，其余的三个小姑娘也正在简单地打扮自己。借此机会，我来描绘一下这三年时光中，这些姑娘们的容貌发生了多少变化。此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们都显得非常动人。

乔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了。虽然不很文雅，但她还是学会了如何展示自己的风情。昔日鬈毛小平头已经长成了长长的鬈

发，她的目光显得柔和而清澈，而且她那厉害的舌头如今说出话来也充满柔情了。

贝思比以前更显瘦弱、苍白，而且也更加文静了。那双漂亮、亲切的大眼睛更显动人。尽管这眼睛本身并不存在忧郁，但在她的眼光里却流露着感伤。她年轻的脸庞上总笼罩着悲伤的影子，体现出哀婉动人的坚强。然而，贝思并没有什么抱怨的话，她总是满怀希望地说"很快就会好的。"

艾米是公认的"家庭之花"。虽然刚满十六岁，但她身上已经具备了成熟女性所具有的韵味——尽管她谈不上漂亮，但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是一种优雅的气质。人们可以从她的形体、一举一动、独特的装束和发型上感受出她潜在的魅力，而且这种魅力并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而且和她自身的容貌举止协调地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她的美貌，吸引了许多人。可艾米对自己并不是很满意，嫌自己的鼻子长的不够直，而且嘴巴太大，下巴太显坚毅，她一直对这些感到苦恼。可她偏偏没想到，正是因为这些令她苦恼的特征使她的脸庞更富个性。不过，她庆幸自己有白皙的皮肤，清澈的蓝眼睛，还有那越发显得浓密的金色鬈发。

这三个女孩穿上了她们最好的装束，身上都是银灰色的薄裙子，辫子和胸前各插一朵鲜红的玫瑰。全身洋溢着青春少女特有的气息，脸上漾满青春活力，心中幸福极了。在这忙碌的快节奏生活中，她们偶尔停下片刻，用一种渴求的眼神注视着一切，似乎想读懂女孩浪漫故事中甜蜜的一章。

婚礼非常随便而又简单，没有按仪式去进行，这反而显得轻松自然。因此，当马奇叔婆到来后，看到了让她大吃一惊的场面：新娘居然亲自跑出来迎接她，而新郎正在那儿忙着别一个掉下来的花环，而那作牧师的父亲则严肃地提着两瓶酒走上楼。

"哎呀，这简直是乱七八糟！"老太太喊了一声，然后坐到为她准备的座位上摆弄起她那淡紫色波纹绸衣的皱褶，由此弄出好一阵沙沙声，她边忙边对梅格说，"孩子，你到最后才能让人看

见的呀。”

“叔婆，我又不是供人看的展品，没人会盯着我谈论我的衣服和婚宴费用。别人怎么说，怎么想随他去吧。我要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举行婚礼。噢，约翰，亲爱的，拿好锤子。”说完，梅格就离开了马奇叔婆，她又跑去帮她心爱的人干那件不合时宜的工作。

约翰没说什么，但当他弯腰去拿那个不具浪漫气息的工具时，在折门后面亲吻了一下新娘。马奇叔婆一见此景，赶紧掏出手帕，擦去了她眼里突然涌出的泪水。

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并夹杂着劳里的笑声，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叹：“上帝啊！快看！乔又把蛋糕弄坏了！”接着一阵手忙脚乱。这边的热闹还没结束，那边又涌来了一群堂表兄妹。正像贝思以前常说的：“大队人马驾到了。”

“别让那小巨人到我这儿来，他比蚊子还烦人。”当马奇叔婆从满屋人中看到高出别人一头的劳里时对艾米悄悄说道。

“他说他今天要好好表现，我想只要他自己肯做，一定会表现得温文尔雅的。”艾米回答。她找了个机会到了这个海格立斯[①] 旁边警告他当心这位厉害的叔婆，可艾米的话越发坚定了劳里一心想纠缠老太太的决心，老太太都快气疯了。

婚礼没有像惯例那样列队行进，但当马奇先生和新郎新娘在绿色拱门下站定时，屋里鸦雀无声。妹妹们都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似乎很不愿意把梅格送走。父亲在讲话中好几次恰到好处地停顿，使仪式显得更加庄重、美好。新郎的手在紧张的颤抖，人们都没听清他声音；而梅格则紧紧盯着新郎的双眼清楚地说道：“我愿意！”她的面容、声音中饱含了无尽的温柔和信任，母亲也对此感到安慰，而马奇叔婆却不屑一顾。

乔差点儿哭出来，但她最终还是忍住了。她感到劳里正朝这边看她，他那调皮的黑眼睛里的神色既带着快乐，又夹杂着一些

---

① 在这里指劳里，原意指罗马神话中宙斯之子，力大无穷。

伤感。因而她才强忍住没哭。贝思把头埋在妈妈的肩头。艾米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着，那样子像一尊精刻的雕像，一束阳光正温柔地照在她身上，白皙的额角和头上的玫瑰在阳光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要说的还很多，可婚礼结束后，梅格就哭着说："第一个吻送给妈妈！"她转过身，充满爱意地吻了吻妈妈。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在大家眼里，梅格美得像一朵玫瑰花，从劳伦斯先生到汉娜嬷嬷，每个人都尽情的享受了这一殊荣。老汉娜戴着一条漂亮的大头巾，在大厅里抱住梅格又哭又笑，叫道："我祝福你，亲爱的姑娘，一百遍地祝福你！蛋糕完整无损，你放心吧，一切都很好。"

之后，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人们正在说，或试着说一些相互祝福的话。他们的这种做法很有效果，不一会儿又轻松地说笑起来。婚礼上没有展示礼物，因为礼物都已经摆放在小屋里了；早餐很简单，但午餐却非常丰盛，蛋糕、水果一应俱全，都用鲜花装饰着。当劳伦斯先生和马奇叔婆看到三个斟酒女神①时，他们都耸了耸肩，相视笑笑。因为他们发现姑娘们来回传送的只有水、柠檬汁和咖啡，人们对此都没说什么。这时，劳里手端着装满食物的托盘来到新娘面前，一脸迷惑地一再让新娘吃东西。

"是不是乔不小心把酒瓶都打碎了？"他轻声地问，"也许我在自讨没趣，早上我看到地上有一些碎酒瓶。"

"噢，不是那样，你爷爷对我们非常好，他把他最好的酒送了过来，而且马奇叔婆也送来了一些。但爸爸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能喝酒，他给贝思留了一些后，把其余的全送给军人之家了。妈妈也说，她和女儿们不会在家里用酒来招待年轻人。"

梅格一本正经地说，她想，这时劳里的反应一定是皱眉头或是笑一笑，但他没有那样做，只是很快地瞥了她一眼，跟往常一

① 赫柏：相传是主神宙斯和天后赫拉所生的女儿，这里用来指代来回斟酒的三姐妹。

样激动地说："我也喜欢这种方式，我太了解酒的危害了，要是别的女人也像你们一样想就好了。"

"我想你并不是因为经常喝酒才有这样的经验之谈吧？"梅格关切地问。

"不，我保证，不过你也别把我想得太好了。酒不会对我有太大的诱惑。我是在一个酒普遍得像水一样的地方长大的，而且那些酒几乎没什么危害。我不喜欢喝酒，但你想想，要是有一个漂亮姑娘向你敬酒，你能拒绝吗？"

"劳里，你会拒绝的，即使不为自己，你也要替别人想想。答应我的请求吧，如果这样，今天就是我一生中最完美，最幸福的一天了。"

面对这样突然、诚恳的请求，这个年轻人无法立即作出承诺，他犹豫了一会，因为受到讥讽比自制更令人难堪。梅格了解劳里，如果他答应了你的要求，就会不遗余力地遵守自己的诺言。由此，梅格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为了朋友的健康，她用自己的方式，一个女人的力量让这个年轻人答应她。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抬起头看着他。幸福使她的面容极富表情，她的笑容意味着："今天你们都要答应我的要求。"劳里当然不会拒绝她。他带着心领神会的微笑把手伸给她，真诚地说："我答应，布鲁克太太。"

"谢谢，非常感谢你。"

"特迪，为你有这样的决心干杯！"乔说着就把一杯柠檬汁浇在劳里身上为他洗礼。然后，她晃着酒杯，向他投来赞赏的目光。

就这样，他们在婚礼上祝酒、发誓，尽管对劳里来说有很大的诱惑，但他坚守诺言。姑娘们利用自己天生的智慧，抓住这样一个有利机会，为她们的朋友干了一件好事，为此，劳里一生感谢她们。

用完午餐以后，人们纷纷走过房门和花园在温暖的阳光下漫步。梅格和约翰来到草坪中央。劳里这时突发奇想，他的建议

立刻为这个简朴的婚礼增添了别样的情致。

“所有已婚的人都拉起手来，像德国人那样围着新郎新娘跳舞，我们这些没结婚的人在外围随意组合跳！”劳里喊道，这时，他正和艾米在小路上散步。他巧妙地向人们提出自己的要求，极有号召力，因此，大家纷纷同意，跟着跳了起来。首先带头的是马奇先生和马奇太太，还有卡罗尔叔叔和婶婶，别的人也很快加入。萨莉·莫法特迟疑了片刻，就把裙摆搭在肩上，拉着奈德进入舞圈。劳伦斯先生和马奇叔婆是最可笑的一对。老先生踩着稳健的步子过来邀请老太太，老太太就把拐杖夹在胳膊下面，伴着老先生围着新人轻松地跳起来。而年轻人舞步轻盈，动作优美，好像夏季花丛中的蝴蝶在翩翩起舞。

等人们跳得气喘吁吁时，这个即兴舞会才告结束。这时人们才开始告别。

“亲爱的，祝你幸福，一切都好，可我认为你不久会后悔的，”马奇叔婆对梅格说。这时新郎来送她上马车，她又说：“小伙子，你得了个宝贝，要好好待她。”

“奈德，虽然这个婚礼非常简单，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快乐的婚礼。”在回家的路上，莫法特太太对丈夫说道。

“劳里，我的孩子，如果你想得到这种幸福，就应该在她们姐妹中选一个，那样我就很满意了。”经过一上午的快乐时光，劳伦斯先生一边坐进安乐椅休息，一边对劳里说。

“先生，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劳里一本正经地回答，他正在小心地把乔给他别在纽扣孔上的花束拿下来。

梅格的小屋离老屋并不远，她的蜜月之旅就是随着约翰从这儿走到他们的新房。她身穿一件暖灰色的长裙，头上是一顶系着白结的草帽，那模样看起来像是一个漂亮的贵格会女教徒。她恋恋不舍地走下楼，大家都围过来，依依惜别，仿佛她要去长途旅行。

“亲爱的妈妈，您千万别认为我离开了您，也不要以为我深爱约翰而减少了对您的爱，”她泪水涟涟地伏在母亲身上。过了一会儿，她又说：“爸爸，我会每天回来看您的。尽管我结婚了，但我在你们心中的位置不会改变。贝思，你要经常来陪陪我。还有乔和艾米，你们也要常来看看我是如何笨拙地料理家务的，你们使我度过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婚礼日，谢谢你们，再见，再见！”

亲人们的脸上充满了关爱、希望和骄傲，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目送手捧鲜花的梅格和约翰相依着远去。六月的阳光使她幸福的面庞更加光彩照人，就这样，梅格开始了她的新婚生活。

第二十六章　尝试艺术

要分辨禀赋和天才并非易事，人们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将二者区分开来，有雄心壮志的青年男女更是如此。艾米吃了许多苦头才弄明白它们两者的不同。她曾把热情误认为灵感，以年轻人的冒险心态摸索了各门艺术。她的“泥饼”作坊停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她又全神贯注于非常精细的钢笔画创作中，并在这门艺术创作中体现出了鉴赏水平和技巧。她的作品优雅精致，投合人们的心意，而且有利可图。可她觉得搞钢笔画对眼睛有害，因而又把笔墨收拾起来，大胆地着手创作烙画了。

在她进行烙画创作的时候，全家人总是因为害怕失火而提心吊胆。每到这时，屋子里整天弥漫着燃烧木头的气味，滚滚浓烟不断地从阁楼、棚屋里冒出来。地上到处放着烧红的拨火棍。为此，汉娜在睡觉前总是备好一桶水，还把用餐铃放到门边，万一失火时好通知大家。拉斐尔的头像被烙在了面板下面。啤酒桶上是酒神巴克的画像。糖罐上有一个唱歌的小天使。为了精心绘制罗密欧与朱丽叶，艾米让家里的浓烟滚了好一段时间。

烙画终于烙痛了艾米的手，于是她的艺术目标又从火转向

了油彩，又雄心勃勃地投入到了绘画中。艾米用一个画家朋友废弃的调色板、刷子、水彩武装了自己，然后开始艺术创作。她画出了什么地方也找不到的新奇田园风光和海景。她画笔下的牛不但丑陋，而且怪诞，永远不会成为农贸市场上的抢手货；她画的船可以使有些航海知识的人捧腹不已，或是干脆晕起船来，因为她笔下的船完全不顾造船及帆缆的准则，如果是在海上，只能在危险中颠簸。走进她的画室，你会被画室一角的黝黑男孩和黑眼睛的圣母玛丽亚盯视，似乎在提醒你这是牟利罗①的风格；面容油乎乎的棕色暗影里有错位的庸俗鲜艳的条纹，是伦勃朗②画法；那些丰满的女子和浮肿的婴儿，是鲁本斯③的笔法；透纳④风格更是独到，在描绘暴风雨的画面中体现出来：雷是蓝色的、电是桔色的、雨是棕色的、云是紫色的，中间那块独具一格的西红柿颜色或许是太阳，也可能是救生圈，也许就是海员的衬衫或国王的长袍子，欣赏者可以随便认为那是什么。

接下来，艾米又开始创作木炭肖像画。全家人的肖像被挂成一排展览，看上去很粗糙，而且被抹得黑乎乎的，好像刚从煤堆里挖出来一样。此后她又到了铅笔素描时期，这时的水准已上升了许多，那画像也比较真实，比如艾米的头发、乔的鼻子、梅格的嘴巴以及劳里的眼睛被认为"像极了。"接着，艾米又重振雄风，搞起了粘土和石膏。因此她熟人的模型又出现在屋子的四处，随时会从壁橱架掉下来砸人的脑袋。许多孩子被艾米骗来作模特，过后，他们断断续续地描述艾米的创作，让人听起来觉得她似乎是个女巫。不过一场令人不高兴的变故又让艾米结束了在这方

---

① 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巴罗克画家，风格柔和细腻。

②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擅长运用明暗对比，讲求结构的完美，尤其擅长表现人物的神情和性格特征。

③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罗克艺术代表人物，在欧洲艺术史上有很大影响。

④ 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擅长水彩画，融油画于水彩技法于一体，追求光与色的效果。

面的尝试，同时熄灭了她的热情。由于一段时间她在制作其他模型时失败了，于是她又想做出自己漂亮的脚。有一天，突然传来一阵很大的撞击声和惊声尖叫，全家人都吓坏了，赶紧跑过来救援。他们发现这位年轻艺术家的一只脚被粘在一满盆石膏中，她没想到石膏那么快就变硬了，只能在棚屋里又蹦又跳。大家只好费尽气力、冒着危险解救她，由于乔在挖掘时，笑得控制不住自己，结果刀子扎伤了那只可怜的小脚，因此跟艾米的艺术探索一样，为她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纪念。

从那以后，艾米老实了好一阵。可后来又对风景素描着了迷，因而她经常跑到河边、田野、森林中去研究景色，希望自己能临摹遗迹。在湿草地上画下了许多“美丽的速写”：一块石头，一个树桩，一株蘑菇，一根被折断茎的毛蕊花，还有“一大片漂亮云彩”，体现在她的画上仿佛是一个精品羽毛褥垫。为了这些杰作，她经常感冒。为了研究光影，她在仲夏的炎炎烈日下划船到河里去，一点儿也不担心这样会晒黑皮肤。还有为找准“视点”，长时间眯着眼睛调整角度，也完全不顾鼻子上弄出皱纹。

米开朗琪罗说：“天才就是永恒的耐心。”要是真是如此，那么艾米的身上就有这种天才气质。虽然遇到了许多困难，经受了很多失败和挫折，但她总是百折不挠。她深信，总有一天她会创作出高雅的艺术作品。

她边学边干，兴趣广泛。因而，即使她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她认为她也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妇人。在这方面，她是有所收获的。她是那种生性开朗，善于和人交际，并能讨别人喜欢的人，这种人可以生活得轻松愉快，让那些坏运气的人觉得他们是幸运儿。没有人教，艾米就知道该怎么做，如何做才能讨别人喜欢，而且很会把握分寸。她可以跟各种类型的人交往，见什么人就能说什么话，而且很会转弯。她从来就很冷静，以致姐姐总是说：“即使让艾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走上法庭，她仍然会知道该做什么。”

艾米渴望进入“上流社会”，这是她的一个弱点。实际上她并不完全明白上流社会该是什么样子。在她的眼中，钱、地位，时髦的艺术才华，优雅的风度应该是上流社会的人所具备的。因此，她非常愿意和这样的人们做朋友，可经常把假的误认为真的，赞美时往往弄错对象。她一向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淑女，只因为家境不好而没有地位，于是她非常注重培养自己的贵族情趣，准备一有机会就进入上流社会。

她的朋友们称她为“贵妇人”，她也满心期望有一天成为真正的贵妇人，不过她也很明白，一个人的优雅性情并不能因为有钱就能买到，地位再高也不会让一个人拥有贵族气质。尽管有些人从外表上看来是落魄的，却能显示出真正的修养。

“妈妈，您能帮我一个忙吗？”有一天，艾米一进家门，就一本正经地冲母亲说。

“噢，什么忙，我的小宝贝？”母亲问道。在妈妈眼里，这位颇具贵族气质的大姑娘依旧是她的“宝贝”。

“下星期我们绘画班就放暑假了，姑娘们就要回家了。我想在放假前请她们到我家来玩一天。她们说很想来看看这里的风景，还要画下那条河上的断桥。她们还非常欣赏我的画册，说要把那些画都临摹下来。其实她们在很多方面待我很好，虽然她们知道我贫穷，而她们非常富有，可她们并没有因此而看不起我。”

“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妈妈用姑娘们称之为“玛丽亚·特蕾西亚[1] 的神情”问小姑娘。

“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人差不多都嫌贫爱富。对此，您也不要像那些可爱的鸡妈妈，一见到自己的小鸡受到大鸟的侵袭，便立刻竖起羽毛发威，要知道，丑小鸭也能变成白天鹅。”艾米温柔地笑着说。她不仅性格活泼，而且脾气也很好。

---

① 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的皇后。

马奇太太听了笑起来，她放下做母亲的架子问道："那么，我的小天鹅，你准备怎么做呢？"

"我想在下星期请她们到我们家来吃饭，并带她们坐车去看看她们想去的地方，或许还要去划船，给她们举办一个艺术游艺会。"

"听起来可以。您想准备什么样的午餐？要有蛋糕、三明治、水果和咖啡吧？"

"噢，亲爱的妈妈，我们要吃冷舌肉、鸡、法国巧克力，还有冰淇淋。那些女孩经常吃这些。虽然我们家境不好，但我还是想让我的午宴合乎标准。"

"有几个人？"妈妈认真地问道。

"我们班有十二个或者十四个人吧，可我保证她们不会全来。"

"天哪！孩子，那得需要你去雇一辆车才能把她们接回来呀。"

"哎呀，妈妈，不会这样的。她们也许只来三个或八个。我想，只要租一部旅行汽车，再借上劳伦斯先生的'樱木弹跳车'就够了。"（汉娜就是这么称呼敞篷大马车[1]的。）

"这得需要多少钱啊，艾米。"

"不会太多的，我已经算过了，钱由我来出。"

"亲爱的，你知道吗，那些女孩对这些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努力的结果可能不会引起她们太大的兴趣。也许弄得简单一点她们会觉得更有新意。比如我们试着搞一些违反时尚的变化，这样，就不用东挪西借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岂不更好。"

"如果不按我所计划的做，那就算了。我知道，只要您和姐姐们帮忙，我会做得很好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自己出钱还不能

[1] 在英语中，敞篷大马车和樱木弹跳车的发音相似。

办。”艾米非常固执地说，母亲的反对意见使她的犟劲又上来了。

马奇太太懂得如何教育孩子，她认为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有可能，她就让孩子们从实践中得到教训，假如孩子们不像在前面说的盐和山扁豆事件中那样固执己见，不听劝告，那么她很愿意让教训更轻一些。

“好吧，艾米，要是你认定要这么做，而且觉得这样做不费太多的钱和时间以及精力，我没什么意见。现在去征求姐姐们的意见吧，不管你想怎么干，我都会支持你的。”

“谢谢妈妈，您太好了！”艾米又赶紧去找姐姐们商量她的事去了。

梅格立刻同意，答应帮忙，并非常愿意提供所需，只要她有的东西，她可以完全奉献出来，包括她的小屋以及那把最精致的盐匙。可是乔对此事却没一点儿兴趣，起初就不愿干预。

“我实在想不通，你为什么要为了讨好那些丝毫也不喜欢你的姑娘们而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打乱家人的正常生活，而且还要花很多钱。我还把你当成那种不会因为别的女孩穿法国靴子，坐着小轿车就跑上去讨好的有自尊的人呢。”乔刻薄的训斥道。她的小说正进行到悲剧的高峰，现在被打断了，所以对艾米谈的社交活动一点兴致都没有。

“我没必要去讨好别人，而且我跟你一样非常讨厌别人的施舍。”艾米生气地反驳道。每碰上这种问题，这两姐妹总是大吵一番。“恰恰不像你想的那样，那些姑娘喜欢我，而我也喜欢她们，即使你觉得她们赶时髦不好，可她们很友好，而且很聪明。你不喜欢上流社会的风雅，也不在乎别人喜不喜欢你，但我在乎。我一定要把握好每一个机会。只要你情愿，你尽管去过那种穷困自傲的日子，还自以为独立，我才不会过那种日子。”

艾米一旦发挥口才优势，理顺话机，与她争辩者就会甘拜下风。她显得合情合理，乔却喜欢自由，厌恶社会风俗，辩论时总是陷入极端。由此经常处于言尽词绝的境地。姐妹俩争论了一阵，

而且艾米对乔的评价又非常恰当，最后俩人又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从而使争辩趋于缓和。最终，乔还是顺从了艾米，同意停止写作一天，帮助妹妹去迎接客人。

艾米的请帖差不多都被接受了。这事就定在下周一。汉娜对此不太满意，因为这完全打破了她的工作计划。她说："如果衣服拖延几天再洗熨，那样会乱了套。"家里因为这一关键处出了毛病而不能使生活正常化，大家会受不了的。但艾米一旦决定了，决不会罢休的，她已经开始克服各种困难，着手准备起来。她首先不满意的是汉娜的烹调技术：鸡烧得太老，舌肉又过于咸，巧克力味不纯。接着发现：蛋糕和冰淇淋的开支过大，超出了她的预算。马车的雇用费和其他项目也都是这样，跟当初预算的钱相差很大。更不顺心的是贝思偏在这时患了感冒卧床不起。梅格家碰巧来了许多客人，又脱不开身来帮忙。乔原本对这事没一点激情，结果不小心摔坏了东西，引起事故，出了大差错，令人很不好意思。

"如果不是妈妈的帮助，我那天肯定过不了关。"后来艾米回想起这事时感激地说，其实大家已经对"那一季节最可笑的事"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如果到了星期一天气不好的话，那些小姑娘就改到星期二来，对于这一改动，汉娜和乔非常生气。星期一早上，天忽明忽暗，这比光下雨更让人难受。下了点儿小雨，过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又刮起了风，等觉得差不多时，天已经晚了。那天天刚亮，艾米就急匆匆地起床让家人早点吃早餐，这样可以早点把屋子收拾好。她在打扫屋子时突然觉得这个客厅太寒酸了，她来不及抱怨缺少时兴的家具，绞尽脑汁，用自己的聪明尽其所有去添补那些不足。在地毯的破旧处，她放了把椅子，为了遮住墙上的污迹，她在上面贴了张漂亮的画儿，她自己制作的那些雕像也被派上用场，一一摆在空荡荡的屋角。乔还在屋里随便摆了几个插有鲜花的花瓶，顿时，屋里立刻增添了许多艺术情趣。

艾米仔细地看了看已准备好的午餐，感觉还可以。她希望她的同学们也能满意，还有那些借来的杯子、瓷器和银餐具也能平平安安地还回去。车子已经租到了，梅格和妈妈已经来帮忙，贝思也去厨房帮汉娜，乔也答应若无其事地热情对待她的同学们，尽管她特别烦这件事，还是答应了艾米的要求。艾米坐下来疲倦地打扮自己，一边幸福地等待着她的同学们到来。吃完午饭后，她将带着朋友们坐车过一下艺术瘾，因为她觉得那辆“樱木弹跳车”和断桥是她值得向朋友炫耀一番的东西。想到那幸福的时刻，这时她的心情好极了。

随后的两个小时人们是在心慌意乱的等待中度过的，艾米在客厅和走廊间穿梭不停，大家对客人来不来众说纷纭，意见变化得像风向标。原计划姑娘们在十二点钟来，可到十一点时却下起了阵雨，大家的热情顿时被冷却了。结果到两点钟时虽已烈日炎炎，可客人一个都没到。精疲力尽的一家人坐下来，只好将准备好的午宴中那些容易变质的东西吃掉，以免浪费。

“今天天气很好，她们一定会来。我们得做些准备。”第二天早上，艾米刚睡醒一看到窗外的阳光就对家里人说。尽管这时她嘴上表现得像没事一样，但在心里非常后悔自己说星期二的话。她这时的兴趣已经黯淡了许多，和那块不新鲜的蛋糕一样。

“龙虾买不到了，今天就凑合着不吃色拉吧。”半小时后，去买龙虾的马奇先生回来后沮丧地说。

“那就用鸡肉做吧，鸡肉不太嫩对做色拉没有影响。”马奇太太附合丈夫说。

“艾米，真对不起，汉娜把鸡放在厨房的桌上，让小猫舔过了。”这时，贝思说道，她还在作那些小猫的施恩人。

“那么一定要有龙虾，只有舌肉怎么行呢？”艾米态度坚定地说。

“要不我到镇上替你买一只回来？”乔宽容地望着艾米，准备随时出马。

“还是我自己去吧，你不会用纸包着龙虾，而是夹在胳膊底下就回来，我信不过你。”艾米发起脾气来，她已经有些忍不住了。

她戴上厚面纱，拿着一个时新的旅行篮就出了家门，同时也想乘车透透气，平复一下心中的怒气，以便好好招呼客人。用了一些时间，该买的东西都买到了，她又买了一包调味品，以免家里没有又得花功夫去买。她登上回程车，很为自己的精明自得。车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太太坐在那儿打盹。艾米把面纱装进口袋，然后拿出一张记满了数字的卡片，她要用这段无聊的回程时间算算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了。艾米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没有觉察到车上又上来一个人，其实这人上车时也没喊停车。突然她听到一个男声在喊她：“早上好，马奇小姐。”她抬起头，发现那人是劳里的大学朋友中最文雅的一个。艾米非常希望他在她前面下车，这样，她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提着篮子下车。她想多亏自己穿了件新的旅行服。像平时一样，她温柔地向那位年轻人道了早安。

他们很谈得来，艾米知道了这位绅士要在她前面下车，所以她也不必担心了。她很有气质地和他高谈阔论。正谈得热烈，那位老妇人准备下车了，她摇摇晃晃地走向车门，一不小心，将艾米旁边的篮子给碰翻了——坏了，那只艳丽的龙虾一下子展现在那位高贵得仿佛都铎王朝王室成员的人向前。

“哎哟，她忘了把午饭带走。”年轻人不明真相地喊了起来。他用拐杖将那只龙虾弄到原来的地方，准备把篮子给老太太。

“不要——这是——这是我的东西。”艾米的脸涨红得像龙虾，轻声嘀咕道。

“噢，是吗，真不好意思。这只龙虾看上去真不错。”年轻人很是沉静，满是兴致地说，显得很有气度。

艾米很快平静下来，她干脆把篮子放到了座位上，笑着问他：“你难道不想尝一下用它做的美味色拉，再去会一会那些用

它宴请的漂亮姑娘们？”

她这话说得很有技巧，立刻点到了年轻人的两个弱点：这时的龙虾将他诱发到那些漂亮姑娘们的身上，他对龙虾的注意力已经被引开了去。

“也许他会和劳里谈到这件可笑的事，但我听不到。”当这位“都铎”向她鞠躬告别时，艾米自我安慰道。

回到家里，她没再提起这件事，尽管篮子里的调味品被弄翻了，点点滴滴地撒在身上，把新衣服完全弄坏了。她努力地做着准备，尽管这种准备已经很令人厌倦了。到了十二点，万事俱备。艾米发现，邻居们也对她的行动感兴趣，因此她希望今天能获得更大的成功，来补偿昨天的扫兴。她叫来“樱木弹跳车”，趾高气昂地去迎接她的客人们。

“车子的轱辘声近了，她们来了。我应该到走廊上去迎接她们，这样显得更周到一些。可怜的孩子为准备这些费了那么多周折，我要让她更开心一点。”马奇太太说着向走廊走去。可是她往四周看了看，然后又回来了，一脸茫然，因为她看见偌大的车厢里空空荡荡，只有艾米和一个小姑娘两个人。

“贝思，你赶紧去和汉娜把餐桌上的食物撤下一半来。让一个小姑娘吃十二个人用的午餐，简直太可笑了。”乔喊道，然后自己跑到一个僻静处，笑得前仰后合。

艾米领着惟一到来的小姑娘走了进来，她非常镇静，非常热情地招呼这个遵守诺言的客人。家里的其他人都依然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各司其职。那位名叫埃利奥特的小姑娘看出这家人的身上体现着无尽的欢乐，而且一个个都很有趣。她们高高兴兴地吃过变换过的午餐，然后又到艾米的画室和花园看了看，很有激情地谈艺术，只可惜那辆华丽的樱木弹跳车坐两个小姑娘太显庞大，所以艾米又叫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带着她的朋友出去平静地观赏景色，一直到太阳下山才打道回府。

艾米回到家里，看上去很累，但镇定自若。除了看到乔的嘴

角出现一条皱纹，这个不顺心的宴会没留下一点儿不愉快的痕迹。

“亲爱的，下午坐车出去玩得好吗？”妈妈关切地问道，那神情似乎艾米是带了十二个女孩出去玩似的。

“埃利奥特小姐很温柔。我想，她玩得一定很开心。”从没有过这种激情的贝思说道。

“我想要一些蛋糕回去，我客人多，需要招待，而且我也做不出这么美味的东西来。”梅格问道。

“你都拿走吧，这里除了我一个人，其他人都不喜欢吃甜的，吃不完就会变质的。”艾米叹了口气说，她实在没想到准备了那么多，结果竟是这样。

“真是可惜，要是劳里在就好了，他可以帮着解决。”当全家人坐下来第二次吃剩下的冰淇淋和色拉时，乔说道。

妈妈瞪了乔一眼，没让她再说下去，于是大家都默默地吃起来，过了一会儿，马奇先生婉转地说：“色拉是古代人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伊夫林——”刚说到一半，全家人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把“色拉的历史”打断了，让那位博学的先生颇感惊讶。

“把这些东西都送给赫梅尔一家吧，他们德国人就爱吃这种大杂烩。我看见这些就反胃。我干了一件蠢事，但也没必要让你们硬撑着吃下去。”艾米说着哭了起来。

“当我看到你和那个小姑娘在那个空荡荡的‘樱木弹跳车’中晃荡时，觉得你们好像是一个大坚果的两个小果仁，可妈妈一本正经，那样子好像去迎接一大群客人似的，我差点笑破肚皮。”乔又笑着说。

“你没感到满意，我真难过，但亲爱的，我们大家都尽了力。”马奇太太不无遗憾地说。

“我很满意，我已经做到了自己承诺的事，她们不来并非我的错，我也尽心了，”艾米颤抖的声音说，“对大家的帮忙我很感激，当然，如果你们在一个月内不再谈这事的话，我会更感谢你

们的。”

在以后的好几个月里，大家都没再提及这件事，可一旦某个人偶尔提到“招待会”三个字时，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笑起来。在生日那天，劳里给艾米送了一件特殊礼物——一个小珊瑚龙虾，作为挂表链的装饰品。

第二十七章　文学课程

乔一下子交上了好运，她的生活道路上就像落下了幸运钱币一样。尽管她得到的不全是金币，但我觉得她用这种方式获得的一小笔钱中所包含的快乐是用五十万元也换不来的。

每隔几个星期，乔总要钻进她的小屋，穿上她专门的工作服，沉迷于文学创作的漩涡，专心致志地写小说。她手头上的小说写不完，她就无法平静下来。她那专门的工作服被她称为：“涂抹工作服”，是条黑色的羊毛围裙，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在上面抹掉钢笔上的墨水。还有相同质地的帽子，上面绣着一只好看的红色蝴蝶结，每当写作时，她就把头发统统用蝴蝶结束起来。对于家人来说，这顶帽子是一个标志，因为在她创作时，谁也不敢贸然上去打扰她，只是有很少的机会，才会感兴趣地问她：“乔，灵感来了吗？”就是这样，她们还要认真观察一番那顶帽子的动静。如果这顶表现力丰富的帽子低低地压在前额，就说明她在苦苦思索；如果随意地歪斜着，就表示她文思敏捷，正处于创作巅峰；一旦帽子又被扯下来，表示文思枯竭了。在这种情形下，不管是谁闯进屋子，最好识趣地退出来，等到那富有表现力的蝴蝶结又在她额头上潇洒地竖起来后，才可以和她说话。

乔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但只要有了创作的欲望，她就会不顾一切地扑到上面。她觉得自己过得很快乐，只要静静地坐在那里，她便会在思想的大海中遨游，感到充实、幸福——在这里，

可以找到和现实中一样的朋友，在这里体验不到生活的贫困和焦虑，甚至是倒霉的天气。她专心致志地在她的思想世界中乐而忘返，觉得这种令人快乐的时间太少了，并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到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意义，虽然在这段时间中她并没干别的什么事。她的这种天赋灵感，一般都要持续一两个星期，然后，她从“漩涡”里脱身而出，疲惫而且又饥又困，使她肝火上升，或者对什么都没兴趣。

有一次，她刚摆脱一次类似的困境，就让人劝着陪克罗克小姐听了一个讲座。或许是对她这一举动的报答，她在听讲座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讲座的内容是有关金字塔的，是专为教徒们开的课程。乔实在弄不明白这个主题怎么会跟教徒们挂上钩。经过思考，她认为这些成天想着煤炭、面粉价格的听众，想解开的迷或许比斯芬克司提出的更复杂，向他们展示法老的辉煌，也许会减少社会的弊端，满足他们的贪欲。

她们去的有点儿早，借克罗克小姐精心调整长统袜的时机，乔观察着她周围的那些人们，以此消磨无聊的时光。她左边是两个一边忙着织东西，一边谈论妇女权利问题的家庭妇女，她们的额头很宽，戴着大帽子。再旁边是一对卿卿我我的情人，他们在那里旁若无人地拉着手；还有一个老处女神情黯然地吃薄荷糖；一位盖着黄头巾的老头儿正在打盹，已经作好了听课的准备。她的右边是一个似乎很爱学习的年轻小伙子，正在聚精会神地读报。

小伙子看的是张画报，靠近乔的一边是艺术画，一个身着战服的印第安人躺倒在悬崖边，一只恶狼正扑向他的喉咙。旁边有两个愤怒的年轻绅士正在拼命厮杀，他们的脚小得有些夸张，而眼睛则非常大。背景是一个披头散发、大张嘴巴的女人在狂奔着逃开。乔悠闲地思索着这张画究竟意味着什么，用得着这样夸张的渲染。当小伙子看完后翻页时，注意到乔也在看，便递给她另一页，直率地说：“想看看吗？这是头号故事。”

乔笑着接过报纸，她很喜欢小伙子，至今如此。很快，乔又沉浸于惯于出现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神秘事件和凶杀中。这种故事是一种豪放炽热的通俗文学，作者在才思枯竭时便引发一场大灾难，里面的一大半人物从此消失，让剩下的一半人为此沾沾自喜。

“是不是很好看？”小伙子问。乔此时仍在浏览最后一段。

“我认为假如你我想写的话，一定也能写出这样好的东西来。”乔回答道，她为小伙子欣赏这种纯属消遣的东西感到可笑。

“如果我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那太幸运了。听说她靠写这种故事发了财。”小伙子用手指着故事题目下面的名字。S. L. A. N. G. 诺思布里夫人。

“你认识她？”乔好奇地问。

“不，只是她的作品我都读过。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印这份报纸的。”

“你是说她靠写这种故事能挣很多钱？”乔看着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惊叹号和里面让人牵肠挂肚的主人公，肃然起敬。

“我想是这样！她很能把握人的心理，知道人们爱看什么，因而她就能挣很多钱。”

讲座已经开始了，但乔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当主持讲座的桑兹教授拖沓地讲贝尔佐尼[1]、基奥普斯[2]、圣甲虫雕饰物和象形文字的时候，她悄悄地把报纸上地址抄了下来，因为这家报纸正在征集具有轰动效应的故事，奖金是一百美元。乔决定鼓足勇气试一试。等讲座结束，听众们醒过神来时，乔已经决定为一笔可观的财富努力一下（其实她已经从报纸上得到了很多次稿酬）。她立刻进入了故事的构思，只是为把决斗的场面应放在私奔前还是谋杀后而犹豫不决。

---

① 贝尔佐尼（1778—1822）：意大利工程师、探险家和埃及学家，一八一七年去埃及发掘墓葬。

② 基奥普斯：是法老胡夫的希腊名，埃及王朝第二代国王。

回到家里，乔对谁也没讲自己的打算。第二天就一头扎进书房开始写作，她这一举动又让妈妈非常担心，因为每当“天才冒火花”的时候，妈妈似乎总是很着急。乔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风格的尝试，能为《展翼报》写这种浪漫的传奇故事，她感到有些得意。而且她戏剧表演的经验和极大的阅读量使她现在得心应手，很快掌握了戏剧效果，并为情节、语言及服饰提供了许多方便。她的故事里满是失望和沮丧，她把自己熟人中曾经出现过的这种情绪运用到了故事中。故事发生在里斯本，最后以一场地震结束。这种结局非常独到，谁也猜不到，却又合乎情理。她偷偷地将手稿寄了出去，并附一张纸条，声称如果获不了奖，这个故事能值多少钱都行，她一定很满意。的确，她对中奖没有想过。

六个月的时间并不能一晃而过，而且对于一个心存秘密的女孩子来说更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但乔还是等了，而且坚守着秘密。她对稿子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有一天，收到一封信，令她大吃一惊，打开信封，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飘落下来。她盯着支票望了好长一段时间，似乎那是一条蛇。然后，她读着信哭起来，倘若那位写信的先生知道他一连串的客气话使这位姑娘如此幸福，我想，只要他有空，就会把时间全部用来给她写信了。乔认为这封信比钱更有价值，因为信激励她，让她在奋斗了许多年后，终于发现自己有所收获，太让她高兴了，尽管她编的只是个有些离奇的故事。

平静下来后，乔拿着信和支票，来到家人面前，把自己获奖的消息告诉大家，人们再也发现不了比乔更得意的年轻女人了。全家人为此惊奇，并尽情欢乐以示庆祝。爸爸告诉她说，故事的语言很美，爱情刻画得非常热烈、生动，悲剧也令人动容。然后他又冷静地摇着头说——

“其实，乔，你能写出比这更好的作品来。目标要再高一点，千万不要为钱去写。”

“我觉得钱才是最好的东西，你打算怎么把这么多钱花出

去?”艾米羡慕地看着那张神秘支票问。

“送妈妈和贝思去海边生活一两个月。”乔不假思索地答道。

“啊,这太妙了!不过我不能去,因为这样做太自私了,亲爱的。”贝思叫道。她把纤弱的手拍了拍,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呼吸新鲜的海风,然后推开了姐姐挥动在眼前的支票。

“哦,你一定要去,就这么决定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写故事,而且成功了。我只为自己着想时总是什么也做不好,你看,为挣钱写作也让我充实。而且,妈妈也需要去透透气,她离不开你,所以你一定要跟着去。等你变得胖胖的,脸色红红地回来,那该多好啊!乔医生万岁!她医好了她的病人!”

经过反复争论,贝思和妈妈最终还是去了海边。回来时,虽然贝思的面色没有像想像中的那样红润,而且也不太胖,但她感觉好多了。而马奇太太说她感到自己年轻了十岁。因而,乔对自己的投资非常满意,又精神十足地投入到了写作中,想多挣些令人心怡的支票。那一年,乔的确挣了许多钱,觉得自己在家中有了很明显的分量。她用自己的笔创作出被她自称为“废话”的东西,让全家人的生活舒适了许多。《公爵之女》的稿酬买了肉,《幽灵的手》给家里换上了新地毯,《考文垂的咒语》使全家人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

财富的确让人渴望,然而贫困也有其美好的一面。逆境有利的一面就是人们在这里努力摆脱它,并能够体验到真正的愉快。在这个世界上,一半的智慧、美丽与能力就来自于困境的激励。乔体味着这种愉快的感觉,不再羡慕富有的女孩。她感到不向别人提出要求而完全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快乐,并由此受到很大安慰。

尽管她的小说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还是比较畅销。因此她信心倍增,决心为名利拼搏一番。她把自己的小说修改了四次,并读给所有的亲友听,忐忑不安地同时寄给了三个出版商。最后小说被接受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删去三分之一的篇幅,其

中包括乔一直认为很不错的部分。

“现在有两个办法，一是我把小说拿回来在我那不怎么样的工作室里加工修改一下，然后自己花钱出版；二是听从出版商的意见删掉三分之一，得到稿费。对我们家来说，出一下名是件好事，但有点钱更好，所以我很想听听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乔为此召开了家庭会议。

“我的姑娘，这个故事里蕴含着一种你还未意识到的内涵，而且构思也很精巧，还是再改一改吧，看看还有没有机会，别把它毁了。”这是爸爸给乔的意见，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言行一致，等待自己人生果实的成熟，如今虽已硕果累累，但他并不急着收获。

“我看还是试一试，这比等待机会来临更有把握。”妈妈说，“舆论检验是不错的，可以使她认识到意想不到的意义和缺陷，以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们的意见会夹杂着情感的成份，可别人对她的批评或赞扬会对她更有帮助，即使她得不到钱。”

“是的，”乔紧锁眉头说，“事实的确如此。长期以来，我一直沉浸在这个故事中，是感觉不出它好不好，有没有意思。让别人公正地评论一下，告诉我他们的看法，这对我会有很大帮助。”

“如果是我，我宁愿一个字也不删，要是删了，小说就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人物的思想比行为更让人感兴趣。假如一直顺着写下去而不附带一些解释，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梅格认定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

“可是艾伦先生说，去掉解释，故事会更简洁、更具有戏剧性，要让人物自己说话。”乔又拿出出版商的意见，打断了梅格的评论。

“我认为应该按他的意思办，他很清楚什么样的故事有销路，而我们却一无所知。写一些好的畅销书，多挣点钱，这样就会渐渐有些名气，那时可以改变自己的风格，创作一些理性的、深奥的人物。”艾米说。的确，在这件事上，她的看法是很实用的。

“噢,”乔听了笑起来,“要是我故事的人物是理性的、深奥的,那可不能怪我,我对那些一无所知,只是有时候从爸爸那里听到一些。如果在我的传奇故事中能融入爸爸的博学思想,那就太好了。哎,贝思,你有什么看法?”

“我的希望是能快点印出来就好了。”贝思笑了笑,只说了一句话,她不经意地加重了“快点”两字的语气,流露出渴望的神情。她的眼神是那么纯洁,听了她的话,乔心里一颤,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她决定了“快点”试试。

就这样,凭着斯巴达式的不辞辛苦的狠劲,这位年轻的女作家把她的处女作放在桌上,像神话中食人妖一样肆意删改。为了尊重大家,她综合了每个人的意见,结果却像老人和驴的寓言所说的谁也不满意。

爸爸喜欢作品中随意具有的高奥特点,虽然乔对这一点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妈妈认为作品中的描写太多,因而连同许多必要的部分被狠心删了下来。梅格非常欣赏故事中的悲剧,所以乔对痛苦大肆渲染,以求符合她的心意。艾米觉得故事中那些搞笑不怎么样,乔只好又把这些用来装饰故事中严肃人们的欢快场面砍掉了。她还删掉了故事的三分之一,这个故事就被如此可怜地毁了。就这样,乔满怀信心地将这个拔了毛的知更鸟般的小传奇故事寄出去碰运气。

结果还算可以,故事发表了。乔得到了三百美元的稿酬,同时也得到了评论界许多的批评和赞扬。她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意见,让她一下子感到迷惑,很久都理不出个头绪。

“妈妈,您说过可以从评论中吸取些经验教训。可这些评论众说纷纭,我搞不清自己是写了一本受人欢迎的书,还是破了十诫[①],您帮帮我吧!”可怜的乔正在翻着一大叠评论向母亲求救。

---

① 十诫:《旧约·山埃及记》与《申命记》有好几处经文记载,是上帝在西乃(西奈)山给摩西的启示,因而在两个石板上铭刻宗教诫条。《十诫》是基督教重要的传统文献,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她一会儿充满信心，感到幸福，一会儿又沮丧恼火。"这个人说：'这是一本充满真、善、美的绝妙好书。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纯洁和健康。'"这位百思不解的女作家又说："下一个：'书的理论不够好，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幻想以及精神主义至上的观念，人物很奇怪。'你看看，其实我也没想表达什么理论，也不相信精神主义至上，我的人物都是来自现实生活的呀，我觉得这位评论家说得不对。而另一个却这么说，'这是美国几年来出版的最为卓越的小说之一'（其实我自己很明白这一点）；下一个的评论是：'虽然这本书写得有气势，很有激情，而且内容新颖，但它是本危险的书。'对啊，一些人吹捧它，而有些人贬低它。然而所有的人都认定我在阐述一种理论，可事实上，我只是为了消遣和挣钱。现在我真后悔删掉了一部分，全部印出来多好！这个样子还不如不印，这些误评真让人讨厌。"

亲友们都在极力劝慰她，可是这对生性敏感境界崇高的乔来说是件不太好受的事。她虽然抱着美好的愿望，却干出了错事。不过，从这件事中她还是得到了一些帮助，其中有某些评论还是有价值的，她也从里面受到了一些启发。一段时间的难受过后，她又觉得那个小本子写得并不怎么样，但这一点丝毫没使她丧失自信。尽管经受了一系列的波折，但她感到自己更加理智，更有力量了。

"我没有济慈那样的天分，但那又有什么呢？"她勇敢地说，"毕竟我也可以嘲笑他们。我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的东西被他们诋毁为不可能，这真是荒谬。可是那些由我来胡乱编出来的情节，却被他们称赞为'自然，温柔，真实，颇具魅力。'所以，我感到欣慰。等我准备好了，我还会拿起笔，写出别的东西来的。"

第二十八章　家务经验

梅格的婚姻生活就像大多数其他年轻妇女一样，是从满怀着当个好管家的决心开始的。应该把家收拾得让约翰感觉是进了伊甸园一样：妻子笑颜常驻，生活安逸豪华，及时把他衣服上丢掉的纽扣钉上，却决不让他知道。梅格把无数爱意、精力和诚意倾注在家务活中，因此，即使她不断受到困难的阻挠，她也必定会获得成功。她的伊甸园一点都不宁静，因为小妇人讨丈夫欢心的念头太迫切了。她就像个货真价实的马大[①]，忙前忙后，被家务事缠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她不仅累而且有些哭笑不得——珍馐美味吃多了，约翰反倒落得个消化不良，忘恩负义地要求吃粗茶淡饭。至于那些纽扣，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惊叹于它们的下落不明，然后摇着头感叹男人的粗心大意，扬言说要让他自己钉，看看他钉的扣子在他毛手毛脚的胡拽乱扯下命运如何。

他们幸福极了，尽管后来体会到过日子光有爱情是不够的。隔着平常的咖啡壶，梅格向丈夫投去会心的微笑。约翰发现妻子依旧风姿绰约。梅格从日常的分别中也能体味到那脉脉温情。丈夫吻过她之后，她便柔声问："亲爱的，晚餐吃小牛肉还是羊肉？"小屋不再是华美的府邸，而是生活的地方，这对年轻的夫妇很快就认识到，这个变化很有必要。起初，他们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嬉闹玩耍。后来，身为一家之主的约翰深感肩负责任之重大，稳扎稳打地做起生意来。梅格把麻纱披肩脱下来，代之以大围裙，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全心全意，满腔热情地操持起了家务。

借着热衷于烹调的机会，她把科尼利厄斯夫人的《菜谱》学了一遍，像完成数学作业一样，专心致志地攻克烹饪方面的疑

① 马大：宗教人物。Mary 和 Lazarus 之姊。见《圣经·路加福音》。

难。只要一成功，她就把全家人都邀请过来，帮忙吃掉丰盛的宴席，失败了就暗地里让洛蒂把食物送给小赫梅尔们吃，以做到不留痕迹。晚上同约翰一块结算家庭的财政状况时，往往给她的烹饪热情浇上一盆凉水，继而紧巴巴地过一段日子，那可怜的人只有面包布丁、大杂烩可吃，重复加热的咖啡可喝，这令她十分伤神，虽然他有令人佩服的坚毅的忍受能力。然而不久以后，梅格尽管没有找到操持家务的“中庸之道”，却又在家庭财产中增添了一件年轻夫妇必备之物——家用的腌坛。

为了在贮藏室里存满家庭自制的食品，梅格以家庭主妇火一般的热情开始腌制栗果冻。她告诉约翰定做几打小坛子，并且再买些糖，因为他们家自产的醋栗业已成熟，需要马上处理。约翰深信“我太太无所不能”，当然也就自豪于她的手艺，打定主意满足妻子的心愿，以使他们仅有的果实以最美妙的方式贮藏起来以备冬天食用。于是，他运回来四打可爱的小坛子和半桶糖，还带了个小男孩到家里来帮她摘醋栗。年轻的主妇用一顶小帽子把漂亮的头发束起来，把袖子挽得高高的，腰里系一条花格围裙，开始工作了。尽管她这条围裙上带着围嘴，但看起来还颇为俏皮。她坚信自己会成功，因为她难道没有不止一百次地看汉娜做这些吗？起先，那一溜坛子着实让她吃惊不小，然而果冻是约翰非常爱吃的东西，一排可爱的小坛子摆在橱柜顶上，看起来也挺好的。因而，梅格计划装满所有的坛子。她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用来摘、煮、过滤，忙着制作她的果冻。她使出浑身解数，并求教于科尼利厄斯夫人的书，费尽心思地回想她做得不好的地方汉娜是如何做好的。她不厌其烦地重复，重新加糖，重新过滤，可是那该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结冻”。

她真想就这样系着围裙，跑回家去求母亲帮忙。然而她曾经和约翰商定，决不让小家庭的烦恼、试验和争吵给家人带来麻烦。争吵这个词当时让他们感到好笑，似乎这个词里含有荒诞不经的意味。他们执行了决定，尽可能的自己解决问题，也没人干

扰他们，因为是马奇太太提出这项建议的。梅格只得在那个酷暑独自斡旋于棘手的蜜饯中。到了五点钟的时候，她坐在乱糟糟的厨房里，把一双弄得脏兮兮的小手绞在一起，嚎啕大哭起来。

那激动人心的新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梅格总是说："只要我丈夫乐意，他随时都可以把朋友带到家里来，我会时刻准备，不会手忙脚乱，不会埋怨他，也不会让他觉得不安。他会看到一个干干净净的屋子，一个开开心心的妻子，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亲爱的约翰，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想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我一定会非常欢迎他们。"

是的，那真是诱人得很！听到这话，约翰洋洋自得，能娶到这样的好妻子真是自己的福分。可是，虽然他们不断有客人，但客人们从来不曾没打招呼就来，迄今为止，梅格丝毫没有表现的机会。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总是会发生，并且无法避免，我们只有惊讶、沮丧，并尽可能地忍受。

一年的日子那么多，约翰惟独选中那一天令人意想不到地带了一个朋友回家。若不是他把果冻的事忘了个净光，他实在是罪不可赦。约翰为早晨订购了一些美味食品而庆幸不已，并且坚信此刻已经做好了，他陶醉于美妙的希冀之中：饭肴美味恬人，妻子跑上前来迎接先生，心中满怀着年轻的主人兼丈夫的心满意足感，他陪着朋友走向自己的府邸。

他来到鸽房的时候大为失望。前门往日都是好客地敞开着，眼下不但紧闭着，还上了锁。台阶上，昨天踩过的污泥历历在目，客厅的窗户紧紧地关着，窗帘也拉上了，游廊里他那一袭白衣、头戴可爱的小蝴蝶结、手里飞针走线的漂亮夫人踪影全无，眼睛明亮的女主人也没有羞涩地微笑着来迎接客人。根本谈不上这些，除了一个休憩于树下的粗野小子，屋里连个人影也看不到。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斯科特，到花园里来，我得去瞧一瞧布鲁克太太怎么样了。"约翰被这冷冷清清的气氛弄得心神不宁。

在一股烧焦了的糖的刺鼻气味中，他急急忙忙地从屋子旁

边绕过去。斯科特先生不即不离地尾随其后，脸上满是疑惑不解。他十分谨慎地和约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突然间，布鲁克不见了，不过斯科特很快又能耳闻目睹眼前的一切了。作为一名单身男士，他对眼前的景象十分欣赏。

混乱和绝望的气息充溢在厨房里。一种接近于果冻的东西从一个坛子流到另一个坛子上。一只坛子在地上躺着，还有一只在炉火上烧得起劲。具有条顿民族冷静特性的洛蒂，正安详地吃着面包，喝着醋栗酒，因为那果冻仍旧是一种令人头痛的液体状，而布鲁克太太正以围裙蒙面，坐在那儿垂头丧气的呜咽。

“我最亲爱的姑娘，发生了什么事情？”约翰冲进厨房后大声喊了起来，他注意到妻子的手被烫伤了，这才晓得她的痛苦，这景象简直糟糕极了。他脑海中闪过花园里的客人，禁不住心慌意乱。

“哦，约翰，我实在是累坏了，又热又急躁。我一直待在这儿做果冻，都已经虚脱了。你一定要帮我一把，否则我就要死掉了！”说着，精疲力竭的主妇一下子扑到他怀中，以这种甜蜜的方式来欢迎他，这是一种非常实在的欢迎，因为她的围裙和地板都遭到了劫难。

“亲爱的，你遇上什么麻烦了？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约翰殷切地问，一边温柔地吻着已经歪到一边去了的小帽顶。

“是的。”梅格绝望地抽抽搭搭。

“那么，不要哭了，快说出来，不管多糟糕的事我都承受得了，快告诉我，亲爱的。”

“那个——那果冻不结冻，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约翰·布鲁克先生哈哈大笑，他以后再也没敢这么笑过。它给了可怜的梅格以致命的打击，喜欢嘲讽捉弄人的斯科特听见这开心的笑声也忍俊不禁了。

“就为这些东西？把它们统统扔到窗外去，别再为此伤神了，你想要果冻，我去给你买几夸脱回来，瞧在上帝的面上，别这么

胡闹了，我带了杰克·斯科特来共进晚餐，而且——”

约翰的话没能说完，因为梅格一把将他推开，挥着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坐进椅子里，用一种近似于愤怒、谴责、沮丧的揉合体的口吻大声喊道——

“到处乱糟糟的，带人来吃饭？！约翰·布鲁克，这件事你怎能做得出来？”

“嘘，他就在花园里！我忘了这该死的果冻，但现在只能这样了。”约翰心急如焚地打量着眼前这一切。

“你本该捎信回来，或者早上告诉我一声，你本该记得我忙成什么样子了。”梅格赌气地接着说。斑鸠被惹急了也会啄人的。

“早上我自己都还不知道呢，又没空捎信回来，我是在出去的路上遇见他的。我从未想过要征得你的同意，因为你总是说我可以随时把人带回来。我以前从没有这么做过，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约翰委屈地补充道。

“我倒并不希望你这么做！马上带他走，我不想见他，晚饭也没有。”

“好吧，这样做我喜欢！你把我送回来的牛肉和蔬菜放在哪儿了？你答应做的布丁又在哪里？”约翰冲着食品柜叫道。

“我没有时间做任何东西，我原计划到妈妈那儿吃饭的，对不起，不过我实在太忙了。”梅格的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

约翰性子温和，可他无论如何也是个人。漫长的一天工作之后回到家里，又累又饿，满心憧憬，可呈现在眼中的却是乱糟糟的屋子，空无一物的桌子，再加上一个焦急暴躁的妻子，这些可对身心的休养不利。不过，他还是把情绪压了下来，若不是又提到那倒霉的字眼，这场风波就会风平浪静了。

“我承认，是挺麻烦的，但是，只要你愿意帮点忙的话，我们会克服困难好好招待客人，也会非常愉快的。不要再哭了，亲爱的，努一把力，给我们弄点儿食物吧。给我们来点冷肉，面包、奶酪，果冻我们可不要。”

他本想开个善意的玩笑，但他的下场已经决定于那个字眼。梅格觉得，暗示她惨痛的失败太冷酷无情了。他这么一说，梅格实在忍受不了了。

“你自个儿想办法解决麻烦吧，我没一点儿力气，无法给任何人‘努力’了，这就相当于拿骨头、粗劣的面包和奶酪来招待客人，我们家不允许有这种事情发生，带那个斯科特到妈妈那里去，告诉他我不在家，病了、死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你们别指望在这儿吃到什么东西。”梅格一口气说完这些火药味十足的话，把围裙扔在一旁，匆匆忙忙留开了阵地，回卧室里自顾自地伤心去了。

她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她不在期间做了什么，只知道斯科特先生并没有给“带到妈妈那里去。”他们走后，梅格下了楼，发现餐桌狼藉一片，使她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洛蒂报告说他们吃了很多东西，哈哈笑着，主人让她“把所有的甜食扔掉，把坛子收拾起来。”

梅格真想去对妈妈诉苦，但是，耻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再加上忠于约翰的信念，把她这么做的念头打消了。“约翰是冷酷了一点，但可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她把屋子草草收拾了一下，把自己打扮漂亮，坐下来等约翰回来请求她的宽恕。

但很不幸，约翰并没有来，他对这事可不这么看待，同斯科特在一起的时候，他尽量地原谅他的小妻子，并视此为玩笑。他热情周到地尽了主人的本分，结果他的朋友对这个即兴发挥的晚餐非常欣赏，允诺以后再来拜访。实际上，约翰非常恼火，尽管他表现得若无其事。他觉得是梅格使他陷入了困境，然后又在他急需帮助的时候离开了他。“告诉人家随时带朋友到家里来，听信她的话照办吧，她又大发雷霆，责怪人，置人家于困境而不顾，让别人讥讽、怜悯。这不公平，不！的确太不公平了！这一点梅格必须得明白。”吃饭的时候他怒从心头起。可当他送走斯科特、踱着方步回家的时候，内心的狂风暴雨已经停息，心头袭上一丝

脉脉柔情。“可怜的小家伙！她一心一意想使我开心，那样做使她很没面子。不过话说回来，是她做错了事，但她年龄还太小，我得耐心地教她该怎么做。”他只盼她没有回妈妈家去——他讨厌闲言碎语和别人的多事。有那么一阵子，他一想到这些便恼火，继而，又怕梅格会把身体哭坏了，心肠顿时软了下来。他加快脚步，下定决心平静、和善、坚决、详尽地对她说明，她作为一个妻子到底什么地方没做对。

梅格同样下定决心“平静、和善、但是坚决地”对他说明，他身为丈夫所应尽的责任。她很想跑上前去迎接他，求他宽恕，让丈夫吻她、抚慰她，她敢保证他一定会这么做。然而，这种事情她当然没有去做。她在摇椅里坐着，看见约翰走过来，便一边摇摇晃晃，一边做着针线活儿，嘴里若无其事地哼着歌儿。看起来如同坐在豪华客厅里的贵夫人一般。

约翰看到的不是一个温柔、忧伤的尼俄伯[1]多少有些失望。可是，自尊心要求对方首先提出道歉，他便什么都不表示，而是慢悠悠地迈进屋子，在沙发上坐下，说了一句最为恰当的话：“亲爱的，我们要从头再来。”

“无所谓。”梅格回答得同样镇定自若。

布鲁克先生又找了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来说，都被布鲁克太太冷冰冰地否决了。谈话的兴致降了下来。约翰走到一扇窗前，翻开报纸，似乎连自己都包了起来。梅格走到另一扇窗前，做起了针线活儿，好像她拖鞋上的新玫瑰花结也属于生活必需品的范畴。谁也不开口，俩人表面上看来都“平静而坚决”，但却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

“天哪！”梅格心想，“真的跟妈妈说得一样，婚后的生活真不好过，不但需要爱情，更需要巨大的耐心。”“妈妈”这个词又使她

---

① 尼俄伯：古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后，为自己惨遭杀害的子女们哀泣，最终变成石头，此后依然流泪不止。

回想起很久以前，母亲向她提出的一些别的建议，那时候她是又怀疑又抗议地接受的。

“约翰这个人不错，但他的缺点也不容忽视。你必须学会发现它们、容忍它们，要记得你自己存在着缺点。他有着很强的个性，但决不会顽固不化，你不要急躁地跟他争议，而应该友好地跟他说理。他做事实来实去，特别看重实际情况，这不是一种坏性格，虽然你说他‘喜欢小题大作’。梅格，千万不要对他有任何欺骗性的言行，他会把你应该得到的信任和你需要的支持给你。他也会发脾气，可是不同于我们那种——发一通火，然后风平浪静——他那种隐藏的怒火很少爆发，但来势猛烈，一旦被引发便很难熄灭。注意一点，要十分谨慎，不要自找苦吃。安宁幸福的生活来自于你对他的尊重、关切，倘若你们俩人都做错了事，你应该第一个提出请求原谅，千万注意别怄气、误解、说气话，这些通常只能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悔恨。”

梅格在夕阳下坐着，手里干着针线活儿，心里回忆着妈妈的这些话，特别是后面那几句。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大的争执。她想起自己随口说出的那些话，现在想来既无知、又不和善，她的怒气也像孩子一样稚气。想到可怜的约翰一回家便遇上这种场景，她的心不由得软了下来。她噙着泪向他瞥了一眼，但他一点感觉也没有。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站起身，想道：“我首先来说‘原谅我’。”然而他仿佛不曾听见。她慢慢地从屋子里穿过，自尊心使她很难把这口气咽下去。她站在他身边，但他连头也不回。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她似乎实在难以这么做，随即又想：“这是开端，我把自己的责任尽到，这样自己就没什么好自责的了。”于是她弯下腰，在丈夫的额头轻轻地吻了一下。当然，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这悔悟的一吻胜过了所有的话语，约翰立刻把她搂过来，轻轻放在膝头，柔声道：

“取笑那些可怜的果冻坛子真是太不应该了，原谅我，亲爱的，我再也不会那样做了。”

可是，他最终还是取笑了，啧啧，是的，笑了不下一百次。梅格也会心地笑了，两个人快乐地笑着，说那是他们腌制的最甜的果冻。因为，家庭的和平就是那小小的家用腌坛保住的。

事后，梅格特地邀请斯科特先生来家里作客，以一道道珍馐佳肴招待他，不让他觉得女主妇忙坏了。在这种时候，她的表现是那么快乐而落落大方，事情进行得尽遂人愿。斯科特先生说约翰这家伙真是太幸福了，在回家的路上不住地摇着头，对单身汉的清苦日子无限感慨。

秋天到来的时候，新的考验又出现在梅格面前。萨莉·莫法特与她的友情恢复了，经常到小屋来聊天，或者把"那可怜的人儿"邀请到大房子里玩。这给她带来了快乐，因为当天气晦暗的时候，梅格时常感到寂寞。家里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约翰到夜里才能回来，她自己除了做针线活儿，看看书，或者出去逛逛街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结果理所当然地养成了和她朋友闲聊、闲逛的习惯。她看到了萨莉的许多好东西，企盼自己也能拥有这些东西，并为自己不能得到而自觉悲哀。萨莉善解人意，经常主动提出送她一些她想得到的小东西，但被梅格婉言谢绝了，她知道这会使约翰不愉快的。后来，这个愚不可及的小妇人做了件使约翰更不愉快的事。

她对丈夫的收入一清二楚，这种感觉使她欣然，丈夫不但向她托付了自己的幸福，而且把男人更为珍视的一些东西——钱，也交付于她。她知道钱在什么地方，可以随便去取。他只要求她把每一笔花销都记账，每月把账单上交一次，牢记她是个穷人的妻子。截至目前，她做得非常漂亮，精打细算，小账本记得一清二楚，每个月都无所顾虑地拿去让他看。但是，那年秋天，梅格的伊甸园里钻进了蟒蛇，她像许多现代夏娃一样被诱惑了，不是被苹果，而是被衣服。梅格不愿意别人可怜她，也不想因此而自怨自艾。这使她恼火极了，但对这一点又耻于承认，因此她隔三差五地购置一些可爱的小玩意儿，这样萨莉就不会觉得她省吃俭用，

她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些东西买回来后，她总是感到不太合适，因为这些可爱的小玩意中属于生活必需品的少而又少。不过它们不会花费多少钱，没必要担心。这样一来，这些小玩意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增多。逛商店的时候，她也不再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了。

谁知，在小玩意儿上的开销令人出乎意料。月末结算的时候，支出额把她惊呆了。那个月约翰事务繁忙，把账单留给了她。第二个月约翰出门在外。第三个月约翰做了一次季度总结算，那一次使梅格永世难忘。就在这次结算前几天，梅格做了一件严重的事，这件事占据了她的心灵，压得她良心难以安宁。萨莉不断地买绸衣，梅格一心想有件新的——只要一件淡雅、端庄、可以在舞会上穿的就行了。她的黑绸衣太一般了，晚上穿的薄绸只适合小姑娘们穿，每到新年的时候，马奇叔婆总要给姐妹们每人二十五美元，作为新年礼物。这只是等一个月的事情，而现在面前有一段漂亮的紫罗兰色丝绸待售，她手头有钱买它，只要她有胆去拿。约翰总是说他的钱属于他们两个人共有。但是，不但要用去尚未到手的二十五美元，还要抽出家庭资金中的二十五美元，约翰会同意吗？这该好好考虑。萨莉极力煽动她买，还提出把钱借给她。她的善意大大刺激了梅格，使她难以自制。在那诱惑当头之机，那生意人把那漂亮的、多姿多彩的绸布卷高高举起来，说道："夫人，我向您保证，卖得一点儿都不贵。"她回答道，"我买了。"于是，付钱买了料子，萨莉欢呼雀跃，梅格也笑逐颜开，似乎这事无关紧要，之后坐着车走了，心里老觉得好像偷了人家的东西，警察紧跟在她后面。

她回到家中，展开那美丽的绸布卷，想以这种方式来减轻那一阵阵的悔恨带来的巨大痛苦。然而，这段料子并不像刚开始看上去那么色彩缤纷了，而且对她不再合适。不管怎么说，"五十美元"这几个字眼恰如一幅图案一般，印在布料的每一道条纹上。她把布料收了起来，脑海中却久久萦绕着，不像一件新衣服，能

使她想起来便高兴一阵，反而像个难以摆脱的笨手笨脚的幽灵，让人战栗不已。那天晚上，当约翰把账本取出来的时候，梅格的心猛地一沉，自结婚以来头一回害怕起丈夫来。尽管他情绪非常好，但那双温柔的褐色眼睛似乎就要变得严厉起来。家庭账单的收支情况理得一清二楚，所有的账都付清了。约翰表扬了她，又打算把他们称之为“银行”的旧笔记本打开，梅格知道那里余款已经不多了，便按住丈夫的手，紧张地说——

“我自己的开销账单你还没看过呢。”

约翰从来没有要求过看她的账单，然而她一再让他看。他看到女人们要的古怪东西时，十分惊奇，而她欣赏这种神情。她让他猜“绲边”[1] 是何物，坚持问他“紧裹着我”[2] 有何作用，抑或有意使他惊叹，一块丝绒、三个玫瑰花蕾和两条细绳竟能巧妙地组成一顶漂亮的帽子，并且价值仅五六美元。那天晚上，跟往日一样，他看起来十分高兴查看她的花销数目，假装被她的挥霍所吓倒，因为他为他勤俭持家的妻子感到分外骄傲。

小账本慢腾腾地拿了出来，放在他面前。梅格以为他抚平额头上疲惫的皱纹为名站到了他的椅子后面。她站在那里说起话来，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

“亲爱的约翰，让你看账本我感到非常难为情，因为我近来花销太大，我老是出门——这你知道，我必须带点儿东西，萨莉建议我买一些，我就听从了。我新年得到的钱将把挥霍掉的一半补上。买过之后我便后悔不迭，我明白你会认为我做错了事。”

约翰温柔地笑了起来，他把梅格搂到身边，和蔼地说：“不要站在一旁躲着我，你即使买了一双挤脚的靴子我也不会难为你。我为我妻子的脚感到骄傲，如果靴子挺好，那么花上八九美元也不要放在心上。”

---

① 绲边：亦称滚边，在衣服、布鞋等的边缘特别缝制的一种圆棱的边儿。
② 紧裹着我：指紧身短马甲。

那是她近来买的一件小东西，约翰一边说着，目光移到它上面。“啊，那见鬼的五十美元被他看到后将会说些什么呢？”梅格暗自琢磨着，心慌起来。

“那是绸衣，比靴子还要糟糕。”她平静地说，绝望之后反倒镇定下来，她想尽快了结最坏的事情。

“哦，亲爱的，正如曼塔里尼先生所说的，‘见鬼的总数’是多少？”

这话不像出自约翰之口，梅格心知肚明。他抬起头直直地看着她，在这之前，她随时都能坦诚地正视他的目光。她把账本翻开，一面扭过头来，指着那一笔钱数，不算那五十美元，钱数已经不小的了，如果一并算在内，可令人目瞪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屋里死一般的沉寂，然后约翰慢吞吞地说道——梅格感觉到他正尽力抑制自己的情绪，不使愤怒显露出来——

“哦，五十美元买件衣服是否太贵我也不大清楚，而且，还要另外花钱买时行的裙饰、小东西才能做成成衣。”

“没有装饰，现在还没做呢。”梅格怯生生地咕哝着。这时，她蓦地想起衣料做成衣服还得花销一笔，有些手足无措了。

“一个小妇人用二十五码的丝绸来打扮未免太多了，然而我坚信我的妻子穿上它会和奈德·莫法特的妻子同样美丽。”约翰冷漠地说。

“我明白你一定很生气，约翰，但是我难以忍受。我并非故意挥霍你的钱财，只是看到萨莉买东西时为所欲为，我如果不买她就可怜我，我真的受不了。我努力知足，然而太难了。对于贫困我已经厌倦极了。”

最后一句话她说得很轻，她以为他没有听见，然而他听见了，并且被深深地刺痛了。因为梅格，他抛却了许多享乐。她话刚一说出口，就恨不得把舌头连根咬断。约翰将账本推到一边，站了起来，声音颤抖着说：“我就怕这个。我尽力而为吧，梅格。”

就算挨他的骂，甚至挨他的揍，也不会像这几句话那样令她

如此伤心。她跑过来紧紧抱住他，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地喊道："啊，我亲爱的约翰，你那么仁厚，那么勤快。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心灵龌龊，爱慕虚荣，忘恩负义。我真不该说出那种话来，唉，我真不该那样说。"

约翰十分仁厚，当即宽恕了她，没有责骂一句话。然而，梅格明白，尽管他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但是她的这件错事不会被他很快忘却。她以前立誓无论如何都会深深爱他，但是她身为他的妻子，随意挥霍了他的钱财之后，还要嫌他太穷，真是可怕之极！最让人头痛的是从那以后约翰变得沉默寡言，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只是在镇上呆的时间更长了，晚上也出去工作，使梅格留在家里独自流泪，孤单入睡。一个星期来，梅格几乎因为悔恨而卧病在床。接着她又发现约翰把新大衣的定货给取消了，这令她苦恼不已，此情此景让人看着十分伤心。当她带着惊奇的神情询问约翰为何要这样做时，约翰只是淡淡地说："亲爱的，我无力支付。"

梅格无言相对。过了一会儿，约翰见她在大厅里把脸埋在那件旧大衣里放声痛哭，哭声令人心酸。

那天夜里，约翰和梅格进行了一次长谈。她明白了丈夫虽然很穷，但是值得深爱。因为，好像贫穷把他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贫穷使他更加坚毅，努力奋斗，勃发出力量和勇气，贫穷使他学会用温婉柔顺的耐心去容忍他深爱着的人们，安慰他们正常的期盼。

次日，梅格一改往常矜持的态度，来到萨莉家里，把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请求她帮个忙把那段丝绸买下。品性温和的莫法特太太高兴地答应下来，而且替她设身处地地考虑了一番，允诺她不立即就把料子当做礼物送回给她。然后，梅格把大衣买了回来。约翰回到家，她穿上大衣，问约翰是否喜欢她的新丝袍。不难想像，约翰是如何作答的，如何接受这个礼物的，而后又发生了一些令人欣喜的事情。约翰回家比往日早了，梅格也不再四

处乱逛了。早上，大衣被幸福的丈夫穿上；晚上，大衣被忠诚的妻子脱下。如此，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及至仲夏，梅格有了一个新的、女人一生中印象最深、最具柔情意味的经历。

一个周六，劳里兴奋异常地悄悄窜进了鸽屋的厨房，被铙钹声热烈欢迎了一番。这是因为，汉娜左手拿平底锅，右手拿锅盖，两手一拍，发出“哐哐”的响声。

“年轻的母亲怎样了？人都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不在我回家之前提醒我一声？”劳里轻声问道。

“那宝贝像女王一样幸福，她们都在楼上看热闹呢。我们这儿不希望遭到哝（龙）卷风，你到客厅去吧，我去招呼她们下来跟你见面。”汉娜模糊其词地回答，咯咯笑着，兴冲冲地走开了。

时间不长，乔骄傲地捧着一个放在大枕头上的法兰绒包裹下来了。她一脸庄重，目光炯炯有神，语调里很奇怪地在克制某种感情。

“把眼睛闭上，胳膊伸开。”她以一种近似于诱惑的语气对他说。

劳里慌慌张张的退缩到屋角，把手背在身后，恳切地央求道：“不，谢谢，我还是不抱为好，让我抱着会掉下来，或者摔坏的，肯定会的。”

“那你可就见不上你的小侄儿了。”乔语气果断地说，转身做出要走开的样子。

“我抱，我抱，摔坏了你可得负责。”于是，劳里顺从了乔，勇敢地把眼睛闭上，与此同时，他的臂弯里放进了一样东西。继而，乔、艾米、马奇太太、汉娜哄堂大笑起来，他在笑声中睁开双眼，发现手里捧的不是一个婴儿，而是两个。

怪不得她们要笑。他脸上的那种滑稽表情，足以把清教徒逗得发笑。他万分惊诧地站在那儿，目光注视着那两个尚处于蒙昧状态的小家伙，又回过头看看闹哄哄的观众，就这样左顾右盼，乔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笑。

“天哪，双胞胎！”半晌，他才冒出这么一句。随后他转向这些妇人，用一种可笑的虔诚恳求道：“赶快抱走他们，不管哪位，我要忍不住笑了，我一笑他们会掉下来的。”

约翰把他的宝宝们救了下来。他两只手各抱一个走来走去，似乎已经精于此道，掌握了看护婴儿的秘诀。而劳里则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这是这个季度最有意思的笑话，不是吗？我不让她们跟你说，就是想吓你一跳。我想我已经达到目的了。”乔喘息甫定，说道。

“我长这么大还从未如此吃惊，太有意思了。两个都是男孩吗？给他们取了什么名字？我再看看。乔，扶我一把。这的确太让我吃惊了，真受不了。”劳里回答。他端详着两个宝宝，那神情跟一只纽芬兰大狗慈爱地看着一对小猫咪一样。

“一男一女，瞧他们多么可爱！”骄傲的父亲答道。他对这一对蠕动着的红色小家伙微笑着，似乎他们是尚未长出羽毛的天使。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出众的孩子。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劳里俯身打量着小神童们。

“艾米在男孩身上系了条蓝色丝带，在女孩身上系了条红色的，这是法国式的。这样你就分得出来了。除此之外，一个的眼睛是蓝色的，另一个的眼睛是棕色的，亲亲他们，特迪叔叔。”乔逗他道。

“他们恐怕不喜欢被亲。”劳里说，他对这种事总是非常羞涩。

“他们一定很喜欢。现在对别人给予的亲吻他们已经习惯了。马上就亲吧，先生！”乔发出了命令，她怕劳里找别人帮忙。

劳里一脸无可奈何，依命而行，战战兢兢地在两张小脸蛋各啄了一口，又引得大家哄堂大笑，孩子也被吓得哭了起来。

“看吧，我就知道他们不喜欢让人亲的！这个是男孩，看他在

乱蹬腿，小拳头挥动起来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好吧，小布鲁克，向和你一般大的人发动进攻，好不好？”小家伙乱挥着拳头，捅到了劳里的脸，劳里兴奋地大叫起来。

“他的名字叫约翰·劳伦斯，女孩的名字随她的妈妈和奶奶，叫做玛格丽特。我们管她叫做黛西，这样就不会出现两个梅格并存的情况了。我想，如果不能想到一个更好的名字的话，我们就把这个男子汉称为杰克吧。”艾米以姨妈的那种兴致说道。

“叫他德米约翰，简称德米。”劳里说。

“黛西和德米——刚好合适！我早知道劳里能想出好名字来。”乔拍手叫好。

特迪那次的确是起了个好名字。因为，截止本书的最后一章，两个婴儿一直都被叫做“黛西”，“德米”。

第二十九章　出　访

“走吧，乔，是时候啦。”

“什么事儿？”

“你答应过我的，要陪我去拜访六户人家，你难道忘了？”

“我这辈子干了不少傻事，但还不至于心血来潮到要在一天内走访六家吧，拜访一家都会让我头痛一个星期。”

“但，你答应过的。这是我们俩说好的。我帮你完成贝思的素描，你陪我一起去邻居家拜访拜访。”

“但协议中有一条：天气好的话。我要严格地按着协议办事，夏洛克[1]。今天天气不好——东边有一大块乌云呢，所以我可以不去。”

“你这是赖账。天气挺好的，不会下雨，你不是一向把恪守承

① 夏洛克：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

诺引以为豪吗？别食言好不好，承担自己的责任，然后你可以过上六个月清清静静的日子。”

那时乔正在一门心思地作针线活儿。她为全家人缝制大衣，而且为此而自豪，因为她的针线手艺非常好，就像她写的字一样。可就在她头一次试穿新缝的衣服时被打岔了，要她在炎热的七月穿得正正经经去别人家拜访，实在令她无法忍受。她对任何正儿八经的出访都很反感，要不是艾米和她缔下协定，收买她，或者许下承诺，诸如此类地对她施压，她是说什么也不会干的。在现在这种情形下，已经是逃脱不了了。她抓起剪子“哧哧”地狠剪了几下，作出最后的抗议——她发现了雷雨的可能，但还是屈从了。她把针线收拾起来，戴好帽子、手套，向艾米示意，她这个受难者已经一切准备就绪了。

“你性子可真犟，乔·马奇，圣徒都会为你发火的。我想你不会这个样子就去拜访人家吧？”艾米一面打量她，一面叫道。

“这有什么？这样让人觉得凉爽、舒服。天气炎热，尘土到处飞扬，这样的穿戴再合适不过了。如果那些人并不注重我本人，而是注重我的衣服，我就不会跟他们交往，你尽可打扮得清秀靓丽，博得人们对你的赞赏，对你衣服的赞赏。你觉得这样理所当然，我却不这么想，那些裙饰只会惹我心烦。”

“噢，上帝！”艾米叹息一声，“她现在就想反其道而行之，还等不到把她安抚下来，我就会被她逼疯的。今天出访可不是件轻松事呀。可是，我们在交往上欠了别人很多账，除了你和我，家里没有人去把这账给消掉。乔，你得打扮得庄重一点儿。陪我一起去把人情做到，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你说话有分寸，打扮起来有尊贵气质，举止也很得体，如果你想的话，这些都轻而易举。我会为你而自豪的。我一个人去，心里总有些发虚，你一定得陪我一块儿去，帮帮我的忙。”

“你这小丫头可真狡猾。那么腻歪地捧你这个怪脾气的姐姐。什么气质尊贵，举止得体，什么你一个人会害怕，亏你想得出

来。真不知哪一个更可笑。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去吧，尽量做得好些。在这次远征中，你是将军，我对你绝对服从，这样行了吧？”乔说道，态度从执拗变得温顺，温顺得像头绵羊。

“你简直是个天使！现在，你去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才算是得体合理，这样会让人对你有好感。我希望你能受到别人的欢迎，你呢，只要把态度表现得亲切一些，就能让人喜欢了，最好再把头发弄一弄，在帽子上插一朵玫瑰花，你那件素色衣服看上去太古板了，这样一来效果会好些。还有，带上你的淡黄色手套和绣花手帕。我们先去一趟梅格家，把她的白色阳伞借来，那样的话你就能用我的灰色阳伞了。”

艾米忙着打扮自己，同时不住地对乔发号施令，乔一一照办，不时提点儿抗议。她唉声叹气地穿上了崭新的玻璃纱衣，皱起眉头，把帽带系成个完美的蝴蝶结。她心急火燎地别上胸针，戴起领结，扯出手帕，把身上的衣裳又给弄得皱巴巴的。她的鼻子被手帕的刺绣扎得难受，就像她被出门拜访搞得非常难受一样。她又将手塞进那双带有三只纽扣和流苏的手套，总算把这套淑静的打扮修饰完毕。她转过身，面朝着艾米，哭笑不得地说：

“我太痛苦了，但如果你认为这副样子还成的话，那我就算死了也还值得。”

“你简直棒极了。慢慢地转过来，让我好好瞧一瞧。”乔在原地转了个圈，艾米东补补，西理理，然后退开几步，歪着脑袋满意地打量她。“行啦，差不多。你头上的修饰最让我满意。红玫瑰把白帽子衬托得很漂亮。把肩挺平，别在意手套夹着手，动作随意一点儿。要是再添上点儿什么，乔，那会更好的。那么，搭上条披肩，我不适合披肩，但你围起来正好。真不错，马奇叔婆给了你那条可爱的披肩。它不花哨，但很雅致，褶子搭在手臂上也显得很有风韵。你帮我看看，我斗篷上的花边在中央吗？扣子扣得整齐吗？我希望别人注意到我的靴子，因为我的脚的确很好看，虽然我的鼻子显得有些不太精巧。”

“你这个漂亮的小丫头，永远都那么无忧无虑。”乔说道，同时带着评判的神情从指缝间审视着艾米别在金发上的翠蓝羽饰。“夫人，请问我是把干净的衣服拖到地上沾染污尘呢，还是把它卷起来？”

“走路时卷起来，但进了屋，就把它放下。拽着衣裙很合你的风度，你要学会如何把裙子拽得优雅。你有一只袖口没有扣好，赶快扣上。要留意每一个细枝末节，否则你达不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整个令人愉悦的形象都是由各个细节组合而成的。”

乔叹息一声，把袖口的纽扣扣上，差点儿把它给绷掉。俩人总算梳妆一新，出了门。汉娜在楼上把身子探出窗外，望着她俩，说她们“美丽得和画里的贵妇一样”。

“噢，乔，亲爱的，切斯特一家自视很有教养，所以，我希望你能尽量表现得有风度些。把你那些过分的言语收敛一下，还有那些古怪的行为，好吗？要保持沉着、冷静，心平气和，这样比较妥贴，还要保持淑女的风度，对你而言，在一刻钟里做到这些是轻而易举的事。”艾米说。她们已经从梅格那儿借来了白色阳伞，梅格抱着两个孩子把她们又好好地审视了一番。现在，她们已经来到了第一家拜访之处。

“我再想想。‘沉着、冷静、心平气和’，好吧，我想能保证这些。我在舞会上演过一个正正经经的小姐，我可以再尝试一下。你看着吧，我能干得不错。别太紧张，我的孩子。”

艾米总算轻松了点儿。淘气的乔顺从了她的意愿。在第一家里，她的坐姿优雅而随意，裙褶垂得刚好合适。她就像夏季的大海一样平静，像冬天的白雪一样清冷，像狮身人面像一样沉寂。切斯特夫人谈及她那些“感人的小说”，切斯特小姐们谈论舞会、野餐、歌剧以及新的服装式样，但这些都丝毫没有影响到乔。她只是淡然一笑，或者微微点一下头，要么就板着脸以“是”或“不”来回答问题，让人提不起兴致。艾米不时暗示她“开口说话”，想打破她这种沉默的状态，还用脚悄悄地碰她，可这些没有

起到任何作用。乔只是置身事外地坐在那里，那神情就跟莫德一样：“平和而冷漠，淡然而神采照人。”

“马奇家的大小姐可真是又冷傲又没趣！”待到送走了访客，一位小姐评价道，但不幸的是，这话被客人们听见了。乔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穿过了大厅。可是艾米却为她无效的指挥大为恼火，责备起乔来：

“你怎么把我的意思给误解了？我只是让你庄重点儿，可你却像根木头似的。到了兰姆家，你可得表现得和气一些，像其他女孩子一样随便聊聊，服装、俏皮话，别管是什么无聊的话题，你都得提起点儿兴趣。她们属于上流阶层圈子，认识她们对我们有不少好处。不管怎样，我们必须给她们一个好印象。”

“我会开朗一点儿的，闲聊、傻笑，为你感兴趣的任何琐事而大惊小怪。我喜欢做这些。现在我要学习那些‘可爱的女孩’，以梅·切斯特为榜样，我再调整调整，一定能做得更好些。看着吧，兰姆家的人会赞叹：‘乔·马奇是多么可爱，多么招人喜欢呀！’”

艾米的担心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乔要是胡思乱想起来，就不知到何时才能收得住。然而让她吃惊而大惑不解的是，她姐姐迈着快活的步子走入了客厅，在每个女士的面颊上热情地吻了吻，又对年轻先生们优雅地微微一笑，并且兴致昂扬地加入了大家的闲谈。兰姆太太拖住了艾米，她对艾米很是喜爱，对她唠唠叨叨地讲述卢克丽霞[1]最后的抵抗，而与此同时，三个兴高采烈的年轻绅士围在周围，只要兰姆太太一停下，便马上各显其能要把艾米解脱出来。艾米在这种情况下对乔是鞭长莫及。乔仿佛是被调皮的精灵附了身，喋喋不休地谈论个不停，就像兰姆太太一样，把好几个脑袋吸引在她身旁。艾米努力想听清她究竟在谈些什么，因为那些时断时续的话语让她有些惶惶不安，那睁得大大的眼睛和挥来舞去的手势也惹得她很好奇，间或传来的笑

① 卢克丽霞：古罗马传说中的一位贞烈妇女。

声又引得她想去分享他们的欢乐。听听这些只言片语，我们可以想像出艾米乱成一团麻的心理：

“她的骑术非常棒，谁教她的？”

“没有谁。过去她常在一具旧马鞍——那马鞍装在一棵树上——上面练习上马、握缰、驾驭。现在，没有什么会令她害怕，她敢骑各种马匹。马夫会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把马交给她骑，因为她能把马驯服得十分温顺，温顺得适合所有女士驾骑。她简直迷透了骑马，我常跟她说，要是她一事无成的话，至少还能靠当个驯马师来糊糊口。”

艾米对这种乱七八糟的话忍无可忍，因为，她觉得这种话仿佛在说明自己是一个下流女人，这是她深恶痛绝的。可是，她能做些什么呢？老太太才把故事讲到半中央。而在故事距结束还远时，乔又开口了，揭示出更荒唐的秘密，把事情越弄越糟。

“是呀，艾米那天太不走运了，优良的马匹全都不在，只剩下了三匹——一匹跛腿，一匹瞎眼，一匹性情乖张，不往它嘴里塞泥巴，它就不会走。那些游园会里的马就是这样，不是吗？”

“哪一匹被她选中了呢？”一个先生笑着问道，似乎对这个话题兴致颇浓。

“哪匹都没被选中。她听说有一匹好马在河对岸的农民家里，健壮而且漂亮，虽然没有一个女士骑过它，但艾米要去尝试一下。那场较量可真是壮烈极了，没人帮忙，她靠一己之力给马套上了鞍具。我的上帝！她竟然牵着马涉过河，给马上鞍具，当她带着那匹马来到谷仓时，把那个老头惊讶坏了。”

“她骑那马了吗？”

“那还用问。她骑得畅快极了。我原以为她会被弄得狼狈不堪，谁知她把那马驯得服服帖帖，成了游园会上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噢，她真有胆魄！”小兰姆先生说着望了望艾米，眼中满是赞许之情，但令他纳闷的是，自己的母亲说了些什么，把这个女

孩害得面颊通红，拘谨不安。

不多久，话题又莫名其妙地转移到了服装上，艾米的脸涨得愈发红了，神情也愈发不自在。一个年轻女士问乔，她从何处买来那顶野餐时戴的帽子。装痴卖傻的乔却对两年前买帽子的地方只字不提，而是不必要地实话实说："哦，那是艾米涂的。那些柔和的色彩上哪儿也买不到，所以我们按自己的意愿来涂颜色。有一个艺术天分不错的妹妹确实让人感到欣慰。"

"这主意简直妙不可言！"兰姆小姐叫了起来，她觉得乔很有意思。

"跟她的其他惊人之举比起来，这根本不值一提。对她而言，没有什么事是干不了的。有一次，她去参加萨莉的舞会，想要穿一双蓝色的靴子，于是她就把一双被泥弄脏了的白靴子涂成了漂亮的天蓝色，看上去像缎子一般光洁。"乔补充道，对妹妹的自豪溢于言表，但惹得艾米怒火中烧，恨不得用名片盒砸她解恨。

"前些时候，我们读了你写的一篇小说，那非常棒。"兰姆大小姐说道，想对这位女才子奉承几句。但得承认，当时这位女才子可一点儿也不让人感到有那种文学气质。

乔总是对人们谈及她的"作品"感到很反感，她不是板起面孔，仿佛谁触怒了她似的，就是像此刻这样立即把话题扯开。"真遗憾，你们找不到一些好作品读，我写那些无聊的玩意儿只是因为它们畅销，那些普通百姓对它们感兴趣。你们会在今年冬天去纽约吗？"

因为兰姆小姐认为这小说"非常棒"，因而乔的话就显得不雅致，也很不礼貌。乔在出口的一刹那也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但由于害怕把事越弄越糟糕，她一下子想起应该先提出告辞，于是她突兀地说想要离开了，这样一来，其他三个人的话本已到了嘴边，却又被生生吞了下去。

"艾米，我们该走啦。再见，亲爱的，记着一定上我们家坐坐，热情地期待着你们的来访。兰姆先生，我不敢向您发出邀请，但

如果您真的来了，我想我的胆子还不至于大到敢把您赶走。”

乔竭力仿效梅·切斯特说话的语气，极富感情地说了一通，却显得拙劣而滑稽可笑。艾米三步两步地出了房子，对她姐姐实在是无可奈何。

“我干得还成吧？”她们离开时，乔不无得意地问道。

“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艾米断然答道，“你是不是被什么冲晕了头，竟把那些故事搬了出来？什么马鞍、帽子、皮靴，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噢，那些事有意思嘛，让人好笑。他们知道我们没多少财产，没必要充面子，说我们有马夫，能在一季里买三四顶帽子，或者像他们那样得到各式各样好东西又不费吹灰之力。”

“那你也没必要把我们的小花招抖出来呀，没必要把我们的窘困暴露无遗呀。你连点儿起码的自尊心都没有，你没法分辨什么话什么时候得体，而什么话不得体，”艾米无奈地说。

可怜的乔觉得自己无地自容。她用手帕抹着鼻子尖，一言不发，就像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行。

“我在这儿该怎么做？”当她们离第三家越来越近时，乔问。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管不了你了。”艾米的回答简单干脆。

“那我就尽情享乐啦。我们会有一段快乐的时间，因为那些男孩子们也在。天知道，我得变个样子，优雅不是我的本性。”乔顶了几句，语气有些生涩。她怎么做都不能讨艾米的欢心，自己心里也窝了一团火。

但她的不愉快很快便被一扫而空，因为三个大男孩和几个可爱的小孩子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艾米和女主人以及恰巧来访的图德先生寒暄着，乔则对此不闻不问，一门心思地跟年轻人呆在一起。她发现这样的变化激起了她的热情。大学生讲的故事很合她的胃口，她默默地听着，手里不住抚摸着猎狗和长鬈毛狗，对“汤姆·布朗是个硬汉子”这一评价表示完全赞同，根本不去考虑这种赞同是否得体。当一个大男孩邀请她去参观他的鱼

池时，她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她手足无措但却亲切地跟和蔼的夫人拥抱了一下，结果把帽子给弄乱了。这顶帽子是她自己的一部分，即使是富有创造性的法国女人做出的头饰也远远不及。夫人帮着她整理帽子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艾米把乔抛在一旁，寻找自己的乐趣。图德先生叔叔的妻子是个英国人，而且还是一个老勋爵隔着三代的表妹。艾米对这一家人敬重有加，因为她尽管出生在美国，又受到美国的教育，但对于爵位她始终有一种艳羡之情，即便是我们之间的优秀人士，他们的头脑中依旧潜埋着这种艳羡之情——那是一种不被大众接受的，从前对君主的忠诚。几年以前，一位皇族血统的金发女士踏上了这个阳光下最民主国家的土地，这块大地便也为这种忠诚沸腾起来。这种忠诚，是这个年轻的国度对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满怀热爱的根源所在，就像一个长大的儿子对独断的小妈妈的热爱，小妈妈能力强大时，便把儿子拢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儿子反抗了，便又在斥责中任他踏上自己的道路。然而，艾米始终没把时间抛在脑后，即便是同英国贵族的远亲进行愉快的谈话也同样如此。她依依不舍地从这贵族圈子中脱离出来，四处去寻找乔。她强烈地期望在发现她那不可救药的姐姐时，不会再遇上令马奇家族蒙羞的情景。

应该说情况更糟，但并没有到艾米无法忍受的程度。一群男孩子把乔团团围在中间，一条有着黑乎乎爪子的狗卧在她那条华丽的，节日盛装般的裙子上。她正把一个劳里的恶作剧讲述给那些兴致勃勃地观众们听。一个小孩子把艾米所喜爱的阳伞当做了逗弄乌龟的玩具，另一个则把乔最好的帽子当做了餐盘，把姜饼放在上面大撕大嚼。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乔收拾好那些被弄得不成样的东西准备离开时，她的护卫们还一直拥着她，一再恳请她再来做客："劳里的恶作剧可真有意思。"

"这些男孩子多好呀，是吧？跟他们相处在一起，我觉得重又恢复了青春和活力，"乔说。她背起双手随意地迈着步子，一半是

因为习惯性动作,一半是想把弄脏的阳伞藏在背后。

“你怎么老是对图德先生不理不睬?”艾米问。她很聪明地不再对乔的行为指指点点,以免摧毁她自己的形象。

“我不喜欢他。他总是一副架子十足的样子,对他的妹妹们呵来斥去,厌烦他父亲,又不尊重他母亲。劳里还说他是个浪荡的人。我觉得把他当做朋友并不合适,可以不去搭理他。”

“那你起码得对他表现得礼貌一些吧。你对他不过冷淡地点头示意,却跟汤米·张伯伦亲切地微笑行礼——他父亲只是个杂货店主而已。要是你把两种态度掉换一下,还像点样子。”艾米责备道。

“不,不该那样,”乔执拗地答道,“我才不管图德爷爷的叔叔的侄儿的侄女是什么勋爵的第三代表妹,反正我不喜欢他,更不会羡慕他。尽管汤米不富有,又有些羞涩,但他却心地善良,而且很聪明。我愿意表露出自己对他的重视。他整天跟那些牛皮纸包裹待在一起,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绅士。”

“跟你说话简直是对牛弹琴。”艾米说。

“确实如此,亲爱的,”乔插进来说道,“所以我们心平气和点儿,留一张名片在这儿就行了,很明显,家里没有人,这真是遗憾。”

把任务交给马奇家的名片盒后,两个姑娘继续向前走。来到第五家时,她们得知年轻的女士们已经有了约会,乔又松了一口气。

“我们这就回家吧,今天不去马奇叔婆那儿了。她家我们随时都能去。现在已经疲惫不堪,心浮气躁,还要拽着裙子在泥土地上走来走去,想想都让人丧气。”

“你可以这么想,要是你愿意的话。叔婆喜欢看到我们穿得整整齐齐地对她进行像模像样的拜访,这是对她的一种尊重。这虽然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却能赢得她的高兴。我相信你的衣服不会被弄脏——像那些男孩子和脏兮兮的狗所干的那样——,一

点儿也不会。低下头，我帮你弄弄帽子上的碎屑。”

“艾米，你可真好！”乔说。她嫌恶地望了望自己乱糟糟的衣服，又朝妹妹望了望，那衣服依然洁净如初。“我也希望像你那样，以举手之劳博得别人的好感。我想过要这样做的，只是觉得把时间耗掉有些不值，因此我在合适的机会下帮别人一些大忙，这种小事就不必管它了。但是看来，最后有明显效果的还是小事。”

艾米笑了，表情也温和起来，温和得像母亲一样，她说：“女人，特别是穷困的女人，一定得学会如何与人交往，因为这是惟一报答别人恩惠的方法，只要你想要记住这一点，再多加练习，你会具有比我更大的社交魅力，因为你有更优秀的品质。”

“我这人又过时又怪癖，永远都改不掉啦，我知道你说得很对，但是我能够为一个人不顾惜自己的性命，却不能勉强自己去阿谀奉承。我的态度过于极端，这很可悲，不是吗？”

“更可悲的是不能隐藏自己的态度。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也对图德有些反感，跟你一样，但是没人要我把这种态度表露出来给他看，也没人这样要求你。仅仅因为反感他便连累得自己也不讨人喜欢，这样做不值得。”

“可是，我觉得姑娘对反感的人就该表现出自己的态度，我们还有别的方法来表明自己吗？遗憾的是，正如我得出的经验，说道理是毫无用处的，就像我对待特迪一样。但是我能够不用言词，而是以别的一些小手段来对他施加影响。要是可能的话，我们也应该用这种方法对待别人。”

“特迪是个优秀的男孩，你不能总拿别人和他相比。”艾米说得一本正经，一副不容质疑的神情。要是那个“优秀的男孩”听到这话，一定会捧腹大笑的。“假如我们很漂亮，或者富有而有权势，也许能做成某些事情。可实际上，要是我们因对那些年轻先生反感而紧锁眉头，那不会有任何成效，人家只会认为我们怪癖、放不开手脚。”

“那么仅仅因为不漂亮，又没有大把的金钱，我们就得迎合那些厌恶的事物和人，是这样吗？这倒是个不错的见解。”

“我争不过你，但我知道这是处世之道，你违反它，就会惹来别人的耻笑。我觉得创新者并不足取，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创新者。”

“我恰恰喜欢创新者，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争取成为一个创新者。即便他们受到别人的耻笑，可是世界要是离开了他们，就没法继续运转下去。我们没法达成共识了。你的想法陈旧，我的思想则是新颖的。你能以你的方式过舒适的日子，而我也能自得其乐。我想对于指摘和斥责，我是颇为赞赏的。”

“行了，静一静吧。别把这些新奇的想法带到叔婆面前去，惹她不高兴。”

“我尽量不去惹她生气。可是我一看见她，就会不断冒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又总是忍不住吐出一些直来直去的言语。这是命中注定的，想摆脱也不行。”

她们到达时，见到卡罗尔婶婶和老太太正在一起兴致盎然地谈论着什么。姑娘们一进门，她俩便立即停了下来，那副神情清楚地表明她俩一直在谈着侄女们的什么事。乔很不高兴，牛脾气又上来了，而艾米则把气恼咽进肚里，努力活跃气氛，对自己的责任尽心尽力。她的态度简直就像个天使一样，而这种情绪很快便感染了大家，她们亲切地称她作“亲爱的宝贝”，还不时用眼神来表明她们的共同看法：“这孩子天天都在进步。”

“你要到交易会上去帮忙吗，亲爱的？”卡罗尔太太问道。艾米在她身旁坐下，脸上带着亲切而随和的神情，老年人总是喜欢年轻人的这种神情。

“是的，婶婶，切斯特夫人邀请我去帮忙，我便答应照看一张桌子，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以外的任何东西可以奉献给别人。”

“我可不会去”，乔突兀地插了进来，“我不喜欢受到别人的恩惠。切斯特家的人让我们进入了上流圈子的交易会，他们一定

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不小的恩惠。我还不知道你答应了这事,艾米,他们不过是想让你去打打杂。”

“我乐意去打杂。交易会是为切斯特家举办的,但也是为自由的人而举办的,我还觉得他们太客气了,让我也参加到这工作中来,分享其中的一份快乐。只要恩惠是善意的,我就不会为它而心忧。”

“这很正确,也很有分寸。亲爱的,你这种知恩的态度很让我欣赏。帮助那些器重我们的人是件好事,但有些人却不这么想,这很让人气恼。”马奇叔婆说着,透过眼镜上方望了望乔。乔兀自坐在摇椅里摇来摇去,眉头紧皱。

如果乔知道莫大的幸福正是在她和艾米俩人之间摇摆不定,又只能降临在一个人头上,她大概就会乖乖地安静下来,像只温顺的鸽子一样。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思想没有敞开的窗户,无法知晓彼此究竟在想什么。在寻常的事情上,不知情也许更有益,但有时知晓了实情会是一种宽慰,能够避免走弯路,也能控制自己的性情。乔的下一句话夺去了她几年的欢乐,也让她真正体验到了沉默的艺术。

“我讨厌恩惠。它们压得我喘不过气,让我感到像个奴隶似的。我情愿靠我自己的力量,完全由我自己来干。”

“呃!”卡罗尔婶婶轻声咳了一下,又望了望马奇叔婆。

“我跟你说过的。”马奇叔婆说道,一面朝卡罗尔婶婶肯定地点了点头。

乔在摇椅里悠然自得地晃悠着,她倒不想怎么惹人注意,对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压根儿不知道,对她而言,这倒是一种仁慈。

“你懂法语吗,亲爱的?”卡罗尔把手搭在艾米肩头,问道。

“还行,这全靠马奇叔婆。她让埃丝特时常跟我一起练习,”艾米回答,她那感激的神色很让老太太高兴。

“你的法语呢?”卡罗尔太太转身问乔。

“根本不懂。我学东西很笨。法语显得轻浮、傻气,我实在不

愿去碰它。”她回答道，丝毫没有顾忌到礼数。

两个老太太交换了一下眼神。马奇叔婆对艾米说：“你现在身体还健康，是吧？眼睛的痛楚也好了，对吗？”

“已经完全好了，谢谢关心，夫人。我一切都好，我还打算明年冬天能干点儿大事呢。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什么时候能够来到，我就可以做好准备去罗马。”

“好姑娘！你能够去那里的，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我敢肯定。”马奇叔婆一面说着，一面赞赏地拍拍她的头，艾米则帮着她把线团收拾整齐。

“调皮的孩子，插起了窗，
坐在火堆旁，纺起了纱。”

停在摇椅靠背上的鹦鹉突然怪声怪气地嚷嚷起来，一面侧过脑袋盯着乔，一副放肆的审视的神情，看上去挺滑稽，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这鸟也挺有眼力。”老太太说。

“一起去散步好吗，亲爱的？”鹦鹉叫完，便跳到了装瓷器的橱柜上，示意要得到奖赏的糖块。

“谢谢，我这就动身。来吧，艾米。”乔总算让这次走访有了个尽头，她深深地感到这次出访跟她的性情格格不入。她不像艾米那样同叔婆与婶婶吻别，而是同她们握了握手，像个绅士一样。两个姑娘走了，只把影子和阳光留在身后。望着她们逐渐消失的身影，马奇叔婆作出了决定：

“你最好放心去干，玛丽，钱这方面我会解决的。”

卡罗尔婶婶随即肯定地答道：

“当然，只要她的父母同意。”

第三十章　最后结果

切斯特夫人的交易会十分高雅，用人精挑细选，所以附近的年轻女士都以被请去占得一席之地为荣。这件事引起了每个人的浓厚兴趣。艾米在被邀请之列，乔却没有被请。这对所有的参加者来说倒颇值得庆幸，因为此时的她正处在双手叉腰而且目空一切的年龄，需要受点儿教训才能学会怎样和别人相处好。因此这位“自命不凡而又不受欢迎的家伙”被无情地撇在了一旁，而艾米则把她的天赋和情趣通过一张桌子表现得淋漓尽致。她尽其所能，筹备着合适的、有意义的东西把那张桌子装备起来。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着，但是，一件小小的争端在交易会开幕的前一天发生了。当二十五六位老老少少的女士一起共事时，每个人都各怀偏见与脾气，这种争端便不可避免了。

梅·切斯特十分妒忌艾米，因为与她相比，艾米更加讨人喜欢。就在那时，发生的一些琐事使她的妒忌感更加剧烈。梅的着色花瓶在艾米淡雅而别致的钢笔画作品前黯然无光——这是苦恼之一；最近的一次舞会上，使所有的姑娘如痴如醉的图德和艾米跳了四次舞，和梅只跳了一次——这是苦恼之二；传到她耳中的闲言碎语尤其让她忿忿不平，说马奇家的姑娘们在兰姆家里取笑她，这为她采取不友好的行动提供了借口。这一切本来都怨乔，是她惟妙惟肖地模仿梅，不论什么人都看得出来，而那些喜欢折腾的兰姆们又把笑话传播开来。两个肇事者对后面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因此，艾米听了切斯特夫人的一番话后，其沮丧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切斯特夫人听说有人取笑女儿，当然很恼火，交易会的头一天晚上，艾米正在把最后的一点儿装饰点缀到她的桌子上去，切斯特夫人不动声色地、冷冰冰地对她说——

“亲爱的，我没有把这张桌子给我的女儿们，而是给了别人，

年轻小姐们对此颇有意见。这是一张最引人注目的桌子，还有人说这张桌子在所有的桌子中最耀眼。这个交易会的主要筹划者是我的女儿们，因此这张桌子最好还是给她们。非常抱歉，可我知道你对这个会是真心热衷的，你应该不会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占另外一张桌子。”

切斯特夫人原本以为说这番话会非常容易，然而，真到了张口的时候，却发觉要想把它很自然地说出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艾米直勾勾地盯着她，满脸是惊诧和疑惑不解。

艾米觉得，这件事背后定有隐情，但她猜不出原因来。她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她的神情也显示出了这一点。她低声道：“您是不是一张桌子也不想给我？”

“不，亲爱的，请你千万别生气。你要知道，这仅仅是个临时的折中办法。我女儿们要带个好头。这张桌子的位置对她们来说自然再合适不过了。我是觉得它非常适合你，很感激你费那么大力气把它装点得如此漂亮，不过，我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愿望。我担保让你在其他地方占一个好位子，你喜不喜欢花卉桌？小姑娘们管理着它，可是她们怎么也弄不好，正在那儿心灰意冷呢。你能让它变得迷人起来。要知道，花卉桌总是很引人注意的。”

“尤其是对先生们来说。”梅补充道。她的神情使艾米明白了她为什么会突然失宠。她气得脸通红，但对那孩子气的嘲讽不予理睬，反倒以出人意料的温和态度回答道——

“切斯特夫人，就照您所说的去做吧。只要您高兴，我立刻放弃这个位子，去料理花卉桌。”

“如果你乐意，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到你自己的桌子上去。”梅开口说话了。看着艾米如此费尽心血制作出来、又优雅别致地摆设着的东西——漂亮的笔架、色彩斑斓的贝壳、奇巧玲珑的灯饰——她感到有点儿良心不安。她说这话是出自好意，然而艾米误解她的意思了，立刻说——

“哦，当然，如果它们在这儿碍手碍脚的话。”她匆匆忙忙地用围裙卷了她的东西，走到一边去了。她觉得，她和她的艺术品一起受到了无可宽恕的羞辱。

“唉呀，她生气了。噢，上帝啊！但愿我没有求您说，妈妈。”梅懊恼地看着桌子上的空地。

“小姑娘吵架不长久。”她妈妈说，反倒为自己掺和到这种事中来感到颇有些难为情。

小姑娘们为艾米和她的宝贝高兴地欢呼起来。这种热烈的欢迎使她不快的心情稍稍受到了一点儿抚慰，她马上动手干起活来，下定决心，就算无法施展艺术才能，也一定得在花卉方面有所收获。然而，一切都好像在和她唱对台戏：开始得太迟了，她也很疲倦了，大家都为自己的事忙前忙后，帮不了她的忙，而小女孩们处处碍手碍脚，帮倒忙还差不多。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忙忙碌碌的小麻雀，想维持桌子最完美的状态，但她们的努力却无任何技巧可言，结果是弄得混乱一片。艾米把常青藤拱架竖立起来，可是拱架无法站稳，一把东西装进上面的篮子里，架子就摇晃起来，似乎要倒下来砸向她的头顶；她最得意的瓷砖画上溅了水，结果一滴黑色的泪珠留在了丘比特的脸上，她用锤子干活，砸伤了手；因为过堂风，她又感冒了，这使她为明天忧虑不已。任何一个经历过同样悲惨命运的女读者都会同情可怜的艾米，希望她把工作做得顺利而圆满。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她说了这件事，大家都忿忿不平。妈妈说那是奇耻大辱，夸奖艾米做得对。贝思宣布她绝对不会再参加交易会了。乔质问艾米干吗不把她所有的漂亮东西拿走，和那帮无耻小人离得远远的，让她们自己开交易会去。

“如果就因为她们是小人，我就当小人的话，那简直太没道理了，我不喜欢这样做。尽管我受到了伤害，这样做是理所应当，但我不想做出什么反应。她们会觉得这比怒火冲天的言行更激烈。是不是，妈妈？”

“亲爱的，这种意识非常对。用亲吻来回报打击总是上乘的策略，虽然有些时候做起来很难。”妈妈说道，她明白言语和行动是不可混同的。

虽然有很多自然的因素引诱她去反抗、报复，但艾米第二天一整天都坚持执行了自己的决定，一心想以德服人。她一开始就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无声的提示的功劳，这东西的到来出乎人的意料，然而十分及时。那天早晨，她在收拾、装饰桌子，小姑娘们呆在休憩室里把花装进篮子，她把心爱的装饰品——一本小书，拿了起来。书的封面古雅，爸爸视之为珍宝。书页是上等皮绒做的，上面的文章里还绘着美不胜收的彩色装饰图案，每一页都有。艾米翻着书面，神情里是那种可以原谅的骄傲。她的目光在一行诗句上停住了。这使得她只有停下来思考。那一行文字用耀眼的红、黄、蓝三色勾了云状的花丝边，表达了人们应该在荆棘与玫瑰花丛中互助友爱的美好愿望：“你应该爱你的邻人，就像爱自己一样。”

“我本该如此，但我没有做到，”艾米暗想。她从那些鲜艳的书页上抬起眼来，向大花瓶后面梅闷闷不乐的脸庞望去，她那些大花瓶在艾米那些漂亮的作品曾经占据的空间里显得极不适宜。艾米站了片刻，把手中的书页翻来翻去，她在每一页上都读到一些指责记仇、妒忌之心的意味。每天，我们都会从街道、学校、办公室以及家中听到许多高明的、真正的教化，只不过我们没有留意罢了。假如我们在这张交易会桌子上听到许多富有哲理的、丝毫不显落伍的人生箴言，那么它也能成为教化人的论坛。此刻，艾米的良知把小书上的人生箴言灌输给她。她做了我们很多成年人无法办到的事情——从善如流，并马上付诸行动。

梅的桌旁围着一帮小姑娘，欣赏着桌上可爱的作品，谈论着女侍者的变化。她们的声音压得极低，但艾米知道，她们谈论的人是她，她们听信了片面之辞并以此为根据作出判断。这令人不太高兴，不过她的态度已经转变了很多。没过多久，就出现了一

个让她证实这一点的机会。她听见梅伤心地说——

“糟糕透了，做其他东西的时间不够了。我不想用杂乱无章的东西把空缺填补上。这张桌子刚才已经装点完毕了，现在又给破坏了。”

“我敢打赌，要是你向她说说情，她会把东西拿过来放在这儿的。”有人建议道。

“经历了那样一番事情，我哪能办得到呢？”梅说。然而，她刚说完这句话，大厅那边便传来了艾米甜美的声音——

“你用不着向我说情，如果你需要，就随便用吧。我正在考虑提议把它们放回那儿呢。因为它们应该属于你那张桌子，而非我这张，给你吧，请收下它们。请原谅我昨天晚上一时性起搬走了它们。”

她边说边微笑着点点头，把她的东西放回那张桌子之后，她匆匆忙忙地离开，她认为做一件好事要比做完好事后留下来听人家的感激容易一些。

“啊呀，她的行为真可爱，不是吗？”一个小姑娘嚷道。

没人听见梅的回答。但是，另一位很显然是被柠檬汽车的制作过程弄得急躁不安的年轻女士很无聊地笑了笑，补充了一句：“可爱极了。因为她知道，在她自己的桌上，这些东西是卖不出去的。”

嗬，这可实在太过分了。当我们做出一些小小的牺牲的时候，最低的愿望是别人能够对此欣赏。有那么一刹那，艾米真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感到好心并非总是有好报的。不过总还是有的——正如她不久就发现的——因为，她的情绪开始回升，她灵巧的双手使她的桌子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小姐们友好极了。所有的误会似乎都令人惊讶地被那个小小的举动化解了。

那一天对艾米来说太漫长了，而且非常难熬。她常常独自一人坐在桌后。因为小女孩们没过多久就跑开了，没有几个人愿意在夏天买花。晚上还没到，她的花束已经渐渐地枯萎了。

艺术桌在整个屋子里是最引人注目的，那里从早到晚围着一群人，负责人一脸洋洋得意的表情，手里捧着叮当作响的钱箱，来来回回跑个不停。艾米时不时地以渴望的眼神看看那边，特别想在那边做事，那里会她感到游刃有余，心里充实。然而现在她呆在这个角落里无所事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似乎算不上什么难事。可是，对这样一个容貌靓丽、天性活跃的年轻姑娘来说，却不单意味着乏味，而且让人无法忍受。一想到家里的人、劳里以及劳里的朋友们晚上会看到她待在那儿，她就不由得痛苦之极。

她回家时已近深夜。尽管她没有一句怨言，甚至连她做了什么都没有告诉家里人，可家里人从她惨白的脸色、沉默的态度看出，她这一天过得十分不易。妈妈亲昵地给她多倒了一杯茶。贝思帮她穿衣服，还给她做了个漂亮的花环让她戴。而乔与往日大相径庭地仔细收拾打扮，隐约透露着要去掀翻那些桌子的意思，这使家里人大吃一惊。

“不要去干那些鲁莽的事，乔，求求你。我不想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你规矩一点儿吧。”艾米苦苦央求。她离开得较早，还希望搞些新鲜的花儿来让她那可怜的小桌子焕发出青春。

“我只是想尽力博得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的欣赏，让他尽量长久地呆在你的那一角。特迪和他的那帮男孩子能够帮得上忙，我们同样也能高兴起来。”乔答道。她跑到门前，一直等着劳里。没多久，劳里那熟悉的脚步声就从暮色中传来，她迎了上去。

“那是我的男孩吗？”

“没错，正如这是我的女孩！”劳里一派潇洒的男子风度，伸出手臂让她挽住。

“噢，特迪，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怀着作姐姐的忿忿不平，乔把艾米受的委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劳里。

“我那帮朋友很快就会坐车过来。我会让他们把鲜花买个精

光，然后就一直围在她桌子周围。”劳里对她的事全力支持。

“艾米说花儿已经有些萎了，新鲜的花又很难及时送到。我不想让人有不公平之感，又不想惹人猜忌。就算鲜花送不到，我也不会惊讶。人们已经做了一件可耻的事，再做第二件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乔愤怒地说道。

“怎么，海斯没把我们花园里最好的花送来？我吩咐过他的。”

“不知道呀，大概他给忘了。你祖父身体不好，我不想为什么花的事去打扰他，尽管我很需要。”

“哎呀，乔，你怎么瞻前顾后的！我的花就是你的。我们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划分得一清二楚吧？”劳里说，他的语气总是激起乔的反驳。

“老天，但愿不是这样！我对你一半的东西毫无兴趣。但我们可不能一味站在这儿空谈。我要去艾米身边帮帮忙，你去显显能耐吧，要是你能慈悲无限，让海斯送些鲜花上这儿来，我会为你祝福一辈子。”

“那现在呢，你就不能为我祝福一下吗？”劳里逗她说，乔被吓得毫不客气地关上了门，在栅栏里面喊：“快走吧，特迪，我忙着呢！”

在这两个策划者的努力下，那张桌子在晚上真有了大改观。因为海斯送了许多鲜花过去。那些花用最精致的方式摆放在一只漂亮的花篮里，成了桌子正中的摆设。马奇一家全都动员起来，乔的努力没有白费。人们不仅围了上来，而且驻足笑着听她闲聊，赞扬艾米的情趣。他们都显得兴高采烈。劳里和他的朋友们挺身而出，担起了责任。他们不仅买完了花，还一直呆在桌子周围，把那里变成屋里最热闹的角落。现在的艾米总算是笑逐言开，这仅仅是出于感激之情，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她尽力让自己的态度更加开朗，举手投足更有风度，此时她才得出了一条结论：美德究竟能够有所报偿。

乔的言谈举止很合分寸，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当艾米沉浸在被包围在仪仗队里的快乐中时，她在大厅里转了转，听听各种闲言碎语，从别人的谈论中，她知道了切斯特夫人转变的原因，为心头燎起的敌意而感到羞愧，决定尽快为艾米解开这个结。她还知道了艾米在早上是如何应付这件事的，并把妹妹奉为宽容的楷模。在经过艺术桌时，她顺便望了望，想找到她妹妹的作品，但却丝毫没有踪迹。“我敢肯定，它们被藏起来了，不想让人看见。”乔寻思道。对于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她能轻易地一笔抹去，但对她的家人所受的屈辱，她却没法平息心头的愤怒。

“晚上好，乔。艾米那边怎么样？”梅问道，语气中带着友好之意。她想表现得宽容大度。

“她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全卖掉了，现在正闲着呢。你知道，鲜花桌总是很诱人，‘尤其对那些先生们，更是如此’。”

乔还是不能抑制自己的冲动，对梅来了个不太激烈的攻击，但梅却温和地容忍了。这使乔很不好意思，便对那些大花瓶大加赞赏——花瓶还没有卖出去。

“艾米的灯饰呢？我想买回去送给爸爸。”乔说，她想把妹妹作品的下落查清楚。

“艾米的东西全卖光了。我把它们摆在最惹人注意的位置。它们为我们赢来一笔可观的收入呢。”梅答道，和艾米一样，她那天也战胜了各种可耻的念头。

乔兴奋地跑回去宣告了这个好消息。艾米对梅的言语和神情既惊讶又感动。

“现在，先生们，你们的职责转到了其他桌子上，你们应当表现得像对待我们这张桌子一样慷慨大方，尤其是对待艺术桌。”她吩咐那些“特迪的同伙”，女孩子们都这样称呼大学的朋友。

“‘收钱，切斯特，收钱！’那张桌子的口号就是这样，但你们在履行职责时一定要遵循男子汉风度。你们购买艺术品要公平合理。”当这支大军准备占领那块场地时，乔不禁说道。

“按命令行动就是服从。但马奇可要比梅漂亮许多。”小帕克说，他总想说点儿温和的逗趣话，但劳里很快止住了他。

劳里说：“好呀，小家伙，一个小男孩正该如此！”然后慈祥地拍了拍他的脑袋，让他离开了。

“把那些花瓶买下来。”艾米伏在劳里耳边轻声说道，这是她对敌人的最后一击。

让梅高兴的是，劳里不但买下了花瓶，还一手一个夹在腋下，大摇大摆地在大厅里转悠，其他先生也不吝啬，买起了各种各样易碎的杂物，然后他们在提着蜡花、香扇、绣花公文包或者别的什么精巧饰物，在大厅里逛来逛去。

卡罗尔婶婶也在场，为此非常高兴，不住地跟马奇太太商量着什么。马奇太太嘴角挂着微笑，用赞许的目光望着艾米，神色显得自豪又有些疑虑。尽管如此，她把自己高兴的事公诸于众还是在好几天之后。

大家一致认为交易会相当成功。当梅与艾米道别时，没有表现出以往那种过分的感情，只是热情地吻了吻，似乎是说：“原谅我，别把它放在心上。”艾米接受了她的这种态度。当她回到家，发现客厅的壁炉架上摆着两支插满鲜花的花瓶。“这是给高兴的马奇的奖励。”劳里兴高采烈地宣布。

“艾米，对你的优点，我知道得最清楚。你守道义，为人慷慨，心地善良。你表现得出色极了。我佩服你，真的，这是我的心里话。”她俩晚上一起梳头时，乔这样说道。

“是的，我们都尊重你，你对他人无限宽容。为了卖掉自己的东西忙碌半天，却差点儿一无所获，这一定难过极了。要像你这样无私地原谅别人，我可做不到。”贝思把头从枕头上抬起来，补充了几句。

“噢，姐妹们，别再这样称赞我啦。我只是照别人待我的方式待人。我每次一说想做一个女士你们就嘲笑我，可我是说做一个真正的女士，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气质上。我只是按我自己的理

解去做，我没法说得很明白。我只是摆脱了那些葬送了无数女人的小毛病。诸如小气、愚蠢、吹毛求疵。我还做得不够。但我会尽全力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像母亲那样。”

艾米说得很认真，也很动情。乔热情地把她拥进怀里，说：“现在我总算理解你了，再也不会嘲笑你了。你的进步远远超过了你的预想。我得真心实意地向你学习，我确信，你已经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亲爱的，接着做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有所收获的。那时，我会比任何人都要高兴。”

过了一个礼拜，艾米确实取得了收获，但乔却没法让自己高兴起来。她们收到了卡罗尔婶婶的来信。马奇太太读着信，喜形于色，呆在她身旁的乔和贝思急忙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好事儿。

“卡罗尔婶婶下个月会出国，她想——”

“我陪她去吧！”乔立即插嘴道。她乐不可支，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不，亲爱的，你不成，去的是艾米。”

“噢，妈妈！她年纪还小。我在前头的，我都盼了好久好久啦——那样可以让我获益匪浅——我一定得去。”

“乔，这大概不行，婶婶已经决定了，要带艾米走。这样的恩惠是她提供的，我们没理由再提过多的要求。”

“事情总是这样。什么乐趣都由艾米占据，什么差使都由我去费力，这不公平，哦，太不公平了！”乔哭了起来。

“这件事上，你自己要负一半的责任，亲爱的，前几天我和婶婶谈论时，她对你的直来直去和自作主张非常失望。她在信上也说了，还用了你的原话——我原打算带乔去的，可是在她看来，恩惠让她‘感到像个奴隶似的，’又‘根本不懂’法语，我想，要是邀请她的话显得有些不稳重。艾米性情温和，在旅途上她也能跟弗洛相处得很好，她心灵机敏聪慧，能够从旅行中体验种种乐趣。”

“噢！我的舌头，这该死的舌头！我难道就不能学着缄口不

言吗？”乔悔恨地抱怨着自己。那些让她倒霉的话又重现在她脑子里。马奇太太听完她对信中所引的那些话的解释，难过地说：

“我真心希望你能去，可是这次。是不可能了。你要坦然面对，不要把指责和悔恨表露得太明显，惹得艾米也不高兴。”

“我尽力而为。”乔说，她用力眨了眨眼，把刚才因兴奋被打翻在地的篮子捡起来。“我得向她学学，不论从表面上，还是内心里，都要高兴起来。决不对她的幸福心存嫉妒，一分钟也不能有。但这实在很难做到，我的希望被摧残得太厉害了。”可怜的乔悲伤地哭起来，手中扎满了针的小针插上洒满了眼泪。

“乔，亲爱的，我是个自私的人。可我却舍不得你，你不走，我为此感到高兴。”贝思轻轻地说，随后把乔连人带篮子抱在怀里。乔为那种恋恋不舍的拥抱和情深意切的神情而大感宽慰，尽管在她心中燃烧着强烈的悔恨，恨不得打自己一个耳光，再跑到卡罗尔婶婶那儿苦苦哀求，看着她优雅地接受这一哀求。

当艾米进屋时，乔已经完全融入了家庭的欢乐，这可能并不完全由衷，但她至少没有对艾米的幸运抱怨不休。那位年轻的女士被这个喜讯给震住了。她欢天喜地准备起来，却又不失条理。当天晚上，她便开始整理自己的水彩颜料，以及铅笔，而把衣服、钱、护照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留给了那些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

“这不仅仅是一次旅游，姐妹们，”她一面收拾调色板，一面憧憬着说，“它还会影响到我的职业，因为要是我真有什么天分，并在罗马把它挖掘出来，我会用行动加以证明。”

“要是没有呢？”乔问道，手里缝着为艾米准备的新领结，眼睛却红彤彤的。

“那我就会回家，靠教人绘画维持生计。”憧憬前途的姑娘这样平静地答道。但是一想到这样的情景，她也撇了撇嘴，继续刮洗她的调色板，仿佛要在失望之前好好大干一番似的。

“不，你不会的。你不愿操劳，你会嫁给一个有钱人家，然后呆在家里坐享荣华。”

“你的预见有些可能实现。但我肯定，这一个却决不可能。我相信自己的意愿能够实现。因为即使我自己无法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也希望为那些可能成为艺术家的人出一把力。”艾米说，脸上挂着微笑，仿佛与穷画家的角色相比，扮演一个乐于助人的女士更合她的兴趣。

“哼！”乔叹息一声，“你希望什么，就会实现什么。你的愿望总能满足——而我呢，却恰恰相反。”

“你想去吗？”艾米问道，一面沉思着什么似的拿刀在鼻子尖上轻轻拍打着。

“很想。”

“那么，过上一两年，我就邀请你去。我们一块儿去古罗马广场，看看那些历史遗迹，完成我们的夙愿。”

“谢谢！当那个幸福的日子来临时，我会提醒你这一承诺的，假如真有那一天的话。”乔答道。她接受了这个飘浮不定但却迷人的建议，总算可以以此自慰。

准备的时间很仓促。整个家都乱作一团，直到艾米离开才平静下来。乔把嘴巴管得很严，但一等到那飘扬的蓝丝带渐渐远逝，她便躲进自己的避难所——阁楼，泣不成声。艾米也坚强地咬紧牙关强忍悲伤，直到轮船离开码头。但当搬开舷梯的一刹那，她猛然醒悟：她和她深爱的人马上就要被这翻滚的大海隔开了。于是，她搂住最后一个送行者劳里，哭着说：

“噢，替我好好照顾她们，一旦有什么事……”

“好的，亲爱的，一旦发生什么，我就会来安慰你。”劳里轻声说，他没有料到，后来他竟然真的要去实践他这一承诺。

艾米就这样坐船去东半球探访了。对年轻人来说，那里太美丽太奇妙了！她的父亲和她的友人们在岸上站着目送她，热切地盼望着幸运会悄无声息地落在这个愉快的姑娘身上。她向送她的人们挥手，直到什么也看不见，惟有夏天炫目的阳光洒在海面上。

第三十一章　海外来信

伦敦

最挚爱的亲人们：

现在我真的坐在皮卡迪利大街[①]的巴思旅馆一扇临街的窗前。这地方可不摩登，不过几年前，叔叔在这儿住下来，并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却不打算在这儿长住，这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我是多么地热爱这一切，可是要我完整地讲给你们，我又无能为力。所以，只好给你们讲一些记录在我笔记本中的事。自从出发到现在，我只是画些素描，草草地写些东西，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

来到哈利法克斯[②]，心里很难受，我写了封短信。此后，我过得十分快乐，差不多没生过病，天天在甲板上，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和我玩。他们个个都对我很好，尤其是那些官员们。别笑话我，乔。在船上确实很需要先生们，需要依靠他们，需要他们的侍奉。他们无所事事，使他们变为有用之才就是他们的荣幸。否则，恐怕他们会因抽烟而丧命。

婶婶和弗洛的身体一直都不好，想安静点儿，因此我做完力所能及的事，就独自去玩。甲板上漫步的乐趣，就在于红红的落日和新鲜的空气以及层层的波浪。那种感觉差不多和我们骑着骏马奔驰似地扣人心弦。我特别希望贝思也能到这儿来，这对她不无裨益。谈到乔，她会爬上大桅楼然后坐在三角帆上，不管叫什么吧，总之是那个高高的东西。她会和水手交朋友，冲着船长的传话筒乱嚷，她简直会高兴

① 位于伦敦市，因拥有时髦的商店、俱乐部、旅馆和住宅著称。
② 英格兰水部城市。

得手舞足蹈的。

所有一切都妙不可言。而且，我兴奋地看到了爱尔兰的海岸，发觉它特别可爱。放眼远望，绿色的海岸洒满阳光，棕色的小木屋星星点点地点缀着四周。山上的一些古迹依稀可见，绅士们的别墅隐匿在山谷中，可爱的小鹿在花园里吃着草。虽然起得很早，但是这样美丽的清晨使我并不后悔。海湾中布满了小船，海岸上风景秀丽，天边微微泛起了红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幅美景。

在昆士镇，伦诺克斯先生——我结识的一个新朋友——下船后就离开了我们。在船上当我谈起基拉尼湖[1]时，伦诺克斯先生曾叹了一口气，并望着我唱道——

“啊，你是否听说过凯特·卡尼？
基拉尼湖畔是她生长的土地；
她的双眸一瞥，
有陷阱之险要马上躲避，
凯特·卡尼的眼神，逃不掉的命运。”

那是否无任何意义？

我们在利物浦仅仅逗留了几个小时。这个地方又脏又闹，我可愿意尽早离开。叔叔做的第一件事是赶紧买了一副狗皮手套和一双又难看又笨拙的鞋，另外还有一把雨伞。而后，他刮掉了络腮胡，自以为已经像个十足的英国人，然而，当他第一次让人擦皮鞋时，那个擦鞋匠便看出他是个美国人，笑嘻嘻地说：“先生，擦好了，我用的是最时髦的美国擦法。”惹得叔叔哈哈大笑。哦！我要告诉你们那个可笑的伦诺克斯究竟干了些什么！他吩咐他的朋友沃德给我预定了

---

① 位于巴哈马。

一束花，沃德仍和我们一同旅游。我一进屋便看到那束附着一张卡片的可爱的鲜花，卡片上写着“罗伯特·伦诺克斯敬赠。”女士们，有意思吗？我很喜欢旅行。

要是再不简短些，我恐怕讲不到伦敦的事儿了。旅途就像穿梭在一个蕴含迷人景致的长长画廊中。我喜欢注视着那些农村的茅舍。茅草覆盖着屋顶，常春藤攀援着一直到屋檐下，方格状的窗户，门前有壮实的妇女和脸蛋红扑扑的小孩子。这里的牲畜站在没膝深的三叶草中，看过去它们要比咱们那儿的老实些。母鸡们满意地咯咯叫着，似乎从没有美国鸡那样的神经质。我从未看到过如此精美绝伦的色彩——嫩绿的草，蔚蓝的天，黄澄澄的谷物，郁郁葱葱的树木。一路走来我快乐极了。弗洛也是如此。我们以六十英里的时速急行，可还是不停地从一边跳到另一边，想把美景尽收眼底。婶婶睡觉去了，叔叔对一切都毫无反应，依旧读着那本旅行指南。当时的情况就这样：我窜了起来——“哦，树丛中那片灰色一定是凯尼尔沃思城！”弗洛跑到我的窗前——“真美呀！我们一有机会一定去那儿，是吗？爸爸？”叔叔不言不语地欣赏着自己的皮靴——“不，亲爱的，除非你想喝啤酒，那只是个啤酒厂。”

沉默了一阵——忽然弗洛又嚷了起来：“上帝，那儿有个绞刑架，有个人往那儿去了。”“哪儿，哪儿？”我喊着向外张望，看见两根高高的，上面有横梁，还有些摇晃着的链条的柱子。“是个煤矿，”叔叔不以为然地说，“这儿有群可爱的羊，它们现在都躺下了。”我说，“看哪！它们多么洁白、漂亮，爸爸！”弗洛激动地说，“小姑娘们，那是群鹅！”叔叔回答道。他的话语又使我们沉默下来。后来我就独自观赏景致，弗洛坐下来开始读《卡文迪什船长的调情》。

当我们到达伦敦时自然又在下雨。这样的天气，除了雨伞和雾以外真找不到还有什么可看。于是，我们打开包裹，

开始休息。阵雨期间我们去了商店。因为出门时太慌张，我准备的东西不全。玛丽婶婶给我买了一些新东西。有一顶带蓝羽毛的白帽子和与它相匹配的棉布衣服，还有件你所能见到的最漂亮，最流行的斗篷。在摄政街购物感觉太好了，物品都很便宜——美丽的丝带才六便士一码。我就购置了一些。可我的手套是要去巴黎买的。听起来这是不是像摆谱儿的有钱人了？

叔叔和婶婶出门了，我和弗洛雇了部漂亮的出租马车出去兜风。后来我们才明白年轻姑娘独自坐马车是不合适的。是不是很有意思？当时我们被木制的档板关进车厢。马夫驾车太快了，吓得弗洛不得了，叫我制止车夫的行为，可是，他坐在车厢外后部的一个地方，我根本无法靠近他。他既听不见我的叫喊声，又看不到我正在用伞敲打车厢的前部，我们面对这哒哒哒地急驰无计可施，只能眼巴巴看着马车以十分危险的速度转过一个又一个的弯道。在心灰意冷的时候我忽然看见车厢顶有一个小门，我刚一顶开，一双红眼睛便凑过来，一个醉醺醺的声音说道：

“有什么事儿，小姐？”

我尽可能严厉地下了命令，马夫的回答是“好，好，小姐，”然后砰地关上门，赶着马走了起来，简直像是要去参加葬礼。我只好又探出头说：“再快一点儿。”于是，马又像刚才一样风驰电掣般狂奔起来。我们也只好听天由命。

今天的天气不错。我们到了附近的海德公园①，因为，看起来我们比外表更有一股贵族气。德文郡的公爵就住在这附近。我时常看到他的男仆们在后门闲逛。威灵顿② 公爵的府邸离这儿也不算远。噢！上帝，猜我看到怎样的景象

① 海德公园：坐落于伦敦，因为常被用作政治性集会场所而著称。

② 威灵顿（1769——1852）：任英国陆军元帅，首相。有“铁公爵”之美誉，因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呀！简直同木偶剧的小演员们一样的漂亮。肥肥的老年贵族们乘坐着红色、黄色的马车到处跑，漂亮的随从脚穿长筒丝袜，身着天鹅绒外衣坐在车后，抹了粉的车夫坐在车前。乖巧的女仆带着肤色白皙、面色红润的孩子们。落落大方的姑娘们看上去睡意朦胧；帅小伙子们戴着怪诞的英国帽和淡紫色小山羊皮手套信步闲游。高个子士兵们个个穿着红色的短款夹克，粉饼似的呢帽歪戴着。这一幕多么可笑，如果可能的话，真愿意为他们来幅速写。

练马林荫路指的是"Route de Roi"，也就是所讲的国王路。现在倒不如说它像个马技学校。那些马都很出色。那些人，特别是马夫们，马术也很高超。可是，妇人们个个绷直着腿，在马背上乱动。这可不是我们的规定。我可真想让她们见识一下美国式的马术。只见她们穿着单薄的骑士服，戴着高高的帽子，表情肃穆，一颠一颠地打着马练小跑，就像玩具中诺亚方舟中的女人。这里的每个人都能骑马——老人、壮实的妇女、小孩子们。还有，这里的年轻人喜欢谈情说爱。我曾亲眼看到过一对年轻人互换玫瑰花蕾，这朵花蕾是插到纽扣眼里的。我想，这个想法倒是很不错。

下午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①]，但是甭想让我把它描述给你们听，那简直不可能——我惟一能说的就是它十分宏伟。今天晚上，我们想去看戏《费切特》。就让它作为我一生中最幸福一天的结束曲吧。

午夜

现在夜已经很深了，但是，不把昨夜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们，我早晨就不能寄出这封信。昨天当我喝茶的时候，让我太吃惊了！你们猜谁来了？是劳里的英国朋友，弗雷德·沃

① 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的著名教堂，是英国国王加冕大礼及著名人物下葬时的场所。

恩和弗朗克·沃恩！如果不看名片简直都认不出来了！两个人都是大高个儿，而且留着络腮胡子。弗雷德帅气潇洒，有一股浓浓的美国味儿。弗朗克康复了很多，只是稍有些跛，已经不再用拐杖了。收到了劳里的信，他们就了解了我们的行踪，于是一起过来邀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只是叔叔不愿去，所以我们决定回访。他们同我们一起看了戏，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弗朗克不停地同弗洛谈话，而弗雷德同我讲着以往、现在以及将来的趣事，似乎从前我们曾是知己。告诉贝思一下。弗朗克曾问到她。听到她的身体欠佳他很伤心。当谈到乔时，弗雷德乐了，他说要向“那个大帽子敬礼”。他们俩人的心中始终记着劳伦斯营地和我们在那里的所有快乐日子。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吗？

婶婶已经是第三次敲墙了，很抱歉，我必须停止写信了。我坐在这儿独自写信到这么晚，真的像一位不羁的伦敦上流社会的妇人，整个屋子充满了美丽的东西，脑子里装的尽是些公园、剧场、新衣裙和那些擅长献殷勤的小伙子们，（他们带着英国贵族的气派，用手摸着那金黄色的小胡子，嘴上说，“啊。”）我特别想见到你们大家。尽管我说了很多无用的话，可我始终是你们忠实的

艾米

巴黎

亲爱的姐姐们：

在上封信中我和你们谈到伦敦回访这件事——沃恩一家人很客气，为我们举行了难忘的社交聚会。在这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能到汉普顿展览馆和肯辛顿博物馆。因为，在汉普顿展览馆我见到了拉斐尔的草图，在肯辛顿，我参观了放满画的一间间陈列室。这些都是透纳、劳伦斯、雷诺兹、贺加斯以及其他一些伟大画家的作品。另外，在里士满公园也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在那里，我们进行了一次正规化的英国

式野炊。公园里有那么多粗壮的橡树和一群群可爱的小鹿，我都临摹不过来了。在公园里我还听到了夜莺的鸣叫，看到云雀如何直上九霄。幸亏弗雷德和弗朗克，我们才有幸了解了伦敦，离开时我感到很难过。我认为，虽然英国人接纳你要花很长时间，可一旦他们接纳你了，他们对人的热情与诚恳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沃恩一家希望来年冬天与我们在罗马重逢。如果看不到他们，我一定会很灰心的。因为格雷丝是我的好伙伴，那两个男孩子也蛮不错的——尤其是弗雷德。

我们在这儿还驻足未稳，弗雷德就来了，说是来度假，并打算去瑞士。婶婶开始严肃起来了，不过他处事细心，稳重，婶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如今我们相处得很好。由于他的法语与当地人很接近，所以他能来，我很高兴。要是没有他有时我们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叔叔的法语实在不怎么样，他一向大声讲英语，好像那样人们就能听懂他的话似的。婶婶的发音却是照旧。尽管我和弗洛自认为懂得不少法语，结果却恰恰相反。很庆幸有弗雷德作"翻译"，叔叔总是这么说他。

我们过得多么快乐呀！从早到晚观赏风景，在富丽堂皇的餐馆驻足，用丰盛的午餐填满肚子，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奇遇。雨天，我就徜徉于卢浮宫，沉醉于画中。面对那些艺术精品时，乔总是翘起她那顽皮的小鼻子，只因为她对那些画中的艺术没有热情，可是我有。我在尽可能培养自己的艺术品味与鉴赏力，而她却更喜欢伟人的纪念品。在那里我见到了拿破仑的三角帽和灰色的大衣，他孩子的摇篮和他的旧牙刷；还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小鞋子以及圣丹尼斯大主教的戒指，查理曼大帝的剑等其他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等我回家后，我会向你们讲述几个小时，可现在没那么多时间了。

皇宫美极了——里面珍藏着那么多珠宝，那么多奇妙的东西，由于买不起它们，我简直都要发疯了。弗雷德想为我买些，当然我是不会让他这么做的。园林与香榭丽舍大街，très magnifique。[①] 我曾经见过几次皇室的成员——皇帝很丑，看上去十分冷漠，皇后面色苍白，却很美，可是打扮得并不高雅，我认为——紫裙子，绿帽子，黄手套。小拿卜是个很漂亮的男孩，他坐在四轮大马车里同他的导师在闲聊，并向经过的人群飞吻致意。车上的赶马骑士们身着红缎夹克，车前车后又各有一名骑马的卫兵。

我们经常到杜伊勒利[②] 花园漫步，那里很美，尽管我更喜欢卢森堡公园的古色古香。Père la Chaise[③] 很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穿过像小屋子的墓穴往里看，有一张桌子，上面还有死者的画像，而且还有专为前来吊唁的人们设的椅子。真是太具有法国气息了。

我们的屋子坐落在佛利街，坐在阳台上面，可以远眺这长街上醉人的景观。白天玩倦了，晚上不想闲逛时坐在阳台上聊天也是一件乐事。弗雷德非常风趣，他是我所见到的小伙子中最令人愉快的一个——除了劳里，劳里的风度要胜他一筹。真希望弗雷德是黑皮肤，因为我并不喜欢白皮肤的小伙子。只怪沃恩家富足，门第显赫，我对他们那头黄发也就不挑剔了。而且，我的头发不是比他们的还要黄吗？

下个星期我们就要动身去德国和瑞士了。行色匆匆，因此只能潦草地给你们写信。我将写日记，尽可能“如实地记下，清晰地描述我们看到和观赏到的一切”，就像爸爸提的建议一样。这会使我得到很好的锻炼，我的日记及速写本会比这些胡乱堆砌的话语更能让你们清楚地了解我的旅行。

---

① 法语：漂亮极了。
② 杜伊勒利：原为法国的王宫，一八七一年被焚毁，后仅剩杜伊勒利花园。
③ 法语：拉雪兹公墓。

Adieu[1]，深情地拥抱你们。

你们的艾米
海德堡

敬爱的妈妈：

起身到伯尔尼前还有一小时的清闲时间，我来告诉您发生了什么事，您会发现，其中有一些事是十分重要的。

沿着莱茵河航行十分奇妙。我坐在船上全身心地感受着，并拿出爸爸那些旧旅行指南来读。我的言辞不够美，根本不能描绘出那种景色。在科布伦次，我们过得十分愉快，弗雷德在船上结识的几个波恩的学生们演奏小夜曲给我们听。那是个月光明亮的晚上，一点钟左右，我和弗洛被窗下传来的一阵美妙歌声惊醒了。我们翻身跃起，躲在窗帘后，偷偷地向外观看，原来是弗雷德和那些学生在窗外不停地歌唱。河水、船桥、对岸矗立的城堡、皎洁的月光，还有那动情的音乐交相辉映，构成一幅我所见过的最浪漫的图画。

等到他们唱完，我们便向下扔花束，只见他们争抢着，向着看不到的女士们飞吻敬礼，而后便笑着走开了——我猜也许是去抽烟或喝啤酒。第二天早上，弗雷德让我看一朵插在他背心口袋中的弄皱的小花，他的眼中充满柔情。我取笑他，说是弗洛扔的，不是我扔的，只见他感到十分沮丧。他把花扔到了窗外，又平静下来。我担心会和这个男孩子发生的麻烦事，已经开始慢慢滋长了。

拿骚的温泉浴场让人感到惬意，巴当——巴当市的也是如此。弗雷德在那里丢了些钱，我责怪了他。没有弗朗克同他在一起时，弗雷德需要有人照料。凯特曾经说过她希望他尽快结婚，我也有同感，他确实需要结婚。法兰克福令人神往，在那里我参观了歌德的故居，席勒的雕塑，丹尔苛尔

① 法语：再见。

著名的《阿里阿德涅》。[1]

现在谈谈正经事儿吧——它就发生在这里，弗雷德刚走。他一向都很风趣，而且彬彬有礼，我们都很喜欢他。在唱那支小夜曲之前，我从未想过其他的什么，只把他当做自己一起旅游的伙伴。可自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开始觉得，对他来说，在月光下散步、在阳台上聊天和每天奇遇的意义远在娱乐之外。妈妈，我并没挑逗他，是这样的。您曾经对我说的话，我已经尽力去做，但却无法不让别人喜欢上我。我并没有讨好他们，要是我不喜欢这些人，尽管缺少经验，我也会着急的。我明白妈妈会拒绝，姐姐们也会说我"势利眼！"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弗雷德向我求婚的话，我会同意的。虽然我并没有十分强烈地爱上他。但是，我喜欢他，一起相处使我们彼此都十分快乐。他英俊、潇洒、年轻、聪慧又十分富有——比劳伦斯家还要富有。他们全家人热情诚恳，慷慨大方，有教养也很善良，因此会给我带来幸福，而且他的家人们也不会反对的。那座令人羡慕的住宅，弗雷德作为双胞胎中的老大，将来也许会属于他的。那所房子位于上流社会的聚居区，虽然并不像我们家的房子那样高大显眼，但里面的舒适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房中有英国人推崇的地地道道的华丽的装饰品和传世珍宝。乡下别墅的照片中又展示了另外一幢有花园、大屋子、幽静的庭院以及骏马的豪华宅院。噢！我还企望什么呢？我宁愿舍下女孩们抢夺的各式爵位而拥有这一切，因为这并不逊色。可能我是比较势利，不过，我厌恶贫穷，可能的话我简直一分钟都不能忍耐。我们当中一定要有一位嫁给富有的人；梅格没有这样做，乔也不会，贝思还小，因此，我的所作所为可以使我

[1] 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神祇，国王 Minos 的女仆人，曾经给情人 Theseus 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迷宫。

们的一切都变得舒适和谐。你们可以相信，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我既厌恶又瞧不起的人。尽管弗雷德并非我理想中的白马王子，但他很聪明，如果他一直非常爱我，给我自由，总有一天我也会爱上他的。因此，上个星期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显而易见他喜欢我。口头上没说，但行动却证明了。他从不和弗洛一起共事，只是站在我这边，而且当我们单独相处时，他又柔情脉脉。谁同我讲话，他都不高兴。昨晚的宴会上，一名奥地利官员目不斜视地注视着我们，然后与他的朋友——一位时髦的男爵——讲了些好像“ein wonderschŏnes Blondchen[1]”，只见弗雷德怒不可遏，像头咆哮的雄狮，使劲儿地切着肉，几乎把肉切到外面。他并不是那种冷酷、孤傲的英国人，但脾气很坏，因为在他的身上流着苏格兰人的血，从他诱人的蓝眼睛中我们可以认识这一点。

哦，昨天太阳西下时我们去了城堡——除弗雷德以外，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他去邮局为大家领信，随后跟来。我们缓缓而行，看一下废墟，贮放大酒桶的地窖以及早年选帝侯[2]为他的英国妻子营建的雅致、精美的花园。我们玩得很痛快。我最喜欢那座大平台，站在上面可以看到精妙绝伦的景观。所以，当其他人走进屋子时，我独坐平台上，试图画下墙上灰色的石狮，那狮头周围悬挂着红色的金银花，我感觉置身于一种浪漫的气氛之中。坐在那儿，看着内卡河在山谷中咆哮而过，听着奥地利乐队在城堡下演奏的曲子，期待着情人的出现。好像童话书中的女孩子。我脸不红，心不跳，做好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事。我十分平静，只是感觉有些激动。

① 德语：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

② 选帝侯：德国在历史上有选举古罗马帝国权力的诸侯。

不一会儿，弗雷德匆匆穿过大拱门来找我，看上去那样不安，我忘了自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刚刚收到一封从家里寄来的信，因为弗朗克病重，让他马上回家。他要赶夜车，时间很紧，只能向大家道个别，我为他感到难过，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失望。可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他握着我的手说——那么温柔，我不会感觉错的——“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不要忘了我！艾米。”

我没有回答，只是望着他，他好像心满意足了。没有多余的时间了，只是彼此祝福、告别。仅一个小时他就匆匆走了。我们大家都十分挂念他。我清楚他很想对我表白，不过从他所做的暗示，也许由于老父亲不愿娶个外国媳妇，同时因为他还是个没长大的男孩子，他暂时答应父亲以后再提此事。将来我们又会在罗马重逢。到那时，如果我没改变主意的话，如果他问我“愿意嫁给我吗？”我依然会说“谢谢，我愿意。”

当然了，这件事是个大机密。不过我愿意告诉您事情的进展。记住我可是“机灵的艾米。”我不会莽撞行事的，请别为我担心。等待着母亲的教诲，女儿会慎重领教。妈妈，希望见到您时向您诉说衷肠。爱我吧，请相信我。

您永远的

艾米

第三十二章　温和的烦恼

“乔，我很为贝思着急。”

“为什么？妈妈，有了那两个孩子以后，她的身体好像比以前强多了。”

“我担心的不是她的身体状况，而是她的感情。她定有什么心事，你去弄明白怎么回事，行吗？”

“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妈妈？”

“她不像往常那样同你爸爸谈话，总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唱着悲伤的歌曲。她脸上的神情总让人捉摸不定。我真的很担心，这不像是贝思的所作所为。”

“您问过她吗？”

“我曾经试过两次，可她不是逃避就是看上去很伤心的样子，我只好作罢。对孩子我从不强迫他们向我倾诉心声。不用多久，她们会告诉我一切的。”

马奇太太边说边注视着乔，可乔脸上的表情说明她对贝思的心事一无所知。乔出神的做了会儿针线活儿，说：“我觉得是她长大了，开始梦想了。她希望、躁动不安、忧虑，却不清楚，也无法解释这一切。噢，妈妈，我们几乎忘记了贝思已经十八岁了。她已经成长为一名少女了，而我们却把她当孩子看待。”

“是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妈妈笑着叹了口气。

“妈妈，您就别操这份儿闲心了，这可没办法。让你的孩子都展翅高飞吧，不过如果能让你得到安慰，我发誓不会飞得太远。”

“乔，这让我太欣慰了。只要你能在家，我就像有左膀右臂。艾米太小，贝思又太弱，都依靠不上。每当有累活重活，你总能为我分担。”

“瞧，您是了解我的，一个家擦擦洗洗也不算什么重活。艾米擅长制作艺术品，而我却不能胜任。不过家里人生了病，或是房间需要打扫，这类工作很适合我。艾米在国外过得很好，假如家里有什么事，我应该能应付得了。”

“那贝思的事情就托付给你了。因为只有你才会让她最先敞开娇柔的心扉。安慰她，别让她觉察到我们在观察她，议论她。如果能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快乐起来，我就别无所求了。”

“幸福的女人！我也有很多苦恼。”

“宝贝儿，什么苦恼？”

“没什么大不了的，随它去吧，等解决了贝思的心事，我再告诉您。”乔又低头缝起来。至少现在妈妈不必为她担心。

表面上乔依然忙着自己的事，实际上却在关心着贝思。她推翻了种种猜测，只有一件事为她提供了解开奥秘的线索，几乎可以解释贝思的变化。接下来就是乔用想像和关爱去解决问题了。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同贝思单独在一起。她边假装匆匆地写着什么，边观察着贝思。贝思坐在窗口看上去很平静，神情沮丧地用手摸着头，手上的针线活落在膝盖上也察觉不到。她目光呆呆地望着窗外凄凉的秋景。忽然，有人像画眉一样吹着口哨从窗下走过，像爱欢唱的画眉鸟，只听到：“一切都如意，我今晚会来！”

贝思吃了一惊，欠起身微笑着点点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位过路的小伙子，直到脚步声慢慢消失。而后她又轻轻地说：“那个英俊的男孩子多么健壮、愉快啊！”

“啊！”乔依旧直直地盯着妹妹的脸。那张脸上的红晕转瞬即逝，窗台上又洒落了一滴晶莹的泪珠。贝思忙把它擦去，担心地瞅了乔一眼。乔摆出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认真地看着《奥林匹克的誓言》。可是贝思一扭头，乔就又注视着她，她见到贝思不止一次轻轻地擦着眼角的泪花，那侧着的脸上显露出一种酸楚的悲哀。乔的眼泪也不禁涌进眼眶，怕贝思发现，只得借口还要用些纸，赶紧逃开了。

“我的上帝，贝思竟爱上了劳里！”她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为刚才看到的一切惊讶得面色苍白。“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妈妈会说什么呢？我不清楚他——”乔突然打住自己的念头，想起什么似的脸红了。“要是他不爱贝思，后果会不堪设想！他必须爱贝思，我一定让要他这么做！”她看着墙壁上劳里的照片摇了摇头说：“哦，上帝，我们已经都长大成人了。梅格已经做

了母亲，艾米在巴黎异常活跃，贝思也开始谈恋爱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保持着足够的理智不乱闹。”乔的目光停止在照片上专心地想了一会儿，然后把额头上的皱纹抚平，坚毅地冲着墙上的那张脸点了点头说道：“不，先生，谢谢你。尽管你非常迷人，但像风向标一样摇摆不定。别用那些令人肉麻的微笑和楚楚动人的纸条来引诱我，这对我毫无用处。”

之后，她又叹着气陷入沉思，直到夕阳西下才转过神来。于是，她来到楼下，观察的结果证实了她的猜测。尽管劳里和艾米开玩笑，同乔打趣，但对贝思却总是十分友好、亲切。不过由于大家对贝思都特别关爱，所以没有人察觉劳里比别人更细心。这些天来，几乎所有人都觉察到他——“我们的大男孩”越来越喜欢乔了，可对此事乔一点儿也不愿听。假如谁提到此事，她真的会骂谁。要是不小心让家人知道过去的一年中他们曾经说过情话，或者，想说情话却没法开口地话，他们一定会满意地说：“和你说过，是吗？”不过乔很厌恶“调情”，也从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为了应付这种不可预料的危险，她总是及时准备着一则幽默或者是一个笑脸。

劳里读大学期间，几乎每个月谈一次恋爱。然而这些恋情却猛烈而短促，也没有起任何坏作用，乔也因此而感到好笑。每个星期她同劳里见面时，劳里都会对她说很多话。但他只能接受从希望到失望以至于最后放弃的事实。乔对此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劳里不再有任何崇拜，而是淡淡地流露出一种很专心的热情，甚至有时处于那种拜伦式的沉郁之中。之后他就完全远离温柔的话题。他给乔的便条也非常冷静，自己也用起功来。他决心要认真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毕业的到来。在黄昏的交谈中，劳里充满温情的手和意境深邃的目光似乎更加适合于这位年轻的女士。对于头脑比感情成熟得早一点的乔来说，她喜欢想像中的英雄胜于真实的英雄。当厌烦时，她可以把想像中的英雄关到破旧的厨房，一直到她需要的时候。而对现实中的英雄却不能随心

所欲。

乔发现这个重大秘密的情况是这样的。那天晚上，乔以从未有过的神情凝视着劳里。如果她没有产生这种感觉，她就不会从贝思的平静和劳里对她彬彬有礼的态度上发现什么变化。但是，她却任由自己发挥想像，心游万仞。因为长时间进行传奇故事的写作，她的常识减少了，而且毫无用处。贝思和平常一样靠在沙发上，劳里依然坐在那张低一些的椅子上向她侃大山，取悦于她。贝思对这种每周的“故事”有一种依赖感，而他也从未让她的愿望落空。然而，那天夜晚，乔总觉得贝思的心情十分愉快，用眼睛凝视着身旁那张黝黑的洋溢着朝气的脸庞。她满怀兴趣地听他讲那些刺激的球赛，尽管“阻拦一个贴板球”、“击球员罚出局”、“一局连中三球”等术语对她来说像梵文一样神秘。乔用心地观察着他们，发现劳里的态度似乎更殷勤了。他时而压低声音，很少大笑，甚至有些魂不守舍。他把毛毯亲切的搭在贝思脚上，这真可以叫做柔情似水了。

“谁会知道呢？有更怪异的事情发生了。”乔在屋里踱来踱去地想道，“如果他们真的相爱，她会使他变得讨人喜欢，他也会使她——他的心上人生活得幸福、快乐。我认为他会这样做的。如果没有其他人的骚扰，我相信，他确实会的。”

因为除她以外，并没有其他人从中作梗，所以乔开始认为应该尽早为自己选择一个角色。可是她又能到哪里去呢？她满怀对姐妹们的关爱之情，坐下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时下，那张旧沙发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沙发祖先了。它又长，又宽，又低，塞得特别满当，有点破了，当然也早该破了。当姑娘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上面睡觉、躺着。童年时，她们曾在沙发背后摸索过，并且骑在它的扶手上，还把沙发底当做她们的动物园。成为小妇人了，她们又将疲倦的头靠在上面小憩，也在沙发上做着美梦，倾听着情意浓浓的话语。它已经成为家庭的庇护所，大家都非常喜欢这张沙发。乔一直最乐意把沙发的一角当做

休息的地方。这张饱经风霜的老沙发上有许多枕头，其中的一个硬而且圆，它是用有些扎人的马毛呢布包的，两端分别钉了纽扣，虽说它枕上去不太舒服，但这却是乔拥有的独特资产。她用它作为盾牌、设障，而且规范自己的睡眠时间。

劳里非常熟悉这枕头。他有十足的理由厌恶它。以前还可以顽皮戏耍时，曾被它狠狠地击痛过。然而现在当他想同坐在沙发一角的乔靠近些时，它又成为他的阻碍。如果他们所谓的“小刺头”竖起来，那就表示他可以靠近。然而只要枕头平放在沙发中间，却意味着“请勿打扰”，谁也不敢靠近她！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男孩还是女孩，碰着就会很不幸。那天夜晚，乔忘记把它堵在一边，她还未坐稳，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大块头，胳膊平放在沙发的靠背上，两条腿直直地伸向前方。劳里知足地喘了口气，叹道——

“嗨，想坐在这里可太难了。”

“别开玩笑。”乔严厉地说。她霍地丢下枕头，然而太迟了，枕头已经没地方放了。枕头滚落到地上，奇怪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哎，乔，别这么不可理喻。人家整整一个星期都苦心钻研，搞得疲惫不堪，他也值得获得爱抚吧，也应该得到爱抚吧。”

“贝思会给你爱抚的，我没有时间。”

“不，她不会让我去打搅她的。然而你会，除非你忽然没有了兴趣，不是吗？你难道恨你的男孩子吗？难道会用枕头打他吗？”

她从没有听到过如此深情动人的请求，然而，她却对“她的男孩”的热情泼了盆冷水，她转脸厉声问道：“你这周送给兰德尔小姐多少束鲜花？”

“我发誓我一束也没送。她已经订婚了，怎么了？”

“我很欣慰，可你这种送花和礼物给你根本不在意的女孩们的行为却很愚蠢而且放肆。”乔责备说。

“可是我所在乎的女孩子们却从不允许我赠送什么鲜花和

礼物，我又该怎么办呢？我的情感需要慰藉。”

“妈妈不让我谈恋爱，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可以。特迪，你太出格了。”

“如果我可以说：‘你也这样吧，’我乐意抛弃一切。可你并不会这样。假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仅仅是一种游戏，那么我可以说，这种风趣的小把戏并没有什么害处。”

“是的，虽然这个小把戏看上去令人快乐，可是我学不会。要知道同大家在一起时，如果能与别人不一样，有时会让人很狼狈，所以我曾尝试过这种方式。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效。”乔已经忘记自己所担当的教导人的角色。

“艾米在这方面很有才华，向她学着点儿。”

“对，她做得很好，也并不出格。我觉得，有些人不用学就能得到人的赞赏，然而有些人却总是说外行话，办外行事。”

“上帝保佑你不会调情。一位伶俐、真诚的姑娘真让人赏心悦目。她为人和气、善良，十分愉快却从不丢丑。不要告诉别人，乔，其实有时我都为那些我认识的女孩感到羞愧，因为她们太放荡了，尽管她们并没有恶意。假如当她们清楚了男孩子背后怎么看她们，我认为，她们会改过自新的。”

“男孩子们也一样不检点。你们的嘴真厉害，所以失败往往是你们的，而且你们和女孩子们一样傻，完全一样。如果你们办事稳重得体，女孩子也会这样做。可她们知道你们喜欢听她们的调情话，她们便这样说。然而你们却反过来埋怨她们。”

“你知道的真多，小姐，”劳里不动声色地说，“尽管有时我们表现得喜欢调情、嬉戏，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男士们总是怀着敬仰的心情论美丽、端庄的女孩子，否则，我们决不会随意议论的。上帝，这是多么纯洁无瑕！假如把你换作我一个月，你会吃惊不小，每当我看到那些轻浮的女孩时，总想对我们的朋友科克·罗宾说：

“滚，走开！不知羞耻的东西！”

劳里这种可笑而模棱两可的态度让人觉得有趣。一方面他像一个骑士不背地里说女孩的坏话，另一方面又讨厌那种轻浮愚蠢的行为，在上流社会他曾领教过很多。乔明白，“风华正茂的劳伦斯”被平凡的母亲称作最合适的女婿。他也倍得女孩们的喜爱。而且由于老少女士们的宠爱，已使他变成风流公子了。因此，乔恐怕他被宠坏了，就十分嫉妒地关注着他。当她明白他仍旧喜欢质朴的女孩时，内心的喜悦便无法掩饰。她忽然又压低声音发出忠告：“假如你真想找到个‘慰藉’的话，特迪，就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那些疯女孩的身上了，专心致志地去爱一个你所尊重的端庄、质朴的姑娘吧！”

“你真这样想吗？”劳里注视着她，脸上的表情难以捉摸，既惊又喜。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不过，这需要等到大学毕业。总之，在此之前你要专心使自己合格。现在你还不行，一半都不够——不管那个善良的女孩是谁。”乔显得很奇怪，因为那个女孩的名字她差点儿脱口而出。

“我确实不够！”劳里承认，他脸上呈现出从未有过的佩服神情。他低垂双眼摆弄着缠绕在围裙上的穗子。

“噢，上帝！这万万不行！”乔想着，她大声地说，“唱歌给我听吧，去吧，我很想听，尤其是你的歌。”

“谢谢，我只想坐在这儿。”

“哎，不行，这儿没空儿了。去做些有用的事吧。你已经不小了，不能做饰物。也许你也不喜欢被系在女人的围裙带子上吧？”

乔引用了劳里自己曾经作为反抗的一些话来教训他。

“哦，那要看谁来系围裙了！”劳里粗鲁地使劲一扯裙带。

“你到底走还是不走？”乔问道，并伸手去拿枕头。

他吓得马上跑开了，开始唱起“欢快的邓迪跨上马”。她悄悄

溜走了，一直到年轻先生忿忿地离开，也没再露面。

那天晚上，乔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刚有睡意，便听见抽泣声，她飞奔到贝思的床头，迫切地问："亲爱的，怎么了？"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呢？"贝思哭着说。

"还是原来的地方疼吗？亲爱的？"

"不是，是新病，不过我能挺得住。"贝思强忍着眼泪答道。

"跟我讲讲，让我给你治疗，像我治别的毛病一样！"

"你治不了的，没法儿治好了。"贝思说着忍不住哭出了声。她抱着姐姐绝望地痛哭，乔真的害怕了。

"哪儿疼？我去把妈妈叫来吧？"

贝思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可是，她在黑暗中用一只手握住了乔，另一只手却不由得捂住胸口，好像是那里在疼。她急忙压低声音说道："别，别叫她，别叫她。待会儿就会好的。你躺在这里，抚摸一下我'可怜'的头好吗？我会安静地睡着的，一定会的。"

乔按着贝思的话做了。当她的手抚摸贝思那滚烫的额头和湿漉的眼睛时，有很多话想说。然而，乔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她已经明白心灵像开放的花朵，不能拔苗助长，而要自然绽放。因此，尽管她相信自己清楚贝思为什么有新的痛苦，还是关切地问道："你遇到麻烦事儿了，是吗？亲爱的。"

"是的，乔。"她沉默了好久答道。

"告诉我，也许心里会舒服些。"

"现在还不可以，现在不行。"

"那我不问了。不过，贝思，假如你愿意，妈妈和我会很乐意听你讲述你心中的烦恼的，我们会帮助你的。"

"我知道，将来我会讲给你听的。"

"现在好些了吗？"

"是的，好多了，乔，你太会安慰人了。"

"睡吧，宝贝儿，我们一块儿睡。"

于是，她们便挨着脸睡着了。第二天，贝思好像又跟平常一样了。头疼、心疼的毛病在十八岁都不会持续太长，只要有一个爱字便可祛除很多的痛苦。

不过，乔早已下定决心把一个思量很久的计划告诉了母亲。

"您前几天问我在想什么，我告诉您其中之一吧，"这时她正单独和妈妈在一起，说道，"今年冬天我想到别的地方换换环境。"

"为什么，乔？"妈妈很快抬起头，好像这话有双重意思。

乔还是继续做着手中的针线活，认真地说："我想有些新的经历，我感到很烦闷，想比以前开阔些眼界，多做些事，学些东西，我以前过多地沉迷于自己的琐事，想出去走走。刚好，今年冬天没什么事，所以我想向远处飞一飞，磨炼一下自己的翅膀。"

"你想飞到哪里去呀？"

"纽约，昨天我想起一个好办法，您知道，柯克太太曾写信告诉您想找一个品质优秀的年轻人做她孩子的家教并帮着做些家务。我想去试试，尽管这并不容易，不过也许我能适应这份工作。"

"上帝呀！你要到大公寓去做仆人！"马奇太太很惊讶，却没什么不悦。

"那可不是做仆人，因为她是您的朋友——又是天下最善良的人——她会让我快乐的。况且她家与外界很少联系，没有人知道我，即使知道，我也不放在心上。因为这是一个体面的工作，我并不感到耻辱。"

"我也这样想，可你怎么写作呢？"

"换个新环境，也许对我的写作更有益。能多接受些新鲜事物，产生些新的灵感，哪怕时间不长，也还能把这些素材带回来作为我那些蹩脚作品的参考。"

"我一点儿不怀疑。这就是你要出走的惟一理由吗？"

"不是的，妈妈。"

“能告诉我别的理由吗？”

乔翻着眼睛上下看着，脸忽然红了。她慢吞吞地说：“也许是自吹，也许是我的错觉，我感觉劳里越来越喜欢我了。”

“他一直喜欢你，这很清楚，难道你不喜欢他吗？”马奇太太神色紧张地问。

“哎呀，不是的！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可爱的男孩，为他骄傲，可是说别的，又觉得不行。”

“乔，我很高兴。”

“为什么？请您告诉我。”

“宝贝儿，我感到你们并不合适。尽管作为朋友，你们能友好地相处，经常发生吵闹却像过眼烟云一样忘掉。要是你俩终生在一起生活，恐怕两个人都会对抗。因为你们的性格很相似，又都喜欢自由，更不用说那犟脾气了。这些不会使你们过上幸福生活的。真正幸福的生活不仅需要爱，还需要更多的宽容与忍耐。”

“虽然我不会这样表达，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很高兴您认为他才刚刚喜欢上我，如果让他感到不快乐，会让我很难过的。我不能只因为感激而爱上这位可爱的大男孩，对不对？”

“你相信他爱上你了吗？”

乔的脸越发红了，脸上的表情有喜悦、自豪和忧伤，也许年轻姑娘初恋时谈起男友都是这样的。她回答道：“可能是这样，妈妈。虽然他没有表白，但神情却无法隐瞒。我想，我最好在他坦白之前尽早地离开。”

“说得对，如果这样有效你就离开吧。”

乔松了口气，停了一会儿笑着说道：“如果莫法特太太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责怪你的家教，同时为自己的安妮有得到劳里的机会而庆幸不已。”

“哦，乔，每个母亲家教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她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梅格生活很幸福，我为她的成功而欣慰。你呢，我不限制你，也许有一天你会厌倦自由，那时你

会发现有些事情更加美好。现在，最让我不放心的是艾米，不过她冷静的头脑会帮助她摆脱困境。至于贝思，我只希望她的身体尽快好起来，便心满意足了。顺便问一下，这两天她的情绪好像有所好转？你和她谈过吗？”

“是的，她承认自己有些心烦，她说以后会告诉我的，我也没继续问，我想我已经明白了。”接着乔讲了她的小经历。

马奇太太摇了摇头，认为事情没那么浪漫，她很郑重地又说了一遍她的意见，为了劳里，乔应该回避一段时间。

“实行计划之前，我们不要对劳里讲任何事。然后，不等他来得及感伤我就离开了。贝思会认为我的回避是为了让她开心，这也是实情。我不能对贝思谈起劳里。我走之后，她可以接近他，让他感到宽慰，使他摆脱掉这种浪漫情绪。劳里经过很多这样的小考验，已经习惯了，相信他很快能从失恋的阴影中振作起来。”

乔自信地说着，可是她有种预感，她怀疑这次的“小考验”会比以往的更加残酷。劳里不会像以往那样从容地忘掉“失恋”的痛苦。

这一计划在家庭聚会时讨论通过了。柯克太太很愉快地接纳了乔，保证会给乔一个温馨的家。教学工作可以使乔独立，空闲时间还可以写作，而且新风景、新社交又令人心动。这种前景使激动的乔急切地想离开家。家已变得狭小，已经容不下她那种躁动的性格与好冒险的精神。当一切都决定之后，乔才惶恐地告诉了劳里。可出乎她的意料，劳里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反应十分平静。比往日持重的他依旧十分开朗。大家开玩笑地逗他说他已经弃暗投明，揭开了人生的新一页。他认真地回答道：“果真如此，我是说要让这崭新的一页永远打开着。”

劳里此时的心情不错，乔感到快慰。她心情愉快地整理着行装，因为贝思比以往快乐了很多，乔真心地希望自己能为所有的人做贡献。

“有件事要让你特别关照一下。”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乔说。

“是你的书稿吗?”贝思问道。

“不是,是我的男孩,你要好好照顾他,可以吗?”

“当然可以。可是我不能代替你,他对你的思念会使她很痛苦的。”

“这对他不会有什么伤害,你要记住,我拜托你照顾他、气他、宠爱他、并且约束他。”

“为了你,我会努力去做的。”贝思答应着,却不明白乔为什么看着她时神情总是很奇怪。

劳里向她告别的时候,深情地轻声说:“这没有任何用处,乔。我会一直盯住你。不要乱来,否则,我马上就接你回来。”

第三十三章　乔的日记

纽约,11 月

亲爱的妈妈和贝思:

我想按时给你们写一些长信,虽然我不是旅欧的那位年轻美丽的小姐,还是有很多事情想对你们说。那天我没有见到爸爸亲切可爱的脸,感到有些伤心。如果不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爱尔兰女士吸引我的注意力,我可能会哭的。每当那几个孩子哭叫不止时,我就隔着座位把姜饼扔给他们,自娱自乐。

不久,太阳就出来了,我认为这是吉祥的象征,心情也由此好了很多。于是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旅途的快乐中。

柯克太太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马上感到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尽管那所房子里尽是些陌生的面孔。她把我安顿在一间很别致的小阁楼上——她仅剩这么一间了。但里面有一个炉子,一张好桌子在明亮的窗户旁边放着。心情好时我可以坐下来写作。住在这里可以看到漂亮的景致和对面

教堂的塔楼，要爬很多层楼梯的缺陷得到了弥补。于是我便喜欢上了这间卧室。我要在育儿室教课，做针线活，那间屋子令人心情舒畅。就在柯克太太的客厅隔壁。两个小女孩都很漂亮——我想有些娇宠惯了。当我给她们讲了“七头坏猪”的故事以后，她们就对我感兴趣了。我相信我一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女家庭教师。

如果我不愿到大桌上吃饭，就和孩子们一起吃，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我的确感到拘束，尽管没人会相信。

“噢，亲爱的，随便一些，不要客套，”柯克太太和蔼地说，“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大家要上下打理，我一整天忙个不停。当我想到孩子与你平安地相处在一起，心中就像有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所有的房间都向你开放。我会尽可能把你的房间收拾得安逸、舒适。如果你想交朋友，我们这儿也住着些有趣的人。晚上，你没有什么事，有问题尽管来找我。要尽量愉快些。吃茶点的时间到了，我要去换帽子。”说完就急忙走了，留下我布置新屋。

过了一会儿我到楼下，看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座房子十分高，楼梯也很长，我站在第三个台阶口等一位扛着一筐重重的煤炭的女佣上来，看见一位先生正好也向上走，他接过她手中的煤，一直扛到顶上，放在附近的小屋门口，然后冲那女佣温和地点点头，带着外国口音说道：“这样才合适，你弱小的背经不起这么重的负担。”

他的行为不错吧？我很喜欢。就像爸爸所说的那样：于细微之处见精神。我向柯克太太说起这件事时，她笑着说道：“那一定是巴尔教授，他经常干这种事。”

柯克太太告诉我，他来自柏林，既有学问为人又和善，只是一无所有。他靠教课养活着自己和两个孤儿侄子。他的姐姐嫁到了美国，按照她的愿望，他留下来教他的侄子们。尽管这个故事很平淡，但我很喜欢听。我很高兴柯克太

太把她的客厅借给他教书。起居室与育儿室之间有一道玻璃门隔着，也就是说，我可以窥视他，然后把他的长相告诉你们，妈妈，他年近四十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吃完茶点，和女孩子们玩了一会儿睡前游戏，便拿起一个大缝纫筐开始做活儿，同时还和我的新朋友们聊天，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我将接着写书信体的日记，一星期寄给你们一次。晚安，明天再叙吧。

星期二晚

今天早晨上课十分愉快。孩子们的表现简直像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有一阵儿，我真以为自己把她们吓傻了。不知为什么，我突发奇想要教她们体育，并一直教到她们愿意坐下来安静地听课为止。午饭后，女佣带着她们去散步，我开始像小梅布尔那样“心甘情愿”地做针线活儿，学会了锁漂亮的扣眼，我心里觉得很高兴。这时，客厅的门开了一下，然后又关上了，有人开始哼歌：

“Kennst du das Land，”[①]

像大马蜂的声音，我知道窥视是不好的，但是却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于是便把对着玻璃门的窗帘掀起来向里面看。巴尔教授正在里面整理书本。我顺势仔细观察，他是一位纯粹的德国人——十分强悍，长着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浓密的胡子，端正的鼻子，慈祥的目光。听惯了美国人说话时的刺耳与嘈杂，巴尔教授的声音听起来倒觉得响亮清脆。他的衣服很破旧，手特别大，除了一副好看的牙齿，五官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可我依然很喜欢他。他头脑敏锐，亚麻布衬衫也整整齐齐。尽管他的外套有两个纽扣掉了，一只鞋有一块补丁，但却丝毫不减绅士风度。别看他嘴里哼着小

① 德语：你了解这个国家吗？

曲，表情却十分严肃。他靠近窗户，把风信子球挪到向阳的地方。他抚摸着小猫，它也像对待老朋友一样任由他体恤，他乐了。听到敲门声，他马上高声喊道：

“Herein！”[①]

我正要逃开，突然看见一个手拿一本大书的可爱的小家伙，便停下脚步想看个究竟。

“我要我的巴尔。”小家伙把书砰地扔下，跑向他说道。

“你会得到他的。过来，让他好好地亲亲你，我的蒂娜。”教授笑着抱起她，高举过头顶。好像举得太高了，她只得低下小脸蛋来亲他。

“我现在要上课了。”那个可爱的小家伙说道。于是巴尔教授就把她放到桌子旁边，翻开她拿来的大字典，又把一张纸和一支铅笔递给她。小家伙便开始涂鸦，还不时地翻过一页。胖胖的小手顺着向下指，好像在查一个字。她的神情十分专注，我不禁笑了起来，差点被发现。巴尔在她的身边站着，像父亲一样慈爱地抚摸着她漂亮的头发。我想她一定是他的女儿，尽管那个小家伙看上去像个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

又有人敲门了，两位年轻的小姐走进来，我就回去干自己的事情了。这次我很规矩地一直没有偷看，但是隔壁的喧闹声、说话声我却能听得十分清楚。有一个姑娘一直在装模作样地笑，而且轻浮地说道：“嗨，教授。”另一个的德语发音一定会使教授很难保持庄重。

两位小姐好像都在苛刻地考验着教授的意志力，因为我多次听见他强调：“不，不，不是这个样子，你没有听我讲。”有一次，又传来了很响的敲打声，似乎是他在用书拍打着桌面，而后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唉！今天的一切都搞砸

① 德语：请进。

了。”

我很同情这个可怜的人。小姐们离开后，我又偷看了他几眼，看他是否能忍受这一切。他十分倦怠地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两点钟时，他忽地跃起，把书放到口袋中，好像又要去教课。他把熟睡在沙发中的蒂娜抱起来，悄悄地离开了。我觉得他过得很辛苦。柯克太太问我五点钟的晚饭是否愿意下楼吃，我有点儿想家，也就答应了。因为我想看看我同什么人住在一起。于是，我摆出落落大方的样子，想躲在柯克太太的身后混进去，可没想到我俩高矮悬殊，这个企图宣告失败。我坐在她的身旁，一阵紧张之后，我鼓足勇气打量着周围的人，只见桌子旁边坐满了人，每个都在埋头吃饭——特别是那些先生们，一个个狼吞虎咽的，吃完饭转眼就消失了，好像吃饭时间做了很严格的规定似的。在这里有谈笑风生的年轻人，有缠绵悱恻的年轻夫妇，也有专心于孩子的已婚妇人，还有对政治感兴趣的老先生们。我认为，除了一位娇美的未婚女士之外，我并不想同任何人交往，因为只有她看上去比较有思想。

教授被冷落到桌子的末端，他高声地回答着身边那位老先生的提问，别看他耳朵有些聋，可是好奇心却很强。另外，那位教授还同一个法国人讨论哲学。假如艾米在场的话，她永远不会理睬他的，因为他那吃相大有秋风扫落叶之势，恐怕会吓坏我们的“娇小姐”的。可我却像汉娜说的那样，喜欢“看见人们吃饭津津有味”，我并不在乎，因为那可怜的人每天教那些白痴，也真该多吃些才对。

吃完晚饭上楼的时候，只见两个年轻人边在大厅的镜子前戴帽子，边小声议论着。只听其中一个人说：“新来的那个人是谁？”

“家庭教师之类的吧。”

“为什么她会同我们一起进餐呢？”

“因为她是老太太的朋友。”

“头脑还算机灵，可是缺少风度。”

“对，丝毫也没有。来，借个火，咱们走吧。”

开始我觉得很生气，可后来就无所谓了。因为作为家庭教师本来就与职员一样。据那两位闲人的推断，尽管没风度，也还算有头脑，总比某些人强。那两个人吵吵闹闹地离开了，抽着烟的样子使他们看上去很像两只可恨的烟囱。我厌恶这种没有教养的人。

星期四

昨天十分平静，教书，做针线活儿，然后到我的房间里写作。屋里十分舒适。有灯、有火。我听说了一些事情，而且还被介绍给了教授。蒂娜像是此处洗衣房熨衣服的一位法国妇人的孩子。小家伙非常喜欢巴尔教授，只要他在家里，她就像只小狗似的跟在他后面跑来转去，巴尔教授感到十分愉快。虽然他是个单身汉，可很爱孩子，基蒂和明妮也喜欢他。甚至可以听到她们讲述他发明的游戏、送的礼物以及讲的小故事等各种有趣的事。也许有的青年人会讥笑地叫他老德国人[①]、贮陈啤酒、[②]大熊星座[③]等等，用他的名字取笑。然而，柯克太太却说他像孩子一样接受这一切，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虽然他是个老外，大家却十分喜欢他。

我所提到的那个未婚的年轻小姐叫诺顿，她很富有、素质很好，为人善良。今天我们交谈了（我又到大桌子上吃饭了，观察人确实很有意思），她邀请我到她的房间。她有很多好书和精彩的画片。她看上去很友善，懂得哪些人有品味。所以，我也自然地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样子。因为，我的确想

① 老德国人：此处取巴尔姓氏的第一个含义。

② 取巴尔名字的谐音。

③ 取巴尔名字的谐音。

步入上流社会，但与艾米所喜欢的有所不同。

昨晚我在客厅时，巴尔先生突然进屋给柯克太太送报纸。她刚刚出去，机灵的明妮小姐站起身来很有礼貌地介绍说：“这是妈妈的朋友，马奇小姐。”

“是的，她非常可爱，我们喜欢像她这样的人。”基蒂补充道。她真是个 enfant terrible①。

我们相互行礼，然后都笑了。那严肃地介绍和天真地补充形成了幽默地对比。

“啊，是的，马奇小姐，据说这些小鬼们经常烦你，下次再这样，告诉我，我一定会来的。”他说着，把眉毛使劲地拧在一起吓唬她们，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答应遇到困难找他。他便离开了，也许注定我们要见面的，今天出门经过他的门口时，雨伞不小心碰开了他的房门。只见他穿着晨衣站在那儿，一只手拎着一只蓝色袜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针。他好像并没有感到很尴尬。当我向他解释完匆忙离开时，他还向我挥舞着袜子和针，并且快乐地高声说：

“今天的天气很好。Bon Voyage，mademoiselle”。②

我边笑边走下楼梯。想到那可怜的人自己缝衣服，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德国先生的刺绣功夫我了解一些，可要补短袜也许就没有那么游刃有余了。

星期日

没什么好写的，我只是到了诺顿小姐那儿。她非常可爱，满屋子摆了精美的东西，她一一介绍给我看她所有的珍品，还问我是否乐意同她一起去听讲座，听音乐会——如果

① 法语：小淘气包。
② 法语：祝你旅途愉快，小姐。

我想去的话。她是一片好心。我想柯克太太已经把我们的境况讲给她听了。她出于一片真心才这样做的。我很清高，可是接受这种人的好意，我没有压力，所以很感激地接受了。

来到育儿室，里面十分热闹。只见巴尔教授趴在地上，蒂娜骑在他的背上，基蒂用一根绳子牵着他，明妮在给两个小男孩喂芝麻饼吃。他们在椅子搭建的笼内又蹦又跳地嬉闹。

“我们在扮演人骑兽的游戏。”基蒂解释说。

“这是我的大象！”蒂娜接过话题说，她正拉着教授的头发玩呢。

“星期六下午弗朗兹和埃米尔来了，所以妈妈就让我们随意玩，是吗？巴尔先生？”

“大象”站起身来，神情又严肃了起来，一丝不苟地说：“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的，如果我们搞得声音太大了，你就用‘嘘’声提醒我们，我们会压低声音的。”

我答应了，可是我却敞开着门同他们分享快乐，因为我从未见过比这更有趣的游戏。他们捉迷藏、学士兵、唱歌、跳舞。天渐渐黑下来，他们便凑到教授的身旁坐在沙发上听他讲美丽的童话。有炊烟上的小白鹤，有收拾家务的“小精灵们”骑着雪片降临等等。我真希望美国人也像德国人一样质朴，你们看如何？

我对写作太着迷了，要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我会不停地写下去。尽管我写的字很小，用的纸也很薄，但是一想到寄信要用邮票我就打颤。艾米的信你们看完后请转过来。读了艾米描述的奢华生活，我自己的小新闻显得平淡无奇。不过，我知道你们还是很乐意读我写的信的。特迪是不是很刻苦，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贝思，替我好好看管着他点儿。把那两个孩子的所有故事都告诉我。向大家致意。

你们忠诚的

乔

另附：又读了一遍信，发现描写巴尔的内容太多了，可我真的没什么可写的，而且我对那些奇怪的人又很有兴趣。上帝保佑你们！

十二月

我亲爱的贝思：

这封信写得很乱，字迹也很潦草，它是给你的。我告诉你一些我这里的事情，会让你开心的。虽然这里显得很平静，却很有意思，也非常令人开心！经过艾米所称的那种大力士般的疯狂努力，经过辛勤的耕耘，我的学生们在思想与道德上开始受我的影响，可以由我任意摆布了。我的学生并不像蒂娜和男孩子们那么逗乐，但我对她们很负责，她们也很喜欢我。弗朗兹和埃米尔是两个开朗的小伙子，我很满意他们。他们的身上具有美国人与德国人的双重性格，所以总是很亢奋。不管屋内屋外，星期六的下午总是叫喳喳的。天气好时，他们都去散步，似乎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

我和教授则负责维持秩序，真有意思！

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真没办法，我已经开始听他的课了。我要告诉你，因为这件事的由来十分可笑。让我们从头开始吧！一天，当我从巴尔先生的房间经过时，柯克太太把我叫住，她正在里面找东西。

“亲爱的，你见过这样的乱窝吗？快帮我放好这些书，我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只是想看看我给他的那六条新手帕他到底派了什么用场。”

我走进屋，边忙边上下打量，不错，这确实算“一个窝”。到处堆满了书本和纸。壁炉架上摆着坏了的石烟斗和一个似乎不能用的旧笛子。一只没有尾巴的羽毛脏兮兮的鸟在

窗台上啼叫，另一个窗口上还养着一盒子白鼠；没有做好的小船、一节节的绳子以及手稿杂放在一起；脏靴子正在烤着；屋子里到处都留下了可爱的小男子汉们的痕迹，教授为他们忙碌着。一阵搜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三块失踪的手帕——一块在鸟笼子上，一块上面浸满了墨水，另一块已被用作风箱的夹塞，给烤焦了。

“居然有这种人！”脾气温和的柯克太太微笑着把这些手帕丢进了垃圾袋。“我想那三块手帕肯定用来做了船缆，包扎了受伤的手指，或者成了风筝的尾翼了。非常恐怖，可我又不好责怪他。他那样毫不介意，善良温顺，任由调皮的男孩对他胆大妄为。我答应过为他洗洗补补，可他总是忘了拿过来，我也忘了查问，所以有时他就会如此狼狈不堪。”

“我来帮他缝补衣服，”我说，“我不在意，也别让他知道。我愿意这样做——因为他待我很好，替我拿信，把书借给我看。”

我于是布置整理他的东西，还把他的两双袜子补了后跟——因为他那奇怪的缝法早让袜子变形了。为了不让他发觉，我什么也没说。可是在上个星期的一天，我却被他当场捉住了。我对听他给别人讲课很感兴趣，所以我也想学。上课时，蒂娜跑进去跑出来，门一直敞着，我能听得到。我一直坐在离那道门很近的地方，缝着手中就要完成的最后一双袜子。我费力地试图听懂他为新生讲的课，那个学生同我一样笨。那个女生后来走了，我想他没准儿也离开了，嘴里便嘟囔着一个动词，坐在椅子上滑稽地摇晃着。忽然传来一声欢快的叫声，我不禁抬起了头，巴尔先生正看着我笑呢，还不停地用手示意蒂娜别出卖他。

“好了？”他说道。我马上停住，呆若木鸡地看着他。“你曾窥视过我，我也窥视过你，咱俩扯平了。这样说是不是惹你生气了，你想学德语吗？”

“是的，可是我太笨了，而您又太忙。”我的脸红得像朵玫瑰、支支吾吾地说。

“嗯，让咱们把时间安排一下，会安排妥当的。晚上我很高兴给你上课，因为，马奇小姐，你看，我可要还你的人情。”他指着我手中的针线活儿说，“‘是的’，那些友善的女士们经常议论，‘真是个老糊涂，我们干什么他都不闻不问，他从来不会发现袜子已没有洞了，以为纽扣掉了自己会再长，针线自己长了手脚似的。’不过，我有眼睛，看见了很多。我也有一颗存满感激之情的心。就这样，我会经常给你上些课的，否则，你就不要再替我做这些神话般的事情了。”

这样一来，我自然无话可说了，这对我无疑也是个好机会，就这样我们订了契约，开始实施了。四节课以后我就被语法困住了。教授对我颇有耐心，不过这对他一定是一种痛苦。他常常失望地看着我，搞得我哭笑不得。为此，我哭过，也笑过。每当情况变得不可收拾、尴尬至极时，我便甩掉语法书，步履沉重地走出屋子，感到羞愧，感到永远失去了快乐的权利。于是便匆匆收拾着稿纸，冲到楼上准备大哭一场，这时，他出现了，带着微笑，好像我的学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现在，我们来尝试一种新方法，咱们一起读这些Marchen[1]，让那本乏味的书旁边站，它给我们添的麻烦够多了。”

他温和地说着便打开了那本汉斯·安徒生的精彩童话让我看，我感到羞愧难当，我刻苦地学习，忘掉了羞臊，这好像令他很开心。如果单词较长我就凭自己的感觉发音，拼命去掌握它。当我读完第一页停下来喘口气时，他拍手称道：

① 德语：童话故事。

“Dasist gut！[1] 我们干得不错。该我了，我用德语读，要认真听。”他开始用那洪亮的声音读出一个个叽哩咕噜的单词，神情专注而可笑，简直和他的声音一样可笑。庆幸的是，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可笑，叫做《坚强的锡兵》，你知道的。所以我尽情地笑——我的确笑了——虽然有一半我都听不懂，还是忍不住想笑。看他严肃的神情和我的兴奋劲儿，哦，所有这一切都那么滑稽。

从那以后，我们相处得更融洽了，这种学习方法对我很合适，我现在读课文已经很好了。把语法掺杂在童话与诗歌当中，就好像把药夹杂在酱里一样。我很喜欢这种学习方法，他看上去还没感到厌倦——他这样做很正确，不是吗？圣诞节快到了，我打算送他点东西，我不敢给他钱。妈妈，告诉我，送他些什么呢？

因为劳里的快乐与忙碌，我感到很欣慰。很高兴他把烟戒了，开始留头发。瞧，贝思，还是你管教有方啊！亲爱的，我可没有嫉妒。努力吧，不过千万别把他塑造成神人。如果他没有一点儿顽皮可爱之处，我恐怕就不会喜欢他了。我的信让他读读。没有时间了，这样也可以说得过去了。感谢上帝，贝思能始终快乐。

一月

祝大家新年愉快，我最亲爱的家人们，自然还有劳伦斯先生和那个叫特迪的青年。我无以言表我是多么喜爱你们寄给我的那个圣诞礼包。那天晚上我几乎已经万念俱灰的时候才收到它。你们的信我是早上收到的，可是你们并没有谈到包裹，是不是想给我一个惊喜？那时我就有点失望，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会把我忘记的。午茶后，我坐在屋里精神不

① 德语：非常不错。

振。正在这时，那个被磨损的土色大包裹送到了我的面前。我快乐地抱着它跳了起来。它是那样亲切，那样特别，我在地板上坐着，用我那种滑稽的方式又吃、又看、又读、又笑、又哭。东西都是我最最需要的。自己做的比买来的更让我高兴。贝思做的“擦墨水的围裙”简直太棒了。我把汉娜嬷嬷做的那盒硬姜饼当做珍宝。妈妈，我一定把您邮来的法兰绒衣服穿上。还会认真阅读爸爸已经做了记号的书。谢谢你们大家，特别感谢。

谈到书我想起来了，告诉大家，这方面我可富有了，元旦时，巴尔先生送给我一本精装的莎士比亚作品。这是他的心爱之物，总是和他的德语圣经、柏拉图、荷马、弥尔顿放到一块儿，我总是赞叹不已，所以当我得到它时那份愉悦的心情你们可想而知。书没有封面，他把上面写着的我的名字指给我看：“你的朋友弗里德里克·巴尔赠。”

“常常听你说想拥有很多书，我就送你一本。这些盖儿（他是指那封皮）之间有很多本，这只是其中之一。用心读书，会使你受益匪浅的。同时，对书中的人物进行研究会有助于你了解现实的人生，并用自己的笔去描绘。”

我十分感激他。谈起我的藏书，大概有上百本了，以前，我从不清楚莎士比亚作品的含义，那时也没有一个叫巴尔的先生给我讲解。不要嘲笑他恐怖的名字，发音并不是贝尔（熊），和比尔（啤酒），[①] 人们经常会那样读。这个音介乎那两者之间，只有德国人才能读得准。你们很乐意听我谈他的事我感到很高兴。期待着有一天能介绍你们认识。妈妈一定会喜欢他的乐于助人，爸爸也会喜欢他的聪明。能够拥有新“朋友弗里德里克·巴尔”我感到富有而充实，因为以上两点我都喜欢。

---

① 原文为 Bear、beer，读音与巴尔很接近，但是含义分别是熊、啤酒。

我经济不宽裕，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做和买了些小礼物，放在他的房间里。他会意外地发现它们。这些小东西很实用、好玩，或者使人发笑——桌子上的新笔插，插花用的小瓶子——他经常把鲜花或绿草插在玻璃瓶里，他说那使他精力充沛——还有一个风箱的夹塞，这样他就不用再毁掉艾米所说的“mouchoirs”[1]了。我把它做成了贝思所制造的那些东西的样子——一只肥硕的大蝴蝶，长着黄黑交错的翅膀，绒线触须，玻璃球眼睛。尽管我做得并不成功，可他却很满意，把它看做一件艺术品摆在壁炉的架子上。虽然他没有钱，但他却会惦念着公寓中的每一位佣人和小孩。从法国的洗衣妇女到诺顿小姐，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忘记他，我很为他感到欣慰。

他们在元旦前夕举办了化装舞会，玩得十分开心。因为没有衣服，我本来没打算参加的，但柯克太太最后想起她的一件旧花缎裙，诺顿小姐把丝带与羽饰借给我。于是我便化装成马勒普罗普太太[2]，头戴面具，姿态优美地走进舞会。因为我改变了说话的腔调，所以没有人认出我来。也许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沉静、高傲的马奇小姐会化装，会跳舞，会突然加入这一“可爱的纪念死难者的狂欢舞会，像尼罗河边的漫画”（很多人认为我性情古板，寡言少语而没把我放在眼里）。我玩得十分过瘾，当我摘下面具，大家盯着我时那惊讶的目光使我觉得很好笑。我听见一个年轻人对别人说，他知道我曾经是位演员并在一个小剧院看过我的戏。我想梅格会对这个笑话感兴趣。巴尔先生化装成尼克·包特姆，蒂娜则成为仙后泰坦尼娅——躲在他怀里的一个美妙的小仙女。他们一起跳舞简直像特迪所说的“一道风景”。

---

① 法语：手帕。

② 爱尔兰剧作家 Richard Brinsly Sheridan 的喜剧《情敌》中所描写的人物，以用词荒诞著称。

新年毕竟过得十分快活，回屋思考一下，虽然有失败，但也有成功之处。我现在总是很快乐，热心工作，对别人更加充满爱心，这都让人很满意。上帝保佑你们！永远爱着你们的

乔

第三十四章　友　人

对于自己的交际圈，乔觉得非常开心，每天忙忙碌碌换来面包，让她的辛勤变得更加美好。尽管这样，她仍旧抽空进行文学创作。目前，对于一个有理想的贫困姑娘而言，她进行写作的意图是自然的，然而，她达到目标的途径却不是最好的。她清楚财富可以带来权力，所以，她决意掌握财富与权力。这些，她不仅用到自己身上，而且要用到自己所爱的人身上，她爱他们甚至超过爱自己。

乔梦想着能给家里增加些东西，这样可以让生活安适些。无论贝思想要什么，都可以给她，包括从冬天里的草莓到睡房里的风琴。自己到国外去，财力总是非常宽裕，可以做很多善事，这是很有趣的。很多年来，这些是乔最看重的梦想。

乔的那篇获奖小说仿佛替她打开了路子，在长时间的游历和辛勤工作之后，她再次写下了令人高兴的《空中楼阁》。但是，由于舆论的庞大，连那些强过她的杰克[1]们，尽管有比她更大的向上攀援的豆茎，但还是被吓坏了，所以，这场小说的灾难曾让她一时没了勇气。如同那个永远的英雄，她首次试验后休息了一阵子。如果我没记错，她首次试验摔了下来，丝毫没获得巨人的

① 杰克：指男人。

珍宝。然而，乔有着与杰克一样强的"爬起来重新来过"的意志，因此，她此番由背阴的一方攀了上去，拥有了更多的胜利品。然而失去的一切却要比财富珍贵许多。

乔开始编撰轰动小说，即使是那些完美无缺的美国人，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也同样看俗气的东西。她杜撰了一个"让人心动的故事"，自己勇敢地送到了《火山周报》的编辑达什伍德先生手上，她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此事。她根本没有看过《瑞沙托斯裁缝》，然而，凭借女人的直觉，她知道，与个性的价值或是气质的魅力相比，对很多人而言，服装拥有更强的震撼力。因此，她身着自己最好的衣裳，劝慰自己别兴奋也别慌张，大胆地爬上既暗又脏的两段楼梯，来到一间杂乱无章的房间里。房间里弥漫着烟雾，三位先生坐在那里跷着脚，那脚比帽子还要高。他们并没因为乔的到来而摘一下帽子。乔有些被这种待遇吓着了。她迟疑地站在门口，很难堪地小声说着——

"抱歉，我在找《火山周报》的办公室，我要找达什伍德先生。"

一双跷得最高的脚拿了下来，那位冒烟最多的先生站了起来。他小心地将烟夹在手指间，向前迈了一步，点点头。他的面孔上只有倦怠。乔觉得，无论如何要完成此事，她将稿件拿出来，笨嘴拙舌、磕磕巴巴地讲着为此时精心设计的话，越讲脸越红。

"我的一位友人让我送——一段故事——仅仅是尝试——希望能听听您的看法——如果可以的话，愿意写更多。"

乔很笨拙地说着，红着脸，达什伍德先生将稿件拿过去，两个很脏的手指翻动着，视线在整洁的稿件上来回审视着。

"我觉得，是第一回？"他看到号码标识的页数，仅在一面上有，没用丝带绑好——的确是新手的样子。

"不是的，先生，她有过经历。她在《巧言石旗帜报》上发表过一个故事，而且获奖了。"

"唔，是吗？"达什伍德先生迅速地看了看她。这次看她好像

留神到了她的所有装束，由帽子上的蝴蝶结到靴子上的纽扣。“好了，要是你愿意就留下稿件。现在我们这里有不计其数的这类东西难以打发，但是，我会看看的，下个礼拜回复你。”

此刻，乔反而不情愿将稿件留下了，因为达什伍德先生丝毫不适合自己，但在那样的情形下，她别无选择，只好鞠躬后离开。这时，她看上去特别孤傲，在有人招惹自己或觉得难堪时，她都会有这种表现。当时，她感到了恼怒和尴尬，很显然，在先生们彼此心照不宣的目光里，她的“我的朋友”这种细微的假设被视为一个很好的笑料。编辑们在关好门后都讲些什么，她不知道，然而传出来的一阵笑声，让她感到非常难受。她到了家，几乎打定主意再也不去那里了。她卖力地缝着围裙，发泄着自己的愤怒。一两个钟头过后，她就安静了，可以笑着看待那个场景了。她在期待着下个礼拜。

她再次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仅有达什伍德先生一个人在，她感到很愉快。与上回相比，达什伍德先生清醒多了，也让人觉得高兴。想到他上回的举动，这回他没有拼命地吸烟。因此，第二回见面比起第一回来，要让人觉得舒适多了。

“如果你同意将稿件修改一下，我们便接受了（编辑们从来不说我字）。它太长了，将有标识的地方删除，长度就合适了。”他说话的腔调完全是事务性的。

乔差不多不认识自己的稿件了，稿纸被弄得皱皱巴巴，很多地方都画了线。她的感觉就像一位善良的妈妈被人要求将自己孩子的双脚去掉好放进新摇篮里。她注意着有标识的地方，惊讶地发现删掉的都是她精心写上去的支持罗曼蒂克故事的道德成分。

“但是，先生，我觉得一定的道德成分是所有故事里都要有的，因此，我千方百计地让故事里的一些罪人忏悔。”

达什伍德先生的那种编辑常有的严肃表情放松下来，他笑了，这是由于乔忘了她的“友人”，而是以作者的口吻在讲话了。

“大家要的是趣味，不是教化，你清楚，目前道德没有市场。”附带一句，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对。

“那你觉得如此修改后就可以采用了？”

“没错，故事有创新，叙述也很好——语言挺好，另外还有……”达什伍德先生亲切地说着。

“你们如何——我说的是，如何付稿酬——”乔问，她不清楚该怎样将自己的意思清晰地表达出来。“唔，没错，是这样，这类东西我们的稿酬是二十五到三十美元，刊出后马上支付。”达什伍德先生回答说，好像他自己也不记得这一点了。传闻这种小事编辑们经常不记得。

“好极了，你们采用吧。”乔似乎满意地将故事交给他。过去一栏故事只有一美元，二十五美元的稿酬看起来挺好了。

“我是否可以对我的朋友讲，如果她有一些更好的故事，你们乐于采用？”她问。因为实现了目标，乔变得有勇气了。她没注意到刚才自己说错了话。

“哦，我们可以考虑考虑，然而无法确保采用。对你的朋友说，故事要讲述得有趣，不要理会什么道德。这篇里面你的朋友打算署什么名？”他心不在焉地问。

“请不要署任何名字，她不想署自己的名字，也没有笔名。”乔说着，她的脸不自觉地又红了。

“自然由她决定。下个礼拜故事便发出来。是你本人来取稿酬，还是我邮给你？”达什伍德先生问，他当然想弄明白为自己供稿的是什么人。

“我来取，再会，先生。”

乔走了，达什伍德先生跷着脚，妥当地评价说：“老样子，既穷又傲。但是她可以。”

乔遵循达什伍德先生的吩咐，将诺思布里太太作为蓝本，全身心地投入肤浅的流行文学海洋里。但是，幸好一位朋友将救生服扔给她，她才得以再次将头探出，而没被淹没。

如同很多年轻糟糕的作家一样，乔去国外搜罗人物和景物。坏人、伯爵、吉普赛人、修女、公爵夫人来到了她的舞台上。像事先想好的那样，这些人的举止、思想都很生活化。看的人并不挑剔语法、标点符号、是否真实等小问题，所以，达什伍德先生伪善地用最廉价的稿酬答应她成为自己的专栏作家。他觉得无须对她讲明采用她的真实缘由。实际上，因为其他人给了更好的报酬，受雇于他的一个作家甩手走了，无耻地陷他于困境之中。

由于空钱袋又涨满了，她迅速地对自己的工作发生了兴趣。一个个礼拜过去了，尽管速度不快，但她为明年夏季带贝思去山里的储备开始多起来，真的在多起来。有一件事让她在满足中感到不安，就是她没有对家人提及此事。她觉得父母不可能同意自己这样做，但她仍愿意先斩后奏。由于故事并未署自己的名字，所以，守住秘密并不难。不长时间，达什伍德先生便知道了实情，但他应允不讲出去。这倒也怪了，他居然信守承诺。

她觉得如此做法对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好，她郑重决定，那些让她觉得无耻的事物她坚决不写。她盼望着幸福时刻的到来，她让家人看自己的财富，用严守的秘密让家人高兴，如此也就抵去了自己良心上的不安。

然而，达什伍德先生只接受震撼人心的故事，其他的一律不要，而这类小说一定要磨炼读者的情感，否则算不上惊险小说。如果想写惊险小说，就得寻遍历史与传奇，陆地与海洋，科学与艺术，政治和疯人院。很快乔就注意到，自己简单的阅历很难让她察觉构成社会基础的悲惨世界。所以，因为事务的缘故，她开始以特殊的资料来弥补空缺。她焦急地寻觅故事来源，考虑的全是即使故事无法设计得完善，也要让内容新奇。她在报纸里找事端、事件、还有犯罪活动。她借来毒药方面的书，引起了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怀疑。她分析着路上行人的面孔，分析身旁的人，无论好坏，是否有情。在旧时的废墟里，她搜罗着真实或者虚假。它们过于陈旧，却与新的一般奇异。她最大限度地与那些蠢笨的

行径、罪恶和灾难打交道。她觉得自己做得很好，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她开始辱没女人的一些柔善品质。不好的社会尽管是想像出来的，却对她发挥了作用，因为她的思想和感觉全在吸收着反常而且危险的成分。她对于人世的黑暗接受的太早了，她人性里纯洁的青春本色迅速地消失殆尽。当然，我们大家很快也都会遭遇生活的黑暗。

她开始注意了，这并非是观察到的，由于讲述其他人的情感和激情太多，她开始分析和思考自己的情感——一种病态的兴趣，这种趣味对于心理健康的青年人而言，是不会陷进去的。惩罚总要伴随着错误，在乔最需要受到惩罚的时候，惩罚来了。

我不清楚她是在什么的促进下熟悉人物的，是由于莎士比亚的分析，抑或是女人憧憬正直、勇敢、强壮这些品格的本能？乔在把太阳下面最完善的品格赠给自己梦想中英雄的同时，她注意到了一个真的英雄。尽管这个英雄有着人类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却还是让她有了兴趣。在一次谈话里，巴尔先生提议让她分析纯朴、真实、可爱的人物，无论她是在什么地方注意到这些人的，而且要将这视为上乘的写作练习，乔信其所言，清醒地回过头来分析他——如果他知道她这么做，肯定会很诧异，因为受人敬重的教授觉得自己很渺小。

每个人都喜欢教授，乔对其中的原因很是不解。他没钱，也不崇高，不年轻也不英俊，不管从哪个角度讲都算不上可爱、排场或是好看。但是，他如同让人温暖的火一般迷人。大家情不自禁地来到他周围，仿佛是在温暖的壁炉前。他没钱，却好像经常在赠予；他是外国人，但谁都是他的友人；他不再年少，却像个儿童似的愉快开心；他相貌一般，并且有些怪异，但很多人觉得他好看，仅仅由于他的原因，人们轻松地谅解其怪癖之处。乔经常留神注意他，想找到他的迷人之处。终于她觉得是慈善带来的神奇。如果他伤心，就“头藏进翅膀下卧着”，他仅把光明呈现给其他人。他的脑门上有皱纹，然而时间老人好像知道他于其他人的

好处，便轻触他。他有着让人开心的嘴角线条，那是为了纪念他和善的言词、愉快的笑容。他的双目不冷淡，也不无情。他的一双大手，有股控制力量，温和而强大，比言语表达得还要好。

他的着装好像也具备主人好客的特点。衣服显得很宽松，仿佛要让他舒服些。宽松的背心意喻着内里有颗大大的心脏。外衣褪了色，表示着喜欢交往。松垮的口袋很明显说明了一些小手进去时是空的，拿出来时是满的。他的靴子平易近人，他的衣领没有别人的那般硬挺。

“就是如此！”乔对自己说。她终于注意到，诚挚地对待他人，持善良态度会让人产生美感和尊严。这个健康的德国教师就是这样。他大口进餐，自己修补袜子，并且接纳巴尔的称呼。

乔非常重视美德和才智，这是十分女人化的。由于对教授的一个小小发现，她对他更加崇敬。无人清楚，他由于自己的学问和正直品格在他出生的城市里声望很高，受人爱戴。他本人从来没有提及过。之后，一个同乡来看望他，在与诺顿小姐聊天时讲到这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乔是由诺顿小姐那里知道的，由于巴尔先生未曾提及的缘故，乔觉得更加高兴。虽然在美国，巴尔先生仅仅是位可怜的教语言的教师，但在柏林他是个有面子的教授，因此，乔觉得很骄傲。他的生活因为这个发现而增加了罗曼蒂克的因素，使他纯朴、勤劳的生活大有诗意了。

另外有一种优于智力的才干存在于巴尔身上，它以一种最意外的途径呈现在乔面前。诺顿小姐可以自由穿梭于文学界，如果没有她，乔是无法见到的。这个孤单的女人对这个有志的姑娘很感兴趣，她赠给乔很多这种恩惠，同样也赠给教授。她曾在一天晚上把他们领到了一个为一些名流举行的特殊酒会上。

乔参加了酒会，打算对那些崇高人士鞠躬行礼。还是在遥不可及时，她就带着年轻人独特的热情尊崇他们。但是，她对伟人们的尊崇在那天晚上遭到了残酷打击。她注意到，伟人们终究不过是些男男女女。过了一段时间，她才从这种状态中恢复过来。

她满怀尊崇，不好意思地偷偷看了看一个诗人，他的诗让人想到一个凭借“意志、火、露珠”生存的宇宙人，但乔看见他在一心一意地大口进餐，他智慧的面孔被这种热忱染红了，乔当时的失意是可想而知的。转身离开这个垮掉的偶像，又注意到了其他的，她罗曼蒂克的错觉被很快丢掉了。如同钟摆一般，那个伟大的小说家居然在两个圆圆的酒瓶间有秩序地晃来晃去，那个有名的天才居然挑逗一个现时的斯塔尔夫人①，而她却气愤地看着另外一个科琳②，科琳在平和地讽刺她，她为能凝神倾听思想高深的哲学家演说，以谋略战败了她。哲学家有意摆出架势喝着茶，仿佛睡着了一样；那个女人一刻不停地说着，谈话不能进行下去。而这时，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们也不记得软体动物和冰川时代了，说到了艺术，同时全神贯注地吞咽牡蛎和冰淇淋。那个年纪轻轻的音乐家曾经像奥菲士第二般让全市着迷，此刻他聊着赛马。巧的是，当时英国名流的代表在酒会里是最平凡的人。

乔的梦想在酒会进行不到一半时就彻底毁掉了。她坐到一个角落里安静一下。不一会儿，巴尔先生也坐到这边来了，他显得与这里的格调大相径庭。不一会儿，几位哲学家来到酒会的讲坛上，针对各自喜欢的题目，轻松畅谈着，进行了一场智力比赛。乔根本就不明白这种谈话，然而她仍旧欣赏，虽然她不清楚康德与黑格尔，也不明白主体与客体这类名词。谈话过后，她的头很痛，这便是“源于她内心意识”的仅有的产物。她慢慢懂了，依这些谈话人的看法，世界正被击碎，重新以新的和更好的原则来组建，宗教被说成没价值，这是非常少见的，惟一的上帝是才智。对哲学或什么玄学之类的，乔都丝毫不懂，然而，在听谈话时，她有一种说不清的兴奋，有高兴，也有苦楚。她觉得自己如同节日里放飞的小小气球，在时间和空间里悬着。

---

① 斯塔尔夫人：法国女作家，广交文坛名流的沙龙主人。
② 科琳：希腊女诗人，诗风纯朴。

她回头看教授是不是赏识，却注意到他在非常一本正经地注视着她。她从来没看到过他这样的神情。他招手让她走开，但她就在那当口，被思辨哲学的自由性迷住了，坐在那里没有动。她想弄明白那些智慧的先生们在破除一切古老思想后，准备依靠何种东西。

此刻，巴尔先生再次变得不自信了，他不急于阐释自己的看法，并不是由于他在摇摆不定，而是由于他过于真诚，过于严谨，不愿轻易阐述，他的视线掠过乔与另外几个年轻人，他们全被闪亮的哲学火花迷住了。教授紧锁着眉头，他很想说话。他怕某些爱动感情的年轻人随着火花步入邪路，最后发现展览会过后，留下的仅是烧光的爆竹，或被烧伤的手。

他最大限度地忍耐着，然而，当有人邀他阐述看法时，他就直率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愤怒。他以不争的事实维护了宗教——高谈阔论使他糟糕的英语变得好听起来，也使他那张普通的脸好看起来了。他说得很困难，因为那些聪明的人善于争论。不清楚何时他被击败了，可他极具男子汉风度地坚守着自己的看法。不知为什么，他说着说着，乔觉得世界又有了秩序，历史悠久的思想好像比新思想好些，上帝并非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永恒也并非漂亮的童话，而是幸运的现实。她觉得自己再次平稳地站到了地面上，巴尔先生停止讲话时，乔真想鼓掌致意。巴尔讲的道理好过那些人，但丝毫没说服那些人。

她没鼓掌，也没有致意，但她记住了那场景，衷心地敬重他。她明白在那种时候那种场合下，他表达观点是很困难的，他的良知不让他缄口，她开始知道与金钱、地位、才智，或是美貌相比，更宝贵的是品格。她觉得，就像一个有学问的人所说的，如果崇高就是“真实、威信和善良的期盼”，要是这样的话，她的友人弗里德里克·巴尔就是既仁爱又崇高。

这样的看法日渐加深。她重视他的评价。她希望获得他的尊重。她但愿自己有资格成为他的友人。她的期盼十分诚挚，但

恰在这当口，她几乎失去一切。此事源于一顶三角帽。教授有一天晚上到房间里来为乔上课，头上戴着纸做的士兵帽，是蒂娜搁上去的，他忘了取下来。

“很明显，他下楼之前没有照过镜子。”乔在说“晚上好”的时候笑着想。他一本正经地坐了下来，丝毫没留神自己的主题与发饰间令人忍俊不禁的对比。他准备为她念《华伦斯坦之死》。

最初她没说什么，由于有可笑的事，她愿意听他畅快大笑，因此，她等着他自己注意到，但没过多久她就忘了这件事。听一个德国人念席勒的作品是很有吸引力的。念完后做功课，同样让人快乐，那天晚上乔情绪极好，她的眼睛因为那个三角帽而高兴地熠熠生辉。教授不明白为什么，终于他忍不住了，有些奇怪地问——

“马奇小姐，对着老师你笑什么？你不尊重我却如此淘气吗？”

“先生，你忘记了摘帽子，叫我怎么尊敬你？”乔说。

漫不经心的教授一本正经地用手在头上摸着，拿下小三角帽，观察了有一分钟之久，随后开心地仰面大笑起来，那笑声就像大提琴的声音。

“唔，我看见帽子了，是顽皮的蒂娜做的，我成了笨蛋。好了，这没什么，你看，如果你今天的功课做得不好，你同样得戴这顶帽子。”

由于教授注意到有幅画在帽子上，功课便间断了一会儿。他打开帽子，十分厌烦地说：“但愿这种报纸不要到这座房子里。它们对孩子不适宜，对年轻人也不适宜。报纸做得糟糕极了，我无法忍受这种无德之人。”

乔看了看报纸，注意到一张有意思的画，上面是一个颠狂的人，一具尸体，一个痞子，还有一条毒蛇，她并不喜欢。然而却不是因为不喜欢，出于某种不安，她翻开报纸，这是因为突然感到那会是《火山周报》。但不是。她又想着如果是《火山周报》，报上

有自己的故事，但没有署名，也便不会暴露自己。她平静下来，但她的神色，她的脸红仍旧暴露了她。尽管教授漫不经心，然而他能注意到比别人预料的多得多的事情。他清楚乔在写东西，而且不只一次在报社碰到过她，但因为乔从未提及这件事，所以，尽管他非常想读她的文章，但仍旧没有问过。此时，他突然到：她做的事使自己羞于承认，他为此不安。与许多其他人不一样，他不会告诉自己："这种事与我没什么关系，我不必干涉。"他想到的仅仅是她是个年轻的女孩，贫困且离父母很远，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他很冲动想给她以帮助。如同伸手搭助一名落水幼孩般，他这种冲动发生得既迅速又自然。这些想法在他头脑里一掠而过，脸上一点也没表现出来。报纸被翻过去了，乔将线穿到针上。此时，他准备讲话。他非常自然，却又十分郑重地说——

"是的，你拿开报纸是正确的，我认为，年轻的好女孩是不该读这类东西的。某些人会因为这类东西而高兴，然而我却宁愿自己的孩子去玩火药，也不允许他们看这类垃圾。"

"并非一切都不好，你知道这仅仅是愚蠢，只要有人需要，我认为这并没什么损害。很多体面人便是通过这种所谓的轰动小说合理地生存着。"乔说。她使劲刮着衣裙，一条细微的线迹留在针走过的地方。

"有人对威士忌有需求，然而我觉得你我都不可能会去出售它。若是那些体面人明白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存途径是合理的了。他们无权把毒药加到小糖果里，然后叫孩子去吃。不是的，他们有必要思考一下，应该在做这类事之前去掉污垢。"

巴尔先生慷慨陈词，将报纸揉得皱巴巴的，来到火边。三角帽化为烟尘，从烟囱离开，不会再危害人间了。乔静静地坐在原地，仿佛被烧的是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后，她的脸仍在发热。

"我愿意烧光一切报纸。"教授小声嘀咕着，由火边走回来，脸上显出一种安慰的神情。

乔在想她楼上的那些报纸会化成什么样的火焰。这时，她的良心上压着的是她艰难赚到的钱。随之她又自我安慰起来："我写的东西与那些不同，仅是愚蠢而已，丝毫不坏，因此我无须不安。"她拿起书，好学地问："先生，我们继续学习？这回我一定十分专心致志。"

"但愿如此。"他就讲了这一句话，然而弦外之音的重量却超乎她的想像。他一本正经却又慈祥地注视着她，她觉得《火山周报》这几个字似乎就写在自己的前额上。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马上将报纸拿过来，认真地看着自己的每一篇作品。巴尔先生稍有些近视，偶尔戴眼镜。乔以前试着戴过，她笑着看它将字扩大。此刻，她好像又戴上了教授的眼镜，只是这是精神或品质上的眼镜，粗制滥造的故事中的污点骇人地盯着她，使她垂头丧气。

"这些是垃圾，如果我再接着写，会比垃圾还坏，因为我每次写的东西，都要比上一个更加危言耸听。我只顾为钱而写，自己和他人都为之受害。我知道情况就是这样，我认真地看这些东西，没法不内疚。如果家人看到了，如果巴尔先生看到了，该如何去面对？"

只是因为这种想法，乔的面孔就又热了起来。她将一整扎报纸扔到火炉里，大火几乎烧着了烟囱。

"没错，这种容易烧着的垃圾最该去的地方就是这里。我觉得，即使烧了这房子，我也不愿意其他人因我的火药毁掉自己。"她想着这些，同时看着《法律之魔》渐渐消失，化为缕缕黑烟。

三个月的劳动换来了一堆烟尘和搁在膝上的钞票。现在，乔严肃地坐在地上。想着该怎样使用这些钱。

"我觉得，我尚未带来大的损害，可以拥有这些钱，作为耗时费。"她说。想了半天，她又烦躁地继续道："我宁愿自己丧失良知，这可真烦人。如果我不关心自己是否做错，不会因此而担忧，我就会过得很好。我不禁要想父母对此不那么严厉要求就好

了。”

唔，乔，不要如此希望了，该感激上苍，父母真的是那么严厉要求你，衷心地怜惜那些缺少这种保护者的人吧。保护人以原则圈住他们，而心急的年轻人却认为这些原则如同监狱的围墙，然而事实证明它们实在是女人形成优秀品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乔不再写轰动小说了，她觉得自己受到的震撼是钱弥补不了的。如同自己所习惯做的那样，她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她学了很多课程，潜心分析舍伍德夫人、埃奇沃思小姐、汉娜·摩尔，之后写了篇文章，其中有强烈的道德意味，应该称之为小品文或说教才合适。她始终忐忑不安，自己丰富的想像力和姑娘的罗曼蒂克让她对新的文风产生担忧，就像上个世纪呆板繁琐的服饰出现在化装舞会上似的。她将这一道德作品送到几个地方，都无人理睬。她被迫承认达什伍德的观点，道德卖不出去。

随后，她又尝试着写了几篇儿童方面的文章。如果她不是想多得些钞票，她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买主。仅有的一位可以给她充足钞票，让她能够尝试儿童文学的是位让人敬重的先生。这位先生自己认为其责任就是让人们都来崇仰他。然而，乔尽管愿意为儿童创作，但仍旧不愿在笔下让那些不去指定主日学校上课的淘气孩子们被熊吃，被疯牛顶，而那些上课的乖孩子获得多种赐品，从金色的姜饼，一直到保卫他们离开人间的使者，他们还含混地唱赞美诗或布道。所以，乔在这种磨炼下，什么也没写出来。她盖好墨水台，一下子变得谦虚了，这是很有好处的。她说——

“我搞不明白任何东西了，我得等弄明白以后再做。而且，假如我无法写出更好的作品，我便‘去掉垃圾’，这么做至少是坦诚的。”这样的想法表明，她第二次从豆茎上跌下来对她是有益的。

在做着这样的心理斗争时，她表面上的日子过得与以往同样忙碌，没什么起伏。即使她偶尔显得有些严肃或忧伤，除巴尔教授外，其他人也是注意不到的。乔丝毫不知道他在留意自己是不是接纳了他的指责并从中受益，但乔经受了考验，他很高兴。

尽管他们彼此没有沟通，但他清楚她没再写。这不仅仅是从她的右手食指来估计，此时她的食指没有墨痕了。她在楼下打发夜晚，他也没在报社碰到过她。她在持之以恒地学习。所有的这些让他明白，她决心专心致志于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尽管这些并不是她愿意去做的。

他真是实在的朋友，多方帮助她。由于不写轰动小说了，乔觉得很愉快。在德语之外她还学了另外的课程，奠定了自己轰动故事的基础。

她的心情在漫长的冬季一直是非常好的。六月份，他与柯克太太告别了。大家在分离之际都非常伤感，孩子们特别难过。巴尔先生所有的头发都立着，他在烦闷的时候，总是弄乱头发。

“打算回家了？哦，你非常幸福，有家可以回。”在临走之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她注意到自己对他说回家的事时，他所说的话，当时他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捋自己的胡子。

因为她出发极早，所以在前夜便和每一个人辞行。轮到他的时候，她热情地说：“唔，先生，一定记得，如果途经我那边，希望你能来看我们，怎么样？你来，我绝对不会忘了你，我希望我们家里所有人都能认识我的朋友。”

“真的，你愿意我去，是吗？”他问。他看着乔，那急切的目光是乔从未见过的。

“当然，就在下个月过来吧，那时候劳里毕业，你可以像看有趣的事那样去看毕业典礼。”

“你讲的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吗？”他换了口气。

“没错，我的男孩特迪。我替他骄傲，也愿意你看看他。”

但是，乔仰起头，什么也没注意到，只想着让他们二人相见时的开心。由巴尔先生的某种表情她一下子想起，大概劳里不只是她“最好的朋友”。由于很想做出没什么的样子，她的脸又不由自主的红了。愈是不想如此，她的脸愈红。如果没有坐在膝上的蒂娜，她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好在那个孩子激动地想抱她，她就

顺趁别过脸去。她希望教授没注意到，然而他注意到了，并且同样由一时的担忧变成正常的表情。他真诚地说——

“我大概没空参加毕业仪式了，然而我希望那位朋友马到成功。愿你们所有人幸福。上帝保佑你！”说罢，他与乔亲切地握了握手，然后肩扛着蒂娜走了。

但是，巴尔在孩子们上床以后，在火炉旁坐了很久。他看起来很疲惫。“heimweh”，即思乡之情，沉甸甸地压在心上。他记起乔曾坐在那里，孩子在膝盖上，面带温柔，不禁用两只手支撑着头。一段时间后，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似乎在找他无法找到的东西。

“现在我已不能有期盼了，那并不是我的。”他叹着气对自己说，差不多是呻吟了。但是，仿佛在斥责自己不能控制的欲望，他去吻了吻枕头上两个头发乱乱的小脑袋，取下那个他不常用的海泡石烟斗，并打开自己的柏拉图。

他以最大限度的挣扎，像男子汉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我认为，他并不认为两个无拘无束的小男孩，一个烟袋，还有那崇高的柏拉图，可以完全取代家中的妻子与孩子。

尽管起程时间非常早，次日清晨他仍旧去车站送乔。多亏他的送别，乔在寂寞的行程里才能有美好的追忆。慈祥的脸在为她送行，一束紫罗兰陪着她。她快乐地想着：“啊，冬天过去了，我什么也没写，同样没有钱。然而我有了一位友人，非常好的友人。我要尽一生拥有他的友情。”

第三十五章　悲　痛

无论出于什么动机，劳里那年的功课很优秀，毕业时的成绩

也很好。他的朋友们评价说：他的拉丁语演讲有如菲力浦斯[1]般的优雅，狄摩西尼般的辩才。大家都去了现场。他的爷爷——啊，如此骄傲！——马奇先生与马奇太太，约翰和梅格，乔和贝思，都衷心地欣赏他，为他高兴。也可能男孩子们那时没在意，但是有过的成功可能不会再获得这样强烈的赏识了。

“我必须留下来吃这倒霉的晚餐，明天早上我便赶回家，姑娘们，你们可以来接我吗，像往常一样？”快乐的一天过去了，劳里在把女孩子们送到车厢里时说。他口中的“姑娘们”，实际上的是说乔，因为惟有她有这个习惯。对自己的优秀男孩，她什么都不愿拒绝，于是热情地回答——

“我一定来，特迪，无论如何都要来，我要走在你前面，用单簧管给你吹《为凯旋的英雄欢呼》。”

劳里谢了她，乔突然因他的表情担忧起来。“啊，上帝啊！我明白他要讲什么了。我该怎么办才好。”

她的不安在晚上的思考和早晨的工作中有所缓和。她确信，她已经让对方明白自己会怎样回答后，他要是再求婚就已经很笨了。所以，她在预定时间起程了，她盼望特迪什么也别做，以致让她刺痛他可怜的情感。她先到梅格家，和黛西与德米亲吻戏耍，情绪有所好转，有了去谈的自信。但是，当看到由远而近的结实身影时，她只想着扭头逃掉。

“乔，单簧管呢？”劳里在可以听到说话的地方喊道。

“我忘了。”乔又大胆起来。这样根本称不上情人间的彼此招呼。

以往这样的时候，她总是抱着他的手臂。此刻，她没这么做，他也没说什么。这并不是什么好迹象。一直到他们由大道转到一条穿过树林通往家的小道时，劳里始终在不停地聊着一些很远的事。此刻，他的脚步慢下来，说的话也一下子不顺了，经常有

---

① 菲力浦斯：英国诗人，人称“多愁善感诗人”。

让人尴尬的间断。乔为了让沉闷的谈话好起来，就说："现在，你该有一个开心的长假了。"

"我的确这么想。"

他的语气很坚定，乔立即仰起头望着他，却发现他正注视着自己，乔从他的神色得知骇人的时候来了。她伸出手请求说："别，特迪，求你不要讲。"

"我要讲，你一定要听我讲。没用的，乔，我们一定得讲清楚，尽早些，这于你我都好。"他说着，一下子激动起来，脸也红了。

"那你说吧，我在听。"乔说，破釜沉舟般地。

劳里作为情人，没什么经验，然而他却是认真的。他准备"讲出来"，即使不会成功。所以，他讲了起来，以他独特的焦躁方式。虽然凭借男人的气度，他让声音最大限度地不变，但偶尔还是不知该怎么讲。

"乔，从我结识你开始，我便爱上你了，真的不知该怎么办。你对我这么好。我想表达出来，但你不允许。现在，我要你往下听，回答我，我无法再这么下去了。"

"我不愿让你这样，我觉得你已知道了——"乔说，她察觉到事情比想像的更糟。

"我明白你那么想过。但姑娘们的想法让人很奇怪，她们本来的意思你一点儿都不清楚。她们嘴里说'不'，事实上她们在说'是'，仅仅是出于好玩，让男人不知南北。"劳里答道。他以公认的事实保护自己。

"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我始终没想过你如此爱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一贯是离去，不让你这样。"

"我觉得是那样，你可能这么做，然而不管用的。相反，我只是越来越爱你。为让你高兴，我刻苦读书，不玩台球了，我放弃了一切你不喜欢的事情。我在期待，始终不埋怨，我盼你会爱我，尽管我算不上太好，一半都不——"他的嗓子在此处哽住了。他捏着无茛，同时清着自己"该死的嗓子"。

“你，你待我，你待我很好，我很感激，我替你自豪，那么喜欢你。我无法像你所说的那样去爱你，我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我试过了，然而，我无法转变自己的情感。我并不爱你，却要说爱你，只能是撒谎。”

“当真？丝毫不错吗，乔？”

他突然停下来，抓住她的两只手，问道，乔很长时间以后都忘不掉他的神情。

“不错，丝毫不错，亲爱的。”

此时，他们已进到小树林里，站在栅栏两边的台阶旁。在乔不情愿地说完最末一个字时，劳里垂下了双手，仿佛要转身接着走，然而，就在这一回，他跨不过那个栅栏了。他能做的就是把头依在长了苔藓的柱子上，静静地站在那儿。乔惊慌不已。

“唔，特迪，我很伤心，十分伤心。如果有意义的话，我宁可自杀！求你不要太看重了。我不可能。你明白的，如果不爱一个人，但却一定让她去爱是不行的。”乔呆板却非常失落地喊着，时时轻轻拍着他的肩，她想起很长时间以前他也曾如此抚慰过自己。

“有的时候，人就是如此。”一个低沉的声音由柱子后面发出来。

“我不信那是实在的爱。我宁可不那样做。”回答不容置疑。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闷。一只画眉鸟在河畔的柳树上高兴地唱着，风里高高的青草瑟瑟有声。一段时间后，乔坐到栅栏的台阶上，十分认真地说：“劳里，我打算对你说点事。”

他大吃一惊，仿佛中了枪。他仰起头，喊道：“不要对我说，乔，此时我无法忍受。”

“对你说什么？”她问，不明白他生气的原因。

“你爱那个老头。”

“哪个老头？”乔问。她以为他说的一定是他祖父。

“你写信经常提及的鬼怪教授。如果你说你爱他，我知道自己会做出任何事情来的。”他双目喷火，双手紧握，好像真要去实

现誓言似的。

乔想笑，但忍住了。面对这些，她不由得激动起来，她大胆地说："不要侮辱人，特迪。他不老，也不怪。他善良，亲切。除你之外，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请别如此气愤。我愿意友善，但如果你侮辱我的教授，我会生气的。我丝毫未想过要爱他或其他什么人的。"

"但你以后会爱他的，我该怎么办？"

"你同样会爱上其他人的，做个聪明的男孩，抛开这些吧。"

"我不会爱其他什么人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乔，永远，永远！"他跺跺脚，以加强自己高亢言词的力度。

"我该怎么对待他呢？"乔叹息着。她察觉到处理情感比想像中的要难。"你还没听我给你讲什么呢，坐下来听我讲。我的确愿意将事情解决好，让你快乐。"她说。她想给他讲理，来安慰他，但这只说明她根本不懂得爱。

劳里由乔先前所说的话里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一下子坐在乔脚下的草地上，手臂撑在栅栏下面的台阶上，仰头望着乔，期盼着。对乔而言，面对这种姿态，她无法平和地讲话，清晰地想事情。他就这样注视着她，目光充满爱慕和希望，因为被她的话刺伤而流泪，他的睫毛有些湿润。面对此情此景，她如何对她的男孩讲无情的话呢？她小心地转过他的头，一面摆弄他的鬈发，一面说话。为了她，他才留的头发——真的，这是如此让人感动！——

"我同意母亲的观点，我们不合适，我们性情暴躁，性格顽固，这会让我们十分悲哀，如果我们傻到想——"在末尾词上乔打住了，然而劳里异常开心地说了出来。

"结婚——不，我们不可能伤心的！你爱我的话，乔，我会变得十全十美，如同神仙，因为你可以将我变成任何一种模样。"

"不，我办不到。我试过了，然而不成功。我不可能拿我们的幸福去冒险，去小心地试验。我们看法不同，永远不会相同。因

此，我们一辈子都是好朋友，但别去草率地做什么其他的事。”

“不，只要可能，我们就要做。”劳里坚持地嘀咕着。

“好啦，理智点，理智地面对此事。”乔请求地说。她几乎无计可施了。

“我无法理智，我也不要你所谓的理智，它对我毫无意义，惟有让你更加狠心。我确定你什么情感都没有。”

“我宁愿没有。”

乔的声音有些颤抖。劳里视之为好的迹象，他扭过身，用最具有说服力、感召力的语气哄着说：“不要让我们遗憾了，亲爱的！所有人都盼着这件事，祖父如此，你家人也愿意，我不能没有你。说你乐意，让我们快乐，说呀，说呀！”

乔在几个月以后才明白自己是多么坚定地下定了这个决心：她确信她不爱她的男孩，永远也不可能变。这么说非常不容易，然而她还是说了。她明白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也太残忍了。

“我无法真心地讲‘乐意’，就压根儿不讲。你日后一定可以知道我是正确的。你会因此谢我——”她一本正经地说。

“我至死也不可能！”劳里从草地上跳起来，只要想到这些，他就生气。

“会的，你会的，”乔坚持说，“你很快会从这里走出来，找到一位有修养的迷人女孩，她会尊敬你，作你美丽屋子里的好主妇。但我不可能，我不美，手脚不灵巧，又老性格又怪，你会替我尴尬。我们还会吵闹——你瞧，以至此刻我们都想吵——我讨厌上流社会但你喜欢，你会烦我胡乱写画，但我缺少这些就无法活下去。我们会觉得不快乐，会盼着自己不是这种模样。所有的一切都不堪想像！”

“还有吗？”劳里问。他实在无法耐下心来听她讲这些预测。

“没有了。另外，我觉得自己以后不可能结婚的。我这样就很快乐了，我热爱自由，不可能为了某一个普通人匆匆忙忙地扔

掉它。”

“我更加明白了，”劳里接过话茬说，“现在你确实这么想。然而某时你会爱上那么一个人的。你会疯狂地爱他，为他而生、为他而死。我知道你会的，会以你自己的形式，但我只能在一旁看着。”失意的情人将帽子丢在地上，如果他的神情没那么痛苦，丢帽子的姿势看起来就滑稽了。

“没错，我会为他生为他死的，如果他到我这里来，使我不由自主地爱上他。你一定要尽量走出来！”乔喊了起来。对可怜的特迪，她已没有了忍耐力。“我已经努力了，但你不想理智。你这样缠着我，向我要无法给你的东西，太自私。作朋友，我会一生喜欢你，的确这样，十分喜欢。然而，我永远不可能与你结婚。如果你能早些确认这一点，对我们彼此都好——就这样吧！”

一席话如同点着了的炸药。劳里注视了她片刻，好像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是好，接着，突然转身，毅然决然地说：“某一天你会后悔的，乔。”

“唔，你去什么地方？”她喊着，为他的神色惊慌不已。

“去见鬼！”答话令人担忧。

乔望着他摇摇摆摆地下了河岸走向小河，一时间她的心脏都不跳了。但是，对一个年轻人而言，惟在犯下大错或有重罪，或遇到极度悲伤时，才会自杀。劳里不是能被一次不成功打败的懦夫。他没准备骇人听闻，跳到河里，然而本能让他把帽子与外套丢到自己的小船里，然后奋力划走了。与很多次比赛相比，他这次划得快多了。乔望着这个可怜的人：他在尽量挣脱心中的苦闷。乔长长地出了口气，松开两只手。

“这样有益于他。他返回家里，心情会很敏感，沮丧，我可不敢再见他了。”她想。在回家的路上，她走得很慢，她觉得自己仿佛损害了某种无罪的东西，又把它隐没到树叶底下。她继续想到：“现在我必须去找劳伦斯先生，让他特别仁爱地对我可怜的男孩。但愿他能爱上贝思，说不定以后他会的。但是我又觉得自

己是否误会她了。噢，上帝！姑娘们怎么能想要情人的同时又回绝他。实在是过于残忍了。”

她认定没有人能比自己更好地解决这件事，所以，她径直去找劳伦斯先生，将难以启齿的整个过程大胆地对他说了。随后，她非常懊丧地为自己的狠心痛哭起来，整个人都垮掉了，仁爱的老者尽管也十分遗憾，但一点儿也没指责她。他实在想不通居然有不爱劳里的姑娘，他希望乔改变想法。然而，他比乔更清楚：爱是无法勉强的。所以，他只是伤心地摇摇头。他打定主意让他的孩子远离痛苦。莽撞少年与乔分开时所讲的话让他非常担忧，虽然他不想承认。

劳里返回家中的时候，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却很镇定。祖父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迎接他，在一两个钟头内很好地维持了现状。祖孙二人傍晚的时候坐到一处。他们以往尤其珍惜这段时间，然而，此时老人无法像以前那样随便说些什么，年轻人则更不愿去听他称赞自己去年的成就。如今对他而言，那次成功仿佛是爱的无用功。他最大限度地忍耐着，然后去钢琴室开始弹钢琴。窗户开着。乔和贝思在花园里散步，只有这一回，乔比妹妹对音乐有更好的领悟力。劳里弹着《悲怆奏鸣曲》，过去的他从未如此演奏过。

“演奏得十分出色，我敢保证。然而过于痛苦了，让人想哭。年轻人，为我们演奏个欢快些的。”劳伦斯先生说。仁慈的老人非常可怜他，他很想说出来，但不知道该怎么说。

劳里演奏了一段快乐的乐曲，他疯狂地弹了几分钟，如果不是在一个短时中断时传来马奇太太的声音，他本打算将它演奏完的。马奇太太喊道：“乔，亲爱的，到这里来，我需要你。”

这恰恰是劳里特别想说的话，不过内涵不一样罢了！他听着，不知道把乐曲演奏到什么地方去了，音乐别扭地停了下来。音乐家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

“我受不了。”老人嘀咕着。他站起来，试探着来到钢琴室，把

充满爱意的手搁到劳里宽宽的肩膀上，如同妇人般和蔼地说：“我明白，孩子，我明白。”

劳里一时没回答，随之大声问：“什么人对您讲的？”

“乔，她本人。”

“那就不行了！”他烦躁地将祖父搁在肩上的手抖了下去。虽然他对爷爷的同情心怀感激，但男人的自尊却让他无法容忍男人的可怜。

“还有别的。我想说件事，然后就结束了。”劳伦斯先生说，口气异常慈和，“现在大概你不想留在家里吧？”

“我没准备从一个女孩面前走掉。乔无法阻止我去看她。我想留多长时间就留多长时间。”劳里答道，语气中带着挑衅。

“要是你如我所想的是个绅士，便不可能那样做了。我同样觉得遗憾，但那个女孩也没办法。你只能是走开一段时间。你准备去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都可以。我对什么都不在乎了。”劳里无所顾忌地笑着站起身来，他的笑声十分刺耳，让老人非常担忧。

“你应该像个男人似的面对此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草率行事。怎么不照自己的打算到国外去，将所有的事都忘记呢？”

“我无法办到。”

“但你始终非常乐意去，我承诺过，你大学毕业后让你去。”

“哦，然而我没准备自己去！”劳里说。他在房间里迅速地来回走着，那神情是祖父从未见过的。

“我并不是让你自己去，有人愿与你一同前往世界各地。”

“什么人，先生？”他停下来，注意听。

“我本人。”

劳里又像先前那样很快地走了起来。他伸开手，粗声大气地说：“我是个只顾自己的，狠心的家伙，但——您明白的——爷爷——”

“上苍佑护，没错，我是明白。过去我有过这所有的经历，首

先是自己年少的时候，然后是你的父亲。好啦，我的好孩子，好好坐着听我的打算。所有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立刻就可以运转。”劳伦斯先生说。他捉住小伙子，仿佛担心他离开，如他父亲过去那样。

“那样的话，先生，什么打算？”劳里坐下去，神色和声音没透出一点儿兴趣。

“我在伦敦的事情需要打理。本来我准备让你去解决的，但我自己处理更好。布鲁克承担这里的事务，会做得很好的。我的合伙人差不多做了一切，我不过是留着这个位子等你接替，什么时候走开都行。”

“但，爷爷，您不喜欢旅行。您岁数大了，我无法这样要求您去做。”劳里说。他对祖父的付出很感动，然而要是去，他宁可一个人去。

老人十分清楚这一点，他非常想阻止他独自去，他察觉到孙儿情绪低落，认定让劳里独行并不好。很显然，外出离开家庭的安逸会让人觉得不好，但老人抛开了这其中的遗憾，坚定地说：“感谢上帝，我尚未老到被淘汰的程度。我非常喜欢这个打算。那于我有益。我的老骨头不会受苦，如今旅行很安逸，差不多和坐在椅子里一样。”

劳里烦躁地来回扭动着身子，让人觉得他坐的椅子很难受，表明他不喜欢这个打算。于是，老人又连忙说：“我并不愿意作好管闲事的人或累赘。我想，你可能觉得我前往比扔下我更高兴些。我不准备与你聊天，而是你高兴就行，想去什么地方便去什么地方，我将自娱自乐。我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朋友，准备去看望他们。而且，你可以到意大利、德国、瑞士，到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畅快地欣赏美术、音乐、景致，还可以进行冒险活动。”

那一时刻，劳里觉得自己的心彻底粉碎了，世界变成荒郊野外，到处是猛兽在吼叫。但注意听老人末尾一句中加入的奇妙言词，破碎的心意外地活跃了，猛兽吼叫的荒郊野外也呈现出一两

块绿洲。他垂头丧气，也叹息着说："就按您所说的，先生，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做些什么。"

"和我有关系。孩子，别忘了这点。我给你足够的自由，我相信你能慎重地加以利用，给我承诺，劳里。"

"您让我如何就如何，先生。"

"好，"老人想，"此刻你无所谓，但有时这个誓言能够不让你顽皮。否则我便彻底错了。"

劳伦斯精神饱满，一鼓作气，在这个失恋的人尚未有精神进行反抗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了。在筹备时期，与相同状态下年轻人的常见状态相同，劳里忽而闷闷不乐，忽而生气，忽而又沉思起来。他胃口不好，衣着不整。他在钢琴前消磨很多时间暴躁地弹奏着。他避开乔，然而又表情痛苦地从窗户后面注视着她来安慰自己。乔在夜里经常梦见那张痛楚的脸，白天的时候，那张面容压着她，让她有深深的内疚感。跟一些悲哀的人不同，他根本不讲自己的单恋，他不让所有人，包括马奇太太在内，去试着抚慰他或显出怜悯。因为某些缘故，这令其朋友觉得宽心。然而，他临行之前的几个礼拜让人十分不好过。"那可怜的人儿想走掉以抛开苦闷，返回时会高兴起来的。"所有人都因为这一点而觉得开心。当然，他对他们的错觉一笑了之，以一种可怜的骄傲心态。他清楚自己的忠实就如同自己的爱，是不会改变的。

分手的时刻到了，他假装非常开心的样子，来掩饰烦人的心情，这样的心情似乎要暴露出来。他作出来的高兴没影响什么人，然而为了他，每个人都努力装得受其影响。他的表现好极了，马奇太太后来过去吻他，悄悄地说了句话，带着妈妈一样的关爱。他感到马上便要离开了，于是赶紧与旁边每个人拥抱，包括悲痛的汉娜嬷嬷也没有忘记。随之他逃到楼下，像奔命似的。一分钟后乔也走了下去，如果他回头，她准备向他挥挥手。他的确回头了，又走过来，拥抱她。她在他上面一级台阶上站着，他仰视着她，简单明了的请求在他的神色下显得很能服人，并且让人感

动。

“唔，乔，你真的没有办法？”

“特迪，亲爱的，我真愿意有办法。”

仅这两句话，劳里顿了顿，随之站正身体，说：“好啦，不要介意。”他离开了，没说什么。唔，事实并非如此，乔真的介意，在她冷漠地答复后，劳里的鬈毛头在她胳膊里埋了一会儿。她觉得仿佛刺了自己最心爱的朋友一刀。在他走掉、没有再转回来观望的时候，她清楚男孩劳里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第三十六章　贝思的秘密

在那个春天回家的时候，乔为贝思的改变大为惊诧。谁也未曾提到，好像也没人注意到，因为改变是慢慢发生的，天天见她的人不会诧异。但外出可以让人目光尖锐。望着妹妹的面容，乔的心情很沉重，妹妹的改变非常明显，与秋天时相同，她的面容苍白，但又瘦了点。她的表情里有些怪异和透彻，仿佛俗世的东西逐渐被提取干净了，而那处于神的映射下的柔弱的躯体表现出难以言表的悲壮的美感。望着这张面孔，乔觉察到了，然而那时她什么也没讲。最初的印象迅速地失去了作用，这是由于贝思好像非常高兴的缘故，谁也没对其身体好转有什么疑虑。很快，乔进到了其他的苦闷中，暂时忘掉了她的不安。

但劳里离开后，家里又平静了。隐隐约约的不安重新来了，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她对家人承认错误，并获得谅解。然而，她在取出钱建议到山间旅行的时候，贝思衷心地感谢她，但要求别到距家如此远的地方，到海边住一下会更适宜。就像奶奶不管怎样都扔不下孩子似的，乔领着贝思到了那宁静之所。贝思能够在那个地方的户外停留很久，她苍白的面容会因拂动的海风涂上些许色彩。

那里并不是什么时尚地方，但即使在欢乐的人群里，姐妹二人也出乎不与任何人交往，她们宁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贝思过于害羞，不喜欢与人交往，而乔则把精力都放在她身上，所以也不管其他什么人了。于是，她们二人独处，彼此相随，一点儿也没注意到旁边的人对自己产生的兴趣。他们怜悯地看着健康的姐姐和柔弱的妹妹，她们一直在一块儿，好像直觉在说不久她们将永远地分别。

她们的确有所觉察，然而谁也没说，我们与最亲密的人之间，常有一种很难冲破的距离。乔觉得自己与贝思之间降下一道帷幕，但，当她伸手去掀帷幕时，平静里仿佛又存在着一种伟大的东西。她在等贝思去说。她父母仿佛对她发现的事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她觉得诧异，也觉得安慰。黑暗在那沉默的几个礼拜里逐渐明晰起来，她没向留在家里的人说任何事。她确定回去时贝思的状态不可能变好，这足以表明一切。妹妹是不是估计到了残酷的事实，这是她更想弄明白的。贝思躺在暖和的岩石上，头枕在乔的膝盖上，海风对健康有好处，现在正轻轻地吹着她，脚下是海水，在弹奏着乐曲。在每天这几个钟头的时间里，贝思在思考些什么呢？

贝思有一天对她说了。她安静地躺着，乔感到她睡熟了，于是搁下书，不安地望着贝思，希望由她面容的浅晕中看到好的征兆。但她没发现让她高兴的地方：面庞十分瘦削，两只手似乎过分柔弱，几乎拿不动她们捡来的粉红小贝壳。那一刻，她十分悲伤地觉得，贝思正渐渐离开自己。她的胳膊情不自禁地拥紧了自己最心爱的宝贝。有段时间她的眼睛湿润了，无法看清东西。等看得见东西时，发现贝思正仰头望着她。贝思的眼神如此柔和，什么也不用讲了。“乔，亲爱的，你明白了我很开心，我想对你说，但我做不到。”

没有答话。姐妹二人只是脸贴着脸，没有眼泪，乔在感受最深的时候，是不会流泪的。那一刻，乔变为弱者，贝思力图抚慰

她，支持她，用两只手拥抱着她，轻声耳语地抚慰着她。

“很久以前我便意识到此事了，亲爱的。如今我都习以为常了，记起它或者承受它已不再艰难。你也照做吧，不要为我苦闷了。这样才好，确实是最好的。”

“贝思，秋天的时候，你那么不高兴是因为此事吗？你不可能那时就觉察到，然后一个人忍耐这么久，是吧？”乔问，她不想看到也不想说那样最好，然而当明白了贝思的苦闷里没包括劳里，她心里觉得很快乐。

“没错，那个时候我丧失了希望，然而不想承认。我试着认为那是不正常的幻觉，不想打扰别人。每次我见你们如此健康，结实，心中总是憧憬着快乐时，就觉得自己丝毫无法与你们相比，实在是伤心。那时候，我很悲痛，乔。”

“哦，贝思，当时你没对我说，没有允许我来安慰你，帮你！你为什么不把我算在内，而一个人面对所有的一切呢？”

乔的声音带着柔和的指责。贝思在力图与健康、爱情和生命分离时，在力图快乐地面对自己的不幸时，心里一定挣扎过。并且这种挣扎是一个人做的，想到此处，乔就觉得心在疼。

“可能我这么做是错的，但，我试着做得正确。我无法确认，没向任何人讲，但愿我想的不对。但那个时候，如果我让你们惊恐不已，我就太自我中心了。妈妈如此惦记梅格，艾米身在外地，你与劳里如此快乐——至少我那时是这么想的。”

“但我想的是你爱劳里，贝思。我走掉的原因在于我无法爱他。”乔喊道，开心地讲出了所有事实。

贝思为此大吃一惊，虽然难过，但乔仍情不自禁地笑了，她小声地说：“你不爱他，是吗宝贝？我为你爱他而不安，在想着那段日子里，你可怜的心在忍受着失恋的悲哀。”

“哎，乔，他如此喜欢你，我怎么会那样？”贝思孩子似的天真地说。“我真的深深地爱着他，他待我太好了，叫我怎么能不爱他？可是，他只能当我的兄长，丝毫不能是其他的。但愿有一天

他当真作我的兄长。”

“这不由我，”乔坚定地说，“艾米等着他，他们俩人很合适。但我现在不想说这些。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样，我只在乎你，贝思，你一定要好起来。”

“我愿意好起来，哦，的确愿意！我在尽力，但每天我都在倒退，我渐渐认定自己无法恢复健康了。如同潮水一样，乔，它落潮的时候，虽然是慢慢地落去，但是却势不可挡。”

“它会被拦截，你的潮水不会落得如此迅速。贝思，十九岁太年轻了，我不能让你离开。我要做事、祷告，与它抗争。不管怎样我要保护你。绝对有办法，不会太晚的。上天不可能如此狠心，从我身旁抢走你。”可怜的乔挣扎地喊着，相比之下，她的精神远不如贝思真挚温顺。

真挚的人一般不说什么虔诚，行为可以表明一切，并且行为与说教和宣扬相比，更具说服力。贝思不能说明或对自己的信念作阐释，这种信念使她具备了离开生命的胆量与耐力，让她可以快乐地等候死神降临。如同一个容易轻信的孩子，她什么都不问，却把所有的都交给了上天和自然——我们所有人的父母。她认定他们是惟一能劝解人，让人振奋地对待此生与来世的力量。她没有用神一样的语言怪乔，却因她的热情而更加爱她，她更紧地珍藏着宝贵的人间情爱。上天未曾准备让我们失去这样的情感。由此我们和他更加接近。她无法说：“我愿从这个世界走开。”对她而言，生命是美好的；她只好呜咽着说：“我尽量情愿走开。”她牢牢地抱着乔，排山倒海的悲伤第一次淹没了姐妹俩。

过了一会儿，贝思静了下来，她说：“我们回去的时候，由你对他们讲这件事？”

“我觉得，无须讲出来，他们就会发现。”乔叹息着。此刻，她仿佛察觉到贝思每天都有所变化。

“可能发现不了。据说深切相爱的人对此最看不清。如果他们没发现，你就代我对他们说。我不愿有秘密，使他们有所准备

更善良些。梅格有约翰与两个孩子抚慰她,但你一定要关照父母,好吗,乔?”

“要是我做得到的话。然而,贝思,我并没丧失希望。我得确定这真是不正常的幻觉,不让你觉得那是事实。”乔尽量平静地讲出这些话。

贝思躺着,想了一会儿,随之像平时一样安详地说:“我不清楚该如何说明自己的想法。除你之外,我不可能与其他人讲的。这是由于除我的乔之外,我无法对任何人讲出心底的话。我要讲的是,直觉告诉我,上天未曾准备让我长久生存。我与你们别的人不一样,我未曾对长大以后有过打算,也没想过结婚。我似乎估计不到自己会干什么,我只不过是笨拙的小贝思,只能在家蹦来蹦去,在家以外的地方,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我未曾想过要离开家,此刻与你们离别,心里特别难过。我不恐惧,然而似乎哪怕是在天堂,我仍会思念家,思念你们的。”

乔不知该怎么说。静静地呆了好几分钟,只有风在叹气,还有浪击的声音。一只白翅海鸥盘旋而过,阳光镀上它银色的胸脯。贝思就那样看着它,直到它消失了,目光里全是痛楚。一只灰黄羽毛的小鸟飞到海边跳来跳去,啾啾鸣叫,仿佛在看阳光与大海。它飞到贝思这儿,善意地望着她,随后在一块温暖的石头上站住,从容不迫地梳理着湿漉漉的羽毛。贝思觉得很宽慰,她笑了起来。由于它在传达友善,让她觉得自己还可以享受美好的生命。

“迷人的小鸟!乔,瞧,它如此温顺,与海鸥相比,我更爱小鸟。它们不怎么勇敢,也不怎么好看,然而它们好像是欢快天真的小家伙。在去年的夏天,我一直叫它们我的小鸟。妈妈说它们使她想到我——那群小鸟是棕色的,一直在海边快乐地唱着小曲。乔,你和海鸥一样:健壮、不易受控、爱好大风大浪,能远远地飞到大海上去,并因此快乐无比。梅格像斑鸠。艾米和她说的云雀一样,想高飞在云雾里,又想回到窝里去。可爱的小女孩!她

志向高远，心地柔善。无论她飞得多高，都不可能忘记家的。但愿可以再看见她，好像她离我们是如此的远。”

“春天的时候，她就回来了。我的意思是你得做好准备，享受相见时的愉悦。我要你在那个时候健康，而且容光焕发。”乔说。她觉得在贝思的改变里，属言谈方面的变化最为明显。现在她讲话不太费力，有时自言自语，一点儿不像过去那么羞涩了。

“乔，亲爱的，不要这样希望了，我确信这毫无意义。我们不必伤心，可以在等候中拥有相处的幸福。我们可以幸福的，我没那么伤心。我觉得如果你帮我的话，我的潮水可能会退去得容易些。”

乔俯下头吻着这张宁静的面孔，以这静静的吻把全部的自己寄予了贝思。

她说的没错，她们返回家后无须讲出来，父母此刻明显地发现了他们始终不希望出现的事情。旅行让贝思觉得劳累，她马上到床上去了，讲着自己归来是如此的快乐。乔下楼的时候察觉到自己不必完成那项难办的任务了，即不必说出贝思的秘密。父亲头依在壁炉架子上，站着，乔进来的时候，他没转过来；但妈妈冲她伸出手臂，似乎在求助。乔到了她身边，静静地抚慰着她。

第三十七章　新感觉

英国的散步场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可以见到尼斯市的每个时尚人士——那是个迷人的地方。散步场的周围圈着棕榈树、鲜花和热带作物，一面靠近大海，另一面与一条非常广阔的车道连在一起，旅馆和别墅矗立在道路两旁。柑橘园和很多山脉远远相望。大家讲着不同语言，身着不同服饰，这里象征着很多国家。在晴朗的日子里，此处快乐的景象如同狂欢节般让人驻足。骄傲的英国人，好动的法国人，一本正经的德国人，漂亮的西班牙人，

难看的俄国人，谦恭的犹太人，放纵的美国人，他们或者驾着车辆，或者闲坐着，或者悠然地逛着。他们随便说着新闻，谈论着此处的时尚人士——里斯托里或狄更斯，维克托·伊曼纽尔或桑威奇群岛的女王。与此地的人相同，到这儿来的马车以及它的装饰都色彩缤纷，十分吸引人。尤其是妇人们自己驾的低档双马四轮车。拉车的是两匹有力的小种马，车上配有艳丽的网，以免女人宽大的裙裾落到小车外面，小马车夫则站在车的后架子上。

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将手搁在身后，走在散步场上，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这一天是圣诞节。他的样子与意大利人相似，身着英国式的装束，但又有美国人独立的神情——所有的女士都因这样的混合气质以赞赏的眼神望着他。公子哥们穿着黑色天鹅绒西装，系着玫瑰色领带，戴着软皮手套，山梅花别在扣眼里。他们冲着这个年轻人耸耸肩，然后开始嫉妒其身材。虽然四下有很多耀眼的美女，但这年轻人几乎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注意着一位金发的蓝衣女孩。他迅速走到散步场外，仿佛无法确定到底是去公园听乐队演奏，还是顺海岸走去山上的城堡似的，他停在十字路口。他抬头看了看，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他注意到一位女士坐在一辆小车上，正沿着街道迅速地驶过来。那姑娘正值妙龄，金发披肩，身穿蓝色衣裙，美极了。他望了一会儿，突然激动起来，像个小男孩似的，他摇着帽子，飞快地赶过去迎接她。

“哦，劳里，真的是你吗？我原以为你不会来呢！”艾米喊着扔下缰绳，探出两只手。一个法国母亲对此颇为不满，她让女儿快点儿走，惟恐女儿见到以为“疯狂英国人”如此开放的行为会有伤风化。

“我在途中耽搁了，然而我答应过与你一块儿欢度圣诞。如此于是我就来了。”

“你爷爷他好吗？你们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儿？”

“好极了——昨天晚上——住在沙万旅馆。我到过你住的旅馆，但你们全出去了。”

“我要说的太多,都不知从何说起了!到里面来坐,我们静下来好好聊聊。我准备驾车兜风,希望能有人陪。由于今晚有活动,弗洛正攒着力气呢。”

“什么活动?舞会?”

“我们的旅店里有场圣诞晚会。那地方美国人很多,为庆祝圣诞,所以开晚会。你真的愿意与我们一块儿去吗?婶婶会开心的。”

“谢谢,现在去哪儿?”劳里问。他两只胳膊交叉着,身体倚向后面。艾米更想驾车,所以这样的举动使她很高兴。阳伞、马鞭和白马背上的蓝缰让她很知足。

“首先我得去拿信,随后去看城堡之山;那个地方很迷人,我爱给孔雀喂食。你到过那儿吗?”

“过去几年里经常去,但现在我一点儿都不愿意去。”

“对我说说你的事吧。你爷爷来信说他在等你从柏林来,那是有关你的最近的一点儿消息。”

“没错,我在那地方呆了一个月,随后与他在巴黎见面,他要在那里安顿下来过冬。在那里他有友人,让他快乐的有很多东西。因此我就到这儿来了,我们生活得实在是太好了。”

“这样计划实在太棒了。”艾米说。她察觉到劳里表现得似乎缺了些什么,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没错,你瞧,他厌倦旅行,但我又讨厌安静。所以,我们按各自的喜好行事,也就不会有矛盾了。我一直与他在一块儿。他乐意听我冒险的事,而我从旅行中回来,有人因见我而开心也让我很高兴。那是个污秽的烂坑,是吧?”他表情嫌恶地加了一句。此时,他们正顺着大路朝这旧城的拿破仑广场前进。

“然而它具有情趣,因此我无所谓。这河流、山川多么神奇。隐隐约约的小巷横七竖八,我真开心。现在,我们得等待游行队伍过去才行,他们准备到圣约翰教堂去。”

队伍到了,华盖下走着牧师,修女们手中拿着点亮的小蜡

烛，戴着白色面纱，一些教徒一面走一面唱，穿的是蓝色衣服。劳里无精打采地望着队伍，艾米观察着他，觉得心中有股新的羞涩感。他变了，在身边这个忧心忡忡的人那里，艾米没发现她走时那个兴高采烈的男孩的影子。她觉得，与过去相比，他更漂亮了，而且进步很多。但是，重逢的喜悦过后，他又开始倦怠、沮丧了——并非不正常，准确地说也并非不高兴，只是看上去有点儿严肃而老练，但一两年的快乐日子是不可能使他变成这样。艾米不理解，也不便过问，因此她摇摇头，轻轻地鞭打了小马一下。这时，游行队伍走过帕格里奥尼桥的拱门，弯曲地进了教堂里，不见了。

“Que pensez—Vous？”[①] 艾米炫耀着自己的法语，到国外以后她懂的法语数量多了起来，但质量没有长进。

“小姐惜时，所以有得，令人佩服。”面带赞赏，手触心窝，劳里屈身答道。

艾米高兴得脸一下子红了。然而，不知为什么，与以往在家时他的夸奖不同，这样的赞赏没那么让她知足。那是节日的时候，他从心里笑着，前后相随，说她“很有意思”，而且赞扬地拍拍她的头。她对这种口气不太欣赏，虽然并非不是发自心底，虽然也带着称赞，但口气是漠然的。

“如果他这样叫作成长，我宁愿他始终是个男孩。”她想。她有种怪异的遗憾与不舒服的感觉，却尽量装作开心快乐。

她在阿维格德收到了珍贵的家信。随后，她十分高兴地念起来，把缰绳给了劳里。这时，他们顺着林荫路弯曲着向前走，绿色的栅栏布满道两边，香水月季在这顶上绽放，如此清新，如同在六月里。

“妈妈提到贝思的状态很差。我经常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但她们全说‘待下去’，我便留在这儿，我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

---

① 法语：你在考虑什么？

了。”艾米盯着这页信严肃地说。

“我觉得你这么做是正确的。你待在家中做不了任何事，但他们知道你在这里健康、开心、幸福，就会非常高兴，亲爱的。”

他挨得近了点儿，如同过去那样讲着这番话。艾米心中偶尔出现的不安减弱了，她由劳里的表情、举动、还有哥哥一样的“亲爱的”叫法断定，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她在外地也不会寂寞的。过了一会儿，她笑着让他看乔的一张素描，乔着一身涂抹工作装，帽子上竖立着一个蝴蝶结，口中道出“天才冒火花了。”

劳里笑着拿过去，搁到背心口袋内，“以免被风吹走”。他饶有兴致地听着艾米开心地念信。

艾米说：“对我而言，这会是个十分开心的圣诞节。上午有礼物，下午有家信，还有你陪着，又有晚间的舞会。”在老城的废墟里他们下了车，一群美丽的孔雀围了过来，温和地让他们喂。艾米站在他上面的山坡，笑着，给那些美丽的鸟扔面包屑。如同先前她看自己似的，劳里注视着她，带着自然的惊异。他注意了时间以及分别在她那里形成了多大的改变。他没察觉让他迷茫或是遗憾的地方，却注意到了很多应欣赏和称许之处。如果不去留意她举手投足里的细微做作之态，与过去一样，她仍活泼并且适度，并且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呈现在她的装扮与仪态当中，我们谓之优雅。艾米经常显得比实际年龄成熟，她对自己的驾车和讲话很有信心，让她显得如同一个成熟的女人，尽管事实不是这样。但是，她偶尔仍会有坏习惯，她还是具备着顽强的精神，在外面所获得的提高对她的纯真与坦诚丝毫无损。

望着她喂孔雀时，劳里还没看明白所有的东西，然而，他很知足，而且他的观察所得让他有了兴趣。他看到一幅漂亮的小小画卷：阳光下一个开心的姑娘，色彩柔和的服饰，清新的面容，光亮的金发，站在那里，在赏心悦目的画卷里她极为抢眼。

他们攀到了山峰，艾米仿佛欢迎他到自己经常到的地方一样舞动着手。她不住地指着，问：“你还记着教堂吗？科尔索，那

个在海湾拉网的渔民？嗨，就在底下。那条好玩的路连着弗朗加别墅与舒伯特塔楼。但，远处海上的那地方才最漂亮，据传是科西嘉岛。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没怎么变。”他淡淡地答道。

“乔如果可以见到那著名的地方一定会不顾一切的！”艾米非常开心地说，她非常乐意见他同样开心。

“没错。”他就讲了两个字，然后回过身，向远处看去。此时在他看来，这个岛在一个比拿破仑还要伟大的侵略者的影响下更加传神了。

“仔细地看看它吧，为了她。再来对我说说，这期间你都做什么了。”艾米坐了下来，打算与他好好聊聊。

但她没听到，虽然他干脆地答复了她全部提问，她却仅知道他去欧洲大陆游览一番，而且到了希腊。他们这样随便走了一小时后，就驾车回去了。在给卡罗尔太太致意后，劳里便走了，他说晚上再来。

有必要记下艾米的行动。在那天晚上，她特意打扮得十分美丽。两个年轻人在时间与分离中都发生了变化。艾米重新观察她的旧友，不是当成“我们的男孩”，而是当成一位潇洒的男人。她很自然地希望他看重她。艾米清楚自己的优势，她以自己的韵致和技巧全面展现了自己的优势。韵致与技巧对一个贫穷但漂亮的姑娘而言，是极宝贵的资源。

尼斯市的薄纱和绢网都非常廉价，所以，艾米在这样的场合就以此装扮自己。她很聪明地选择了英国款型：年轻女孩的装扮很简单。她配上鲜花，便宜饰物，小巧挂件等，极富吸引力，费用很少，但效果很好。不应否认，某些时候女人受艺术风格控制，醉心于古典发型，姿态如塑像，着古代服饰。但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因而极易谅解年轻人的缺点。他们的美丽和纯洁的虚荣使我们赏心悦目。

“但愿他觉得我很美，回家后告诉家里人。”艾米对自己说。

她身着弗洛那袭旧的白丝舞裙，披着新的透明薄纱，白亮的肩和金色的头突出出来，很具艺术效果。她把头发的大波浪以及弯的地方盘在后面做成像青春仙子一样的髻，剩下的自然垂下来，很有品味。

“这并非时髦，然而适合我。我无法将自己打扮得稀奇古怪。”只要其他人让她去弄时髦的流行鬈发、吹风或梳辫子时，她就这么对人讲。

艾米在重要的场合缺少好点儿的首饰，所以，她给自己的羊毛裙作了一圈粉红的杜鹃花边，肩上用新鲜的绿色蔓草修饰。她想起过去染了色的靴子，她便以姑娘的满足感观察着自己的白缎面托鞋，并在房间里滑起舞步，赞叹地看着自己贵族式的小脚。

“我的新扇与花合适极了，手套也绝对妥帖，婶婶 mouchoir[1] 上的真丝花边使我的一身装束很上档次。如果加上一个典雅的鼻子和嘴，我就成最快乐的人了。”她手上各举着一只蜡烛，挑剔地看着自己说。

尽管她为此稍显烦闷，然而她小步走起来仍显得十分活泼优雅。她不大跑步——那与她不相配，她觉得，由于身材高的缘故，典雅的如天后朱诺般高贵的步子比那种淘气玩闹的小跑与她更相配。她在长厅里不停地徘徊，等候着劳里。有一会儿她站在枝形吊灯底下，头发在灯光下形成了极佳的效果。她随之转了念头，去了房间的另一端，仿佛为自己姑娘家的心意——愿给人良好的最初印象——觉得难为情。很凑巧，她这样刚好合适，劳里静静地走了进来。她没注意到。她在远处的窗旁站着，头稍稍偏着，一只手拎着裙摆，白色的窈窕身材在红色窗帘的衬托下，看上去就像精心设计的雕塑。

“晚上好，黛安娜！”劳里说。他的视线停在她身上，看上去很

---

① 法语：手帕。

满意。艾米喜欢他这样的表情。

“晚上好，阿波罗！”她笑着答道。他显得如此宽容。艾米想到与如此潇洒的男士相挽着到舞厅去，就情不自禁地可怜起那四位丑陋的戴维斯小姐来。

“给你花，我插的。我没忘记你讨厌汉娜说的那类‘乱插花’。”说着，劳里送给艾米一束美丽并带着香味的花儿。她很久以前就想拥有那个花夹了。过去每天由长迪格尼娅花店橱窗路过的时候，她都期待着能拥有这种花夹。

“你真是太客气了！”她轻轻惊叹，但很有风度。“如果我知道你来，一定为你备好礼物，尽管可能比不上这个美丽。”

“谢谢。这花没你讲的那么好，但与你在一起就很美。”他加了一句。艾米的银手镯在手腕上叮当地发出声音。

“请不要这么讲。”

“我原以为你喜欢这样呢。”

“不是，由你来讲，听上去不和谐。我还是更爱你过去的坦诚。”

“你这样讲我非常开心。”他欣慰地答道，随后给她把手套上的扣子系好，问她自己的领带是否打直了，和过去在家里他们一同去跳舞时一样。

那个夜晚，集合在长长饭厅的人各种各样，只有在欧洲大陆，其他什么地方也看不见如此的景观。美国人非常好客，将自己在尼斯市所有认识的人都请到了。他们于爵位无成见，所以得以请到几位爵士，为圣诞舞会添彩。

一位俄罗斯王子屈尊与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士坐着聊了一个钟头。那位女士看上去跟哈姆雷特的母亲似的，着一身黑天鹅绒衣服，下颔底挂着珍珠。一个波兰伯爵，才十八岁，全神贯注地与女士交流，女士们谓之“一个可爱的宝贝”。一个好像德国殿下的人，到这里只为进餐，他在厅里不知去哪里闲逛，寻觅着自己能吃的东西。那个犹太人，蹬着一双结实的靴子，长着大鼻子，是男

爵罗思柴尔德的私人秘书，他冲大家亲切地笑着，仿佛自己头上有主人名字造就的金光圈。一个又矮又肥的法国人到此地的目的是跳够舞，他熟悉国王。琼斯女士是一位英国女人，舞会上有她的八口之家修饰着。很显然，舞会上还有很多美国姑娘，她们脚步轻快，声音又细又高，还有英国姑娘，她们稳重，安静，还有一些法国姑娘，她们不漂亮，却非常顽皮，另外还有一些普通的喜欢游历的年轻绅士。他们高兴地玩着，靠着墙壁，不同国家的妈妈们坐在那里，看着先生们与自己的女儿们跳舞，慈祥地冲他们笑着。

在那个夜晚，看到艾米依偎着劳里的手臂“登场”时，所有年轻小姐都可以猜到她的心情。她清楚自己显得很美，她爱跳舞，觉得自己的脚如同踩在故乡的舞池中，她爱这样醉心的感觉。年轻小姐们一旦察觉到她们天生便能凭借漂亮、青春和女性美来对一个迷人的新领地加以控制，便会有此感觉的。她确实可怜戴维斯家的女孩们，不灵巧又相貌一般，只有一个厉害的父亲与三个独身的更加厉害的姑母，没有别的什么人来爱护她们。在从她们身边走过时，艾米态度极其和善地致意。她做得没错，她们可以观察到她的装扮。她们怀着强烈的好奇，想弄清楚她的高贵的朋友是什么人。第一支舞曲响起来了，艾米面带红晕，双目闪光，脚着急地踏在地面上。她跳得很好，她愿意让劳里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非常柔和地询问：“你愿跳舞吗？”的时候，无需语言便能猜出她的震惊。

“大家在舞会里一般是愿意跳的。”

她很快答道，让劳里惊异得打算赶紧改过自己的错误。

“我说的是第一支舞，愿赏脸吗？”

“假若我滞后伯爵的请舞，就可以与你跳。他跳得好极了，但你是老交情，伯爵能够谅解我。”艾米说。她盼着那个名字可以发挥效力，让劳里明白不能轻视她。

“迷人的小男孩，可是那波兰人身材大小无法支持‘仙人的

女儿，她身材非常高，仙子一样的漂亮。’”这就是她获得的最满意的答复。

他们注意到在一群英国人中间，在这种舞会中需要不停地交换舞伴，而艾米无法在中间礼节性地周旋，她一直在想好像后面能够畅快地跳塔兰台拉舞。劳里将她转移给了“迷人的小男孩”，和弗洛跳了，未和艾米共同拥有后面舞曲的欢快，如此轻视的举动理该遭责怪，也的确受到了适当的惩戒。因为艾米马上就跳了，而且跳到晚餐时才停止。她准备着，一旦劳里看上去有悔意，她就原谅他。劳里迈着步子走向她，而非跑过去为下一支美妙的波尔卡雷多瓦舞邀请她的时候，她假装严肃地让他看自己的舞会曲目单，看上去一副满意的样子。然而他颇为礼貌的悔意没有对她发挥作用，她与伯爵很快跳着舞从他旁边经过。此刻艾米观察到他与婶婶在一块儿坐着，显得非常大度。

实在无法宽容。艾米有很长一段时间没留神他，仅是舞会空档时，到陪同自己的人那儿去动动服饰上的别针，小憩一下，这全是必要的。她以笑容掩饰气愤，显得特别动人，这产生了极佳的效果。劳里的视线紧跟着她，非常开心地看她，她不玩耍，也不随意走动，仅仅很开心地、优雅地跳着舞，完整地流露着从此类活动获得的快乐。他不由自主地以新的看法对她加以分析。在舞会尚未开到一半时，他就确信“小艾米很快会成为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妇人了”。

景象一片欢腾。交际的情绪很快让所有人受到影响，每个人都在圣诞节的愉悦之中变得容光焕发，欢天喜地，步履轻盈。演奏者们拉琴、吹喇叭、敲鼓，仿佛也沉迷进去了。可以跳舞的都在跳舞，跳不了的就称赞着旁边的人，以一种不一般的热情。但戴维斯家的小姐们却满脸惆怅。琼斯的几个孩子在玩耍，如同一群小小的长颈鹿。那个出了名的秘书与一位着装美艳的法国女人流星般划过舞场，地面拖着女人粉红色的缎裙。那个日耳曼人找到了晚餐的餐桌，非常开心，不停歇地吞咽着，一切好吃的都吃

遍了，他的胡吃海塞令 garsons[①] 大为讶异。国王的友人则跳遍了所有的舞，无论会与不会，大出风头。他有些步伐弄不明白，就随时做竖趾转圈。一个又矮又肥的人如同儿童似的随便，看着着实让人开心，这是由于虽然他“有势力”，但跳起舞却如同一个橡皮球。他跑着，狂跳着，欢笑着，面红耳赤，脑门发亮，燕尾服躁动着，舞鞋确实在半空轻快又有韵律地闪来闪去。音乐结束后，他将脑门上的汗拭干，冲着自己的伙伴露出笑容，如同一名法国的匹克威克，只是手里缺少酒杯。

艾米与那位波兰人一样出类拔萃，一样热烈，他们的舞更加轻盈，更加雅致。劳里察觉到他情不自禁地与那上下翻动的白舞鞋配上了拍子，像生了双翼，那双鞋飘来飞去，不懂得累似的。终于，那个小弗拉基米尔松开她，声明“非常伤心如此早地分别”。此刻，艾米打算休息了，她准备看一下自己胆小的骑士是如何对待惩戒的。

事态发展良好，对于二十三岁的人而言，在祥和的交际氛围里可以平缓挫折感。处在美、光线还有音乐的魅力中，年轻人会紧张，激动，兴奋。在站起来为艾米让座的时候，劳里看上去很激动。看到他赶紧去取晚餐给她，她对自己说：“哦，我觉得这样对他有好处。”

“你显得与巴尔扎克描绘的‘Femme Peinte Par ellemême[②]’一样。”他说，一手替她扇风，那一只手举着她的咖啡杯。

“我的粉不会落的。”拭着自己红光满面的脸，艾米天真却又一本正经地让他看自己的白色手套。劳里禁不住大笑起来。

“这东西叫什么？”他动了一下附在膝盖上的织品，问着。

“透明面纱。”

---

① 法语：侍者们。

② 法语：妇女自画像。

“好名字。它美极了——新事物，对吧？”

“它老得跟山脉似的，你在不少姑娘那里都看到过，但此时你才注意到它的美——Stupide[1]！”

“过去我从未见你披过，瞧瞧，误会在这里。”

“不要这么讲，停！此时我宁可喝咖啡，也不听奉承。不要，不要摇呀摇的，使我心烦躁。”

劳里站直身子，顺从地接走艾米的空盘，他在“小艾米”的差遣下，觉得异乎寻常地开心。艾米此刻已不觉难为情了，她要控制他，这种心愿她难以抑制。每逢男人顺从时，小姐们都会整他们，并且以一种令人心甘情愿的方式。

“你从哪儿得到这种东西的？”他问，一副不解的样子。

“‘这种东西’说得过于含混，你可以说明吗？”艾米答道。她非常明白他指什么，却顽皮地要他讲不好讲的东西。

“唔——全部的气度，那样冷静，那——那——那透明面纱——你明白的。”劳里笑了，他停下来，被那个新词搞得磕磕巴巴，艰难地想摆脱尴尬。

艾米非常满意，却面不改色，故作严肃地说：“人在外面度日会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渐渐有韵味。在旅行之外，我还读书。说到这个——”她冲着服饰做了个小动作——“唉，薄纱廉价，鲜花免费。我乐意全面利用那些可怜的小家伙。”

艾米非常后悔这末尾一句话，惟恐会没趣。但劳里愈发喜欢她了。他觉得他赏识并敬佩她能把握机遇的耐力，还有用花儿来掩饰窘迫的开朗态度。艾米不明白劳里如此近地望着自己的原因，也不明白他在自己的舞会曲目单上注满他本人名字的原因，另外，在余下的时间中，他全神贯注于她身上，而且心情极其快乐。但是，是一种新的感觉形成了这样让人改变的冲动，他们彼此都下意识地给了另一方这样的新感觉，而且也承认了这样的

---

① 法语：傻瓜。

新感觉。

第三十八章　束之高阁

法国的年轻姑娘们婚前生活十分乏味；可一旦结了婚，“Vive la liberte”[1] 就是她们的座右铭。然而在美国，人所共知，姑娘们早已签署了独立宣言，她们满怀共和党人的豪迈享受着自由。可是，一般在家庭的首要继承人登上宝座时，年轻主妇们便让位了。她们过着隐居的生活，虽然没那么安静，倒像是法国的修道院。不管她们乐意与否，只要婚姻中令人激动的时刻过去，实际上她们便被束之高阁了。多数妇女会叹息，就像前些日子一个十分迷人的女人曾说过的：“我与以前一样动人，可就是因为我结婚了，我就被忽略了！”

梅格不是个美人，甚至也算不上是个摩登女士，因此在她的孩子们一岁以前，她从未受过这种苦。在她的狭小世界中，弥漫着古老传统，她觉得自己得到的赏识与关心比以往更多。

她是个温存的小妇人，具有非常强的母性，她全身心地扑到孩子们身上，排斥所有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人。她以不知疲倦的奉献精神与紧张心情，日夜为孩子着想。现在厨房的一切事宜都交给一位爱尔兰太太主持，梅格把约翰派给她，随便她支使。约翰是个爱家的男人，对经常受到的妻子的关照一定十分留恋。但是他也很爱他的孩子们，所以高兴地暂时离开了他的安逸，带着男子的懵懵预想着很快就能恢复平静。可是，三个月后，平静却杳无踪影。梅格看上去劳累疲倦，可那个主管日子过得相当“节约”，总不让他吃饱饭。早晨出门时，他看到妈妈为一些琐碎的家务事忙得团团转，便大惑不解。晚上兴奋地回到家，急切地想与

① 法语：自由万岁。

爱妻拥抱时，却被妻子强行制止："嘘，闹了一天了，他们刚睡着。"要是他建议在家中来些娱乐，"不！那样会影响他们的。"要是他暗示她去听讲座或音乐会，梅格便会斥责着拒绝他："难道要我丢下孩子去享受？决不行！"在难以入睡的晚上，他听到孩子们哭叫，看到一个身影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来回转。吃饭时，只要楼上的小巢中有些许动静，这位统领一切的天才就会迅速逃离餐桌，置他于不顾，而后那频繁的上楼下楼使他无法安心进餐。晚上他读报时，德米的疝痛挤进了航运表，黛西的摔跤也影响了股票价格，而布鲁克太太也只对一些家庭轶闻有兴趣。

那可怜的丈夫感到非常别扭，因为孩子们把他的妻子夺走了。家里已变成了纯粹的幼儿室，每当他闯进孩子的圣地，不停地"嘘"声使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野蛮的侵略者。他极具耐性地忍受了六个月，情况还像往常一样，没有好转的迹象。这时，他跟其他被流放的父亲一样——想从其他地方得到些安慰。斯科特已经结婚了，家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约翰便习惯于每天晚上过去呆一两个小时，而他家的客厅却冷冷清清，只有妻子无休止地哼着催眠曲。斯科特夫人漂亮、开朗，尽管她无事可做，却能让人快乐。她极其成功地扮演着她的角色。她家的客厅总是布置得明亮而有吸引力。棋盘布置好了，钢琴也调得很准。在这里可以闲谈很多让人开心的事，最后等着他的还有一顿极具诱惑力的小晚餐。

如果自己家的炉旁不是那么静寂，约翰会选择待在家里。可他现在还是满怀感激之情选择别的办法，享受与邻居相聚时的欢乐。

起初，梅格非常同意他的新安排。约翰既可以玩得尽兴又可以不在自家的客厅中打瞌睡，或者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让沉重的脚步声吵醒孩子们。她也感到很高兴，可是没过多久，当孩子们出牙期的烦躁结束后，孩子们按时睡觉，妈妈便有了闲下来的时间，她开始想约翰。约翰没有像以前一样，穿着旧睡衣坐在她的

对面,舒适地在火炉围栏上烤拖鞋,她便发现针线筐是个枯燥的伙伴。她不想请求他不离开,可她觉得受到了伤害,因为如果她不说的话,他就不会懂得她对他的需要。梅格已完全忘了有多少个夜晚,约翰也曾那么空等过她。她要照顾孩子,操心孩子的事,又疲倦又焦虑。这种沮丧心情在大多数母亲受家务所累时也经常存在。缺乏磨炼使她们不再有欢乐,美国的妇女们格外关注她们的宠物——茶壶,这使她们感到似乎自己神经过敏,精疲力竭。

“是的,”梅格望着镜子,经常这么说,“我越变越老了,变老了。约翰不再对我感兴趣了,所以他便把他虚弱的妻子丢下,去见那不受子女拖累的幸福邻居了。好了,即便我在憔悴,面容消瘦,尽管没有时间做头发,我亲爱的孩子们是不会在意的,他们是爱我的,他们已成为我的寄托。总有一天约翰会觉察到我在默默地为他们作出牺牲,是不是呀,我亲爱的孩子们?”

听着这种悲凉的诉说,黛西会用“呀呀”声作答,德米却高兴地叫着来回答。这时,她暂时会满足,会放下孤寂,可是,约翰对政治着了迷,这更加重了梅格的痛苦。约翰总是跑去同斯科特讨论他喜欢的话题,却从来没有注意到梅格需要他。可她只字未提,直到有一天母亲发现她在掉泪。梅格沉郁的心情没有躲过母亲的眼睛,妈妈坚持让她说出原因。“妈妈,除您之外我不想对任何人说。可我真的需要忠告,因为,约翰如果长此下去,我只好去做寡妇了。”布鲁克太太用黛西的围嘴拭着眼角的泪花,露出忧伤的神色。

“如何下去,宝贝儿?”妈妈焦虑地问。

“他白天不在家,晚上我想见他时,他却去了斯科特家。这样太不公平了,难道我就该做最重的家务,而不享受乐趣吗?男人很自私,他们中的模范也是如此。”

“女人也是如此。先反省自己,再去责怪约翰。”

“可是他不在乎我,这难道是正确的?”

“你是不是也不在乎过他？”

“哎呀，妈妈，我以为你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呢！”

“从同情的角度说，确实如此。可是梅格，我觉得错在你的身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怪我。”

“我来问你。你在他晚上极少的空闲时间一直陪伴他时，约翰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忽视过你？”

“没有，可是我现在无法做到，我要照顾两个孩子。”

“我想是可以做到的，亲爱的。我认为这也是你应该做到的。我可以直言不讳吗？你想记住妈妈是又责怪你又同情你的人吗？”

“我确实想。自从要照顾这两个孩子，我就更需要指导了。您就像我又变成小梅格那样告诉我吧！”

梅格把她的矮椅子拉到了母亲的椅子旁边坐下，一个膝头上放一个小可爱。两个妇人便摇着椅子，倾心交谈起来，这使她们感到母性的纽带把她们越发紧密地联系起来。

“你仅仅是犯了年轻妻子的通病——只爱孩子而忽略了对丈夫应尽的义务。这种错自然是可以谅解的。孩子对你愈发依恋，只想和你在一起，好像他们只属于你一个人，没有约翰的份儿，他只能尽抚养的义务。梅格，你最好弥补，而别去采取其他的方法。我几星期前就看出来了，只是没有说。我觉得事情终究会圆满解决的。”

“我怕不会了。要是我求他在家中呆着，他会认为我嫉妒。而我不愿意让他有这种想法。他看不出我很想念他，我也不知道怎样对他说才能让他明白我的想法。”

“把家里布置得富有情调，他就不愿意出去了，宝贝儿。他渴望有自己的小家庭，这家不能没有你。可你却总把自己关在育儿室里。”

“难道我不该在那里吗？”

“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那里，太严重的自闭会使人精神紧张，结果什么都干不好了。而且，跟对待孩子相同，你欠约翰的很多，不要为了孩子而不要丈夫，别把他拒之于育儿室门外，而要让他也来帮忙。和你一样，那里也有他的一份儿，孩子们也需要他。让他感觉到他也有责任，他会很情愿地尽职尽责，这样对你们大家都有好处。”

“你真的这样想吗，妈妈？”

“梅格，我清楚，我也试过，证实这个建议是可行的。否则，我不会建议给别人的。你和乔小的时候，我的情况就同你相似。觉得要不把全身心投入到你们身上，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你可怜的爸爸想要帮忙时，我一概拒绝，于是他便钻到书本中去了，丢下我独自做试验。我拼命地干着，可是乔很不好对付，我差点儿把她惯坏了。你身体状况又不好，我很为你担心，后来我也累病了。这时候，你爸爸默默地来帮我，办着每一件事，给了我很大帮助。我发现自己错了，从此离开他我根本无法生活。这就是维持我们家庭幸福的秘决。他不允许工作把他从影响我们家庭的家务事与义务中分离，我也尽力不让家务的琐碎影响我对他工作的兴致。有许多事，我们各忙各的，但是我们在家时总是合作。”

“是这样，妈妈。在丈夫和孩子的眼里，成为像您那样的妻子和母亲是我的最高理想。告诉我，我一定会按您的话去做。”

“你真是我的乖孩子。好吧，亲爱的，如果我是你，就让约翰带一带德米，因为男孩子需要培训，这种培训开始得越早就越好。你还要答应我向你建议的事，让汉娜嬷嬷来帮忙，她是个非常好的保姆，你可以把心爱的宝贝们拜托给她，自己多干些家务事。你需要这种磨炼，汉娜会很乐意干别的活，约翰又可以把他的妻子找回来了。要多出门，劳逸结合，因为你是家庭幸福的制造者，要是你神情郁闷，家庭生活也就会布满乌云。你还要尝试对约翰喜欢的东西感兴趣，试着去和他交谈，让他给你读书，交

流思想，用这种方式互助。别因为自己是个妇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多关心时事，锻炼自己和世事接触，因为这些事情与你的工作息息相关。”

“约翰很聪明。我担心当我向他提政治方面的问题时，他会笑话我的。”

“我认为他不会这样做，爱情可以使人宽容。除他之外，你还能更坦白地请教谁呢？试试看，看他到底觉得是你的陪伴还是斯科特的晚餐更具吸引力？”

“我会这样做，我可怜的约翰！我想我已经无意中忽视了他。我还以为自己没错，他却从未提起过。”

“他不想把自私表现出来，可是我认为他已经感到很悲凉了。梅格，现在正是时候。这时年轻夫妇最容易疏远，也最应该靠近，因为初婚时的甜蜜如不精心呵护，就会迅速地逝去。在他们培养小生命的最初，对于父母来讲，这是最美好，最珍贵的日子。别让孩子对约翰感到陌生。在这个充满考验与诱惑的世界中，孩子们最能使他感到安全，幸福。你们也要学会通过孩子彼此相亲相爱。好了，宝贝儿，再见。记住我刚才的教导，如果认为正确就马上行动。上帝保佑你们一家。”

梅格的确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认为妈妈讲得很有道理，也这样做了，尽管第一次尝试并不完全像她准备的那样。孩子们当然对她很无礼，如果发现哭闹能换回想要的东西，便征服了整个房子。由于他们的任性，妈妈成了谦卑的奴隶，而爸爸却不易屈服。爸爸有时想用纪律管教儿子，软心肠的妻子就迭迭叫苦。德米继承了父亲坚强的性格——我们不称之为顽固——当他的小脑袋认定要做一件事时，八匹马都拉不回来。妈妈认为宝宝太小，还不能让他征服偏见。然而爸爸确信学会服从无论何时也不会太早。所以德米少爷很早就发觉，只要他和“爸贝（爸）”“叫（较）量”，失败的总是他。在美国，孩子尊敬能战胜自己的人。他爱爸爸。爸爸严厉的“不、不”和妈妈慈祥的激励相比更能让他铭

刻在心。

同妈妈谈心之后又过了数日，梅格决定与约翰相伴一个晚上。因此，她准备了一桌丰富的晚餐，客厅布置得整齐优雅，自己也打扮得很美，很早就想哄着孩子们睡了。几乎没什么障碍能扰乱她的想法了。可糟糕的是，德米不爱上床睡觉的坏毛病改不掉。那天晚上，他决意要捣乱，所以尽管梅格又唱又摇又讲故事，想尽了所有办法哄他入睡，都无济于事。黛西已经睡着好一段时间了，而他就是大睁着双眼，黛西长得圆圆的，脾气也不错。可顽皮的德米躺在床上看着灯，看起来还十分精神，真让人沮丧！

"德米，好宝贝儿，安静着躺会儿可以吗？妈妈到楼下去倒杯茶给你那可怜的爸爸。"梅格说。她听见走廊里的门轻轻地关上了，熟悉的蹑手蹑脚的走路声移进饭厅。

"我也要喝茶！"德米说道。他准备去参加晚宴。

"不行，要是你能和黛西一样安安静静地睡觉，明天我就留些小甜饼给你当早点，怎么样，乖乖？"

"考（好）！"德米使劲闭上眼睛，像是要把睡眠追上，好让明天早些到来。

梅格利用这好机会赶忙逃出来，奔下楼去笑迎自己的丈夫。她把丈夫最欣赏的蓝蝴蝶结戴在头上。他一眼就看见了，喜出望外地问道："哎唷，我的小妈妈，今晚我们这么愉快。有客人来吗？"

"只有你，我亲爱的！"

"那么是生日、结婚纪念日，或是别的？"

"都不是！我讨厌不修边幅的女人，所以，换了打扮，你无论多累，总是衣着整齐地坐在餐桌前。如果我有空余时间，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

"亲爱的！我那样做是因为我尊重你。"传统的约翰说。

"我也要，我也要，布鲁克先生。"梅格乐了。她容光焕发。隔着茶壶对他点头。

“嗯，真是太棒了，又恢复到从前了。这个感觉真好。亲爱的，为你的健康干杯！”约翰欣喜若狂。他悠闲地品着茶，可这种情调很短暂，当他放下杯子的时候，门把手出人意料地响了起来，只听到一个童声着急地说：

“呆（开）门，我想见（进）去！”

“又是那个调皮鬼，我让他自己睡，没料到竟跑下楼来了。穿着那双帆布鞋呱嗒、呱塔跑，想冻死啊！”梅格说着就去开门。

“已经早晨了。”德米进门后高兴地宣布，长长的睡衣优雅地在胳膊下面垂着。他在桌子旁边又蹦又闹，头上的每一撮鬈发都上下起伏欢闹。他深情地盯着“小甜饼”。

“不，早上并没来到，赶快去睡觉，别打扰你可怜的妈妈了。否则就吃不到小甜饼了。”

“德米爱爸贝。”聪明的小家伙想爬到爸爸的膝盖上参加宴会，分享被禁止的快乐。可是约翰却摇着头告诉梅格：

“如果你想让他待在楼上自己睡，就一定要让他照着做，否则他就永远不听你的话了。”

“完全正确。过来，德米。”梅格把儿子带走了，她真想打几下这小调皮鬼的屁股。他在她身旁活蹦乱跳，想像着妈妈会在育儿室给他些小贿赂。

果然没让他失望。目光短浅的小妇女果真给了他一块糖，她把他塞进被子中，要求他到了早晨才能再溜下去。

“考（好）！”德米发着假誓，他非常快乐地吃着糖糖，为自己的再次成功感到自豪。

梅格回到座位上，晚宴进行地很有情调。突然，小家伙又溜了进来，他出卖了妈妈，公然要求，“妈妈，我还要吃糖糖。”

“哎呀，那可不成。”约翰心一横向小坏蛋还击。“他如果不去睡觉，我们就得不到安宁。你做奴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给他点儿颜色，一切都会结束的。把他放到床上别理他，梅格。”

“他不会在那儿呆着的，除非我在他身边。”

“我去对付他。德米，到楼上去，照妈妈说的做。”

“不嘛！”他反抗着回答。伸手去拿早已令他眼馋的“饼饼”，而后沉着而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

“不能对爸爸这样讲话。如果你不自己回去，我就带你走。”

“走开，德米不再爱爸贝了。”德米缩到妈妈的裙子旁边寻求援助。

可是那个避难所不起作用。因为妈妈说着“对他温柔些，约翰”，便把小坏蛋交给了对手，他感到很无奈。一旦没有妈妈的保护，就到他的审判日了。他被夺下小饼饼，夺取了快乐，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送到了那张令人讨厌的床上。可怜的德米怒不可遏，竟大胆地反抗起爸爸来，拼命地乱蹬乱踢，一路尖叫着上了楼。刚被放到床上，又大叫着滚到另一边，跳下床冲向门口。最后却是很丢面子地让爸爸揪住小睡袍的下襟拎回床上。这场热闹一直持续到小家伙的力气用完。这时，他放声大哭。这种练声法总能使梅格屈服，可是约翰却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像根柱子。柱子当然是公认的聋子了，听不到任何声音。哄劝、糖果、催眠曲、故事都没有，甚至还灭了灯，黑暗中只有炉火的红光显出一点儿生气。德米惊奇地面对着黑暗，反而不害怕了。他讨厌这种局面。当愤怒的狂潮退去后，被软禁的小独裁者想起了慈爱的女奴，便绝望地叫起妈妈来。这哀嚎之后的痛哭刺痛了梅格的心，她奔上楼恳求道：

“就让我和他呆一会儿吧。他现在会听话的，约翰！”

“不行，亲爱的。我已经对他说了，他必须照你说的去做。只要我留在这里，他就必须睡觉！”

“可是，孩子会哭出毛病的。”梅格哀求道，她后悔不该丢开她的孩子。

“不，不会的。他已经很累了，马上就会睡着的。事情就结束了。他应该懂得听话。你别管，我会对付他。”

“他是我的孩子，我不能用蛮横的态度伤害他的心灵。”

“他也是我的孩子，我也不允许溺爱宠坏他。下楼去吧，亲爱的，把孩子交给我。”

当约翰以主人的口吻讲话时，梅格总会顺服，她也从不后悔自己的温顺。

“能允许我亲他一下吗，约翰？”

“当然可以。德米，向妈妈道晚安，让她去休息吧。她整天照顾你们已经很累了。”

梅格一直坚信亲吻会有用。亲过之后，德米的哽咽声小了。他安静地躺在曾经痛苦地翻动过的床上。

“可怜的小东西，他那样哭闹，已经累了，又很想睡觉。我给他搭上被子，然后下楼去让梅格放心。”约翰想着，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以为这个叛逆的小继承人已经睡着了。

然而他并没睡。爸爸过来探视时德米的眼睛又睁开了，小下巴又开始抽搐。他伸出手，抽泣着忏悔道“现在德米听发（话）了。”

梅格在门外的台阶上坐着，搞不清大哭之后为何会出现长时间的静寂。她猜测着各种不会发生的事故，最后进了屋，想搞个水落石出。德米已经睡着了，并不是平时伸手伸脚的姿势，而是乖乖地蜷缩在爸爸的怀里，紧紧地抱着爸爸，握着爸爸的手指头，好像领教了爸爸威严与慈爱。睡着了的德米看上去更伤心，却更乖了。约翰抱着他，像女人似的耐心等待着那双小手松开，可是等着等着自己也睡着了，与其说与自己的儿子斗争累了，倒不如说一整天辛苦的工作太劳累了。

梅格站在那里，看着枕头上的两个面庞，偷偷地笑了。然后，她又心满意足地溜了出去，说道：“我没有必要担心约翰会粗鲁地对待我的孩子，他确实懂得如何对待他们。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助手，德米简直太让我费神了。”

约翰终于下楼了，他原想会看到妻子闷闷不乐的神情，听到她责备的话语，没想到会看到梅格在恬静地修饰一顶帽子，还说

要是他不太累的话，就读些关于选举的文章给她听。约翰很快就意识到，有场新的革命正在进行着。不过他知道梅格是个很坦诚的小妇人，不会守住什么秘密的，不久事情就会真相大白，所以他明智地没有问为什么。他很愉快地答应了，很温和地读了一段枯燥、绵长的辩论词，然后给梅格解释清楚。梅格装出一副颇有兴趣的样子，尽量把注意力从帽子上移到国家大事上来，好提一些聪明的问题。可是，她思量着，政治和数学同样令人头疼。相互贬低似乎就是政治家们的任务。她把这些妇人之见压在心里，约翰读完时，她便摇摇头，说出了自认为含糊其辞的外交辞令："嗯，真不知道我们解决了什么问题。"

约翰笑了，凝视了她一分钟，只见她摆弄着手里那顶用丝带和花装饰成的帽子，兴趣盎然地看着。而他的高谈阔论却没有引发美的兴趣。

"她竟想着投我所好，所以我也要喜欢她所喜欢的东西，这才会公平！"公平的约翰这样想着，然后又高声补充说："这就是你说过的早餐帽吗？真漂亮！"

"我亲爱的丈夫，这是顶户外戴的软帽，也是我听音乐和看戏时所戴的最合适的帽子。"

"很抱歉，它太小了，我当然把它错认为你平时随意戴的那种了。你是怎样让它固定住不掉的？"

"用丝带系在下巴上，再装饰上玫瑰花苞，你看。"梅格把帽子戴上，系着让他看。她带着一种无法遮掩的、平静而又满足的神情望着他。

"这顶帽子太可爱了！然而我更喜欢的是它下面那张脸，它看上去更年轻幸福了！"约翰在那张笑脸上亲了亲，尽管把下巴上那朵玫瑰花苞压得快扁了。

"你能喜欢它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想有时间的时候，你能在晚上带我去听一场新的音乐会。我确实需要音乐来维持我的常态了。行吗？求求你。"

“没问题，你已经被缠得太久了。我确实想带你出去走走，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去。那样会让你感到乐趣无穷。我也最喜欢这种事情，是什么又让你想到这些的，小妈妈？”

“哦。前几天我和妈妈谈过。我告诉她，我很焦虑，紧张，精神不好。她说我需要调整一下，少操些心，并想让汉娜嬷嬷来帮忙看护孩子，我就可以多照料一下家务事。免得自己将来变成一个未老先衰、性情乖戾的老太太。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这仅仅是个试验。但我乐意去做，因为最近我对忽视你而感到很内疚。如果可能的话，我会把家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你不会反对的，是吗？”

不管约翰如何回答，也不管那顶小帽是如何幸免于难，我们应该知道下面这些事情。从这座屋子和里面的居民慢慢发生的变化可以推测，约翰像是并没有反对什么。房子自然没有变成伊甸园，然而劳动分工使所有人都感到了情况的好转。父亲的管教使孩子们健康成长。约翰处事严谨，意志坚强，把秩序与服从带入了孩子的世界。另外，通过大量有益于健康的锻炼，一些小小的生活情趣，还有机灵的丈夫的诚挚谈心，使梅格又稳定了情绪，振作了精神。家又恢复了原样。如果没有梅格陪伴，约翰也宁愿不出门。现在，斯科特夫妇也成了布鲁克家的客人。每个人都觉得这所房子里洋溢着欢歌笑语、充满了天伦之乐，是个完美的生活乐园。以至于活泼的莎莉·莫法特也喜欢到这儿来。“你这儿总是那么安逸，怡人。我总想来作客，梅格！”她经常这么说，羡慕地环顾着房子，好像要找到它的魅力，以便在她的大院子里照着布置。那所宅院金碧辉煌，但却沉寂冷清，因为那里没有欢闹、活泼的孩子们，奈德的生活空间中没有她的位置。

这种家庭幸福并不是一朝所得，可是，约翰与梅格发现了开启它的钥匙。婚后的这段时间使他们学会了如何用这把钥匙开启互助互爱的幸福家庭之门，最穷困的人可以拥有这种财富，而最富有的人却花重金也买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妻子们与

母亲们愿意被暂时搁置一旁，束之高阁。在那里，当世界充满动荡与焦虑时她们却安然无恙，对孩子的依恋使她们找到了诚挚的爱；她们对悲痛、贫穷、和年龄的递增无所畏惧；她们与一个真诚的朋友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这个朋友在古老优秀的萨克逊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是“家庭的支柱”。[1] 她们和梅格一样，意识到家庭是妇女最幸福的乐园，而作为她们统治本领的最高奖赏并不是做一位女皇，而是做一位聪明的妻子和母亲。

第三十九章 懒洋洋的劳里

在尼斯市，劳里足足呆了一个月，而他本计划只住一周就走的。对于一个人的飘荡，他已不再感兴趣了，在这异国他乡，因为有了艾米的存在，景色也变得温柔亲切了。对于从前时常给予他的“宠爱”，他是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的，能够再次体会到这一点，对他而言是件乐事。家中的几个女孩子给予他的体贴饱含姐妹之情，所以，倘若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也来体贴他，这体贴不管多可爱，也及不上前者的一半。和几个姐姐不同，艾米对他并不宠爱有加，不过，如今她觉得他是家中亲人的化身，所以她是怀着一份喜悦来见他的，对于和家中亲人的相逢，她是极为渴望的，尽管她并不将这渴望诉诸于语言。为了得到些慰藉，他们自然而然的结为伙伴。大多数时间，他们相伴着去骑马、散步、跳舞或是消磨时间。没有一个人能在尼斯市这令人愉悦的时候还工作得认认真真。可是显而易见，他们是抛却了一切忧愁，开心地生活着，在朦朦胧胧之中，他们互相观察着，并且得出了结论。慢慢地，艾米在朋友的评论下有了一副光辉形象，而劳里却相形见

[1] 这个朋友指丈夫，它的英文 husband 发音与 house－band 接近，是指家庭的支柱。

绌了。对于这件事，他们心中都明白，尽管他们并未谈论过它。为了让他喜欢自己，艾米做出了努力，她成功了。对于他给她的那么多欢乐，她是心存感激的，为了给他一份回报，她便稍稍地给他一些体贴，如何在这种体贴中附上无法言喻的魅力，温柔似水的女人们最明白。劳里则随心所欲地生活，以舒心为第一标准，他并没有试图去做什么。他努力想忘掉，因为一个女人慢待过他，所以他认为所有女人都应该对他温柔倍至。对他来说，大方些并不难，他可以把全尼斯市的所有小礼品都赠予艾米，只要她乐意接受。不过与此同时，他觉得艾米的观点是他所无法改变的，那双蔚蓝色的眸子很锋利，让他有些恐惧，在凝视他的时候，她的目光既饱含苦痛，又饱含轻视。

“为了打发时光，其他的人都去了摩纳哥，可我更想在屋子里写信。这会儿已经把信写完了。我想到玫瑰谷去画画，你想不想去？”这是晴朗的一天，艾米在劳里如同平常一样，在中午蹓跶过来时边迎接他边问。

“嗯，可以。不过路程太远了，不会很热吗？”他的回答慢吞吞的。这个在树阴掩映下的客厅，在似火烈日的映衬下越发地吸引人了。

“我想坐着车子去。你无须干什么，驾车的事由巴普蒂斯特包了，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撑把阳伞，你的手套不会蒙尘的。”艾米的回答中流露出了嘲讽。这算得上是劳里的缺点，她边瞅着这一尘不染的男人边这么想。

“如果是这样，我愿意前往。”为了帮她拿速写夹，他把手伸了出来，但它被她夹在了腋下，她的话锋芒毕露：

“不要劳累你了，我拿着它不费劲儿，你却未必拿得动。”

艾米跑到楼下去了，劳里紧锁着眉头也下了楼，他的动作从容而自如。不过，他走进车厢后，便把缰绳接了过去，因为没有事情干，小巴普蒂斯特把手一抄，在车架上打起盹儿来。

艾米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劳里在这会儿又懒洋洋的，所以他

们之间从未爆发过战争。因此，他不多会儿便透过她的帽沿儿观察起她来，她也嫣然一笑。于是二人又和好如初了。

这算得上是人生的一件乐事：在曲折的道路上驱车前行，路边的景色一如画中，令艾米目不暇接。一会儿一所古庙出现在道旁，僧人们的念经声传入耳中，非常庄严。一会儿一个吹笛子的牧羊人映入眼帘，一顶尖帽子扣在头上，一件粗布上衣搭在肩头，裸着一双腿，脚上穿着木鞋，在石堆中，他的羊儿跳来跳去，还有些羊儿卧在他的身边。这边走来的是灰色的小毛驴们，它们温顺极了，刚刚割下的青草架在它们的背上，坐在草丛中的，不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头戴一顶宽边软质的遮阳帽，就是个老婆婆——正在做着针线活儿。从那古香古色的小石屋中，跑出来一群孩子，他们有着温柔的眸子和古铜色的皮肤，他们为过路人准备的，不是一束束鲜花，就是一枝枝还未离枝的柑桔。一座座山峦被凹凸不平的橄榄树的树阴遮盖了，在果园中，枝头挂满了金灿灿的果实，在路旁，一大簇一大簇的火红的银莲正在怒放。越过葱绿的小山坡，越过岩石丛生的山丘，在意大利那如洗的碧空之下，海畔的阿尔卑斯山巍然屹立，银光闪烁。

玫瑰谷并不愧对这个名字。玫瑰在永不变更的夏日季节中绽放，遍地都是。在拱道上，它们弯下了腰，在大门的栏杆上，它们探出了头，它们是在为行人举行热情的欢迎仪式呢。在路边，它们丛生密布，绕过柠檬树，绕过柔软的棕榈，曲曲折折地到达了位于山顶的别墅。行人们被一处处浓荫遮蔽的角落吸引了，他们落座休息，一丛丛玫瑰也在这里盛开着。美女塑像是大理石雕成的，矗立在清凉的小山洞中，她们的微笑透过玫瑰纱巾流溢出来。每一泓泉水都变成了玫瑰花的镜子，红色的、白色的、粉红色的，它们将自己的倒影尽收眼底，露出了笑容。屋宇的墙壁上爬满了玫瑰花，它们点缀着飞檐，装饰着廊柱，在那宽大的平台栏杆上，四处伸展着。人们立在这平台上向下看，沐浴在阳光下的地中海尽收眼底，还有海边那座被白墙围绕的城市。

“的确是度蜜月的天堂，对吗？这样的玫瑰你可曾见过？”艾米问道。站在平台上，她观赏着眼前的美景，那一阵阵花香随风袭来，真是沁人心脾。

“从未见过，也从未挨过这种扎。”劳里答道。他吮着自己的拇指，刚才他想把那朵孤单的红玫瑰采摘下来，结果是白费力。

“你把枝条拉过来，要摘就摘没刺的。”艾米边说边摘下了三朵奶白色的小玫瑰，它们生在她身后墙上的花丛中，她把它们作为友善的象征插进了他的扣眼儿。劳里站在那里凝视着白玫瑰，一丝怪异的神色从他脸上流露出来，这是因为他的性格中含有迷信的意大利性格。这会儿，他正陷入了郁郁不乐的情绪中，他既感到幸福甜蜜，又感到痛苦难捱。这种平凡小事中的内涵只有青年才能发掘出来，他们有着丰富的想像力，能在任何地方发掘浪漫情调。他想把那朵有刺的红玫瑰采摘下来时，乔出现在他的心海之中，她是最能和艳丽的花朵相配的，在家中，她最爱戴的便是采自温室的红玫瑰，而艾米赠予他的白玫瑰是意大利的逝者手中之物，在新娘的花环上，这种白玫瑰是不能出现的。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猜测着，这个预示所针对的人是乔还是他。不过，在他那阴郁的心境中，美国式的理智立刻又抬头了。他放声大笑起来，艾米自打他来后就没听到过这样的笑。

“这可是个不错的主意，为了保全你的手指，你应该采纳它。”艾米说。她还认为他被她的话逗笑了呢。

“我一定采纳，多谢。”他的回答并不十分严肃。几个月之后他真的采纳了她的主意。

“到什么时候，你才会去你爷爷那儿呢，劳里？”不久，她坐在一张原木椅上问他。

“我不久就去。”

“你在这三周里讲了十几次了。”

“我敢打保票，为了不引起麻烦，回答应该简洁。”

“你的确应该去，他很想你呀。”

“真是热情好客！这些我明白。”

“可你又为什么总也不去？”

“我想这是种堕落，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懒惰，你应该这么说。太让人难以忍受了。”艾米有些声色俱厉了。

“乍一看挺可怕，实际不然。我的到来会让他烦恼的，因此，还不如我再逗留一些日子，让你烦恼一下，你的忍耐力好一些，我认为这对你也更合适。”在宽阔的栏杆壁架上，劳里想倚一会儿。

艾米边摇头边把速写夹打开，一副“随他去”的表情浮现在她脸上。不过，她得把这个“小男孩”教育一下，她已经下了这个决心。不久她又说了起来。

“你做什么呢？”

“在瞧蜥蜴。”

“不，不，我的意思是你要做些什么，或是你想做些什么。”

“倘若你同意，我想来根烟。”

“你故意惹恼我！我同意你抽烟，只能是你同意做我的模特时，平时不许抽。我得找个人体模特。”

“十分乐意。打算画什么——画整个人，画四分之三？画头还是画脚？我想出个好主意，画一幅我横躺着的像，旁边还有你，名字就叫‘Dolce far niente。’”[①]

“躺着就躺着，就这样好了。我得好好干活了。”艾米精神十足地说。

“正合吾意呢！”劳里往一个高台子上一躺，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

“倘若这会儿的你被乔看见了，她该说些什么呀？”艾米没有耐心了。为了让他精神点儿，她搬出了她的姐姐——她的精力更

① 法语：悠哉游哉。

为充沛。

“还不是那句老话:‘到一边儿去,特迪,我还有事儿呢!’”他说的时候脸上挂着笑容,不过并不自然,在他的脸上,一份阴郁一闪而过,他那尚未痊愈的创疤被这个名字刺痛了。艾米被这声音、这阴郁给感动了,对于它们,她似曾相识。她一扬头,劳里脸上洋溢的一种新的神情映入了她的眼帘——这神色无疑令人心酸,还充满着伤心、不满和懊悔。它逝去得如此之快,她还没有琢磨透它们呢,此刻在他脸上的神情又是懒洋洋的了。她凝望着他,目光中满是出自艺术的兴趣,一望可知他是个意大利人。他躺在那儿,没戴帽子,阳光洒在他身上,南国的梦闪烁在他的眸子中。他这会儿好像忘记了艾米的存在,沉醉到自己的世界中去了。

“瞧你,好像是个沉睡在自己墓床上的雕像,雕的是个少年骑士。”艾米说,她正认真地画侧面像,它和黑色的岩石交相辉映,棱角分明。

“我倒宁愿自己就是!”

“这个念头太傻了,只有你失去生命才办得到。你变得太厉害了,我有时觉得——”艾米蓦地住了嘴,比起她那没讲出口的话语,她神色中的含义更深,那神色既娇羞又隐含忧愁。

劳里很清晰地看到了,她正吞吞吐吐努力去表现的焦灼之中的爱意,对此他很明白。他凝望着她的眼睛,说,“一切都好,夫人。”这话他从前总对她母亲讲。

她对此很满足,近来有些顾虑总让她发愁,现在它也消逝了。她对此也很感动。为了把这些表达出来,她的声音中充满了热情:

“我快乐极了。我认为,你这个男孩本性并不邪恶。但是,我也想到你在那个可怕的巴当——巴当把钱弄丢了,你爱上了一个法国的有夫之妇,你遇到了一些困难,青年们好像都觉得,在异域生活时肯定会遇到这样一些困难。你到草地上来躺着吧,不

要再躺在日头下面了，‘让我们和睦相处吧，’这话是从前我们倚在沙发角上讲述小秘密时，乔常说的一句话。”

劳里听话地往草地上一躺，为了打发时光，他把雏菊贴在旁边艾米的帽子丝带上。

“讲述秘密吧，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他向上瞅了艾米一眼，显而易见，他的兴致来了，这从他的目光中便能看出来。

“没什么秘密可谈，你说些什么好了。”

“我也没有秘密，这倒是件幸运的事。我还以为你知道什么家里的事呢。”

“你很清楚近来家里的事。难道你不常收到信吗？乔给你写了不少信呀。”

“她忙极了。同时你也清楚，我飘来飘去，行踪不定。你何时才着手那项光辉的巨作呢，拉斐尔娜？”他沉默了一下，忽然换了话题。他在沉默中想的，是艾米有没有探听到他的秘密，并且就这件事和他谈谈。

“不可能了，”她的神色中有些决绝，又有些沮丧，“我的自傲被罗马消磨殆尽了，我一瞧过那些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就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对于这些愚不可及的梦，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为什么不抱希望了呢？你的精力如此充沛，禀赋也很好。”

“正是因为这一点——禀赋和天才不可同日可语。禀赋成为不了天才，精力再充沛也无济于事。如果我做不了天才，我就不做什么别的。那种普普通通的二流画家，我可不想干。所以，我不抱希望了。”

“能不能问一个问题，这会儿你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会改进我其他方面的禀赋，为这个世界作出我自己的贡献，当然如果机会允许的话。”

这话显露了她的性格，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气。年轻人总是勇于进取的，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基础上，艾米才立下了这样的志向。劳里笑了起来。艾米的这种性格正是他所欣赏的；她

早期的梦想破灭了，但她并未把时间用在抱怨上，而是又编织了崭新的梦想。

“不错！我想其中夹杂着弗雷德·沃恩的影子。”

艾米一言不发，这其中意味深长，不过从她那忧郁的脸上透露出的东西，是能体会得到的，因此，劳里坐起来正正经经地问：“这会儿让我作为你的哥哥问你问题，行不行？”

“我没答应你肯定会回答。”

“就算你不张口，你的表情也会告诉我答案。你这个女孩儿并不老于世故，把自己的感情掩藏起来，你也做不到，亲爱的。去年关于你和弗雷德的那些事也曾传到过我的耳朵里，我个人觉得原本会出些什么事，倘若他没有忽然被叫回家去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嗯！”

“这样可不好，”艾米的回答也很严肃，但是笑容浮现在她的唇边，她的眼中光芒四射。这可把她的心事揭露了出来：她有吸引力，她清楚这一点，并对此颇为自得。

“我认为你还不曾订婚吧？”忽然，劳里一本正经起来，仿佛他就是个哥哥似的。

“还不曾。”

“不过这是迟早的事，倘若他归来后向你求婚，并依照礼节单膝下跪，你不会拒绝的，对吧？”

“大概会如此。”

“是这样，你对弗雷德有爱意？”

“倘若我答应他，那就是对他有爱意。”

“不过，你不可能这样做，除非时机成熟，对不对？上帝呀！你做事很严谨呢！艾米，这个年轻人为人不错，不过你喜欢的可不是他那种类型，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挺富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风流倜傥。”艾米回答。她努力想显得沉稳自尊，不过她还是有些替自己难为情，尽管这话发自她的内心。

“我明白。如果没有金钱，社交皇后就生活不下去。因此，你想嫁入豪门，从现实的角度看，这么做无可厚非，甚为妥当。不过听上去，这话叫人诧异，仿佛不是你母亲的女儿讲的。”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这是个简洁的答案，不过年轻的讲话者在回答时表现的沉着与果断，同她自己并不相符，差别是微妙的。凭着本能，劳里觉察到了，他重新躺在地上，心中充满了沮丧，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艾米对他的表情、他的沉默、他对自己的不认同焦虑极了，这让她作出决定，马上继续她的教育。

“我但愿你同意让我来刺痛你。”她的话很刻薄。

“请吧，可爱的女孩儿。”

“你同意了？我说的出做得到哟。”仿佛她想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我同意了，请来吧。”劳里回答说。和别人逗嘴令他开心，他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种游戏了，这游戏可是他的最爱呀。

“你会在五分钟之内发火的。”

“我永远不会对你发火。你像雪一样又冰冷又柔软，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哟。”

“我会说什么，你可不清楚。白雪可以发出光辉，也可以将人刺痛，就看你如何运用了。你那种无所谓中有百分之五十伪装的成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要刺刺你。”

“请吧，你无法刺痛我，没准儿你会为此而感到开心，当一个小妇人打她的大块头丈夫时，他就会这么说。当我是你的男人，或是块地毯吧，倘若你认为你适宜做这种运动的话，到你打不动了再停下。”

艾米被他惹恼了，是冷漠让他变成了这样，她也希望他能够摆脱掉。在把铅笔削尖的同时，她的辞锋也锐利起来。她说：

“‘懒惰的劳伦斯’，这个新外号是我和弗洛给你起的，好不好听？”

她以为他会为此生气，但他把手往头下一架，态度很平静：“还行。女士们，多谢了。”

“我对你的真实想法，你想搞清楚吗？”

“特别想搞清楚。”

“那好，我轻视你。”

他本来会被逗乐，或是会玩味起来，倘若她说的是“我恨你，”并且语气中充满了赌气或是调情意味的话。然而，他把眼睛睁开了，因为她的语调一本正经，简直称得上是哀伤，他马上问：

“请问什么原因？”

“原因是，你本可以生活得很快乐，你本可以心地善良，做出些贡献，如今你却做错事，懒洋洋的，痛苦不堪。”

“小姐，你的辞锋锐利。”

“我会往下说，倘若你乐意听的话。”

“请继续，很有意思嘛。”

“你的态度我早料到了，自私的人最喜欢谈自己的事。”

“自私？我？”劳里不假思索地问，他诧异极了，大方正是他甚为自傲的一项优点呢。

“没错，自私极了，”艾米继续着，她的语气很平静，比起怒气冲冲，这种语气起到了双倍强烈的效果，“我告诉你，我对你进行过研究，就在我们结伴消遣时，对于你，我很不满意。已经快六个月了，你呆在国外，不去做任何事，白白浪费光阴和金钱，你的朋友因此对你失望极了。”

“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一回，我已经苦读了四年了。”

“你看上去好像并没有得到快乐。不管怎么样，我看你心情并不好。我在咱们刚一碰面时曾说你进步了，如今我收回这句话，比起我离开家时，现在的你还赶不上那时的一半呢。你成了一个个懒洋洋的人，令人气愤，你就爱侃大山，把时间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有些笨蛋对你宠爱有加，大加赞叹，你就得意洋洋，理智的人们对你的喜爱和尊敬你却不要。金钱、禀赋、地位、

好的身体、好的容貌，你应有尽有——啊，你的虚荣心多强啊！说真的，我可不能再缄口不言了——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等你来享受，你却东游西荡。你能成为，并且你也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你不努力去达到，却去做——”艾米停住了，她的神情中半是伤痛，半是怜悯。

“烧烤架上的圣徒劳伦斯。”劳里插嘴说，他的声音中不掺杂丝毫感情。不过她的这番话发生了作用。清醒的光芒从劳里的眸中透出。过去的那份冷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气愤和受伤的神色。

“你肯定这么讲，我早想到了。你们这些男人说：你们是天使，随心所欲地改变我们吧。然而我们真心实意的为你们好时，你们又对我们冷嘲热讽，把我们的建议抛到脑后，你们的恭维就值这么些。”艾米的话语很刻薄，接着她转过身子，让自己的背对着那个受难者，他太让人生气了。

不一会儿，她的画夹上出现了一只手，这让她无法继续下去了，劳里的声音在耳畔响了起来，他装成了一个正在认错的小孩儿，可笑极了：“我听你的，嗯，我听你的。”

然而艾米的态度很严肃，她并没有笑。她用铅笔敲了敲那只手，一本正经地说：“你有这样的手，就不害臊吗？它又软又白，和女人的手别无二致，看上去它仿佛什么也没干过，把最漂亮的手套往上一戴，摘下花来献给女士。感谢上帝，你让我高兴的是你还没变成纨绔子弟，并没有钻戒、抑或是图章戒戴在这只手上，这手上戴着的，只是那又小又老式的戒指，那是很久以前乔送给你的。上帝，她在这里帮我一把就好了！”

“我也这样想！”

和来时一样，那只手迅速地失去了踪影。对于她的愿望，他随声附和着，这愤怒产生了共鸣。她垂下头凝望着他，心中涌起了新的念头。在那里他仰卧着，脸被帽子半挡着，仿佛想抵挡阳光。他的嘴唇上覆盖着小胡子。她看到他的胸膛正在上下起伏，

他的呼吸悠长得像在哀叹。在草地上，他把他那戴有指环的手伏了下去，好像要把它藏起来，它过于珍贵，过于温柔，不堪提起。在艾米的脑海中，所有的细节和头绪在片刻之间联系了起来，有了意义，它们向她泄露了秘密，那是她姐姐从来没说过的。这会儿，她回忆起劳里自己从不提起关于乔的话题。那曾掠过劳里脸颊的阴郁，他那改变了的性格，那戴在他手上的，又小又旧的戒指回到了她的脑海中。和这只美丽的手相比，那个指环相形见绌了。这种蛛丝马迹总能为姑娘们迅速发觉，同时她们认为这是事情的关键所在。艾米推测过，正是因为有爱情的挫折隐藏着，劳里才会改变。现在她更为肯定了。在她那双锐利的眸子中有泪光闪烁。她又继续说起来，这次和以前她刻意去做的相同，她的话语柔和动人，充满了亲切感。

“对你讲这些，我本来没有这个权利，这一点我很清楚，劳里。你早该对我十分生气了，倘若你不是这世上心肠最软的人的话。不过我们都很爱你，以你为荣，尽管对于你的改变，家中的人比我更为明瞭，可一想到他们会对你灰心，我就受不了。”

“他们会明瞭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声音从帽子下面发了出来，这冰冷的语调和叹息一样令人感动。

“为了防止我不说些胡话来斥责你，他们本该对我讲个明白的。我本该在此时以更温柔、更有耐性的态度来对你。对那个兰德尔小姐，我从无好感，如今我开始恨她了！”艾米的话说得很巧妙，她想澄清一下事实。

“让兰德尔小姐见鬼去吧！”盖在脸上的帽子被劳里打飞了，对于这位年轻姑娘的态度明明白白地写在他脸上。

“对不起，我本来觉得——”艾米的停顿极有策略。

“行了，别觉得了。我的心里只有乔，这一点你再明白不过了。”劳里的语调一如从前那样激烈，他扭过了脸。

“我的确这么觉得。然而这事儿他们谁也没提过，你又走了。我想是我误解了。乔对你不够温柔吗？到底为什么？她很爱你，

我敢保证。”

“温柔倒是温柔，但不是那么回事。倘若我一如你所言浑身是缺点的话，她不爱我是她走运。但是你可以对她讲，正是因为她的错，我才成了现在这样。”

他说着，那种明白无疑、令人心酸的神情又浮现在了他的脸上。艾米焦灼起来，说些什么来抚慰他呢？她不清楚。

“是我不好。我没搞清楚，我太性急了，对不起，但我希望你会承担下来，特迪，亲爱的。”

“只有她能这么叫我，千万别这么叫我！”他急忙用手势截断了她的话，她的语调既温柔又含着嗔怪，和乔的一模一样。“你先亲身体验过之后才有发言权呢。”他压低了声音又加了一句，大片的青草被他揪了起来。

“我能承受得了，就像个男人一样，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爱，也要得到别人的敬重。”艾米毅然说道，这种心理只有不了解此事的人才会有。

劳里原本认为，对于他的失恋，他成功地承受了下来。长吁短叹和乞求怜悯都没有发生，他带着忧伤独自远行，想把它排解掉。不过，通过艾米的教育，他又对此事有了新看法。生平第一次他明白了，他的确不够坚强，又很自私，一不成功就垂头丧气，在忧郁、冰冷的氛围中封锁自己。他好像觉得自己猛地走出了那忧郁的梦，不再继续沉睡了。他一下子坐起身来缓缓问道：“你觉得乔会轻视我吗，就像你这样？”

“她会，倘若此时的你被她看见的话。对于懒惰的人她最为反感。你为什么不做出些成绩，让她爱上你？”

“我曾为之努力，可毫无用处。”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毕业成绩很好？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么做是应该的，你要对得起你爷爷嘛。你的成绩会很棒，每个人都这么想，你为这事投入了这么多精力、财力，再学不好可的确太丢脸了。”

“随便你怎么认为吧，反正我没有成功，因为乔就是不爱我。”劳里说。他用手支住了脑袋，脸上是一副心灰意冷的神情。

“不，还不到时候，你要想这么说，只有等到最后。对你来说，学习是大有裨益的，它是一个明证：凡事只要你去做就会出成果。只要你开始动手做一件事，你那个快活开朗的自我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回来了。你会把烦心事儿抛到脑后去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得先试一试。先别忙着耸肩膀，以为‘对于这种事儿，她还所知甚少呢’。我不是自视过高，只是仔细查看，我的所见超乎你的想像呢。对于其他人的生活历程，以及言语相矛盾的现象，我有着浓厚的兴趣，尽管我说不出是为什么。我把这些记在心里作为前车之鉴。你可以永远爱乔，倘若你乐意这么做的话，但你不能因此被毁灭。你有这么多出色的禀赋，因为你渴望的东西无法拥有，就将它们全抛弃，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行了，我不再对你进行斥责了，你会幡然醒悟的，尽管那个姑娘对你无意，你终究会恢复男儿气概的，这一点我清楚。”

一时间他们都沉默了。在那边，劳里坐着，把手指上的那个小戒指轻轻地拨动着，艾米刚才一边聊天儿一边草草涂出了一个轮廓，现在正在为它进行最后的加工。不久之后她便在他的膝头放上了一张画，她问：“你认为画得如何呀？”

一瞧这画，他不由地笑了，不笑是不可能的。画得极为出色——一个细长的、懒散的身影躺在草地上，脸上缺乏光彩，双眼半闭，一支香烟夹在手里，在这个梦幻者的头上方，袅袅的烟圈正在四处飘散。

“画得太出色了！”他高兴地说道，发自内心地诧异于她的技法，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脸上有种似笑非笑的神情：“没错，就是我。”

“这个你是现在的。那个你是从前的。”在他手里这张画的旁边，艾米又搁下了另一张画。

比起前一张画来，这一张略显逊色，不过这一张画中洋溢的生机与活力足以填补这一缺憾。这是一幅栩栩如生的画，它能引起人们的回忆。这个青年凝望着这张画，一些改变正发生在他的脸上。这是一幅草稿，画的是劳里在驯马：他摘掉了帽子，脱掉了外衣，他的身形活跃，面庞坚强，动作很有气魄，每一条曲线都洋溢着生命力，有着深刻的内涵。那匹刚刚被驯服的骏马站在原地，缰绳被紧紧拉了起来，它只能绷住下巴和脖子，一只蹄子急促地蹬着地，耳朵直竖着，好像征服者的声音正传入它的耳中。在马那纷乱的鬃毛上，在骑士那随风飞扬的头发上，在他那挺拔的姿态上透露出：一项激烈的运动正在进行，它是这样地引人注目，它是力量、胆量、青春的生命力的完美结合。与那张"悠哉游哉"的画像中的他比起来反差不小，那个他十分懒散，姿态优雅。劳里一言不发，只是来回打量着这两张画。他涨红了脸，这一点被艾米察觉到了，他的嘴唇紧闭，仿佛艾米给他布置了一点儿作业，而他正读着，并且接受了这一切。艾米对此心满意足。在他开口之前，艾米抢先快乐地开口了：

"那天的事儿你还记得吗。你扮演一个牧马人，一群调皮的小精灵跟着你，我们是观众，站在一边儿看？你让梅格和贝思吃惊不小，可乔却一边儿拍巴掌一边儿蹦着跳着。坐在篱笆上的我就为你画了张素描。这张草稿被我前几天在画夹中翻了出来，我把它进行了加工，等着你来欣赏呢。"

"那太谢谢你了。应该向你贺喜，你的画技从那以后进展不小呢。恕我冒昧，在这'蜜月的天堂'里煞了风景：你的旅馆在五点钟开晚饭吧？"

劳里说完站起身来，鞠了一躬，面带微笑，把画像还给了她，好像是想给她提个醒，就算是道德教育也该结束了，因此他盯着表看了看。他努力想让脸上浮现出以前那份懒洋洋的、冷漠的表情，不过现在的表情是伪装出来的，这是因为她的刺痛效果，超过了他乐意承受的范围。他情绪中淡淡的冷漠被艾米捕捉到了，

她对自己说：

“我把他惹恼了。行，对此我还是挺欣慰的，只要对他有所裨益。即使他怨恨我，我也只能抱憾了。不过，我说的话句句是实，我不能收回一个字。”

他们在回家的途中有说有笑，这让车后部的小巴普蒂斯特感到，先生和小姐的心情不错。不过，一种惴惴不安的情绪在他们之间弥漫：友谊中的那份坦白荡然无存，一丝阴影射入了光明之中，并且他们内心都感到不太愉快，尽管他们显得挺开心。

他们是在艾米婶婶的房门前分手的，艾米问道：“mon frère[①]，我们能在今晚和你见面吗？”

“我正好有个约会。Au revoir，mademoiselle[②]”劳里俯下了身，仿佛想吻她的手，对于他来讲，这种分手方式很具异国情调，很适合他。艾米看到他的某种表情，就赶紧开了口，语调中充满了感情：

“不要，劳里，像以前那样对待我好了。分手时请用过去那种适宜的方式。在分别的时候，我不愿用法国的方式，那样的感情过于外露，我宁可采用英国的方式，那种握手是发自内心的。”

“再见，亲爱的。”劳里说，此时他的语气是艾米所欣赏的，他热情地握她的手，她差点儿被他握疼了，他随即便离开了。

他在次日清晨并未像平常那样上门拜访，一张便条被送到了艾米那里，艾米一读便绽开了笑容，念完之后，却叹息了一声。

我亲爱的良师门特[③]：

替我向婶婶说声再见吧。你也可以自豪一下，因为“懒惰的劳伦斯”去找他的爷爷了，就像个优秀的男孩那样。祝你过一个快乐的冬季！但愿上帝降福于你，让你在玫瑰谷过

---

① 法语：我的哥哥。

② 法语：小姐，再见。

③ 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是奥德修斯的诤友和智囊，也是其子的良师。

得愉快！从一个唤醒者那儿，弗雷德会受益匪浅，我是这么认为的。请把此事告诉他。恭喜贺喜！

深怀谢意的忒勒马科斯[①]

“这个男孩真棒！我为他的离开而快乐。”艾米说，她的脸上挂着赞赏的笑容。不过一会儿之后，看到屋子中空空荡荡，她的脸色又阴沉了，不由自主地叹息了一声：“没错，我是挺开心的，但我会很想他！”

第四十章　死亡之谷

家里人待到开始时的伤痛一过去，便开始直面事实了，它是无法避免的。在面对它时，他们努力乐观一些，努力付出更多的爱，以便相互支持。这种爱如此温暖，处在艰难之中的家人因它而紧密相连。伤痛被暂时放到了一边，在这最后的一年中，为了让贝思能过得开心，家里人都竭尽全力了。

为了贝思，家里把最好的房间空了出来，在房间里摆放的都是她最钟爱的东西——鲜花、相片、她的钢琴、小型书桌、她疼爱的小猫咪。同时被搬到房间里的还有爸爸的书，它们是精选的；安乐椅——这是妈妈的，乔的书桌，艾米的素描草稿——挑的都是最出色的。每天，梅格都会领两个小孩来，他们怀着真诚的心来看望贝思阿姨，也把欢乐带给了她，约翰私下里攒了一小笔款子出来，这样病人想吃她爱吃的水果时就可以吃到了，他的心也因此能得到安慰。老汉娜为了让她的胃口好起来——她的胃口有时好，有时坏，总是在做着美味的饭菜，从不厌倦。在烹饪时，她总在抽泣。小礼物和信件寄到了她的手中，它们来自大洋彼岸

① 忒革马科斯：希腊神话人物，曾帮助父亲杀死向母亲求婚的人。

那没有严冬的国家，同时捎来的，还有那温馨的爱和融融的春意。

像是家中被供在神龛中的偶像一样，贝思就这么生活着。和平常相同，她依旧沉静而忙碌，她的性格柔和、无私，这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的，为了能让依然活下去的人们开心，就算她不久便要告别人间，她仍在努力。她的手忙碌着，尽管它们很无力。做些小玩意儿送给每天路过这里去上学的孩子们，是最令她开心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手冻得发青，她便织一两副手套搁在窗台上；一个小妈妈有好多玩具孩子，她便做个书形针盒送她；给小书法家们准备的是拭擦笔尖的布，他们正在笔划丛生的树林中奋力前行呢；为那些画迷们预备的是些剪贴本；还有别的小东西，它们也很有趣，有些孩子在学习的道路上前进时，心里并不乐意，如今他们才感到，这条道路的两旁开满了鲜花。赠送礼物的人如此和蔼可亲，孩子们把她当做神话里的仙子。在那里，她做着送给他们的各种小礼物，这些神秘的小礼物是他们渴盼已久的。在她的窗边，经常会闪出光洁的小脸庞，他们挂着微笑，冲她点头致意。还有些小信函寄到她手中，信写得很逗，涂满了墨迹，可也盛满了感激之情。这也可算是报答了，假如贝思的确想要人报答的话。

最初的几个月令人开心。贝思不时将屋子扫视一遍说道："太好了！"屋中阳光闪烁，人们就坐在她旁边，沐浴在阳光下。在地上，两个小孩蹦蹦跳跳，又笑又叫。在她的附近，妈妈和姐姐忙着针线活儿；爸爸则在读书，他的声音很迷人，而那些古老的典籍则是智慧的结晶，听上去，书里的话大多数都很不错，能给人以力量，它们并没有跟不上时代，和几个世纪前，它们刚刚写就时别无二致。房间化作了一所修道院，神父便是爸爸，他讲给他的羔羊们听的课中充满了难题，是每个人一定要弄懂的。他努力让她们明白，要想使温柔的心得到安慰，只有心中常存希望，面对命运的安排时，信仰能叫人平静的接受。听众的心被这简单直

白的布道打动了，在神父的教义中，爸爸沉醉了，有时，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这使他所讲解或朗诵的词句更易打动人了。

这段时光如此静谧，它让人们能够承受令人伤心的时刻的来临，因此人们便心满意足了。贝思在一段时间后就说针“过于沉重了”，针被她永久性的搁在了一边，她因交谈而感到劳累，她的心因见到大家而感到烦躁；她陷入了病痛之中，她那份安宁的心绪被它破坏了，她那软弱无力的身体被它搅扰着。啊，上帝啊！这些白昼如此沉重！这些夜晚如此难挨！这个心灵充满了伤痛！这种祷告充满了虔诚。大家都深切地爱着她，却眼睁睁地看着她在乞求着，她那伸出的手臂瘦弱不堪，她的喊声满含着痛苦：“救救我吧！救救我吧！”他们明白了什么是绝望。一个灵魂即将悄然逝去，它是那样的宁静，一个生命在和死神进行斗争，生命如此的稚嫩，而斗争又是如此的残酷。上天怜悯，灵与肉的斗争并没有维持多久。出于本性的斗争在不久之后便休止了，那种安详的气氛又回到了她的身上，她比从前更令人感动了。贝思的精神更加坚韧，尽管肉体软弱无力。她并没有开口，可她已为离开做好了准备，这一点她身边的人们都明瞭。第一个得到召唤的香客肯定是个品行兼优的圣人，人们都清楚。在此岸，人们与她一同守候着，在她向彼岸行进时，人们但愿能见到天使们，这些焕发异彩的天使是来迎接她的。

贝思告诉乔：“我感到自己在你身旁会更有力量。”乔一听这话，便不再离开她超过一个钟头。在房间里的长沙发上，她度过长夜，不时醒来添柴，喂些吃的东西给她，扶她坐起来，或是递汤送药，这位病人叫她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她“努力不让自己变成累赘。”从早到晚，乔都呆在房间里，对那些看护，她并不满意，她骄傲极了，因为她能留在贝思身边，和她获得的其他荣誉相比，这份骄傲是至高无上的。对于乔来说，她如今度过的这些日子非常珍贵，并对她大有裨益。怀着一腔热诚，如今的她接受了这些教育，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她无法不去掌握，她在学习容忍——

人生中的这一课时，教导的手法如此美妙。另外还有博爱，拥有这种品德是很宝贵的，它让人对别人保持宽容之心，对于那些错误的举止，让人从内心抛却它们。还有能清除障碍、让前途一片光明的尽职尽责，还有信任，它饱含真诚，无所畏惧，永远不怀疑。

在半夜乔醒来时，经常会见到贝思为了将漫漫长夜挨过去，正在阅读她那本小册子，它已被翻看得很破了，或是压低声音哼唱着，有时，贝思把手盖在面颊上，从那透明的手指间，眼泪缓缓流淌下来。乔在此时老是仰卧着端详她。乔来不及哭泣，她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她认为，为了能与这珍贵的人世间挥手告别，为了在彼岸过得幸福，贝思运用了自己那简洁、无私的方法，她凭借的是圣洁的安慰，默默的祷告，还有音乐——这都是为她所深深喜爱的。

对于乔来说，使她最为震撼的不是最明智的开导，最神圣的赞美诗，能用语言表达出的最虔诚的祈祷，而是她眼下所见到的。眼睛在泪水奔涌之后会看得更加清晰。心在遭受最深重的痛楚之后会变得温柔。妹妹生命中最美丽的地方被她发觉了——平淡似水，朴实真诚，真正的美德便充溢其中，“芳香怡人，盛开在尘世间”。即使去天堂的人是最卑微的，因为他具有无私的品格，他便会被人们永远记在心里。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取得这种真正的成就。

有一天晚上，为了将临去之前的疲倦抛到一边，贝思翻着书桌上的书，看看有没有可看的，和病痛一样，这种疲倦叫人不堪忍受。她打开了《天路历程》，这书从前是她的最爱，一张卡片映入了她的眼帘，纸上满是乔的字迹。她的注意力被一个名字吸引了过去，她相信，那上面曾滴落过眼泪，因为字迹全模糊了。

“可怜的乔！我不想为求得她的同意而叫醒她，她睡得那么沉。她把她的一切都给我看了，我觉得她不会生气的，如果我瞧瞧这个的话。”贝思想。她朝姐姐瞅了一眼，乔在地毯上仰躺着，

一把火钳搁在身畔，她想等柴火烧完后就醒过来加柴。

我的贝思

静静地等候在黑暗中
期待那灵光一现，
形容如此安详高洁，
圣洁消除了家庭的不安。
人世有欢欣、希望和苦难，
在河流中如微波不断向前。
那圣洁的河流深不可测，
她举步而入，心甘情愿。

啊，妹妹，你即将挥手告别我，
留下焦虑和争斗，它属于人间，
你把美德化成礼物赠予了我，
它曾让你的人生更加圆满。
亲爱的，你将高尚的容忍赠予了我，
它赐于我力量，
让心灵开朗、无怨，
挨过痛苦，即使如坐牢一般。

请赐予我，我求之若渴，
聪敏与温暖，
令你的足下，
生命之路无限伸展。
赐予我你的无私，
还有博爱，无比神圣，
它对错误宽容，它凭借着爱，
请赐予我宽容，那颗善良的心！

我们在如水的光阴中告别，
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
人生这一课困难重重，
若想收获，我需要巨大牺牲。
将伤痛抚慰，
狂躁的心渐渐平静。
把重生的渴望唤醒，
让我相信生命。

在遥远彼岸静立的是来世，
它永在我的视野之间，
它是家中那可亲的守候神，
为了等我，急急立于岸边。
苦难诞生出的是信心与希望，
守护神在我面前，
还有我的妹妹，
轻牵我手，让我把握回家的罗盘。

尽管字里行间涂有不少墨迹，字模糊不清，诗的语法有些错误，力度也不够，但是读罢此诗，浮现在贝思脸上的是快慰之色，难以用语言表达。她所做的事太少了，这是一件令她深感不足的事，但她从这首诗中获取了信心，她来到人世间，不是毫无价值的，人们也不会像她所焦虑的那样，因为她的去世而绝望。她在那里坐着，这张叠好的卡片捏在她手中，木柴塌了下来，它们已经烧完了。乔被惊醒了，她爬起来把火拨着，又来到床边，她以为贝思正在睡着。

“我没睡，心里却很快活，亲爱的。你看，我把这个找出来，看过了，你不会为此生气的，我清楚。乔，我是这样对待你的吗？”她问道，表情很诚恳，其中半是渴望，半是温顺。

“啊，贝思，你给了我那么多，那么多呀！”在妹妹身畔的枕上，乔伏下了她的头。

“这样的话，我就认为自己好像没有把生命虚掷，像你写的那样出色，我可做不到，我想做的只是不犯错。如今，没有时间去着手做更好的事了。但是我觉得无比欣慰，因为我知道人们对我的爱如此之深，知道我好像对他们有所裨益。”

“我对你的爱，比对世界上任何人的爱都要深，贝思。以前我觉得，我舍不得你走，如今我试着感觉我没有失去你，对我来说，如今的你给了我更多，即便看上去我们因为死亡而分离了，但事实上它不能使我们分离。”

“不会让我们分离，我明白，现在我不再心怀恐惧了。我还是你的贝思，我相信这一点，和从前相比，如今的我对你的爱更深了，我会更好地向你伸出援手。乔，你要在我去后接过我的工作，成为爸爸妈妈的知己。他们会将你作为靠山，别让他们感到失望。倘若你不堪忍受孤寂，你要想着我永不会忘却你。你要想着，最令人幸福的是去做那些事，而不是写那些杰作，在世界上做环球旅行，你会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们挥别人间时，能带走的只有爱，在生命消逝时，是它让这个过程变得不再沉重。”

“我答应你，贝思。”在此情此景下，乔把她过去的愿望抛开了，她宣誓要让这个崭新的、更伟大的愿望变成现实。她坦白地承认别的梦想太不现实了。她对永恒的爱抱有信心，并从中得到了圣洁的抚慰。

春天就这样一日日滑了过去，天空愈发明净，地上的小草一天比一天葱绿，花朵很早便绽开了笑颜，为了和贝思说分手，小鸟也按时返回了。贝思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她满怀倦意，又饱含信心，在她手中紧握的是爸爸妈妈的手，他们曾携她走完人生旅途，在死亡的山谷中，他们温柔地指引着她穿越，然后把她托付给了上帝。

濒临死亡的人很少讲什么叫人无法忘怀的话，也不会见到

神灵显圣，从而在离去时心满意足，这些只是书中所讲的。目睹辞世的人多了，人们便明白，死亡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很简单自然，和沉睡别无二致。“简简单单地，潮水退去，”正像贝思梦想中的那样。

在破晓前的黑暗中，她靠着那胸膛——她降临到人间，呼吸第一口空气时便靠着它——逝去了，异常地安静。她没说再见，只是依恋的望了一眼，低低的叹了口气。

妈妈和姐姐们泪流不止地祷告着，为了给她的长眠做好一切工作，她们悄悄地忙碌着。她如今真的长眠了，即使病痛也无法打扰她。充满悲痛的忍耐逝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谧，安详的气氛，这让她们很感激，她们遭受它的折磨已经很久了。死亡对于她们的心肝儿来讲是和蔼的天使，并不是令人害怕的魔鬼，这更令她们在虔诚之中怀有一份欣慰。

几个月来的第一次，天已破晓，炉火死寂了，乔没有呆在那里，一片沉默笼罩着房间。不过不远处的树枝正在抽芽，一只小鸟逗留在那里，啼声婉转，窗边是正在盛开的雪莲。屋中洒满了春天明媚的阳光。它也洒向枕头上的那张面孔，它如此安详，仿佛阳光赐福于她——溢满那张脸的是安详，没有痛苦的痕迹。所以透过点点泪光，爱她爱得如此之深的人们绽开了笑容，谢谢上帝，是他最终拯救了贝思。

第四十一章　学会遗忘

对于劳里来讲，艾米的教导有了效果，自然，关于这一点，他很长时间后才愿意承认。这种承认对于男人来讲是不多见的，因为男人在听到女人的忠告时，总会使自己相信，这件事他们也正计划去做，随后他们才会依照女人的主意去做。倘若事成，女人只算成功的一半因素；倘若事败，大方的他们便把她们认成罪魁

祸首。有好几个星期了,劳里返回爷爷那里之后,总是陪伴在爷爷身旁尽职,所以这位老绅士鼓励孙子返回尼斯去,因为尼斯有着神奇的气候,是它改变了他。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这事儿是最令他快活的了。不过,他已接受那次教训,谁也不能令他回转,他得维护自己的尊严。每一次,当他渴望去那里的心情迫切起来了,他就把深深映在他脑海中的话再温习一遍,让他能下决心不去。"我轻视你。""为了让她爱你,作出优异的成绩来吧。"

劳里把这事翻来覆去地想着,没多久他便承认自己的确又自私又懒惰。不过,面对一个苦恼不堪的人时,对于他那不合常理的行为,难道不该对他宽容些,等到他不再苦恼为止吗?他的爱情曾遇到了挫折,如今他认为这爱情已不存在了,这个不幸的标志,他本不必让它如此醒目的挂在身上,尽管对它的悼念还没有停歇。乔不爱他,不过,为了赢得她的敬重和赞叹,为了证实他并没被她的拒绝摧垮,他应该做点儿什么才好。艾米本不必出这个主意,过去他就一直这么想来着。他只是在等待,他得把那份受到阻碍的爱情,像模像样地埋葬,如今他已做好了准备工作,因为上述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可以"将心灵的伤口隐藏起来,努力奋斗下去。"

当快乐或痛苦来临时,应和歌德一样将其谱入歌中。因此,为了让失恋的哀伤得到宽慰,劳里想到了音乐,他想作一首安魂曲,乔的心将被它折磨,每一个听众将深受感动。看到不安和焦虑再次降临到他身上时,老绅士便叫他离开,他就去了维也纳。他在那里结识了几位搞音乐的朋友,于是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他打定主意要做出个样子。不过,是音乐无法显示他那过于深重的苦痛呢,还是人类的痛苦无法用如此细微的音乐来消除,没人知道,没过多久他就发觉,他还作不出安魂曲。他的思维明显地尚未恢复正常,这让他无法工作,他得让脑子里静一静。因为,他时常发觉自己在谱写一段哀乐时,嘴里哼的曲子是舞曲风格的,然后尼斯的圣诞舞会便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了,那个又矮又胖

的法国人更是突出。这种想像极具效果，使他对哀乐的创作暂时停了下来。

他随即又转向了歌剧创作，因为一切在开始时仿佛总是充满希望。不过，他在这儿又遇到了挫折，这使他出乎意料。他塑造女主人公时是以乔为原型的。为了找到甜美的爱情和罗曼蒂克的想像，他在记忆中搜寻着。但是记忆仿佛成了叛徒，在他脑海中出现的乔有着孤僻的性格，她有些怪异，总犯错误，行事任性。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最不温柔可亲的她——一条印花大头巾裹在她头上，她对着垫子又拍又打，她扯过沙发靠垫，把自己闷在里面，还有对待他的一腔热忱，她总冷冰冰的——他塑造这个忧郁的主人公时真是费尽心血，可它却被忍俊不禁的笑给一笔抹煞了。不管怎么样，乔和那歌剧不相配。他只能把她放到一边说："这个女孩就爱捣乱，上帝保佑她。"他把自己的头发拉来拉去，这个动作正是一个作曲家在烦恼时应该做的。

为了找个容易应付的女孩，好让她永远活在歌曲中，他东找西寻。在记忆中，他欣喜地虚构出了一个形象。这个形象的面庞模糊不定，只有一头金发一直不变。在迷蒙的烟雾中，她飘荡着，在他的想像中，她轻柔地跳跃着。形象混杂却又叫人喜悦：玫瑰、孔雀、白马和蓝丝带。对于这个形象他颇有些得意洋洋，他没给她起名字，只是把她作为女主角，他对她的欣赏日甚一日。他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把人间一切的禀赋和高雅全赐予了她，在各种考验面前，由于有他保驾护航，她顺利通过，毫发无损，任何一个尘世间的女子都无法安全地通过这种考验。

有一段时间，他在这个鼓励的帮助下生活得挺舒心。然而这项工作慢慢地丧失了吸引力，他把作曲抛到了脑后。他端坐在那里陷入了沉思，钢笔捏在手里，他也会游荡在令人愉悦的城市中，从中发掘新的思想，开拓思维。他的思维在这个冬季总不太稳定，他没有做什么，却一直在思索。不由自主地，有种改变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他发觉了这一点。"没准是天才即将诞生，我且由

他去，等等看会出现什么结局。”他在这样想的同时，私下又疑心产生的并非天才，而可能只是平凡之物。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在成功地孕育着，因为，对于这种无所事事的日子，他愈来愈不能忍受了，他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态度严肃的去做一件真正的工作，使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在最后他理智地得出了结论：一切音乐爱好者不一定都会成为作曲家。他去了皇家剧院，莫扎特的歌剧正在那里上演，气势恢宏，他回来后便把自己作的曲子打量了一遍，把其中的精华弹奏出来，坐在那里，端详着门德尔松、贝多芬、巴赫的塑像，塑像与他对视着，目光很温和。他突然把他所有的曲子一张张撕得粉碎。他在把最后一张撒落时醒悟了过来，对自己说：

“她是正确的？禀赋和天才是两回事儿，天才无法从禀赋中诞生。我的虚荣心被音乐消除了，正如她的虚荣心被罗马消除了一样。这种伪艺术家，我是不再做了。我眼下要去干什么呢？”

看上去这个问题不好解答，一个念头产生了，劳里真想能在每日里为了面包而奔波。正如他曾恶狠狠的说过“见鬼去吧”，眼下好像正是时候，因为他手头很宽裕，却又无所事事，正像谚语中讲的那样，为有闲有钱的人安排工作是撒旦的爱好。从外表到内心，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受到的引诱可太多了，不过他出色地挺了过去。原因是，即便自由为他所热爱，信念和信心是他更为珍惜的。他对爷爷发过誓，面对那些爱着他的女人们的眼眸，他能诚恳地说：“一切顺利。”这也是他的愿望。他的安全与平静因此而得以维持。

一个爱挑刺儿的夫人没准儿会这么认为：“对此我深表怀疑。男孩就是男孩。青年必定会做些可笑的事情。女士们不要抱希望。”我敢打保票，尽管你，爱挑刺儿的夫人深表怀疑，可这却是事实。女人们有很多杰作，她们对这种观点表示不赞同，通过这一点，她们使男人的品格得到了升华，这一点我相信。男孩就是男孩好了，越久越好。倘若青年必定要做些可笑的事，那就

做好了。不过，母亲们、姐妹们、朋友们为了减少这种可笑的事，为了不让收获因野草的生长而减少，理应伸出援手。有这个可能，他们会拥有高尚的品德，她们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表示，在闺秀们的心目中，他们因为拥有了这些高尚的品德而更像个男人了。倘若它只存在于女人们的想像之中，那么让我们在里面沉醉好了。因为生命倘若失去了它，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美和浪漫。那些有胆量、心肠好的年轻人所抱有的梦想，被哀伤的预告抹上了苦涩。比起对自己的爱，男孩子们对母亲的爱要深厚得多，他们坦白这一点，并不为此而难为情。

本来劳里觉得，自己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他对乔的爱忘却，但是他发觉自己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开朗，这让他诧异极了。他起初不想承认，他为自己气愤，他无法解释这一切。然而，我们的心灵是神奇的，它充满了矛盾，我们无法左右时间和自然的意愿。劳里的心不想痛苦下去了，他的创伤毅然决然的痊愈了，他很诧异于那飞快的速度。他发现自己正在努力去做的，不是遗忘而是记忆。事情变成这样，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所以也猝不及防，来不及去对付。对于他自己，他很厌恶，又诧异于自己的轻率。他的情绪是混杂的、稀奇古怪的，失落有之，欣慰亦有之。遭到这样沉重的一击之后，他竟然痊愈了。面对那爱火燃剩的灰烬，他仔细地翻着，但是它们只是尚有余温，却无法再燃烧了，这余温令人舒畅，让他温暖，让他从中受益，他却不会因此变得疯狂。不得已，他只好不甘心地承认，他那稚气的狂热已渐渐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的情怀，它很微弱，有些许哀伤和气恼在里面，不过它们最终也会四散开来了，只有哥哥式的感情保存到最后，它不会受到损害。

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当“哥哥式的”这几个字掠过脑海时，他的脸上便绽开了笑容，对着墙上的莫扎特像瞥了一眼。

“对，他是个高尚的人。一个妹妹他无法拥有，他就去另寻一个，因此他找到了幸福的生活。”

这些话劳里没有说出口，然而它们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片刻之后，他在那又小又旧的戒指上吻了一下，对自己说："不，我没有。我没有忘却，我肯定忘不掉。我得再努把力。倘若那也不成功，天哪，我就——"

不等这话说完，他就铺开纸笔开始给乔写信了，他对她说，但凡存在一点儿可能她会回心转意，他就平静不下来，什么也做不了。她会爱他吗？她愿不愿意把爱给他？让他回来，沉浸在快乐当中呢？在等回信的时候，他并没做什么事。不过，这是一封激情洋溢的信，因为此时他的心情很焦躁。回信终于来了，他的心在那时安定下来，效果很不错。乔绝对不能爱他，也绝对不愿去爱他，她正为贝思的事忙碌，"爱情"这个字眼是她不想听到的，随后她恳求道，找其他的人来享受快乐生活吧，只要在心中永远留出个位置给他亲爱的乔妹妹就可以了。她又附上了几句话，她说贝思的病情加重了，请他不要让艾米知道。春天一到，艾米就会回家，叫她在国外度过剩余的日子时心怀悲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恳请上帝怜悯，只求时间能来得及，不过，为了不让孤独感、思乡病或是焦虑缠住艾米，劳里得经常写信给她。

"我会的，立刻便动手。可怜的小姑娘，我怕她回家时该伤心了。"好像几周前那句话还没说完，而给艾米写信恰好能结束它似的，劳里把他的书桌拉开来。

不过他的信并未在那天写，他改变主意是因为，当他为了找到最精致的信纸而翻来翻去时，一些东西映入了他的眼帘。账单、护照、各式商业文件堆放在书桌的一个抽屉中，乱哄哄的，还夹杂着乔的一些来信。艾米写来的三封信则放置在另一个抽屉里，用她的蓝丝带小心翼翼地捆好，还有那放在抽屉最里边的已然枯萎了的小玫瑰，它们代表的是温情。懊悔和快乐同时出现在劳里的脸上，乔的所有信件被他收集起来，弄平、折好，仔细地放在桌上的一个小抽屉里。他站在那里思考着，拨弄着手上的小戒指，随后他缓缓摘下它，把它放在那些信的旁边，锁上了抽屉。为

了听大弥撒，他去了圣·斯蒂芬教堂，他好像感到葬礼仪式正在那里举行。如此打发了这一天余下的时光，比起写信给一位可爱的年轻姑娘要好，虽然他并未苦恼不堪。

不过，他的信不久之后便寄了出去，也很快收到了回信，因为艾米直白地、满怀信任的向他承认，她真的患了思乡病。他们的鸿雁往来不断，信里什么都写。来往的信件在初春时一直继续着。把塑像卖了，把自己的歌剧付之一炬后，劳里返回巴黎去了。他有个愿望：不久之后有个人会到此地来。他想去尼斯的念头非常迫切，不过若要他去，除非有人邀请。但因为此时的艾米正遇到了一点繁琐事，所以她不会发出邀请，对于"我们的男孩"那诧异的注视，她认为还是躲开为妙。

弗雷德·沃恩回到了这里，他提到了那件事。她曾经设想的答复是："我乐意，谢谢。"可如今她的答复是："不，谢谢。"尽管很有礼貌，却斩钉截铁。因为她在那个时刻真的到来时感到害怕了，她感到她有了一种新的希望，想得到它，她需要财产和地位以外的另一种东西，她的心灵因这种希望而充溢着柔和的渴望和不安。"弗雷德挺出色，不过我认为你欣赏的不是他那个类型。"在她的脑中，这句话，还有劳里说它时的神情在固执地重现着；还有她的观点，她没说出口，而她的表情却显示了这一点："我的婚姻要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她的心情因为这些回忆而烦躁起来。这话听上去缺乏温柔的气息，倘若她能把它收回多好呀。劳里若把她当成一个冷酷的、庸俗的女人，她可不愿意。眼下的她对社交女皇不感兴趣了，做一个温柔的小妇人才是她最好的理想。她非常开心，因为虽然她对劳里说的话很刺耳，他却没有因此怀恨在心，却宽容地采纳了她的建议，如今他用比以往更温柔的态度来对待她。她的心情因他的来信而舒畅，因为家里的信时有时无，就算收到家信，与收到他的信相比，她的高兴程度也要打一半折扣。她不仅把回信当成是消遣，也当作她职责所在，这个让人同情的人因为乔的冷酷无情而彻底灰心了，她得安

慰他。乔原本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试着爱他。这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因为自己有个出色的爱慕者而沾沾自喜。不过，乔在行事方面和其他的姑娘大相径庭，所以，只能彬彬有礼，以兄妹之礼待他，除此以外别无它法。

倘若任何一位哥哥眼下受到与劳里的相同的待遇，他们都会更加快乐。如今，艾米不再对他进行教育了。她在每件事上都要先问过劳里，她对他做的每件事都满怀兴致。她做了可爱的小玩意儿送给他，他一周之内会收到她的两封信，谈天说地，令人开心，这是一个妹妹对哥哥的信任，还有她的风景写生画，画得也极为出色。信到达时，妹妹会把它珍藏在袋子里，一遍又一遍地读，细细地品味，差不多没有一个哥哥得到过这种待遇。她会在来信简短时哭泣，也会在来信详尽时吻它，把它小心地收藏起来。这并不意味着艾米做的这些事可爱又愚蠢，然而，她的面颊在这个春季却是惨白的，她总是陷入思索之中。她觉得社交索然无味。为了画画，她时常一个人出门，可回来后，能拿出来供人欣赏的画并不多。她在对自然界进行探索，我敢打这个保票。她在玫瑰谷的平台上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坐着。她坐在那里，把手抄在袖子中，或者把浮现在她脑海中的每一个形象都魂不守舍地画下来——一个体型壮硕的骑士，那是坟墓上的雕像；一个小伙子，他仰卧在草中，眼睛被草帽遮住了；或是一位女郎，她衣饰华丽，头发鬈曲，她依在一位高大男士的怀中，他们正在舞会中旋转着。两个人的脸没有画清楚，如今就时兴这么画，这样安全些，不过它无法让人们获得满足感。

婶婶以为，艾米对于给弗雷德的答复，现在开始懊悔了，她不能拒绝承认这一点，又没有办法去说明。让婶婶这么认为好了。用一种很小心的办法，艾米告知劳里：弗雷德到埃及去了。话不多，可劳里明白。仿佛他不再担心了，脸上挂着严肃的表情，告诉自己：“她会回心转意的，我敢保证。可怜的人！我也曾尝过这种滋味。对他我深表同情。”

他讲完这些话后长叹一声。他把脚搭在沙发上,拿着艾米的来信舒舒服服品味起来,好像他已在过去的这些事中出过力了。

家中的变化与身在异乡的人们的变化同时发生。不过,艾米从来也收不到有关贝思病情恶化的信,当下一封信寄到她手中时,她姐姐的墓前已经芳草萋萋了。在沃韦市,她得知了这一噩耗,因为他们在炎热的五月不得不离开尼斯。在日内瓦和意大利的湖光山色中穿行之后,他们渐渐进入了瑞士。对于这件事,她坚强承受了下来。她采纳了家中人的意见,没有说什么,也没有提前将旅行结束。既然为时已晚,和贝思挥手告别已是不可能了,那么她就留在此地好了,让她的伤痛因分离而慢慢消逝。不过她心情很抑郁,很想回家,每一天,她都期待着劳里的抚慰,面对湖水,痴痴地望着。

劳里在不久之后便真的来了。他们的信在同一批邮件中寄达,不过他看到信是在几天之后,因为他去了德国。信一看完,他就收拾好行装和游伴挥手别过,为了实现他的允诺,他出发了。欢乐与悲伤,渴望与担忧同时充盈在他心中。

对于沃韦市,他再熟悉不过了。一只船停泊在那个小码头上,他便冲着城楼的方向,顺着湖边急急忙忙地赶过去了。卡罗尔一家在那里暂住。为了散步,全家人都去了湖边,这令年轻人有些失望。但是,不,或许那位金发小姐留在了城楼的花园中。她“眨眼间”就会回来,只要先生耐心坐在这里等等。但是,连“眨眼间”的功夫先生也等不了了,他边说边自己去找她了。

这个花园古香古色,叫人神清气爽。在风景秀丽的湖畔,它静静地卧着,栗子树又高又大,发出“沙沙”的响声,常春藤到处都是,湖面上阳光灿烂,塔楼投下了自己黑色的倒影。有把椅子安放在城墙的角落,城墙宽阔而低矮,艾米时常到这儿来,看看书,做做针线活儿,为了让自己的心情好一些,她偶尔也欣赏优美的景色。她现在就端坐在那里,把手轻轻盖在头上,乡愁散布在她的心中,哀伤盛满了她的双眸。她深切的怀念着贝思,同时

心中也很诧异,为什么劳里还不到呢。他在那边的庭院中穿行时弄出了一些响声,可她没有听到,在拱道里,他停下了脚步,可她仍没有发现。通过地下的小路,拱道和花园紧紧相连。他在那儿静立着注视着她,他的目光是崭新的,所以他的所见也是崭新的,——在艾米的脾性中也有温柔。爱和苦难从她身上的每一分每一寸中悄然显示出来——信摊在膝头,字迹模糊;黑色的发带系在头上;苦难和坚强浮现在她的脸上,使她很有女人味儿;那个乌木小十字架——此刻正悬在她的颈上——在劳里的眼中也是哀愁的象征。此刻,作为惟一的饰品挂在身上的十字架,是他送给她的。对于她会如何迎接他,倘若他还有些担心的话,也在她把头昂起来发现他时消失殆尽了。因为,手边的东西全被她抛开了,她向他奔了过来,叫着,语气中充满了明确无疑的爱和渴望:

“啊,劳里,劳里,你会来我这里,我早就知道!”

在那个时刻,我想什么都不必说了,所有的一切都平静了。有一段时间,他们静立着,沉默着。仿佛要保护她,那个深色的脑袋低了下去,靠着那浅色的脑袋。艾米觉得,像劳里这般让她宽慰,让她有安全感的人,世界上再也没有了。劳里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艾米能取代乔,带给他幸福。这话他并未说出口,然而,两个人心中都很明瞭,所以她也不觉得失望。因此,心满意足的他们用沉默来代替了一切语言。

艾米没多久就回到座位上拭去了泪水,劳里拢好了那些刚刚四散开来的纸片,那各式各样已被揉皱的信,还有带着某些意味的绘画草稿映入了他的眼帘。从这些东西里面,他看到了美好的明天。艾米在他坐到自己身边时又难为情起来,她的脸涨红了,就像一朵玫瑰,因为她回想起自己刚才欢迎他时竟那么冲动。

“我不堪忍受那种孤寂和痛苦,因为你的到来,我快活极了。我一仰头见到你时,正担心你来不了呢,真是太让人惊喜了。”她

说，说话时她努力想从容一些，但是没有用。

“接到你的信，我就赶来了。亲爱的小贝思离你而去了，为了能让你得到宽慰，我真想对你讲些什么。然而，我只觉得，哦——”

猛然间他也感到了难为情，于是他停住了，对于应该讲些什么，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了。为了让艾米痛快地哭出来，他想示意她依偎在他的臂膀中，但他没有这份胆量。所以，他怀着一腔怜悯，握住她的手，捏捏，比起开口说些什么，这样做更好。

“别说什么了，我的心这会儿已经感到了欣慰，”她低声说，“贝思解脱了，她从此快乐了。想要她再回来是不应该的。然而，我对回家一事有些畏惧，尽管我回家的念头那么强烈。我们眼下别谈这个，一说我就想流泪，在你待在这儿的时候，和你一同过快乐的日子，才是我的愿望。你不会立刻就走，对吧？”

“我不会离开，只要你想这样，亲爱的。”

“我想，很想。婶婶和弗洛为人很好，你和我们家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不会再感到孤独，只要与你在一起。”

艾米的话是发自内心的，这话以及她的神色使她像个正在思念家乡的小孩子，立刻，劳里把难为情抛到了脑后，他给予她的，正是她所渴望的东西——抚慰是她习以为常的，而亲昵的言谈则是她所需要的。

“可怜的姑娘，瞧你，似乎痛苦快要让你生病了！让我来安慰你，别哭了。来，不要呆在这儿了，风很冷，还是和我一块儿去逛逛吧。”他的语气中既有哄劝，又有命令，艾米最喜欢听的就是这个。帮她系好帽子后，他任她挽着自己的手臂蹓跶起来，这条小路在初发新芽的栗树下伸展，阳光洒在上面。他发现自己步履轻盈，而艾米则心花怒放。她依偎的这双臂膀如此有力，向她绽放笑容的这张脸庞如此温柔，和她开心地聊天的声音中充满了感情。

有多少对恋人曾立于这个古香古色的花园的浓荫下。仿佛

为了恋人们，才有了这座花园。阳光温暖地抚慰着花园，四处寂然无声，默默地注视他们的，只有塔楼，他们那充满爱意的谈话回荡在宽广的湖面上，被它带走了，在花园的下面，湖水静静地流淌着。在这一个钟头里，这对刚刚结为爱侣的人悠闲地逛着，聊着，为了休息一下，他们也会不时地倚在城墙上。在心有灵犀的感觉中，他们沉醉了，这一感觉在时空中回荡。晚餐的铃声在此刻响起，无情地宣告他们该回去了。在城堡的花园中，艾米好像觉得抛掉了所有的寂寞与哀伤。

女孩这业已改变的神色一映入卡罗尔太太的眼帘，她便被一个新的想法惊醒了。在心中，她暗暗诧异："我这下可搞清楚了——她始终盼望着小劳伦斯。上帝啊，为什么我没想起来呢？"

值得夸赞的是，这位善良的夫人非常细致。对于她已弄清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她并未表露，也没说什么，只是十分热情地恳请劳里住下来，也请艾米和他开心地相处，对于她来讲，这么做会比独处更让她有所裨益。艾米是言听计从的。婶婶的心全用在照顾弗洛上了，所以，接待她朋友的工作便落在了她的身上，比起以前，如今的她做起这份工作来更加细心周到了。

艾米在尼斯时责怪过劳里，因为他太过懒散。然而，待在沃韦的劳里不再悠闲度日了，散步、骑马、划船，或是学习起来不知疲倦，他总在忙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艾米赞叹不已，她尽其所能仿效他。他说，是气候改变了他，对此艾米没有反对。她也调养好了身体，调整好了情绪，对于这样一个借口，她也乐于承认。

对于他们俩来说，这份清新的空气使他们受益匪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大为改观，这是拜大量运动所赐。在曲折蜿蜒的群峰之上，他们站在城堡中，人生观和心中的责任似乎愈发明朗了。沮丧的担忧，不着边际的幻想、抑郁的困惑被清风一吹，便都四散开去了，远大的理想、甜美的渴望、快乐的心情，在春天煦日的照耀下又回到了他们的身上；昨天的烦忧随着流水而去，而山峦永恒地俯瞰他们，仿佛慈祥地对他们讲："年轻人，彼此相爱

吧！”

他们幸福地生活着，虽然贝思的离去称得上是一次新的伤痛。劳里连一个字也不舍得说，生怕破坏了这种幸福。他生平第一次为爱情受的伤，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痊愈了，这让他十分诧异，曾几何时，他还坚信：那次爱情是他的最后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没多久他便不再诧异了。他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他背叛了乔，但是乔的妹妹和她自己几乎没有区别呀。这个让他如此迅速、如此深沉地爱上的第二个女人不会是别人，只能是艾米，对此他深信不疑。他用这一点来使自己得到宽慰。他生平第一次的求爱恍若急风骤雨，当他再回首时，它好像已是亘古的旧事，而萦绕在他心头的，则是同情与遗憾，很是复杂。对于它，他不再羞惭，只是将它小心收藏，将它当做一次人生经历，有悲也有喜。他很感激于苦难的终结，对于生平第二次求爱，他已做出了决定：一切从简，保持宁静，煞费苦心的设计，对艾米说“我爱你”都没有必要。她心中已经明瞭，一切尽在不言中，况且她在很早以前就给了他答案。没人会感到不满，一切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对于这件事，每个人都会高兴，连乔也不例外，这一点他清楚。不过，倘若我们第一次付出热情时遭到了打击，再有第二次举动时，便会小心翼翼。因此，当岁月如水向前流时，劳里便顺其自然，对于每一小时的幸福，他都用心享受着。什么时候把那个字讲出来，命运会有安排的，他只要默默等待就可以了，这个字一出口，他这新的罗曼史中最温馨的开场部分便结束了。

在他原来的设想中，结束的地点要选在城堡的花园中，在月光的照耀下，方式和手法要极尽端庄高雅之能事。然而结局并非他所设想的那样。一切就那样成为了定局，仅仅是由于在中午的湖上进行的几句交谈，非常坦白的交谈。他们在湖上划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船，出发的地点是圣然戈尔夫城，它在太阳的背面，然后他们抵达了蒙特勒城，那里向着太阳。在湖的两岸，分别耸立着萨瓦山、伯纳德山和南峭峰，在幽深的山谷中，风景怡人的沃

韦市静静隐藏在里面。翻过山便是洛桑市。万里无云的蓝天就在头顶，碧蓝的湖水在身下缓缓流淌，万绿丛中只有一叶叶扁舟，仿佛有着洁白羽翼的海鸥，恍若画里。

他们划着船经过希永时，正在探讨着玻尼瓦尔德。然后，卢梭又成了他们的谈论对象，因为当他们抬起头时，克拉朗恰好出现在他们眼前，正是在此地，卢梭写出了《埃洛伊兹》。这本书两个人都没看过，只知道它是讲爱情的。在两人的心中，他们正在偷偷地想，也许这本书在趣味上还赶不上他们自己的一半呢。艾米等他们的闲聊暂时停下来，便会轻轻抚弄湖水。她一仰头，倚在桨上的劳里便映入了她的眼帘，劳里的目光让她感到有开口的必要：

“你休息一下吧，你肯定有些累了。让我划一会儿，对我来说也有益处。你到了之后我总是懒洋洋地在享受。”

“我不累，你可以划一支桨，倘若你高兴的话。尽管这儿挺宽敞，但为了保持船的平衡，我差不多得坐到船的中央去。”劳里回答。对于这样的布置，他好像很乐意。

艾米有些难为情，因为境况没有好转。劳里把座位空出了三分之一，她把脸上的头发拨开坐了下去，接过了一支桨。和做许多其他的事一样，艾米划船也挺出色。船在湖面上稳稳地前进，虽然她划桨需用两只手，劳里却只是单手在划。

“划得真棒！对吧？”艾米只想打破沉默，便开了口。

“是棒极了，在一条船上永远地划下去，这个愿望你同意吗，艾米？”他的声音柔和极了。

“同意，劳里。”回答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于是桨停止了挥动。在无意之中，这一片湖光山色、朦朦胧胧的图画，因为他们的加入又增添了一番情趣，这幅图画便成了人类爱情与幸福的图景。

第四十二章　孤　寂

在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另一个人身上，并且身心受到一个完美楷模的感化时，答应自己会控制自己并不是件难事。然而在那谆谆教诲的话语消失之后，每日的功课完成之后，心爱的人远去之后，惟有寂寞与忧伤作陪伴，乔感到要坚持她自己的允诺非常不容易。在她因深深想念妹妹而心如刀绞的时候，又如何能回过头再去“抚慰父母”呢？贝思从旧居搬到新家去了，所有亮丽、温馨、美妙的东西好像都和她一起离去了，她又如何能“使家人快乐”呢？她究竟要到什么地方才能“发现一些有益而又愉快的工作去做”，以之作为那以一颗挚爱的心照料妹妹的工作的替代物呢？照料妹妹，这件工作其实就是一种报答。由于工作的艰辛，使得些微的快乐也被削减了，精神上的重担也越来越沉，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因此她虽然无意识地、无奈地想要承担起她的责任，但她的灵魂深处却一直在偷偷地抗议。这好像很难让人保持平和的心态。就像有些人总能沐浴在日光下，而其他的人却老是被遮蔽在阴暗处。这是不公平的。她比艾米更加辛勤地工作着，力图成为一个优秀的女孩，但她从未受过褒奖，得到的只是沮丧、忧愁与繁重的劳动。

这种生活对可怜的乔来说是暗无天日的。每当她想起那些事情——自己的一辈子将虚掷在那些寂静的屋子里、虚掷在那些刻板无趣的家务劳动、些微的欢乐和仿佛永远不会减轻的职责中，她就会被一种近乎绝的心情所控制。“我并不是天生就该这么活着的，我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清楚我自己会从束缚中解脱出来干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如果我得不到别人帮助的话。”她喃喃自语。在一开始的奋斗失败之后，她就沉溺在一种忧愁伤痛的情绪里。坚定的信念在无计可施面前只有甘拜下风。这种情

绪常常在试图躲避宿命时形成。

可是的确有人要对她施以援手了，尽管乔没能马上辨认出那些好心肠的天使们。这是由于他们露面时的形象非常熟悉。拯救悲惨人世的咒语也非常简易。夜间她时常猛地跳起来，还以为是贝思在呼唤她。然而她一发现那张小床上空寂无人，就会极度悲伤地痛哭流涕。“噢，贝思，回来吧！回来吧！”她满怀希望地伸出手臂，这样做并不是无用的，因为她的母亲一听见她在抽泣便会跑来抚慰她，这就如同她连妹妹最细微的私语都能立刻听见一样。母亲的抚慰不仅只有语言，还有不厌其烦的温情、爱抚与泪水。这无言的举动告诉她，母亲的心伤得更厉害。再加上那时断时续的私语，它的说服力比祷告还要强，并且带着满怀渴望的服从和无法摆脱的忧伤一块儿到来。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直接对话在深夜里令忧伤变为快乐，它赶走了哀伤，增强了爱的威力。乔对这些圣洁的时刻很有体会。她在母亲的臂弯里平静地躺着，觉得她的负荷好像易于承受了，职责也好像变得温馨起来了，生活也好像可以忍耐下去了。

在伤痛的心寻觅到一些抚慰时，烦恼的精神也一样寻觅到了援助。一天，乔到了书房里。爸爸把头抬起来，以宁静的微笑迎接她。她倚在那个和蔼的灰脑袋上，很恭敬地说：“爸爸，跟我聊一聊吧，就如同你与贝思聊天那样。我的需要比她更强烈，我觉得所有东西都变了样。”

“亲爱的，这是让我最感欣慰的一件事了。”他的声音颤抖着，并张开双臂拥抱她，仿佛他同样也需要帮助，而且勇于寻求帮助。

因此乔坐在贝思的小椅子上，离父亲很近，她把她的苦恼和盘托出——贝思的离去令她伤心悲痛，一次次的徒劳无功令她沮丧灰心，没有信念令生活失去光彩，再加上一切我们称之为失望透顶的忧伤惶惑。她十分信赖父亲，而父亲也给予她所渴求的帮助。父女之间相互抚慰。此刻他们不光身为父亲和女儿，也是

身为男人和女人在一块儿聊天。他们也喜欢用互相爱护、怜悯的心态去为对方竭尽全力。那老书房里度过的光阴是欢乐的、亲热的。乔称书房为“一个人的教堂”，每当她步出书房时，新的斗志又充盈在她的心中，她的心情变好了，举止更加顺从。她的父母过去曾教导过一个孩子勇敢地直面死神，如今他们又在力图教导另一个孩子面对生命时永不消极、永不惶惑，还能以感恩的心情竭尽全力把握生命给予的良机。

乔还获得了另外的帮助——微不足道却又可贵的职责和别的有意义的事。这些事情对她很有帮助。她逐渐学会了寻觅且重视它们。她不再像过去那样讨厌扫帚和洗碗布了，这是由于贝思曾经使用过它们，从这两件小东西上面还能发现贝思的家庭主妇精神中的某种东西，因此乔是不会丢弃它们的，乔在用它们干活时，觉得自己在吟唱着贝思经常吟唱的小曲，在仿效着贝思的有条不紊的工作，抹一抹这儿，扫一扫那儿，把所有东西都变得整洁、舒服。这是让家庭生活变得美满的首要步骤。她在汉娜嬷嬷赞扬她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汉娜嬷嬷握着她的手说——

“你这个女孩子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如果你可以好好干，你就要有决心不让我们再去思念那个可爱的小宝贝。我们都看在眼里，虽然我们没说出口。上帝将会保佑你的，一定会。”

乔在与梅格一块儿作针线活儿时，觉得姐姐的修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的谈吐很有分寸，了解不少关于家庭主妇的渴望、念头和情感。她从丈夫和孩子那里获得了很多快乐，他们彼此都在努力。

“不管怎么说，结婚还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假如我尝试一下，真搞不清能不能达到有你一半的幸福？”乔说。她在一片狼藉的婴儿室里为德米扎风筝。

“你要做的只是表现出你品格中女性柔美的那一面，乔。你就好比一个有壳的栗子。外壳布满硬刺，里面却柔嫩爽滑。如果

有人能更深入的话，还能见到最里面甘甜的果仁。总有一天你的外壳会蜕去的，因为爱会让你真情流露。”

“夫人，严寒会把栗壳冻裂，用力摇晃树枝会把栗子摇下来。小伙子们喜欢摘栗子。但是，我讨厌让他们装在兜里。”乔回答道。她还在粘贴风筝。由于黛西把自己绑在风筝后面充当尾巴，所以就算刮起再大的风也不可能把这只风筝吹上天。

梅格露出了笑容。她快乐地察觉到了一丝乔以往的性格。不过她认为她的职责就是以她脑海中出现的所有证据来支持她的论点。两姐妹的交谈是有成效的，尤其是因为梅格的两个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孩子们，乔温情脉脉地爱着他们。乔差不多已经做好被装进兜里的准备了：她还欠缺一些能使栗子成熟的日光。接着就是被一个男人拿起，小心地把壳剥掉，露出成熟甘美的果仁，而不是被小伙子急躁地晃落下来。如果她以前对此存有疑虑，那么她会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开，会把身上的刺弄得更尖利，幸运的是她没有考虑过自己。因此时机一成熟，她这枚栗子就会落下来。

如果把乔看作伦理故事中的女主角，那她就应该在这段日子里成为一个非常纯洁的人，就应该隐居起来，就应该携带布道的传单，头戴无欲无求的帽子去各处行善。但是乔并不是女主角。她与千千万万别的女孩子一样，只不过是个奋斗着的俗人。因此她处理事情还是出于自己的好恶。心情不同，她就会变换悲伤、焦急、忐忑以及情绪高涨等各种精神状态。我们得行善，这句话很符合伦理要求，但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别人长时间强有力的指导下，在大伙齐心协力彼此互助的情况下，我们中的某些人也仅仅能迈出没有错误的第一步。直到现在，乔的第一步迈得还可以。她学习如何尽职尽责，不能尽职时就会觉得不高兴。但是无怨无悔地去做——噢，这样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她经常说无论有多困难她也要做些杰出的事情。如今她如愿以偿了。因为世上还有什么东西会比为父母尽孝一辈子，尽力让他们觉得生

活美满——如同他们让她感受到的那样——更加美妙的事情呢?这个焦虑难安而又志向远大的女孩子,心甘情愿地为他人活着,舍弃了自己的渴望、打算和愿望。如果必须用艰难来加强奋斗的美好感受的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更不易办到的呢?

上帝对她所说的毫不怀疑;任务就在此处,它不是她所渴望的,然而却更好,因为它和她本人一点儿瓜葛都没有。这么她能否把这使命完成?她想尝试一下。她在刚开始的试验中发现了我说的那些帮助。她也接受了别人给她的其他帮助,这是一种慰藉而不是奖励,如同攀登险峰的基督徒在小树下休息,小树让他精神一振那样。

"你干吗不写点儿什么呢?过去写作总是令你开心的。"有一回母亲问道,乔此刻又沉溺到消极心情中去了,神色阴郁。

"我没有写东西的心情。就算写出来也没谁爱看。"

"我们爱看。不要去管别人,只要为我们写出点儿什么来就行了。亲爱的,尝试一下。我保证那对你是有益的,并且我们也会很快乐。"

"我对写东西已经失去信心了。"可乔还是搬出了她的桌子,并查找那写了二分之一的草稿。

过了一小时,母亲瞟见乔在屋里坐着。她围上了黑围裙,专心致志地书写着。马奇太太非常开心,因为她的提议已经取得了效果,她微笑着静静地离去。乔根本搞不清为何会在故事中加入了一种令读者感动的东西。家人为这个故事又是伤心、又是高兴,父亲把它寄给一家畅销刊物,这一点儿也不符合她的本意。然而她不但收到了稿费,还被告知多写些故事,这令她非常惊讶。故事刊载之后,有些人给她寄来了赞美的信件,这真是一种荣耀。报纸也把这个故事加以转载。朋友们以及不相识的人们纷纷褒扬它。这篇小小的文章却获得了惊人的成绩。过去乔的作品有人叫好也有人批评,如今的她比那时还要觉得惊诧。

"我不清楚那样一个女孩子,人们都在赞扬她什么?"她迷惑

不解地问道。

“作品里有真情实感，乔，这就是诀窍。作品因幽默与悲伤而变得有生气。你最终发现了自己的特色。你写作时全凭自己的心灵，而不受名声与钱财的干扰，我的女儿。你经历过苦难，如今迎来了幸福。你要竭尽全力去做，为你的成就而欢笑吧，就如同我们这样。”

“如果我的作品确实有出色的、真切的内容，那可算不上是我的成就。所有的成就都是属于您和母亲，以及贝思。”乔说。父亲的话比所有其他人的赞美都更深地打动了她。

挚爱与苦难就这样给乔以教益。她创作小故事，让寄出去的小故事帮它们自己、也帮她去结交新朋友。她感到这人世间对于那些微不足道的旅行家来说是仁慈的。人们热切地喜爱那些小故事，它们好似瞬间吉星高照的孝子，为母亲捎去一些快乐的纪念品。

艾米与劳里来信说他们已经订婚了。马奇太太起初担心乔会为此而不愉快，但很快她就宽心了。尽管乔起初神情凝重，然而她终究无言地承受了下来。她满怀着为“两个孩子”所作的憧憬与打算又把信看了一遍。这封信像一首二重唱，两人在信里均用一种爱人之间的口吻彼此赞扬着。读来很令人高兴，思量起来又令人宽慰，全家都没有异议。

“妈妈，你乐意吗？”乔问道。她们把写满字的信纸放下，彼此对视着。

“当然，我从艾米来信说她回绝弗雷德那时起，就盼着这样的结局。当时我坚信她萌发了一种和你称之为‘一切向钱看’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想法。她的信中透露出的信息令我推断出她与劳里会由于她的爱情而紧紧拴在一块儿。”

“妈妈，您的洞察力可真了不起，但您却太谨慎了！您压根儿就没跟我们露过半点儿风声。”

“母亲们必须具备洞察一切的眼光和谨小慎微的言辞，因为

她们要照顾自己的女儿。我担心你会等不及事情全部敲定便给他们写贺信，所以我不太想告诉你这件事。”

“我和过去已不一样了，我不会再那么轻举妄动了。我是值得您信任的。如今的我思维清晰、又明白事理，可以成为所有人的密友。”

“亲爱的，是这么回事。我本打算让你成为我的密友。但是我觉得一旦你了解到你的特迪把爱献给了别人，你会受不了的。”

“噢，妈妈，难道您觉得我是个只为自己着想的蠢人吗？就算他的爱与我不相衬，我还是认为它是圣洁的。我已回绝了他，怎么可能因为他与艾米成亲而耿耿于怀呢？”

“我明白当时你回绝他的确是出自内心，乔。但这段日子以来我考虑到，如果他再回来向你表白爱意，你的反应可能会不一样的。亲爱的，很抱歉，我无意中觉察到你非常寂寞，你的目光中不时闪烁着的期盼的光芒，一直射进我的心底。因此我觉得要是你的那位男孩重新尝试的话，他会填满你空虚的心灵的。”

“不会的，妈妈，目前这个样子更好些。我为艾米懂得了爱他而感到欣慰。我的确体会到了寂寞，这一点您说得很对。如果特迪重新求婚，我有可能答应，这是因为我比他离去那时更希望有人来爱我，而不是因为我对他的爱比那时更加深了。”

“我对此很开心，乔。它说明你在前进。爱你的人有很多。与父母亲、兄弟姐妹、朋友以及孩子们相处，你会得到浓浓的亲情，最终会有一位与你最相配的恋人来弥补你的缺憾。”

“世间最优秀的恋人就是妈妈。但我并不在意低声告诉母亲我希望体验各种各样的爱。我越是希望在种种自然的情感中获得满足，就越觉得失落，这真是件怪事。我弄不懂心中怎能装下那么多的事情。我的心灵总觉得空虚，它始终敞开着，但以前我在家庭生活中是能够得到满足的。我的确搞不清楚。”

“我清楚。”马奇太太会心地笑着说。乔看着信纸上艾米写的

有关劳里的内容。

“被劳里所宠爱真是件美好的事情。他并不滥用情感，也寡言少语，可是我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能发觉出来，也能体会出来。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微不足道的，我和过去那个小姑娘已经不一样了。如今我终于了解到他非常仁慈、宽厚、儒雅。他把他的心灵展示给我看，我看见那儿充盈着崇高的进取心、憧憬和目的。我为能够拥有那颗心而深感骄傲。他告诉我他觉得似乎‘如今我在船上担任副手，还有很多可以用来压舱的爱，他就能安心出航了。’我期盼他真的能那样。我全身心地爱着我那英勇的船长，因此我想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就像他所希望、信任的那样。我不可能丢下他的，只要上帝不把我们拆开。噢，妈妈，我过去真没有想到，当两个人彼此深爱，彼此为对方而活的时候，世间与天堂也就没什么差别了！”

“这是我们那个安静、死板、普通的艾米吗？爱的确创造了神奇的东西。他们一定会非常幸福的！”乔仔细地把发出啪啪响声的信纸叠起来，就如同把一本引人入胜的罗曼蒂克的小说合上一样，这部小说牵动着读者的心一直到末尾。此时，读者才重新感到自己一个人走回到了人世间。

片刻之后，乔蹓跶着上了楼，进到了屋子里，外面有雨，因此不能去散步了。她被一种慌乱的情绪给控制住了。旧有的体验再一次降临，这不是如同过去一样的埋怨，而是没有怨恨的慨叹与惶惑。妹妹凭什么能够要什么就有什么，而她却一无所有呢？她清楚这是错误的想法并力图摆脱开来不再去想，然而她对爱的由衷渴望却难以自抑，她的期盼之情被艾米的欢乐唤醒了，她盼着出现一个她能够“全身心地去爱，去眷恋，只要上帝不把他们拆开”的人。

乔焦躁不已，无意中上了阁楼。阁楼上有一字排开的四个小箱子。每个箱子外面都写有主人的名字，里面则塞满了她们儿时和少年时代的物品。如今所有的东西已是过眼烟云。乔顺次瞟

着每个箱子，她走到自己的箱子旁边，下颏架在箱子的边上，失神的双眼盯着箱内乱糟糟的物品。突然她的视线在一捆旧作业簿上停住了。她打开它们翻了翻，眼前便浮现出那年冬天在和蔼的柯克太太家度过的快乐光景。她起初微笑，接着便思索起来，最后变得很伤心。她发现了一张有教授笔迹的小纸条，于是她的嘴角抖动起来，连放在膝头的书都滑落在地。她坐着凝视这友善的话语，似乎它们萌生的新义触动了她心灵中比较敏锐的部分。

“等我，朋友，也许我会迟一点儿来，但我一定会来的。”

“噢，真希望他能来！我亲爱的弗里茨！他始终是非常有礼貌、友善、细致入微地对待我。我和他相处时有些倨傲，眼下我好想再与他相见啊！我好寂寞，仿佛每个人都要离我而去。”

乔死死攥着纸条，似乎它是个仍未实现的承诺。她把头舒服地靠在一个装有碎布的口袋上，啜泣起来，好像在与敲击房顶的雨滴唱对台戏。

所有这些究竟是形影相吊、寂寞伤悲，还是暂时的精神消沉？抑或是情感的复苏？这种情感与激励它的人一样耐心守候着机遇。有谁能搞清楚呢？

第四十三章　意外的喜悦

乔黄昏时一个人躺在旧沙发上，思绪万千地盯着炉火。这样消磨傍晚的时间是她最为喜爱的。谁也不会来打搅她。她老是躺在那儿，枕着贝思的小红枕头，设计着故事情节，做着梦，温柔地思念着她那仿佛还在身边的妹妹。她的神色疲倦、庄重而又带点儿忧伤。明天她就要过生日了。她觉得随着时光飞逝，她会渐渐衰老的，她的成绩似乎太微不足道了。二十五岁即将到来，却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乔没有想到她其实有很多可夸耀的东西，此后不久，她就觉察到了它们并为之深感欣慰。

“我都快变成一个老处女了，热爱文艺的老姑娘，把笔当做爱人，把几个故事当做小孩子，没准儿会像可怜的约翰逊那样在二十年后小有名气，当我年老了，无法再从名声中获得乐趣了，就会觉得寂寞。我的欢乐无人分享，我自给自足，名声也没什么用了。唉，我用不着变成一个唉声叹气的圣徒，或是一个自私的罪犯。我敢担保，只要老处女对单身生活逆来顺受之后，就会生活得很快活。但是——”乔想到此处不禁叹息了一声，似乎这种未来一点儿也不吸引人。

这样的未来不管怎么说都是没有吸引力的。对二十五岁的人而言，三十岁一到便木已成舟了。但事情并非如外表所见那样差劲。要是一个女人有了依靠，她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姑娘们一到二十五岁就会聊起老处女的话题，可心里却不愿意这样。她们过了三十岁，就会无言地接受现实，而不会再谈到这些事情了。聪颖的女人们能够想到还可以过上二十多年美好岁月，能够学会高雅地生活，而这些都只是一种自我宽慰罢了。亲爱的姑娘们，不要嘲笑那些老姑娘。因为凄美的爱情故事常常就深藏在那素雅的袍子下面默默跳动的心灵中。衰老的面容是为年轻、健康、理想和爱情所作出的无言牺牲，因此在上帝眼中依旧是美艳的。就算是忧郁、消沉的老处女，也应该热情地对待。因为她们就是为了这些事情而牺牲了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光。年轻的姑娘应该对她们有同情心，而不应鄙视她们。年轻姑娘们得牢记：她们也许会错过美妙时光，青春的面容不可能永远不变，棕色秀发中照样会出现银丝，用不了多长时间，友善与尊重将与目前的爱情与赞扬一样美好。

先生们，即小伙子们，无论老处女多么贫穷、平庸与刻板，还是要对她们献殷勤。因为乐于尊敬老人，护卫弱者，服侍女性是独一无二、真正有价值的骑士精神的体现。不用去管她们的地位、年纪和肤色，回忆一下那些仁慈的婶婶吧，她们除了训斥过你们，责骂过你们之外，还照料、溺爱过你们，不过你们往往并不

感激她们。她们拯救你们脱离险境，自己的积蓄不多，却要给你们零花钱，她们为你们缝补衣服，用的却是衰弱的手指。回想一下她们无怨无悔地为你们作出的奉献吧。你们应该以一颗感恩之心稍稍关怀一下那些可敬的老妇人，她们会感到非常高兴的，只要她们还有一口气的话。目光锐利的女孩立刻就能察觉到你们的这种品质，她们也会为此而对你们更有好感。死是能够拆散母子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如果你们的母亲被死神夺走了，你们一定会在某个普丽西拉婶婶那里获得亲热的迎接与母亲般的抚慰。她寂寞的老迈心窝里，仍有一处最温柔的角落，这是为她"世间最优秀的侄子"准备的。

乔一定是睡熟了(我敢担保在刚才的一番说教之后，读者们也会入睡的)，因为劳里的影像猛地出现在她跟前——一个栩栩如生的影像——低下身子凝视着她，脸上的神情一如往昔——深有感触却又想竭力掩饰。但是就如同歌曲里的珍妮——

她没有想到居然是他。

一直到劳里低下身子亲吻她之前，乔都躺着，并惊诧地无语凝视着他，根本没认出他来。然后她才跳起来，兴奋地喊着——

"噢，特迪！噢，我的特迪！"

"亲爱的乔，看见我你快乐吗？"

"是的！我的有运气的男孩，我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艾米在哪儿？"

"你母亲让她呆在梅格家。我们顺便在那里呆了一会儿，要从她们那里把我的妻子解救出来，我可办不到。"

"你的什么？"乔喊道，劳里无意中兴奋地说出了那个词，秘密再也守不住了。

"哦，不好！我已经做过了。"他似乎非常愧疚，乔马上责怪他了。

"你走后结的婚？"

"对，很抱歉。但我不可能再结第二次了。"他两膝着地，忏悔

似地抓着她的手，神情却充满顽皮、快乐与志得意满。

“确实成婚了？”

“的的确确，多谢。”

“上帝呀！你接下去还会干出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情呢？”乔喘息着倒在她的座位上。

“你的贺词很特别，可是有点儿尖刻。”劳里说。他脸上摆出一副忧伤的模样，可同时又很得意地笑着。

“你偷偷摸摸进来像个贼，又把秘密吐露出来惊吓别人。你到底期盼着什么？你这个笨孩子还是起来吧，告诉我这一切。”

“你要是不让我坐回原来的位置，而且不答应与我和解，还再拿枕头当做屏障的话，我就什么都不跟你说。”

乔听完露出了笑容，她已经许久没有笑过了。她戏耍似地拍打着沙发，友善地说：“如今我们用不着那旧枕头了，它已经扔到阁楼上去了，老实告诉我，特迪。”

“你说‘特迪’时真动听！世上只有你一个人那么称呼我。”劳里坐了下去，带着一副满意的神情。

“艾米怎么称呼你？”

“老公。”

“她说话应该是这样的，唔，你说起话来也像她。”乔的目光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她的观点：这个小伙子比过去更帅了。

没有了枕头，但是屏障还存在——一个天然的屏障，由时光、分别、心灵的改变形成的屏障。他们俩都对此有所觉察，他俩对视了一段时间，似乎这潜在的屏障在他俩身上投射出一道微小的黑影。但是不一会儿这黑影就无影无踪了，因为劳里白费力气地想要装腔作势地说话——

“看上去我是不是像个已婚男人和家长？”

“压根儿就不像，永远也不会像的。你年龄大了，人也更帅了，但你那顽皮的性格丝毫没变。”

“噢，的确如此，乔，你应该对我彬彬有礼。”劳里说，他很喜

欢这么交谈。

“每当我想起你成了家，一切都稳定了，就不由得想要笑出声来。我认真不起来。这叫我怎么能彬彬有礼地对待你？”乔说。她脸上布满了感人的微笑，于是俩人都笑了起来。接下去他俩又坐稳了，依旧用过去那种欢快的交流方法聊起来。

“你用不着这么冷的天气里还去接艾米。他们过一段时间都会到这儿来的。我忍不住了，想首先对你说这件大喜事。我希望能够获得那‘第一抹奶油’，就如同过去我们抢着吃奶油时说的话那样。”

“你的确获得了，不过故事的开端就是个错误，后面就不忍卒读了。行了，讲吧，全部都说给我听，我很想了解这一切。”

“唔，我那么做是为了让艾米高兴。”劳里眨巴着眼睛，说道。这句话令乔喊了起来——

“头号谎话。应该是艾米想让你高兴。往下说吧，如果你能说的话，必须说真实情况，先生。”

“哟，她说话的口吻怎么像个太太？聆听她的声音难道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吗？”劳里面对着炉火自言自语道。炉火闪烁着光芒，好像是同意他的话。“这是一样的，我和她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我们一个多月前原计划与卡罗尔一家一起回来，但他们忽然又变卦了，想在巴黎再度过一冬。爷爷想回来，他去那里是想让我开心，我没法让他一个人回来，但又不能不管艾米。卡罗尔太太不愿意艾米与我们一起走，因为她有些英国式的念头，诸如女监护人之类的荒谬想法。因此我就告诉她：‘我俩成亲吧，这样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了。’问题便迎刃而解。”

“你肯定会这么做的，你一向过得很顺心。”

“也不总是如此。”劳里话里有话，乔于是立即接着说道——

“婶婶如何答应你们的？”

“费尽周折。但别跟外人说，反正我们把她给说动了。我们有好多好多的理由。来不及给家里写信恳求赞同了，不过你们所

有人都乐意这么做，不久都会赞同的，就像我妻子所言，这就是‘捉住时光飞马的腿。’”

“我们的确为那两个字而自豪，我们怎么可能不爱说那两个字呢？”乔截断了他的话。这一回换成她面对着炉火开口了。她兴奋地凝视着炉火，似乎她的眼中被火焰引燃了愉快的火光，而上一回她凝视炉火时的心情却忧伤悲痛。

“那可能只是细枝末节的小事。我不可能不为艾米感到自豪，因为她是个那么有魅力的小妇人。唔，那时在那里的监护人是叔叔和婶婶，我和她彼此难舍难分，离开后无法安心做事。那个不错的想法把所有难题都解决了，因此我们就成亲了。”

“何时何地？怎么成的亲？”乔问道，她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提问中暴露无遗的女性的浓厚兴趣与好奇心理。

“一个半月前在巴黎的美国领事馆，自然，我们的婚礼很平静，哪怕在我们欢乐的时分，我们也不会遗忘可爱的小贝思。”他边说边握住乔递过来的手。劳里轻抚着那个他有着清晰记忆的小红枕头。

“原本我们希望能把你们吓一跳，起初我们认为能径直回来的，但当我们刚完婚，我可爱的老先生就觉察到要完成回家前的准备工作最起码还得花一个月时间，于是告诉我们想去哪里度蜜月都行。我们就到玫瑰谷去了，因为艾米曾称之为公认的蜜月胜地，我们玩得很快乐，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一回快乐呀，的的确确，那可称得上是有玫瑰花做伴的爱情呀！”

有片刻的功夫，劳里仿佛忘记了乔，乔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如此无牵无挂、挥洒自如地告诉她这些事情，令她深信他已彻底谅解她了，已彻底遗忘了过去的爱。她想把手缩回来，不过他似乎意识到了，于是在不自觉的冲动的驱使下，他把她的手死死握住，并以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男人的庄重神色说道——

“亲爱的乔，我要说一件事，说完后我们就再也不要去想它了，当我在信中说艾米待我始终很不错的时候，我还说过我永远

不会停止爱你，这是真心话，然而这种爱已经有所变化了，我知道这样更好些。事情是这样的，你和艾米在我心中的排列位置彼此交换了一下。我觉得这才是事情的本来面目。如果我根据你的意愿去守候，那么这种事情会不知不觉地产生。但是我一点儿也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因此令我非常难受。当时我还小，放纵暴躁，要想知道自己做错了事真困难啊。乔，和你说的一样，那的确是我做错了。我成为了一个蠢人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起誓，我有一阵子脑子稀里糊涂的，不知道你和艾米究竟谁是我最爱的，我试过去爱两个人，可我办不到。当我在瑞士遇见艾米时，仿佛立即云开雾散、重见阳光了。你们俩人都处在恰当的位子上。我坚信旧爱已逝，新爱才起步，所以我可以直率地跟乔——我的妹妹以及艾米——我的妻子谈心里话，我对两个人的爱都非常非常深。你能相信我吗？你想返回到我们第一次相识时那快乐的时刻中去吗？”

“我能相信，彻底相信。可是，特迪，你我已不是小孩子了。快乐的旧岁月不会复返，我们没法再这么期待。如今你我都已是成人，都有规规矩矩的事情要干。儿戏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们不能再嬉戏了，我想你肯定也觉察到了这一点。我们彼此都会在对方身上发现变化。我想念我的男孩，不过我同样也爱那个男人，还会更加钦佩他，因为他要去做我盼望他做的事。尽管我们没法再成为青梅竹马的伴侣，可我们会结成兄弟姐妹，我们会永远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对吗，劳里？”

他一言不发，只是抓住了她伸过来的手，并把它贴在脸上停留了片刻。他觉得一种美好的、坚不可摧的、令俩人都感到快乐的友情正在从他那男孩激情的墓地中升华出来。乔不想令他们这次回家笼罩上悲哀的气氛，因此片刻之后她便高兴地说：“我仍然无法真的相信你们两个孩子成亲了，过上小日子了。噢，当年我帮艾米扣围裙的纽扣，在你胡闹时我揪你的头发，这些事似乎都发生在昨天。上帝呀，时光飞逝啊！”

“两个孩子中的一个岁数比你大，因此你用不着模仿奶奶的口吻讲话，我自认已是个‘成熟的男人’了，就如同佩格蒂形容戴维那样。当你见到艾米时，你会觉得她很早就成熟了。”劳里说，他觉得她那一副充满母爱的神情非常可笑。

“你也许比我年长一点，但我的心比你经历的沧桑要多，特迪，女人通常就是这样的。再说今年我历经苦难，简直都觉得自己已经四十了。”

“可怜的乔啊！我们在欢乐中度过，却抛下你孤独地品尝这一切。你的确显得有些老了。这儿有道皱纹，那儿还有一道。你的目光除了微笑时总是闪烁着悲伤的光芒。我刚刚抚弄过枕头，上面浸着一颗泪花。你一个人忍受了很多不得不忍受的苦难。我真是个只想到自己的人哪！”劳里的神情中流露出自责的情绪，还扯着自己的头发。

但是乔把那泄露天机的枕头调了个头，尽量以一种非常轻快的口吻说：“不是的，我的父母都在帮我，可爱的孩子可以抚慰我，再加上你和艾米的平安快乐的生活，这一切都能令我觉得这儿的苦恼算不了什么。我偶尔的确觉得寂寞，但我坚信那有助于我的成长，再说——”

“你不会再寂寞了。”劳里截断她的话说，他把她揽在怀里，似乎要帮她抵御世上一切困难。“艾米和我无法失去你。因此你一定得来教育‘孩子们’，管理家庭，就跟我们过去那样，什么事情都分成两半。让我们来关怀你，让我们所有人聚在一块儿高高兴兴，和睦相处。”

“我自然会很高兴，如果我不妨碍你们的话。我觉得我的年龄又变小了，我的一切苦恼在你到来之后仿佛都已烟消云散了，你一向能给人以宽慰，特迪。”乔把脑袋搭在劳里的肩头，就如同几年前贝思因患病而躺在那儿倚着劳里的肩头那样。

他俯视着她，想弄清楚她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刻。可乔在窃笑着，似乎她的一切苦恼的确因他的归来而烟消云散了。

“乔，你还是老样子，转瞬之间就会破涕为笑。此刻你看上去很调皮，在思索着什么呢，我的奶奶？”

“我在想着你和艾米是怎样一起生活的。”

“像天使那样生活！”

“那是自然。起初是这样的，但谁占主导地位呢？”

“我不介意跟你说眼下是她掌握领导权，最起码我让她有这样的感觉——她会因此而感到快乐，这你清楚。以后我们会交替坐庄的。因为据说婚姻中的责任会因权力的平均分配而得以加倍。”

“你会如同起初那样一直生活下去的，艾米会成为你的终身领导。”

“唔，我觉得我是不会太介意的，因为她做得非常隐蔽。她这种女人懂得怎样去驾驭男人。其实我还是很喜欢那样的。她把你掌握在手中，就如同温柔洒脱地缠一圈丝线在手指头上那样，反而能让你觉得似乎她一直在为你服务。”

“那么在我有生之年肯定会看见你成为一个惧内的男人，我会很开心的！”乔高举着双手嚷道。

劳里的反应很得体，他耸起肩，以男人的轻蔑表情对刚才的讽刺嗤之以鼻。他得意洋洋地说：“艾米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不可能那么做，我也不是屈就服从的人，我和妻子彼此敬重，不会蛮横地对待对方，也不会吵架的。”

“那我坚信。我和艾米从未像我俩那样吵过架。她是寓言中的太阳，我是风。你还想得起来吗？太阳最有办法收拾男人了。”

“她又能吹拂着他，又能照耀着他，”劳里露出了笑容，“在尼斯她那样责骂我！我敢说那次的激烈程度要超过你所有的责骂——一次实实在在的刺痛，有时间我会对你说的——她肯定不会对你说的，因为她跟我说，她鄙视我，因我而觉得惭愧，但是话音刚落，她就爱上了那可耻的家伙，和那个一事无成的家伙结婚了。”

“太糟糕了！这样吧，如果她再次欺侮你，你就到我这儿来，我会保护你的。”

“难道我看起来有受保护的需要吗？”劳里以一副威严的模样站起来，然而此时艾米的声音忽然传了进来，他的英武之色立刻变成了大喜之色。艾米喊道：“她在什么地方？我亲爱的乔呢？”

整个一家人三三两两地挤了进来，每个人又再次被拥抱亲吻。三个旅行者在几次徒劳的挣扎后，无奈地坐定了，其他人注视着他们，为他们而感到快乐。劳伦斯先生和过去一样宝刀不老，和其他人一样，他在经过海外游历之后显得更加神采奕奕，因为他的固执毛病似乎消失了。他那旧式的亲热方式也有所改进，还比过去更加慈爱了。他称呼新人为“我的孩子们”。他对他们的微笑令人感到非常开心。更让人开心的是艾米以女儿般的职责与孝心对待他，这彻底征服了他的心灵。最令人开心的是注视着劳里是怎样在他们俩人身边跑前跑后，似乎他们俩构成的美丽景色令他怎么欣赏都无法尽兴。

梅格一注意到艾米，就会感到自己的衣服缺乏巴黎的风格。小劳伦斯夫人令小莫法特夫人失去了光彩。那个“女士”是个正宗的、高雅而有风韵的妇人。乔注视着这对新人，心想：“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我是正确的，劳里寻觅到了迷人、杰出的姑娘，她比愚笨衰老的乔更加与他的家庭相配，她不可能令他痛苦，而会令他十分自豪。”马奇太太和她的丈夫脸上浮现出笑容，他们颔首浅笑着。他们发现最小的孩子不但办事利落，待人接物明达事理，而且还获得了更美好的财富：爱情、自信和快乐等等。

艾米外表温柔清秀，体现了她心灵的澄静。她的嗓音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温柔之情，镇定自若的办事风格转变为优雅庄重、关切迷人的风格。她的风韵不会因些微的做作而受损，她热情秀美的举动比过去的高雅与婚后所展现出来的风情更加吸引人，因为它令她立即清晰地戴上了一枚正宗的女士徽章，过去她曾梦想成为那样的女士。

“我们的小女孩为爱情改变了很多。”母亲温和地说。

“她一辈子都有个优秀的楷模，亲爱的。”马奇先生轻声说道，他饱含感情地凝视着身边那削瘦的面孔和花白的头发。

黛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美丽的阿姨，似乎阿姨身上充盈着她无法抵挡的魅力，她就像拴在女主人腰带上的小哈叭狗一样不离阿姨左右。德米起初毫无反应，呆呆地思考着这崭新的关系，然后他就急匆匆地收下了礼物，于是协议达成了。迷人的礼物是从波恩捎回来的一套木制熊玩具。劳里很清楚如何击败他，因此在一阵旁敲侧击之后他乖乖地投降了。

“小家伙，在我有机会得以与你初次相见时，你打过我的脸。如今我要和你进行绅士般的决斗。”说完，这位个头高大的叔叔就把侄子扔向半空，这种行为不但有损于他冷静沉着的形象，而且还令男孩子心里兴奋莫名。

“哟，她身上穿着的都是丝绸衣服，你瞧她眉飞色舞地坐在那里，听着别人称她为小艾米·劳伦斯夫人，这可真让人打心眼里为她高兴啊。”老汉娜嬷嬷嘟囔着。她在大大咧咧地乱排桌椅的同时，还常常向门里面窥探。

上帝啊，这是什么样的交谈啊！起初是一个人谈，接着另一个人谈，后来所有人一块儿谈起来，都试图在三十分钟内谈完三年的事情。幸亏上了些茶点让人们都能歇息一会儿，也有其他事情可做。要是他们继续聊下去，不但会令嗓子变得沙哑，还会令脑袋变得昏昏沉沉。一群快乐的人们顺次走进了小餐厅。马奇先生骄傲地陪在“劳伦斯夫人”左右，而马奇太太则自豪地倚在“我儿子”的胳膊上，老先生握着乔的手，瞟了瞟炉边的无人角落，对她低语道：“如今我的女孩就只有你来担当了。”乔嘴唇抖动着轻声应道：“先生，我会去尝试着处在她的位置上。”

双胞胎在最后边欢呼雀跃，他们觉得升平时代已经来临，因为大人们都在围着新人转，被丢在一旁的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也的确好好地利用了这次良机。他们悄悄地喝了几口

茶，随便地吃姜饼，还各自抓了一块热松饼，他们最放肆的行径是在各自兜里塞了块令人垂涎欲滴的果酱馅饼，最后馅饼被捏成了碎末，黏得到处都是，他们因此而明白了馅饼与人性一样容易破碎这个道理。他们为口袋里的馅饼而忐忑不安，害怕乔阿姨敏锐的目光会直射进那层薄纱布衣和美丽奴绒线衣里面，发现他们藏匿的东西。因此，这两个小偷紧挨着没有戴眼镜的爷爷。艾米方才如同点心一样被大家递过来送过去，此刻倚着劳伦斯爷爷的肩膀，走回客厅，其他的人和刚才进去时一样也走了出来。这下只有乔是孤身一人了。一开始她没注意到这点，因为她还在餐厅里回答汉娜的迫切追问。

“艾米小姐有没有坐四轮马车来？她用餐时用的是储备的银盘吗？”

“就算她赶着六匹白马，天天用金盘吃饭，戴钻戒，穿绣花边的衣裳，我也不会感到诧异的。因为特迪觉得她无论多奢华都没关系。”乔很得意地答道。

“我没有疑问了！你早上想吃什么？大杂烩或者是鱼丸？”汉娜问道。她睿智地把无意义的话题揉进了富有诗歌韵味的事情里。

“什么都行。”乔带上门，她觉得现在讨论吃的并不恰当。她伫立了片刻，注视着在楼上失去踪影的那群人，当德米拖着那穿着花格呢裤的短腿困难地迈上最后一级楼梯时，她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寂寞的感觉。这感觉是那么的清晰，顿时令她眼前变得一片朦胧。她四下里打量着，好像要寻觅可以依赖的东西，现在就连特迪也离开了她。她喃喃自语道：“我可不想让别人察觉到我此刻心情郁闷，我得到睡觉时才能哭。”如果她预知到有一件生日礼物即将来到她面前的话，她的这句话就不会说出口了。然后她把手抬向眼睛——这是由于她有一种类似于男孩子的习惯，即总搞不清她的手帕放在什么地方——她刚刚摆出违心的笑容，便听到走廊里传来敲门声。

她急忙热情地去开门，紧瞪着来客看，似乎又是一个令她惊讶的幻影。门口立着一位蓄着胡须的高大先生，他在夜色中向她展露笑容，仿佛是深夜的光明。

“哦，是巴尔先生，见到你我太高兴了！”乔猛地揪住他喊了起来，似乎担心在他被拉进屋之前会被夜色吞噬。

“我见到马奇小姐也非常高兴——不过，不，你们家来了客人——”这位教授听见楼上的谈话声和蹬蹬的脚步声之后，便停了下来。

“不，没什么客人，是些家里人罢了。我们都很高兴，因为我妹妹和朋友刚回来，来吧，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吧。”

尽管巴尔先生是社交场上的能手，他仍希望彬彬有礼地离去，改日再来拜访。但乔把他身后的房门给关上了，还取下了他的帽子，他怎么好意思说要走呢？可能是乔的神情发挥了影响，乔看见他之后便没有想到要隐藏自己的兴奋，而是直率地表现了出来，这对那个孤独的人来说是种特殊的吸引。他心中最强烈的渴望也不及乔对他的热烈欢迎。

“我会很乐意与他们相识的，如果我不是个累赘的话。你病了吗，我的朋友？”

他忽然这么问是由于乔在替他把大衣挂起来时，神情突然变得黯然，他捕捉到了这种转变。

“我没有生病，只是疲惫、伤心罢了。和你分别之后我们遭遇了变故。”

“噢，对，我清楚。我听别人说起过，我为你难过。”他再次握住她的手，满怀同情地望着她，令她觉得他那慈爱的目光和紧握的热情的手掌是所有其他的抚慰都比不上的。

“爸爸妈妈，这是巴尔教授，我的朋友。”难以克制的骄傲与欢乐从她的神情与语气中散发出来，似乎她刚才是吹吹打打、蹦蹦跳跳地去开门的。

如果这个外人起初还为这家人会如何对待他而惴惴不安的

话，那么片刻之后他便安心了，因为全家人都热情接纳了他。所有人都很有礼貌地向他问好，他们起初是为了乔，后来就是因为自己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拥有能够启开众人心扉的魔力，因此他们都情难自控了。他们是如此的纯洁以至于立即对他施以同情，还由于他的贫穷而更亲近他。穷困能使日子过得略微不错的人富起来，也为热诚待客的精神提供保证。巴尔先生坐着四处扫视，他的表情就如同一个出门在外的人进入陌生人的家里却发现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孩子们簇拥在他身边，好似蜂群环绕着蜜罐子。两个孩子分别坐在他的两条腿上，他们无拘无束地搜查着他的衣兜，拽他的胡须，赏玩他的表，千方百计吸引他的视线。女人们则彼此交流着赞扬的话语。马奇先生觉得和他特别投缘，于是为他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不大说话的约翰在一边聆听着，享受着，却一言不发。劳伦斯先生知道这下没法去休息了。

假如乔不是在为其他的事情而忙碌着，那么她肯定会对劳里的举止捧腹大笑的。劳里心中产生了一种细微的疼痛——它并非嫉妒，而是一种近似疑虑的感觉，他起初还谨慎地像个哥哥似地安然注视着那陌生人，然而只是一会儿功夫，在他还未回过神来的时候就不禁兴味盎然地投入到那一群人中去了。这是由于巴尔先生在如此欢快的气氛中极好地展示了他的嘴上功夫。他滔滔不绝，字字珠玑。他几乎不和劳里谈话，但经常望着劳里。当他望着这位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他的脸庞便会变得阴沉起来，似乎是在吊唁自己逝去的青年时代，接着他的目光就会期盼地转向乔。如果乔接触到了他的目光，她一定会给那无言的问话以答复的。但是乔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双眼，而不能任其四处乱看。她仔细地让自己的眼光只放在正在编织的小袜子上，完全是一个可以作为榜样的单身阿姨的样子。

乔不时悄悄地看着教授，这令她精神振奋，就如同在沙尘飞舞的路上漫步后啜饮甘泉一样，因为在这一瞥之中，她发现了某种她渴求的东西。巴尔先生此时正容光焕发、兴高采烈，脸庞上

也没有一点儿魂不守舍的神情。她觉得那东西事实上是青春与美丽。她没有想起要去做她经常做的那种把他这个陌生人与劳里进行对比的事情。这对于他们而言并无益处。巴尔这时仿佛突然来了灵感,尽管话题已转移到无法令人高兴的古代丧葬仪式方面去了。当一场争辩中特迪被驳斥得无话可说时,乔的脸庞上绽放着胜利的光芒。在盯着父亲那全神贯注的脸庞时,她内心思量着:“如果他天天都能遇到如我的教授一般的聊天朋友,那将多愉快啊!”还有,巴尔先生由于穿一套崭新的黑衣服,因此他的外表比过去更加像绅士。他剪掉了又深又密的头发,由于他一兴奋就会如以前那样把头发拉扯得乱七八糟,所以尽管他的头发理得很整洁,但仍然无法长期维持下去。乔不太喜爱整洁的头发,而更喜爱头发乱蓬蓬的,因为她觉得那样就会在他英俊的前额上平添几分朱庇特① 似的风采了。可怜的乔是如何赞扬那个长相普通的人的呢! 她坐着,无语地织着袜子,但她也能同时观察到一切事情,她居然还观察到巴尔先生干净的袖口上扣着金光闪烁的纽扣。

“亲爱的兄长! 他就算是去求婚,也没法比这更细心地打扮自己了。”乔心里面在考虑着。她的心弦被这句话触动了,脸也在瞬间涨红了,她只得扔掉线团,再俯身去拾,趁机掩饰一下红彤彤的脸。

可是这种行为并未如她所预计的那么成功,这是由于,打个比方罢,现在教授正在为葬礼的火堆点火,他却把火把搁在一边,弯腰去拣那个小蓝线团。他们俩的脑袋自然一下子相碰了,俩人都碰得头晕眼花,涨红了脸站起来,谁都没能拣到线团。他俩各自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都在懊悔为何要起身去拣线团。

夜已很深了,可谁都没觉察到,小孩子早就被汉娜在不知不觉中弄到一边去了,他们熟睡着,好似两枝绯红的罂粟花。劳伦

① 古罗马神话中统治所有神、操纵一切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斯先生回去就寝了，其余的人围坐在炉边，一点儿也不操心时光的疾驰，一直在聊着。到后来梅格充满母爱的脑袋出现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黛西一定跌到床底下去了，德米准是在探索着火柴是怎样构成的，睡衣肯定被点着了。因此她也起身回家了。

“我们再次欢聚一堂，就让我们如过去那样来歌唱吧，”乔说。她感到要尽兴而又平稳地抒发胸中的兴奋之情，惟有高歌一曲才行。

虽然并不是全体成员都到齐了，但谁都不会觉得乔的这番话是虚情假意或者欠考虑，因为仿佛贝思仍与他们同在，虽无形体但却须臾不离。她比过去更招人喜爱。爱令这个家坚如磐石，连死神也没法使之残缺。那小椅子还在原地，小篮子还搁在经常搁的架子上，篮子里还有她尚未完工的针线活儿，如今几乎没有人去碰那架未被挪动的钢琴。贝思宁静的笑脸如同过去一样出现在钢琴上面，她目光朝下盯着他们，好像在告诉他们：“高兴起来吧，我就在此处。”

“艾米，来表演一下吧，让大伙儿都知道你又进步了多少。”劳里说。虽然他为他的高才生而骄傲无比，但这也无可厚非。

但是艾米的泪水在眼眶中涌动，她旋动着那把旧琴凳，悄声说道：“亲爱的，今夜我不想演奏了，我不应该在今夜卖弄。”

但是她的确展现了她的另一面，她唱起贝思经常唱的歌曲，这比其他的才学或弹奏技巧更为感人。她的嗓音饱含着温情，世上最杰出的教师也无法教学生这样歌唱。她的这种美妙得震惊四座的魔力是所有别的灵感都无法提供的。它紧紧抓住了听众的心灵。屋里鸦雀无声，当她唱到贝思最钟爱的圣歌末尾那句时，清越的歌声戛然而止，这句歌词不一定完全正确——

“尘世中的一切苦难在天堂里都能治愈。”

艾米倚在背后她丈夫的身上，她觉得少了贝思的亲吻，她归来所受到的迎接就是残缺的。

“行了，最后来一首米娘之歌吧，巴尔先生知道怎么唱。”乔

赶在艾米的中断使人感到忧伤之前说道。巴尔先生高兴地清清喉咙，试了试声音。他来到乔呆着的角落里说——

“我们来个合唱，如何？我们俩合作会很默契的。”

在此我要插一句，这只不过是个美丽的谎言。因为乔跟蚂蚱一样是音乐王国的门外汉。然而就算教授建议表演一整出歌剧，她也会答应的。她声音发抖地唱起来，在兴奋中也顾不上走不走调了。这无所谓，因为巴尔先生唱得很棒，就如同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那样使劲地唱。一会儿功夫，乔就把嗓音压低为温柔的哼唱了，以便于她能听到那就像特地为她歌唱的完美嗓音。

“你知道那个开满香橼花的国度吗？”

这句歌词是教授最为钟爱的，因为“那个国度”对他而言是指德国，然而此刻他却拖着仿佛极端热诚的嗓子唱着下面的歌词——

“那儿，噢，我想与你共赴那儿，
噢，我亲爱的，走吧。”

这充满温情的请求令一个听者内心热血澎湃，她真想对他说，她知道那个国度，她无论何时都会很高兴去那里的，只要他答应。

歌儿唱得很好，唱歌的人获得了大量的褒扬。但没过几分钟，在看到艾米戴上帽子时，他便忘乎所以了；因为乔仅仅简略地称她为“我妹妹”。自从他一进房门，就没听见有人用她的新名字称呼她。

最终他不禁得意忘形起来，因为劳里在话别时风度翩翩地说道——

“您的到来真令我们家蓬荜生辉，先生。请您记住，我们会时刻恭候您的来访。”

教授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劳里觉

得以前从未遇到过像教授这样给人带来欢乐而且感情如此丰富的朋友。

“我得告辞了。但是若能蒙您垂爱，亲爱的夫人，我很高兴能再度登门造访，因为城里有些事情会让我在此耽搁几日。”

他的话是说给马奇太太听的，可目光却停留在乔的身上。母亲的话语和女儿的目光都表达了实实在在的赞同。马奇太太还是很清楚她孩子们的心中所想的，这和莫法特太太的猜想丝毫不差。

等客人们都回去之后，马奇先生站在炉旁的地毯上，和缓舒畅地说道：“我觉得他很有智慧。”

“我清楚，他这人不错。”马奇太太在给闹钟上弦的同时，以一种明显的赞同的语调接着说。

“我猜你们会对他有好感的。”乔仅仅说了一句话，就跑开睡觉去了。

她对到底是什么事情使得巴尔先生来到这城里感到非常疑惑，最终她认为他接受委任去某地担任某种很风光的职务，只不过由于他很谦恭，不好意思说出口罢了。而他在回到自己家中，觉得无人发现、非常安心的时候，他就凝视着一张神情庄重刻板的小姐的照片。这位小姐头发浓密，好像在忧郁地望着未来。如果乔见到教授此时的表情，尤其是当他熄灯之后摸着黑亲吻照片时，她或许会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

第四十四章　我的老公，我的老婆

“妈妈，能不能把我的夫人暂借给我三十分钟？行李都已运来了，我在翻一些我需要的东西时，把艾米的好衣服全给弄乱了。”次日劳里走进屋说。他看见劳伦斯夫人似乎又成了母亲的宝贝，坐在母亲的膝上。

“没问题，亲爱的，过去吧。我不记得你已有两个家庭了。”马奇太太似乎为她过分的母爱而感到不好意思，她拍了拍那只戴着结婚戒指的纤纤玉手。

“如果我能处理的话，就不会来打扰了。但是，我身边只要少了我的爱人就简直活不下去，就好比一个——”

“风向标在无风的时候。”乔在劳里停住寻思如何打比方的时候接了一句。特迪归来以后，乔又重新焕发出了过去那副活泼的劲头。

“对。艾米总是要我时而往西，时而又往南，婚后我一直没有往东走过，更不用说北方了。不过我认为这对身体绝对有好处，符合我的性格。嗨，老婆。”

“天气一直到今天都挺好的。我搞不清能延续多长时间。但我不畏惧风浪，因为我在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航船上掌好舵。亲爱的，回去吧，我想你在我的行李里找来找去的应该是脱靴器，我去帮你找吧。妈妈，男人真是麻烦。”艾米的话语中流露出令她丈夫高兴的家庭主妇的口吻。

“在稳定下来之后，你们想干些什么呢？”乔边给艾米扣斗篷扣边问，她扣扣子的样子和过去为艾米扣围裙简直一模一样。

“我们有打算。我们刚结婚，所以不想大肆宣扬。然而我们是不会浪费时间的。我会一心一意地从事商业活动，这会让爷爷喜欢的。我得证实给他看我并没有被惯坏。我必须通过这种方法来让自己安定下来。我对游手好闲深恶痛绝，必须像个男子汉那样奋斗。”

“艾米呢？她有什么计划吗？”马奇太太问道。她看见劳里脸上的毅然之色与蓬勃精力，心里乐开了花。

“等我们以礼接待完邻里朋友，展现过我们最漂亮的帽子之后，就要在家中开个大型聚会，令上层社会为之瞩目，从而赢得好的口碑，届时你们肯定会很惊讶的。就这么办，对吗，雷卡米耶

夫人[1]?”劳里扮了个鬼脸问艾米。

“时间会证实的。你这鲁莽的家伙,回去吧。别在我家人的面前讽刺我,让他们惊讶。”艾米说。她想好了,首先得在家里成为一个好妻子,才能再谈得上为社交界的名人举办沙龙。

“这两个孩子在一块儿看上去多么快乐啊!”马奇先生说。新婚夫妇出去之后,他感到再也没法安心地看亚里士多德的书了。

“不错,我觉得这快乐会延续很长时间。”马奇太太接着说。她脸上一片宁静之色,仿佛是个把船顺利带入港口的领航员。

“我想会延续很长时间的,快乐的艾米!”乔叹息着说。接着又因巴尔先生急匆匆地推开门走进来而高兴地笑了起来。

深夜,劳里不再去想脱靴器了。艾米来回忙着安放她的新的贵重艺术品。忽然劳里对艾米说:“劳伦斯夫人。”

“老公!”

“那个人想和我们的乔结婚呐!”

“我觉得这很不错,你又怎么看,亲爱的?”

“唔,宝贝,我觉得他的人不错。——如果根据这个很有表现力的词的终极意义来说,的确如此。可是我真盼着他能再年轻一点儿,有钱一点儿。”

“哟,劳里,不要过高要求,也不要太庸俗了。无论他有多衰老多贫困,只要俩人相恋就算不了什么。女人绝对不可以为了钱而和别人成亲——”艾米猛地停住了,望着劳里,他却摆出一副庄重的样子说起话来。

“确实不可以,虽然偶尔也真听见漂亮女孩说她们想这么干。你就曾经以与富翁成亲为己任,如果我的记忆力没有问题的话。大概这就可以解释你和我这样一个没有长处的人结婚的原因了。”

---

① 雷卡米耶夫人:十九世纪法国贵妇,她在巴黎举办的沙龙是当时社会各界名人聚会的场所。

“噢,我最最爱的男人。不要这么说!我在说‘同意’时,没有想到你是个富人。就算你是个穷光蛋,我也会和你结婚的。我时常盼着你成为一个贫困青年,那样你就会看到我对你的爱有多深了。”艾米说。她在公开场合中非常稳重,没有外人时却风情万种。她让人心服口服地证明了她说的是真话。

“你并没有真的认为我只在乎钱财,就如同我过去曾尝试的那样,对吗?你如果怀疑我在你穷困潦倒到以划船谋生的时候不愿与你同舟共济,我会很难过的。”

“你不觉得我很蠢吗?你与我结婚,而回绝了一个更富有的人,如今我可以为你奉献了,但我要奉献给你的你连一半都不想接受,我怎么会那么想呢?可怜的女孩子们天天都那么想着,她们接受了劝谕,觉得那是她们仅有的选择。你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虽然我有一阵子很害怕你也变成那样。我不灰心,因为妈妈的教导,女儿铭记在心。昨天我就这么对母亲说了,她似乎很开心很感动,仿佛我给了她一张百万元支票,以供她做善事。劳伦斯夫人,你听没听我的伦理学论述?”劳里不说了,因为艾米的精神一点儿也不集中,尽管她的目光还注视着他的面孔。

“我正在听哪,而且我还在观赏着你颏上的笑容。我不希望你外强中干,但我必须告诉你,我丈夫的潇洒风貌比他全部的财产加起来更令我感到骄傲。不要笑,你的鼻子给了我何等的抚慰!”艾米轻轻地触摸着那线条俊美的鼻子,流露出对艺术品的满意神色。

劳里觉得这句赞扬是他这一辈子所听到的最令他满意的活了。尽管他嘲笑着妻子的这种特殊爱好,可他还是很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艾米慢吞吞地说:“亲爱的,能提一个问题吗?”

“当然能啦。”

“如果乔确实和巴尔先生结婚了,你介意吗?”

“哦,这就是你苦恼的根源,对不对?我很清楚你对我的笑容里隐藏的某种东西很不满意。我不是个占着位子不干实事的人,

而是世间最幸福的人。我敢说，我会以舞步一般欢快的心情在乔的婚礼上翩翩起舞。你不相信吗，宝贝？”

艾米仰望着他，觉得没什么牢骚了。她心中残存的最后一丝嫉妒与担忧化为轻烟而逝。她很感激他，表情中洋溢着爱与自信心。

“希望我们可以为那个人品不错的老教授做点儿事情。可不可以说我们有个亲戚是富翁，他乐善好施，在德国去世留下很多遗产？”劳里说。此刻他俩正携手在长客厅里踱来踱去。他们总是以此作为对城堡花园的纪念。

“乔发现真相时，那可就完了，乔深为教授目前的状况感到骄傲。昨天她还说贫困是美丽的。”

“主啊，保佑她吧！如果她的丈夫是个学者，再加上嗷嗷待哺的五六个娃娃教授，她的想法就会改变了。眼下还是等待时机，不要去管了。到那时我们去雪中送炭，他们就回绝不了了。我接受教育有乔的一部分功劳。她认为人必须真诚地清偿欠债，因此我会用这种办法去劝服她的。”

“助人为乐真不错，对不对？我总有个理想就是能用大笔大笔的钱去接济别人。谢谢你，使我实现了理想。”

“噢，我们要尽力多行一些善举，怎么样？我尤其想接济某一种穷人。虽然真正的叫花子有人接济，但上流社会出身的穷苦人生活得很糟糕，因为这些人不愿意乞求别人的帮助，别人也不能冒冒失失地去接济他们。但是如果使用的方法恰到好处，那么就可以用多种方法去接济他们而不会使他们难堪。我认为，与其去接济一个巧舌如簧的乞丐，还不如帮助一个贫困潦倒的绅士呢。我觉得这样并不正确。可尽管这样做难度更大，但我就是愿意做。”

“因为惟有一个上等人才能这样做。”爱家协会的另一位成员接了一句。

“谢谢，这么夸奖我也许是抬举我了。然而我正想说，我在海

外游历时见到不少天资聪颖的青年为了实现其理想而奉献出自己，在现实的苦难中煎熬。他们中有些人是很优秀的。他们奋斗起来像个勇敢者，虽然穷困而且又无亲无故，但却拥有斗志、韧性和毅力。我觉得自惭形秽，特别想适当地给他们一些接济。我很愿意接济这些人。因为如果他们有天资，那么这些接济就可以帮助他们，使得天才不至于因能量短缺而泯灭或耽误，此举也能使自己得到不错的口碑。如果他们没有天资，这些接济也可以抚慰这些可怜的人，使他们不至于在发现自己是平庸之辈时伤心沮丧，这也算是件善事吧。”

“确实如此。还有一种人甘愿吃苦而不愿别人接济他们。我对此有些了解，因为你就如同昔日传说里国王对贫家女所做的那样使我变成了公主。此前我也是那种人。劳里，有志向的女孩子活得很艰难。她们经常由于缺乏适宜的点滴援助而眼睁睁地让年轻、健康和良机白白逝去。人们一向对我很不错。一旦我发现有女孩子像我过去那样在艰苦奋斗，我就要伸出援手，就如同我受到援助一样。”

“你这样做真像个天使！”劳里喊道。他的脸上充满了热心于慈善活动的神情，他想为具有艺术细胞的女孩子建立一个特殊机构，并予以物质上的资助。“富翁没有自己一个人坐着享清福的权利，也没有攒钱让其他人挥霍的权利。在有生之年进行理性的投资，使别人快乐了自己也快乐，这可比身后留笔遗产要明智得多。我们会生活得很快乐。无私地接济其他人，还会使我们的欢乐更多。你想成为一个小多加①，走遍四方，把大篮子里的抚慰都送出去，再满载上善举吗？”

“如果你想成为英勇的圣马丁②，勇敢地在世间周游，让叫花子和你一起合穿外套的话，我也愿意。”

---

① 多加：《圣经》中一位乐善好施的女基督徒。
② 圣马丁：欧洲教会院修制度的倡导者。

“就这么说好了，我们要尽力去做。”

小两口为了他们俩的爱，心心相印而紧握住彼此的手，接着又愉快地继续踱来踱去。他们觉得他们温暖的小家庭更可爱了，因为他们也想令其他的家庭变得幸福。他们深信，如果他们为其他人踩平了坎坷的道路，那么他们自己在风景旖旎的小路上也将会阔步前行；他们觉得爱心能让他们温柔地想起比他们命运还要坎坷的人们，这种爱心让他俩的心灵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了一起。

第四十五章　黛西和德米

身为一个谦恭的马奇家族历史记录者，我觉得这两个最招人疼爱、最重要的家庭成员起码得用一章的篇幅来描述，否则就是我的失职。如今黛西和德米已到了懂事的年纪。在这个飞速进步的时代，三四岁的小孩子就懂得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并且他们也能获得权利，这可比很多长辈更幸福。如果说有一对孪生子很可能会被惯坏，那么这两个牙牙学语的小布鲁克就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也的确是一切小孩子中最为杰出的，我用以下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八个月时学会走路，十二个月时说话就很流畅了，两岁时就可以挤到餐桌上吃饭，而且举止很有礼貌，深受大家喜爱。三岁时，黛西开始学针线活儿，还的确做出了一个用四条线缝起来的口袋。她还在碗橱里操持家务，娴熟地使用着一个很小的炉子，这令汉娜自豪得热泪盈眶。德米则跟在爷爷后面学认字。爷爷创造了一种教字母的新方法：他用手臂和腿摆成字母的样子，这既动了脑子，又活动了手脚。这男孩儿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在机器方面的天赋，令父母亲大为惊叹。他尝试着仿造他见过的一切机器，育儿室里总被弄得一片狼藉。他的“缝纫机”——一种怪异的结构，是用线头、椅子和衣服夹构成的，还

用线轴来代替“转个不停”的轮子。很容易相信别人的妹妹在另一把椅背上挂着的篮子里坐着。他想把她拉上来，结果却是白费力气。妹妹满怀着女性的无私精神，在妈妈前来救援之前任凭她的小脑瓜碰来碰去。小发明家怒气冲冲地说：“怎么回事？妈妈，那是我的升降机，我正想拉她上来呢。”

他俩的关系很不错，一天中的争吵几乎不会超过三次，尽管他俩的个性天差地别。德米虽然对黛西指手画脚，却勇敢地保护着她免遭其他人的冒犯；而黛西则崇敬兄长，视其为世间第一人，把自己看作是划桨的奴隶船夫。黛西肤色红嫩、身体圆墩墩的，整天一副特别高兴的样子，她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上她，还能让自己在大伙儿的心中牢固地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迷人的小姑娘似乎是个小女神，天生就是被人亲吻、搂抱、装扮和喜欢的。她在每一种欢庆的场合中总是受到大伙儿的称赞，她那微小的品行是那么优秀。她简直就是个真正的小天使了，若不是一些顽皮的举止显露出她嬉闹的本性的话。她的世界始终是阳光普照。每个清晨，她都会披着睡袍爬上窗口往外张望，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她都要说：“哦，好天气！哦，好天气！”她非常放心地让不熟悉的人吻她，令最固执的单身主义者也感受到了爱怜之情，喜欢小孩子的人们就更不用说了。

“西西爱所有的人。”有一回她这么说。她一手握着调羹，另一只手举着杯子，舒展双臂，似乎想要搂抱、滋润全世界。

随着她年纪的增长，母亲渐渐觉得鸽屋里有这样一位宁静美丽的小姑娘真要拜上帝所赐，就如同那曾经令旧居变得安适的人一样。她祈祷不要受那样的损伤。最近那种损伤已使他们明白了曾经在不知不觉中把一个天使占有了那么长的时间。爷爷常叫她“贝思”，奶奶凝视着她时似乎永不疲惫，这是在试着弥补以前的某种过错。惟有她才能发现这过错。

德米天生爱发问，什么事情都想弄个明白，这很像个地道的美国人。他的十万个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完美的解答，因此他经常

心神不宁。

令爷爷开心的是，他还有点儿像个哲学家。爷爷经常与他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交谈，那天资聪颖的学生在交谈中不时地向老师提问，令女人们流露出无法隐藏的赞扬之情。

“爷爷，让我的腿走动的是什么东西？”某个晚上，小哲学家在床上玩闹后休息时，若有所思地凝视着他躯体的好动的部分问道。

“是你的脑子，德米。”哲学家爱抚着他那金发覆盖的脑袋，充满敬意地回答。

“脑子是什么东西？”

“是让你身子运动的东西，就跟我手表里的发条让齿轮走动一样。我以前给你看过。”

“把我撬开吧，我要看它运动。”

“那我可不会，就跟你不会撬开手表一样。上帝给你上了弦，你就可以走动了，一直到他不让你动为止。”

“是这么回事呀，”德米学到了新知识，他的棕色眼睛睁得也更大更明亮了，“我和手表一样，给上了弦？”

“对，但我没法对你说他是怎么上弦的，因为上弦时我们都不知道。”

德米抚摸着自己的背，仿佛希望发现后背与手表的背面是一样的，接着他板起脸说：“我觉得上帝是在我睡着时给我上的弦。”

然后爷爷开始细心讲解，他听得入了迷，奶奶不禁焦虑地说：“亲爱的，难道你觉得告诉小孩子这些事情恰当吗？他眼睛上方的脑壳高高鼓起，智力也越来越强了，已经能问你无法回答的问题了。”

“如果他长大后能够提出问题，也就能够得出正确答案了。我是在帮助他解答已有的问题，而不是灌输给他我的想法。这些孩子要比我们有智慧。我对这孩子能理解我说的每个字深信不

疑。行了，德米，回答我，你的想法都放在什么地方？”

倘若他像亚西比德[①] 那样说：“苏格拉底，我真的说不出来，”他的爷爷是不会惊讶的。但是，他像一只在思考着的小鹳鸟那样用一只脚站了片刻，接着冷静而又坚决地说道：“在我的肚子里。”爷爷只得在奶奶的笑声中教完他的哲学课。

如果德米没有以令人心服口服的证据来证明他不仅是个崭露头角的哲人，还是个实实在在的男孩，他的母亲可能会很担心的。那些交谈经常令汉娜点头预测：“那孩子不会活太长时间的。”但是转瞬之间他就以胡闹打消了她的疑虑。那些惹人怜爱、脏兮兮的顽皮小毛孩就是用胡闹嬉戏来让他们的双亲既头疼又高兴。

梅格定了很多行为规范，想加以实施。可有哪个母亲能够受得了他们动人的骗局、机灵的谎话或冷静的放纵呢？这些小男人、小女人很早就表现出了他们高超的骗人技巧。

“不能再让你吃葡萄干了，德米，你会不舒服的。”母亲对德米说。这一天家里在做葡萄干布丁。他请求来帮厨，无休止地按时来要葡萄干吃。

“德米就想要不舒服。”

“你用不着在这儿了，你帮黛西做小馅饼去吧。”

他很勉强地走开了。可心里仍是疙疙瘩瘩的，片刻之后，补偿的机会到了，他用自己的小聪明击败了母亲。

“行了，你们都很听话。你们想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此时布丁已安全转移到罐子里去了，梅格带着她的帮手上楼时说道。

“真的吗，妈妈？”德米那沾了很多粉的脑袋闪出了个绝佳的念头。

“对，千真万确。你要我干任何事都行。”头脑简单的母亲说。

---

① 亚西比德：古希腊雅典的政客和将领。

她已作好唱五六遍“三只小猫”的准备了,要不就狠狠心领全家出去“买一便士小面包”,然而德米让她别无选择,他平静地说——

“那好,我们把葡萄干全吃光吧。”

两个小孩子的亲密伙伴和贴心朋友就是乔姨妈。小屋子被这三个人搞得一塌糊涂。在他们心目中,艾米姨妈只代表着一个名字,贝思姨妈转瞬已褪色为令人快乐的朦胧回忆。可乔姨妈是个大活人,他们使劲地利用她,而乔也对他们表现出来的敬仰深怀感激之情。但是乔在巴尔先生到来后便忽略了她的小伙伴。两个小孩子很不高兴,觉得受了伤害。黛西爱处处吻别人,如今她最佳的亲吻对象走开了,她无计可施。德米通过他那孩童的注意力迅速察觉到乔姨妈更喜爱的是“大胡子”,而不是他。尽管他很委屈,可他并不表露出来,因为他不愿欺侮敌手。这位敌手的马甲兜里老装着巧克力糖,还有块可以拿出来随便让兴奋的观赏者晃动的手表。

德米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把这些放任当做受贿。他仍是以镇静的热情对待“大胡子”。而黛西在他三度造访时便表达了对他的喜爱之情,她以他的肩为御座,以他的手臂为栖身之所,视他的馈赠为最珍贵的礼品。

绅士们会由于一时高兴而去夸奖女士们的小亲属,这是看在女士的面子上。可这种伪装的喜爱小孩子的心情会很别扭地表现出来,根本隐瞒不了实情。可巴尔先生的爱却是真挚的,也是有作用的——因为,爱与法律同样讲究诚恳。他和小孩子在一块儿时非常开心,当小面孔与他的男人脸庞形成鲜明对比时,他似乎尤为快乐。无论他有什么公务,总之他就这么待了下去。他晚上经常来探望——唔,他老是说来探望马奇先生,因此我估计是他有魅力。杰出的父亲理解错了,坚持认为他确实有魅力。他以这种心情沉溺在无休止的争论中,直到他那更具洞察力的孙子偶尔说出的一句话才令他恍然大悟。

有天晚上巴尔先生来了，停在书房门口，被眼前的场面吸引住了，马奇先生在地板上躺着，令人敬爱的双腿伸在空中。德米也躺在他身边，用他那红色长统袜遮住的短腿试着效仿爷爷的姿态。两个人躺着，聚精会神地，没注意身边来了一个人，直到巴尔先生大笑起来，乔大惊失色地喊道——

“父亲，父亲，教授来了！”

两只黑色的腿收了起来，一颗灰白头发的脑袋仰了起来。导师不慌不忙，严肃地说：“巴尔先生，晚上好。请等一会儿，我们的课马上就完了。行了，德米，作出这个字母的样子，把它的名字说出来。”

“我知道！”那双红色的腿在一阵使劲乱动之后，作出了一只圆规的样子，接着聪慧的学生快活地喊道：

“这是 We[①]，爷爷，它是 We！”

“他是韦勒[②] 转世。”乔笑着说。她父亲收拢了双腿。她侄儿想倒立起来，这是他表示对下课很满意所采取的仅有方式。

“你今天干什么了，bübchen[③]？”巴尔先生把体操选手拉起来问道。

“德米看望小玛丽去了。”

“在那儿做什么了？”

“我吻她了。”德米口无遮拦地说。

“哼！你太早熟了。小玛丽说什么没有？”巴尔先生问。他仍在听小犯人的悔过之词。小犯人在他的膝上站着，摸着他的马甲口袋。

“哦，她喜欢那样，她也吻了我。我也很高兴。小男孩怎么不爱小女孩呢？”德米又接着说道。他嘴里塞满了东西，正有滋有味地吃着。

---

① 德米把 V 错读成“We”。

② 韦勒：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可笑人物。

③ 德语：小顽皮。

“你这小坏蛋，什么人把那放进你脑中去的？”乔问。她与教授一样喜欢这个纯真的秘密。

“不是放进脑子里，而是放进嘴里。”德米咬着舌头答道。他伸出舌头，舌上有粒巧克力糖，他还当乔说的是糖而不是想法。

“你得留一些给小朋友。糖是给爱人的，小丈夫。”巴尔先生拿出一些巧克力糖给乔。他的神情令乔搞不清巧克力是否就是神仙喝的酒。德米也发现了他的微笑，不禁很有感触，便直言不讳地问——

“大男孩也爱大女孩吧，教授。”

如同小华盛顿那样，巴尔先生“没法扯谎”。因此他含混地说他认为有时如此。他的语气令马奇先生撂下衣刷，瞟了瞟乔娇羞的脸庞，接着他又倒进椅子里，看起来他就和那“早谙世事的孩子”一样把一个酸甜的想法放进他的脑子里。

三十分钟后，乔姨妈在瓷器柜里抓住了德米，但她并未因他躲在这里而打他，而是亲热地拥抱着他那瘦小的身躯，他几乎都喘不上气来了。她做出这种新动作之后，又送给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大块果酱面包。乔姨妈干吗要这样呢？德米的小脑瓜使劲想也想不出答案，只得再也不去想了。

第四十六章　伞　下

劳里与艾米俩人悠闲地在天鹅绒地毯上踱着，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把小家庭弄得井井有条。在这同时，巴尔先生与乔却漫步在泥路上，湿地里，共享着另一种情调。

乔几次在路上偶遇教授之后，便喃喃自语道：“黄昏时分我最爱出去漫步。我搞不清为何只因经常巧遇教授我就不愿再出门了。”虽然有两条路可以到梅格家，但无论她从哪条路走，也无论是来还是去，都准会碰到他。他爱快步走，并且好像他的近视

使他在距离她非常近的时候才能辨认出她来。接着，如果乔去梅格家，他就托她捎些礼物给孩子，如果她回家，他就说是去小河边漫步的，正准备回家呢，他害怕他的屡次登门会让他们厌烦。

这时，乔只能彬彬有礼地向他问好，并邀他来家里玩，她只能这么做。哪怕她的确讨厌他的拜访，她也会遮掩得不让他看出来。她留心晚饭要有咖啡，“因为弗里德里克——我是说巴尔先生——不爱饮茶。”

到了第二个星期，大家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都了然于心了。但他们都假装看不到乔神色的改变。他们根本不去询问她为何边工作边唱歌，每天头发要梳三回，为何黄昏漫步时脸色泛红等等。看来所有人都坚信巴尔教授既在和父亲交流哲学，又在和女儿谈恋爱。

乔如今心神不宁，完全改变了往日持重的样子。她想快刀斩乱麻地处理自己的情感问题，但是她办不到，反而更加躁动不安。以前她屡次高喊要求独立，可如今她很担心由于食言而遭人耻笑。她尤其担心劳里会嘲笑她，幸亏他现在有人管着，一言一行也没有过火、不当之处。劳里在公众场合从来不称呼巴尔先生为“顶好的老人”，也没有用任何方法提醒乔她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也没有因教授的帽子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在马奇家客厅的桌子上露面而感到惊讶。他内心非常高兴，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那时他就可以赠给乔一只画着一个鲁莽的人和一根破权杖的盘子，就好似一枚盾形徽章，这真的很适合她。

教授在这两周以来一直如爱人那样极有规律地登门。然后是整三天没来，也没有消息。这下大伙都焦虑起来。乔起初有点儿忐忑不安，后来——哎，爱情！——烦死了。

“我觉得他准是对我没有好感。与来的时候一样回去了。的确，这也没什么关系。但我却觉得，他原本应该来跟我们告别的，就像绅士那样。”一个阴郁的午后，她沮丧地望着大门喃喃自语道，同时还像平常那样为外出漫步而准备衣着。

“亲爱的，你还是带上雨伞吧，似乎要下雨了。”母亲说。她发现乔戴着新帽子，可她并没有说有关帽子的话。

“不错，妈妈。您想买什么吗？我得去城里买些稿纸。”乔说。她照着镜子把下颏上的帽结打开，让母亲看不见自己的正脸。

“是的，我想买些斜纹亚麻布，一盒九号针，外加两码浅紫色丝带。厚靴子你穿上没有？外衣里面有没有添几件保暖的衣服？”

“我想是穿上了。”乔漫不经心地回答。

“如果你凑巧碰上巴尔先生，就请他来家里饮茶吧。我挺想念那和蔼可亲的人呢。”

乔听到了这句话，可她没有回答。她只吻了吻母亲，就急忙走开了。虽然她难过，但仍然心怀感激与快乐地想道："她对我可真好！那些没有母亲在危难时期伸出援手的女孩们又会怎么样呢？"

绅士们大多集中在事务所、银行和批发商品储蓄室。这些地方和绸缎庄、呢绒店不在一处，但乔却无意中来到了这些地方。她什么也没干，只是一路蹓跶，似乎在等人。她以一种男性化的兴致欣赏着这边橱窗里的机械仪器，那边橱窗里的羊毛制品。她把货桶碰倒了，又差点儿被卸下来的包裹压着，匆忙的男人粗鲁地推搡着她，他们的表情似乎在问“她为什么到这儿来？”她感觉到脸上落了一滴雨点，这把她的思想从失望拖回到淋坏了的丝带。雨还在落着，这是她那身为女人和情人的细腻感情让她觉出了在下雨。尽管已无法补救那颗破裂的心，但或许可以救救她的帽子。眼下她想起了那把雨伞。匆忙出门时遗落在家中。但追悔莫及了。没办法，要不就借伞，要不就淋雨。她仰头望了望阴郁的天空，俯首打量着已沾上不少黑斑点的红帽结，又往前瞟瞟满是泥水的道路，最后又犹豫地回过头长时间凝视着一家脏乱的货仓，门上写着“霍夫曼斯瓦兹联营公司”。乔流露出严厉的自责神色，喃喃自语道——

“我该有这种报应！我干吗要打扮这么漂亮到这儿来卖弄，

想碰上教授？乔，我真为你羞愧！不行，不可以到那里去借伞，也不可以问他的朋友他在什么地方。就冒着雨去买东西吧。如果你因此得了重感冒而死，又淋坏了帽子，这就是活该。就这么着吧！”

她边想边突然朝街对面穿过去，几乎被一辆马车撞死。她猛地扑进一位严肃的老先生的怀中，老先生有些恼火地说：“抱歉，小姐。”乔感到害怕了，她挺直了腰板，把那肯定会淋坏的丝带用手绢包起来，她把期盼抛到一边，慌慌张张地走着。她的脚已浸湿了，脑袋上方别人的伞碰来碰去。她突然感到有一把旧蓝伞停在她不设防的帽子上方。她仰起头，发现巴尔先生正俯视着她。

“我想搞清楚那位有着顽强毅力的女士到底是谁，在穿梭的马车前英勇地疾走，在泥泞街道上迅速地跋涉。你来这儿干什么，我的朋友？”

“买点儿东西。”

巴尔先生笑了。他的视线从路这边的酱菜店转移到那边的皮草商行。不过他还是彬彬有礼地说：“我陪你一块儿走吧，你没带伞，我可以替你拿东西吗？”

“行，谢谢。”

乔的脸红得像她的丝带，她不清楚他会怎样看她，但她觉得无所谓。过了一会儿她发现她和教授正携手而行。她觉得阳光好像穿透了云层，光辉万丈，世间又变回了老样子。这个正在泥水里走的女人感到异常幸福。

“我们还以为你离去了呢，”乔匆匆说道，她清楚他在盯着她。她的帽子大得足以遮住她的面孔，她害怕脸上流露出的兴奋之色会令他觉得不像个少女。

“你们待我这么好，难道你认为我会不打招呼就走吗？”他的口气里含着责问。她觉得那种言外之意似乎羞辱了他。她真诚地说——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明白你在干你自己的事。但我们特

别希望能见到你——尤其是父亲和母亲。”

“你呢?”

“我见到你也是很高兴的,先生。”

乔迫切地想使声调平缓起来,于是这句话说得异常镇静,最后那个没有情感的小单音节仿佛令教授很失望,他不笑了,而是庄重地说——

“多谢。临走前我还会去拜访一次的。”

“这么说,你不久就要走了?”

“这里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我想你办妥了?”乔说,她觉得教授刚才的答话中含有灰心的伤痛。

“能这么说吧,因为我找着了一条能挣面包又能大力援助我的 Jünglings[1] 的途径。”

“请跟我说吧!我希望能知晓所有——孩子的事。”乔迫不及待地说。

“你太多礼了,我很想跟你说。朋友们帮我找到了一个大学里的差使,我在那里会像在家里一样教课,为弗郎兹和埃米尔的前途挣足钱。为此我特别兴奋,能不能这样?”

“你确实可以兴奋。你可以干你喜爱的事业,我们也可以常碰面,再加上孩子,太棒了!”乔喊了起来,她不由得面露喜色,却找孩子作借口。

“哦! 但我恐怕见面的机会不多,大学在西部。”

“太远了!”乔把裙角松开,随它去了,仿佛她不在意她的衣服和她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巴尔先生懂好几种语言,但从来就不了解女人。他自认为很能揣摩乔的思想。因此他惊诧于那天乔的语调、神情、举止之间的矛盾冲突,她的心绪屡屡前后不一致,在三十分钟内换了五六

---

[1] 德语:孩子们。

回。碰见他时她很欣喜，尽管他不禁疑心她的目的是不是买东西。当他把手臂伸给她时，她的神情也令他高兴。但当他询问她想不想他时，她那么冷冰冰的答复令他伤心，沉浸在失望之中。她得知他的好消息差点儿鼓起掌来，她那么快乐，难道全为了孩子？后来又得知他要去的地方，她又说："太远了！"她失望的语气把他抬上了渴望的巅峰。但转瞬间她又让他摔了下来。她好似整个人都专注于买东西当中，说——

"到我买东西的地方了。你进不进去？很快的。"

乔为自己买东西的能力深感骄傲。她非常希望能干净利落地办完事，给她的同伴留下难忘的印象。但她一直心神不定，办事老出错。她把针盒打倒了，没想起要买"斜纹的"亚麻布，还把零钱给错了。她在印花布柜台买浅紫色丝带时，头脑已经晕乎乎的了。巴尔先生在一边注视着她脸色潮红地出着岔子。渐渐地，他不那么迷惑了，因为他已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女人和梦一样，是全部反过来的。

出门时，他把包裹夹在腋下，神情明朗起来。他踩着水坑前进，似乎他很喜欢这一切。

"需不需要给两个孩子买点儿东西？如果我今晚最后一次去你们欢乐的家庭造访，来一次话别宴会，如何？"他在一扇堆满水果与鲜花的橱窗前停下问道。

"我们买点儿什么东西呢？"乔问。她忽略了他话里的后半部分，她进了店，假装很快乐地嗅着水果与鲜花混在一起的香气。

"他们吃桔子和无花果吗？"巴尔先生问道，脸上流露出父亲般的神情。

"吃起来没够。"

"你爱吃坚果吗？"

"像松鼠那么爱吃。"

"葡萄汉堡包，对，我们要拿这些东西为祖国干杯，怎么样？"

乔感到这有点儿奢侈了，因此蹙起了眉头。她问他为什么不

买一篓枣子、一罐葡萄干、一袋扁桃就行了。因此，巴尔先生收起了她的钱包，将自己的钱包掏出来。他买了几磅葡萄、一盆绯红的雏菊、外加一瓶蜂蜜，瓶子的颈很小，显得很可爱。总共买了这么多东西。他的衣兜被这些圆乎乎的东西顶得走了形。他让乔捧着花，自己撑开伞，俩人又上了路。

“马奇小姐，有件大事情我想求你帮忙。”他们在泥地里走过了半个街区后，教授说道。

“请说，先生。”乔生怕他会听到自己心脏怦怦乱跳的声音。

“尽管下着雨，可我还是鼓起勇气求你，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

“不错，先生。”乔猛地按住花盆，几乎要把花盆按裂了。

“我要为我的蒂娜买件衣服，但我太蠢了，恐怕一个人去买不行。你能帮我出出主意吗？”

“行，先生。”乔忽然镇静下来，似乎迈入了冰天雪地。

“也许还会为蒂娜的母亲捎条披肩。她太穷了，丈夫又是个累赘。不错，一条温暖的围巾会有助于那个小母亲的。”

“我很愿意帮忙，巴尔先生。”说完，乔暗想：“我马上就要在他心中远逝了，可他却时时刻刻都那么可爱。”接着她饱含着心灵上受到的挫折，热情地为他出点子，仿佛一切照旧。

巴尔先生请她全权负责。于是她给蒂娜挑了一件可爱的长外衣，接着又要售货员给她看看披肩。售货员已经结过婚了，他不再摆架子，对这两个人发生了兴趣，他俩看上去是在为自己家买东西。

“你太太或许更钟意这一条，这围巾品质优良，色泽也不错，很典雅，流行。”他边说边展开一条软绵绵的灰色披肩，披在乔的肩上。

“你喜欢这条吗，巴尔先生？”她背对着他问道，她很感激有这个挡住她的脸的机会。

“很好，就是它了。”教授说。他一边给钱一边偷偷笑着。乔

则依次把柜台搜了个遍，就像一个处处捡便宜货的人。

“我们得回去了吧？”他问道，声音很动听。

“对，不早了，再说我也很累了。”乔的语气无意中变得凄凉起来，此刻阳光就如同刚才射出来一样又忽然缩回去了，她这才感到双脚冷冰冰的，头也疼了，心比脚还要冷，心痛比头痛更加剧烈。巴尔先生就要和她分开了。他喜爱她，但是作为朋友，这都是错误。越早终止越好。她思量着，于是叫了一辆近处的公共马车。她打车的手势过于匆忙，以至于雏菊从花盆里飞了出去，很不幸地被弄坏了。

“我们要坐的不是这辆车。”教授说，他摆手示意载满客人的马车离去，弯腰去捡那些可怜的雏菊。

“对不起。车牌我没看清楚。我可以步行，没事的，我在泥路里走惯了。”乔说。她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因为她死也不愿在公共场合拭泪。

尽管她把脑袋转了过去，巴尔先生依然发现了她脸上的泪花。他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猛地弯下身子，饱含深意地问：“我最亲爱的，你怎么哭了？”

要不是她第一次体验爱情的话，她肯定会推搪说她没哭，只是鼻子不舒服，流鼻涕，要不就撒一个适当的女人的谎言。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再也抑制不住地啜泣起来，有失体面地说：“因为你马上就要离去了。”

“Ach，mein Gott，太棒了！”巴尔先生喊了起来。他不管雨伞和买的东西，吃力地鼓起掌来。“乔，我能给你的就只有这许许多多的爱。我是来看看你接不接受我的爱的。我期待能证明这一点，我俩的关系不只是朋友，对不对？你能不能在心中为老弗里茨保留一席之地呢？”他一鼓作气把这些话都说完了。

“噢，可以！”乔说。她感到很快乐。她双手挽住他的手臂，脸上的神情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就算少了那把旧伞的庇护，只要她能和他共度这一生，就是最大的幸福。

这样求婚是很艰难的，就算巴尔先生愿意跪下的话，泥泞的土地也让他没法这么做。再比如，他也没法把手伸给乔向她求婚，因为他双手都抓着东西。也就更谈不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忘我地倾吐爱慕之情了，虽然他几乎就这么做了。因此，能表示他惊喜之心的仅有的方法就是以一种英姿勃发的神情凝视着她。他胡须上亮闪闪的泪花里好像有着小彩虹。如果他不是那么挚爱着乔的话，他那时不会那样的。她看上去绝对不是大家闺秀，裙子走了形，胶鞋上的泥一直沾到脚踝，帽子也没法看了。幸而在巴尔先生的眼中，她是世上最漂亮的活生生的女人。她也觉得他比过去更“像朱庇特”了，尽管他帽子的边几乎都弯成卷了，雨线从那里倾泻到他的双肩上（他的伞全遮在乔的上方），他手套的所有指头都得再缝一缝。

行人们或许会把他俩当做一对没有作恶的精神病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叫车，也不管暮霭的降临，只是自在悠闲地走着。他们一点儿也不在意别人的目光，陷入了那一生只降临一次的美妙时光中。这美妙的时光让老人变得年轻，让丑人变得美丽，让穷人变得富有，让人类提前品味天堂的生活。教授似乎拥有了一个国家。人间能给予他的幸福就属这次是最多的了。乔在他身旁凝重地迈着步伐，她觉得仿佛她就应该始终待在此处，她搞不懂为什么过去她会选择其他的道路。最先说话的自然是她——我的意思是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首先兴奋地说：“噢，可以！”接着再激动地说起话来，这不太一致，也没必要记叙下来。

“弗里德里克，你怎么不——”

“噢，上帝，她这么称呼我，明娜死后就没人这么称呼我了！”教授喊道。他停在一个水坑里，心花怒放而又饱含感激地望着她。

“我内心深处一直这么叫你——我疏忽了，不过你要是不高兴，我就不再这么叫了。”

“高兴？我简直不知道有多幸福呢。你同样也说‘卿’，我觉得你们的话简直和我的话一样好听。”

“‘卿’的感情色彩是不是太浓了？”乔问，内心里觉得它是个好听的单音节词。

“感情色彩浓？不错，多谢上帝，我们德意志人就是重感情，用这个词令我们永葆青春。你们英语中的‘你’太冷冰冰了，最亲爱的，说‘卿’，它对我有特殊意义。”巴尔先生恳请道，他不像个庄重的教授，倒更像个沉浸在爱河中的学生。

“行。卿干吗不早点对我表白？”乔羞答答地问道。

“如今我向你袒露了我心中的一切，我也很乐意这样做，从今以后卿得照料它了。知道吗？我的乔——哦，那美丽，有吸引力的名字——上次在纽约与你话别时，我就打算向你表白。但我以为那位帅朋友与你订婚了，因此什么也没说。如果我当时表白了，卿会说‘好’吗？”

“我不清楚。大概我不会那么说。当时我根本没有这种心情。”

“噢，我不信。它在睡觉呢，一直等到那英俊的王子穿越丛林去唤醒它。噢，不错。Dìe evste Lìebe ìst dìe beste，[1] 但我不应那么期望。”

“不错，初恋的确最宝贵，因此你可以满足了，我从未有过其他的恋情。特迪只不过是个男孩，我不久就没再那么幻想他了。”乔说。她迫切地要矫正教授的误解。

“行！我是很知足的。我坚信你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我。我期待了许久，卿会感到我变得只为自己着想了，教授夫人。”

“我很喜欢你那么称呼我。”乔喊着，为自己的新名字而感到激动，“跟我说吧，也是在我最渴望你的时候，你到这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

① 德语：初恋最为宝贵。

“是它。”巴尔先生从马甲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皱皱的小纸片。

乔摊开纸片，不胜羞涩，这是一份她向某诗歌刊物投的稿，表明她做过这样的尝试。

“它是怎样促使你到这里来的呢？”她问，还没弄懂他的话。

“它碰巧被我发现了。我是通过那些名字和签名的缩写推断出来的。诗中有一段仿佛在呼唤我。念一念，找一找它吧。小心别踏进水里，我在一边注意着。”

乔听从了。她扫视着诗作。她的诗叫做——

阁楼上

四只小箱排列整齐，
风尘使之色变，时光催其凋敝，
许久之前制成，又装满了东西，
儿时主人今日已成妙龄少女。
四把小钥匙悬挂整齐，
褪色丝带也曾美观又艳丽，
兴高采烈把绸带系，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雨天的事。
四个箱盖上分别刻有四个小名字，
刻字的手是那么的幼稚，
埋藏于箱底
是欢乐的往事
在此嬉闹，无邪而稚气，
聆听动人的拍子，
敲打在屋脊，
那是夏天的雨落下来嗒嗒嘀嘀。

“梅格”刻于第一只箱子，流畅又清晰，
我动情地察看箱里

手艺纯熟，摆放仔细，
藏品丰富，
记录着平静的日子——
这是给温顺的男孩和女孩的赠品。
一袭婚纱，一份婚书。
迷你鞋一只，婴儿发一束。
第一只箱子里没有玩具可炫耀，
它们已被取出，
尽管旧可还不错
还有一个小梅格和它们玩耍。
我知道，噢，欢乐的小母亲！
你应该听见美妙的催眠曲，
节奏舒缓像夏日的雨。

“乔”的名字刻在第二只，模糊又潦草，
箱里乱七八糟，破烂的课本，只剩躯干的木偶，
变成哑巴的小鸟与野兽；
另有童话中遗落的泥巴，
上面曾印有青春的脚丫。
日后幻梦尚遥远，
前尘旧事已惘然；
诗稿只剩一半，故事也未写完，
忽冷忽热，写信多为胡编，
顽皮的小孩子记日记，
如今已是零落的豆蔻年纪；
孑身幽寂，
侧耳听，哀怨凄怆语——
“我亦需被爱，此爱何时至？”
声如夏雨洒落地。

我的贝思！此箱刻着你的名字，
整洁无污渍，
泪水常清洗，
素手勤拂拭。
你被死亡收为徒弟，
灵性超凡脱俗世。
我们无限哀痛，无语收拾，
壁龛中有你神圣的遗物——
永远沉默的银铃，
垂危时你仍然戴在头上的帽子，
还有寂寥的凯瑟琳，依旧亮丽，
和门上的天使比邻；
苦痛如陷囹圄，
但欢乐的歌声冲破牢狱，
永远那么温馨悱恻，
与夏雨相唱和。

最后的箱子盖闪闪发光——
理想实现不再是空想，
这是一位英勇武士的厚盾，
“艾米”，字迹有蓝有黄。
箱里有她的发带
还有舞会结束后的舞鞋，
精心摆放的花朵已然干枯，
扇子曾扇起过呼呼的风；
情人节的艳丽贺卡依然鲜亮，
琳琅满目，每一张都曾共享，
一个少女的担忧、羞涩与渴望，
记载了女孩的心灵之光。

而今亭亭玉立美艳容妆，
听！婚礼钟声悦耳地回响悠长，
欢快的节奏，
像夏雨一样清纯滴唱。

四只小箱，排列整齐，
风尘使之色变，时光催其凋敝，
灾难与幸福给了她们教育，
要趁着年轻去爱去努力。
姐妹四人暂时分离，
没有失去谁，惟有一人先走一步。
永不减弱的爱之魔力
使她与姐妹相牵相系。
噢，箱里的东西，
恳求上帝赐予灵气，
赐予她们快乐安逸，
更美丽、更善良、更长久，
生命乐章永远演奏，
似节奏令心弦轻扣，
心灵高飞唱游，
永远在雨后艳阳下驻留。

J. M.

“这是首很糟糕的诗，不过却有着真情实感。那天我特别寂寞，在装破布的袋子上躺着痛哭流涕。我可真没想到它可以讲故事。”乔边说边撕掉了这张教授收藏很长时间的纸片。

“随它去吧，它的任务已完成了。在我看完记载她的秘密的褐皮书之后，就可以看到她的新作品了。”教授笑着说。他凝视着在风中飘舞的纸片。“不错”，他真诚地接着说，“我看完那首诗，

心想她的忧伤与寂寞,会在真爱中寻得抚慰。我心中充满着爱——对她的爱,我当然得告诉她:‘如果这爱还不算渺小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收下它吧,我也盼着被爱。’”

“因此你来是为了检查一下它到底是否渺小,最后发觉那是我渴望的珍宝。”乔低语道。

“尽管你很有礼貌地迎接我,但我起初没敢往那方面想。然而我很快就渴望起来。于是我告诉自己:‘就算为爱情献出生命我也想拥有它!’我可以这么做!”巴尔先生喊道。他斗志昂扬地点着头,似乎四周淡淡的暮霭就是敌人,需要他去战胜或去消灭。

乔心想,那太好了。尽管她的骑士没有身着华丽的衣服,骑在战马上轩昂而行,但她仍决心要令他满意。

“你离开这么长时间是为了什么?”片刻之后她问。她没法平静下来,因为她觉得她对一些未知事情的疑问若能获得满意的答复,那将是件令人快乐的事儿。

“让我走真的很难。可在我有可能让你过上幸福生活之前,我不敢带你离开你那个幸福的家庭。到那一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还要加上勤奋工作。我一文不名,只有一点儿学识。我怎敢奢求你为我这个既穷困且衰老的人舍弃许许多多东西呢?”

“我喜欢你的穷困。我无法容忍一个阔绰的丈夫。”乔毅然说道。接着她以更温柔的腔调说:“不用担心穷困,我已饱尝个中滋味,我不怕穷困。我很乐意为我所钟情的人工作。不要说你年纪大了——四十正好。就算你七十岁了,我也会忍不住爱上你的!”

教授极为感动,如果他可以掏出手帕的话,他早就掏出来了。但他两只手都拿着东西,因此乔帮他拭去了眼泪。她拿过来一两件东西,并笑着言道——

“或许我的确倔强,但如今没有人会说我的要求过分了,因为女人的特别任务就是为别人拭泪,任劳任怨。弗里德里克,我要承担属于我的部分,我必须为家里赚点儿钱。这一点你要决定

好了，要不我绝对不会去那里的。”她语气坚决地说。这时他试着把东西拿回来。

“我们的将来总有一天会来到的。乔，耐着性子等待下去，如何？我必须一个人远走谋生。我得先照顾我的孩子们，因为就算是有了你，我也无法辜负明娜。你可不可以谅解我？可不可以高兴地守候呢？”

“可以，我明白我可以，相对我们的爱来说剩下的所有东西都无所谓了。我也有自己的职责与工作。就算是有了你，我也不会因忽略它们而快乐起来的。因此不必紧张或焦虑。你在西部可以担负起你的重任，我在这儿干我的事。我们都快乐地筹划着最美好的未来，并将其托给上帝去处理。”

“噢，你给了我如此强烈的渴望与斗志。我仅有一颗填满挚爱的心灵和空空如也的双手可以送给你。”教授喊道，他一点儿都没法控制自己了。

乔一向、一向就搞不懂规则。他们在台阶上站着，他的话说完后，乔只不过是伸出双手让他握着，柔声细语道：“如今不空虚了。”接着她弯下腰在伞下吻了吻她的弗里德里克。这可太过火了。但就算那一帮在树篱笆上歇息的长尾麻雀是路人的话，她也会这么做的，因为她的确情难自控了。她除了自身的快乐以外什么都不管了。此刻是他俩生命中最灿烂的瞬间，虽然它的表现方式很简洁。黑夜、狂风、寂寞已被甩在身后，明亮、温暖、平静的家庭生活在向他们招手。乔兴奋地喊着：“欢迎你回来”，同时把她的爱人带进屋，再把门关上。

第四十七章　丰收时节

教授和乔在工作、期待与渴望中度过了一年时光。他们互诉衷肠，时而约会。他们之间鱼雁频传，劳里不禁感叹连纸的价格

都要上涨了。美好的日子到了第二年仍未到来，他们也理智一些了，马奇叔婆去世了。尽管老太太挑剔刻薄，但他们仍然很爱她，因此起初还是非常伤心的，可他们也有理由快乐起来，因为她的遗产之一——梅园给了乔，这样就给美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那个老庄园很棒，会挣回很多钱的，你准会把它售出。”劳里说。

“不会的，我不卖。”乔坚定地说。她爱抚着那只由于尊敬它过去的女主人而收养的长鬈毛大狗。

“你说过要去那儿住吧？”

“对，我想去那儿住。”

“但那庄园可不小哇，我亲爱的女孩，要花大笔大笔的钱管理它。仅花园与果园就需要两三个看园人。我觉得巴尔也不会种庄稼吧。”

“如果我这样建议的话，他可以在这方面学习。”

“你想以那儿出产的农作物过日子？唔，听上去不错，但你会发觉种地是很苦的。”

“我们想要种的地是能够赚到钱的。”乔笑着回答。

“让你如此向往的是什么样的地呀，夫人？”

“小男孩儿，我要为小孩子开办一所温馨欢乐的学校——就像家一样。我来照料他们，弗里茨给他们上课。”

“这可以称为乔式策划！这就是她的独特方式呀！”劳里听完后呼吁家里其他人的支持。他们与他一样惊讶万分。

“我对这种创意很满意。”马奇太太坚定地说。

“我也很满意。”她丈夫接着说。他非常支持当代的年轻人试验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法。

“这会令乔很累的。”梅格一面爱抚着正专注聆听的儿子的脑袋一面说。

“乔会为她这么做而感到快乐的，这个创意太棒了。详细地给我们说说吧。”劳伦斯喊道。他总想帮助这一对恋人，可他明白

他们会谢绝的。

“我想你会赞同我的，先生。艾米也会——她的目光就已令我相信这一点了，尽管她一向谨言慎行。行了，我亲爱的人们，”乔诚恳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想了好长时间。我在弗里茨到来之前，总是希望将来我有钱了，家里又没有需要我照顾的人的时候，我就租个大屋子，收留那些失去母爱的可怜的弃儿们，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我目睹了很多弃儿由于没有机会得到接济而沦落。我很想为他们做点儿什么。我仿佛能感受到他们想要什么，我怜悯他们的苦恼。噢，我太想成为他们的母亲了！”

马奇太太伸出手来让乔握住。她笑着，眼里却有泪光在闪烁。乔同过去一样慷慨激昂地说了起来。大家已经好久没见过她这么有激情了。

“我已把我的创意跟弗里茨说过了，他说他也想那么干，他支持我有钱之后就筹办学校。上帝保佑这个好人吧！他的一辈子都是这么做的——我的意思是，他资助穷苦的孩子，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富裕起来的。他的钱在口袋里总呆不长，攒不住，如今幸亏有我那和蔼的老叔婆的帮助，我得到她如此垂爱真是担当不起。我有钱了，起码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学校办成了，我们在梅园的日子就会很幸福。那里房屋很宽敞，陈设既坚固又简朴，非常适合男孩子。有不少屋子可供十几个小孩子生活，屋外的空地也不错。孩子们可以在花园和果园里干活；这种锻炼很有助于健康成长，对不对，先生？再说弗里茨可以用自己的方法锻炼、培养孩子们。父亲会帮他的。我能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爱护他们，管束他们，母亲会是我的后盾。我总是渴望能拥有很多孩子，能和这些可爱的小家伙们尽兴地玩乐。想一想吧，这是何等快乐！——我有了梅园，还有一大帮小孩子与我共同拥有它！”

乔激动得手舞足蹈，大家都笑了起来。劳伦斯先生大笑不

已，大家害怕他会笑得中风。

“我觉得并不好笑，”等笑声一停，乔就正色道，“我的教授办学，我愿意住在自己的庄园里，这是最顺理成章、最正当的事情啊。”

“她已经在耍威风了，”劳里说，他认为这个念头实在好笑。“请问你用什么来让学校办下去呢？如果全体学生都是弃儿，那么以俗世的眼光来看，我担心你的地是不会赚钱的，巴尔夫人。”

“哟，特迪，别说风凉话呀，我自然也会招一些富有的学生——或许就这样开头，等学校办起来之后，就可以收留一两个弃儿，这只是为了增加兴致。富家子与穷孩子一样，也需要照料和抚慰。我看到过不少悲惨的小孩子，他们被佣人照看着。还有不少愚钝的孩子被迫要出人头地，这太残酷了。有的孩子由于教育不当或被忽略了而成为坏孩子，还有失去妈妈的孩子。再说，就算是最优秀的小孩子也得经历少儿时代，这一段时期他们最急需的就是人们细心而善良的呵护。但人们嘲弄他们，粗鲁地对待他们，尽可能地忽视他们，期盼着他们从小孩子猛地摇身一变成为品行良好的大人。他们——这些勇敢的小孩子们——几乎从不埋怨，可他们感受得到。我知道得非常清楚。我对这些小调皮们有特殊的兴趣，我希望他们会明白，虽然他们笨拙糊涂，但我能发现这些小男孩儿心肠很好，也很热诚。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是也培养了一个成为全家的骄傲与荣耀的男孩子吗？”

“我可以证明你付出过那么辛勤的劳动。”劳里感激地说。

“再说，我出乎意料地成功了，看你，你这个生意人办事既稳且精，用你的钱办了很多善事。你是在积攒穷人的祝愿，而不是积攒美元，你不只是个生意人，你崇敬美和善，从中获得快乐，你如同以前常做的那样让其他人来享用你的一半财产。我为你而自豪，特迪，你每天都在进步，尽管你不许我们说，可我们都深有体会。不错，我要是有了一帮小孩子，我就会指着你告诉他们：‘孩子们，他就是你们的楷模。’”

可怜的劳里搞不清该把目光投向何处，因为大家都因这些夸奖的话而把脸转向他，所有人都赞许地望着他，他又像过去那样害羞了。

“我说乔，你的话太抬举我了，”他的语气也带有过去那种男孩子的味道了，“你的确为我付出了很多，我感激不尽，只有尽我所能不辜负你的期望。近来你根本就不管我了，乔，但我仍能获得最佳的帮助，因此，如果说我有什么进步的话，你应该谢谢这两位。”他把一只手缓缓放在爷爷的白发上，另一只手放在艾米的金发上，这三个人一向都是形影相伴。

“我确实感到世间最美丽的就是家！”乔一口气说了出来。此刻她心潮澎湃。“我成家之后，也希望能和其他三个家庭一样快乐。我理解也很热爱那三个家庭，如果约翰和弗里茨也在这儿，这儿真就变成地球上的小小天堂了。”她压低声音继续说道。那一夜，全家都在兴奋地讨论着家庭设想、愿望、目标，当乔走回自己屋里时，感到无比幸福。她在那始终离自己特别近的空床边跪下，无限温柔地思念着贝思，藉此来使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

那一年的生活令人惊诧万分，事情进展得好像异乎寻常地飞速、顺利。乔还来不及仔细琢磨就成了亲，在梅园住了下来，然后六七个小男孩就像变戏法一样钻了出来，学校办得出奇的好。学生有穷有富，劳伦斯先生能不断地找到很多可怜的穷苦人家，请求巴尔夫妇怜悯孩子，他也会很快活地补贴一些钱。细心的老先生以这种方法击败了孤傲的乔，带给她很多如她所愿的孩子。

办学校起初是很伤脑筋的，乔总是稀里糊涂地做错事情，但教授顺利地领着她来到了宁静的水面，最放纵的弃儿也终于被制服了。乔非常喜爱她的“男孩子荒原。”过去梅园整洁有序，而今大量的汤姆们、迪克们、哈里们在这圣洁的土地上生活着。如果那尊敬的、可怜的马奇叔婆目睹到这一切，她会是何等忧伤啊！但是这件事至少还算是扬善惩恶的事，因为这附近的男孩子们过去都很畏惧老奶奶，如今他们自由自在地吃着禁果——李

子，可以用脏靴子踢石子而不会受到责怪，可以在开阔的空地上打板球，而过去那里有头暴躁的“长着弯角的牛”，惹得莽撞的小孩子冲过去被牛角挑翻。而今此处变成了这种男孩子的圣地。劳里提议给它起名为“巴尔花园”，这既夸奖了主人，对住在这儿的人们来说，又有着恰当的喻意。

学校根本不去追赶时髦，教授也不攒钱，可正如同乔所设想的那样——“这儿对那些缺乏教养、照顾、呵护的男孩子来说，就像家一样幸福。”不久，庄园的每个房间都住满了，花园里的每一小片土地都有主了，再加上男孩子可以饲养小动物，因此仓库与棚屋里也有了定期的宠物展出。每日三餐，乔在长餐桌的一头坐着，面向弗里茨微笑，餐桌两边各坐一排快乐的孩子，他们都深情地望着她，他们说心里话给“巴尔妈妈”听，他们感激她、爱她。如今她的孩子够多的了，尽管他们并不是天使，有些小孩子还令教授和她非常操心，但她对他们从未感到厌倦。她坚信，即使是最顽皮、最鲁莽、最让人操心的小弃儿，他的身上也有长处，这使她更有耐性和技艺，终于带她迈入了成功之门。巴尔爸爸如太阳一般亲热地照亮他们，巴尔妈妈每天要原谅他们无数次，在这样无私的教育中，但凡男孩子是普通人，就不会抗拒到底。这些小孩儿对她的友情，他们悔过时抽鼻子的声音和小声说话的声音，他们好玩又动人的私房话，他们美好的热诚、渴望与打算，乃至于他们的悲伤，这一切对乔来说都弥足珍贵，这一切令她对他们的爱更加深了。他们有的反应慢，有的害羞；有的体弱，有的吵闹；有的说起话来含糊不清，有的则口吃；有一两个瘸了腿；外加一个幸福的小混血儿，他被其他地方拒之门外，虽然有人预计如果“巴尔花园”收留他会贻祸无穷，但“巴尔花园”依然欢迎他的到来。

虽然工作确实忙碌，顾虑颇多，再加上永无休止的闹腾，但乔却感到了真实的幸福。她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一切，男孩子们称赞她的话语在她看来比世上所有的赞誉都要珍贵。如今，她讲故

事的对象只有一帮热诚的徒弟和仰慕者了。时光飞逝，她自己也生了两个孩子，给她带来了新的幸福——罗布，与爷爷同名；特迪，一个没有烦恼的孩子，他仿佛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乐观的性格，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充沛的精力。令奶奶与这几个姨妈一直感到很迷惑的是，这两个小孩子与一帮胡作非为的男孩混在一起，怎么能够健康成长？可他们就像春季的蒲公英一样生机蓬勃。那些鲁莽的保育员们很喜欢他们，也能悉心地照料他们。

梅园里的节假日特别多，一年一次的摘苹果是最快乐的节日。到这时，马奇夫妇、劳伦斯夫妇、布鲁克夫妇、再加上巴尔夫妇集体出动，忙活整整一天。乔婚后五年又逢上硕果累累的丰收节日——这是空气中洋溢着水果清香的十月里的一天，大家心潮澎湃，干劲十足。历史悠久的果园在节日里浓妆艳抹；黄菊花与紫苑在苔藓遍布的墙上星星点点地盛开，蚂蚱在枯草间欢快地跳跃；蛐蛐吱吱地叫着，好似童话里聚会时的笛子演奏家；松鼠在为储蓄食品而奔忙；小鸟在桤木间鸣叫，似乎要送别秋天。每棵树都准备了宝贝，只要晃动它们，红苹果或黄苹果便像雨点一样砸下来。大家都在这里，大家都在笑呀，唱呀，爬上树又摔下来。大家都说这么快乐的一天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日子也从未有这样一群快活的人来赞美过它。大家都随心所欲地沉溺在这简单的欢乐之中，似乎人间已没有了焦躁与忧愁。

马奇先生平静地到处乱逛，他一面对劳伦斯先生说着塔瑟、考利和考留美拉的事，一面品尝着——

苹果与醇和的果汁。

教授在绿色走廊里跑来跑去，好似一个英勇的条顿武士，他揭竿为矛，带着男孩子去采摘苹果。孩子们就像是一支拿着云梯的消防队，有着高超的凌空坠落的本领。劳里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小孩子，他把女儿装在蒲式耳筐里，黛西则放在鸟窝里。他管着喜欢乱动的罗布以免他跌伤。马奇太太和梅格在苹果堆中间坐着，好似两尊果树女神像，她们挑着源源而来的苹果，艾米脸色

慈祥地为人们画着速写，与此同时，她还盯着一个面无血色的小孩子看，孩子的身旁还有一根小拐杖，他坐在那儿敬仰地凝望着她。

这一天乔应付自如。她把穿的长袍用针别住，也没把帽子戴在脑袋上。她搂着儿子，到处察看，时刻警惕着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小特迪身体结实，从未遇到过任何险情。不管他是被一个男孩子猛地推上树去，还是被另一个男孩子背着跑，还是疼爱他的父亲让他吃冬天的酸苹果，乔都一点儿也不担忧，她就从未担忧过。他父亲有着日尔曼人的梦想，以为小孩子的消化能力特强，无论咸菜，还是扣子、钉子，以至于他们的鞋都不在话下。他知道她的小特迪最终会浑身脏乱而安静无语地回来，会依然健康活泼、面带红晕，这时她老是热烈欢迎他回家，乔无限温柔的爱都给了孩子们。

四点钟，工作暂停。篮子里空出来了，摘苹果的人休息了，他们彼此比试着衣服的破洞和身上的创伤。乔、梅格，再加上一支男孩子们的小队伍，在草皮上布置晚饭。这顿露天茶饮就是一天中最欢乐的时光了。这种时刻可以不吹牛地说，地上流着牛奶与蜂蜜，因为他们不是让孩子们在桌边坐着吃，而是让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种随心所欲激励着孩子们，在他们内心中喜欢这样。他们把这种优惠条件使用到了极致。有的倒立后喝牛奶，这是种好玩的试验，还有的学蛙跳，停下来时就吃馅饼，令玩耍变得更刺激。田地里到处撒满了饼干，啃了半个的苹果扔在树上，好像是鸟的一个新品种。女孩子们偷偷地开着茶话会，小特迪在各种美味中间流连不已。

大伙儿都已吃撑了，此时教授首先建议碰杯——这种时刻一般都是要碰杯的——“愿上帝保佑马奇叔婆！”这个好心肠的人发自内心地祝愿着。他永远都记得他欠老人家的实在太多太多。男孩们无语地把酒饮尽。他们始终接受着这样的教育：心中常忆老人家。

“现在，我们为奶奶干杯！祝她六十岁生日快乐，愿她长寿，高呼三声，‘万岁’！”

这是真心实意的建议。他们再次高呼起来，看样子读者尽可以相信怕是停不住了。他们为所有人的健康都逐一碰杯，从劳伦斯先生到那只受惊的豚鼠——劳伦斯先生被他们当做特殊的恩人，而豚鼠则从它本来生活的地方跑来寻觅它的小主人。接着，身为长孙的德米给这天到场的女性馈赠各种各样的礼物。礼物多得只能用独轮车推到庆祝现场来。有的礼物很滑稽，但是其他人觉得有缺点的东西，奶奶都觉得可以作为饰物——孩子们的礼物都是他们自己亲手做的。黛西的小手细心地为手帕镶上了边儿，马奇太太觉得她的手艺比刺绣的都要棒；尽管德米做的鞋盒子关不上，但仍可算是机器工艺的杰作；罗布做的凳子腿晃晃悠悠立不稳，她却说坐着很舒适；艾米的孩子送给她一本书，上面用大写字母歪歪扭扭地写着——“赠给亲爱的奶奶，她的小贝思。”她说再珍贵的书籍也比不上这本。

在赠送礼物的过程中，那群男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马奇太太想要谢谢她的孙儿孙女们，却激动地难以自抑，小特迪拿他的围裙替奶奶拭去眼泪。教授忽然唱起歌来。这下歌词被不同的嗓音接着唱了下去，无形的合唱团的声音在树林间回响。男孩子发自内心地歌唱着。这首歌的歌词作者是乔，歌曲作者是劳里，由教授教给孩子们。这首歌在这种情形下唱出来感觉很棒。这种演唱十分新颖独特，并且取得了成功，马奇太太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固执地要跟每一只失去父亲的小鸟——从高个子的弗朗兹、埃米尔直到那小混血儿——握手，这些孩子的嗓音特别优美清脆。

聚会快到尾声了，孩子们四处散去开始玩耍，马奇太太和女儿们待在节日的树下。

“我觉得不用再称呼自己为‘可怜的乔’了，我的最高理想已经完全地实现了。”巴尔太太一边说，一边把小特迪那只在牛奶

罐里兴致勃勃地搅动着的小手拉了出来。“但与你许久之前幻想中的生活相比，现在还是变了很多，你还能回想起我们的海市蜃楼吗？”艾米问。此刻她正在观赏着劳里、约翰和孩子们一起打板球。

“亲爱的人们！我非常地快乐，因为可以看着他们抛开杂事专心玩乐一天，”乔说。她如今的口吻真像一个慈母了。“不错，我还能想起来。但我那时渴望的日子如今觉得有些自闭、孤独、清高。但我仍保留着写一部好书的愿望，我能够期待，我坚信我的书会因生活中这样的经历与证明而写得更加出色。”乔用手指了指远处跳来跳去的孩子们，又指了指父亲。父亲靠着教授的臂膀，他俩在阳光下漫步，激烈讨论着双方都很感兴趣的东西。乔又指指坐着的母亲。她被尊敬她的女儿们包围起来。她膝头、脚边坐着孙儿孙女，似乎所有人都从她身上汲取了营养与快乐，他们觉得她的面孔将会永远年轻。

“我的梦想差不多都实现了，不错，我当时企盼美好的未来，可我心里清楚如果我有一个小家庭，有约翰以及这样招人喜爱的小孩子，我就已经知足了。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一切。世间最幸福的女人就是我了。”梅格露出温柔与真诚的满意之色，并把手搭在她那个头较高一些的儿子头上。

“我的海市蜃楼和我的设想根本是两回事。可我不会像乔那样改变的。我的全部艺术追求并没有都荒废，我也不愿仅仅去援助其他人实现理想。我已开始雕刻一个小孩儿雕像，劳里认为这是我雕的最棒的一个。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我想原料应该用大理石。这样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最起码我还能继续拥有我的小天使的模样。”

说着说着，一滴泪水从艾米的眼中涌出，滴落在她怀中沉睡的孩子的金发上，她疼爱着这个体弱多病的女儿，艾米快乐生活中的一块心病就是害怕她出事，爱与痛对这对父母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使两个人紧紧相依在一起。艾米成了一个更为美丽、凝

重、温婉的人，劳里成了一个更为庄重、健壮、坚毅的人。他俩都明白了，美丽、年轻、机遇乃至于爱情本身都无法使幸福的人不再被焦躁、痛苦、损伤与苦难所纠缠，因为——

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降下苦难的雨水，

有些时刻是灰色、忧伤、凄楚的。

“她身体好起来了，我坚信这一点，亲爱的，别失望，要满怀希望，你得让自己始终开心地活下去，”马奇太太说。坐在奶奶膝头的温柔的黛西把身体凑过去，用自己红扑扑的小脸蛋贴在表妹没有血色的脸上。

“我用不着这么沮丧的，有你激励着我，母亲，还有劳里挑着一大半的重担呢，”艾米热诚地说道，“他从来不会让我发现他的焦躁心情。他如此温和、细心地待我，又如此尽力地照看小贝思。我已有了强大的支撑与宽慰，无论我怎样去爱他都是恰当的。因此，虽然我有不顺心的事，可我仍能像梅格那样说：‘多谢上帝，我是个非常幸福的女人。’”

“我就不多说了。你们都能觉察到，我享受到的幸福已经大大超出我应该得到的了。”乔接下去说，同时还瞟了瞟她的好老公以及在她身旁的草坪上打滚的胖小子们。“弗里茨年纪大了，发福了，我却像影子般越来越憔悴。我都三十岁了，可我们甭想能富裕起来！没准哪一天晚上梅园就会被大火焚毁的，因为那个冥顽不化的汤米·邦斯总喜欢在被子底下吸香蕨木烟。他已经烧着自己三回了。虽然存在着一些不太令人满意的事情，但我无怨无忧，我这一辈子可从没有这么痛快过。抱歉，我的用词不雅。我和那帮男孩子们在一块儿住久了，有时忍不住要说他们常说的话。”

“对，乔，我认为你会获得丰硕成果的。”马奇太太的话把一只大黑蛐蛐给惊跑了。它刚才瞪着小特迪，他害怕得脸色都变了。

“成果还不及您的一半呢，母亲。您瞧，您细心地播种，再获

得丰收，您的恩情我们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报答的。”乔喊着，脸上露出那可爱的焦躁神色。无论她年纪多大，这个焦躁的毛病老也改不掉。

“我盼望年年多收麦子，少收稗子。”艾米低声说。

“一大捆麦子，可是我清楚，亲爱的母亲，您的心里完全可以容下它。”梅格柔和地补了一句。

马奇太太被深深打动了。她只好张开双臂，似乎想把她的儿孙们全都搂进来。母性的慈祥感激与谦和充盈在她的神情与话音里——

“噢，我的孩子们，无论以后你们会如何发展，我觉得只有这才是世上最能让你们幸福的了！”